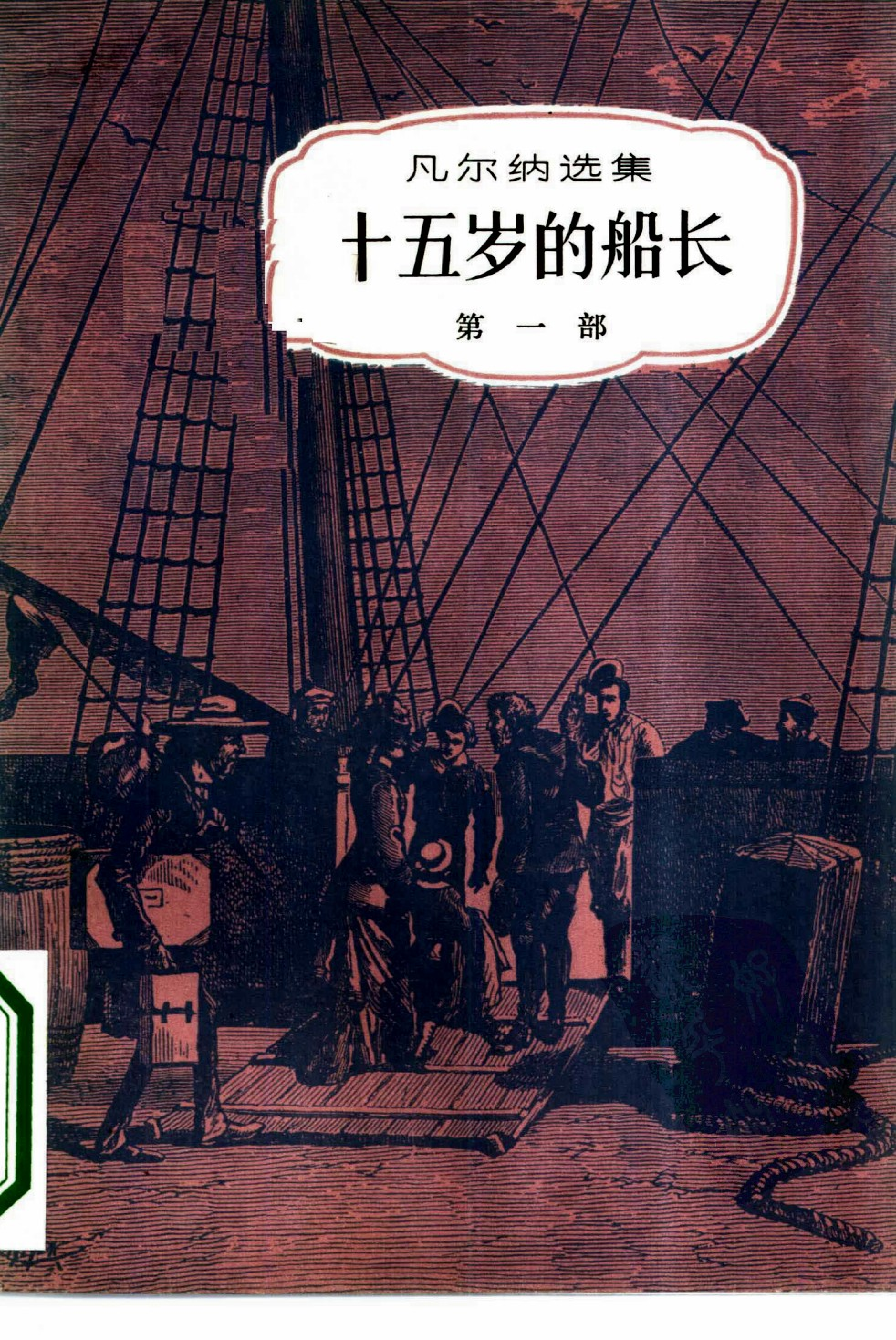

凡尔纳选集
十五岁的船长
第一部


凡尔纳选集
十五岁的船长
第二部
H. MEYER

十五岁的船长

第一部

儒勒·凡尔纳著
徐仲年 沙 地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十五岁的船长

第二部

儒勒·凡尔纳著
徐仲年 沙 地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十五岁的船长

〔法〕儒勒·凡尔纳著

徐仲年　沙地　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6.75印张　329千字

198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4,500册　定价1.35元　（共二册）

内容提要

本书描写捕鲸船«海上流浪者»号在南极圈结束捕鲸作业后，开往新西兰，胡尔船长把临时雇来、相当难弄的船员遣送上岸。船上除了他本人外，还有五名水手和一名见习水手。这时逗留在新西兰的«流浪者»号船主的妻子威尔顿夫人和她五岁的儿子雅克、表兄贝奈蒂克特，以及一位黑人女仆娜安，要求搭乘«流浪者»号回旧金山，胡尔船长慨然答应。当时船上还有一个在奥克兰临时雇来的厨师，名叫尼古鲁，他是葡萄牙人，平日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往，胡尔船长对他过去的经历并不清楚。«流浪者»号在航行途中救起了一艘遇难货船上的五名美籍黑人和一条大狗。这五名黑人都是美国的自由公民，胡尔船长答应把他们送回美国。但后来胡尔船长和五名水手因追捕一条鲸鱼全部遇难，十五岁的见习水手狄克·桑特成了«流浪者»号船长。他英勇机智，率领全船人员渡过了惊涛骇浪，但船上的厨师尼古鲁实际上是个黑奴贩子，他乘狄克·桑特黑夜熟睡时，偷偷地改变了罗盘针指示的方向，使«流浪者»号不是开往美洲大陆，而是在人烟稀少的非洲海岸触礁失事。尼古鲁与美籍黑奴贩子哈里斯串通，把船上遇难人员全部骗入非洲内地。他们互相帮助，经历了千辛万苦，大部分人员终于回到了美国。

作者儒勒·凡尔纳在这部小说里谴责了惨无人道的黑奴制度、歌颂了狄克·桑特和几个黑人英勇顽强、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全书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还介绍了非洲的地理风貌与奇异的动植物。但书中也写了当时非洲大陆一些落后可怕的习俗，这一点阅读时应注意。

JULES VERNE
UN CAPITAINE
DE QUINZE ANS
COLLECTION HETZEL, PARIS

第　一　部

目　次

第二部

目次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三桅方帆船《海上流浪者》号

1873年2月2日，三桅方帆船①《海上流浪者》号，航行到达南纬四十三度五十七分，格林威治子午线西经一百六十五度十九分。

这艘专为在南冰洋从事远洋作业载重四百吨的捕鲸船，上面的航行和捕鲸设备，都是在旧金山②港口装备起来的，船主是加利福尼亚州一位很有钱的鱼船队所有人，名叫杰姆斯·卫·威尔顿，他把这艘鱼船交给胡尔船长指挥，已经有好几年了。

每年一到捕鲸季节③杰姆斯·卫·威尔顿就派出他的船

---

① 十九世纪西方帆船，船首一根斜桅伸出船外，上面挂有大小三角形帆；前桅和主桅各有三、四块方形帆；这两根大桅杆各有一根顶柱，两根顶柱之间拉起三根帆绳，挂着三层三角帆。

② 即圣-佛兰西斯科。

③ 捕鲸季节为南极的夏季，开始于每年12月15日直到第二年4月1日结束。

队北上，从白令海峡以北，直到北冰洋，或者南下从南方塔斯马尼亚或合恩角附近，直到南冰洋。《流浪者》号是威尔顿的船队中最小的，但却又是最好的一条捕鲸船。它航行得非常好，船上的器材设备都非常便于操作，所以《流浪者》号，能够雇用很少的船员，就敢于去南半球那些无法进入的大冰块中间冒险航行。正如水手们所说的那样，胡尔船长是很善于在这些大冰块中间找到出路的。这种大冰块在夏季能漂到新西兰或好望角所在的纬度，这比北冰洋上的大冰块所到达的纬度要远得多。这里的大冰块，说真话，体积并不大，它们由于沿途碰撞加上温度较高的水流浸蚀，其中大部分将在太平洋或大西洋中化为乌有。

胡尔船长是一位航海能手，他也是威尔顿的船队中最好的鱼叉手之一，在他的指挥下，由五名水手和一名见习水手组成了一个作业组。对于捕鲸鱼这种需要相当多的人才能进行的工作来说，这几个人是太少了。驾驶围攻鲸鱼的小艇和把捕获的鲸鱼切割取须①都同样是需要人手的，但威尔顿仿照有些船主那样办事，他也觉得从旧金山出海时，只雇用驾驶鱼船必需的几名水手，经济上要合算得多。因为到了新西兰，有的是各种国籍的鱼叉手，逃亡者和其他种类的人，这些人都在捕鲸季节找寻雇主，他们又都很熟悉捕鲸业务。等到捕鲸季节一结束，给了他们工资，就送他们上

① 鲸鱼须是鲸鱼口腔中呈三角形的角质板，象大梳子一样，梳齿又象胡须，鲸鱼用它从吸入的海水中滤取食物，排出海水。鲸鱼须象软塑料棒，用作工业材料，如制作伞骨等，每条鲸鱼有600条须，当时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岸。然后这些人就等待第二年捕鲸船再来召雇他们上船干活。这种作法是雇用零工水手最合算的办法，由于有这种临时工水手的帮助，船主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流浪者》号捕鲸船就是这样干的。

这艘三桅方帆捕鲸船刚在南极圈边上忙完了这个捕鲸季节。但是，收获的鲸鱼油并没有装满船上的油桶，鲸鱼须不论是原须板或已加工切开的须条都没有丰收。追捕鲸鱼在当时已经比过去困难了。由于毫无节制的追捕，这种鲸科动物已经稀少了。那种北冰洋里头部隆起的北洋鲸①和生活在南冰洋的黄腹鳎鲸都快要绝种了。捕鲸船只好去猎取那种体躯庞大的哺乳动物——脊鳍鲸又名硬嘴鲸了，而猎取这种大鲸鱼是要冒很大危险的。

胡尔船长这次进行的捕鲸战斗，追捕的就是这种大鲸鱼。但是他已经决定下次捕鲸季节要把船开到更接近南极的纬度线，而且在必要时他要一直开到可以看到克拉里地和阿得利地②的海面，关于这两个南极圈附近地方的发现，虽然有美国航海家威尔克斯③提出过争论，但肯定无疑地应归功于法国人《测星》号和《热忱》号两艘远洋舰杰出的舰长居蒙·居尔维尔④。

---

① 这种鲸鱼，头大尾小，头部隆起象个大球，尾部瘦小，又名“大包鲸”。

② 克拉里地和阿得利地都位于南极圈内威尔克斯地东南，佐治五世地附近。

③ 威尔克斯(1798—1877)，美国航海家，曾在南极探险，1842年在南纬60到70度之间发现了三个地方。

④ 居蒙·居尔维尔(1790—1842)，法国航海家，曾环游世界。并在大洋洲新喀里多尼亚附近发现1788年遇难的法国航海家拉彼鲁的遗骸。1840年，在南极圈内发现了阿得利地，法国在那里建立了科学考察站，1842年居蒙·居尔维尔在凡尔赛铁路火车失事中死亡。

总之，今年这个捕鲸季节对于《流浪者》号来说并不顺利，一月初，也就是当南极的盛夏季节就要到来的时候，虽然捕鲸船结束作业返回港口的时期还没有到，胡尔船长却不得不离开那些捕鲸作业区，因为他雇用来帮忙的那些临时船员，是一批相当难弄的家伙，他们正象人们常说的那样，是“故意找船长麻烦”的人。所以船长只好想办法送他们离船上岸。

于是《流浪者》号就把船头转向西北，开往新西兰，1月15日到达了海岸，开进了新西兰北部位于豪拉基湾的威特马拉，这里是进入奥克兰的港口。船长把那些为捕鲸季节雇来的临时工送上了岸。

船员们很不高兴，《流浪者》号船上的鲸鱼油的收获量，至少还差两百桶。他们从来也没有经历过比这次更坏的捕鲸季节。

所以，胡尔船长就象，或者说有点象第一次空手归来的一位老猎手那样，带着懊恼的心情回来了。他那极敏感的自尊心大概是受到了损伤，他对那帮无赖汉临时工非常生气，就是由于他们不服从指挥，才使这次的捕鲸作业遭到了失败。

船长曾经想办法在奥克兰重雇一批新的捕鲸船员，也没能找到人，因为所有空闲的海员都已经上了别的捕鲸船。所以他只好放弃补足船上鲸鱼收获量的打算。当胡尔船长准备马上离开奥克兰的时候，有人提出要求搭乘他的捕鲸船，他对这一要求却无法拒绝。

《流浪者》号船主的妻子威尔顿夫人和她的五岁孩子小

雅克，还有她的一位亲戚表兄贝奈蒂克特，当时正好在奥克兰。威尔顿为了商业上的活动，有时必须到新西兰来，他上次把这三口家属都带到新西兰来了，打算再从这里送他们回旧金山。

但是就在全家准备动身回旧金山的时候，小雅克突然得了重病，威尔顿因为有紧急的商业问题要处理，需要他把妻儿和表兄贝奈蒂克特留在新西兰，马上一个人先离开奥克兰。

三个月过去了，这漫长的三个月的离别，使威尔顿夫人感到极为痛苦。但是他的小儿子已经恢复了健康，所以当别人告诉她《流浪者》号到达奥克兰的时候，她已经可以带儿子动身回旧金山了。

但是在当时，威尔顿夫人要想回旧金山，就必须到澳洲去搭乘《黄金时代》渡洋轮船公司的班船，这个公司的班船航线是从墨尔本到巴拿马地峡，中途经过帕皮提①。一旦到了巴拿马，往后就能在那里等候从巴拿马开往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定期的汽轮班船。在那种条件下旅行，就会遇到轮船脱班，换船等等麻烦事，对于一个带孩子的妇女来说，总是会感到很不愉快的。《流浪者》号就是在威尔顿夫人准备动身的时候，到达奥克兰作暂时停泊的。威尔顿夫人立即决定要胡尔船长接他们上船，并送他们母子俩和表兄贝奈蒂克特，还有一位名叫娜安的黑人女仆去旧金山。娜安从威尔顿夫人童年时期就一直跟在身边侍候她。可是这一

① 帕皮提是太平洋塔希提岛的港口，位于东经151度，南纬17度。

次是要乘帆船走三千海里航程的旅行啊！不过胡尔船长这条船设备管理得如此出奇的好，再加上沿赤道线南北海上，现在还是非常适于航行的季节。于是船长就接受了威尔顿夫人的要求，并且立即把自己的舱房腾出来，给威尔顿夫人住了。在这一段可能要四五十天的海上旅行中，他希望在捕鲸船上给威尔顿夫人安置得尽可能舒服一些。

所以威尔顿夫人在这样条件下旅行，还是有不少方便的地方，这次航行唯一不方便的，就是《流浪者》号要先到智利的瓦尔帕莱索①去卸货，这就必然会拖长时间。卸完货之后，这条三桅方帆船只要乘着陆地吹来的东南风，沿着美洲海岸北上就行了，这种夏季的东南风使人感到在近岸海面上航行特别舒服。

再说威尔顿夫人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妇女，她不害怕海上旅行。她当时的年龄是三十岁，身体强壮，她已经习惯了长途旅行，因为她曾多次跟丈夫一起分担航海旅途的辛苦。她并不害怕乘坐一条吨位不大的海船要或多或少地担点风险。她知道胡尔船长是很能干的航海老手，威尔顿船主对他非常信任。《流浪者》号又是一条结构坚固，航行起来又快又好，在美国捕鲸船队中是很有名气的船。《流浪者》号到了奥克兰，这对威尔顿夫人来说，是一个必须抓住的好机会，于是她就抓住这个机会上了船。

她的表兄贝奈蒂克特当然也跟她一齐登上了《流浪者》号。

---

① 智利南部太平洋岸港口，重要商业城市，居民 240 万人。

这位表兄是个老实人，有五十上下年纪，但是虽说他年已半百，你要是放他单独出去活动，那可是不保险的。这个人的外貌你要说他是个大个子，不如说他个子高；你要说他人瘦，不如说他象根高粱秆；他两颊颧骨突出，额头宽大，头发又密又长，从他这个身材奇长的人物外表，人们就能认出他是那种受人尊敬的学者，那种对人温和善良，注定一辈子都是个老小孩，并且会活到很老才死，象那些百岁老人一样，到死他也会带着那种天真无邪的童稚气。

人们到处都叫他"表兄，贝奈蒂克特"，连毫无亲戚关系的人也这样叫他，他也确实就是那种天生就象大家的表兄那样的诚实人。看起来他总是被自己的长胳膊长腿所困扰，甚至在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上，他也完全不会自己独立解决问题。他并不麻烦别人，哎呀！他是从来也不去麻烦人的，可是他却让人觉得对他没法办，他自己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生活很简单，并且对什么都能将就适应，如果别人不给他送吃的喝的，他就会忘记了吃喝；他既不知道冷也不知道热，他好象并不属于动物界，而是属于植物界。你可以把他当作一棵毫无用处的树，一棵不结果实并且几乎连叶子都没有的树，不能给人提供营养，也不能遮阴乘凉，但是他却有一颗善良的心。

表兄贝奈蒂克特就是这样一个人。正象普吕多姆先生① 自我吹嘘的那句话："假如我能做得到的话，我一定很

① 约瑟夫·普吕多姆是法国漫画家兼作家亨利·莫尼耶1830年创作的一幅漫画人物，1857年作者又写了小说"普吕多姆回忆录"，普吕多姆先生是一位眼界狭隘又自高自大的小市民，专门郑重其事地干一些蠢事。

乐于帮助别人！”

总的说来人们喜欢贝奈蒂克特，就是因为他软弱无能，威尔顿夫人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当他是小雅克的一个大哥哥。

但是这里应当补充说明一句，表兄贝奈蒂克特并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也不是一个什么事都不干的人；恰好相反，他是一位实干家，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博物学①，对这门学问的钻研，使他忘记了一切。

要说《博物学》这个名词包括的范围那就太广了。

我们知道组成这门科学的有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和地质学等几个部分。

既然表兄贝奈蒂克特对于植物学、矿物学和地质学中的任何一个分支科目来说，都不是专家。那么他是不是一位完全名副其实的动物学家呢？是不是有点象是一位出生在美国的居维叶②式的人物，一位从事对动物解剖分析和对骨胳重新组装综合，专业知识渊博的学者，一位对于把动物按现代科学分为脊椎动物、软体动物、环节动物和辐射动物③的四大类别都进行过深入研究的科学家？这位天真而又勤奋的学者表兄贝奈蒂克特是否曾经根据这四大类别的分野仔细观察过动物的各种类别，并且探讨过用以区

---

① 博物学：主要是观察研究自然界动植物生长发展历史的一门科学。

② 乔治·居维叶（1769—1832）法国动物和古生物学家，他提出了动物机体结构原理，根据这些原理从一些古生物骨胳碎片能推测和复制出那些已经绝迹的古代生物标本。

③ 即腔肠动物。

分这些动物种类的那些纲目、科别、种属和族类呢？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表兄贝奈蒂克特是否曾经钻研过那些脊椎动物，哺乳动物，鸟类，爬虫类和鱼类呢？

回答是他一样也没有钻研过。

是否他曾经热衷于研究那种从头足类①一直到苔虫类的软体动物，因而他已经精通了这一门科学呢？

回答也同样是否定的。

那么是否为了研究包括棘皮动物，水母类，水螅类，蛔虫类，海绵类和滴虫类科目的辐射动物，他曾经长期在灯下工作，熬尽了许多灯油呢？

我们必须肯定他在工作灯下研究的并不是辐射动物。

既然在动物学中我们没有谈到的只剩下环节动物这一个科目了，所以不用说，表兄贝奈蒂克特正是在这门科学上倾注了他全部的热情。

正是这样的，但是还必须再作一些补充说明。

环节动物的分科共有以下六种：昆虫类、多足类、蜘蛛类、甲壳类、蔓脚类和环节类。

既然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表兄贝奈蒂克特不会辨别蚯蚓和医用蚂蝗；分不出锥贝和藤壶②，分不出家蚯蚓和火蝎子③；分不出龙虾和红蟹，分不出蜈蚣和毛虫。那么表兄贝奈蒂克特到底是哪一门科学的专家呢？

---

① 属软体动物。

② 藤壶是一种附在岩石或海船底上的甲壳虫。

③ 体积比蝎子小一倍的一种蝎子。

他只不过是一位昆虫学家，仅此而已。

关于昆虫学家，人们大概会作这样的解释：昆虫学按照辞源的解释，是自然科学中包括所有的环节动物纲目的科学。一般来说，这个解释是对的，但是在人们的实际习惯中，赋予这个名词的含义，却要狭隘得多。所以人们只用这个词说明对昆虫的实际研究，也就是对所有从头到尾明显的分为三段环形关节组成的环节动物的研究，这种动物都生有三对脚，因此被称为六脚虫。

既然表兄贝奈蒂克特仅限于从事这一部类的环节动物的研究，所以他不过就是一位普通的昆虫学家而已。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产生误解，轻视这门科学！在这一个昆虫部类中，至少也有以下十种科目：直翅目，如蝗虫、蟋蟀等；脉翅目，如蚁狮①、蜻蜓等；膜翅目，如蜜蜂、黄蜂、飞蚂蚁等；鳞翅目，如蝴蝶等；半翅目，如蝉、蚜虫、跳蚤等；鞘翅目，如金龟子、萤火虫等；双翅目，如小咬、蚊子、苍蝇等；扇翅目，如捻翅虫等；寄生目，如小螨等；弹尾目，如蠹虫、跳尾虫等。既然在这些科目中，有好些个，例如鞘翅目一项，已经查明的就有三万个种类，双翅目中有六万种，所以可供研究的对象并不缺乏，大家就会承认，这些工作一个人来干是够忙的了，因此表兄贝奈蒂克特的整个身心，都完全彻底地贡献给昆虫学了。

在这门科学上，他花费了自己的全部时间，连睡眠的时间也毫无例外，因为他在梦中也照样和“六脚虫”打交道，他

① 蚁狮——脉翅目昆虫，居于呈漏斗状的穴中，以跌入穴中的小虫，蚂蚁作为自己和幼虫的食物。

在自己衣袖上、领子上、帽子里和背心上别起的大头针，多得简直没法数。每当表兄贝奈蒂克特采集昆虫标本回来，特别是他那顶宝贝帽子，简直成了一个自然科学"标本"箱了，里里外外钉满了大头针穿透的昆虫。

现在当我们已经知道他这次所以跟威尔顿夫人到新西兰来，正是由于他对昆虫学的热爱，这就足以说明这个人的怪癖了。在新西兰的辛勤劳动，使他的收藏品中又多了几样稀有的昆虫标本。人们可以理解，他现在很急于回旧金山的心情，他想把他搜集的昆虫尽快分类，归入他工作室里的那些标本盒子里。

所以威尔顿夫人和孩子既然要乘《流浪者》号回美洲去，那么表兄贝奈蒂克特跟他们一道作这次长途旅行，也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威尔顿夫人如果遇到什么困难情况的时候，她是不能指望依靠这位表兄的。非常幸运的是这一回只是在美好的季节①中的一次轻而易举的旅行，并且这艘船的船长又是一位她完全可以信赖的人。

《流浪者》号在威特马拉②停留的这三天时间里，威尔顿夫人赶忙整理行装，因为她不愿意耽误《流浪者》号开船的时间。她辞退了那些在奥克兰住所雇的本地仆人，1月22日登上了《流浪者》号船，她只带了她的小儿子雅克、表兄贝奈蒂克特和她的女仆老黑人娜安。

表兄贝奈蒂克特在他那个专用的盒子里，装着他搜集

① 指赤道南北适于航行的夏季，即12月15日—4月1日。

② 在豪拉基湾内的一个港口。

来的全部昆虫标本，其中有几只新的隐翅虫样品，是属于鞘翅目的肉食昆虫，它们的眼睛长在头顶上。这种昆虫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在新喀里多尼亚一个地方能够找到。有人曾经给这位昆虫学家介绍过一种新西兰当地人叫作“卡蒂波”的毒蜘蛛，被这种蜘蛛咬伤的当地人，常常会有致命的危险。但是一只蜘蛛严格说起来并不属于昆虫类，而是属于蜘蛛类①，在表兄贝奈蒂克特的心目中那是一文不值的东西。所以他对这种毒蜘蛛不感兴趣，而在他搜集的标本中，最好的珍品则是一只出色的新西兰隐翅虫。

不用说，表兄贝奈蒂克特为了保证他的搜集品万无一失，已经交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货物保管费了。在他看来，他的“货物”好象比《流浪者》号货舱里装载的全部鲸鱼油和鲸须还要贵重得多！

就在威尔顿夫人和她的亲属登上了这条三桅方帆船，很快就要开船的时候，胡尔船长走到这位乘客女主人面前，对她说：

“威尔顿夫人，咱们先说好了，如果你要乘《流浪者》号去美洲，出了问题得由你自己负责，我可担当不起啊！”

“胡尔先生，你为什么要这样提醒我呢？”威尔顿夫人提出问题说。

“因为我没有接到你丈夫让你乘这条船去旧金山的指示，并且不论怎么说，一条三桅方帆船不能象一艘专营客运的邮船那样，给你提供旅行安全和舒适的保证。”

“如果我丈夫在这里，”威尔顿夫人回答说，“胡尔先生，

① 见第9页环节动物分科。

你认为他会不敢立即带着他的妻儿上《流浪者》号吗？”

“那他肯定是不会犹豫的，威尔顿夫人。威尔顿先生会立即登上《流浪者》号的，他决不会犹豫！正象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不会犹豫一样！不论怎么说，《流浪者》号是一条很棒的船，虽然这一次捕鲸作业收获不大，但是正象一个海员对于自己驾驶多年的船只会充满信心那样，我坚信《流浪者》号是一条很好的船。我刚才所以要那样提醒你，威尔顿夫人，只是为了讲清楚，我不能承担这么大的责任；也是为了再一次说明，在这条船上你将得不到自己习惯的那种舒适的生活条件。”

“既然这仅仅是一个生活舒适与否的问题，胡尔先生，”威尔顿夫人回答说，“那我是一点也不怕的，我可不是那种在船上老埋怨舱房太小，副食品种太少，难伺候的乘客。”

威尔顿夫人看了一会她手上拉着的小儿子雅克，然后又对胡尔船长说：

“咱们开船吧，胡尔先生！”

胡尔船长立刻下了开船的命令，顺风张起了方帆，《流浪者》号沿着离出海口最近的航道，开出了海湾，船头向着美洲海岸飞快前进。

但是，这条三桅方帆船出海航行了三天之后，就受到了强劲的东风阻扰，它不得不利用左舷风斜向行驶①。

因此直到2月2日，胡尔船长还在他预计的纬度以南很远的海面上航行。从这条船航行的样子来看，好象船上

① 航向由正东（南纬35度左右）改为向东南斜行（南纬40度以上）。

的水手并不是要沿着最近的航线开往美洲大陆，而是企图绕道去阿根廷南部的合恩角。

第 二 章

狄 克·桑 特

但是此刻大海已是风平浪静，除了由于逆风斜行耽误了一些时间之外，整个航行都是在比较好的条件下进行的。

威尔顿夫人在«流浪者»号船上得到了人们尽可能提供的舒适照料。不论是后甲板的后尾舱房和中尾舱房都住有船员，后甲板再没有舱房可以安置这位女乘客威尔顿夫人了，所以她只好同意把后甲板后边那间胡尔船长的休息室，作为她海上旅行的简单住所，就连这间船长舱房也是经过胡尔船长一再坚持要求，威尔顿夫人才同意接受的。她带着自己的儿子和老女仆娜安，就在这间小舱房里住下了。她每天的三顿饭，也是在这个舱房里跟船长、表兄贝奈蒂克特一起吃的。给表兄贝奈蒂克特在威尔顿夫人舱房旁边安排了一个适合他居住的舱房。

至于«流浪者»号的船长，他已经搬到船员居住的一间舱房里了，那里本来是一间留给大副住的舱房，如果这条船上有一个大副，他就会住在那里，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条三桅方帆船在有些航行作业的情况下，少雇用一个大副也是可以的。

«流浪者»号上的船员都是心地善良而又身体强壮的人，由于在工作和生活上具有共同的想法和习惯，所以显得

非常齐心。这次出海作业是他们共同经历的第四个捕鲸季节，他们都是美国西部人，大家彼此相识都已经有很多年了，又都是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沿海那一带的人。

这些为人诚实的船员对船主的妻子威尔顿夫人都很客气，因为他们对于船主一向是非常忠诚的。应当指出的是他们对于捕鲸船的收获赢利都非常关心，他们出海作业到目前为止，都得到了很大的利益。如果说由于人手少，他们干活都不怕辛苦劳累，那也是因为在每次作业季节结束算帐时，他们从事的每一项劳动，都会使自己的收入有所增加。但是，这次出海的收获赢利，说实在话，几乎可以说是等于零，正是为了这事他们才非常恼恨那些新西兰的流氓临时工。

现在船上只有一个船员不是美国人。这个人出生在葡萄牙，但是英语讲得很流利，他的名字叫尼古鲁，他在这条三桅方帆船上担任并不重要的厨师工作。

《流浪者》号上原来的厨师在奥克兰离船潜逃了，这个当时失业的尼古鲁就来船上要求代替原来那个厨师的工作。尼古鲁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很少与人交往，老是独自呆在一边，但是他的厨师工作却干得很称职。胡尔船长在雇用尼古鲁这件事上，显出他好象是运气很不坏，因为自从这位厨师上船工作以来，还没有犯过任何错误。

但是胡尔船长感到很遗憾的是在奥克兰没来得及对尼古鲁过去的经历进行充分的了解。尼古鲁的脸相，更确切地说是他的目光，使船长觉得要这样一个人到船上当厨师，他只有一半同意，因为他要召雇一个陌生人到船上来，跟大

家在这样小的范围内和这样亲近的环境中共同生活，在确切了解他过去的经历这个问题上，是不能有丝毫疏忽大意的。

尼古鲁可能有四十岁，瘦子，易于激动，中等身材，毛发深棕色，皮肤近黄褐色，看样子很结实。他是否曾受过一些教育？回答是肯定的，这从他不注意说出来的某些见解，可以看得出来。此外，他从来不谈自己过去的经历，他绝不谈论自己的家庭。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过去在什么地方生活？谁也没法猜测。他以后要干什么？同样没人能够回答。他只说自己想在瓦尔帕莱索上岸。尼古鲁确实是个奇怪的人，看起来不论怎么说他不象是一个当过海员的人。看样子他对于航海的事物，甚至比一个船上的厨师还要外行，因为这种厨师有一部分时间是参与海上生活的。

但是尼古鲁丝毫也不象那些从来没有过航海经历的人那样，由于海船前后左右摇摆而感到不舒服。这对于一个船上厨师来说，就很不简单了。

总而言之，大家很少看见他，白天他总是自己关在那间狭小的厨房里，他就坐在那个占据厨房一大半空间的铸铁炉子前边；到了晚上，炉子熄了，尼古鲁就回到船员集体舱房最里面那间他住的小屋子，接着他就上床，很快就入睡了。

我们前面说过，«流浪者»号上的船员集体，是由五个水手和一个见习水手组成的。

这位年轻的见习水手，年纪十五岁，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这个可怜的孩子从一出生就被抛弃了，他是由慈

善机关收留抚养长大的。

他的名字叫狄克·桑特，应该算是纽约州人，很可能就是州的首府纽约市人。

这个小孤儿所以起名叫狄克（即查理的简称），那是因为在他刚出生两三个小时被遗弃之后，被一个过路的好心人捡起来了，“狄克”就是这位过路人的名字。至于说他的姓“桑特”，那是为了纪念他被人捡起来的那个地方，就是位于作为纽约港入口处的哈得逊河口突出的那一块地方：桑特依——胡克[①]。

狄克·桑特即使到他长成大人的时候，也不会超过中等身材，但是他的体格非常结实，他是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人，这一点人们是不会怀疑的。他长着一头棕发，但是他那一双亮晶晶的蓝色眼睛，却经常闪动着一股热烈的光芒。他所从事的这种水手职业，已经把他锻炼成了一个足以应付生活中各种斗争的人了。他聪明的相貌，显示出一种毅力，这不是那种大胆者的拗劲，而是那种“敢作敢为的人”所具有的毅力。人们经常背诵维尔吉[②]的那首未完成的诗中的那句名言：幸运庇护大胆者……

但是这句诗背错了。诗人维尔吉写的是：

幸运庇护敢作敢为的人……

幸运之神几乎总是向那种敢作敢为的人，而不是向那种大胆冒险的人微笑。大胆的人可能是卤莽的；敢作敢为

① 桑特依——胡克，意思是沙地岬，原注：桑特，英语即沙地。

② 维尔吉——古拉丁诗人（公元前 71-19），著有“布克里克·杰奥杰克”和“莱奈迪”等诗篇。

的人则是先思考而后行动的。这就是两者之间的一点差别。

狄克·桑特是敢作敢为的人，对于经自己果断的精神作出决定的事，他就能够拿定主意，坚持干到底。狄克·桑特那种既活泼而又严肃的神态，很能吸引人们的注意。他不象和他同样年龄的少年通常表现的那样，随便讲话或乱作手势。很早以前，在他还根本不知道考虑生活中各种问题的那个时代，他已经亲身体验了自己的悲惨遭遇，他发誓要把自己"磨练"成人。

而现在他已经成人了，虽然别人象他这样年龄，还只不过还是孩子，但是狄克·桑特已经可以说是个成年人了。

狄克·桑特既是一个在各种体力操作中非常矫健而又灵巧的水手，又是一个有特殊天赋的人。人们会说这种人天生手脚灵俐，这样的人不论干什么都是好手，都能干得头头是道。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孤儿狄克·桑特就是在那种公共慈善机关里教养长大的，起初他在一个育婴堂里，在美国这种育婴堂总是有办法收容没人要的孤儿的。然后在狄克四岁的时候，他就被送到纽约州的一个属于慈善机关的小学校里，学习念书、写字和算术，这种小学校都是由那些慷慨解囊的慈善家出名捐款维持的。

狄克从小就爱海洋，到了八岁的时候，这种爱好促使他上了一艘在南方海洋上长途旅行的邮船，当一名随船童工，在船上他学了水手的技能，这种本领本来就应该从很小开始学习。就这样他慢慢地在那些领班、水手长的指导下，学

会了本领，那些干部都很喜欢这个老实的小家伙。因此这个随船童工当然没过很久就被提升为见习水手了，很可能他还希望得到更高的职务。这孩子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劳动是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法律，他很早就懂得了自己吃的面包，只能用自己额头上的汗水才能换来。这是圣经上的格言，也是全人类的行动规范。这个年轻人大概是命中注定要作一番大事业的，因为他具有这样一种坚强的意志，总有一天会有能力作出一番大事业的。

早在狄克·桑特到一艘商船上当随船童工的时候，胡尔船长就发现了这个孩子与众不同，这位正直的船长立即就把这个勇敢而又年轻的孩子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随后又带他去见了船主威尔顿，威尔顿非常喜欢这个孤儿，他让狄克在旧金山继续上学，受到完全的教育，威尔顿让狄克在天主教的学校里学习，因为船主全家都是天主教徒。

狄克·桑特在他等待着长到有资格学习与航海有关的数学课程的年龄之前，他在各门功课的学习中，最用心学习的就是为了以后航行有用的地理课。此外，他非常注意把自己所学的这些理论知识，去结合实际。现在正是他第一次以见习水手的身分到«流浪者»号上来工作。一个好样的水手，应当熟悉远洋捕鱼作业和远洋航行的业务。这对于航海这种职业可能遇到的一切经历，是一次很好的实习。再说狄克·桑特这次是到他的恩人威尔顿船主的一条船上作见习水手的，这条船又是由他的保护人胡尔船长亲自指挥，所以他所处的条件可以说是再好不过了。

他的一切都是威尔顿一家人给他的，所以他对这一家

人的忠诚和热爱之深，是无需多说的，只要举几件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当这个年轻的见习水手知道了威尔顿夫人将要到《流浪者》号船上来的时候，他心里那种高兴劲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好几年以来，威尔顿夫人对他就象一个妈妈一样，同时，他对雅克，也象自己的一个小弟弟一样，虽然他对这位有钱船主的儿子，依然保持着合乎自己身分地位的尊敬态度。但是他的保护人，船主一家和胡尔船长都非常清楚，他们已经把这颗良种，撒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了。在这个孤儿热血沸腾的心里，充满了对威尔顿一家和胡尔船长的感激之情，所以如果有那么一天，需要他为这些曾经教他努力学习和热爱上帝的人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个年轻的见习水手，就会毫不犹豫地为他们牺牲。总而言之，他虽然只有十五岁，但是他已经象一个三十岁的人一样行动和思考问题了，这就是狄克·桑特的真实形象。

威尔顿夫人很知道狄克·桑特的品行，她能非常放心地把小雅克托付给他，狄克·桑特很喜欢小雅克这个孩子，孩子也由于深感这位“大哥哥”对自己十分爱护，而常常来找他玩。在一次长途航行中，人们经常会有漫长的闲暇时间，那是由于海上风平浪静，船上的风帆都已安排停当，不再需要人手干活。在这种空闲的时间里，狄克和雅克两人差不多每天都在一起。这位年轻的见习水手把自己工作中所有能引起小孩子兴趣的事物，都让雅克看看。威尔顿夫人毫不担心地看着雅克在狄克·桑特陪伴下，攀上桅杆绳梯，爬上前桅二方帆架或前桅小方帆横架，然后从前桅缆绳顶上象箭一样，飞快地滑向甲板。狄克·桑特总是在小雅克身



狄克和雅克两人差不多每天都在一起。

前身后，随时准备万一这个才五岁的孩子在这些练习活动中，手脚一软的时候，好去帮助或者抓住他。所有这些活动对小雅克都是有益的，前些时疾病使他的脸变得有些苍白了，但是现在由于每天进行这种锻炼，加上这种使人身强力壮的海风，小雅克在«流浪者»号上这些时，脸色已很快恢复红润了。

船上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流浪者»号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航行了很长一段路。同时，如果能不遇到差劲的天气，那么不论是船上的旅客或船员都不会再有什么好抱怨的了。

但是这种持续不变的东风，一直使胡尔船长感到忧虑，他没有办法沿着向东航行的方向前进，后来航行到南回归线附近海面时，他又担心会遇到完全无风的情况，那就更难航行了，再加上还有赤道水域的逆流，也会以无比强大的威力把船推向西方。所以他很担心，他特别是为威尔顿夫人在路上要耽搁时间而感到烦恼，虽然这种耽搁并不能怪他。这时他已经考虑到，万一途中能遇到一艘开往美洲的横渡大洋客船，他就要劝威尔顿夫人换乘那艘客船。不幸的是«流浪者»号一直是在很高的纬度航行①，不可能碰到开往巴拿马的汽船，而当时横渡太平洋往返于澳洲和美洲之间的航船，还没有象后来出现的那样频繁。

所以只好一切听凭上帝安排。如果不是正好在2月2日那天，在这个故事开头所说的经纬度上，出现了第一个偶

① 南海最高纬度为南极南纬80度，北海最高纬度为北极，北纬80度，最低纬度为赤道零度，这里指过于偏南的纬度。

然事件的话，好象不会有什么事来扰乱《流浪者》号这次横渡太平洋的枯燥旅行。

那一天早上快到九点钟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狄克·桑特和雅克爬上前桅小方帆的帆架上，坐在那里向前眺望。从这里他们可以看到整个船面和在广阔视野中的那一片海洋。后面只有张着的梯形大方帆和顶帆的主桅杆，遮断了他们伸向海天边际的视线。主桅上的这些方帆，挡住了他们后面的一部分海和天。他们向前眺望，船头上的斜桅在海浪的背景上，不停地向前延伸，斜桅上挂着紧密相连的三块三角帆，它们兜着海风活象三张大小不等的海鸟翅膀。在他们下面，是中间鼓起的前桅大方帆；在上面是二方帆和小方帆。从风帆边上穿过的海风，吹得帆边绳瑟瑟发抖。这条三桅方帆船就这样借着吹向左舷的海风，尽可能地朝偏东方向奔驰。

狄克·桑特给小雅克讲解，《流浪者》号是一条船身各部分结构都十分轻捷和平衡的海船，在左舷风推动下，船身向右舷倾斜到这样程度，也不会有翻船的危险。这时小雅克突然打断了他的话嚷着说：

"我看见那边有个什么东西？"

"你看见什么了，雅克？"狄克·桑特问，他马上从帆架上站了起来。

"喏！就在那边！"小雅克回答说，他一边遥指着海面上一个小黑点，这个黑点正好在船首斜桅上大三角帆和中三角帆之间的空隙里。

狄克·桑特仔细地注视着小雅克指着的那个小黑点，

接着他立即用响亮的声音喊道：

“发现一个漂流物，在我们的下风头，在船右舷前方！”

第三章

遇难货船

听到狄克·桑特的喊声，全体船员都立即到甲板上作好了行动准备。那些下班休息的船员也都出来了。胡尔船长离开自己的舱房，走向前甲板。

威尔顿夫人、娜安，连那位对什么闲事都不关心的表兄贝奈蒂克特，也都来俯在右舷的栏杆上，以便更清楚地眺望年轻的见习水手指着的那个漂流物。

只有尼古鲁没有离开他那间当作厨房用的小舱房。在全体船员中也总是只有他一个人，对于海上遇见的漂流物，显出毫无兴趣的样子。

当时大家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那个离《流浪者》号有三海里远，在海浪中摇晃的漂流物。

“嘿！那是个什么东西啊？”一个水手问。

“准是一架别人不要的木筏。”另一个水手说。

“也许在那个木筏上会有海上遇难的人吧？”威尔顿夫人说。

“我们等一会就知道了，”胡尔船长说。“不过这个漂流的东西不象是木筏。这象是一个半边船舷朝天的沉船壳……”

“哎呀！说不定这很可能是一种什么海兽，一种体积庞

大的哺乳动物吧？”表兄贝奈蒂克特说。

“我看不会是的。”见习水手说。

“那么狄克，你看会是什么呢？”威尔顿夫人问。

“是一个沉船壳，就是刚才船长说的，威尔顿夫人。我好象看见了船底吃水线下那条镶铜板还在阳光反射下发亮呢！”

“是的……确实不错……”船长胡尔回答说。接着船长向舵手发出了命令：

“波尔顿，舵尾正左舷风，右转九十度，向漂流物靠近。”

“是，船长！”舵手回答说。

“不过，”表兄贝奈蒂克特又说，“我还是认为我说的不会错，那毫无疑问是一只海兽！”

“那就应该是一条黄铜的大鲸鱼，”船长胡尔回答说，“因为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看到了它正在阳光的反射下发亮！”

“不论怎么说，表兄贝奈蒂克特，”威尔顿夫人说，“你至少会完全同意，我们认为这条鲸鱼可能是死的，因为很明显，它确实一直呆在那里，一点也没有动过。”

“哎呀，表妹啊，”表兄贝奈蒂克特固执地说，“这有什么新鲜啊，很多人都看见过一条浮在海面上睡觉的鲸鱼。”

“那确实是有的，”船长胡尔回答说，“但是这一回却不是一条鲸鱼，而是一条船。”

“咱们等着瞧吧，”表兄贝奈蒂克特说，其实他并不感兴趣，他愿意拿所有这些生活在北极或南极海洋里的这种哺乳动物，换一只稀有品种的昆虫。

“转舵！波尔顿，转舵！”胡尔船长又一次嚷着说，“不要碰着漂流物，在距离它两百米的地方转过去。如果说我们不会给这个沉船壳造成什么大的危害，它却可能给我们造成损失，它要是撞到《流浪者》号 的左右舷上，我倒不在乎。——再向右转一点，波尔顿，向右！”

《流浪者》号本来是直向沉船壳前进的，舵轮轻轻一转就改变了航向。

眼前这条三桅方帆船距离那只沉船壳还有一海里远，船上的水手都在睁大眼睛，打量着这条沉船壳。可能这条沉船壳里还会装着值钱的货物，这些货物大概会搬运到《流浪者》号上来吧？大家都知道，在这种海上抢救货船的事件中，按规定被抢救出来的货物三分之一归打捞人员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沉船上的货物还没有受到损失，《流浪者》号上的船员们就会象人们常说的那样，很可能“捞到一笔外快”，这对于今年他们捕鲸季节歉收，将是一个补偿。

一刻钟过后，《流浪者》号距离那个漂流物已不足半海里路了。

这确是一条沉船，左舷下斜，右舷浮出水面，海水一直浸到护甲板边上，船身倾斜得非常厉害，人们几乎没办法在甲板上立足。甲板上桅杆帆索全都没有了，在大帆索桩上还挂着几根断绳头，还有几条固定大帆用的断铁链。在水下的右舷撑骨和护甲板之间，有一个大洞。

“这只船是被撞坏的。”狄克·桑特嚷着说。

“那是没有疑问的，”胡尔船长回答说，“这条船没有立即沉下去，这真是一个奇迹。”

"这只船如果是被别的船撞坏的，"威尔顿夫人说，"那我们就应当希望，这条沉船上的船员，都已经被救护到另一条船上去了。"

"我们应当希望是这样，威尔顿夫人。"胡尔船长回答说，"除非是撞船之后，那条闯了祸的船居然扬长而去，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有时是会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沉船上的船员可能都逃到从沉船上放下的救生艇上去了。"

"闯祸的船会那样扬长而去吗？那样作简直是太不人道了，胡尔先生！"

"是啊，威尔顿夫人……是太不人道了……但这种事并不少见！至于这条沉船上的船员，我看他们大概是不要这条沉船了，因为我连一条救生艇也没有看到，除非是他们已经被别人救走了，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们会企图把救生艇划向大陆。但是美洲大陆或大洋洲各岛，离这里那么远，恐怕他们是不会成功的！"

威尔顿夫人说："也许人们永远也没法弄清楚这一不幸事件的真相了！不过，也有可能还会有个把船员留在这条船上！"

"也许不会吧，威尔顿夫人，"胡尔船长回答说，"我们的船开过来，沉船上要有人，他们应该已经看见我们了，应该会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啊！不过，我们现在看一看就会明白了。"

"转舵向右一点！波尔顿，向右！"船长大声命令说，同时用手向舵手指示着航行的方向。

《流浪者》号距离漂流物已不到六百米了，现在可以断

定这条沉船上的船员已经完全不在上面了。

这时狄克·桑特作了一个强有力的手势，让大家不要出声，他说："你们听！你们听！"

大家都侧耳静听。

"我听见象是有狗叫的声音！"狄克·桑特大声嚷着说。

果然从沉船壳里传出一阵象是距离很远的狗叫声。这条沉船壳里肯定有一条活着的狗，它很可能是被关在里面，因为舱口可能关得很紧。但是现在还看不到这条狗，因为沉船向外倾斜，完全看不见沉船的甲板。

"胡尔先生，即使船上只有一条狗，我们也应当把它救出来！"威尔顿夫人说。

"对啊……对啊！"小雅克嚷着说……"我们得把它救出来！……我会喂它……这条狗会很喜欢我们的……妈妈，我去给小狗拿块糖来！……"

"不用去，孩子！"威尔顿夫人笑着说，"我相信这条可怜的狗已经饿坏了，你给他一盘碎肉面包渣，比给他一块糖更好！"

"那好啊，就把我的那份肉汤面包给它吃吧，我完全可以不吃！"

现在狗叫声听得更清楚了，《流浪者》号距离沉船最多只有三百英尺远了，就在这时突然一只大狗从右舷边沿探出身子，两只前脚紧扒住船边挂在那里，使出全身的力气拼命狂叫。

"何维克！"胡尔船长回头对《流浪者》号的水手长说，"停船！放救生艇下海！"

"抓紧了，别掉下去，我的好狗！你抓紧了！"小雅克对大狗嚷着说。大狗上气不接下气地叫着，好象是在回答雅克的关怀。

《流浪者》号立即调整了风帆，在距离沉船不到一百米的海面上，保持住近乎静止的状态。

救生艇下海之后，胡尔船长、狄克·桑特和两名水手立即登上小艇。

那只大狗一直在那里叫着，它想扒紧右舷船边，但是又不断地滑下去跌在甲板上。可以看得出，它现在的叫声已不再是向来救它的人们呼喊。那么它是不是在为那些尚被关在沉船中的水手或旅客呼喊呢？

"难道在这条沉船上还有幸存的人吗？"威尔顿夫人这样想。

《流浪者》号的救生艇划动船桨，几下就靠上了这条沉船壳。

但是，大狗的态度突然变了，它原先的叫声显然是欢迎救护者的到来，现在却变成了怒吼。显然这只奇怪的大狗是在极端忿怒的激情促使下才这样狂叫的。

"这只大狗是怎么了？"胡尔船长说。当时救生艇正要绕到沉船后面，以便到浸在水里的甲板斜面上停靠。

大狗突然狂怒起来，这一变化正好发生在尼古鲁走出他的厨房到前甲板去的时候，这个场面当时胡尔船长是没法看到的，《流浪者》号被沉船左舷挡着，从救生艇上根本看不见尼古鲁。

那么是大狗认识这个厨师并且认出来是它熟悉的人了

吗？这事真是太奇怪了。

情况虽然如此，但是尼古鲁看了看大狗之后，没有显出一点惊奇的表情，只是皱了一下眉头，就回到船员休息室大厅了。

这时救生艇已经绕过了船尾，尾舷上标志着这条船的名字：《瓦尔台克》号。

《瓦尔台克》号标志下面没有写出它所属港口的名字。但是根据船壳的造型，内行人一看就明白它的来历了，胡尔船长肯定这是一条美国造的船，再说它的名字也证实了这一点。眼前这是一条载重五百吨的大型快帆船在遇难之后残存下来的船壳。

《瓦尔台克》号前部有一个大窟窿，这就是失事被撞的部位。后来由于船身倾翻，这个大窟窿被翘出水面五六英尺，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条快船还没有沉下海底。

胡尔船长查看了甲板上所有的地方，确实一个人也没有。

大狗离开了右舷护甲板，刚滑下来停在中甲板舱口，舱口上没有盖子。大狗一会向舱下叫唤，一会又向外面叫唤。

"这条船上绝对不会只有这一条狗！"狄克·桑特说。

"是的，事实上也肯定不会只有这一条狗。"胡尔船长回答说。

这时救生艇沿着一半浸在水里的左舷护甲板前进，如果海浪再大一些，《瓦尔台克》号肯定过不了一会就会完全沉没。

这条快船的甲板从头到尾曾经受到海浪的彻底扫荡，

只剩下主桅和前桅各半截，两个桅杆都是离甲板桅槽两英尺的地方折断的，上半截大概是在两船相撞时，连同桅绳、后支索以及缆绳一起掉进海里了。但是眼前在《瓦尔台克》号周围，凡是肉眼可以看见的地方，都没有任何漂流物，这好象就说明了《瓦尔台克》号遇难已经是好几天以前的事了。

"如果在撞船当时还有几个人活下来了，"胡尔船长说，"那他们大概也已经被饿死或渴死了，因为海水肯定灌进了食物仓，所以船上只会有死尸，不会有活人。"

"不对！"狄克·桑特嚷着说，"要是没有活着的人，大狗就不会这样叫！船上准有活着的人！"

这时，大狗听到见习水手狄克的召唤，滑到海水里，艰难地向救生艇游过去，因为它好象已经精疲力尽了。

人们把大狗拉上了救生艇，大狗没有理会狄克·桑特开始给它的一块面包，而是急忙奔向那只盛着一些淡水的木桶。

"这只可怜的大狗给渴死了！"狄克·桑特大声说。

这时救生艇在找寻一个合适的位置，以便更容易登上《瓦尔台克》号沉船。因此救生艇先向外划了几呏[①]远的距离。显然大狗一定是认为这些救生艇上的人不打算到沉船上去了，所以它用嘴咬住狄克·桑特的短上衣，又重新开始悲哀地呼叫起来。

大家懂得了它的意思。它的动作和它的特别语言，是

① 一呏约等于一庹的长度，为英美制长度单位，用于测量水深，等于6英尺。

和一个人的语言所能表达的意思同样清楚的。救生艇立即向沉船左舷靠近，直到左舷前部铁锚架所在的部位。就在这个部位，两名水手把救生艇牢固地拴在锚架上。这时胡尔船长和狄克·桑特还有那只大狗，都同时爬上了沉船的甲板，他们在甲板的斜面上困难地向上攀登，直到位于两条断桅杆之间的那个敞开着的舱口。

船长和狄克两人就从这个舱口钻进了货舱。

《瓦尔台克》号船的货舱里已经没有东西了，舱房一半都泡在海水里。这条快船原来是空船航行，那一堆压舱底的沙袋，早已滑到靠右舷的货舱一边了，从而使《瓦尔台克》号保持了右舷侧卧的姿态。所以从货舱里看，是没有任何救护工作可做了。

"这里一个人也没有！"胡尔船长说。

"一个人也没有，"见习水手狄克一直摸到货舱前部之后，回答胡尔船长说。

但是呆在甲板上的那只大狗还一直在叫，它好象是更加急迫地要唤起船长的注意。

"到甲板上去！"船长对见习水手说。

他们俩都重新爬上了甲板。

大狗跑到他们跟前，它要拉他们到后甲板那边去。

他们俩跟着大狗到了后甲板。

在后甲板的干部舱房里有五个人躺在地板上，大概是五具死尸。

借着从外面镶在甲板上的铁窗格子透进这间舱房的充足阳光，胡尔船长认出了这是五个黑人。

狄克·桑特对黑人一个一个地进行观察，他好象觉得这五个不幸的黑人都还有呼吸。

“快到这儿来！快到这儿来啊！”胡尔船长叫着说。

听见船长叫人，两个看守救生艇的水手上来了，他们帮着把这五个遇难的黑人抬出了干部舱。

这五个昏迷的黑人够难抬的；但是两分钟后他们都已经躺在救生艇上了，而这五个黑人没有一个人有知觉，谁也不明白人们在努力抢救他们。人们给他们嘴里滴了几滴强心药酒，又灌了一些严格定量的清水，也许这样能把他们救活过来。

《流浪者》号就停在离沉船一百米的地方，救生艇很快就回来了。

从大桅架上放下一条滑车吊绳，把五个黑人一个一个地吊上《流浪者》号，然后让他们躺在甲板上休息。

大狗一直陪伴着这五个黑人。

“这些人真可怜哪！”威尔顿夫人看见了这些可怜的黑人都象是僵硬的死尸一样，叫着说。

“他们还活着，威尔顿夫人！我们能救活他们！是的，我们会救活他们的！”狄克·桑特大声说。

“他们怎么会成这个样子的？”表兄贝奈蒂克特问。

“等他们能讲话的时候再问吧，”胡尔船长回答说，“他们自然会把自己的遭遇告诉我们的。但是现在我们首先得给他们喝点加糖酒的清水。”

接着船长回身喊了一声：

“尼古鲁！”

大狗听见喊这个名字，突然竖起耳朵，抬着头，如临大敌，身上狗毛倒竖，狗嘴大张。

但是厨师尼古鲁没有出来。

“尼古鲁！”胡尔船长又喊了一声。

大狗又一次表现出极端忿怒的样子。

尼古鲁走出了厨房。

尼古鲁刚在甲板上出现，大狗就向他扑了过去，准备咬住他的喉咙。

厨师举起准备好的铁火棍就往下打，几个水手上来挡住了尼古鲁，把大狗赶到一边了。

“你认识这只大狗吗？”胡尔船长问厨师。

“我？”尼古鲁回答说，“我从来没见过这只狗。”

“这真是怪事！”狄克·桑特自言自语地说。

第　四　章

《瓦尔台克》号上幸免于死的人

当时在整个赤道非洲，贩卖“黑奴”的勾当还在大规模地进行。虽然有英法两国的舰艇在海上巡逻查禁，每年还是有装满“黑奴”的船只，从安哥拉或莫桑比克海岸出发，把那些黑人运到世界各地，应当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运到那些文明的国家。

胡尔船长是了解这些情况的。

虽然这一带海面平常不是“黑奴”贩子的船只经常出没的地方，但是他还是怀疑，他们刚救活的这几个黑人，是不

是《瓦尔台克》号准备送往太平洋沿岸某一个殖民地去贩卖的、一船黑奴中幸免于死的五个人呢？不论如何，如果真是那样，那么，就凭他们上了我的船这一件事，他们就算重新获得了自由，船长真想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这五个黑人。

眼前大家正在不惜花费最大的精力，赶紧救护从《瓦尔台克》号船上运来的这五个受难的人。威尔顿夫人在娜安和狄克·桑特的协助下，给五个黑人喝了一些他们大概好几天都没有尝到过的清爽的甜水，同时还给他们吃了一些富有营养的食物，这就足以把他们救活过来了。

没过多久，那个最老的可能有六十岁的黑人，已经能够讲话了，能够用英语回答人们向他提出的问题了。

"运载你们的那条船是被撞坏的吗？"胡尔船长开始问他。

"是啊，"老黑人回答说。"那是在十天以前，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我们的船被撞坏了。当时我们都睡着了……"

"但是《瓦尔台克》号上的船员都到哪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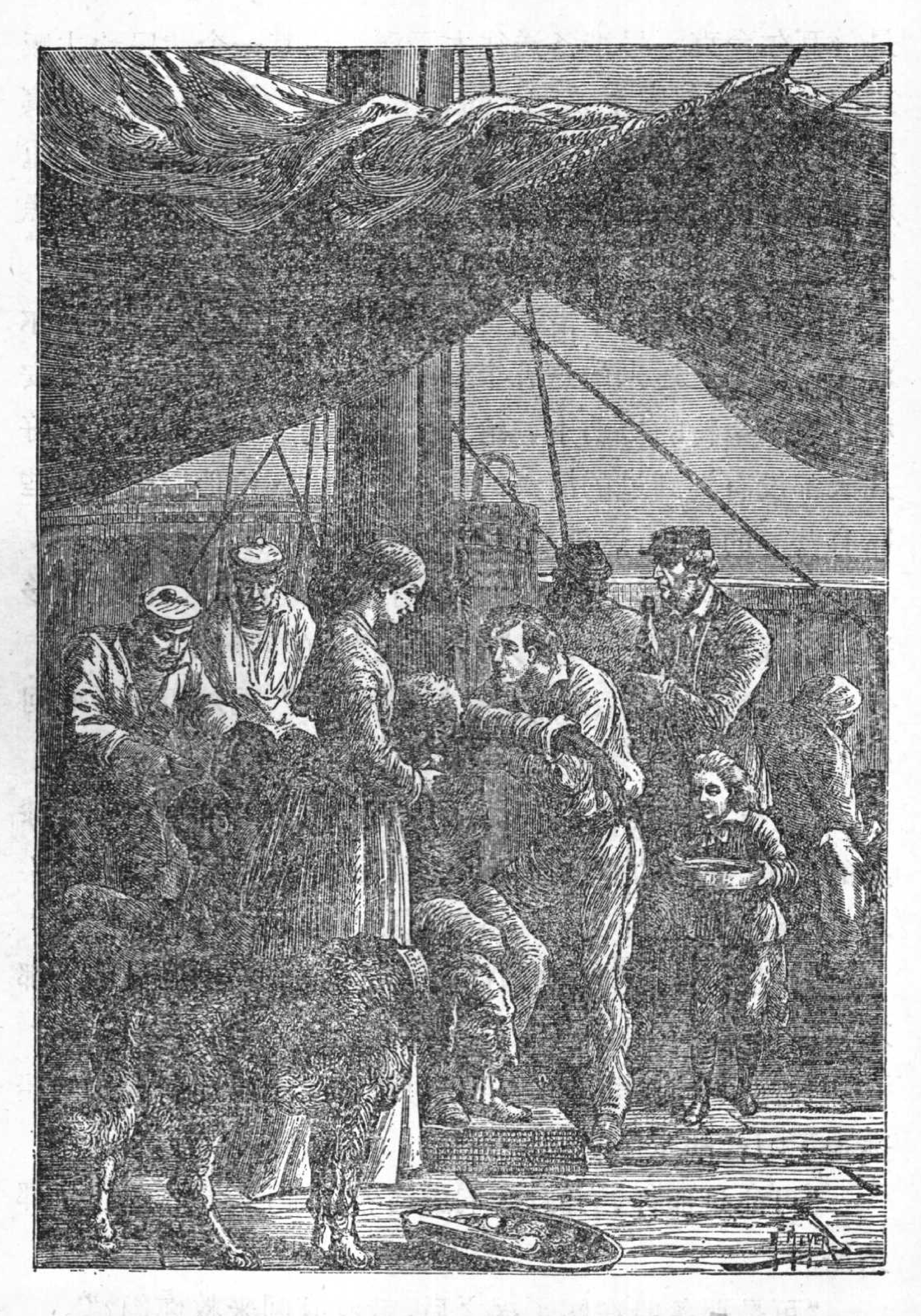
"先生，当我和我的同伴爬上甲板的时候，船员已经都不在船上了。"

"《瓦尔台克》号上的船员，可能都跳上了那条闯祸的船逃走了吧？"胡尔船长问。

"可能是那样，并且我们应当希望他们真是逃上了那条船。"

"可是那条船在闯了祸之后，就没有回来救你们？"

"没有。"



大家不惜花费最大的精力救护海上受难人员。

“那条船自己也沉到海里去了吧？”

“那条船没有沉，”老黑人摇着头说，“因为我们当时还看得见它是趁着黑夜逃走的。”

这是一件所有《瓦尔台克》号上幸免于死的人都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件事看起来可能是难于令人相信的，但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证明有些个船长，由于自己的粗心大意，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撞船事故，事后他们常常是溜之大吉，根本不考虑那些被他们推向死亡的遇难者的命运，根本不去想办法拯救他们！

有一些马车夫也是这样干的，让那些被他们撞倒的人躺在大路上，等别人去救护。虽然在大路上被撞坏的人肯定能够得到过路人的及时救护，但是这种马车夫的行为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何况彼此都是人类，一些人把另一些人就这样丢在海里扬长而去，这是不能想象的事，这是很可耻的！

但是胡尔船长知道好几起这一类不人道的事件，并且他不得不一再向威尔顿夫人说明，可惜象这一类极其野蛮的可怕事例，在海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

接着胡尔船长又问道：

“《瓦尔台克》号是从什么地方开来的？”

“从墨尔本。”

“那么你们不是黑人奴隶？……”

“不是，先生！”老黑人赶忙回答说，并且挺直了身体。“我们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居民，是自由美洲的公民！”

“我的朋友，”胡尔船长回答说，“请你们相信你们登上

了这条美国的三桅方帆船《流浪者》号，是不会影响你们的自由身分的。”

《瓦尔台克》号上的这五个黑人，确实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居民。那个最老的黑人，六岁的时候在非洲被人当奴隶卖了，后来给运到了美国，由于颁布了解放黑奴的法令，他在很多年以前已经是自由人了。至于那四个年纪比他小很多的同伴，早在出生之前他们的父母已经是被解放了的奴隶了，所以他们四个生来就是自由黑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白人拥有过把他们当作自己私有财产的权利。他们甚至连那种老是不用冠词，动词只用不定式的“黑奴英语”也不会讲，实际上这种英语自从南北战争以来也已经逐渐没人讲了。所以这五个黑人是以自由人的身分离开美国的，他们还要以自由人的身分回到美国去。

他们就是这样给胡尔船长说的，他们跟一家在澳大利亚南部墨尔本附近拥有一片大农场的英国人签订了合同，到那家农场里去作工，他们在农场干了三年，赚了不少的工资，合同期满了，他们想回美洲去。

所以他们就搭上了《瓦尔台克》号，他们付了旅客应付的船费。12月5日他们离开了墨尔本，过了十七天之后，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瓦尔台克》号被一条大轮船撞坏了。

他们当时已经睡了。船撞坏之后那几秒钟的情况，简直可怕极了，他们立即急急忙忙地爬上了甲板。

当时甲板上所有的桅杆都断了，《瓦尔台克》号的船身已经倾倒；但是它还不会沉没，因为灌进货舱的海水总量，

还不足以造成沉船事故。

至于《瓦尔台克》号上的船长和全体船员，则全都不见了，也许，一部分人掉进了大海，另一些人攀上了那条闯祸轮船吊在船舷外边的绳索或船具上，在出事之后那条船就逃跑了，它根本没有打算再回来救人。

只剩下这五个黑人孤零零地留在一条沉没了一半的船壳上，他们距离所有的陆地都超过一千二百海里！

那个最老的黑人名叫汤姆，由于他的年龄、他那种刚强的性格，加上他那些在长期劳动生活中经常被实践所肯定的经验，使他成了这些跟他一块儿劳动的合同工当然的领袖。

其他四个黑人都是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的名字是：巴德[①]，老汤姆的儿子、奥斯丁、阿克代洪和埃尔居尔，这四个都是身体结实，强壮有力的黑人，要是放到中非黑人市场上，准能卖很高的价钱。虽然他们刚经受过一场可怕的折磨，人们照样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具有那种强壮的黑人种族的突出特征，同时也可以看到那种来自北美很多学校的自由教育，在他们身上已经产生的影响。

在撞船之后，汤姆和他的同伴就那样被丢弃在《瓦尔台克》号的船壳上了，他们没法把这只翻倒在一边并且不会动弹的船壳重新扶起来，即使他们想离开这条沉船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船上的两只救生艇在撞船的时候已经全被撞碎了。他们当时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等待过路的船只，但是这

---

① 巴德是巴托罗梅的简称。——原注

条沉船壳却在随着海流的冲力，一点一点地离开它原来的航道。这种移动说明了为什么《瓦尔台克》号从墨尔本出发，会在离开它的航道这么远的地方，被《流浪者》号发现，因为它本来航行的纬度应该比这里低很多①。

五个黑人从撞船那一天到《流浪者》号发现这条遇难船，这十天的时间里，他们只吃了一些从后甲板干部餐厅里找到的食物，但是他们没法走进食物储藏室，因为那里已经灌满了海水，所以他们一点可以解渴的酒类饮料也没有，他们渴得要命，原来绑在甲板上的那些装着淡水的大桶，在撞船时都被打破了。汤姆和他的同伴从他们被救的前一天就渴得实在受不住了，并且失去了知觉，这时《流浪者》号正好赶到。

这就是汤姆向胡尔船长用很简短的一段话叙述的故事。对于老黑人这番话的真实性，大家是不会产生怀疑的，他的同伴也证明了他说的都是实话，再说眼前的事实也都证实了这五个可怜黑人的上述遭遇。

另外一个被胡尔船长从沉船上救出来的生灵，如果它会讲人的语言的话，它必然也会讲出和老黑人一样的实话。

这个生灵就是那只大狗，就是一见到尼古鲁就表现出那样忿怒样子的那只大狗，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实在令人无法理解的仇恨。

这只大狗的名字叫丁戈，是属于新荷兰特产的那种双耳下垂的大猛犬，但是《瓦尔台克》号的船长却不是从澳洲

---

① 即更靠北方。

找到它的。丁戈是在两年以前，在西非海岸刚果河口附近被发现的，它当时正在那里流浪，已经饿得半死了。《瓦尔台克》号的船长收养了这只漂亮的大狗，但是丁戈老是独自呆在一边，不大和别人接近，它好象是总在怀念过去的某一个主人。很可能它是被人强逼着离开自己的故主的，并且好象在那个荒无人烟的海岸上，它已经不可能再找到它的故主了。在丁戈带的铜颈圈上刻着"S.V."两个字母，这就是这只大狗和它过去一段历史的全部联系。人们曾经想尽方法去了解丁戈过去那一段历史的秘密，但是都白费了力气，毫无结果。

丁戈是一只既漂亮又雄壮的大狗，它比那种比利牛斯山区出产的狗还要高大，所以它是新荷兰这种猛犬的一个活标本。当它站起来头向后仰的时候，足有一个人那么高。它那机敏而又强大的身躯，使它简直就是一种敢于攻击美洲或非洲豹，敢于和狗熊斗争的猛兽。它一身厚毛，长尾巴又粗又硬，就和狮子的尾巴一样。丁戈的毛色总的来说是深褐色，只有嘴部的毛色浅一些，显得有点近似白色。这只大狗在激怒的时候，会显得非常可怕，人们知道尼古鲁对于这只力大无比的标准大狗和他第一次见面时对他的态度是很不满意的。

丁戈虽然不大和人亲近，但是它也不是一只坏狗。看起来它可能是心里有悲伤的事。老汤姆在《瓦尔台克》号上曾经观察到这只大狗好象不肯跟黑人亲近。虽然它一点也不去故意找黑人寻衅，但是显然它是在避开他们。也许在它到处流浪的那个非洲海岸上，它曾经受到过当地黑人的

什么虐待，所以虽然汤姆和他的同伴都是些很老实的人，丁戈还是绝对不去接近他们。当这五个黑人遇难乘客，在《瓦尔台克》号上度过那十个日日夜夜的时候，丁戈一直独自躲在一边，不知道它靠吃什么活着，但是它同样也经历了难以忍受的口渴痛苦。

这就是当时沉船壳上的幸存者的处境，只要一阵海浪，就会把船壳淹没。如果《流浪者》号路上遇到停风或逆风，它就不能这样出乎意外地来到《瓦尔台克》号所在的地方，那也就没机会让胡尔船长作出这一番人道主义的事业，那么被海浪淹没的沉船肯定会把这些因口渴而昏迷的尸体带进海底。

这番人道主义的事业，只要把《瓦尔台克》号上这五个受难黑人带到美洲，就算圆满地完成了。五个黑人在这次海难中已经失去了他们劳动三年中的全部积蓄。《流浪者》号现在正是要带他们回美洲，这条三桅方帆船在瓦尔帕来索卸货之后，就要沿着美洲海岸上行，直到加利福尼亚海岸。在那里汤姆和他的同伴将受到船主杰姆斯·卫·威尔顿先生的盛情宽待，关于这一点待人宽厚的威尔顿夫人已经对他们说过了。威尔顿先生将会给他们五个人回到宾夕法尼亚州所必需的路费和衣物。

这五个老实的黑人感到自己此去有了依靠，所以只有感谢威尔顿夫人和胡尔船长。显然他们都是多亏这两位恩人搭救，虽然他们只不过是五个贫困的黑人，但是他们总希望也许有那么一天，能报答他们这次救命的大恩。

第 五 章

S·V·

这时《流浪者》号已经重新上路，它在努力尽可能快地向东方前进，但是海上这种令人感到遗憾的无风无浪的持续状态，实在使胡尔船长担心。他并不是担心这样从新西兰到瓦尔帕莱索路上会多耽搁一两个星期，而是怕拖长航行时间会给威尔顿夫人增加疲劳。

但是威尔顿夫人并没有抱怨，她象一位哲学家一样，耐心地忍受着旅途中的辛苦。

就在2月2日将近傍晚的时候，人们已经看不见《瓦尔台克》号沉船了。

胡尔船长首先忙着给汤姆和他的同伴安置一个尽可能舒适一点的住处。设在甲板上的那间船员值班室，要他们五个去住显得太小了，所以就腾出了前甲板下面的舱房，让他们居住。再说这些诚实的黑人，都习惯了艰苦的劳动生活，他们是不会挑剔住处的；并且现在天气又这样晴朗，暖和的气候也很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所以他们在旅途中能住这样一间舱房应该是满不错的了。

《流浪者》号上那种暂时被这一场意外的救护事件扰乱了的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现在又恢复了常态。

汤姆、奥斯丁、巴德、阿克代洪和埃尔居尔这五个黑人都很愿意帮船上干点活，不过由于海上风势一直没变，三根桅杆上的风帆一旦调整停当，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是每

当舵手要改变舵位，调正航向的时候，老黑人和他的同伴就赶忙过去帮助水手干活，只要那个又粗又壮的埃尔居尔去帮助干某一项重活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他确实是力大无穷。这个身高六英尺的黑人大力士，一个人就能顶上一架装着滑轮的吊车！

小雅克就喜欢看这个黑人大个子，他一点也不害怕这个大力士，每当埃尔居尔把小雅克举起来，象是玩一个软木制的洋娃娃似的，把他托在自己手臂上跳上跳下的时候，小雅克就高兴得不住声地嚷嚷。

“你把我举得高高的！”小雅克说。

“喏，这行了吧，雅克先生。”埃尔居尔举着小雅克说。

“你觉得我很重吧？”

“你呀，我觉得跟没拿东西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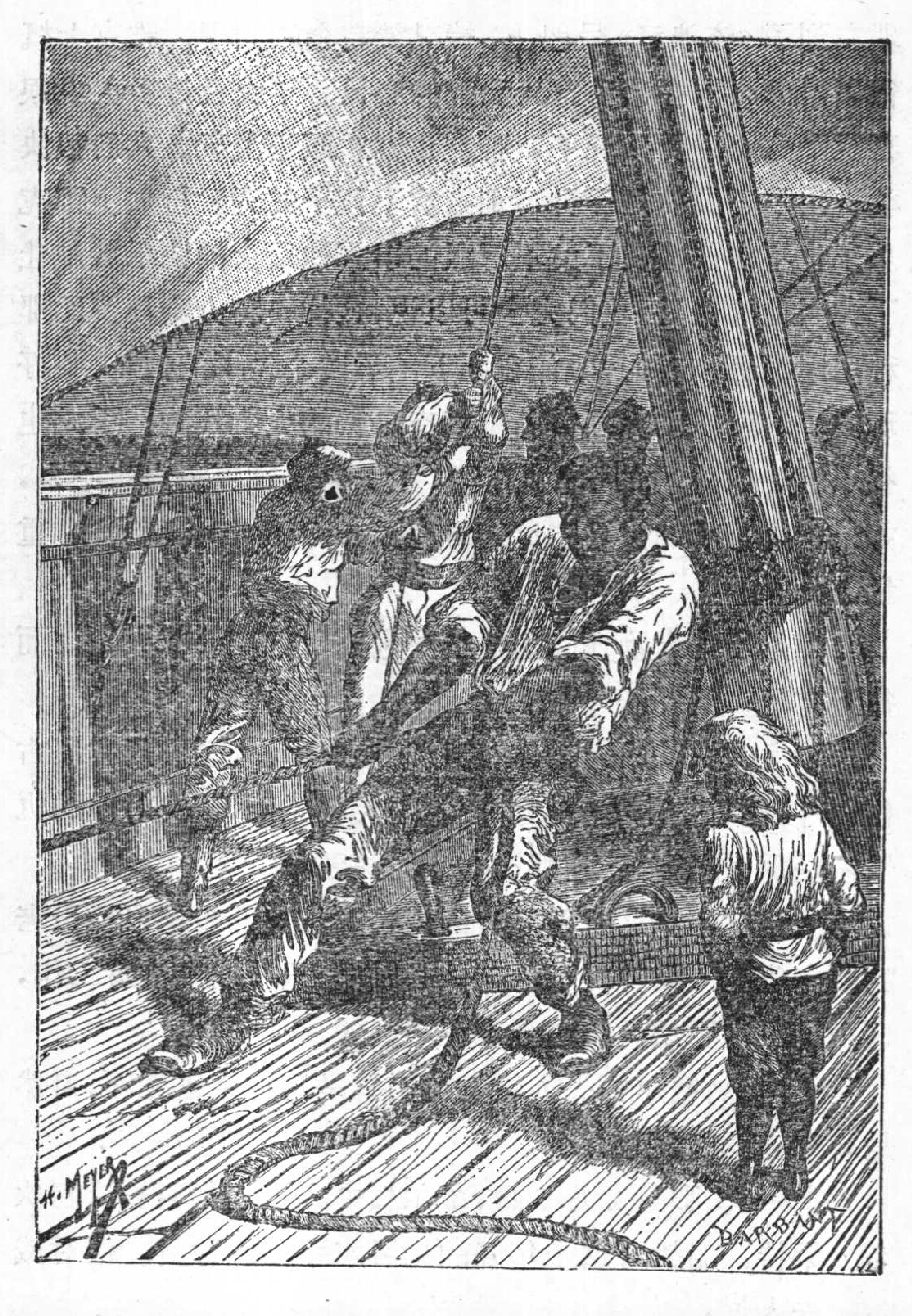
“那你就把我再举高一点吧！让我站在你举得最高最高的两只手上！”

这时，埃尔居尔就用他的大手抓住孩子的两只小脚，象马戏团的武术演员一样，举着小雅克走来走去。雅克觉得自己变得又高又大了，使他高兴得不得了。小雅克甚至试图用力往下蹲，以增加自己的重量，但是埃尔居尔好象连一点重量的感觉也没有。

所以现在狄克·桑特加上埃尔居尔，成了小雅克的两个好朋友。很快小雅克就有了第三个朋友。

这第三个朋友就是那只大狗丁戈。

前面说过，丁戈是一只不爱和人亲近的大狗。它所以会那样，也许是因为它跟《瓦尔台克》号上的人都合不来。



这个黑人大力士，一个人就能顶上一架装着滑轮的吊车！

现在到了《流浪者》号船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雅克大概很懂得怎么样去感动这只大狗的心灵，丁戈没过多久就很喜欢跟这个小男孩玩了，雅克也喜欢跟丁戈玩。人们很快就看出了丁戈就是那种特别喜欢小孩子的狗。再加上雅克从来也不作任何使丁戈不舒服的事。他最大的快乐就是让丁戈当他的快马，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样一种大狗马要比那种用厚纸板作成的，即使在腿下装了四个轮子的假马，要好玩多了。所以雅克经常骑上没有马鞍的大狗飞跑。丁戈也很乐意让他骑，而且说实在话，丁戈觉得雅克一点也不重，如果拿赛马场的快马相比，雅克至多等于半个骑师的重量。

但是船上食物仓库里的糖块也由于雅克要骑大狗，而每天有不少消耗！

丁戈很快就成为全体船员都喜欢的动物了。只有尼古鲁例外，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不跟大狗见面，丁戈对他的仇恨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令人无法理解。

但是小雅克这时并没有因为喜欢丁戈而忘记自己最老的朋友狄克·桑特。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船上没有工作，这个见习水手总是和小雅克在一起的。

不用说，威尔顿夫人看见他们总是这样亲密无间，自然是非常满意的。

有一天，那是2月6日，威尔顿夫人跟胡尔船长谈起狄克·桑特，船长对这个年轻的见习水手倍加称赞。他对威尔顿夫人说：

“这个孩子将来会是一个很好的海员，这一点我敢担

保！他真是对航海有天生的本能，他能用这种本能，去补救那些他本来还没有学到的航海专业理论知识方面的缺陷。当我们考虑到他学习航海的时间，才这么短，我们觉得他的知识已经是丰富得令人惊奇了。

“他的优点还不止这些，”威尔顿夫人说，“他也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一个很可靠的孩子。他的学识和言行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年龄，并且自从我们认识他以来，他从没有犯过任何过错。”

“他确实是个好青年，”胡尔船长接着说，“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大家都喜欢他和器重他。”

“我知道等你们这次远洋作业结束之后，”威尔顿夫人说，“我的丈夫是想送他去进修水道测量学专业的，以便将来他能获得船长资格证书。”

“威尔顿先生想得对，”胡尔船长说，“狄克·桑特将来一定会给美国航海事业带来荣誉。”

“这个苦命的孤儿，从小就在痛苦中生活！”威尔顿夫人说，“他经受了艰苦的磨练！”

“是这样的，威尔顿夫人，但是这种磨练对他是有好处的。他懂得了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如何战胜困难，而他现在正是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前进的。”

“是的，他走的是一条自己应当走的正路！”

“你看，威尔顿夫人，”胡尔船长说，“他现在正在掌舵，他的目光注视着前桅的方向。这个见习水手的精神非常集中，所以船就不会偏离航道！狄克·桑特已经具有老舵手那种稳健劲头了！对于一个水手来说，这已经算入门了！

威尔顿夫人；干我们这一行，就得从小开始学。没有当过随船童工的人，绝对不会成为全能水手，至少在商业船队都是这样的，船上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学会，因此对于一个航海人员来说，不论是迅速采取紧急措施，或是进行某种操作，都要求既是直觉的反应，同时又是完全合理的行动。”

“但是，胡尔船长，”威尔顿夫人说，“你说的是在商船队，在海军里面也有不少优秀的职业军官啊！”

“是的，”胡尔船长回答说，“但是，在我看来，那些最优秀的海军军官，几乎都是从小就开始航海生活的，且不说纳尔逊① 和其他几位名将的事例，至少可以肯定，那些从小在船上当童工的人不会是最坏的海军军官。”

这时从尾甲板舱口遮棚下钻出来了表兄贝奈蒂克特，他总是在专心致志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如果先知埃利② 复活，重回到人间，那么在缺乏人间气味这一点上，表兄贝奈蒂克特肯定会和这位先知完全一样。

表兄贝奈蒂克特一出来，就象个忧心忡忡的幽灵一样，开始在甲板上走来走去，查看着护甲板内壁的缝隙；拨弄着鸡笼里的脏土，他用手沿着甲板的长缝寻摸，长缝边上原来涂的沥青已经剥落。

“哎，表兄，”威尔顿夫人对贝奈蒂克特说，“你的身体一直还是那么好啊？”

---

① 纳尔逊——英国海军上将(1758-1805)，是阿布奇尔和特拉伐尔加两大海战的胜利者，死于后一战役。

② 埃利——以色利阿卡巴王朝(纪元前 875-853) 的先哲，他和他的弟子艾里赛都是和世俗生活格格不入的怪人。

“是啊，表妹，……我的身体……可能是不坏……不过船老是靠不了岸，可真急人啊！”

“你在这个长凳子底下，这是找什么啊，贝奈蒂克特先生？”胡尔船长问。

“找昆虫啊，先生！”表兄贝奈蒂克特回答说。“除了昆虫，你想我还会找什么呢？”

“找昆虫？我的天，那你可得认倒霉了。不过，你本来也不会希望在海上能大量增加你的昆虫标本吧。”

“为什么不会呢，先生？在船上也还是有可能找到那种……”

“表兄，”威尔顿夫人对贝奈蒂克特说，“你就埋怨胡尔船长好了！就是因为他把船保持得这么干净，才弄得你一个昆虫也捉不到的！”

胡尔船长笑起来了，他说：

“威尔顿夫人过奖了，不过，贝奈蒂克特先生，你要是在我们的舱房里去找昆虫，我相信你是会白费工夫的。”

“哎，那我早知道了！”表兄贝奈蒂克特大声说，“我已经白费过好多工夫了！……”

“但是在《流浪者》号的货舱里，”胡尔船长说，“你可能会找到几只蟑螂，而这种昆虫是没什么价值的。”

“没有什么价值？”表兄贝奈蒂克特挺直了身子问船长，“你说这种专在黑夜里出来活动的属于直翅类昆虫的蟑螂，这种曾经被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和贺拉西①百般咒诅的昆

① 维吉尔（纪元前71-19）和贺拉西（纪元前56-8）都是古罗马诗人，都很受奥古斯特国王和文艺保护者梅赛纳的器重，他们在自己的诗中，都曾咒诅过蟑螂的危害。

虫，这种和‘东方蟑螂’、美洲蟑螂同类的昆虫没什么价值？它们在船上安居……”

“它们在船上不是安居，是在船上祸害人……”胡尔船长说。

“它们在船上称王称霸了……”表兄贝奈蒂克特得意地说。

“在你看来那就是一个可爱的昆虫王国了！……”

“这么说，你对昆虫不感兴趣吗，先生？”

“我啊？我从来也不养活它们。”

“好了，表兄，”威尔顿夫人笑着说，“你别为了爱好昆虫这门科学，就希望昆虫把我们大家都吃掉吧！”

“表妹，我没有希望什么，”这位热情奔放的昆虫学家说，“我只是希望增加一些能给我的昆虫标本盒子带来荣誉的稀有昆虫！”

“难道你对于自己在新西兰搜集到的昆虫标本还不感到满意吗？”

“我非常满意，表妹。我的运气真是相当好，捉到了一种新的隐翅虫，这种昆虫到目前为止，还只有离新西兰好几百英里远的新喀里多尼亚一个地方才能找到。”

这时正和雅克一块玩的大狗丁戈，跑到表兄贝奈蒂克特跟前又蹦又跳。

“滚开！滚开！”贝奈蒂克特嚷着赶开了大狗。

“啊！你那么喜欢蟑螂，却这么讨厌大狗啊！贝奈蒂克特先生！”胡尔船长嚷着说。

“并且还是这么好的一只狗。”小雅克说着，一边用两只

小手抱着丁戈的头。

"是啊，我并没有说丁戈不好！"表兄贝奈蒂克特回答说，"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在刚遇到这只大狗的时候，我本来抱有很大的希望，可是都落空了！"

"啊！我的天！"威尔顿夫人叫着说，"那你是不是想把丁戈当作昆虫，列入双翅目或膜翅目的标本？"

"我不是这个意思，"表兄贝奈蒂克特一本正经地说，"但是这只大狗丁戈虽然是出生于新西兰，可是它却是在西非海岸被人们找到的，事实不是这样吗？"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威尔顿夫人说，"汤姆多次听到《瓦尔台克》号船长这样说过。

"所以我就想……我就希望……这只大狗可能身上会带着一些非洲特产的半翅目昆虫……"

"上帝保佑，可别让它带虫子来！"威尔顿夫人嚷着说。

"我希望也许……"表兄贝奈蒂克特接着说，"它身上会带几个那种能钻入皮肤，使人感到奇痒难熬的……新品种跳蚤……"

"你听见了吗，丁戈？"胡尔船长对大狗说，"你听见吗，我的大狗？你没带那种跳蚤来，你对不起船上所有的人啊！"

"但是，我在它身上翻遍了每一块皮毛，"这位昆虫学家带着极其遗憾的语调接着说，"我白费了力气，连一个虫子影儿也没找到……"

"我希望你要是找到了这种虫子，你会立即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消灭。"胡尔船长说。

“先生，”表兄贝奈蒂克特冷淡地回答说，“你应当知道约翰·佛兰克林爵士[①]向来不肯轻易杀害任何一只小虫，即使是一只南美洲的蚊子，他也是一样，这种蚊子咬起人来比跳蚤厉害得没法比，但是佛兰克林爵士却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航海家，这一点我相信你也会承认的！”

“是的，他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航海家。”胡尔船长肃然起敬地回答说。

“有那么一天，佛兰克林爵士被一只双翅目昆虫狠狠地咬了一下，他就用嘴一吹，把虫子吹开了，并且对虫子很客气地说：‘您请飞开吧，世界这么大，咱们完全可以别待在一块！’”

“啊！”胡尔船长吃惊地喊了一声。

“事情确实如此，先生。”

“是啊，贝奈蒂克特先生，”胡尔船长回答说，“在约翰·佛兰克林爵士以前，另一人早就讲过这样的话了！”

“另一个人，是谁？”

“可不是吗，这个人就是托比大叔[②]。”

“他是一位昆虫学家吗？”表兄贝奈蒂克特立即向船长问道。

“不是！这位受人尊敬的大叔叫托比·德·斯特纳，他在赶走一只正要咬他的蚊子时，说了一句和约翰·佛兰克林爵士完全相同的话。他觉得应当用很亲切的语气对蚊子

① 约翰·佛兰克林(1786-1847)曾到加拿大北极海岸探险，1836-1843年任塔斯马尼总督，为探测极地的西北通道而牺牲。

② 托比·德·斯特纳，古希腊哲学家。

说话，于是他说："飞开吧，可怜的鬼东西，世界大得很，容纳你和我没有问题，何必挤在一块呢？"

"这位托比大叔可真是个好人啊！"表兄贝奈蒂克特说。"他现在去世了吗？"

"我相信他是死了，"胡尔船长一本正经地说，"因为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个人！"

这时大家都看着表兄贝奈蒂克特笑了起来。

所以凡是在这一类闲谈或其他谈话中，只要有表兄贝奈蒂克特在场，话题总是离不开和昆虫学有关的问题，人们就是在这样的闲谈中度过这些令人烦恼的海上航行生活的。海上天空一直是晴朗的，风总是不顺，迫使这条三桅方帆船老是半顶风前进，《流浪者》号只向东前进了很少的路程，由于风势很弱，使它迟迟不能到达风向有利于航行的海域。

这里必须说明一件事，就是表兄贝奈蒂克特曾经试图把昆虫学这门奥秘学问的入门知识，传授给见习水手狄克·桑特。无奈狄克·桑特对他的建议显得完全没有兴趣。这位昆虫学家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降低要求，向黑人传授他的知识，而这几位黑人对于他讲授的昆虫学则是一窍不通。汤姆、阿克代洪、巴德和奥斯丁四个人最后甚至用逃避的办法对待贝奈蒂克特的讲课，这位教员发现面前只剩下埃尔居尔一个学生了，他觉得这个学生在区分寄生虫和弹尾目昆虫方面好象有一定的天赋。

因此这位身躯魁梧的黑人就常常在堆满了鞘翅目昆虫、肉食虫、猎物虫、炮手虫、掘地虫、斑蝥虫、硬壳虫、萝卜

虫、捣米虫、金龟子、飞生虫、壳象虫、胭脂虫的舱房里，对表兄贝奈蒂克特搜集的全部标本，研究起来了，贝奈蒂克特看到他这些易于损坏的标本，在埃尔居尔那双象铁钳一样僵硬有力的手里，实在有点担心。但是这位“巨人”学生总是那么恭恭敬敬地听教授讲课，因此很值得贝奈蒂克特拿自己的标本冒点风险。

当表兄贝奈蒂克特这样忙着传授昆虫学的时候，威尔顿夫人也没有让小雅克完全闲着没事干，她教孩子读书和写字，至于算术课，则由雅克的朋友狄克·桑特负责教他四则运算。

一个五岁的孩子，不过是个幼儿，通过游戏的实践活动，比通过那些必然有些难懂的理论，很可能更容易学会知识。

雅克学习认字读的并不是初级课本，而是利用印在许多方木头块上的活动字母，他把这些活动字母排起来玩，从而组成词句。有时候是威尔顿夫人把这些方木块排成一个词，然后又把方木块弄乱，再让雅克按照需要的顺序重新把方木块排好。

小雅克很喜欢这种学习识字的方法。每天他都要用几个小时，在舱房里，有时在甲板上去反复排列他的方木块字母。

但是，有一天，从这些方木块字母引起一件事，这件事非常特别，非常出人意外，所以必须比较详细地加以叙述。

事情发生在2月9日的上午，雅克半躺半坐地呆在甲板上玩着拼字母的游戏，他正在拼一个词，拼完之后他要把

木方块弄乱，然后让老汤姆重新把那个词排出来。为了不作弊，老汤姆照常规用手捂住自己的眼睛，他应该一点也不看，而他确实一点也没有看小雅克排列字母的动作。

这一堆木方块字母，有各种字形，有大写字母，也有小写字母。其中还有几个木方块上印的是阿拉伯数目字，这样既可以学习排列数目字，又可以组词。

这些木方块字母都在甲板上摆着，小雅克为了要组成自己的词，一会挑一个字母，过一会又挑一个字母。确实是一件很费脑子的事。

这时大狗丁戈在小雅克旁边转来转去已经有好半天了，它突然停住脚步，两眼盯着木方块字母，举起了它的右前爪，同时不停地抖动着大尾巴。然后一下子扑向一个木方块字母上，用嘴把它叼起来，把这个字母放在离雅克没几步远的甲板上了。

这个木方块上印着大写字母“S”。

“丁戈！嘿，你干什么？丁戈？”小雅克大声嚷起来，他首先是担心怕丁戈会把他的木方块“S”吞到肚子里去。

但是，丁戈已经又过来了，又跟刚才一样叼起了另一个字母，走过去把它放在前一个字母的旁边了。

这第二个木方块上印着大写字母“V”。

这一回雅克看了就大声喊起来了。

听到雅克的喊声，正在甲板上散步的威尔顿夫人，胡尔船长和见习水手狄克·桑特都赶忙跑过来了。小雅克向他们叙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丁戈能认出字母！丁戈会认字了！这是千真万确的！

小雅克看见丁戈认字了！

狄克·桑特想要把那两个木方块字母捡回来，还给他的小朋友雅克，这时丁戈就对狄克·桑特露出一脸凶相。

但是见习水手终于还是把这两个字母拿到手里了，他把这两个木方块重新放回那一堆字母中间了。

丁戈又一次跑过去，还是把那两个同样的木方块字母叼了出来，放到了一边。这一回丁戈用它的两只前爪，按在那两个木方块上。看起来它是决心不论如何也要看住这两个字母。至于其余所有的字母，好象都和它无关。

"这真是一件怪事！"威尔顿夫人说。

"这确实是很奇怪！"胡尔船长很用心地注视着那两个木方块字母，回答说。

"S·V·"威尔顿夫人念叨着。

"S·V·"胡尔船长重复着说，"这可正好是丁戈戴着的颈圈铜牌上刻的那两个字母啊！"

这时胡尔船长突然转过身来问老黑人：

"汤姆，你不是对我说过，《瓦尔台克》号船长是在不久以前才得到这只狗吗？"

"是不太久，先生。"汤姆回答说。"丁戈在《瓦尔台克》号上最多不过两年。"

"你不是还说过，《瓦尔台克》号船长是在非洲西海岸捡到这只大狗的吗？"

"是的，先生。是在刚果河河口附近的海岸上捡到的。我好多次听见船长这样说过。"

"照这样说，"胡尔船长又说，"没有人知道这只大狗过

去的主人是谁，也没人知道它的来历，不是吗？”

“谁也不知道，先生，这是一只没主的狗，这比一个没主的孩子还麻烦，它没有出生和身分证件，没法弄清楚它的来历。”

胡尔船长没再说什么，他在思考这个问题。

“难道这两个字母在你的脑子里，能引起什么有关的回忆吗？”威尔顿夫人，等胡尔船长沉思了一会之后问他说。

“是的，威尔顿夫人，这两个字母引起了我的一段回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两个字母至少是非常近似我记忆中的一个人的名字。”

“怎么近似？”

“这两个字母很可能具有某种意义，并且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一位勇敢的旅行家的不幸遭遇……”

“你说的是谁呢？”威尔顿夫人问。

“是这样的，威尔顿夫人。在1871年，也就是说在两年以前，根据巴黎地理学会的倡议，一位法国旅行家动身去非洲，准备作一次从西海岸到东海岸横贯非洲大陆的旅行。他的出发地点，正好是在刚果河入海的河口，他旅行的终点应该是在鲁伍马河入海的河口，尽可能地靠近台尔达哥角①，他应该是沿着罗马甫河的流水方向走到海口。而这位法国旅行家的名字，就叫作萨缪尔·维尔农。

“萨缪尔·维尔农！”威尔顿夫人重复着说。

“是的，威尔顿夫人。他的姓名开始的两个字母，正好

---

① 一般误译为德尔加多角

是丁戈从那一堆方木块字母中叼出来的那两个字母，也正是大狗颈圈上刻的那两个字母。”

“是这样的，”威尔顿夫人说。“可是这位旅行家呢？……”

“这位旅行家出发之后，”胡尔船长说，“后来就一直再也没有关于他的消息了。”

“后来就一直再也没有消息了吗？”见习水手问。

“一直再也没有消息了。”胡尔船长重复着说。

“你说这位旅行家最后会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威尔顿夫人问。

“显然萨缪尔·维尔农并没有能够到达非洲东海岸，要么他是被当地土人逮去了，不然就是死在路上了！”

“那么，这只大狗？”

“这只大狗可能就是他养的，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话，它的运气总算比自己的主人好，它居然能重回到刚果河口海岸，因为这一类的不幸事件肯定是在当时的刚果地区发生的，所以丁戈就被《瓦尔台克》号船长收养了。”

“但是，”威尔顿夫人说，“你怎么知道这位法国旅行家，出发的时候是否带着一只狗呢？”这是不是你凭空想出来的呢？”

“这确实只是一种猜想，威尔顿夫人，”胡尔船长回答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丁戈认识“S”和“V”这两个字母，而这两个字母又正好是那位法国旅行家姓名的缩写字母。现在要问这只大狗是在什么情况下学会了认识这两个字母的，这我就没法回答，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丁戈确确实实

是认识这两个字母的，你看，它把这两个字母用爪子推向前面，好象是要我们跟它一起来认这两个字母。

确实，丁戈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在萨缪尔·维尔农从刚果河口海岸出发的时候，就光是他一个人吗？”狄克·桑特问。

“这一点，我可不清楚，”胡尔船长说，不过，很可能他会雇一些当地人跟他走的。”

这时候尼古鲁正从船员休息舱里出来，走上了甲板。最初，谁也没发现他出来，所以也没人注意到，当他看见大狗守在两个方木块字母前面，虎视眈眈，好象要准备搏斗时，尼古鲁眼里露出一种非常奇怪的凶光。而丁戈一发现这个厨师，马上表现出一种极其忿怒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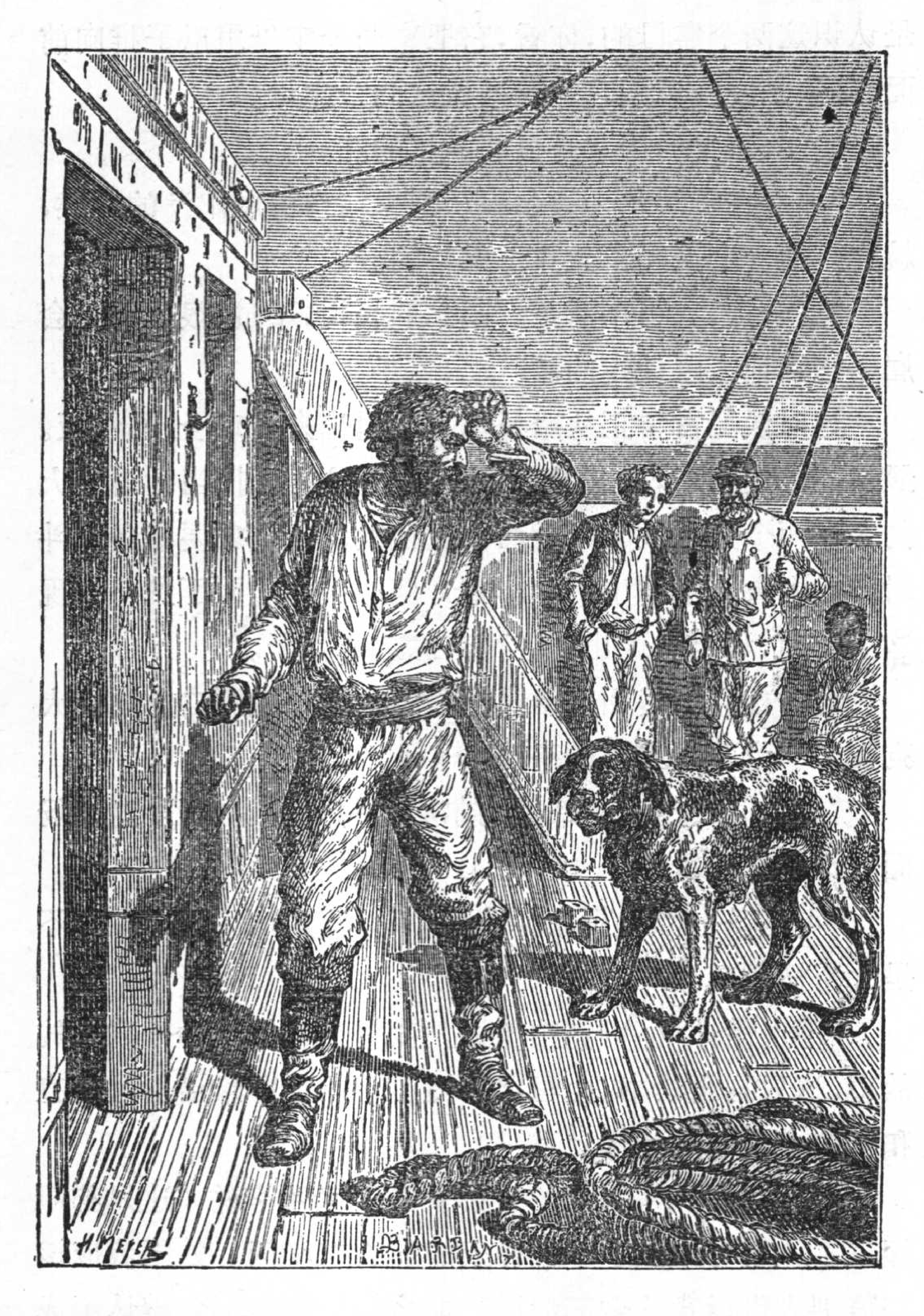
尼古鲁立即退回到船员休息舱去了，他不自觉地向大狗作了一个要它当心的手势。

“这中间一定有文章！”胡尔船长嘟囔着说，刚才这个场面他都看在眼里了。

“可是，先生，”见习水手说，“一只狗能认识字母，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不奇怪！”小雅克嚷着说，“我妈常常给我讲一只狗的故事，这只狗会读书，会写字，并且还会玩‘多米诺’牌，简直和一位小学老师一样！”

“我的好儿子，”威尔顿夫人微笑着回答说，“这只狗叫缪尼多，它可一点也不象你想的那么有学问。如果我应该相信别人告诉我的全部情况，那么缪尼多是不会辨认组成单词的那些字母的。但是缪尼多的主人是一位很聪明的美



他不自觉地向大狗作了一个要它当心的手势。

国人，他发现缪尼多听觉非常灵敏，他就下工夫利用狗的听觉，从而取得了非常奇怪的效果。”

“这位美国人是怎么作的呢？威尔顿夫人，”狄克·桑特问。他对这个故事几乎和小雅克一样感兴趣。

“是这样的，狄克。每当缪尼多要在公众面前表演的时候，桌子上放着许多象这种方木块一样的字母，卷毛狗缪尼多就在这张桌子上走来走去，只等主人说出一个词，这个词他可能用大声说，也可能用小声说。不过最重要的条件是它的主人必须认识这个词。”

“这么说，要是它的主人不在呢？……”见习水手说。

“他不在，他的狗就什么都不会了。”威尔顿夫人回答说，“现在我来告诉你这是为什么。方木块字母都摆在桌子上，缪尼多就在这些字母中漫步，当它走到为了拼成一个词所需要的那个字母前面时，它站住了；它所以站住不走，那是因为它听见了一个任何人也不会注意到的声音，它的美国主人在口袋里折断一根牙签的响声。这个响声就是给缪尼多的信号，叫它叼起脚下的那个字母，按应有的顺序排起来。”

“啊，原来是这样的！”狄克·桑特叫着说。

“就是这样的，”威尔顿夫人说。“很简单，跟所有的魔术表演一样。没有美国人在场，缪尼多就不再是缪尼多了。所以我很奇怪，即使我们假定旅行家萨缪尔·维尔农曾经是它的主人，可是丁戈却能在主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认识了这两个字母。”

“这确实是非常奇怪的事，”胡尔船长说，“不过请你特

别注意，这里就只是两个字母，两个特定的字母，不是任意选择的一个词。总之，有的狗会叫开修道院的大门，进去吃盘子里给过路穷人准备的菜汤，还有的狗会和别的狗轮流翻转烤肉炉上的铁叉，两天轮一次班，如果没有到这只狗值班的时候，它就会拒绝工作，我看这两只狗，从人类所独有的智慧方面来说，它们都远远超过了丁戈。再说，摆在我们面前的确实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所有这些字母中，丁戈就只选择了‘S’和‘V’这两个字母。其余的字母它好象是完全不认识。所以我们只能作出如下的结论：由于某种我们无法解释的原因，这两个字母当时特别引起了丁戈的注意。”

“啊！胡尔船长，”年轻的见习水手说，“要是丁戈会说话，该多好啊！……那它就很可能会告诉我们这两个字母的意思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它专门仇恨我们那位厨师！”

“而且是仇恨得那么厉害！”胡尔船长在看到丁戈正张开大嘴，显出一副凶相的时候，对狄克·桑特说。

第六章

发现一条鲸鱼

人们可以想见，丁戈仇恨尼古鲁这件怪事，成了居住在《流浪者》号后尾舱房的威尔顿夫人、胡尔船长和年轻的见习水手一再谈起的话题。特别是这位年轻的见习水手，他对尼古鲁产生了一种直觉的怀疑，但是尼古鲁本人这时的行动表现却是没有任何不当之处。

在前舱的人也谈论这件事，不过各人的反应都不一样，譬如说在船员休息室里，丁戈只不过是一只会识字母的大狗，很可能它还会写字，甚至会比船上有的水手写得还好。至于说到讲话，如果说现在丁戈不讲话，那它现在大概是很有必要保持沉默，所以它才故意不说话的。

“但是，也许有那么一天，”舵手波尔顿说，有那么一天，这只大狗会来问我们：“咱们这是朝什么方向开呢？风向是西北一西风偏北吗？而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必须回答它的问话！”

“动物是有会说话的，”另一个水手说，“譬如喜鹊，还有鹦鹉！所以，为什么一只大狗就不会说话呢？只要它想说。再说用硬壳鸟嘴说话总不如用狗嘴说话方便啊！”

“也许是这样的，”水手长何维克说，“不过，狗说话这种事可谁也没有看见过。”

如果我们对这些勇敢的水手们说，事实完全相反，确实有人见过狗会说话，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而事实上是有这么一位丹麦学者，他养了一只狗，这只狗能够相当清楚地发出二十多个词的声音。但是从发出字词的声音到理解词汇的含义，这中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非常明显，一只狗的喉咙是具有发出规律声音的条件的，但是它对于自己“说出来的话”则完全和鹦鹉、椋鸟或喜鹊一样，并不表达任何意思，对于这些鸟兽来说，它们叫出的词句，只不过是从一种它们并不理解的人类语言中学来的，近似人语的歌唱或叫声。

不论怎么说，丁戈现在已经变成船上很出风头的“人

物”了，虽然它对此并没有丝毫趾高气扬的表示。胡尔船长曾经一再重复对它进行识字试验，把木方块字母重新堆在丁戈眼前，这只奇怪的大狗总是毫无差错地、毫不犹豫地把“S”和“V”两个字母叼出来，而对于其余所有的字母，则视若无睹。

至于表兄贝奈蒂克特，虽然这些试验常常是在他面前进行的，好象却从未引起过他的兴趣。

“但是，你们不要以为只有狗才具有这些智慧，”有一天表兄贝奈蒂克特居然也谈起狗来了，“还有一些动物，光凭它们的本能，就能比得上狗的智慧。譬如老鼠就会预先离开一条注定要沉没的海船；河狸能预知河水上涨，从而加高自己洞穴前的土堤；又如尼克梅德①、斯坎德柏②和奥比安③的战马，它们都由于自己的主人死亡而极其悲痛，以至忧郁而死；还有那些驴子，它们的记忆力非常强；以及其他许多鸟兽，它们给动物界带来了莫大的荣誉！难道我们没看见那些训练得很好的大鸟，在鸟教师指教下，一字不差地写出听写练习吗？难道我们没看见那些澳洲大鹦鹉能和法国天文科学院工作室④里的计算师一样，准确地计算出客厅里的来客人数吗？不是有那么一只价值一百个金币的鹦

---

① 尼克梅德(公元前279-250)比基尼古国的创建者。

② 斯坎德柏(1414-1467)原名乔治·卡斯特里欧·须纳麦，阿尔巴尼亚英雄，曾多次战胜土耳其苏丹王的侵略。

③ 奥比安，公元二世纪希腊诗人，著有“渔”、“猎”主题的教育诗。

④ 法国天文科学院工作室负责每年召开文学家开会，讨论当年天文星象变化情况，然后出版天文工作室年鉴。

鹉，能给它的主人红衣主教一字不差地背诵全部的“使徒信经”吗？总之当一位昆虫学家看到一个普通的昆虫，居然能表现出高度的智慧，并且雄辩地证明了‘从微小中可以看到上帝的伟大’这句格言的完全正确性，难道他还不应该感到这是昆虫学家最大的骄傲吗？例如那些比最大城市中的市政官更高明的小蚂蚁；那些从来没学过机械学却会制造潜水器的水蜘蛛；那些跳蚤挺起身子活象能驾起四轮马车的车夫一样，它们能象步枪兵一样集体操练，它们会突然远跳，比西点军校[①]毕业的炮兵学生发出的炮弹还要快。当然，这只大狗丁戈并没有同时具备上面这么多值得我们表扬的优点。如果说他在认字母方面很有本领，这大概是因为它属于一种，在动物学中尚未定名分类的新西兰种‘认字母大狗’！”

虽然这位昆虫学家发表了一大堆贬低丁戈的议论，大狗却依然很受大家的器重，并且在前甲板上船员们的谈话中，丁戈仍旧被看作是一只神奇的大狗。

但是看情况尼古鲁大概是不赞成船上人们对大狗这样热情的。也许他觉得这只狗是过于聪明了。不管怎么说，丁戈却是始终不变地对这位厨师表示仇恨，如果它不是一只“会自卫的狗”，如果它没有全体船员的同情保护，也许它早就遇上倒霉的事了。

所以尼古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和丁戈见面。但是狄克·桑特并不是没有发现，自从“两个字母的事件”发生之

---

① 西点军校是纽约州的一所军事学校。——原注

后，这个人和这只狗之间的相互敌视的感情更加激化了。这真是一件无法理解的怪事。

直到2月10日，在那种使《流浪者》号无法前进的，漫长而又闷人的无风无浪的日子里，一再出现的，总是那种东北风，现在这种东北风已经明显地开始减弱了。所以胡尔船长可以指望，海上气流的方向很快会有所改变。也许这条三桅方帆船终于得以顺风扬帆前进了。《流浪者》号从奥克兰港口出发，到现在才只有十九天。耽搁的时间还不算太多，只要有侧面吹来的海风，《流浪者》号在得力的方帆带动下，将会轻而易举地赶上失去的时间。但是要等这一阵阵海风变成稳定的西风，大概还得好几天的时间。

在太平洋中的这一部分海面上总是显得十分荒凉，没有任何船只在这一带航行，这里确实是航海家们漠不关心的一个地方。在南海各区作业的那些捕鲸船，还没有完成任务，不会在这个时候穿过回归线返航。《流浪者》号则是由于船上临时工船员闹事这种特殊情况，才不得不在捕渔季节结束之前，提早离开渔场，所以《流浪者》号根本没指望在这里会遇到任何开往美洲大陆的船只。

至于那些定期横渡太平洋的邮船，我们已经说过了，它们从澳大利亚到美洲大陆之间往返班船航行的路线，也不会经过这样高的纬度[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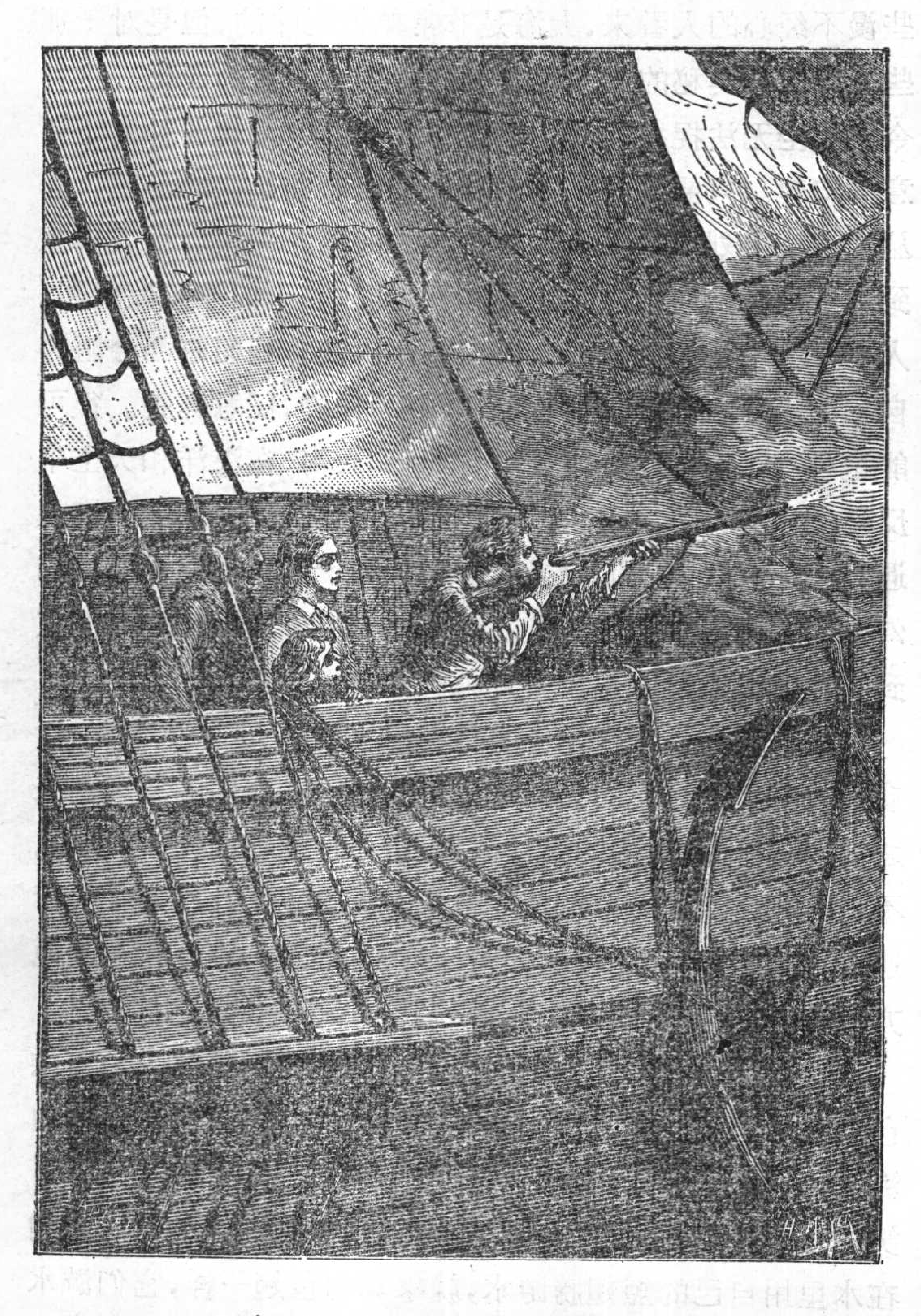
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海上才显得十分荒凉，但是人们不应因此而放弃对这一片直到天边的大海，进行观察。在那

① 见前注(第22页)。

些漫不经心的人看来，大海是非常单调无味的，但是对于那些理解海洋奥秘的人来说，大海确实有无穷的变化。这种令人完全无法捉摸的变化，会在人们心中激起各种富于诗意的幻想。只要看一下一条随着波浪弯曲起伏的海草，一丛在海浪上划出一条条轻微斑纹的海藻，一块会引人猜想到有一段海上遇难故事的破木板，就足够人们浮想联翩了。人们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大海面前，再没有任何东西会阻碍自己的思路，幻想可以象脱缰的野马一样，任意奔驰。很可能这种由于蒸发而变成云雨，再回到大海，在海洋和天空中反复变化的每一滴海水，都会经历过某种没人知道的海上遇难事件。所以我们应当羡慕那些善于用自己心灵深处的幻想去探寻海洋奥秘的人，羡慕他们那种从波动的海面直到高空云天的无边想象力。

本来不论是在海洋上或是在海水中总是有生物在活动。《流浪者》号上的人们可以看到那些在严寒的冬季到来之前，离开南北两极的大群海鸟，拼命追捕海面上的小鱼。不止一次，狄克·桑特用步枪或手枪打下了几只这种飞行速度很高的海鸟，这证明他精于射击，在这一点上和在其他方面一样，他都不愧是杰姆斯·卫·威尔顿的学生。

这些海鸟有的是白色的海燕，有的是两翅边上长着棕色羽毛的海燕。有时候也会飞来成群的身上带有斑点的白海鸥，或者一些那种在陆地上走起来样子非常笨重，十分可笑的企鹅。但是，这种企鹅，正象胡尔船长说的那样，它们在水里用自己的短翅膀游水，就象真的鱼翅一样，它们游水的速度，能和最快的游鱼相比，所以有时候就连水手们也会



不止一次，狄克·桑特证明他精于射击。

把它们当作是鲣鱼。

比这些海鸟飞得更高的是信天翁，它们张开巨翅搧动着海风，那两只翅膀足有十英尺宽，然后它们就落到水面上，用它们的硬嘴壳在海水中搜索食物。

所有这一切海上景物，构成了一个千奇百怪的世界，只有那种对于大自然的美景一窍不通的人，才会觉得大海是单调无味的。

那一天，威尔顿夫人正在《流浪者》号船尾甲板上散步，突然有一种相当奇异的景象吸引了她的注意。海水几乎是突然间变成了淡红色，好象是刚刚被鲜血浸染了似的，而这种无法解释的红色海水面积很大，一直扩展到肉眼看不见的远方。

当时狄克·桑特和小雅克正好也在威尔顿夫人旁边。

“狄克，”威尔顿夫人向年轻的见习水手说，“你看见了太平洋上这种奇怪的海水颜色吗？难道这是由于一种海草在海面上形成的吗？”

“不是的，威尔顿夫人，”狄克·桑特回答说，“这种颜色是无数的甲壳类小虫形成的，这种甲壳类小虫通常是海上大型哺乳动物鲸鱼的食物。捕鲸船上的水手把这种甲壳类小虫叫作‘鲸鱼的食品’，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甲壳类小虫！”威尔顿夫人说，“它们是这么小，人们简直可以把它们叫作‘小海虫’，表兄贝奈蒂克特大概会很高兴弄一些作他的标本！”

于是威尔顿夫人就招呼表兄贝奈蒂克特：

“表兄！”

表兄贝奈蒂克特从船舱口钻出来了，胡尔船长也几乎是同时走上了甲板。

“表兄贝奈蒂克特，”威尔顿夫人说，“你看看吧，这一大片发红的海水，一眼都望不到边。”

“哎呀！”胡尔船长说，“这不就是鲸鱼的食品吗？贝奈蒂克特先生，这可是你研究这种奇特的甲壳类小虫的最好机会！”

“算了吧！”昆虫学家说。

“怎么，算了吧？”船长嚷着说，“你可不应该对昆虫说这种漠不关心的话啊！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种甲壳类小虫是六种环节类昆虫之一，正象……”

“算了吧！”表兄贝奈蒂克特一面摇着头，又重复了这句话。

“这真怪了！作为一位昆虫学家来说，我觉得你对昆虫的这种不屑一顾的劲头，真够可以的了！”

“不错，我是昆虫学家，”表兄贝奈蒂克特说，“可是请你不要忘记了，胡尔船长，我是专门研究六足昆虫的专家！”

“好吧，”胡尔船长回答说，“总而言之，这种甲壳类小虫是引不起你的兴趣了，不过你要是有鲸鱼那样的胃口，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那你就会说：‘多么好的食品啊！’。威尔顿夫人，我告诉你吧，我们这些捕鲸船上的人，在捕鲸季节里，只要一看到眼前出现这样一大片甲壳类小虫，那就得赶快准备鱼叉和长索，我们可以断定附近必有鲸鱼！”

“这么小的小虫，能喂饱那么大的大鲸鱼吗？能喂饱吗？”小雅克嚷着问。

"嘿，孩子，"胡尔船长回答说，"米粉、面粉还有淀粉不都是象沙土一样很小很细的粉粒吗？作成面糊不是都很好吃吗？是啊，这是大自然要这样安排的。当一条鲸鱼漂游在这一大片红水中间，那它的面糊饭就算作好了，它只要张开大嘴就解决问题了。这种无数的甲壳类小虫都钻到它的嘴里了，这时鲸鱼上颚长的象梳子一样的鲸须就伸下来了，就象在一个大渔场的出水口下了闸网，除了水以外，什么东西也跑不出去了，这样那一大堆甲壳类小虫，就全部进入鲸鱼的大肚子里了，就跟你吃晚饭的时候，把面糊粥喝到你的肚子里一模一样。"

"雅克，你要知道，"狄克·桑特说，"鲸鱼妈妈是不会浪费时间，她不会象你吃虾剥皮那样，一个一个去剥开那些甲壳类小虫的硬壳！"

"我可以说，"胡尔船长说，"正是因为这种贪吃的大鲸鱼一个劲的只顾吃饭，我们才比较容易的接近它，不会引起它的注意。所以这种时候是有可能比较顺利地叉捕鲸鱼的最好时机。"

就在这时，船头上有一个水手，就象是特为证实胡尔船长刚才讲的话似的，喊了一声：

"船首左舷有一条鲸鱼！"

胡尔船长立即挺直了身子，喊了一声：

"一条鲸鱼？"

那种捕鲸专业人员的天性本能，促使他立即奔向《流浪者》号船头。

威尔顿夫人、小雅克、狄克·桑特，就连表兄贝奈蒂克

特也都马上跟着船长跑过去了。

果然，在顺风向四海里远的海上，有那么一片海水在上下翻腾，这说明有一条大鲸鱼正在那些红色海水里游动。这一点捕鲸船上的人是不会看错的。

但是现在的距离还太远，还没法认出这条鲸鱼是哪一类的鲸鱼，事实上鲸鱼的种类是相当多的。

这一条是不是那种北海捕鲸船特别希望猎取的北洋鲸呢？这种鲸鱼没有脊鳍，但是皮下有一层厚脂肪，它们虽然一般长度不超过六十英尺，而有的却会长达八十英尺。只要弄到一条这种大家伙，就能收获一百桶鲸鱼油。

还是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属于鳁鲸类的座头鲸呢？鳁鲸类这个法语名词，至少凭它的词尾，也应当会引起昆虫学家对它的重视①。这一类鲸鱼都是有脊鳍的，它们那种白色的长脊鳍有半条躯体那样长，就象鲸鱼的两只翅膀，简直有点象能飞的鲸鱼。

眼前看到的或者更象是一条“脊鳍鲸”吧？这种鲸鱼也以“大包鲸”闻名，它只长着一条脊鳍，长度和北洋鲸的脊鳍差不多。

胡尔船长和他的全体船员目前还不能作出判断，但是他们一直带着一种贪欲多于欣赏的心情注视着那条鲸鱼。

如果一位钟表工人，在客厅里看见一座挂钟，他肯定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去上一下这座钟的发条；那么一位捕鲸专业人员看见眼前有一条鲸鱼，该会产生更加强烈多

---

① 鳁鲸类法语词尾和昆虫的各种类目的词尾一样都是-德尔（-tère）。

少倍的愿望，要去捕捉这条鲸鱼啊！人们常说，打大野兽的猎人比猎捕小禽兽的人热情更高；所以猎物越大，越能激发人的贪欲心！那么猎捕大象和鲸鱼的这种人，该会怀着多么强烈的激情？何况还要考虑到《流浪者》号从北海渔场归来的全体船员，由于船上没有装满猎获物而感到不满足的情绪！……

这时胡尔船长正在努力去认准那条刚才在远处海上活动的鲸鱼。在这样远的距离，鲸鱼的形状还是很不明显的，但是他那一双久经锻炼的捕鲸船长的眼睛，对于某些从远处比较容易认出有鲸鱼活动的细小特征，是不会弄错的。

果然，那一股喷泉，就是那条鲸鱼从鼻子里喷出来的汽和水形成的水柱，它吸引了胡尔船长的全部注意力，并且使他从而肯定了这条鲸鱼的类别。

"这绝对不是一条北洋鲸，"船长大声说。"北洋鲸的水柱要比这个高，并且不会有这样粗。此外，如果它喷水发出的声音，有点象远处传来的火枪声音，那我就可能会断定它是属于座头鲸一类的鲸鱼；但是它喷水的声音一点也不象，只要仔细一听，我们就可以肯定，这是另外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声音。狄克，说说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胡尔船长转过身来问见习水手。

"船长，我倾向于认为，"狄克·桑特回答说，"我们遇到的可能是一条脊鳍鲸。你看从它鼻子里喷到空中的那根透明水柱，冲力多么大！你是否也觉得它喷出来的水柱，显出水的成分多于浓缩的汽体？这一点使我倾向于肯定自己的判断，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正是脊鳍鲸的一个重要

特征。”

“完全正确，狄克，”胡尔船长回答说，“现在不可能再有别的疑问了！在那一片红色海水上游动的，就是一条脊鳍鲸！”

“真是太好了！”小雅克嚷着说。

“是啊，孩子！特别是当我们想到这只大鲸鱼正在那里吃大餐，根本没有怀疑到，我们这些捕鲸人员在看着它，这真太好了！”

“我敢肯定这是一条身躯庞大的脊鳍鲸。”狄克·桑特说。

“一点不错，”胡尔船长回答说，他现在显得越来越兴奋了，“我估计这条鲸鱼至少有七十英尺长！”

“好啊！”水手长接着说，“象这样大的鲸鱼只要有半打，就足能装满象我们这条船一样大的一条捕鲸船！”

“是啊，半打就足够了！”胡尔船长回答说。为了看得更清楚一点，船长爬到船首的斜桅杆上去了。

“我们要是捕获了这条鲸鱼，”水手长又说，“不用费几个钟头，我们就能把船舱里还空着的那两百只鲸鱼油桶，装满一百桶！”

“是啊！……确实……是啊！”胡尔船长自言自语地说。

“确实能装满一百桶，”狄克·桑特说，“但是猎捕这种庞大的脊鳍鲸，常常是很艰苦的作业！”

“非常艰苦，非常艰苦！”胡尔船长接着说。这种鲸鱼都长着一条可怕的尾巴，接近它们必须非常警惕，连那种最结实的独木舟也经不起这种鲸鱼尾巴当头一击。不过猎捕这

种鲸鱼，就其价值来说，那还是值得辛苦一场的！”

“行了，”一位水手说，“不论怎么说，一条漂亮的大鲸鱼，总是一大批好看的猎获物啊！”

“不仅好看，并且还能赚钱啊！”另一个水手说。

“咱们要是就这样从大鲸鱼旁边走过去，不给它打个招呼，那真太对不起它了！”

显然这些棒小伙子水手们望着那条鲸鱼，一个个情绪都越来越高了。在他们眼前游动着的这条可能被他们猎获的鲸鱼，看来并不是一条鲸鱼，而是一百桶鲸鱼油，只要听听水手们的谈话，大概就会相信，只须把一百桶鲸鱼油搬进《流浪者》号货舱，就能补足渔季收获的船载量！

有几个水手爬上了前桅的梯网，高兴得直叫唤，恨不得马上就抓住鲸鱼。胡尔船长这时一言不发地啃着自己手上的指甲。这条鲸鱼就象一块磁铁，一个劲地吸引着《流浪者》号和船上所有的人员。

“妈妈，妈妈！”小雅克这时嚷着说，“我真想有一条大鲸鱼，看看它是怎么作的！”

“啊！你想要这条鲸鱼吗，小雅克？好啊！为什么不要这条鲸鱼呢，小伙子们？”胡尔船长说，他终于向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望让步了，“我们缺少捕鲸船员临时工，这是真的！但是就我们这些人，也行啊！……”

“是啊，没问题！”水手们异口同声地喊着说。

“这可不是头一回，我自己来当投叉手，”胡尔船长又接着说，“你们停会儿会看到我是不是还会投鱼叉！”

“乌啦！走啊！干啊！”水手们一起叫着说。

第 七 章

准 备 工 作

我们可以理解这条巨大鲸鱼的出现，在《流浪者》号船上人们的心中，引起了多么大的激动情绪。

在红色海水中浮动的这条鲸鱼，身躯显得十分庞大。猎捕到这条鲸鱼，充实捕鲸船的货舱，这是大家很乐意干的一件事！从事捕鲸专业的人员，怎么能放过这种好机会呢？

但是，威尔顿夫人还是觉得必须向胡尔船长问清楚，在当前的条件下，猎捕这样一条鲸鱼，对于船长和他的水手们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没什么，威尔顿夫人，”胡尔船长回答说，“我曾经好几次只用一条小艇去追捕鲸鱼，并且最后总是胜利完成任务。我请你放心，这对于我们没有任何危险，所以对于你来说，也没有任何危险。”

威尔顿夫人现在放心了，她不再说什么了。

胡尔船长马上开始布置猎捕这条脊鳍鲸的任务。他凭自己的经验，深知要猎捕这种鲸鱼，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的，但是他要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

这次捕鲸作业有点不顺心的就是这条三桅方帆船上的船员不足，他们只够装备一条捕鲸艇，虽然《流浪者》号有一条驳船吊在主桅和前桅之间的船架上，另外还有三条捕鲸艇，两条吊在左右舷的滑车柱上，第三条挂在船尾栏杆外边的吊环上。

通常总是这三条捕鲸艇同时出动去猎捕鲸鱼。但是，我们知道，那是因为在捕鲸季节中总有一批从新西兰港口雇来的临时工船员，来帮助《流浪者》号上的船员们干活。

而现在的情况是《流浪者》号上只能出动五名船员，那就是说，只够装备一条捕鲸艇的人数。汤姆和他的伙伴们开始曾提出要一起去，但是要靠他们帮忙是不可能的，因为驾驶一条捕鲸艇的船员，必须经过非常专门的训练。在向鲸鱼进攻的过程中，掌舵和划桨的动作，只要出一点错，就会使整个捕鲸艇遭到危险。

另外，胡尔船长至少还得留下一个他可以信赖的船员在船上，否则他是不能离开船的。因为他必须预防一切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既然胡尔船长必须挑选有力气的水手去驾驶捕鲸艇，所以他只有嘱托狄克·桑特留下照看《流浪者》号了。

"狄克，"船长对他说，"我委托你留在船上，代替我，我相信要不了很长时间！"

"好，先生。"年轻的见习水手说。

狄克·桑特本来是想参加这次捕鲸作业的，这种作业对他很有吸引力；但是他很清楚，首先论驾驶捕鲸艇，成年人的胳膊比他更有力，再说也只有他可以代替胡尔船长。于是他就同意留下了。

捕鲸艇作业班由五个人组成，其中包括水手长何维克，他们也就是《流浪者》号上所有的正式船员。当四个水手坐下开始划桨的时候，何维克就掌握船尾的那根长桨，在这种捕鲸艇上，船尾的那根长桨是当船舵用的。事实上普通的

船舵是不能象一根长尾桨这样，非常迅速地转变方向的，遇到左右舷的船桨都失去作用的时候，只要尾桨划得好，就能使捕鲸艇躲开大鲸鱼的反击。

那么剩下的只有胡尔船长了，他给自己留下了投叉手的职务，正如他前面说过的那样，他干投叉手这个行当，不是头一回。他先向鲸鱼投掷鱼叉，然后负责指挥放送系在叉尾上的绳索，最后等待鲸鱼重新浮上海面时，再用标枪把它完全刺死。

有时候捕鲸船进行这种捕鲸作业时，使用火炮，那是一种专门用于打鲸鱼的武器，就是装在捕鲸船上或小艇前面的一门小炮，船员们投掷那种后尾结着绳索的鱼叉，或者发射那种能在鲸鱼身上造成重大创伤的开花炮弹。

但是《流浪者》号上并没有装备这种火炮，再说这种武器价格很贵，操作也比较困难，何况这些船员们都不大喜欢新式玩艺，好象他们宁愿使用那种自己得心应手的原始武器，也就是鱼叉和标枪。

所以这一次胡尔船长是要用普通的捕鲸鱼方法，进行一次白刃战，来猎捕这一条在离开《流浪者》号五海里远的海面上游动的脊鳍鲸。

这时天气也非常利于捕鲸作业。大海很平静，便于捕鲸艇的操作，风越来越小，等捕鲸艇上的船员们在大海上作业时，《流浪者》号只会极其缓慢地向前漂流。

这时，右舷上的捕鲸艇立即放下水面，四名水手上了小艇。

何维克把两根作鱼叉用的标枪递给了四个水手，然后

又给他们两根长杆利刃的尖头标枪，还有五盘那种又软又结实的绳索，捕鲸船上的行话叫作“牵绳”，牵绳总长六百英尺。必须要这么长才够用，因为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牵绳一根接一根都用上了，还不够带叉潜逃下海的鲸鱼所“需要的长度。”

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准备好放在小艇船头的全部作业器具。

何维克和四名水手现在只等待船长下令解缆开船了。

只有捕鲸艇前头还有一个位子空着，那就是胡尔船长的工作岗位。

《流浪者》号上的船员们在离开大船之前，当然是先安排好大船停航，换句话说就是把帆架上那些方帆，调整得彼此所受风力能够相互抵消，从而使这条三桅方帆船保持几乎原地不动的状态。

胡尔船长在跳上捕鲸艇之前，再最后察看一下大船。他看到确实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帆绳都绑得很好，方帆都张得很合适。因为他把年轻的见习水手留在船上，这一回他可能要好几个小时回不来，他当然希望除非遇到紧急情况，就不要狄克·桑特再进行任何船上作业。

在出发之前，他向狄克·桑特作了最后的交代，他说：

“狄克，我把你单独留在船上了，你要负责照看一切。如果情况变化，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必需开船的话，譬如我们由于追捕这条脊鳍鲸，被拖到很远的地方去了，那么汤姆和他的同伴们是一定会来帮助你的。只要你给他们讲清楚要他们怎么做，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照办的。”

“是的，胡尔船长，”老汤姆回答说，“狄克先生可以完全信任我们。”

“指挥吧！干什么都行！”巴德嚷着说，“我们真是很希望能给船上帮点忙！”

“现在需要拉什么，你说吧！”埃尔居尔说，他一边卷起了他那宽大的衣袖。

“现在什么也不要你拉。”狄克·桑特微笑着回答说。

“我们听你的吩咐！”大个子又补充了一句。

“狄克，”胡尔船长接着说，“现在天气很好，风已经停了。看情况不会再刮大风。你特别要记住，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放小艇下海，你也不要离开《流浪者》号！”

“我知道了。”

“如果有必要叫《流浪者》号去接应我们，我会给你发信号，就是我在一根木杆上挂起一面旗子。”

“你放心吧，船长，我会一直观察着你的捕鲸艇活动的。”狄克·桑特回答说。

“好了，孩子，”胡尔船长说，“你要大胆，要沉着。你现在已经是副船长了。要无愧于你的职位，还没有一个人象你这么大年龄担任副船长职务的呢！”

狄克·桑特没有说话，但是他的脸胀得红红的，他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胡尔船长对于狄克·桑特的微笑和脸红是完全理解的。他心里说：

“真是个能干的孩子！既谦虚又乐观，这就是狄克·桑特的全部性格！”

但是从胡尔船长对狄克·桑特一再反复叮嘱的情况，

可以明显地看出，虽然并没有任何危险需要他这样交代，他实际上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三桅方帆船，即使只离开几个小时，他也不愿意。但是那种强烈的捕鲸专业工作人员固有的本能，特别是他要增加船上鲸鱼油的数量，使之不低于杰姆斯·卫·威尔顿承诺在瓦尔帕莱索交货的数量这一强烈愿望，促使他去冒险猎捕这条脊鳍鲸。再说这时海面上又是如此平静，给这次捕鲸作业准备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不论是胡尔船长或是他的船员集体，都是不会甘心放过这次机会的。今年的捕鲸作业可能因此而顺利地完成任务了，在胡尔船长思想深处最后这个想法占据了压倒一切的地位。

胡尔船长走向下船的舷梯。

“祝你顺利！”威尔顿夫人向船长说。

“谢谢你！威尔顿夫人！”

“我请求你，不要把那条可怜的鲸鱼刺得太痛了！”小雅克向船长嚷着说。

“不会的，我的孩子！”胡尔船长回答说。

“先生，你一定要轻轻地捉它啊！”

“是啊……小雅克，我戴上手套抓它！”

“有时候，”表兄贝奈蒂克特说，“在这种巨大的哺乳动物脊背上，人们可以找到一些相当奇特的昆虫！”

“好吧，贝奈蒂克特先生，”胡尔船长笑着回答说，“等我们把这条脊鳍鲸拉到《流浪者》号船舷旁边的时候，你就可以到它脊背去‘采集’标本了。”

胡尔船长这时转向汤姆说：

“我们很快就会把鲸鱼拉回来的，等鲸拉到《流浪者》号

旁边的时候，就要靠你和你的同伴来帮助我们切割它了。”

“我们听你的指挥，先生。”老黑人回答说。

“好！”胡尔船长说，“狄克，这几位能干的黑人将帮助你准备好鲸鱼油空桶，在我们回来之前，让他们把油桶搬到甲板上，这样等我们一回来，就能很快地干起来了。”

“一定遵命完成任务，船长。”

对于那些不明白捕鲸作业的人，有必要说明一下，一条脊鳍鲸一旦被打死之后，就要把它拖到《流浪者》号旁边，紧紧地绑在右舷上，这时水手们要穿上带有铁钩的靴子，爬上大鲸鱼的脊背，先把鲸鱼从头到尾切成规规矩矩的并列长条。然后再把这些长条肉都切成一英尺半大小的长方块，最后再分成小块，这些小块装进鲸鱼油桶之后就送下船舱。

通常一条捕鲸船总是一等捕鲸作业结束，就尽快开船赶着返回大陆，以便完成产品的加工任务。船员上岸之后，就在岸上开始把鲸鱼肉熬油，鲸鱼肉块经过加热之后，有用的部分，也就是鲸鱼油，就会熬出来了①。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胡尔船长已经不能考虑返回澳洲大陆，去完成鲸鱼油的加工任务了。他只能考虑到瓦尔帕莱索去加工“熬制”这一批补充猎获的鲸鱼油。何况现在眼看风就会转向西刮了，他希望在二十天之内，就能看到美洲大陆，而在这不到二十天的短时间里，他的猎获物是不至于腐坏的。

捕鲸艇出发的时间到了。先是在《流浪者》号停船之

① 经过这种加工过程之后，鲸鱼肉块变成油，就要损耗三分之一的重量。——原注

前，已经又向那条脊鳍鲸所在的海面靠近了一些，鲸鱼一直用它喷出的汽和水柱，标志着自己所在的位置。

这条脊鳍鲸继续在那里浮游，就在那一片广阔的红色甲壳虫海面上，它机械地张开大嘴，每一口都吸进无数千万这种甲壳小虫。

据«流浪者»号上有经验的船员说，根本不用担心这条鲸鱼会想到逃走，可以肯定这是一条被捕鲸专业人员称作«善战»鲸的大鲸鱼。

胡尔船长跨过«流浪者»号的护甲板，从绳梯上下去，登上了捕鲸艇的船头。

威尔顿夫人、雅克、表兄贝奈蒂克特、汤姆和他的同伴们，大家最后再一次预祝船长顺利。

大狗丁戈自己用两只后腿站立起来，把脑袋伸到船栏干外边，好象也要向船员们说一声再见似的。

接着大家都重回到«流浪者»号船头上来了，以便仔细观看在这场捕鲸战斗中，那些激动人心和变化莫测的场面。

捕鲸艇离开了«流浪者»号。在四把船桨有力地划动之下，距离大船越来越远了。

“狄克，看好船！看好船啊！”胡尔船长最后一次向见习水手喊着说。

“放心吧，先生，相信我好了！”

“别忘了，一边看着你那大船，一边看着我这小艇！”

“一定照办，船长！”狄克·桑特喊着回答说，他走过去站在舵位上了。

现在那条轻快的捕鲸艇离开大船已经有好几百英尺远

了。胡尔船长站在小艇船头，他知道已经没法让大船上听到自己的声音了，就用最能说明问题的手势，一再重复他的叮嘱。

这时，两只前爪一直扶在船栏杆上的大狗丁戈，忽然发出一种哀号的叫声，这对于那些有点迷信思想的人，都会产生一种不吉利的印象。

丁戈的哀号声，连威尔顿夫人听了也感到毛骨悚然。

"丁戈！"她对大狗说，"丁戈！你就用这样的叫声来鼓励你的朋友们吗？来，重新叫几声好听的，要响亮和充满欢乐的叫声！"

但是大狗不再叫了，它把前腿从栏杆上缩了下来，慢腾腾地走向威尔顿夫人，亲昵地舔着她的手。

"它不摇尾巴了！……"老汤姆轻声嘟囔着说。"这是不吉利的预兆！不吉利的预兆！"

但是丁戈就在这时突然扬起头来，发出一阵忿怒的狂叫。

威尔顿夫人回过身来，只见尼古鲁刚从他的厨房出来，正走向前甲板，大概他也想看一看捕鲸艇在海上的作业活动。

大狗扑向厨师，它象是被一种非常激烈的，并且完全无法理解的忿怒所驱使。

尼古鲁抓起一条撬棒①，准备自卫。

大狗就要扑向尼古鲁的咽喉了。

① 撬棒是搬动重物或大桶用的一种扁头翘棍。

“回来，丁戈，回来！”狄克·桑特叫喊着，一边暂时离开自己正在向海上观察的位置，跑向船头。

威尔顿夫人这边也在哄着大狗，叫它安静下来。

丁戈很不情愿地服从了，一边发出低沉的怒吼，走向见习水手。

在这段时间中，尼古鲁一句话也没说，但是他的脸色刚才一阵显得毫无血色。这时他丢下了手里的撬棍，回到自己舱房去了。

“埃尔居尔，”狄克·桑特这时说，“我请你专门监视着这个人！”

“我会注意他的，”埃尔居尔简单地回答说，他紧握了一下自己那两个大拳头，表示接受这一任务。

威尔顿夫人和狄克·桑特这时重新向海上眺望着那一条在四根船桨划动下疾驰如飞的捕鲸艇。

捕鲸艇在远处海面上，现在只剩下一个小黑点了。

第 八 章

脊 鳍 鲸

胡尔船长，一个具有丰富的猎捕鲸鱼经验的人，对各项工作都会有周密的考虑，猎捕一条脊鳍鲸，是一件艰巨的任务，不能有任何疏忽，这次胡尔船长对一切都作了充分准备。

首先胡尔船长指挥捕鲸艇从下风头驶近鲸鱼，这样是为了使脊鳍鲸一点也不会听到捕鲸艇向它身旁接近的

声音。

所以何维克把着舵，沿着那条满是甲壳小虫的红水形成的很长的弧线前进，脊鳍鲸就在这片红水中间浮动，捕鲸艇必须这样从它后面绕过去。

这位负责掌握捕鲸艇行动方向的何维克水手长，是一个非常沉着的老水手，胡尔船长对他完全信任。从来不用担心何维克在行动中会有所犹豫或疏忽。

"何维克，注意掌舵！"胡尔船长说。"我们马上就要向脊鳍鲸发起进攻了！不要暴露我们的目标！要一直划到我们能向它抛掷鱼叉的时候，都不要暴露！"

"知道了，先生。"水手长回答说。"我要沿着这片淡红海水的边沿绕过去，这样我们就会一直处在脊鳍鲸的下风头了。"

"好！"胡尔船长说。"小伙子们，咱们划船，声音要越小越好！"

那四把木桨和扣住木桨的铁环上，都细心地包着麻布，缠着麻绳，在海上划动，一点声音也没有。

在水手长熟练的导航下，捕鲸艇冲进了那一片聚满甲壳小虫的淡红海水。当右舷的两把船桨还在绿色透明的海水中划行时，左舷双桨已经在淡红色的海水中上下搅动了，船桨一出水面，水珠就象一滴滴鲜血从船桨上流下来。

"右边是清水，左边是红酒！"一个水手说。

"是啊，"胡尔船长回答说，"可是这清水不能喝，红酒也不能饮啊！干吧，小伙子们！别说话了，用力划吧！"

水手长把住捕鲸艇船舵，在这种有些发粘的水面上划

行，一点声音也没有，小艇就象是漂浮在一层红油上一样。

脊鳍鲸还在那里一动不动，它好象还一点没有发现这条围着它兜了一圈的捕鲸艇。

胡尔船长在兜这个圈子的时候，和«流浪者»号的距离当然就更远了，«流浪者»号也显得越来越小了。

在大海上，远处的目标物会突然变小，这一直是一种令人莫明其妙的现象，就象突然间把望远镜颠倒过来看目标物似的。这种视觉上的幻象，显然是由于在广阔的视野里缺乏可与之对比的参照物。眼前的«流浪者»号就是这样，眼看它突然变小了，看起来比它实际上离开捕鲸艇的距离要远得多。

胡尔船长和他的船员们在离开«流浪者»号半小时之后，就到了鲸鱼正西方的下风头。这样鲸鱼所在的位置正好是«流浪者»号和捕鲸艇之间的中心点。

要尽可能不发出声音使捕鲸艇接近脊鳍鲸，现在是时候了。

在鲸鱼没有警觉之前，从它的腰部旁边向它接近，在合适的距离内投掷鱼叉，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小伙子们，划慢点！"胡尔船长低声说。

"我觉得好象这条白杨鱼①，"何维克回答说，"有点察觉了！它现在喷气不象刚才那么用劲了。"

"别说话！别说话！"胡尔船长重复着说。

五分钟之后，捕鲸艇离开脊鳍鲸只有两百米左右了！

---

① "白杨鱼"是淡水鱼，长15分米左右，这里是故意把鲸鱼说成小鱼。

水手长站在船尾，驾着捕鲸艇，向鲸鱼的左侧接近，但是他同时非常注意不去靠近那条可怕的鲸鱼尾巴，这条尾巴只要一甩就能把捕鲸艇打得粉碎。

在船首胡尔船长两腿稍微分开，以便站得更稳一些，他手里拿着鱼叉，马上就要用这把鱼叉向脊鳍鲸进行第一次攻击。人们可以相信胡尔船长叉鲸鱼的高超技术，一定能够把鱼叉牢牢地插在露在水面上的，象小山一样的厚肉上。

在船长旁边的一个桶里卷着第一盘捕鲸鱼的"牵绳"，另外还有四盘。这第一盘"牵绳"的一头紧紧地绑在鱼叉上，如果鲸鱼带着鱼叉向大海深处潜逃，就得把另外四盘"牵绳"一条一条地接上去。

"小伙子们，都准备好了吗？"胡尔船长压低嗓子问。

"准备好了！"何维克回答说。同时他那两只大手紧紧地握住那条当船舵使用的长桨。

"向前靠拢！靠拢！"

水手长执行命令，捕鲸艇向鲸鱼靠近，距离已不足十英尺了！

鲸鱼现在已经不再游动了，它好象是正在睡觉。受到人们袭击的鲸鱼，在睡眠中最容易被鱼叉击中。而且往往是第一鱼叉刺下去，就能把它杀死。

"它这样一动也不动是很奇怪的！"胡尔船长心里说，"这个大坏蛋现在不应该会睡觉……这中间有问题！"

水手长也这样想，他打算绕过鲸鱼的另一侧去看看。

但是眼前已经没有时间多加思考了，必须立即进攻！

胡尔船长握紧鱼叉木柄中间，在他向脊鳍鲸瞄准的时

候，为了这一叉能投掷得准确，他举起鱼叉前后晃动了好几次，然后使出他整个右臂的力量，掷出了鱼叉。

“后退！后退！”他立即大声喊着说。

水手们大家一齐划船向后，捕鲸艇迅速后退，这样就能使捕鲸艇避开鲸鱼尾巴的打击。

但是，正在这时，水手长的一声喊叫，使大家都明白了，为什么这条鲸鱼，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那样奇怪地呆在水面上一动也不动。

“一条小鲸鱼！”水手长说。

真的，那条脊鳍鲸被鱼叉击中之后，差不多完全向右侧翻倒了，因此就露出了它正在喂奶的小鲸鱼。

胡尔船长非常了解，这种情况会使猎捕脊鳍鲸的工作变得非常困难，这个鲸鱼“妈妈”显然会进行更加疯狂的搏斗，为了保卫它自己，也为了保护它的“小家伙”，请原谅我们用“小家伙”这三个字来形容这一条至少有二十英尺长的小鲸鱼。

本来人们可能会担心鲸鱼的反击，但是，脊鳍鲸并没有立即向捕鲸艇冲过来，所以就没有出现为了逃避鲸鱼的反扑，迅速割断连在鱼叉上那条“牵绳”的情况。事实完全相反，这也是最常见的情况，大鲸鱼后边跟着小鲸鱼，起初顺着一条非常倾斜的角度潜入水中；接着又一跃而出，然后就开始以极快的速度，从不太深的水下潜逃。

但是，当脊鳍鲸第一次潜入水中之前，胡尔船长和水手长两人都在捕鲸艇上站着，因此他们正好来得及看见这条鲸鱼到底是什么样子。

实际上这是脊鳍鲸类中一条最大的鲸鱼，从头到尾，至少有八十英尺长，全身呈棕黄色，带着许多深棕色的环形斑点。

在第一次成功的袭击之后，现在眼看不得不放弃这个如此有价值的猎物，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捕鲸艇现在已经开始追赶鲸鱼，或者更正确地说，已经开始被鲸鱼拖着跑起来了。艇上的船桨都收起来了，捕鲸艇象箭一样在浪花上飞驰。

虽然捕鲸艇一直在这样急速和可怕的摇摆中飞驰，何维克依然沉着地掌着船舵。

胡尔船长两眼盯着他追捕的鲸鱼，一面老是不停地喊着：

“当心啊，何维克！当心啊！”

人们可以完全相信，水手长的警惕性是一秒钟也不会放松的。

但是，因为捕鲸艇前进的速度，远远比不上鲸鱼那样快，所以结在鱼叉上的牵绳就得极其迅速地放长，简直使人担心牵绳在艇边上这样激烈地磨擦，它会着起火来。所以胡尔船长特意把牵绳弄湿，他预先在放着几盘牵绳的木桶里放满了水。

但是看样子脊鳍鲸现在还不会停止逃跑，速度好象也不会慢下来。第二盘牵绳已经接到第一盘绳尾上了，并且立即以同样的速度被拉走了。

五分钟过后，又该接第三盘牵绳了，而这第三盘牵绳也已经被拖到海水里了。

脊鳍鲸不停地奔逃。显然鱼叉并没有击中它身体的要害部位。人们从牵绳向下倾斜得很厉害这一点，也能看出鲸鱼并没有浮上水面，而是正在向更深的水下逃跑。

“真见鬼，”胡尔船长叫着说，“这个坏家伙是要把我们这五盘牵绳都拉走啊！”

“它是要把我们拖到一个离开《流浪者》号很远的地方去啊！”水手长接着说。

“可是，它总是要回到海面上来喘气的！”胡尔船长接着说，“它又不是一条普通的鱼，它和一个普通的人一样，需要肺里有氧气！”

“它一定是为了逃得更快一些，憋着气不呼吸！”一个水手笑着说。

确实，眼看着牵绳都是以同样高的速度被拖走了。

没过一会儿，就该把第四盘牵绳接着第三盘往下放了。这种情况自然就使得那些打算从捕鲸收获中得到一份奖金的水手们有点担心了。

“真见鬼！真见鬼！”胡尔船长嘟囔着说，“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这个该死的脊鳍鲸！”

最后第五盘牵绳也拉出来了，并且已经放出去一半了，这时脊鳍鲸逃跑的速度好象才慢了下来。

“好！好！”胡尔船长叫着说，“牵绳不象刚才绷得那么紧了！脊鳍鲸累了！”

这时《流浪者》号的位置是在捕鲸艇下风五英里多远的海上。

胡尔船长在一根木杆上挂起一面旗帜，发信号让《流浪

者»号开过来。

他几乎马上就看见了狄克·桑特在汤姆和他的同伴们帮助下，开始调整风帆，以便那些方帆都能受到最大的风力推动。

但是，风力很弱并且不稳定，只是有一阵没一阵地吹着，每阵风持续的时间又都很短。很显然，即使说«流浪者»号能够开近捕鲸艇，它也得费许多周折。

这时正象大家预料的那样，脊鳍鲸果然又回到海面上呼吸了，并且始终带着那根紧插在它身上的鱼叉。它几乎是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看样子是在等待它的鲸儿子，显然它是在这一阵疯狂逃窜的过程中把小鲸鱼拉下来了。

胡尔船长让水手们用力划桨，向脊鳍鲸靠拢，并且很快就到达了离鲸鱼很近的地方了。

现在两只桨已经收起来了，两个水手已经跟船长一样，拿起了叉鲸鱼的长标枪，准备向脊鳍鲸攻击。

这时何维克熟练地掌着船舵，准备好万一脊鳍鲸突然转过来扑向捕鲸艇，就能迅速转舵逃走。

"都注意了！"胡尔船长叫着说，"看准点，小伙子们！不要投歪了！咱们都准备好了吗，何维克？"

"准备好了！先生，"水手长回答说，"不过有件事我非常担心！就是这条鲸鱼经过一阵如此迅猛的狂逃之后，怎么现在居然会这么安静？"

"一点不错，何维克，我也觉得这中间有问题。"

"咱们得警惕点啊！"

"对，不过现在还是往前划吧。"

胡尔船长的情绪显得越来越激动。

捕鲸艇还在向鲸鱼靠近，脊鳍鲸只是在原地兜圈子，小鲸鱼已经不在它身边了，可能它是在找它的鲸鱼儿子。

突然，脊鳍鲸甩了一下尾巴，这一甩就使它整个身体向远处移开了三十多英尺。

难道它又要窜逃吗？难道又要捕鲸艇在海上进行这种没完没了的追踪运动吗？

"注意了！"胡尔船长喊着说，"鲸鱼要冲过来了，它要向我们攻击了！转舵，何维克，转舵！"

果然脊鳍鲸已经转过头来，直冲着捕鲸艇。接着只见它那两只巨大的鲸鱼鳍，拼命地划水，全力破浪前冲！

对脊鳍鲸这一直接反扑早有准备的水手长，把舵一转，使鲸鱼和捕鲸艇并排一擦而过，但却没有撞着捕鲸艇。就在鲸鱼从船身旁擦过的时候，胡尔船长和那两个水手找着它的要害部位，重重地戳上了三根标枪。

脊鳍鲸突然停了下来。喷射出两股很高的带着鲜血的水柱。它又回过头来，扑向捕鲸艇了！它暴跳着，那种样子简直可以说太可怕了！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水手必须是真正果敢的捕鲸老手，才能不至陷于惊慌失措。

这一回何维克把捕鲸艇向旁边一冲，又一次巧妙地避开了脊鳍鲸的攻击。

接着又是三根标枪，戳中了鲸鱼的要害，给脊鳍鲸造成了三处新的创伤。但是，当鲸鱼扑空从捕鲸艇旁擦过时，它极其狂暴地用那条可怕的尾巴击打着海水，激起了一片波

涛，就象突然间大海上掀起了滔天巨浪！

捕鲸艇几乎要被淹没了，海水从船边上灌了进来，捕鲸艇里已经积满了半船海水。

“水桶！水桶！”胡尔船长喊着说。

两个水手丢下手里的船桨，立即迅速从捕鲸艇里往外淘水，同时船长割断了那条目前已变得毫无用处的牵绳。

这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被疼痛激怒发狂的脊鳍鲸已不再准备逃走了。现在该它向捕鲸艇反扑了，而它这种垂死的挣扎，势必会来得非常可怕。

脊鳍鲸第三次转过头来，水手会说：“它掉头返航了！”果然脊鳍鲸又一次朝着捕鲸艇冲了过来。

这时灌满了半船海水的捕鲸艇，已经不能象原来那样灵活地转动。在这种情况下，捕鲸艇该怎样逃避当前鲸鱼对它的冲击呢？如果它停在原地不再转动，那就更加无法逃脱鲸鱼的冲击了。

再说这条捕鲸艇即使划得再快，那条动作迅速的脊鳍鲸只要跳上几下，就准能赶上它。当前捕鲸艇面临的已经不是如何进攻，而是如何自卫的问题了。

胡尔船长对情况的估计一点也没有错。

对于脊鳍鲸的第三次反击，捕鲸艇是无法完全躲开的，鲸鱼从艇旁冲过去的时候，用它那巨大的脊鳍擦着捕鲸艇，但是它擦过去的力量是那样强大，连何维克都从舵位上被撞倒下来了！

由于捕鲸艇摇摆得太狠，这一回三根标枪不幸都投歪了，没有击中目标。

“何维克！何维克！”胡尔船长大声喊着，他自己也几乎站不稳了。

“有！”水手长一面爬起来回答说。

但是何维克发现自己那根当舵使用的船尾长桨，在他跌倒时断成两截了。

“快换一把桨！”胡尔船长说。

“有了！”何维克回答说。

这时，只见离捕鲸艇不过十几英尺的地方，从海水深处翻起了汹涌的波涛。

小鲸鱼露出了海面。脊鳍鲸看见了鲸鱼儿子，就马上朝小鲸鱼身边游去。

这种情况肯定会使这场斗争变得更加可怕地激烈。因为脊鳍鲸要为小鲸鱼和自己的生存而斗争。

胡尔船长看了一下后边远处的《流浪者》号。他用手拼命地挥动着那根挂着旗子的木杆。

狄克·桑特在第一次看到船长的信号时已经张帆向捕鲸艇前进了，他还能作什么呢？《流浪者》号上的方帆已经调整好了，风刚开始把方帆吹鼓。可惜这条三桅方帆船上没有装备那种可以增加推动力，使船更快前进的轮盘螺旋桨。要是再放一条捕鲸艇下海，让那几个黑人帮助划船去支援和救护船长，那就会耽误很多时间，而且再说船长已经给见习水手下过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他离开《流浪者》号。不过，狄克·桑特已经教人把吊在船尾吊环上的捕鲸艇放下水，拖在大船后边了，以便在必要时，船长和他的伙伴们可以逃上去避难。

这时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小鲸鱼的脊鳍鲸，又来向捕鲸艇进攻了。这一回看样子，它是要直接扑向捕鲸艇！

“注意，何维克！”胡尔船长最后又一次喊着说。

但是水手长这时可以说已经是被解除武装的战士了。本来他用的是一根长桨，象杠杆一样越长力量就越大，而现在他拿在手里的却是一根相当短的木桨。

何维克用力去拨转捕鲸艇。

他根本没法使船头掉转过来。

水手们看到已经没命了，一齐都站了起来，发出一阵可怕的叫声，这声音可能被《流浪者》号听到了！

这条大鲸鱼只用它那条大尾巴，从捕鲸艇底下往上要命地一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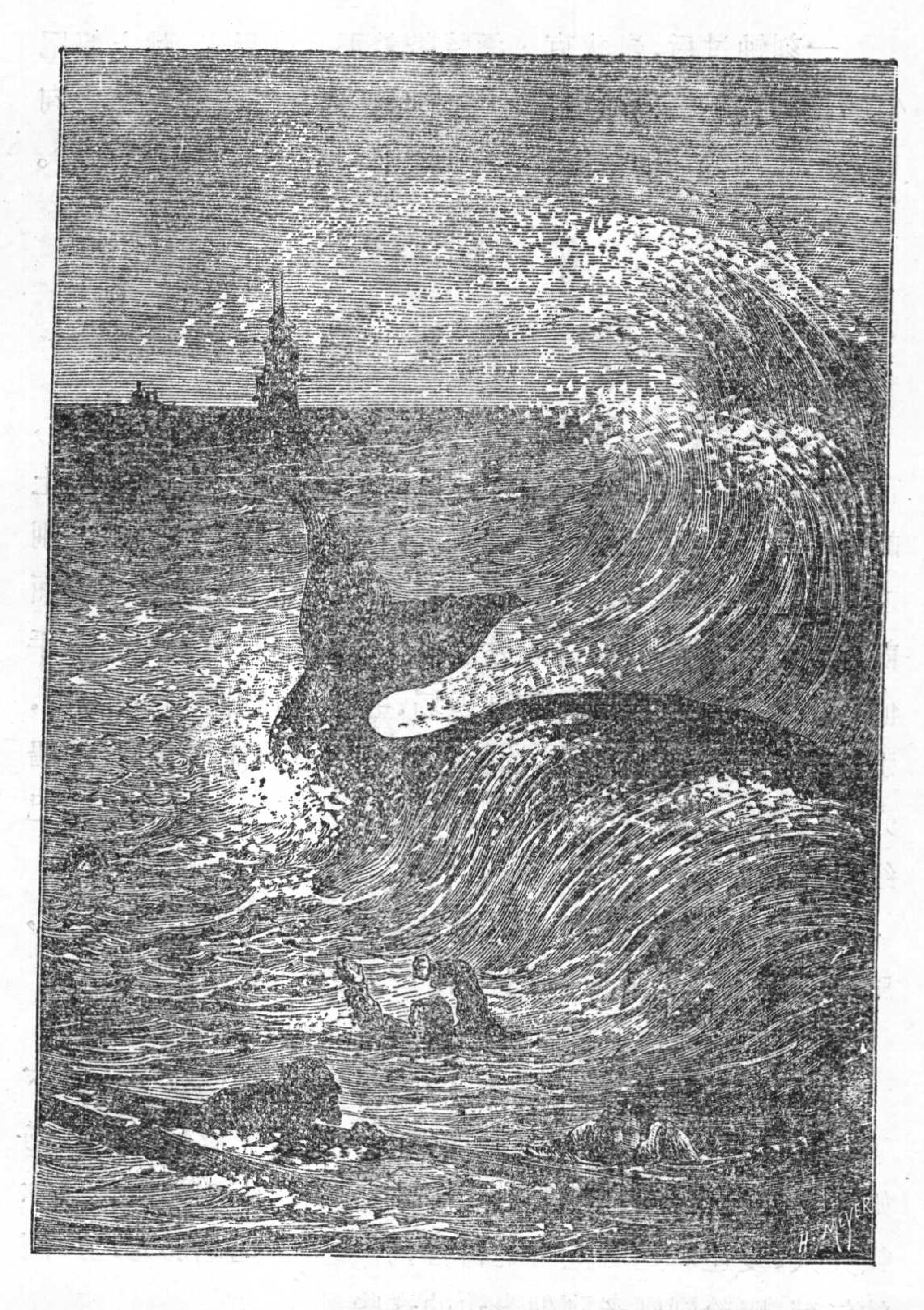
捕鲸艇被一种无比强烈的力量掷向高空，断成了三块，又掉进一片由于鲸鱼暴跳而互相冲击着的惊涛骇浪之中。

那几个不幸的水手，虽然身负重伤，也许还有点力气，靠游水或抓住一块碎木板，暂时没沉下去。

胡尔船长也是这样作的，刚才还看见他把水手长拉上了一块木板……

但是，那条忿怒到了极点的脊鳍鲸，现在又回来了。它暴跳如雷，可能这是它临死前可怕的最后挣扎，它用尾巴拼命地击打漂浮着胡尔船长他们那几个不幸者的那一片浑浊不堪的海水！

在脊鳍鲸发狂的那几分钟时间里，人们只能看见一片冲天的海浪，象一阵海上的龙卷风，巨大的浪花向四外喷射。



它用尾巴拼命击打那一片浑浊不堪的海水。

一刻钟过后，当狄克·桑特带着那几个黑人，跳上船尾小艇，到达了捕鲸艇出事的地点时，人和鲸鱼都不知去向了。只有几块捕鲸艇的碎片，在鲜血染红的海水中漂浮着。

第 九 章

桑 特 船 长

留在《流浪者》号船上的人们，看到这一场可怕的灾难，首先感到的是极其惋惜和万分惊愕。胡尔船长和捕鲸艇上的五名水手怵目惊心的死亡，占据了人们的整个思想。刚才结束的这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斗争，几乎就是在他们面前进行的，而他们却毫无办法去援救胡尔船长和他的水手们！他们甚至没能及时赶到现场，去收容捕鲸艇上的船员，那些不幸受伤，但还活着的伙伴们；没能用《流浪者》号的船壳阻挡脊鳍鲸的可怕攻击！现在胡尔船长和他的水手们已经永远消失了！

当这条三桅方帆船到达发生这场可怕事件的现场时，威尔顿夫人跪了下来，两手举向苍天。

“我们来祈祷吧！”这位虔诚的夫人说。

她的小儿子雅克走过来，一边哭着，在他妈妈旁边跪下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都明白了。狄克·桑特、娜安、汤姆和另外几个黑人，都低下了头，肃立着。大家都跟着威尔顿夫人，复述着她对上帝的祷告，祈求上帝把他那无边广阔的仁慈，赐给刚刚来到他身边的这些灵魂。

接着，威尔顿夫人就转过身来对她的同伴们说：

"我的朋友们，现在让我们为自己祈求上帝，求上帝给我们力量和勇气吧！"

是啊！他们应当不停地为自己祈求全能的上帝给予支持，因为他们当前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

当前他们乘坐的这条船，已经没有了指挥航行的船长，也没有了从事船上操作的水手集体。它现在位于无边广阔的太平洋中部，不论前后左右，距离陆地都有好几百海里，他们只能听凭风浪任意摆布。

这会是什么样的"灾星"，把这条鲸鱼引到《流浪者》号航线附近来的呢？又是什么样更大的"灾星，"促使这位平时那么聪明，而今又如此不幸的胡尔船长，为了想补足他的鲸鱼油收获量，而甘冒一切危险的呢？在那些写在远洋渔业年鉴里的十分罕见的灾难事故中，这将是一次何等惨重的事故？捕鲸艇上的水手，连一个人也没能救出来！

是啊，这是一颗可怕的"灾星"！

确实在《流浪者》号上现在连一个正式海员也没有了！

不对！还有唯一的一个海员！就是狄克·桑特。可是他只不过是一个见习水手，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年轻人！

我们可以说，现在船长、水手长、水手、全体船员都由狄克·桑特一个人兼任了。

船上还有一位女乘客，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他们在船上可能会使《流浪者》号的处境更加困难。

此外船上也还有几个黑人，他们是很正直的人，既勇敢又热情，毫无疑问只要谁当船长指挥他们，他们就会立即行动起来，但是，他们对于航海专业却连最起码的知识也

没有！

狄克·桑特两臂交叉，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里，两眼盯着他的保护人胡尔船长刚刚被吞没的那一片海面，他对船长，心里充满着一种儿子对父亲的感情。现在他又举目向远处眺望，他希望能发现一艘航船，以便请求他们给予支援和帮助，也许至少可以把威尔顿夫人托给驶来的船照顾。

在没有想尽一切办法把«流浪者»号开进美洲大陆港口之前，狄克·桑特是不会由于这次事故而离开«流浪者»号的，他绝对不会离开这条船！但是，只有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小孩子一旦有了安全的保障，他对这两位自己由衷热爱的主人，才会不再担心了。

大海上空荡荡的，自从脊鳍鲸消失之后，没有半点东西，出现在这万里划一的海面上。在«流浪者»号周围只有云天和海水。年轻的见习水手非常清楚 «流浪者» 号的位置，不在商船经常来往的航道上，同时其他捕鲸船现在也都还在老远的捕鲸区域航行。

但是当前必须面对«流浪者»号所处的困难境地，必须承认困难的客观存在。狄克·桑特就是这样作的，他同时在心灵深处也祈祷着上帝的援救。

狄克·桑特现在要怎么办呢？

这时，那个在捕鲸艇出事之后离开甲板的尼古鲁，又到甲板上来了。在这场无法挽回的惨祸面前，谁也不能断定这个居心叵测的人物会有什么感受。他长时间地注视着这场灾祸留下的残迹，他没有任何举动，他一如既往地沉默不语。他的眼睛贪婪地观察着周围所有的情况。但是，如果

在这种时候，人们能想到对他进行监视的话，至少对他那一副毫无表情的脸上竟没有出现一丝变化，是应该会感到惊奇的。不论怎么说，反正他好象刚才并没有听到威尔顿夫人在讲什么，威尔顿夫人虔诚地招呼大家为沉没的海员祈祷，他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尼古鲁朝后甲板走去，狄克·桑特就在后甲板上一动不动地站着。尼古鲁在离开见习水手三步远的地方站住了。

“你有话要跟我说吗？”狄克·桑特问。

“我要跟胡尔船长说话，”尼古鲁冷冰冰地回答说，“如果他不在，我就找水手长何维克。”

“你明明知道他们两个都牺牲了！”见习水手大声嚷着说。

“那么现在船上谁说了算？”尼古鲁非常粗野地问。

“我！”狄克·桑特斩钉截铁地说。

“你？”尼古鲁耸了耸肩膀说，“一个十五岁的船长！”

“就是一个十五岁的船长！”见习水手回答说，一面朝着这个厨师走了过去。

尼古鲁向后退了几步。

“你们都别忘了，”这时威尔顿夫人说，“这里只有一位船长……桑特船长，并且最好每个人都要知道，桑特船长是有办法教别人听指挥的！”

尼古鲁鞠躬哈腰，带着讽刺的语调嘟嘟囔囔地说了几句话，谁也没法听清他说的是什么，然后就回厨房里去了。

人们已经看到，桑特是决定要挑起这副担子了！

这时《流浪者》号在刚才开始刮起来的海风推动下，已经开出了那一大片甲壳小虫聚集的海面。

狄克·桑特检查了船上风帆受风的状况，然后又察看了下面的甲板。他心里正在这样想：今后如果有什么重大的责任，需要他去承担，他就必须坚决地承担起来。他坦然地注视着《流浪者》号上留下来的这些人，这些人的目光现在也都注视着他。他从大家的目光中看到自己可以信赖他们，他也很简单地告诉大家可以完全信赖他。

狄克·桑特老实认真地考虑了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弱点。

如果说他有能力指挥汤姆和他的同伴们，根据海上不同的情况，改变或者安排这条三桅船上的方帆，那么，他显然还没有掌握通过运算来确定航船方位的一切必要知识。

只要再学习四年或五年，狄克·桑特就能完全熟悉这一门困难而又美好的航海专业了！到那个时候，他就会使用船上的六分仪了，象胡尔船长天天都要使用这架仪器那样，六分仪就会给他指出日、月、恒星的高度！他从天文钟上就会看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从而通过对时角① 的运算，就能得知船位所在的经纬度。每天白天，太阳将是他的顾问，月亮和行星将会告诉他：你的船现在是在大海的那条经纬度点上！这一大片上面有许多星星在运行的蓝天，就象一座带指针的标准钟，什么样的震动都不会破坏它的准确

① 时角：天文学术语，即从日月行星、船只和子午线三点构成的线角，按标准钟计时运算，找出船所在的经纬度方位。

性，它百分之百的准确，这蓝天会告诉他现在是什么时间和距离什么地方还有多远！借助于对天文的观察，就象他的船长胡尔每天所作的那样，他就能够知道《流浪者》号现在所在的位置，误差只有一海里左右，不论测算已经走过的航程和将要走的航线都会同样准确无误！

而现在则要靠推算估计测定船位，就是靠测程器计算里程，用航海罗盘调整航向，纠正偏离航线的路程。

但是，狄克·桑特并不气馁。

威尔顿夫人完全理解这个非常坚定和有主见的年轻见习水手目前心里是在想些什么。

“我谢谢你，狄克，”威尔顿夫人对他说，她的声音平静，并不颤抖。“胡尔船长已经不在了！他的全体海员跟他一起牺牲了，《流浪者》号这条船的命运现在掌握在你的手里！狄克，我相信你是能够拯救这条船和船上的人员的！”

“是的，威尔顿夫人，”狄克·桑特回答说，“是的，借助上帝的保佑，我一定努力拯救这条船和船上的人员！”

“汤姆和他的伙伴们，都是诚实的人，你完全可以依靠他们。”

“这一点我明白，我会让他们锻炼成为水手，我们一起来从事船上操作，只要天气好，事情就好办！要是天气不好……那么，假如天气真的不好，我们就和坏天气斗争，我们还是能拯救你，威尔顿夫人，拯救你和你的小雅克，还有所有的人！是的，我觉得我一定能作到这一切……”

他补充着说：

“借着上帝的保佑！”

“狄克，现在你能知道《流浪者》号所在的经纬度吗？”威尔顿夫人问。

“这很容易，”见习水手回答说，“我只要看一下船上的航海地图就知道了。昨天胡尔船长已经在海图上标出了船的位置。”

“那么你能掌握船的正确航向吗？”

“是的，我能让船头对准东方，大体上是我们要靠岸的美洲海岸所在的方位。”

“但是，狄克，”威尔顿夫人又说，“你完全明白，不是吗？这次不幸事件会改变，也应当改变一下我们原来的航行计划。我们当然不必再考虑把船开往瓦尔帕莱索了，现在离我们最近的美洲港口，就是我们航行的目的地。”

“没问题，威尔顿夫人，”见习水手说，“并且，你一点也不用担心！这条美洲海岸线，一直向南延伸到很远，我们总会到达海岸的。”

“海岸在哪个方向？”威尔顿夫人问。

“喏，就在这个方向，”狄克·桑特借助罗盘指针，用手指着东方回答说。

“是这样的，狄克，不论我们到达瓦尔帕莱索，或者沿岸任何其他地点，都没关系！我们只要能靠岸就行。”

“我们会靠上岸的，威尔顿夫人，我一定让你在一个可靠的地方上岸，”年轻的见习水手坚定地回答说，“再说在靠近海岸的那一段路上，我们总能碰上几条沿岸航行的商船。啊！威尔顿夫人，现在风向已经开始固定下来了，从西北刮向东南方了！愿上帝保佑，就这样刮下去，风向不变，风力

不减，我们就能前进，顺风前进！我们将乘着左后方吹来的西北风飞驰，从船尾的大方帆到船首的斜桅小三角帆，我们所有的风帆都鼓起来了。”

狄克·桑特是带着一种航海专业人员的自信心讲这些话的，他相信自己驾驶的是一条好船，是一条在任何航行条件下，他都能指挥如意的船。当狄克·桑特正要去坐上舵位，招呼他的伙伴们再调整一下风帆的时候，威尔顿夫人提醒他，要他首先辨别清楚«流浪者»号现在所在的经纬度。

确实这是首先应当作的事。狄克·桑特到船长室里拿了那张航海图，在这张图上昨天船长已经标出了«流浪者»号的位置。所以狄克·桑特能够指给威尔顿夫人看：«流浪者»号所在的纬度是四十三度三十五分，经度是一百六十四度十三分，因为二十四小时以来，可以说«流浪者»号并没有前进。

威尔顿夫人俯身看这张地图，看着那块在太平洋右岸代表大陆的棕色土地，这是南美海岸，它从合恩角直到哥伦比亚海岸，象是建筑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一座巨大的长堤。这样看了这张展示在眼前的，几乎整个都被海洋占满了的航海地图，就会使人觉得把«流浪者»号上的人们送到美洲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是一种错觉，凡是不熟悉航海图比例算法的人，都会发生这种错觉。确实，威尔顿夫人现在就觉得事实就应该象她看这张海图纸一样，美洲大陆也应当已经看得见了！

但是，在这张白色图纸中央，如果按照这张海图的正确比例把«流浪者»号也标示出来，那么这条船就会比那些最

小的显微纤毛虫还要小！这个只是在数学概念中存在的一个点，是无法表示出它的微小程度的，这个点在地图上无法看见，正象《流浪者》号实际上在这无边广阔的海洋里一样，简直渺小得难以被人发现！

狄克·桑特可没有象威尔顿夫人那样的感觉。他明白《流浪者》号离开大陆还远得很，这个距离就是说还有好几百海里①也还是过于低估了。但是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在担负起这副落在自己肩上的重担时，他已经变成一个成年人了。

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必须趁着这一场正在刮着的西北风前进。原来的逆风已经变成了顺风，散浮在天上的几处象卷发一样的白云，预示着这场西北风至少还能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候。

狄克·桑特找来了汤姆和他的同伴们。

"朋友们，"他对大家说，"我们这条船上除了你们几位之外，再没有别的船员了。要是没有你们几位的帮助，我就没有办法开动这条船。你们都不是水手，但是你们都很勤快，很能干。请你们用自己的双手给《流浪者》号以大力支持，这样我们就能开船前进，我们要让船上的一切工作都能顺利进行，这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安全的大事。"

"狄克先生，"汤姆回答说，"我和我的同伴们现在就是你的水手。我们都十分希望能把事情作好。在你的指挥下，凡是别人能干的事，我们一定也能干好。"

---

① 一海里等于五千二百八十英尺。

"老汤姆，你这话说得很对。"威尔顿夫人说。

"是啊，说得很对，"狄克·桑特接着说，"但是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为了不要出任何事故，我不要你们张起过多的风帆。我们宁愿不要更快，但是要更安全些。这也就是当前客观情况对我们的要求。朋友们，我会告诉你们大家，在我们共同的航行操作中，每个人要作的具体工作。至于我自己，我就守在舵位上，只要我累不垮，我就不离开舵位。每隔一段时间，我也只用几个小时的睡眠，就能恢复精神。但是，就在我休息的那几个小时，我可一定需要你们有一个人来代替我。汤姆，我回头告诉你怎样使用罗盘来掌舵。这事并不太困难，只要你注意一点，很快你就会掌握住船头，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你什么时候教我都行，狄克先生。"老黑人汤姆回答说。

"很好，"见习水手说，"请你就站在我身边，靠近舵轮，一直跟我待到傍晚。等到我实在累极了的时候，你也就学会了掌舵，能代替我工作几个小时了。"

"那么，我呢，妈妈？"小雅克说，"我就不能帮助我的好朋友狄克作点事吗？"

"当然能啊，亲爱的孩子，"威尔顿夫人把小雅克抱在怀里说，"狄克会教你掌舵的，我相信只要你来掌舵，我们就会一路顺风！"

"没问题！没问题！妈妈，我敢向你保证，我掌舵一定会一路顺风的！"小孩子拍着手回答说。

"是啊"！年轻的见习水手笑着说，"船上的随船童工只

要一上舵位，准能给船带来好运！船上的老水手们都相信这句话！”

接着狄克又向汤姆和其他几个黑人说：

“朋友们，我们得马上把大方帆调整，向着西北风。你们只要按照我说的去作就行了。”

“我们听你的指挥，”汤姆回答说，“我们听你的命令，桑特船长！”

第 十 章

此 后 的 四 天

狄克·桑特就这样担负起了《流浪者》号船长的职务，同时为了使船能够全速前进，他抓紧每一分钟时间，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

显然，目前《流浪者》号上的人们只能有一个希望，这就是如果不能到瓦尔帕莱索，就开到美洲海岸随便哪一个港口。狄克·桑特现在要作的事，就是弄清楚《流浪者》号航行的方向和速度，从而算出它前进的平均速度。要作到这一点，只要象前面所说的那样，每天把测程器记录的里程和罗盘上显示出的方位变化，即《流浪者》号经过的路程写在地图上。船上正好有一架那种带有表盘和转轮的《精确测程器》，它能非常精确地指示出《测程器》放下水去这段时间航行的速度。这架非常有用和很易于操作的仪器，能够给航行以很大的帮助，并且船上的黑人都会正确地使用它。

现在只剩下一个可能使计算发生错误的原因，那就是

海上各种水流的变化。要解决这个问题单依靠“计程器”、罗盘进行估算是不够的，只有靠天文观察来识别船的方位，而这位年轻的见习水手，对于这种观察现在还完全不懂。

狄克·桑特曾经有一阵子想把《流浪者》号开回新西兰去。那样路程比去美洲还近一点，当时一直刮着东南风，如果不是风向正好在这时变成了西北风的话，他肯定已经把船往回开了，现在既然能顺风开往美洲，那当然更好了。

确实，风向整整转了一百八十度，现在刮的是西北风，并且风力好象是要越来越大，所以必须利用这阵顺风，尽可能多赶一些路。

所以狄克·桑特准备在《流浪者》号上张起尽可能多的风帆，以便接受最大的风力推动。

在这样一条三桅方帆船上，前桅共有四张方帆：下面是前桅大方帆；上面是二方帆；再上是小方帆，最上头是顶方帆。

主桅挂起的风帆反而比前桅少，主桅下面是一张梯形大方帆，上面是一块主桅顶帆。

在这两根大桅杆之间，在那两根从前面顶住桅杆的撑柱中间，还可以再挂起三层三角帆。

最后，在船头最前面的斜桅，以及在斜着探出船外的斜桅顶上，一共挂着三块斜桅三角帆。

这些斜桅上的三角帆，主桅上的梯形大方帆和主桅顶帆，以及结在两根撑柱中间的三层三角帆，都是比较容易调整的，站在甲板上就可以挂起这些帆来，无须爬上桅杆，因为它们都不象用绳子绑在帆架顶端的小方帆，要张开这种

小方帆，就必须先攀上桅杆高处去解开帆绳。

所以要张起前桅上的这些方帆，情况就不一样了，这就要求人们具有一种更熟练的专业技能。实际上在张开这些前桅帆时，必须沿着帆架缆绳爬到前桅中间挂二方帆的位置，或者爬到小方帆的帆架上，或者直到前桅结着绳扣的桅顶，不论是张开方帆或是为了减少帆面接受风力的面积而卷起一部分方帆，都需要这样作。因此在桅杆上面必须在踏脚绳上走动，踏脚绳是结在帆架下面的几条活动绳索，工作起来只能用一只手，另一只手抓住绳索或帆架以保持身体的平衡，对于没有这样工作经验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很危险的劳动。由于前桅很高象一条长杠杆，船身前后和左右摇摆的幅度，在前桅顶上就要增大很多倍。加上方帆在相当大的风力鼓动下来回搧动，一下子就能把人从船顶上搧出去。所以这对汤姆和他的同伴们来说，的的确确是一件危险的工作。

很幸运的是海风刮得不太厉害，大海还没到风浪大作的时候，«流浪者»号前后和左右的摇摆，还保持着相当和缓的节奏。

当狄克·桑特望见胡尔船长在捕鲸艇上发出信号之后，«流浪者»号向出事地点开船时，船上只张起了船头斜桅上的三块三角帆，主桅下面的梯形大方帆以及前桅的大方帆和二方帆。当时是要从停航改变为顺风驶船，见习水手狄克只要说一声就成了，就是让人把前桅不受风的方帆转向西北。象这样的操作，黑人们很容易地就帮他干好了。

而现在却是要张起最大的帆面，为了要满帆前进，就得

把前桅上的小方帆、顶方帆、主桅顶帆和两根桅杆撑柱上的三层三角帆都挂起来。

"朋友们，"见习水手对五个黑人说，"你们只要照我说的去作，一切都没问题！"

狄克·桑特站在舵位上。

"快去！"他叫着说，"汤姆，快下这条帆绳！"

"下帆绳？……"汤姆问，他不懂这句行话。

"哦，对了，解开这条绳子！巴德，你，跟汤姆一样！解开那一条绳子！……好！用力拉……绷紧绳子……注意，往上拉！"

"是这样拉吗？"巴德问。

"对，就是这样。很好！……喂！埃尔居尔……拿出点劲来！这边再用力拉一下。"

告诉埃尔居尔叫他拿出点劲来，这话可能是没留神说漏嘴了。这个黑人大个子满不在乎地拉了那么一下，这一下简直重的能把什么都拉坏。

"嘿！别用这么大力气，老朋友！"狄克·桑特一面微笑着，嚷着说。"你都快把桅杆给拉躺下了！"

"我才刚拉了一点，"埃尔居尔回答说。

"行了，你只要作个拉的样子就行了！你看这马上就成了！……好，……轻一点……松绳！绑绳……绑紧了……这样绑！……好了！……大家一起来！……迎风，转帆向西北……拉帆架！……"

现在前桅的四张方帆，靠左舷一边帆架上的绳结都已经松开，方帆都慢慢地向西北转动。这时，吹鼓了方帆的海

风，给前进中的《流浪者》号，带来了相当大的速度。

狄克·桑特让人放松一点斜桅三角帆帆架下的绳子。然后他就招呼黑人到后甲板去。

“好了，这里工作完成了，朋友们，并且完成得很好！现在我们该调整主桅上的风帆了，不过，埃尔居尔，你可一根绳子也不许拉断。”

“我尽可能慢慢地拉。”黑大个子回答说，他不愿意作更多的保证。

这第二次调整风帆，是一种相当简单的操作。主桅帆架下的帆绳已经慢慢地松开了，梯形大方帆被风鼓起的情况，完全适度，它产生的推力加强了前桅四张方帆的威力。

主桅顶帆这时就在梯形大方帆上头吊着，因为它只不过是折叠在顶帆架上的，只要把帆架往下一拉，张开顶帆，然后绑紧帆架的拉绳就成了。埃尔居尔拉顶帆架用的力气很合适，他知道还有他的朋友阿克代洪跟他一起拉，但是他却不知道小雅克也在跟他俩一起用力拉，绳子突然断了。

三个人一起跌了个人仰马翻。幸而都没跌伤。雅克高兴得不得了！

“没关系，不要紧！”见习水手嚷着说。先把断的绳子接起来用，慢慢拉！”

这一切都是在狄克·桑特亲自监督下进行的，而他自己并没有离开舵位。《流浪者》号已经走得快起来了，船头向东。现在全部工作就是保持这个前进的方向。看起来保持这个方向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海风很顺利，所以不必担心会出现偏航。

“好啊，朋友们！”见习水手说，“在这次横渡太平洋航行结束之前，你们一定都会成为很好的水手了！”

“我们一定尽力去作，桑特船长！”汤姆回答说。

威尔顿夫人对汤姆和他的同伴也称赞了一番。

小雅克也受到了大家的称赞，因为他也真干得很带劲。

“说真的，雅克小先生，”埃尔居尔笑着说，“我相信弄断顶帆架拉绳的就是你！你那一双漂亮的小手多有劲啊！没你帮忙，我们绝不会干出那样的好事！”

小雅克非常信任埃尔居尔，他抓住他的朋友埃尔居尔的大手，用力摇晃。

《流浪者》号调整风帆的工作还没有全部结束。桅顶高处还有几张帆没有挂起来，在这种满帆前进的航行中，桅顶高处这几块帆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这条三桅方帆船要是把前桅小方帆和顶方帆，以及那两根桅杆顶柱之间扯起的三层三角帆全都挂起来，就会大大加快航行速度，因此狄克·桑特现在决定把这些帆都挂起来。

这项任务自然比刚才那些工作更加困难了，它不象调整桅杆顶柱之间那三层三角帆那样，站在下面甲板上就可以把它们扯起、张开和固定好，要挂好前桅顶上的小方帆和顶方帆，就必须爬上这两个方帆的帆架，才能把它们张开。狄克·桑特不愿意让他的任何一个临时上马的船员去冒这种危险，他决定自己去作这件工作。

所以他把汤姆叫来，让他坐在舵位上掌舵，告诉他应当如何把稳船的方向。然后等埃尔居尔、巴德、阿克代洪和奥



小雅克非常信任埃尔居尔。

斯丁都站好了位置，即由两个人管顶方帆的拉绳，另两个人管小方帆的拉绳，他自己就奔向桅杆。他爬上了前桅下边的绳梯，攀上大方帆背面的木帆架，再爬上二方帆桅杆上的绳梯，到达小方帆支架，这对年轻的见习水手来说，只不过是游戏一样。没过一会，他已经站在小方帆桅杆上的踏脚绳上了。他解开了那条使小方帆牢固地折叠在一起的绳子。

然后，他又攀上小方帆支架，爬上顶方帆支架，迅速地打开了顶方帆。

狄克·桑特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他抓住一根固定在右舷的系桅绳，滑着下来一直到达右舷甲板。

他站在甲板上，指挥着把那两块方帆向下撑开，方帆立即被风吹鼓了，这时两个竖起的帆架就形成了一个整块的长方帆。接着扯在主桅和前桅之间那两根桅杆顶柱上的三层三角帆，也都挂起来了，整个调整方帆的工作到此结束。

这一回埃尔居尔什么也没有弄坏。

«流浪者»号现在已经张起了所有的风帆，这就是它全部航行的推动力。狄克·桑特也许还可以在前桅的大小方帆边上，再扯起几块左舷附加帆；但是在目前的人力条件下，这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万一突然刮起了旋风，需要立即收起这些附加帆时，就会来不及抢收。所以狄克·桑特就到此为止，不再挂左舷附加帆了。

狄克·桑特重新回去掌舵，汤姆就离开了舵位。

海风一直在刮着。«流浪者»号船身微向右倾，在海面上疾速地滑行，船后留下一条相当平稳的水纹，人们可以非

常清晰地看到左舷下面露出的那几条吃水线。

“我们现在走得很好啊，威尔顿夫人，”狄克·桑特这时说。“我们现在只求上帝保佑我们一直能有这样的顺风！”

威尔顿夫人走过来跟年轻的见习水手握了握手，刚才这一阵狄克·桑特他们调整风帆的活动，使她非常感慨和激动。这时她感觉身体十分疲倦，就回到了自己的舱房。她倒在床上，陷入一种痛苦的半醒半睡状态，她没有办法真正入睡。

全体新船员都在这条三桅方帆船的前甲板上守着，他们随时准备执行狄克·桑特发出的命令，即按照风向的变化，去调整方帆的角度；不过，只要现在这样的风向和风力一直保持下去，那就完全不需要他们再作什么事。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表兄贝奈蒂克特在作什么呢？

表兄贝奈蒂克特正忙着用他的放大镜，研究一只环节虫，这是他好不容易才在船上找到的一只虫，一只普通的直翅目昆虫。这只虫的头藏在硬壳身体的前部，翅膀是扁平的，并且相当长，肚子是圆的，属于蜚蠊科，是美洲蟑螂的一种。

这只虫子正好是表兄贝奈蒂克特在尼古鲁的厨房东翻西找的时候，发现的宝物。当时厨师尼古鲁正要咬牙切齿地把这只虫子砸死。为此表兄贝奈蒂克特非常不满，而尼古鲁对表兄的不满象没事一样，不予理睬。

可是，这位表兄贝奈蒂克特是否知道，自从胡尔船长和他的船员开始这次猎捕脊鳍鲸的作业以来，船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显然他是知道的。并且当《流浪者》号到达

捕鲸艇出事地点，看到海里捕鲸艇的碎片时，他自己也在甲板上。他是看到了《流浪者》号这些船员们的遇难和失踪的。

如果硬说他对这次灾难事件毫无感触，那就等于说表兄没有良心。这种对别人来说，谁都会产生的恻隐之心，显然表兄贝奈蒂克特也是有的。他对于自己表妹当前的遭遇也显得非常激动，他曾走近威尔顿夫人，握住她的手，向她表示："你不用害怕！我在这里！我会帮助你！"

接着表兄贝奈蒂克特就朝自己的舱房走去，他大概是要去考虑一下这场灾难之后会出现的情况，以及自己应当采取的重要措施！

但是，就在他回舱房去的半路，碰上了前面说的那只蟑螂，由于他不顾某些昆虫学家的反对，力图证明自己的论断，即这种颜色非常引人注意的蟑螂确实具有和一般蟑螂极不相同的习性，而且事实也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于是他这时就开始观察研究起这只蟑螂来了，他把一切别的事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忘记了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位指挥《流浪者》号航行的胡尔船长，也忘记了这位不幸的船长和他的船员刚刚在海上遇难！眼前这只蟑螂占据了表兄贝奈蒂克特的整个身心！他非常欣赏这只蟑螂，如果这只可恶的蟑螂是一块古埃及金甲虫宝石①，大概他的得意心情也不过如此。

现在《流浪者》号船上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虽然船上

① 金甲虫是古埃及人当作富裕和再生象征的圣物。雕成圣甲虫形的宝石，是古埃及人带在身上的护符。

所有的人对于这样一次出乎意外和令人痛心的灾难，再过很长时间也难以忘怀。

这一整天狄克·桑特到处忙着，为了使船上一切工作有条不紊，和随时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几位黑人都热情地听从他的指挥。《流浪者》号船上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因此人们可以指望此后会一帆风顺地航行，不再出什么事故。

尼古鲁这方面好象也再没有任何试图藐视狄克·桑特权威的行动了，他好象已经默认了桑特船长的权威。他老是在那间小厨房里忙着，人们和从前一样很少看见他露面。再说狄克·桑特已经拿定主意，只要他稍有越规行动和不服从命令的表现，就把他送到货舱下的禁闭室，《流浪者》号到达美洲之前，就不让他出来。只要狄克·桑特招呼一下，埃尔居尔就会上去抓住厨师的脖子，这事费不了多大功夫。到那个时候，那位会作饭的黑人老保姆娜安就可以代替尼古鲁的厨师职务。所以尼古鲁大概心里很明白他自己不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而且别人正在密切地监视着他，所以看来他也留心不让别人抓到自己任何把柄。

海风一直到傍晚都在不停地刮着，所以《流浪者》号上的风帆不需要作任何调整，它那坚固的桅杆，铁制的船具都很得力，这一切使《流浪者》号即使遇到比这再大的风，也能照这样顺利航行。

按通常习惯，船在夜里航行总是要减少一些风帆，特别是那些桅杆顶部的风帆要收卷起来，例如主桅顶帆、前桅小方帆和顶方帆等等，这是一种慎重的措施，以防备《流浪者》

号会突然遭到暴风的袭击。从当前的天气情况看来，并没有任何不利的预兆，并且年轻的见习水手已经下定决心要在甲板上度过这头一天的夜航时间，他准备亲自监督船上的一切情况。再说，不减少风帆，船就会走得更快些，他急于要把船开到不象这里这样荒凉的海面上去。

前面说过狄克·桑特只会使用测程器和罗盘这两种仪器，用以计算《流浪者》号航行的大概方向和里程。

在整个这一天的时间里，见习水手每隔半小时就让人把测程器放下水一次，并记下测定航速的数据。

至于罗盘，船员叫它作指南针，船上一共有两架。一架装在罗盘盒里，就在舵手坐位前面。这架罗盘的盘面向上，白天靠日光照亮，夜晚有两盏灯从旁边照着，罗盘上的指南针时刻都在指示着船头所指的方位，也就是《流浪者》号前进的方向。

另一架罗盘装在过去胡尔船长住的舱房里，固定在舱房窗口的梁架上，盘面朝下。这样船长无须离开自己的舱房，就能随时了解《流浪者》号是否是在准确地按照自己确定的路线航行，舵手是否会由于疏忽或技术不高，而使船过于偏离了航线。

其实所有长途远航的船只，都至少装有两架罗盘，正象它装备有两座天文钟一样，以便船长能够借以核对两架罗盘和两座天文钟，从而校正它们指示的数据。

所以《流浪者》号在这方面的设备是非常齐全的，而狄克·桑特已经吩咐过他的人员要特别注意保护这两架对他非常必要的罗盘。

但是，非常不幸，就在2月12日到13日那一夜，狄克·桑特正在值班掌舵的时候，出了一件令人恼火的事故。那一架带着铜护圈，盘面朝下，固定在船长舱房梁架上的罗盘，掉下来摔在地板上了。人们是在第二天才发现的。

罗盘的铜护圈怎么会松开了呢？这简直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不过这也可能是铜护圈生了锈，当船身前仰后合或左右摇晃时，一下就把罗盘从梁架上甩下来了。而且那天夜里确实海上风浪比较大。不管怎么说吧，反正罗盘已经摔坏了，并且坏得没法修了。

狄克·桑特心里非常恼火，他没别的办法了，今后只能单靠那一架装在舵位前边盒子里的罗盘解决问题了。船长舱房里那架罗盘摔坏了，显然谁也不能埋怨，但是少了这架罗盘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见习水手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防止这第二架罗盘再出事故。

直到目前，除了摔坏一架罗盘这件事之外，«流浪者»号上的一切工作都很顺利。

威尔顿夫人看到狄克·桑特工作稳重，又很耐心，自己也恢复了信心。这话并不是说威尔顿夫人一直陷于毫无信心的绝望之中，首先她深信上帝会保佑她，并且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依靠对上帝的祈祷，她就会坚强起来。

狄克·桑特安排工作总是把自己排在夜里掌舵。白天他睡上五、六个小时，好象这已经足够他恢复疲劳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太累。在他睡觉的那五、六个小时里，就由汤姆或者汤姆的儿子巴德来代替他掌舵，由于他的不断教导，汤姆和巴德慢慢地已经成了相当不错的舵手了。

威尔顿夫人和见习水手经常在一起谈话。狄克·桑特非常乐意听从这位聪明而又勇敢的夫人提出的意见。他每天都对着船上的航海图向威尔顿夫人说明《流浪者》号航行的路程，他在航海图上标注出的航行路程，仅仅是根据船首所向方位和航行速度估计出来的。

“你看吧，威尔顿夫人，”他常常对威尔顿夫人这样说，“有这样的顺风，我们一定会到达美洲南部海岸，我不愿意说万无一失的话，但是我深信等我们的船到达能够看见大陆的时候，我们离瓦尔帕莱索就不会很远了！”

威尔顿夫人对于《流浪者》号航行方向的正确性是不会产生怀疑的，特别是西北风一直在推动着《流浪者》号前进。但是在她看来《流浪者》号离开美洲海岸还远得很呢！在她和亲爱的大陆之间这段距离中，只要想一想天气和海洋一发生变化所能带来的那些危险，该有多么可怕啊！

小雅克和象他这样年龄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他照往常一样玩耍，在甲板上跑来跑去，跟大狗丁戈一起玩，他大概已经发现了他的朋友狄克现在不象过去那样跟他亲近了，但是他妈妈已经给他说清楚了，必须让年轻的见习水手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小雅克被他母亲说服了，他不再打扰“桑德船长”的工作。

船上人们的生活情况就是这样过的。黑人们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们变得一天比一天更会干水手的行业了。汤姆很自然地当了水手长，他的同伴们当然也只会选他来担当水手长这项职务。当见习水手休息的时候，由汤姆领班指挥，有他的儿子巴德和奥斯丁跟他在一起值班。

另外由阿克代洪和埃尔居尔组成一个班，由狄克·桑特领班指挥。这样分班，由一个人掌舵，其余两人在船头守望。

虽然在这一带海面上绝少船只来往，根本用不着担心会出现撞船事故，但是狄克·桑特还是要求在夜间对海面进行严格监视。他晚上航行总是要点起方位灯，就是右舷一盏绿灯，左舷一盏红灯，这一切他作得都非常认真和谨慎。

但是，由于狄克·桑特这几个晚上连着整夜值班掌舵，有时候他就感到一阵无法摆脱的疲劳，他的两只手只是靠下意识的本能来掌舵。这就是那种他不愿意重视的过度疲劳产生的后果。

所以就在2月13日到14日那一夜，出了问题。当时狄克·桑特疲倦极了，不得不去休息几个小时，就由老汤姆来接替他掌舵。

天上布满了浓重的黑云，在冷空气的影响下，随着黑夜降临，黑云越来越向下沉。因此海上变得非常阴暗，几乎没法看清隐没在黑暗中的那几块桅杆高处的风帆了。埃尔居尔和阿克代洪当时正在船头甲板上值班。

在后面驾驶室里，罗盘盒旁边的灯只透出一片淡淡的光，在舵盘的金属附件上，反映出几点柔和的黄光。方位灯在两侧向前照射着，这使《流浪者》号甲板上更加显得一片漆黑了。

在早上将近三点钟的时候，突然出现一种使人昏昏欲睡的催眠现象，老汤姆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要睡着了，他的眼睛很长时间盯着罗盘盒金属边上被灯光照亮的那一点，

这时他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接着他就陷入一种完全失去知觉的睡眠状态了。

他不仅什么东西都再也看不见了，并且即使别人用力去碰他或掐他，他大概也不会再有任何反应了。

所以他这时就看不见有一个人影摸到甲板上来了。

这个人影就是尼古鲁。

这个厨师来到后甲板驾驶室，就把手上拿的一块相当沉重的东西，塞在罗盘盒底下了。

接着，他看了一会罗盘上发光的指南针盘面，就走开了。谁也没有看见他。

如果狄克·桑特在第二天发现了尼古鲁塞在罗盘盒下面这块东西，他一定会赶紧把它拿出来。

事实上这是一块铁，这块铁的作用改变了罗盘针指示的方位。磁性指针出了偏差，它本来应当指向和地球的正北方略有出入的"磁北"，现在却指向东北方了，这样就偏差了四十五度，换句话说就是偏了整整一个四十五度角。

汤姆几乎是没过多大一会就从昏睡中醒过来了。他往罗盘上一看……他觉得自己必须肯定«流浪者»号航行的方向不对了。

所以他立即转舵，以便把船头重新拨向正东方……至少是拨向他自己认为的正东方了！

但是，他没能想到，指南针已经出了偏差，«流浪者»号的船头转动了四十五度，这就改成向东南方向航行了。

就这样，加上当时又在顺风的推动下，人们就觉得«流浪者»号好象是在按计划向东航行的，实际上它现在是在一

五

条偏差四十五度的航道上前进。

第十一章

暴风雨

在罗盘针出了偏差这件事之后的一个星期里，从2月14日到21日，《流浪者》号上没有出现过任何事故。西北风逐渐加强，《流浪者》号在海上飞速前进。航行速度平均为每二十四小时一百六十海里。对于一条象这样大的船来说，这大概是人们所能要求的最高速度了。

按照狄克·桑特的想象，他这条三桅方帆船，现在应该已经靠近了往返于南北美洲洋面的远洋客货船，经常穿过的海域了。见习水手一直在指望着能碰到一条这种客货船，他拿定主意，要么让威尔顿夫人、小雅克和娜安换乘这种客货船，要么就请客货船借几个水手给《流浪者》号帮忙，或者借一个水手长、大副也行。但是他虽然一直在努力观察，却看不见任何船只，海面上始终是空无所有。

这种情况使狄克·桑特相当吃惊。他曾经作为见习水手，参加过三次在南海的捕鲸作业，多次往返经过太平洋的这一部分海域。所以按照他测算的经纬度数据估计，在这一海域，居然看不见任何一条从合恩角北上到赤道，或者返回南美海岸的英美船只，这真是太奇怪了！

但是狄克·桑特所不知道的，甚至他也不会承认的事实，就是《流浪者》号所在的纬度，已经更高了[1]，也就是说

[1] 见前注(22页)。

比他认为的纬度更向南移了。

这是由两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是在这一带海域的水流情况特殊，而见习水手只能很粗略地估算出在这种水流中航行的速度，这种水流影响在狄克·桑特不可能注意到的情况下起了作用，把《流浪者》号带出了它本来的航道。

第二就是由尼古鲁那只罪恶的手弄坏的罗盘，现在只能指出不正确的方位，而自从船长室那第二架罗盘摔坏之后，狄克·桑特就没法再对驾驶室这架罗盘的数据进行校对检查了。就这样他一直认为，也只能认为自己是在向东方航行，而实际上他是在向东南方前进！他的眼睛一直在盯着罗盘，测程器一直按规定时间放下水去记录航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是依靠这两种仪器来驾驶《流浪者》号的，也是依靠它们估算航程里数的。但是，光靠这两种仪器是否能解决问题呢？

但是，见习水手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叫威尔顿夫人放心，因为航行中出现的一些小事故难免有时候会使她忧虑。

"我们肯定会到达目的地的，我们一定会到达的！"他反复地对威尔顿夫人说。"我们一定会到达美洲海岸，不论到哪一个港口，总的说来，都没关系，我们反正能到达美洲！"

"是的，狄克，我相信我们会到美洲的。"

"是啊，威尔顿夫人，如果你不在这船上，如果我们只需要考虑自己这一摊子，那我们显然就会放心得多了，可是现在……"

"可是，如果我不在这船上，"威尔顿夫人回答说，"如果

表兄贝奈蒂克特、雅克、娜安和我都没有搭乘《流浪者》号，同时还可以假定也没从海上救出汤姆和他的同伴们。要是那样，狄克，现在船上就会只剩下你和尼古鲁两个人了！……那时你独自一人和一个你绝对不会信任的坏家伙在一起，你会怎么样呢？是啊，我的孩子，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呢？"

"那我首先把尼古鲁关起来，"狄克·桑特斩钉截铁地说，"叫他没法进行破坏。"

"那你就独自一个人开船？"

"是的……我一个人开……还有上帝会帮助我！"

狄克·桑特这些话所具有的坚强毅力，足以给威尔顿夫人带来信心和希望。但是她看着自己的小雅克，总是难免忧心忡忡！如果说她丝毫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出她作为一个母亲所感到的忧虑，那么她却绝对无法排除萦绕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难以名状的痛苦！

虽然我们说年轻的见习水手在水道测量学的专业方面，还没有达到足以测定自己船位所在经纬度的水平，但是，在"预测天气"方面，他却已经具备了一个真正水手所特有的预见能力。现在海上的天空气象和晴雨表显示出的变化，都使他看到必须防范气候的突变。那位精于气象观察的胡尔船长，曾经教过狄克·桑特如何使用这种预报气候非常准确的晴雨表。

下面几小段写的是关于观察晴雨表应当注意的事项[①]：

① 择要引自"伏尔比艾尔图解辞典"。——原注

(一)当晴天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之后，晴雨表的水银柱突然不断地下降。肯定很快就会下雨。但是，如果晴天持续了一段长时间，晴雨表上的水银柱可能下降两天或三天才下雨，而在下雨前的这两三天，天空气象看不出任何变化。这时从水银柱开始下降到下雨中间距离的时间越长，下雨的时间也会越长。

(二)反之，如果雨已经下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晴雨表上的水银柱开始缓慢而又有规律地上升，可以完全肯定很快就会晴天。从水银柱开始上升到天气转晴，这中间距离的时间越长，晴天持续的时间也越长。

(三)在以上两种天气转变的情况下，如果这种天气变化之后，紧接着就出现水银柱上升或下降的变动，那么这种变化了的天气肯定持续不久。

(四)如果晴雨表上的水银柱在两三天或更长的时间中，一直在不断地慢慢上升，这就预示着天要放晴，即使在这两三天里雨还在下个不停，也是一样。反之，从晴天到下雨也是这样。但是，如果水银柱在下雨天，连着上升了两天或更长的时间，接着出现了晴天，而水银柱则开始下降，这说明晴天很快就会转阴。反之，由晴天变阴雨也是这样。

(五)在春秋两季，晴雨表上的水银柱突然下降，预示着要起风。在夏天，如果天气很热，水银柱突然下降，就会有暴风雨。在冬天，经过一段时间结冰天气之后，晴雨表上的水银柱急剧下降，预示着会有风向的变化，同时会下雨和解冻。但是，如果结冰天气已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之后，水银柱忽然上升，那就要下雪。

(六)晴雨表上的水银柱如果迅速地上下变动不定，这就预示着不会出现比较稳定的晴天或阴雨。只有水银柱不断地缓慢上升或下降，才能准确地预示天气的阴晴变化。

(七)在秋末时节，经过一段较长的风雨天气之后，如果晴雨表上的水银柱开始上升，这就预示着要刮北风，并且很快就会结冰。

以上这些就是从这种很有用的晴雨表上显示的变化总结出来的一般结论。

这些都是狄克·桑特非常熟悉的常识，也是他当见习水手这几年的生活中，在各种海上气候条件下亲自验证过的知识，这些知识使他变得非常精于应付海上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

所以正好就在2月20日那天，晴雨表上的水银柱，上下变动不定的现象，开始引起了年轻见习水手的注意，他非常留意地每天记录好几次水银柱的变化。果然水银柱开始了不断缓慢地下降，这预示着要下雨了，可是这场雨一直没下来，狄克·桑特从而断定坏天气将持续下去。事实也肯定会是这样。

但是，说是下雨，实际上主要是风，就在这一天，本来海风已经是相当大了，海上气流以每秒钟六十英尺速度移动，即时速三十一海里①。

所以狄克·桑特必须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免《流浪者》号上的桅杆和风帆被风刮坏。

---

① 等于五十七公里半。——原注

他已经让人卷起了前桅顶方帆、主桅顶帆和斜桅三角帆，同时他决定要把前桅小方帆也收起来，然后还要把前桅二方帆缩卷两折①。

这最后一项缩卷二方帆的操作是比较困难的，他的这些船员现在还缺少这方面的锻炼。但是，现在已经不能再犹豫了，实际上现在也没有任何人犹豫不决。

狄克·桑特带着巴德和奥斯丁爬上了前桅杆的绳索，好不容易卷好了小方帆。如果天气形势不是这样可怕，狄克·桑特可能会把风帆缩卷两折，让空下的两个帆架留在桅杆上；但是他预见到等大风来临时，桅杆上的全部风帆大概都必须卷起来，于是他就卸下了那两个空帆架，把它们放到甲板上了。实际上人们都知道，当海风刮得太凶的时候，不仅必须减去风帆，而且连桅杆上所有的装具②都要减去。这样就会大大减轻船的负担，因为在桅杆高处的负担轻了，船在前后左右摇摆的时候就不再会那么吃力了。

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们费了两个小时，才完成了这第一部分工作。接着他们去缩卷前桅的二方帆，也是要卷起两折。《流浪者》号并没有象大多数新式帆船那样装有便利于调整风帆操作的双层二方帆，因此他们只好照过去的方法操作，就是爬上绳梯把被风吹歪的风帆拉过来，缩卷起来用帆架绳牢固地绑好。这项操作很不容易，又费时间，并且很危险。不过最后由于二方帆的帆面折小了，风的压力

---

① 风帆在风势过大时可以折叠起一折到两折，即减少一个或两个帆架，以缩小帆面，风势再大就要收帆，即把帆全部卷起。

② 指风帆、帆架、绳索、网梯等等。

也小了,《流浪者》号就很明显地减轻了负担。

狄克·桑特、巴德和奥斯丁一起从前桅杆上下来了。目前《流浪者》号已经具备了在这种被称为“大凉风”① 的海上风雨中航行的条件了。

在这以后的三天里,就是2月20日、21日和22日,海上的风力、风向都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晴雨表上的水银柱却不断地下降,而在22日那最后一天,见习水手发现水银柱一直在二十八度七分以下②。

此外,并没有任何一点迹象说明晴雨表在较短的时间内会重新上升。海上天空阴沉,并且风很大。再加上满天浓雾经久不散。浓雾重得甚至连太阳也看不见了,简直连日出和日落的方位也很难认得出来。

狄克·桑特开始忧虑起来了。他不再离开甲板。他几乎没有睡觉。但是,他依靠自己精神上的毅力,把一切忧虑不安都隐藏在内心深处。

第二天,2月23日,上午海风显得有些减弱了,但是狄克·桑特不相信风会平息。果然不出他的预料,因为下午风又大刮起来了,大海变得更加可怕了!

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很少露面的尼古鲁离开了厨房,走上船头前甲板。大狗丁戈可能是在哪个角落里睡着了,因为人们没有听见它象平常那样,看见尼古鲁一出来就狂叫不止。

---

① “大凉风”指海上以时速43海里移动的气流。

② 英美制晴雨表(即气压表)刻有度数线(又叫英寸线),28度7分(28英寸7分)等于728毫米。——原注

这个整天跟谁也不说一句话的尼古鲁，就站在那里，两眼盯着天边，整整呆了半个小时。

海上一排排长长的巨浪，前仆后继，滚滚向前。这时还没有看到海浪相互冲击。不过海浪掀起的高度，显然超过了海风的推力，因此可以断定，在离此相当近的西方海面，一定正在刮着一阵大风暴，而且这场风暴不要很久就会刮到这里来的。

尼古鲁注视着在《流浪者》号周围显得一片混乱的无边大海，接着他那双总是冷漠和毫无表情的眼睛又转向了灰暗的云天。

天空风云的景象确实使人忧虑。海面和上空的乌云以完全不同的速度滚滚向前移动。上空的黑云要比海面的云雾走得更快。所以必须预先准备，在很短时间内，一旦上空黑云下降，这种眼前还只不过是处于"大凉风"状态，即以时速四十三海里移动的气流形成的这种海风，就会变成一场海上风暴，也许会变成一场飓风。

尼古鲁要么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要么就是对海上风暴可能造成的危害一无所知，看起来他对眼前的一切好象毫无感触。但是在他的嘴角上却流露出一种恶意的微笑。看了他这一种表情，人们大概会说，《流浪者》号当前的遭遇，不是使他不高兴，而是使他很高兴。有一段时间，他曾经爬上船头的斜桅，一直爬到绑帆架的绳索上，以便向更远处眺望，好象他是在寻找天边有什么可供辨认的地理特征。接着他就从斜桅上爬了下来，一句话没说，任何表示也没有，就静悄悄地走回船员休息室去了。

但是，在所有这些令人担心的境遇中，却有一件船上每个人都会注意到的，值得庆幸的好事，那就是这阵海风的风向，虽然它刮得那么厉害，或者肯定还会变得更加厉害，但它始终是顺风，并且看起来《流浪者》号好象很快就要靠近了美洲海岸。眼前即便是海风不会转变为海上风暴，即便是《浪者者》号能够照这样没有多大危险地继续航行，那么也会在《流浪者》号向选择不当的登陆地点靠岸时，出现真正的危险！

这也正是狄克·桑特心里一直在担心的事。一等到他看得见海岸陆地，如果没有熟悉海岸航道的领航员出来接船，他该怎么样驶船进港呢？万一海上这种恶劣的气候使他不得不找一个港口避风，那他该怎么办呢？因为他对这一带海岸的地理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很可能狄克·桑特现在还没有为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多加思考。但是，到时候他自然会拿出一个办法的。当然，狄克·桑特到时候一定会作出决断的。

在这十三天的时间里，从2月24日一直到3月9日，海上的天气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天空中一直是浓雾弥漫。有时候风减弱了，但是过不了几个小时，又刮起了和原先一样的大风。晴雨表上的水银柱上升了两三次，但是它上下摆动的幅度足有十二度。水银柱上下摆动的速度过快，这不是天气变好和风势转为缓和的预兆。而且水银柱几乎马上开始了下降，想让坏天气在短时期内结束，现在是一点指望也没有了。

这时，大雷雨来了，狄克·桑特感到十分忧心。有两三

次雷电都劈打在离《流浪者》号只有几百米的海浪上。接着又是倾盆大雨，形成一阵阵水蒸汽加雨水的旋风，把《流浪者》号包围在一片浓重的云雾里。

足足有好几个小时，船头值班了望的人员什么也看不见，《流浪者》号在冒险盲目航行。

虽然这条吃水相当深的《流浪者》号，上下颠簸得那么厉害，幸而威尔顿夫人还没有因为这种前仰后合的摇晃而感到不舒服。可是她的小儿子却很不好过，她必须全力去照顾他。

至于表兄贝奈蒂克特，他的身体并不比天天跟他打交道的美国蟑螂差，他把自己的时间用于研究这种蟑螂，就象他现在是平平安安地待在旧金山自己的工作室一样。

同样很幸运的是汤姆和他的伙伴们几乎都没有晕船的感觉，所以他们能够继续帮助年轻的见习水手操作。至于狄克·桑特自己，他对于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航行的一条船上，所能感受到的各种毫无规律的动荡摇摆，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流浪者》号就在这种缩减了部分风帆的情况下，飞速地前进。狄克·桑特很快已经发现必须进一步缩减风帆。但是他想继续坚持这样航行下去，只要这样不会出什么危险。照他的估计，《流浪者》号离海岸应该是不远了。所以大家都在用心地向前了望。但是狄克·桑特是不能过多地依靠他的同伴们，去发现那些刚能看得出来的陆地特征的。事实上不论一个人有多好的眼力，只要他没有在大海上观察海平线远处景物的习惯，他就不能辨别出那些刚能看得

出来的海岸线颜色，特别是在云雾弥漫中更是如此。因此狄克·桑特必须自己去进行观察了望，并且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他常常要爬到桅杆的帆架上。可是直到现在，他连美洲海岸的一点影子也没看见。

这种情况使狄克·桑特感到非常奇怪，而威尔顿夫人从狄克·桑特无意透露出的一句半句话里，也知道了狄克·桑特这种惊奇不安的心情。

在3月9日那一天，见习水手站在船头，他一会儿观察着大海和天空，一会儿又查看《流浪者》号上的桅杆和风帆，风帆在风雨的肆虐下，已开始有些破损了。

"你还是什么也没看到吗，狄克？"威尔顿夫人在狄克·桑特刚放下望远镜时问他。

"什么也没看到，威尔顿夫人，什么也没有，"见习水手回答说，"不过，由于有了这一阵看起来还要刮得更大的风，天边似乎已经变得比较明朗一些了。"

"那么，狄克，照你看来，现在我们应该是离美洲海岸不远了吧？"

"应该不远了，威尔顿夫人，我所感到有点奇怪的就是为什么到现在还看不到美洲海岸！"

"不过，"威尔顿夫人说，"我们航行的方向可一直是正确的。"

"一直是正确的，"狄克·桑特回答说，"自从刮起了西北风之后，就是说自从我们不幸的船长和他的船员遇难那一天开始，我们的航行方向一直是正确的。那一天是2月10日，今天是3月9日，算起来有二十七天了！"

“但是，在2月10日那个时候，我们的船距离美洲海岸有多远？”威尔顿夫人问。

“大约有四千五百海里，威尔顿夫人。如果说在有的事情上我有些怀疑的话，那么至少对当时这个距离的数字，我可以担保至多有二十海里上下的出入。”

“那么我们这一段时间航行的速度平均每天是多少海里？”

“自从风刮起来之后，平均每天有一百八十海里，”见习水手回答说，“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还看不见大陆！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在这一带海面上，平常总有很多船只来往，可我们甚至连一条船也没有遇到！”

“狄克，你不会弄错吧？”威尔顿夫人说，“你在对《流浪者》号的航行速度进行估算时，不会弄错吧？”

“不会的，威尔顿夫人，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弄错的。每隔半小时我们都把测程器放下水去，我都非常准确地抄下了上面的数据。你看，我现在就把测程器再放下去，你马上就会看到，我们目前是以每小时十海里的速度前进，照这样计算，我们每天航行的速度就不止二百海里！”

狄克·桑特把汤姆叫来，让他把测程器放下水去。这个老黑人现在进行这项操作已经很熟练了。

汤姆拿来了那一架牢固地拴在一条绳子头上的测程器，从船边上放了出去。

当绳子刚放下去有二十五噚的长度时，汤姆突然感到自己手里的绳子失去了重量！

“啊！狄克先生！”汤姆叫了一声。

"怎么了，汤姆？"

"绳子断了！"

"断了？"狄克·桑特大声问，"那么，测程器没有了！"

老汤姆把握在他手里的那段剩下的绳头给狄克·桑特看。

绳子确确实实是断了，并且绝对不是因为绑得不结实，而是从中间断的。但是，这种绳子是用上等细麻线特制的。所以断头地方那几股合绳必须有特别厉害的磨损痕迹。当狄克·桑特把绳头拿在手里的时候，确实看到了有严重磨损的痕迹！但是，这真是用旧了磨损的痕迹吗？这就是现在已经变得不那么轻信的见习水手给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

不论怎么说，现在测程器是丢掉了。狄克·桑特再没有任何仪器能帮助他准确地估计《流浪者》号航行的速度了。他全部的仪器就只剩下一架罗盘，而他却不知道这架罗盘所指的方向是错的！

威尔顿夫人看到狄克·桑特为这件意外的事故非常烦恼，她就不愿意再多提这件事，因此她就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自己舱房里去了。

如果说从此以后《流浪者》号航行的路程已经再也无法计算，但是从船尾留下的航行浪迹，还是很容易看出，《流浪者》号前进的速度没有减慢。

确实第二天3月10日，晴雨表上的水银柱下降到了二十八度二①。这就是那种大风将要到来的预兆，这种风刮

① 或称二十八英寸二分，原文注有"等于716毫米。"

起来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六十海里。

当前出现的紧急任务就是要再一次调整风帆，缩减帆面，以免《流浪者》号的安全受到威胁。

狄克·桑特决定把前桅的小方帆和主桅的顶帆收起来，同时缩减前桅和主桅下面大帆的帆面，以便只靠小三角帆和帆面缩减两折、已经很低的二方帆，继续航行。

狄克·桑特招呼汤姆和他的同伴，帮助自己去进行这项困难的调整风帆的工作。麻烦的是这项操作得慢慢来，不能很快完成。

但是，时间却很紧迫，因为暴风雨已经开始疯狂地刮起来了。

狄克·桑特、奥斯丁、阿克代洪和巴德都爬上了桅杆，汤姆留在舵位上。只有埃尔居尔站在甲板上，以便听候狄克·桑特一下命令，立即放松帆绳。

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总算把主桅的顶帆和前桅的小方帆卸下来了，这中间由于船的左右摇晃使桅杆摆动得那么厉害，这些勇敢的船员不知道有多少次，都是差一点就被甩进大海。

接着前桅的二方帆已经缩减，前桅大方帆也折起来了，这条三桅方帆船现在只挂着小三角帆和折低了的二方帆航行了。

虽然这时候帆面已经大大缩减，《流浪者》号还是继续照样以极其迅猛的姿态，向前疾驶。

3月12日，天气显得比原来更加恶劣了。这一天狄克·桑特一大早就发现晴雨表上的水银柱，下降到了二十

七度九[①]，他感到情况相当严重。

眼前刮起的是一场真正的暴风雨，《流浪者》号即使只挂着这剩下很小的帆面，甚至也还是承受不住这风暴的压力。

狄克·桑特看到前桅的二方帆快要被风撕破了，他立即叫人去卷起二方帆。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就在这时一阵更猛烈的暴风，卷到《流浪者》号船上，撕去了二方帆。当时奥斯丁爬在小方帆的帆架上，被风带起的左舷桅绳打伤了，只是伤势并不怎么重，所以他能自己下到甲板上来。

狄克·桑特心中十分忧虑，他现在心里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流浪者》号在这样狂暴的大风冲击下，眼看随时会被撞毁，因为照狄克·桑特的估计，这里离开近岸礁石区不会很远了。所以他就回到船头去了望，但是他看不见任何一点大陆的影子，于是他又回到驾驶室去了。

过了不大一会儿，尼古鲁走上甲板来了。他站在那里，突然间，好象情不自禁地伸出手臂，指向天边的一个地方。看样子他象是在云雾里看出了一片突出海面的陆地！……

尼古鲁的脸上又一次露出了狰狞的微笑，他对于自己看到的东西，一句话也没说，就回到自己的厨房去了。

---

① 27英寸9分等于709毫米。——原注

第十二章

在西北方天边

这一天，海上刮起了最凶猛的风暴，这是飓风式的暴风雨，西北风向东南猛刮，风速高达每小时九十海里①。

这是那种真正的飓风，实际上象这样一阵可怕的风，就能把整个海湾里停泊的船只，都卷到海岸上去，就连在陆地上那些最坚固的建筑物，也经受不住这种飓风的袭击。正是这样一种飓风在1825年7月25日那天，刮毁了《瓜德罗普》炮舰，连那些“24”式重炮也被大风从炮架上刮走了，所以人们可以设想，象这样一条只有波涛汹涌的海水作为支撑点的海船，会被刮成什么样子？不过《流浪者》号只是靠它本身灵活轻捷的特性，才得免于遭殃。它能随风漂荡，只靠船身结构坚固，就能经受哪怕是最疯狂的海浪冲击。而《流浪者》号正是这样一条结构坚固的船。

前桅的二方帆被大风撕成了碎片之后，没过几分钟，小三角帆也给风刮走了。狄克·桑特这时只好连风暴三角帆也不挂了。风暴三角帆是一种硬帆布制成的小三角帆，在风暴中挂起这种小帆，能够比较容易操纵船只的航行。

《流浪者》号就这样在空桅无帆的情况下前进，但是大风照样刮着船壳、桅杆和船具，就光这些东西被风推着，依然产生一种非常高的前进速度。有时《流浪者》号就好象是

① 约等于166公里。——原注

从波涛下面冒出来似的，有时又使人觉得它是在擦着浪花的顶尖滑翔。

在这种情况下，《流浪者》号受到暴风雨卷起的巨浪拍打，左右摇摆得实在可怕。这时很使人担心会从船后面掀起一片可怕的海浪，冲上尾甲板。这些象小山一样的大浪，比这条三桅方帆船跑得更快，如果《流浪者》号不能很快地冲上浪峰，海浪随时有可能扑上船尾。对于所有在暴风雨中挣扎的海船来说，这是最危险的情况。

但是，如何防备这种可能出现的危险呢？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让《流浪者》号减慢航行的速度了，因为船上连一块风帆也没有保留。所以必须尽一切可能想办法靠掌舵解决问题，但是，舵轮的作用也往往是不大的。

狄克·桑特一直在舵位上，他不再离开舵轮。他在腰上绑一根绳子连在舵位上，以防海浪冲击会把他带走。汤姆和巴德也把自己用绳子拦住，以便随时在旁边帮助狄克·桑特。埃尔居尔和阿克代洪都抱住系缆桩在船头向前了望。

至于威尔顿夫人、小雅克、表兄贝奈蒂克特和娜安，他们都遵照见习水手的安排，呆在船尾的舱房里。威尔顿夫人本来很想留在甲板上，但是，狄克·桑特坚持不让她在上边，因为她那样冒险是没有必要的。

船上所有的舱口都非常严实地盖好了。他们当然指望这些舱口盖，在海上惊人的巨浪卷上甲板时，能够挡住海水不会流进舱房。如果弄不好，这些舱口盖在那些象雪山崩倒似的大浪压力下，被水冲开，船舱就会灌满海水并沉入海

底。幸亏船舱里的货物也都固定得很好，因此虽然这条三桅方帆船，有时倾斜得很可怕，货舱里的货物却都没有翻倒或移动位置。

狄克·桑特再一次缩减了自己的睡眠时间。威尔顿夫人为此十分担心，她怕狄克·桑特会累病了，在她的要求下，狄克·桑特才答应下去休息一会。

可是，这一回又是在狄克·桑特睡觉的时候，就是从3月13日到14日那天夜里，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

当时汤姆和巴德正在船尾舵房，那个很少到船尾这边来的尼古鲁，走过来了，他看样子是想和汤姆、巴德讲话；但是他们父子俩没答理他。

突然间，由于船身向旁边一摇，尼古鲁就给摔倒了，要不是那架罗盘挡住他，大概他早已被甩到大海里去了。

汤姆大叫一声，他怕罗盘被尼古鲁碰碎了。

狄克·桑特在半醒半睡中听到了汤姆的叫声，立即奔出船长休息室，跑向船尾舵房。

尼古鲁已经站起来了，但是他手里握住一块铁，这是他刚从罗盘盒下面掏出来的，他在狄克·桑特没来得及发现之前，就把这块铁藏起来了。

尼古鲁让罗盘恢复功能，指示正确的方向，这对他有利吗？是的，因为现在有西南风在帮助他了。

"出了什么事？"见习水手问。

"这个倒霉的厨师趴在罗盘上了！"汤姆说。

听到汤姆这句话，狄克·桑特非常担心，他赶快去查看罗盘盒……罗盘没有坏，两根指南针在灯光照射下，都平平

安安地呆在盘面里那个同心轴上。

年轻的见习水手现在松了一口气。要是船上这架唯一的罗盘再打碎了，那就会造成无法补救的困难局面。

但是，有一件事却是狄克·桑特没有办法察觉的，这就是自从那块铁从罗盘底下掏出来之后，指南针重新恢复了它的正常功能，准确地指向"磁北"了，这正是位于子午线以南的罗盘应当指示的方向。

如果说狄克·桑特不能因为尼古鲁这次看起来不是故意地跌了这一跤，而责怪他，然而他对于尼古鲁在这个时候到船尾舵房来，感到很奇怪，这是有道理的。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尼古鲁。

"我干我喜欢干的事。"尼古鲁回答说。

"你说什么？……"狄克·桑特嚷着说，他忍耐不住自己忿怒的情绪了。

"我说，"厨师回答说，"船上并没有规定，不许到后甲板散步。"

"好吧，这个规定我现在来定，"狄克·桑特回答说，"我禁止你，就是禁止你，到后甲板上来！"

"真的吗？"尼古鲁问。

这个平时很能控制自己的厨师，这时却流露出了一脸威胁人的凶相。

见习水手从衣袋里掏出了一支手枪，他把枪口指着厨师说：

"尼古鲁，我告诉你，这支手枪随时在我身上，只要你一动手反抗，我马上打碎你的脑袋！"

这时尼古鲁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压力，迫使他把腰一直弯到甲板上了。

原来是埃尔居尔只不过是把他那只大手刚往他肩膀上这么一按。

“桑特船长，”这个巨人说，“要不要我把这个坏蛋从船上丢出去？这可够海里的鱼大吃一顿的，海鱼是不会嫌这家伙不好吃的！”

“现在还不到时候，”狄克·桑特说。

尼古鲁等埃尔居尔一松手，马上直起了身子。他临走时，经过埃尔居尔身旁，嘴里嘟囔着说：

“该死的黑鬼，我以后会找你算这笔帐！”

这时风转了方向，或者至少说象是风向一下子跳了四十五度。不过，这种变化使见习水手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在海上当前的天气形势中，丝毫也没有显示出会有这种风向变化。船头的方向一直没有变，但是海风和大浪本来是直接冲击着船尾的，现在却吹打着船后左舷。这种情况是相当危险的，这会使《流浪者》号由于左舷受到致命的海浪冲击而翻船。所以狄克·桑特不得不把船头转回四十五度，以便让海浪依旧冲击着船尾，继续在暴风雨推动下前进。

但是，另一方面，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提高了警惕性。他心里在想：尼古鲁这次在舵房跌倒和上次船长舱房那架罗盘被摔坏，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厨师到舵房来干什么？他是不是为了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而需要让这仅剩下的第二架罗盘也不能使用呢？他的目的会是什么呢？这一切在他心里现在都是百思不得一解的问题，

难道尼古鲁并不象大家一样，希望尽可能早一点到达美洲海岸吗？

当狄克·桑特把这件事告诉了威尔顿夫人的时候，虽然威尔顿夫人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他的怀疑，但是她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厨师是蓄意破坏《流浪者》号的罪犯。

不过，为了慎重一些，人们对尼古鲁进行了严格的监视。这时在尼古鲁这方面，他也很重视见习水手的禁令，他再也不随便溜到船尾舵房这边来了，他的工作本来就绝不会需要他到舵房去。此外，狄克·桑特又叫丁戈大狗专门守在那里，厨师当然也要避免走近大狗身边。

在整个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暴风雨一直没有缓和下来。晴雨表上的水银柱还在下降。从3月14日到26日，海上风浪根本不允许人们利用任何一点稍微平静的时候，去张开几块方帆。《流浪者》号向东北疾驰，速度平均至少每二十四小时也有两百海里。而陆地呢？现在还是看不见！但是这块陆地是美洲大陆，它就象建筑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一条无比巨大的长堤，足足占有一百二十度①！

狄克·桑特心里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经错乱了？自己的感觉是不是还能反映客观实际？会不会由于他自己没有发觉，好长时间以来《流浪者》号一直都是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航行呢？不可能！他还不至于糊涂到这步田地！太阳虽然只能隔着云雾看，不太清楚，但是太阳一直总是在他前方升起，在他后面降落！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美洲大

---

① 指南北美洲的长度约占赤道上下南北纬各60度。

陆消失了吗？这个美洲大陆，也许《流浪者》号要撞到它的海岸礁石上变成碎片，它如果不在这里，它会在什么地方呢？不论是南美洲或北美洲都没有关系，因为现在方向全弄糊涂了，不论是到南美或北美都有可能，《流浪者》号不论南北总该会到达一个港口的。自从这一场暴风雨开始以来，究竟出现了什么事故？现在还会要出现什么事故？因为这个美洲海岸，不论它对《流浪者》号是救星，还是会把它撞碎，都不应该到现在还不出现！那么狄克·桑特是否能想到他是上了罗盘的当？因为他的另一架用来校正舵房指南针数据的罗盘打碎了，他没法再校正他的航向了。实际上他是有这种担心的想法的，因为只有在航向错误的情况下，才能解释为什么到现在还看不见大陆！

所以，当狄克·桑特不在舵位上的时候，他就一直不停地察看地图！但是再察看也是白费力气，地图也不会告诉他这个谜，在尼古鲁给他制造的这个迷混阵里，他是没法弄清楚真相的，所有其他的人也同样莫名其妙！

但是，就在3月21日这一天，早上八点左右，出现了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

在船头值班守望的埃尔居尔忽然大声喊叫：

"陆地！陆地！"

狄克·桑特大步跑上船头。埃尔居尔不会具有航海专业人员那样好的眼力，他可能看错了吧？

"陆地？"狄克·桑特嚷着问。

"那边。"埃尔居尔回答说，同时用手指着西北方向天边，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点。

在这天空中的暴风雨和海上的巨浪相互交织的咆哮声中，船上的人几乎很难听清彼此的讲话。

“你看见陆地了吗？……”狄克·桑特问埃尔居尔。

“是啊，”埃尔居尔点着头回答说。

同时他的手还一直指着左舷前方。

见习水手向左前方仔细了望……他什么也没有发现。

这时，威尔顿夫人由于听到了埃尔居尔的叫喊声，虽然他答应过狄克，自己一定不到甲板上来，现在还是上来了。

“威尔顿夫人！你……”狄克·桑特大声说。

威尔顿夫人没法让人听见她说的话，她和大家一样，也在朝着埃尔居尔指点的方向用力了望，看起来她是把全身的精力都集中到那两只眼睛上了。

现在必须承认埃尔居尔要想指出的天边那一点，是不准确的，因为不论是威尔顿夫人还是见习水手，都什么也没能看见。

但是，突然间，狄克·桑特也把手指向前方了。

“是的，是的！陆地！”他嚷着说。

有一块象山顶似的东西，刚在云雾的空隙中显露出来。他这种航海专业人员的眼力是不会弄错的。

“总算找到了！”他叫着说，“总算找到了！”

他感情激动得象一个发烧的病人似的依靠着左舷护甲板。威尔顿夫人靠埃尔居尔的手扶着，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块可以说是出乎意外的陆地。

构成这个高山顶基础的海岸，就在《流浪者》号左舷下风头约十海里远的海面上。由于云团之间出现一条明显的

空隙，现在看得就更清楚了，这大概是美洲大陆的某一个海岬，空桅无帆的《流浪者》号，是没有条件进入这个海岬靠岸的，但是它又不能不在这个海岸上登陆。

眼前就是几个小时的问题了，现在是上午八点钟，所以可以肯定在中午以前，《流浪者》号将会靠近海岸。

埃尔居尔在狄克·桑特的示意下，把威尔顿夫人送回她的舱房去了，因为她很可能会受不了甲板上这种剧烈的前后摇晃。

见习水手在船头又待了一会儿，接着就转回了舵房，留在汤姆旁边。

他总算终于看到了这个被如此殷切盼望而又这样姗姗来迟的海岸！但是，现在这海岸却使狄克·桑特望而生畏！

可不是吗？在目前《流浪者》号所处的条件下，就是说它在暴风雨中疾速前进，而海岸却正在下风头，这就是说会触礁搁浅，从而就有可能出现各种可怕的事故。

两个钟头过去了。当时海岬已经在《流浪者》号船侧一边出现。

就在这个时候，大家看见尼古鲁走上甲板来了。这一回，他非常仔细地观察着这个海岸，一边摇了摇头，完全象是一个对眼前的情况心里有数的人，接着他嘴里说出一个谁也没法听清的地名，然后就回到船舱去了。

狄克·桑特这时正在努力搜寻应当就在这海岬后面，展现出来的美洲海岸。

两个钟头又过去了。海岬已经跑到左舷后侧了，但是依然看不见美洲海岸。

这时天边已开始转晴，从二十海里的距离以外，可以看见这个高高的海岬，沿岸长着安第斯山脉[1]常见的巨大橡树，这些当然可以证明这里是美洲的一个地方了。

狄克·桑特举起他的望远镜，对着东方天边慢慢地左右观察。

什么都没有！他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到了下午两点，所有陆地海岬的影子，都在《流浪者》号后面消失了。往前面看，望远镜里不论是任何一个高的或低的陆地海岸，都看不见。

狄克·桑特这时候喊了一声，就马上离开了甲板，奔向威尔顿夫人的舱房，小雅克、娜安和表兄贝奈蒂克特也在那里。

"刚才是一个岛！就光是一个孤岛！"他对威尔顿夫人说。

"是一个岛，狄克！可是那会是哪一个岛呢？"威尔顿夫人问。

"咱们看看地图就知道了！"见习水手回答说。

说着他就跑到船长休息室，拿来了船上的航海地图。

"喏，这里，威尔顿夫人，就是这个岛！"他说。"我们看到的那个岛，只会是太平洋中这个很难找到的小岛！它只可能是复活节岛[2]！在这一带海上没有别的小岛！"

"我们已经走过这个岛好远了，不是吗？"威尔顿夫人问。

---

① 安第斯山脉在南美洲西海岸。

② 复活节岛属智利，位于圣地亚哥西方偏北，南纬27度左右。

“是啊，它已经在我们后边下风头很远的地方了！”

威尔顿夫人仔细地看地图上的复活节岛，这个岛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点。

“这个岛离美洲大陆有多远？”

“三十五度。”①

“合多少海里？……”

“大约有两千海里。”

“可是，照这样说《流浪者》号难道没有前进吗？因为我们到现在离大陆还这么远。”

“威尔顿夫人，”狄克·桑特回答说，他把手在自己的前额上放了一会，好象他是要集中精神去考虑这件事，“我不知道……这种缓慢得令人无法想象的航行速度，我自己也无法解释！……真的！我没法解释……除非是我们的罗盘出了问题！……但是这个岛只可能是复活节岛，因为我们一直是被风从后面推着，向东北方向前进，我应当感谢老天，它使我能够借着风向确定自己的方向和位置。不错！这个就是复活节岛！是啊！这个岛离海岸还有两千海里！我总算知道了这场暴风雨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了。同时，如果暴风雨停了，碰上好运气，我们就能到达美洲大陆！现在至少我们可以说，《流浪者》号已经不再是一条在无边的太平洋中，迷失方向的小船了！”

船上所有听到年轻水手这一段话的人，对于他表示的这种信心都深有同感。威尔顿夫人自己也被他说服了，这

---

① 东经73度到112度。

些不幸的人们好象真的已经到了苦尽甜来的时候了，好象真的«流浪者»号已经到了港口外边的上风头了，只等潮水一到，就可以进港了！

复活节岛的真名叫外后岛①，1686 年由达维②第一次发现，库克③和拉帕鲁斯④都曾到过复活节岛，它位于南纬 27 度和东经 112 度。如果这条三桅方帆船，已经被暴风雨卷着向北移动了十五度以上，那显然是由于它不得不随着这一场从西南刮向东北的暴风雨前进的结果。

所以现在«流浪者»号距离美洲海岸还有两千海里。但是在目前这种象闪电一样迅速的大风推动下，应该用不了十天，就能到达南美洲海岸的某一个地方。

但是，人们是否能象见习水手所说的那样，希望天气变得温和一些？等大陆在望的时候，能否希望有条件张起几块方帆？

这依然是狄克·桑特现在的愿望。他心里想，这一场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天的暴风雨，也许最后该自行"消亡"了吧！而现在，由于复活节岛的出现，狄克·桑特已经明确了«流浪者»号所在的经纬度位置，他很有把握地相信，他已经

---

① 印第安原名。

② 法国航海家。

③ 詹姆斯·库克(1728-1779)，英国航海家，曾连续三次在大洋洲探险，在夏威夷被害。

④ 让·弗朗索瓦·拉帕鲁斯(1741-1788)，法国著名航海家，1785年奉路易十六命令带领两艘军舰出发探险，在瓦尼科罗岛（南纬12度，西经168度）被当地居民杀害。

恢复了引导《流浪者》号的主动权，他一定能引导它安全进港。

是的！能够认出大海中孤零零的这个小点，复活节岛，这真是上帝的恩赐，这件事使狄克·桑特恢复了信心。即使说他还会一直被暴风雨任意拖着走，自己仍然不能自主，那么至少他已经不再是盲目地被动航行了。

再说《流浪者》号是一条结构坚固设备齐全的海船，在这场暴风雨的凶猛冲击下，它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害。它的损失只不过是一张前桅二方帆和一块小三角帆，这点损失是容易弥补的。船壳和甲板上的缝隙都早已严实合缝地堵起来了，没有一滴水流进船舱。抽水机根本都闲在那里没地方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流浪者》号还有什么让人担心的事呢？

所以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这场没完没了的暴风雨了，它的疯狂劲头好象一点也不想减轻下来。如果说狄克·桑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掌握自己的船只并和风浪展开搏斗，那么他却没有办法叫这大风大浪变小，叫这阴天变晴。如果说在船上除了上帝就是他狄克·桑特当家作主，那么在船外的大海上，风浪还是只听上帝的指挥。

第十三章

陆地！陆地！

但是狄克·桑特出于航海人员的本能，心里越来越相信，天气一定会变好。这种信心很快就被一些自然现象证

实了。

第二天，3月27日，晴雨表上的水银柱上升了。水银柱上下摆动的幅度不大，也没有突然的上升下降。仅仅只有几度的摆动，但是看起来水银柱将继续不断上升。暴风雨显然已经开始刮得越来越没劲了。如果说眼前海上依然是恶浪滚滚，但是，人们可以看到风势已经减缓，风向也已稍向偏西移动。

狄克·桑特现在还不能考虑把帆挂出来，即使把最小的三角帆挂上去，也会被风刮进大海，不过他还是认为有希望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能扯起一块风暴三角帆。

果然，在这一夜，如果和前一段时间相比，风力有了相当明显的减弱。船身左右摇晃的劲头也小多了，不再象过去那样，风浪的猛烈冲击简直要把船折散似的。

船上的人又开始到甲板上来了。他们已经不再担心，会有被一阵海浪卷进大海的危险了。

威尔顿夫人第一个离开后舱房。狄克·桑特为了万无一失，在整个暴风雨持续的这些日子里，坚持要威尔顿夫人躲在后舱房不要出来。她是上来和见习水手谈天的，这个年轻人必然是有一种超人的坚强意志，才能经得起这样可怕的疲劳。他在海上的风吹日晒之下，面容消瘦、脸色苍白。按说象他这样缺乏睡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了，因为睡眠对于象他这样年龄的青年人是非常必需的啊！可是，不然！他那坚毅勇敢的性格，使他熬过了一切困难。很可能他以后会为这一段时间的过度疲劳，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他不能让自己垮下来。这一切狄克·

桑特都在自己心里盘算过，然而威尔顿夫人却觉得狄克·桑特的身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壮。

再说这个正直的桑特，他是有信心的，如果说他这种信心不能控制自己，但至少是能够用来指挥别人的。

“狄克，我亲爱的孩子，我的船长！”威尔顿夫人叫道，一边伸手握住了年轻见习水手的手。

“啊！威尔顿夫人，”狄克·桑特一边笑着喊道，“你可没有服从你船长的命令啊！你还是离开了你的舱房，到甲板上来了，虽然你的船长一再要求你……”

“是啊，我违背了你的命令，”威尔顿夫人回答说；“不过我好象是有一种预感，就是暴风雨要停了，或者说是快要停了。”

“确实风雨是要停了，威尔顿夫人，”见习水手回答说，“你的预感没有错！从昨天以来晴雨表上的水银柱就再没有下降。风已经小了，同时我相信最艰苦的考验我们已经度过了。”

“上帝听到你的祈祷了，狄克！啊！你受了很多苦啊，我可怜的孩子！你所作的都是……”

“都是我绝对应尽的责任，威尔顿夫人。”

“可是现在你总该去休息一会儿了吧？”

“休息？”见习水手回答说，“我不需要休息，威尔顿夫人！感谢上帝，我的身体很好，我必须坚持到底！你任命我当了船长，我就要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到《流浪者》号上所有的人都脱离了危险，得到安全的时候为止。”

“狄克，”威尔顿夫人说，“我和我的丈夫都永远也不会



“狄克，我亲爱的孩子，我的船长！”威尔顿夫人叫道。

忘记你这一次的行动表现。”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赐，”狄克·桑特说，“所有的一切！”

“我的孩子，我过去说过了，你通过自己表现在体力和精神上的坚韧性，证明你已经成人，已经成为一个有资格指挥别人的人了，要不了很久，只要你学习一毕业，杰姆斯·卫·威尔顿公司将把一条船交给你指挥，我的丈夫是不会反对我这个意见的！”

“我？……把一条船交给我指挥……”狄克·桑特大声说，他两只眼里含满了泪水。

“狄克！”威尔顿夫人说，“你本来已经是我们的养子了，而现在你已成为我们的亲儿子了，你是你母亲——我——和你的小弟弟雅克的救护人！我亲爱的狄克，让我并且也代替我的丈夫拥抱你吧！”

这位勇敢的妇女在拥抱年轻的见习水手的时候，本想使自己不要激动，但是这种慈母的情感是无法控制的。至于狄克·桑特对这种母爱的感受，则更是用任何笔墨也无法形容的！他扪心自问，除了不惜生命之外，他没有办法更好地报答威尔顿一家对他的恩惠，他从现在就要下定决心，今后要为他们去承受一切对自己的考验！

在这次谈话之后，他觉得自己比过去更坚强了。只要风变得比较平稳一些，能让他张起方帆，那么他相信能够驾驶《流浪者》号向港口进发，一旦进了港口，船上所有的人就算最后得救了。

3月二29日，风已经缓和一些了，狄克·桑特想张起

前桅大方帆和二方帆，从而既可增加《流浪者》号的速度，又可以稳定航行的方向。

“来呀！汤姆！都来呀！朋友们！”当狄克·桑特一大早走上甲板时，大声地叫着。“到这边来吧，我需要你们帮忙啊！”

“我们都在这等着呢，桑特船长，”老汤姆回答说。

“我们就等你指挥了，”埃尔居尔接着说。“在暴风雨不停的这些天，我们什么也没得干，我的四肢关节都要生锈了！”

“现在需要用你的大嘴吹气啊！”小雅克说。“我敢担保，你吹起气来会和海风一样有劲！”

“这个主意想得好啊，雅克！”狄克·桑特笑着回答说，“等风停了我们就叫埃尔居尔吹咱们的方帆！”

“我听你的命令，狄克先生！”这位好样的黑人回答说，他一边把嘴鼓了起来，活象那个高大无比的北风神①。

“朋友们，现在，”见习水手接着说，“我们马上先换上一张前桅二方帆，因为我们的二方帆给大风卷走了。换这张帆可能比较困难，但是非换不可啊！”

“行啊！换得了！”阿克代洪回答说。

“我能帮你们的忙吗？”小雅克问，他随时都准备参加劳动。

“当然能帮忙了！我的雅克兄弟！”见习水手回答说，“你去守在舵轮旁边，跟巴德在一起，你帮助他掌好舵。”

---

① 北风神（希腊神话）名叫波来，是堤当和震旦的儿子。

小雅克是否为了当上《流浪者》号的助理舵手而感到自豪，这就无需多说了。

“现在咱们开始干吧！”狄克·桑特接着说，“大家尽可能稳着点，别冒险。”

黑人们在见习水手的领导下，立即开始工作了。要挂起一张前桅二方帆，这对汤姆和他的同伴来说，是会有些困难的。他们得先把卷成一卷的方帆吊上前桅干，然后用绳子绑牢。

但是狄克·桑特指挥得很好，大家也很好地执行了他的命令，所以干了一个钟头之后，二方帆就挂好了，帆面很合适地减缩了两折。

至于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已经收起的前桅大方帆和斜桅三角帆，虽然现在风还是刮得挺厉害，也都没有费太大的事，全都挂起来了。

所以，这一天从早上十点钟开始，《流浪者》号就在前桅大方帆、二方帆和斜桅三角帆的共同推动下，航行开了。

狄克·桑特认为只挂这三张帆是比较保险的，如果风力不减弱，这样三张帆面，应该能保证至少平均每二十四小时二百海里的速度，他不需要更快的速度，就能在十天之内到达美洲海岸。

见习水手真是感到非常满意，他回到舵房，向《流浪者》号的助理舵手雅克师傅道谢之后，就坐上了舵位。《流浪者》号现在已经不再是听凭风浪摆布，而是在沿着狄克·桑特指挥的航向顺利前进了。所以，对于所有那些即使是稍微熟悉一点航海业务的人来说，狄克·桑特现在这种高兴

的心情都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天，天空云团依然还是那样迅速地流动，但是云团之间，露出了一块一块的青天，阳光就从这些云隙中，一直射向海面。有时《流浪者》号上，洒满了阳光。这种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光线，真是好东西啊！不一会儿，阳光又在迅速向东方奔驰的巨大云团后面消失了，接着太阳又露出来，转眼又不见了，但是天气却真正转晴了。

所有的舱口盖都打开了，以便给船舱内部通风。有益身心的新鲜空气，冲进了货舱，后舱房和船员休息室。人们把湿透的风帆摊在那些备用桅杆和帆架原木上晒干。甲板也都洗刷干净了。狄克·桑特不愿意自己的船没有洗刷打扮好之前就开进港口。他每天让船员们用几个小时去打扫船上的卫生，这样大家不会太累，就能把船彻底打扫干净。

虽然见习水手已经没法再用测程器，但是他还是比较有经验，能通过观察船尾的浪迹，估算出行船的大概速度。所以他相信用不了一个星期，《流浪者》号就能看见大陆，他在地图上把《流浪者》号的大概位置，指给威尔顿夫人看了之后，威尔顿夫人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那么，亲爱的狄克，你说我们将要到达的是美洲的哪一个港口呢？”她问见习水手。

“就在这里，威尔顿夫人，”见习水手回答说，他一边指着地图上从秘鲁到智利那一长条海岸线，“更确切的地点我就不敢说了。你看，这是复活节岛，已经在我们西方了，靠着这一阵方向一直是稳定的风力推动，我敢担保，我们会在东方看到陆地。在这一带停泊港是相当多的，但是要说出



“我们将要到达的是美洲的哪一个港口呢？”

我们进港靠岸的时候，会在哪一个港口，这一点我现在还办不到。”

“好吧，狄克，不管是哪个港口，我们都要开进去。”

“只要能进一个港口，威尔顿夫人，你就一定有办法很快地转往旧金山。太平洋航海公司在美洲海岸有安排得很好的班船，这个公司的轮船在沿岸各主要城市都停泊，乘坐这种轮船去加利福尼亚，对你是最方便不过的了。”

“那么，你不打算把«流浪者»号开到旧金山去吗？”威尔顿夫人问。

“当然要去了，那要等你走了之后，威尔顿夫人。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水手长和几个船员，我们就开到瓦尔帕莱索把货卸了，胡尔船长本来是预备这样作的。然后我们再回到自己的船籍港①。所以虽然我很不愿意和你分别，但是不这样就太耽误你的时间了。”

“好了，狄克，”威尔顿夫人回答说，“咱们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啊，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担心在靠近陆地时，会出现什么危险？”

“确实我是很担心会出现危险，”见习水手回答说，“不过我总希望在这一带能遇到往来的船只，我甚至感到非常奇怪，我们连一条船也没有看见。只要有哪怕是一条船经过这里，我们就可以跟它联系，它就会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所在的确切位置，那对于我们朝海岸航行就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

① 船籍港是船只登记注册所在的港口。

“难道在这一带海岸没有专业的领港船吗？”威尔顿夫人问。

“按说应该是有的，”狄克·桑特回答说，“但是领港员都在离岸很近的海上，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向近岸前进。”

“那么，要是我们碰不到领港员，怎么办？”……威尔顿夫人又接着问，她很想知道，如果出现任何可能的意外情况，这个年轻的见习水手如何处理。

“到那个时候，威尔顿夫人，要是天气还是这样晴朗，风向也比较顺，我就想办法沿着离岸较近的海面向北开，以便就近找到一个停泊港口；要是到时候刮起了大风，那么我就……”

“那么你就……你就怎么办呢，狄克？”

“那么，要是《流浪者》号处在那样的情况下，”狄克·桑特说，“一旦船被风推上浅滩，就很难再浮起来！”

“那么，你怎么办呢？”威尔顿夫人又问。

“那我就只好让我的船搁浅在海滩上，”见习水手回答说，他脸上现出了忧郁的神色，“啊！那是太可怕了，上帝是不会让我们落到那步田地的！不过，我再给你说一遍，威尔顿夫人，看样子天气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可能碰不到一条过路船或一条领港船！所以，我们很有希望！我们向着大陆前进，我们很快就能看到陆地！”

是的，把自己的船搁浅在海滩上，那是最不幸的事情，面临那种情况，即使是最坚强的水手，也会感到毛骨悚然！所以狄克·桑特只要还有可能避开这种可怕的搁浅，他就不愿意预先考虑如何应付这种不幸。

经过好几天海上气候时好时坏的变化，见习水手又变得非常忧郁起来了。风一直是刮得很猛，晴雨表上的水银柱几次上下摇摆，预示着风还会刮得更大。狄克·桑特忧心忡忡地在心里盘算，是不是又得把方帆全卸下来，空着桅杆在海上随风漂流，但是张着风帆航行，对他是非常有利的，即使只张着一块前桅二方帆也好，所以只要不会被风卷进大海，他就坚持挂着这块二方帆。但是，为了加固前桅和主桅杆，他叫人绑紧了桅底绳和桅顶后牵绳。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使影响全局的《流浪者》号本身出问题，如果船桅杆坏了，情况就会变得非常严重。

这时，有一两次晴雨表上的水银柱又上升了，这就使人担心风向会出现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也就是说西风会变成东风，那样就不得不尽可能向东斜向航行！

现在狄克·桑特又增加了新的忧虑，要是东风迎头，怎么办呢？让船作"之"字形前进吗？可是如果万不得已，要作"之"字形前进，那就又要拖延多少时间，同时，很可能会又一次被风浪推向远离海岸的大海中去！

万幸的是他这些忧虑都没有成为事实。大风经过了几天时而向北、时而向南的不断变化，最后终于变成了稳定的西风。但是，这始终是那种猛烈的会损坏桅杆和风帆的"大凉风"。

现在是4月5日。这就是说，自从《流浪者》号离开新西兰，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开始航行的那二十天，由于逆风和很长时间没有风，耽误了时间。后来遇上了可以迅速开往大陆的顺利条件。《流浪者》号在暴风雨期间的航行速

度应该说是快得不能再快了。照狄克·桑特的估计，当时的平均速度，每天至少走两百海里！那么，为什么到现在还看不见美洲海岸呢？难道海岸在《流浪者》号追逐下逃跑了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这时，虽然始终总有一个黑人船员，在船头铁栏杆旁了望，但是，任何陆地也看不见。

狄克·桑特常常自己上去了望，他站在那里举起望远镜，努力想找到象远山一样的东西。安第斯山脉是很高的，所以必须在云海中去找寻某一个露在天边云海上面的山顶。

有好几次，汤姆和他的同伴把一些假象当作是陆地了。其实那不过是躲在一些云团后面的奇形怪状的白云。有时候这些直爽的黑人，甚至非常固执地认为他们看见的是陆地；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上了视觉幻象的当。那块被当作陆地的云团移动了，形状也变了，最后完全消失了。

4月6日，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被怀疑是陆地的东西了。

当时是上午八点钟。狄克·桑特刚走上铁栏去了望。这时候，在初升的旭日照耀下，海雾弥漫，而远处天边却相当晴朗。

从狄克·桑特嘴里，终于发出一声人们渴望已久的喊声：

“陆地！陆地就在我们前面！”

听到狄克·桑特的喊声，大家都跑到甲板上来了。小雅克正象他这个年龄的孩子通常表现的那样，非常好奇；威

尔顿夫人，只要《流浪者》号上的人员登上大陆，她的苦难生活就要结束了，汤姆和他的同伴们，终于就要踏上美国大陆的土地了，至于表兄贝奈蒂克特，他现在很希望能给自己搜集到一大批新昆虫标本。

只有尼古鲁一个人没有到甲板上来。

每一个在场的人都在看狄克·桑特发现的那个陆地，有的人是很清楚地看见了，还有些人是觉得自己看见了。但是，对于习惯于观察海上天边景物的见习水手来说，这是不可能看错的，同时，在一小时之后，大家都肯定认为狄克·桑特没有看错。

在《流浪者》号东面约四海里的海面上，出现一个相当低的海岸，至少看起来是比较低的，这个海岸的背景应该是高大的安第斯山脉，只是后面的云海挡着视线，没法看见安第斯山脉的高峰。

《流浪者》号立即直接向这个海岸疾驰，海岸眼看着越来越大。

两个钟头以后，《流浪者》号距离海岸已经不到三海里了。

海岸这边，东北顶端是一个相当高的海岬，海岬前面是一个敞开口的港湾，东南端的地形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海岸向南延伸，象一条细长堤。

一层层不太高的悬崖上，长着一些树木，在蓝天的衬托下，显得非常突出。但是从这个地方的地理特点看来，很显然它后面就是高大的安第斯山脉。

此外，眼前看不到任何房屋、港口或可以作为船只避风

停泊的入海河口。

这时《流浪者》号借着船上缩减了帆面的方帆推动，直向陆地奔驰，海风正在向着海岸猛吹，狄克·桑特根本无法改变《流浪者》号的航向。

前面是许多石块拼成的一长串海滩礁石，礁石上泛滚着雪白的海水浪花。可以看到奔腾的海浪直冲上半壁山崖，那里肯定有一个可怕的海水冲击的漩涡。

狄克·桑特在船首观察了一会儿海岸的情况，又回到船尾舵房，他一句话没说，坐上了舵位。

风一直刮得很凶，这条三桅方帆船，很快就到了离岸不到一海里的地方了。

这时，狄克·桑特发现一个象小海湾似的地方，他决定把船开进这个海湾。但是，在到达海湾之前，必须穿过一列礁石，在这些礁石中间，很难找出一条通道。从海浪冲起的漩涡可以看出这一带海水都很浅。

这时，在甲板上走来走去的大狗丁戈，突然窜向船头，它望着陆地，发出一阵悲哀的叫声。人们会说大狗一定认识这个地方，它的本能，使它记起了什么痛苦的往事。

尼古鲁大概听到了大狗的叫声，因为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促使他走出自己的厨房，他虽然害怕大狗，他还是几乎立即走近了船舷，俯身在护甲板上。

幸亏是大狗丁戈一直在对着海岸悲哀地呼叫，没有发现尼古鲁。

尼古鲁注视着这海水汹涌翻腾的漩涡，看起来他一点也不害怕。威尔顿夫人看着尼古鲁，觉得这个厨师脸上微

微地泛起了兴奋的红光，看见他面部肌肉一阵紧张。

尼古鲁难道认识大陆上这一个海风推着《流浪者》号要去的地方吗？

这时候，狄克·桑特把舵轮交给了老汤姆掌握，自己离开了舵房。他最后一次再来查看一下由于《流浪者》号逐渐接近而显得越来越大的这个海湾。接着他用非常肯定的声音说：

“威尔顿夫人，要找到一个停船的地方，我已经完全绝望了！纵然我作出最大的努力，在半个钟头之内，《流浪者》号还是要搁浅在礁石滩上，我们现在必须登陆！我已不可能再把船领进一个港口！为了拯救你们，我不得不丢掉这条船！但是在拯救你们的生命和保护船只这两件事的选择中，我是毫不犹豫的！”

“难道你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狄克？”威尔顿夫人问。

“没有任何办法了。”年轻的见习水手回答说。

他立即安排《流浪者》号在石礁滩上搁浅所必须的准备工作。

首先必须让威尔顿夫人、雅克、表兄贝奈蒂克特和娜安，都戴上救生圈。狄克·桑特、汤姆和他的同伴们都是游水的能手，也都作好了准备，一旦掉进大海，他们就好自己游向海岸。

规定埃尔居尔专门照顾威尔顿夫人，见习水手负责小雅克。本来就十分镇静的表兄贝奈蒂克特现在走上了甲板，身上挎着他那个昆虫标本盒子。见习水手把表兄交给

巴德和奥斯丁照顾。至于尼古鲁，他那种奇怪的沉默表情，清楚地说明了他不需要任何人帮忙。

为了作好最充足的准备，狄克·桑特还让人把十几个装满鲸鱼油的大桶，搬上了船头甲板。

这种鲸鱼油，当《流浪者》号陷进海浪翻滚的漩涡时，只要及时倾倒下海，就能使海浪有短时间的平静，就象是鲸鱼油的润滑作用使海水分子之间的磨擦力减小了似的。这种办法可能有利于船只从礁石群中间通过。

狄克·桑特不肯忽略任何一件有可能保证大家生命安全的措施。

这一切准备工作完成之后，见习水手重新回到舵位，接过了舵轮。

《流浪者》号离开海岸已不足两百米了，也就是说几乎要碰上近岸礁石了。《流浪者》号的右舷已经浸在大浪漩涡的白色海沫中了。见习水手随时都担心船底会撞上一块水下礁石。

突然狄克·桑特从海水颜色的改变发现，前面礁石中间是一条狭长的小水道，现在必须毫不犹豫立即大胆地从这条礁石夹道中穿过去，以便让《流浪者》号在离岸尽可能近的地方搁浅。

见习水手没有犹豫，舵轮一转，他就把船开进这条弯曲而又狭窄的礁石水道里了。

在这条水道中，海浪更加凶猛，浪头一直扑上了甲板。

黑人船员都守在船头鲸鱼油桶旁边，等候见习水手下达往海里倒油的命令。

“倒油！快倒！”狄克·桑特喊着说。

当大量的鲸鱼油一倒下海，海浪就象鬼使神差一样立即静止下来了，稍停片刻之后，海浪又更加凶猛地翻腾起来。

《流浪者》号迅速地在这浮着鲸鱼油的水面上滑行，船头直指海岸。

突然，《流浪者》号被猛撞了一下。船被一阵惊人的大浪推上礁石，现在已经搁浅了，桅杆全都倒了，幸亏没有伤人。

《流浪者》号的船壳由于触礁而破裂了，海水异常凶猛地灌进了船舱。但是，这里距离海岸已不到一百米，这中间有许多灰黑色的小块礁石，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沿着这一串礁石，走上海岸。

就这样过了十分钟之后，《流浪者》号上的全体人员，都在一座悬崖脚下登陆了。

第十四章

应当作的事

《流浪者》号就是这样，先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海上无风的困难航行，后来遇上了顺利的西北风和西南风，这整个航行时间至少也有七十四天了，最后，船在海岸礁滩上毁了！

但是，威尔顿夫人和她同船的人一登上安全的海岸，就对上帝表示感谢。确实应当感谢，因为暴风雨把他们送上

的是一个大陆，而不是把他们送到太平洋波利尼西亚①的某个可怕的荒岛上，不论这块登陆的地方是在南美洲的什么省份，看起来他们要回故乡加利福尼亚，那是不会再有多大困难了。

至于《流浪者》号，这条三桅方帆船是已经毁了，就只剩下了一个毫无价值的空船壳，很有可能，在几个钟头之内，那些在大海漩涡中疯狂翻滚的白浪，就会把《流浪者》号剩下的破片，冲得五零七散。看样子根本没有任何可能从船上抢救出什么东西。不过，这一回虽说狄克·桑特不能很高兴地把一条完整无缺的船带回给自己的船主，但是，至少所有在船上的人，靠了他的努力，都安然无恙地登上了一个可以救命的海岸，而在这些获救的人当中，就有船主杰姆斯·卫·威尔顿先生的夫人和孩子。

如果想要弄清楚这条船是在美洲海岸的哪一个部位出事的，那就要讨论很长时间，是在秘鲁海岸吗？狄克·桑特大概是这样认为的。也许真是在秘鲁海岸，因为他很清楚，根据观测到的复活节岛的位置，由于当时风力的推动，可能还有赤道区域水流的影响，《流浪者》号就被推向东北方了。从南纬二十三度，很可能一直给冲到了南纬十五度。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弄清楚，三桅方帆船《流浪者》号失事的这个海岸，位于南美的什么地方。既然这里是秘鲁海岸，那么就有的是港口、镇市和村庄，所以要找到一

① 波利尼西亚是太平洋中部的一些岛屿的总称，包括汤加群岛、库克群岛、菲尼克斯岛等。

个住有人家的地方，是不难的。但是海岸的这一带，却象是没有人烟的。

这里是一块很窄的海滩，满地都是黑色的石头，后面是一片并不太高的悬崖，由于石头断裂悬崖切成了许多大小不等、形状各别的缺口。有些地方有几处不很陡的斜坡，可以通向悬崖顶端。

在北面，距离沉船的地方四分之一海里，有一个在大海上看不见的小河口，河岸两边长着许多向水面倾斜的红树，这种红树和印度出产的红树完全两样。

人们很快就看清了悬崖的全貌，悬崖顶上是一片茂密的树林，眼前这片树林郁郁葱葱，一直连着悬崖后面的群山。在这个地方，如果表兄贝奈蒂克特是一位植物学家，他就会发现很多从未看见过的新品种树木，那准会使他感到非常高兴！

那里长着好些巨大的猴面包树①，这种树人们错误地认为它生长的年龄特别长，这种树的外皮很象埃及的黑岩石；还有好些蒲葵树、白松、罗望子果树②和一种特殊的胡椒树，以及上百种其他植物，全都是美国人在美洲大陆北方不常看见的。

但是，一种相当奇怪的情况，就是在这些树木品种中，竟然没有看到一棵棕榈树。棕榈树有很多种类，总数有一千多种，在全世界几乎到处都生长着大量的棕榈树。

---

① 非洲的一种大果树，有的直径大到三十英尺，果实名叫猴面包。

② 非洲的一种果树。

在海滩上飞翔着一大群叫声刺耳的海鸟，其中大多数是各种不同样子的海燕，一种黑色的羽毛发着蓝钢色的亮光，但是它们的头顶上却是金黄色的。同时还有几只颈上无毛的灰色鹧鸪鸟，从好几个地方飞了起来。

威尔顿夫人和狄克·桑特发现这些鸟好象不太怕生人，人们走到跟前，它们也一点都不惊慌。难道这些鸟连怕人都不懂吗？难道这个海岸竟会如此绝少人迹，以至这些野鸟连一声枪响也没有听到过吗？

在海岸礁石边上，有几只塘鹅，这是那种"小塘鹅"，它们正在忙着把许多小鱼吞进那个从下颚一直挂到两腿之间的大肚子里。

从海上飞来的几只海鸥，开始围绕着《流浪者》号剩下的船壳飞旋。

但是，这些海鸥真正是仅有的经常到这个海岸来的动物。当然，这指的是表兄贝奈蒂克特肯定会找到的，那很多有意思的昆虫以外的动物。可是人们没有办法向这些仅有的动物去询问这个海岸的名字，虽然小雅克很想去问这些海鸥，所以，要知道这个地方的名字，就必须去问一个当地的居民。

可是这里却没有居民，或者，至少说是他们没有看到一个当地人。不论是在小河对岸的北边和南边，以及连悬崖高处那些茂密的森林里，都没有房子，连茅屋和草棚也没有。天空里连一丝炊烟也看不见，在大陆的这一部分地区，简直找不到任何说明人类曾经到过此地的标志、记号或痕迹。

狄克·桑特越来越感到奇怪。

"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可能是到了什么地方呢？"他心里在盘算，"这是怎么回事？连一个人影儿都没有！"

确实是一个人也没有，因为如果有一个什么本地人走过来，大狗丁戈就会先知道了，就会用它的叫声告诉大家了。大狗在海滩上走来走去，耷拉着尾巴，鼻子在地面上到处嗅嗅，一边发出低沉的叫声，它的表情确实是非常奇怪，但是它却没有任何说明有什么人或什么动物会走过来的表示。

"狄克，你看丁戈！"威尔顿夫人说。

"是啊！它这样子真奇怪！"见习水手回答说。"好象它是在找寻自己过去留下的足迹！"

"这真是太奇怪了！"威尔顿夫人低声自言自语地说，接着，她又问狄克·桑特：

"尼古鲁在干什么呢？"

"他和丁戈一样，"狄克·桑特回答说，"忙着到处走来走去！……不论怎么说，他在这里是完全自由的了。我已经没有指挥他的权利了。《流浪者》号沉没之后，他的工作也结束了！"

尼古鲁的确是正在海滩上漫步。他现在正转过身来查看海岸和悬崖，他好象是正在追溯和肯定自己过去记忆中的某些往事。难道他过去到过这个地方？如果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肯定会拒绝回答。对于这个谁也不愿接近的人，最好还是不要理他。狄克·桑特看见尼古鲁随后就往小河

那边去了，当他走过悬崖的转弯处人们从这边已经看不见他的时候，狄克·桑特也就不再管他了。

当尼古鲁走到海滩上的时候，丁戈曾经忿怒地大叫了一阵，但是几乎很快就不再叫了。

现在必须先解决最紧迫的问题，而最紧迫的问题就是要找到一个安身的地方，一个只要是能遮蔽风雨的地方，可以先暂时住下来，弄点吃的。然后大家再来商量和决定应当怎么办。

要说吃的东西，那是用不着担心的问题。不说岸上所能找到的食物，«流浪者»号食物舱里的东西，也全部都弄到«流浪者»号登陆人员身边了。海浪冲击的漩涡把大批的食用物品抛散在许多礁石中间，潮水退尽之后，全部留下来了。汤姆和他的同伴已经收集了好几桶饼干，许多罐头食物和好几木箱干肉。这些食物都还没有被海水泡坏。他们这十来个人在到达一个村镇之前，这一批食物足够他们吃的，即使时间再长一些，他们也吃不完。所以，从食物这一方面说，是完全可以放心了。人们已经把这批东西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即使涨潮，也不会再被冲走。

这里淡水也有的是。狄克·桑特一开始就特意派了埃尔居尔，到那条小河里汲了几品脱① 淡水回来。但是这个黑人大力士却把一个大木桶装满了清净的淡水，背了回来，这条小河的水，由于潮水退尽，已经完全是可以饮用的淡水了。

---

① 品脱——英、美容量单位，等于半夸脱，约 1/4 公升。英制 1 夸脱＝0.568公升；美制 1 夸脱＝0.473 公升。

至于火，如果需要生的话，附近有的是干树枝。那些老红树的树根要烧多少就有多少。老汤姆是个好吸烟的人，他身上带着相当多的火绒①，都放在一个密封的盒子里。如果需要点火，他就打火石，甚至连海滩上那些燧石也可以用。

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要找一个大家好进去坐一会儿的山洞，为了开始徒步旅行，最好能先在一个这样的山洞里休息一夜。

真是想不到，这个大家要找的山洞宿舍，却被小雅克首先发现了。他是在悬崖脚下来回乱跑的时候，在一块岩石后面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山洞，洞里面很平坦，又很宽敞，这是海上风暴冲起的海浪，长期打击着海岸冲出的一个洞穴。

小雅克高兴得不得了。他兴奋地大声嚷着叫妈妈过来，他非常得意地把山洞指给妈妈看。

“很好，孩子！”威尔顿夫人说，“如果我们是鲁滨逊，注定要在这个海滩上生活很长时间的话，我们一定会想到用你的名字，给这个山洞命名！”

这个山洞只有十到二十英尺长，宽度也是十一二英尺。但是，在小雅克看来，这简直是一个大山洞！不管怎么说，容纳这十来个海上遇险的流浪者是足够用了。威尔顿夫人和娜安都很满意，因为她们发现山洞里面很干燥，一点也不潮湿。眼前正是上弦月时节②，所以不用担心这种低潮会到达悬崖脚下，更不要说到达山洞了。那么，要在这山洞里

① 火绒——可以用火石引着的导火线。

② 上弦月和下弦月时节，都是低潮。

休息几个小时，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十分钟之后，大家都在一片干海草铺的地铺上躺下了。尼古鲁自己也觉得应当回来跟这个小集体待在一块，吃他那一份由大家共同准备，即将作好的午饭。大概他自己也认为单独一个人冒险钻进这条小河弯弯曲曲穿过的茂密森林，是不合适的。

已经是下午一点钟了。罐头肉、饼干、还有加了几滴甜酒的淡水。巴德从海滩上抢救出来的这一桶①甜酒，给这顿午饭增色不少。

但是，尼古鲁虽然跟大家在一起吃饭，却始终不参加大家的谈话，人们讨论的主题是当前的处境，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尼古鲁虽然象是有点心不在焉，实际上却在用心地听，并且肯定他是要利用听到的情况，谋取私利的。

在大家吃饭的时候，那个一直受到人们关注的大狗丁戈，就守在山洞门口。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不论什么人或什么动物在海滩上出现，忠实的丁戈一定会用它的叫声，发出警报的。

威尔顿夫人抱着半躺半坐的小雅克，孩子几乎睡着了，威尔顿夫人在说话：

"狄克，我的朋友，我代表大家，对于这么长时间以来，你对大家的忠诚服务，表示感谢，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让你减轻负担。在陆地上，还得要你象在船上担任船长一样，作我们的领路人。我们完全信赖你，现在你说吧！我们该

---

① 一桶约等于57升。

怎么办？”

威尔顿夫人、老女仆娜安、汤姆和他的同伴，都望着年轻的见习水手。尼古鲁也特别注意地盯着狄克·桑特。显然，狄克·桑特现在要讲的话，对他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狄克·桑特想了一会儿，然后说：

“威尔顿夫人，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先知道，我们眼前是在什么地方。我想，我们登陆的这个地方，只能是美洲沿海的秘鲁海岸某个地方。这都是暴风雨和海上水流的作用，才把我们推到这个纬度来的。但是，我们这里是不是秘鲁南方的某一个省，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正在南美洲大平原边上，那个人烟最稀少的地区？这是有可能的。我甚至非常希望会是这样。看到这个海滩这样荒凉，显然这里很少有人来过。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离我们最近的村镇，也会有相当远的路要走，这就是一件麻烦事。”

“那么，该怎么办呢？”威尔顿夫人说。

“我的意见，”狄克·桑特回答说，“我的意见是，在没有弄清楚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之前，大家就不要离开这个山洞。等我们休息一夜之后，明天可以由两个人去察看一下。不要走得太远，尽量想办法找到几个当地人，向他们打听一下情况，然后回到山洞里来。在这方圆十到十二英尺的地方，我们肯定会找到人的。”

“那我们就得分开了！”威尔顿夫人说。

“我看是非派两个人出去不可，”见习水手回答说。“如果我们什么消息也打听不到，要是真的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这个地区完全没有人烟，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到时候再想别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那么我们中间由谁去察看情况呢？”威尔顿夫人在考虑了一会之后，提出了问题。

“这就是我们要商量决定的事，”狄克·桑特回答说。“不过我个人认为，你、威尔顿夫人和雅克、贝奈蒂克特先生和娜安，你们几位都不要离开山洞。巴德、埃尔居尔、阿克代洪和奥斯丁留下来保护你们；剩下汤姆和我，我们两个人到前面去察看情况。尼古鲁大概也愿意留在山洞里吧？”狄克·桑特看着这位厨师，加了最后这一句问话。

“可能是这样的。”尼古鲁回答说，他是一个不愿意多管闲事的人。

“我们带大狗丁戈一起去，”见习水手接着说，“它对我们察看情况肯定有用。”

丁戈听到狄克·桑特说它的名字，就走进了山洞门口，轻轻地叫了一声，好象是说明它完全同意狄克·桑特的计划。

听了见习水手提出的建议之后，威尔顿夫人就一直在沉思。她对于分开行动很不喜欢，即使是很短时间的分开，她也是非常不愿意的。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流浪者》号遇难的消息，很快地被那些经常从南边或北边，到这一带海岸来的印第安人[①]知道了，并且碰巧有一些来抢夺沉船附近漂流物的人，到山洞上来了，那么如果大家不分开，都

① 印第安人是美洲当地古老的居民。

聚集在一起，不是就更有把握把他们赶跑吗？

威尔顿夫人针对见习水手的建议，提出的这个反对意见，确实值得认真地加以讨论。

但是，在狄克·桑特提出了他的理由之后，威尔顿夫人就放弃了自己的意见。狄克·桑特告诉大家，不要把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土人，以及太平洋波利尼西亚土人混为一谈，现在可以说绝对用不着担心印第安人会来进攻。但是，大家到了这个地方，连这里是南美洲的哪一省也不知道，从这里到最近的村镇有多远的路，也不知道，这真是够伤脑筋的。分开行动显然会带来一些麻烦，不过要是大家一起在这一片看起来会一直延伸到这些大山脚下的森林里，盲目前进，那就会更麻烦了。

"再说，"狄克·桑特又着重指出说，"我认为这次分开活动的时间不会很长，我甚至可以担保时间一定很短。至多两天以后，如果汤姆和我两个人既找不到住户，又找不到居民，我们就回山洞来。不过，那是不太可能的，我相信这样往内地走不到二十英里，就一定能完全明白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了。总而言之，由于我不会借助天文观察，测定《流浪者》号行经的纬度，我可能会估算错误，所以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比我们想象的纬度更高，或是更低，都是有可能的。"

"是啊……你的话是很对的，孩子！"威尔顿夫人心情沉重地回答说。

"你说呢，贝奈蒂克特先生，"狄克·桑特问，"你对我提出的计划有什么意见？"

“我？……”表兄贝奈蒂克特说。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呢？”

“我一点意见也没有，”表兄贝奈蒂克特说。“我觉得大家提出的建议都很好，大家要怎么作我就怎么作。不是说要在这儿住一两天吗？我完全赞成，那我就利用这一段时间，对这一带海岸进行一次纯粹昆虫学方面的调查研究。”

“好了，你喜欢怎么作就怎么作吧，”威尔顿夫人说。她又回头对狄克·桑特说：“就这么办吧，我们留在这里，你和老汤姆去察看情况吧。”

“就这样决定了，”表兄贝奈蒂克特以非常平静的语气说，“我这就开始去察看这一带地区的昆虫情况。”

“贝奈蒂克特先生，你可不要走远啊，”见习水手说，“这一点我们请你特别注意，别走远了！”

“你放心吧，小伙子！”

“特别请你记住，别给我们带回来太多的蚊子！”老汤姆补充了一句。

过了一会儿，这位昆虫学家肩上斜挎着他那个宝贝白铁皮盒子，就离开了山洞。

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尼古鲁也从山洞里走出去了。看来他就是那种从来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人。当表兄贝奈蒂克特爬上悬崖的斜坡，去察看森林边沿的时候，尼古鲁却转向小河那边走去，他慢慢地走远了，在沿着河岸逆水上行的远处已经看不见他了。

雅克一直在睡觉。威尔顿夫人让他躺在娜安的怀里，然后她从山洞走向海滩。狄克·桑特和同伴们都跟在威尔

顿夫人后面。他们要去看一看，能否从海滩走近«流浪者»号的沉船壳，因为船壳里还有许多对他们很有用的东西。

这条三桅方帆船撞沉搁浅在几块礁石上，这些礁石现在都露出了水面。在一大堆各种破碎东西中间，斜躺着那条空船壳，潮水高涨时船壳大部分浸在水里。狄克·桑特对这种情况一直感到很难理解，因为他知道，在太平洋的美洲海岸，潮水总是相当小的。不过，也许这种潮水高涨是由于海风冲击海岸形成的。

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同伴们又一次看到他们的«流浪者»号时，心里都很难过。他们就是在这条船上度过了漫长的时日，经受了不少的痛苦！现在这条残破不堪、形状可怜的三桅方帆船，既没有了桅杆，又失去了方帆，象一具没有生命的死尸，倒卧在礁石上，这景象怎不叫大家心痛呢？

但是，现在应当在海浪把«流浪者»号的船架冲散之前，再上船去察看一番。

狄克·桑特和黑人船员先从那些吊在船边上的缆绳攀上了«流浪者»号的甲板，然后就很方便地爬进了船舱。汤姆、埃尔居尔、巴德和奥斯丁，从食物舱里取出了一切有用的东西，吃的、喝的都有；与此同时，见习水手爬进了后舱干部船员休息室。«流浪者»号触礁淹水之后，碰巧船尾的这一部分没有进水，露在水面上。

狄克·桑特从休息室里找到四支完好无缺的普尔德公司制造的雷敏敦步枪①，还有一百多发子弹都好好地装在

① 普尔德公司是19世纪英国生产各种枪支的著名公司。雷敏敦是普尔德公司出产的一种步枪式的猎枪。

子弹盒子里。有了这些武器，狄克·桑特他们这些人就可以武装起来了，万一在路上碰到印第安人的攻击，就可以用来进行抵抗。

见习水手还特意把一盏轻便小灯也带走；但是船上的地图，因为是放在船首了望台上的，已经被海水浸坏，变成没用的破纸了。

在《流浪者》号的工具舱里，还有好几把切割鲸鱼肉用的，既结实又锋利的大砍刀。狄克·桑特挑选了六把，这样他们十个人就可以每人手上有一件武器了，他还特意找出一支小雅克的玩具枪带上岸去。

至于船上还有的其他许多东西，有的是不知道冲到什么地方去了，有的是已经给海水浸坏了。再说，反正只是几天时间的旅行，带太多的东西，也是没有必要。食物、武器和子弹，现在都已经是足足有余了。但是，狄克·桑特还是听从了威尔顿夫人的意见，特意把船上储存的银币，大约有五百美元，也都带在身上了。

说实在话，这点钱是太少了！本来威尔顿夫人自己放在船上的钱，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可是这些钱现在都找不到了。

除了尼古鲁之外，那还会有谁会干这种事呢？只有他会在这次大家上船察看之前，先来过了，并且把胡尔船长和威尔顿夫人留在船上的钱，都拿走了。可以肯定，除了他以外，大家不会怀疑任何第二个人。虽然是这样，狄克·桑特还是犹豫了一会儿，因为他虽然知道并且也看透了，对于这个沉默阴险和幸灾乐祸的家伙，必须时刻防范，尼古鲁肯

定是个奸诈的人，但是，能否因此得出他就是盗窃犯的结论呢？按照狄克·桑特的性格，他认为现在下这样的结论也许太武断了。可是，能不能怀疑是其他什么人干的呢？不可能！这几个老实的黑人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山洞，只有尼古鲁曾经在海滩上来回转游。偷钱的人只会是他。所以狄克·桑特决定等尼古鲁一回来，就询问他，在必要时就搜查他的东西。狄克·桑特下决心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这时太阳已经西下，接近地平线了。在这个时候，太阳的直射线还没有越过赤道，把它的光和热带到北半球，但是，它已经快要越过赤道线了，所以太阳几乎是垂直地沿着苍穹形成的这条弧线下降，直到那海天混为一色的天边。黄昏时间很短，夜色迅即降临。这种情况使见习水手思想上已完全肯定，他们登陆的海岸地点，是在赤道线和南回归线①之间。

接着，威尔顿夫人、狄克·桑特和黑人伙伴都回到了山洞，他们准备睡几个小时。

“今天夜里天气还要更坏，”汤姆指着积满乌云的远天，对大家说。

“是啊，”狄克·桑特回答说，“要刮大风了。不过，现在风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那条可怜的三桅方帆船，已经完了，暴风雨再也没法欺侮我们了！”

“让我们虔诚地感谢上帝的安排吧！”威尔顿夫人说。

---

① 南回归线在赤道线下23度。

大家商量好了，在这个将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由几位黑人伙伴轮流值夜，守住山洞口，此外，为了更加万无一失，还可以依靠大狗丁戈。

这时大家忽然发现，表兄贝奈蒂克特还没有回来。

埃尔居尔伸长了脖子，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叫贝奈蒂克特先生，人们立即望见了这位昆虫学家，从悬崖的陡坡上下来了，他差一点没有来一个倒栽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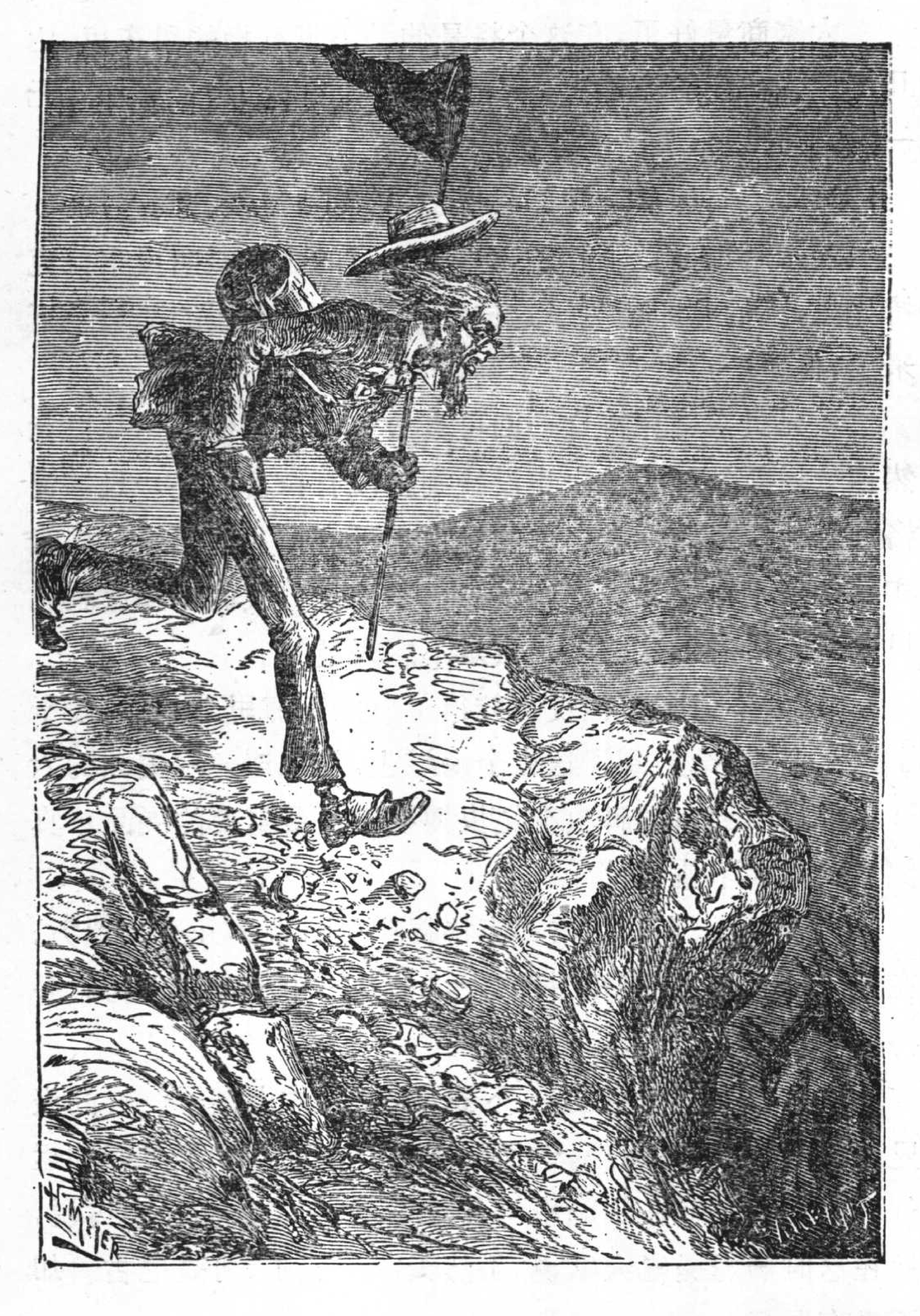
表兄贝奈蒂克特这一回可真给气坏了，他在树林里竟然连一只新品种的昆虫也没找到，没有！真的连一只够资格列入他搜集的标本名单的昆虫也没有！那些蝎子、蜈蚣和其他多足虫要多少就有多少，多的是！我们都知道表兄贝奈蒂克特对于这些多足虫是不感兴趣的。

"这太不值了，"他说，"航行了五六千海里，跟暴风雨干了这么多天，给扔到了这么个海滩上，结果连一只美洲的六脚虫都见不到，六脚虫在昆虫博物馆是最重要的展品！真倒霉！这太不值了！"

说到最后，表兄贝奈蒂克特提出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在这个什么都没有的海滩上，他连一个小时都不愿意多待。

威尔顿夫人安慰了一下这位象她的大孩子一样的表兄，大家劝他不要失望，说他明天肯定会有比今天更好的运气。于是大家就在山洞里凑合着睡下，准备睡到日出再说，就在这时汤姆提醒大家说，虽然天已经黑了，可是尼古鲁却还没有回来。

"他会待在什么地方呢？"威尔顿夫人问。



表兄贝奈蒂克特这一回可真给气坏了。

“没关系，管他呢！”巴德说。

“怎么没关系？很有关系！”威尔顿夫人回答说，“我宁愿看着这个人跟我们在一起！”

“当然了，威尔顿夫人。”狄克·桑特回答说，“可是，他既然是自己要离开我们，我看那是没法强迫他陪我们留下来的！谁知道他是不是出于某种原因，要永远躲开我们，不再见面呢？”

说到这里，狄克·桑特把威尔顿夫人拉到一边，把自己对尼古鲁的怀疑告诉了她，狄克·桑特发现威尔顿夫人和自己一样怀疑尼古鲁，这一点也在他意料之中。但是他们在有一个问题上，意见却不一致。

“如果尼古鲁重新回到山洞，”威尔顿夫人说，“那就是说他已经把他偷到的钱，藏到一个保险的地方了。那么我认为，既然我们没办法让他承认错误，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别让他知道我们对他的怀疑，让他相信我们是傻子算了。”

威尔顿夫人说得很对，狄克·桑特现在也同意了她的意见。

这时候大家在外面叫了好几回尼古鲁的名字……一点也听不见尼古鲁回答的声音。要么是他已经走远了，听不见了；要么是他不愿意再回来了。

这几位黑人伙伴对于尼古鲁的出走一点也不惋惜，但是正象刚才威尔顿夫人说的那样，尼古鲁远离山洞，很可能比跟大家一起在山洞里更让人担心！再说，尼古鲁居然愿意单独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瞎摸，这件事又应当怎么解释呢？他会不会是迷了路？会不会是在这漆黑的夜里，

找不到回山洞来的路呢？

威尔顿夫人和狄克·桑特不知道该怎么想才好。虽然是这样，大家总不能为了等尼古鲁一个人，老熬着不睡觉，何况大家都困极了。

就在这个时候，在海滩上跑来跑去的大狗，大声叫起来了。

“丁戈为什么叫唤？”威尔顿夫人问。

“得去看看，”见习水手说，“也许说不定是尼古鲁回来了。”

埃尔居尔、巴德、奥斯丁和狄克·桑特几个人立即走出山洞，朝小河口方向走去。

但是，到了小河岸，他们什么也没看见，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时丁戈也不再叫了。

狄克·桑特和他的黑人伙伴又回到了山洞。

睡觉的铺位都尽可能好地安排定了，排好了每一位黑人伙伴轮流在山洞门口值夜的次序。

威尔顿夫人心中忧虑，她无法入睡，她似乎感觉到，这个她如此渴望归来的美洲大地，并不能使她得到自己所希望的结果：给亲人带来安全，使自己得到休息。

第十五章

哈里斯

第二天，4月7日，轮到日出时候值班的奥斯丁，看到大狗丁戈一边叫一边向河边跑去。威尔顿夫人、狄克·桑

特和黑人伙伴们几乎是立即同时跑出了山洞。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一定是丁戈发现了什么人或者什么野兽，"见习水手说。

"不论怎么说，这一回不会是尼古鲁，"汤姆说，"因为要是尼古鲁，丁戈总是带着那种愤怒声音狂叫。"

"要是不是尼古鲁，那么尼古鲁会在什么地方呢？"威尔顿夫人这样问，一边看了看狄克·桑特，狄克·桑特是很理解威尔顿夫人这言外之意的，"如果不是尼古鲁，那又会是谁呢？"

"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了，威尔顿夫人，"见习水手说。接着他又对巴德、奥斯丁和埃尔居尔说："带上武器，朋友们，跟我走！"

三个黑人伙伴都拿了枪和大砍刀，狄克·桑特也带了武器，他在自己的雷敏敦猎枪里压上了装满五颗子弹的弹夹子，四个人都这样装备起来之后，就朝着小河边走去。

威尔顿夫人、汤姆和阿克代洪留在山洞门口，山洞里还有小雅克和娜安。

这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阳光虽然被东面的大山遮住，不能直接照着海岸的悬崖，但是一直到西方天边的大海上，却泛滚着朝阳的红辉。

狄克·桑特和他的伙伴们从海滩中间插过去，走近和海岸线连接的小河海口。

大狗丁戈正象如临大敌的猎犬准备随时扑向猎物，四脚站稳，一动也不动，只是不住声地狂叫。显然它是看见或

者感觉到了有当地土人走过来。

一点不错，这一回来的人不再是丁戈在《流浪者》号上常见的那个它恨之入骨的仇人——尼古鲁了。

这是另外一个人，他正从悬崖脚下转弯处走过来，他十分小心地向河岸这边走来，一边熟练地打着手势，叫丁戈安静下来。完全可以看得出，他对于这条凶猛大狗的愤怒狂叫，一点也不在乎。

“这个人不是尼古鲁！”埃尔居尔说。

“换一个什么人都比尼古鲁好！”巴德回答说。

“是啊，”见习水手说。“这很可能是个当地土人，他来了会使我们减少一次分散活动的烦恼，省得再出去察看情况了。这样我们终于会很快弄清楚我们现在的确切地理位置了。”

于是四个人都把枪重新挎到肩上，迎着这位陌生人，赶快走了过去。

这个人看见他们走过来，最初的反应是显得非常惊奇。完全可以肯定这是因为他根本没想到，会在海岸的这一带地方，遇见外地来的人。显然这个人也还没有发现《流浪者》号沉船的漂流物，否则，他对于这些遇难脱险船员的到来，就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了。此外，这也是因为昨天这整个一夜，在海滩上翻滚冲击的巨浪，已经把《流浪者》号的船壳完全打碎，只剩下一些破碎的漂流物也已经冲到远处大海里去了。

起初，这个陌生人看见四个带枪的人，朝着他走过来，他向后退了一步，他身上也斜背着一支步枪，这时他很快地

把枪取了下来抓在手上，接着他又把枪挎上肩了。看样子就知道这个陌生人心里并不踏实。

狄克·桑特向陌生人招手致意，他大概是明白了，因为他犹豫了一下之后，就又朝着狄克·桑特这边走了过来。

这时狄克·桑特才仔细看清了这个人的样子。

这是一个很结实的中年人，至多有四十岁年纪，两眼奕奕有神，头发和胡须呈灰黑色，被太阳晒黑的皮肤，跟那种长年生活在野外森林和大草原的游牧民族一样。一件熟皮缝制的上衣，当作他的短外套，头上戴着一顶大檐帽，脚上套着一双长筒及膝的大皮靴，靴子后跟上部带着一副宽齿轮的马刺[①]，走起路来，马刺齿轮发出清脆的响声。

狄克·桑特一眼就看出来了，事实也证明他是对的，眼前这个陌生人并不是一个长年在大草原上奔波的印第安人，而是一个外地来的那种冒险家，这种人往往是不大可靠的，在这种远离城镇的偏僻地方，常常会遇到这种人。从他那种待人接物相当生硬的态度，和他嘴上那一小撮稀疏的灰红色胡子，好象也能断定这个陌生人，大概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的英国人。不论怎么说他绝不是一个印第安人，也不会是西班牙人。

狄克·桑特用英语向他招呼说："欢迎你啊！"这时对方同样用英语作了回答。他的英语发音很纯，没有半点外国口音，这就使狄克·桑特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看法。

"应该是欢迎你啊，年轻的朋友，"陌生人回答说，一边

---

① 宽齿轮马刺是在马靴后跟上装的铁环，中间有一个齿轮形铁片，用于驱使坐马。

走近见习水手并且和他握手。

对这几位黑人伙伴，陌生人只是招了招手，一句话也没说。

“你是英国人吧？”陌生人问见习水手。

“我们是美国人。”狄克·桑特说。

“是南美洲人？”

“北美。”

陌生人听他说是北美人好象很高兴，他握住狄克·桑特的手用力摇晃，而这一回他握手的动作，倒确实是地道的美国方式。

“年轻的朋友，你能不能告诉我，”陌生人问，“你们是怎么到这个海岸上来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陌生人还没有等到见习水手回答他的问话，就摘下了自己的大帽子，向狄克·桑特后边来的人致敬。

原来是威尔顿夫人，她一直走到河岸上来了，现在正站在陌生人对面。

于是威尔顿夫人就接上了陌生人的问话。

“先生，”她回答说，“我们是海上遇难逃上岸的，我们的船昨天被这些近岸海滩的礁石撞碎了！”

陌生人的脸上表现出很同情的样子，同时他两只眼睛也向海边到处张望，寻找那条在海滩上的沉船。

“我们的船现在连一块板也没有了！”见习水手接着说，“昨天夜里的大风浪已经把它完全撞碎冲走了。”

“我们首先想请问你，”威尔顿夫人接上去说，“我们现

在这是在什么地方？”

“你们现在是在南美海岸，这还用问吗？”陌生人回答说，他好象觉得威尔顿夫人的问题提得很奇怪。“这一点难道你们还会有什么怀疑吗？”

“是啊，先生，因为海上的暴风雨很可能把我们的船刮到了离开我们航线很远的地方，我没办法准确地测定我们的地理位置，”狄克·桑特说，“不过我想请你准确地告诉我，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是在秘鲁海岸，对吗？”

“不对，年轻的朋友，不对！还要更偏南一点！你们的船是在玻利维亚海岸撞碎的。”

“啊！”狄克·桑特惊奇地说。

“更确切地说，你们失事的位置还在玻利维亚南部，是在和智利交界的地方。”

“那么请问你，这个海角叫什么名字？”狄克·桑特指着北边那个海岬问陌生人。

“我可没法告诉你这个海岬的名字，”陌生人回答说，“因为我虽然对这里内地比较熟悉，常常到处跑跑，但是，到这个海边上来，我这还是头一回。”

狄克·桑特思索了一会这位陌生人告诉他的情况。他觉得并不十分奇怪，因为他对于海上水流的估算，可能，甚至应该说一定会有误差；但是这种误差是不会很大的。实际上他相信《流浪者》号是在南纬二十七到三十度之间撞坏的，这是根据复活节岛的位置推算的，沉船的地方是在南纬二十五度线上。在这么长的一段航程中，《流浪者》号出现这种比较小的误差，这完全是可能的。

再说，也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这位陌生人说的话，并且既然这里是玻利维亚南部的海岸，那么对于这一带十分荒凉的景象，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先生，”这时狄克·桑特说，“照你刚才的说法，我觉得我们这里离开利马① 肯定还有相当远的路程。”

“啊！利马，远着呢……得从这往北！”

威尔顿夫人开始由于尼古鲁的失踪而心有疑惧，她一直特别留神观察这个新来的陌生人，但是，不论从他的举止或言谈上，威尔顿夫人都没有发现任何足以对陌生人的善意产生怀疑的地方。

“先生，”威尔顿夫人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可能有些冒昧……你好象不是秘鲁人吧？”

“我和你一样，也是美国人，夫人，你贵姓？”陌生人说，他停了一下，等待威尔顿夫人自我介绍。

“我叫威尔顿夫人。”她回答说。

“我叫哈里斯，是南卡罗来纳州人，可是我从离开家乡，来到这玻利维亚草原，已经有二十年光景了，所以我能见到美国同乡，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哈里斯先生，你就住在本省的这一带地方吗？”威尔顿夫人问。

“不，威尔顿夫人，”哈里斯回答说，“我住在南边，智利的边界线上，但是，我现在是要去智利东北的阿塔卡马②。”

---

① 利马是秘鲁的首都，位于南纬十三度左右南美海岸。

② 阿塔卡马是智利北方的沙漠地区。

"难道我们这里就是阿塔卡马大沙漠的边沿吗？"狄克·桑特问。

"一点都不错，年轻的朋友，这片大沙漠一直延伸到天边那些大山的后面。"

"是阿塔卡马大沙漠吗？"狄克·桑特重问了一句。

"是的，"哈里斯说。"在南美洲这一片广阔的土地上，这个阿塔卡马大沙漠地区好象是另一个世界，它在很多方面都和南美其他地方不一样。它是南美洲大陆上最奇特的地方，也是最少被人了解的地方。"

"你是一个人单独到阿塔卡马去吗？"威尔顿夫人问。

"啊！我到那里去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这位美国人说。"距离此地两百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大庄园，名叫圣斐里斯庄园，那是我哥哥的产业，我现在就是为了自己的商业事务，要到他那里去。如果你们愿意跟我去，我哥哥肯定会很好地接待你们，而且你们要是到楚基卡马城①去，交通工具有的是，我哥哥一定会很高兴把马车给你们用的。"

美国人哈里斯自动提供的这些方便，当然只会使别人对他产生好感，于是他马上又接着问威尔顿夫人：

"这几个黑人是你的奴隶吗？"他用手指着汤姆和他的伙伴。

"我们合众国已经没有奴隶了，"威尔顿夫人赶忙回答说。"北美很久以前就取消了奴隶制度，南美应该也早已跟北方一样了！"

---

① 楚基卡马是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地区南部唯一的城市。

“啊！是这么回事，”哈里斯回答说，“我给忘了，1862年的战争①已经解决了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请这几位能干的人原谅我刚才的话，”哈里斯补充了后面这句话，语调上带着那种南美人对黑人讲话时固有的讽刺味道。“不过，”他接着又说，“我是看到这几位先生在给你当差，我当时以为……”

“先生，他们根本就没有给我当差，也从来没有给我当过差。”威尔顿夫人郑重其事地回答说。

“如果给你当差我们会感到很荣幸，威尔顿夫人，”这时老汤姆说。“不过我们希望哈里斯先生明白，我们现在不属于任何人，我自己曾经当过奴隶，这是真的，在我六岁的时候，曾被人家在非洲当奴隶卖过；但是，我的儿子巴德，喏，就是他，他出生时他的父亲我已经是自由人了，至于我这几位伙伴，他们出生时他们的父母也都是自由人了。”

“那我只有向你们道喜了！”哈里斯回答说，他说这话的腔调使威尔顿夫人觉得这个人不怎么正派。哈里斯接着又说：

“其实，在玻利维亚的这个省份，我们也没有奴隶。所以，你们一点也用不着担心，你们可以在这里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就象你们在新英国的六州地方②一样。”

① 指1862年底开始的美国内战第二阶段。北部的最后胜利实际上是在1863年夏，在东战场盖特茨堡和西战场维克斯堡的胜利之后，整个内战一直到1865年4月才完全结束。四年内战消灭了南方奴隶主势力和奴隶制度，但是此后黑人仍然受歧视和压迫。

② 新英国六州是英国在北美最早的殖民地，包括缅因州、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即麻省）、罗得艾兰州、和康涅狄格州。

正在这时小雅克一边揉着眼睛，从山洞里走了出来，后边跟着娜安。

他一看到妈妈站在那边，就向威尔顿夫人身边跑过来了，妈妈亲热地把他抱了起来。

“这个可爱的孩子！”美国人说着一边走近雅克。

“这是我的儿子，”威尔顿夫人回答说。

“哎呀！威尔顿夫人，你一定是吃了双倍的辛苦了，因为你的孩子也跟着你经受了这么大的艰难！”

“是上帝保佑他平安脱险了，还有我们大家，哈里斯先生。”威尔顿夫人回答说。

“你能让我亲一下他的小脸吗？”哈里斯说。

“当然可以了。”威尔顿夫人回答说。

但是，小雅克对这位“哈里斯先生”的相貌好象很不喜欢，因为只见他拚命往妈妈怀里躲。

“啊！”哈里斯嚷着说，“你不愿意让我亲你啊！难道你看我的样子害怕吗，我的小朋友？”

“你别介意，先生，”威尔顿夫人连忙说，“这孩子就是胆小怯生。”

“好吧！咱们以后会熟起来的！”哈里斯回答说，“等我们一到了大庄园里，等你高兴地骑上一匹听话的小马，到那时候，好小马就会告诉你我有多么好了！”

但是哈里斯的“听话的小马”和他刚才的亲吻一样，都没能使小雅克对他表示信任。

威尔顿夫人这时感到很过意不去，连忙用别的话岔开了。对于这样热心给自己帮助的人，是不应当得罪他的。

“这个可爱的孩子！”美国人说。

狄克·桑特这时一直在考虑哈里斯提出的要他们去圣斐里斯庄园去的建议，这对他们来说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不过正象哈里斯刚才说的，这是一条长达两百英里的旱路，又是森林，又是大平原，走起来肯定很辛苦，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交通工具。

所以见习水手就提出了关于这段旅行的一些看法，他想听听这位美国人有什么高见。

"确实，这一段路是长了一点，"哈里斯回答说，"但是在距离小河岸后边几百步的地方，我有一匹马，我准备让给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孩子骑。至于我们大家，即使我们步行累得再厉害，也没什么了不起。而且我刚才说有两百英里，那是说的沿着河岸上行，我是那样走过的。可是我们如果从森林里穿过去，那至少能少走八十英里的路。所以，如果我们一天能走十英里路，我看咱们用不了吃太大的苦，就能到达大庄园了。"

威尔顿夫人向美国人表示感谢。

"你接受我的建议，就是对我再好不过的谢意了。"哈里斯回答说，"虽然我从来没有走过这条穿过树林去的路，但是我对南美大草原是相当了解的，我相信我走这条路是不会有困难的。只是现在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就是吃的东西。我带的干粮只仅仅够我一个人，到圣斐里斯大庄园路上吃的，……"

"哈里斯先生，"威尔顿夫人回答说，"正好我们带的食物超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要能跟你一起分着吃，那我们真是太高兴了。"

“好啊，威尔顿夫人，我看是万事俱备，再好也没有了，我们只要出发就行了。”

哈里斯转身往河边去，他想到自己拴马的地方去把马牵来。这时狄克·桑特拉住他，又向他提了一个问题。

年轻见习水手觉得离开海岸，向内地深入，穿越这片无边无际的大森林，这种走法他是不太赞成的。在这一点上，他那热爱大海的水手性格又显出来了，要是沿着海岸上山下坡旅行，那会更合他的胃口。

“哈里斯先生，”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在阿塔卡马大沙漠里走一百二十英里，而不沿着海岸走呢？路反正都是一样走，不管往南或是往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想办法到达一个最近的城市，不是吗？”

“不过，年轻的朋友，”哈里斯微皱着双眉，回答说，“我觉得在这一带海岸，三四百英里内，大概没有城市，而我对这一带沿海地方又不十分熟悉。”

“往北去你是不熟悉，”狄克·桑特说，“但是往南呢？……”

“往南？”美国人回答说，“那要南下一直到智利。而路程几乎是一样远，我要是你的话，我就不愿意这样沿着阿根廷大草原旅行。要是那样我就感到非常抱歉，我就不能奉陪你们了。”

“那些从智利开往秘鲁去的船，难道我们在这个海岸上就看不见它们经过吗？”威尔顿夫人问。

“看不见，”哈里斯回答说，“它们都离岸很远，你肯定不会看见那些船的。”

"是的，"威尔顿夫人回答说，"好吧，狄克，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哈里斯先生吗？"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威尔顿夫人，"见习水手回答说，他还是有点不甘心跟着哈里斯往内地去。"我想再问一下哈里斯先生，我们在哪一个港口能找到一条船去旧金山？"

"说真话，年轻的朋友，你这个问题我可回答不了，"美国人说。"我能回答的全部问题，就是到圣斐里斯大庄园，我们借给你们车子，送你们到楚基卡马城，从那里……"

"哈里斯先生，"这时威尔顿夫人插话说，"你可别以为狄克·桑特不想接受你的好意！"

"我不是这个意思，威尔顿夫人，我确实一点那种意思也没有，"见习水手回答说，"但是我一直感到很可惜，《流浪者》号没有能往南在更高的纬度或往北在更低的纬度上搁浅！那我们就可能靠近一个什么港口，在那样情况下，就更便于我们回旧金山，也可以不必再考虑执行哈里斯先生热心帮助我们的建议了。"

"威尔顿夫人，你不要怕麻烦我，"哈里斯说，"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很难得有机会碰到同乡。能够为你服务，这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快乐。"

"我们接受你的建议，哈里斯先生，"威尔顿夫人说，"但是，我可不愿意你没有马骑，我是一个很能走长路的人……"

"我更是一个能走长路的人，"哈里斯鞠着躬回答说，"我走长路穿越大草原，已经习以为常了。咱们一起走，我决不会拖大家的后腿。你可不能推辞，威尔顿夫人，你和你

的孩子一定要骑马。再说，很有可能，我们在半路上会遇到几个我哥哥大庄园的仆人，他们当然是骑马出来的，那就更好嘛！他们肯定会把马让给我们骑的。”

狄克·桑特看得很清楚，他再提出反对意见，就会使威尔顿夫人不高兴。

“哈里斯先生，”他说，“你说吧，咱们什么时候动身？”

“咱们今天就走吧，年轻的朋友，”哈里斯回答说。“一进四月份，雨季就要开始了，你们必须尽可能在雨季以前，到达圣斐里斯大庄园。总的说来，从穿过森林这条路走，还是最近的路，可能也是最保险的。不象在沿海岸旅行那样，经常会受到那些抢劫成性的印第安游牧居民的袭击。”

“汤姆，朋友们，”狄克·桑特回过身来对黑人伙伴说，“咱们现在不忙别的了，就作动身的准备吧！那么，咱们先把船上弄下来的那些食品，挑选一下，把最便于携带的，打成包裹，每个人带一部分。”

“狄克先生，”埃尔居尔说，“你如果同意的话，全部食品都交给我一个人扛好了！”

“不用那样，埃尔居尔，能干的朋友！”见习水手回答说，“还是我们大家分着带好。”

“你真是一个能卖力气的伙计，埃尔居尔，”哈里斯这时插话说，他两只眼睛盯着这个黑人，好象他在鉴定一个等待出卖的黑奴似的。“要是在非洲市场上，你一定很值钱！”

“我就是值我应当值的那些钱，”埃尔居尔笑着说，“那些买主要想逮住我，他们非得拼命跑不可！”

一切都商量定了，为了赶快动身，每个人都开始准备。

其实，只要预备从海岸到大庄园这段旅途中大家需要的食物，也就是这十来天路上必需的食物就行了。

“不过，哈里斯先生，”威尔顿夫人说，“在动身之前，在我们接受你的款待之前，我请你先接受我们的招待，我们热诚地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吃一顿午餐。”

“好的，威尔顿夫人，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你的邀请！”哈里斯愉快地回答说。

“只要过几分钟，我们就开饭了。”

“很好，威尔顿夫人，我要利用这十分钟的时间，去牵我的马，把它牵到这里来。这匹马正在那边吃草，它现在应该已经吃过午饭了！”

“你愿意我陪你去吗，先生？”狄克·桑特问美国人。

“你愿意去就去吧，年轻的朋友，”哈里斯回答说，“走吧！我领你看看这条河近海口这一带的情况。”

他们两个向河岸那边去了。

在这时候，威尔顿夫人让埃尔居尔去找昆虫学家了。说实在话，表兄贝奈蒂克特非常关心他周围的自然情况！他这时候正在悬崖顶上游逛，他在找寻一只“稀有的”而且是他一直没找到的昆虫。

埃尔居尔也不管表兄贝奈蒂克特愿不愿意，就把他拉回山洞来了。威尔顿夫人告诉他，已经决定要动身了，并且要步行从这里往内地去，有十几天的路要走。

表兄贝奈蒂克特说他已经准备好了，他说只要让他沿途“收集昆虫标本”，他甚至希望最好能步行横穿过整个南美大陆。

威尔顿夫人这时在娜安帮助下正忙着准备一顿营养丰富的午餐。这是动身上路之前一种很好的准备。

狄克·桑特这时候正陪着哈里斯，刚转过悬崖的山脚，两个人顺着河岸走上一块约有三百步宽的空地。一匹马就拴在那里的一棵树上，这匹马看见主人走过来，就高兴地叫了起来。

这是一匹很雄壮的大马，长颈、短腰、长臀、平肩、凹脸。狄克·桑特看不出它是什么种的马，但是大马的这些外形上的明显特点，正是人们所说的一种阿拉伯种马。

“你看见了吧，年轻的朋友，”哈里斯说，“这是一匹很雄壮的大马，你可以放心，它在路上是绝不会耽误我们的事的。”

哈里斯解开了他的马，拉着缰绳走下了河岸，后面跟着狄克·桑特。这时狄克·桑特迅速地向这条河和夹河两岸的森林里看了一遍。但是他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可疑的情况。

不过在他紧走几步，赶上哈里斯，突然提出下面这个问题的时候，却使这个美国人感到十分意外，他问哈里斯：

“哈里斯先生，昨天夜里你可曾碰见一个叫尼古鲁的葡萄牙人？”

“尼古鲁？”哈里斯用一种对狄克·桑特的问话完全莫名其妙的语调反问说，“这个尼古鲁是干什么的？”

“他是我们船上的厨师，”狄克·桑特回答说，“这个人不知道哪儿去了。”

“也许是淹死了吧？……”哈里斯说。

“不会，不会！”狄克·桑特回答说，“昨天晚上他还和我们在一块儿呢；可是昨天夜里他离开了我们，很可能是顺着这条河的河岸，往上游去了。因为你是从上游那边来的，所以我刚才问你是不是碰见过这个人？”

“我什么人也没有碰见，”美国人回答说，“如果你们的厨师是一个人冒险走进这片森林的，那他很可能会迷路，也许我们在路上能赶上他？”

“是啊……也许能赶上！”狄克·桑特说。

当他们两个回到山洞时，午餐已经准备好了。这顿午饭和昨天的晚饭一样，有几样罐头食品，一样咸牛肉和许多饼干。哈里斯吃得很痛快，完全象是一个很能吃的人。

“好啊，”哈里斯说，“我看咱们在路上是饿不死了！但是对于狄克·桑特刚才跟我谈起的那个倒霉鬼葡萄牙人，我可不敢说他会不会饿死。”

“啊，对了！”威尔顿夫人说，“狄克·桑特是否已经告诉你我们一直没再看到尼古鲁这件事？”

“是啊，威尔顿夫人，”见习水手说，“我是想知道哈里斯先生是否碰见过他。”

“我没碰见，”哈里斯说，“让这个开小差的家伙去他的吧！咱们只管咱们自己动身上路的事好了！威尔顿夫人，你愿意什么时候动身都行。”

每个人都背起了分配给自己的包裹，埃尔居尔帮助威尔顿夫人上了马，小雅克斜背着他的小枪，也骑上了马背。这个一点也不领情的孩子，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要对这位让他骑上这匹雄壮大马的人，表示感谢。

雅克坐在妈妈前面，这时他对自己的妈妈说，他能很好地指挥"这位先生的大马。"

于是别人把马缰绳交给了小雅克，现在雅克确信他就是这个旅行小队的真正带头人了。

第十六章

在旅途中

沿着河岸向上游走了三百多步之后，狄克·桑特带头走进了枝叶茂密的森林，他和自己的伙伴们将要沿着这条很难走的羊肠小道，步行十天，眼前虽然好象没有出现任何值得担心的情况，但是狄克·桑特还是感到有些胆怯。

威尔顿夫人作为一个妇女，又是妈妈，本来应该会更加担心会出危险，但是相反地，她这时却显得很有信心。

她所以会这样无所忧虑，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第一是因为在这一带草原里既没有极其野蛮的土人，又没有非常可怕的野兽；第二是因为有哈里斯带路，他真象是一个具有美国人风度的，对自己充满信心的向导，跟着他走你就不会担心迷失方向。

在旅途中规定了大家先后排列的顺序，要求大家尽可能一直保持这样的队形：

狄克·桑特和哈里斯走在整个旅行小队的前头，一个背着长枪，另一个挎着雷敏敦猎枪。

跟在他俩后边的是巴德和奥斯丁，同样都带着武器，枪和大砍刀。

再后面是威尔顿夫人和小雅克；他们后面是娜安和汤姆。

最后面是阿克代洪，他背着第四支雷敏敦猎枪，还有埃尔居尔腰里别着一把板斧，他们两个是后卫。

大狗丁戈一直象是心事重重，它在队伍前后来回走动，用鼻子到处寻觅着什么东西，它这种表现，狄克·桑特已经注意到了，并且告诉了大家。自从《流浪者》号失事丁戈登上海岸之后，它的行动表现有很大变化。它好象很激动，几乎不住地发出低沉的叫声，声调不象是忿怒，而象是哀嚎。它这种表现大家都看见了，但是谁也没法解释它为什么会这样。

至于表兄贝奈蒂克特，他简直和大狗丁戈一样，谁也没法让他安安生生地排在旅行的队列中前进。除非人们用皮带把他和前后的旅伴拴在一起，否则他就不会待在队列里。他肩上斜挎着那个白铁皮的标本盒子，手上拿着捕捉昆虫的“蜻蜓网”，脖子上挂着个巨型放大镜，冒着被毒蛇咬伤的危险，在齐腰深的荒草丛里，他一会儿窜到队前，一会儿落到队后，去寻找那些直翅目或者其他什么“目”的昆虫。

在刚开始旅行的那一段时间里，威尔顿夫人怕他出事儿，曾经好几十次把他叫回来，可是一点用也没有，最后她对表兄说：

“表兄贝奈蒂克特，我真的求求你了，你别离开大家跑远了，我这是最后一次请你听从我的劝告。”

“不过，表妹，”执拗的昆虫学家说，“要是我发现一只昆虫的时候，你可得让我……”

“要是你发现一只昆虫的时候，”威尔顿夫人回答说，“我请你让虫子随便跑到哪儿去好了，要不然，那你就是逼迫我不得不摘掉你的标本盒子了！”

“摘掉我的标本盒子？”表兄贝奈蒂克特大声叫着说，就象别人要摘掉他的心肝肺似的。

“摘掉你的标本盒子，还有你的蜻蜓网，”威尔顿夫人狠狠地对他说。

“摘掉我的‘蜻蜓网’，表妹！你为什么不说连我的眼镜也摘掉啊？我知道你不会那么干的，你不会的，你决不会那么干的！”

“对了，连你的眼镜也一块摘，你看，我把这事给忘了！我得谢谢你啊，表兄！谢谢你提醒了我，我有办法治你了，摘了你的眼镜，让你什么都看不见，那样你就会听话，不再乱跑了！”

摘掉标本盒子、蜻蜓网和眼镜，这三大威胁产生了效果，使这位不肯听话的表兄足足保持了一个钟头的安静。但是一个钟头之后他又跑开了。既然他宁愿不要蜻蜓网、标本盒子和眼镜，也得照旧乱跑，那就只好让他随便跑吧。不过埃尔居尔已经提出由他负责专门管表兄贝奈蒂克特，因此管表兄这件事就很自然地成了埃尔居尔的一项职务。大家都同意由埃尔居尔去管表兄，这就象表兄管自己的昆虫一样，那就是说，在必要时，埃尔居尔可以抓住他，也完全象表兄对待那些稀有的鳞翅目昆虫一样，他会轻手轻脚地把表兄拿回来。

这件事商量好之后，大家就不再担心表兄贝奈蒂克特

的事了。

正如前面说过的，这支小的旅行队伍，有充足的武器装备，可以很好地进行自卫。但是也正如哈里斯所一再说明的那样，这里除了印第安游牧居民之外，不用担心会遇到别的危险，何况看样子也不会遇到印第安人。

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目前采取的防范措施，已经足以使那些印第安人不敢轻举妄动了。

这几条穿过茂密森林的小路，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小路，只是野兽奔窜的通道，并不是行人来往的小路。在这种小路上走起来非常困难。所以正如哈里斯曾经非常有预见地估计的那样，这一小队人每十二小时行进的平均速度，只能有五英里或者六英里。

这时，天气异常晴朗。太阳直升到头顶当空，几乎是垂直地照射着大地。要是在开阔的平原上走路，这种炎热气候肯定是谁也受不了的，这一点哈里斯已经说过了。不过在目前这种枝叶繁茂，密不透风的树林里，人们就可以轻松愉快地在树荫遮天的阳光下前进了。

对于这个森林里的大部分树木，威尔顿夫人也和她的白人和黑人伙伴一样，都不知道是什么树。但是，要是有一位专门家，他就会发现这些树的质地比它们的高度更为引人注目。这边是羊蹄甲树，又名铁树；那边是和紫檀木同类的木龙皮树，这些树木质地轻而坚固，适于制作长短船桨，树干上流出大量的树脂。再远一点是黄栌树，这种树含有丰富的染料，还有那些树干直径能大到十二英尺，这是一种质地不及一般愈疮木材的愈疮木树。

狄克·桑特一边走路，一边向哈里斯请教这些树木的名称。

“这么说，你是从来也没有到南美海岸来过啊？”哈里斯在回答问题之前，问狄克·桑特。

“从来没有来过，”见习水手说，在我的历次旅行中，我从没有机会到过这一带地方，并且说真的，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个熟悉这一带情况的人，给我谈过这些问题。”

“但是，至少你总到过哥伦比亚海岸或者智利，以及巴塔戈尼亚[①]海岸吧？”

“我都没到过。”

“不过，威尔顿夫人也许到过南美洲的这一带海岸吧？”哈里斯说。“美国妇女是很能旅行的，很可能……”

“我也没有到过，哈里斯先生，”威尔顿夫人回答说。“我丈夫的商务活动只是需要他到新西兰去，我从来没有陪他到过别的地方。所以我们大家谁也不熟悉玻利维亚南部这一带的情况。”

“好啊，威尔顿夫人，你和你的同伴们将要看到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这里是和秘鲁、巴西、或阿根廷那些地区截然不同的一个地方。这里的植物和动物的种类，会使博物学家感到惊奇。啊！人家很可以说，你们的船是在一个很好的地方搁浅的。如果有一天要对“运气”表示感谢的话……”

“我愿意相信让我们在这一带搁浅的，并不是‘运气’，

---

① 在智利南部与阿根廷的巴塔戈尼亚高原并列。

哈里斯先生，而是上帝。”

“上帝？是啊！是上帝！”哈里斯回答说，他说这句话的声调，说明他根本不相信上帝会过问人间的这些闲事。

所以，在这一小队人中间，既然谁也不熟悉本地风土和物产的情况，哈里斯就高兴地把这片森林里那些最奇怪的树木名字告诉了大家。

表兄贝奈蒂克特并不是昆虫学家兼植物学家，这实在太可惜了！要不然，即使他直到现在还没找到新的或稀有品种的昆虫，他也已经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植物了。这里有各种大量的、大小不同的树木，而这些树木在这南美的热带森林中，还从来没有被人们发现过。所以，表兄贝奈蒂克特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名字给某种新发现的植物命名。可惜他不喜欢植物，他对植物一点也不懂，而且他一向都讨厌鲜花，理由是有些花会把小虫困在花心里，并且用花心里分泌出来的毒汁杀死昆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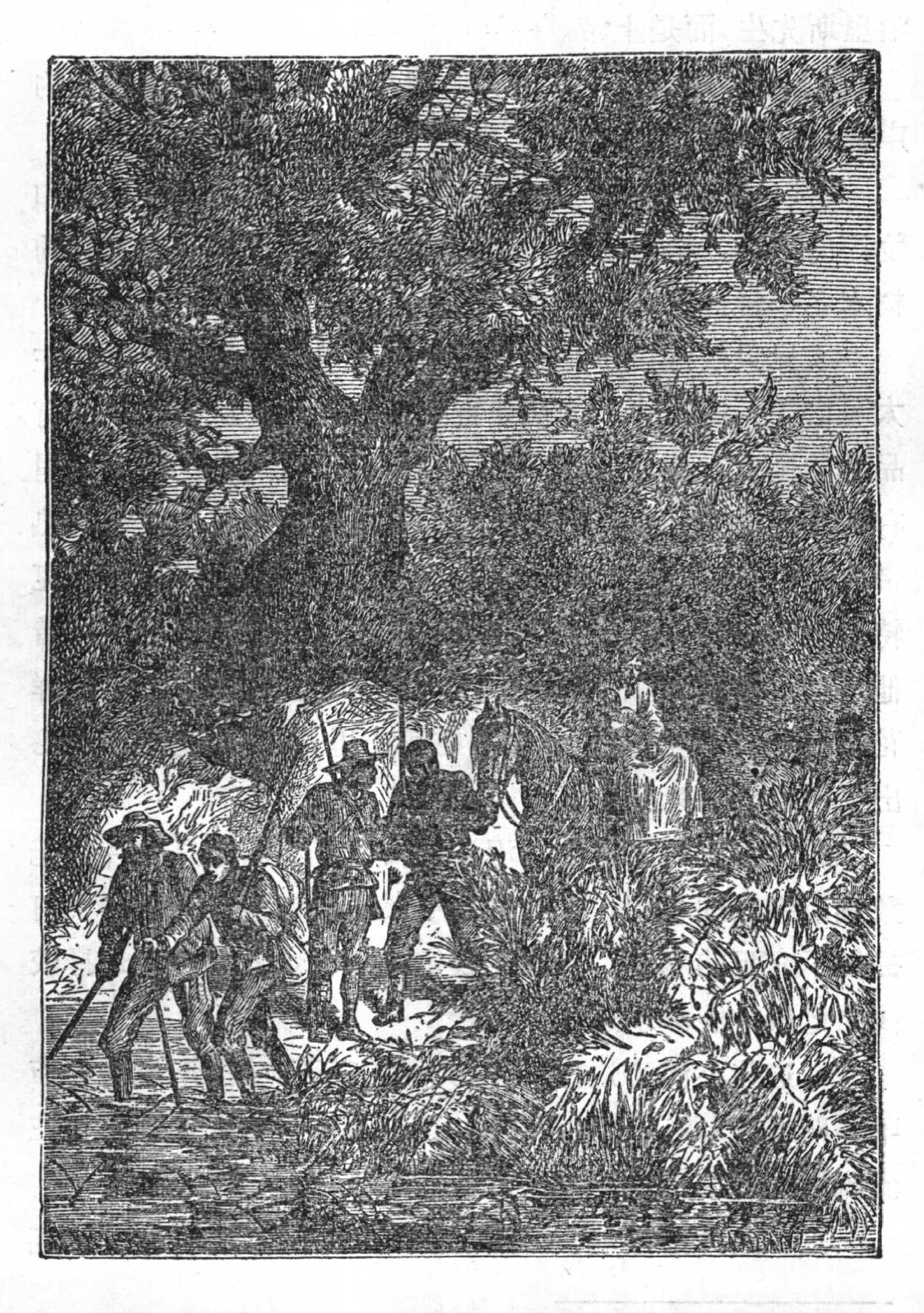
森林里有时满地都是沼泽。使人感到脚下是一片由无数细流织成的水网，这些细流小溪给通向海口的那条小河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有些比较宽的小溪，人们必须选择较浅的地段才能涉水过去。

在这些小溪旁边，生长着大量的芦苇，哈里斯说这种芦苇名叫纸莎草①，他说得很对，这种草本植物大量地生长在溪流两岸低凹潮湿的地方。

过了这片沼泽地带之后，又是到处一片茂密的树林，连

---

① 纸莎草是欧非古代制纸的原料。



有些比较宽的小溪，人们必须选择较浅的地段才能涉水过去。

狭窄的林中小路也都给遮盖起来了。

哈里斯让威尔顿夫人和狄克·桑特看那些非常漂亮的乌木树，它们比一般的乌木树更高大，比木材市场上看到的乌木质地更硬、颜色更黑。再就是芒果树，虽然这里离开海岸已经比较远了，芒果树还是相当多。地上长着一种青苔，一直蔓延到芒果树枝上。芒果树枝叶茂密，果实鲜美，因而成为人们很重视的果树。但是，正如哈里斯说过的那样，没有任何一个当地人敢于栽种这种芒果树。因为按照当地迷信的说法"谁种一棵芒果树谁就得死！"

在旅行开始，头一天的下午，大家经过中午休息之后，开始走上一个不太陡的山坡。这还不是眼前这座大山脉脚下的斜坡，只是从平原到大山之间一段有起伏变化的山坡。

在这片山坡上，树木比别处稀少，有时是一丛一丛的树群，如果不是遍地长满了这些草本植物，树一少路就会更好走了。这时就象走在东印度大草原上一样。这里的树木不象小河下游近海区的植物那样茂盛，但是，和欧洲或者美洲温带地区的植物相比，则显得还是很茂密的。这里长着很多木兰①，按照哈里斯的说法，这种豆科植物已经很自然地变成了这个地区发展最广的植物了。一块地只要刚一休耕，这种象蓟草、荨麻一样放肆的寄生植物木兰，马上就长遍地上。

在这片森林里好象缺少一种树，按说在美洲南部这一带地方，这种树应该是很多的，这就是橡胶树。确实，象冬

① 木兰又名槐蓝，是靛蓝的原料。

青榕树、乌莱树、喇叭树、美胶树、华盖树，特别是虬干树等，都是南美洲各地到处都有的几种不同类别的树木。可是现在这些种类的树连一棵也看不见，这确实是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狄克·桑特正好曾经答应给他的小朋友雅克看森林里的橡胶树，所以小孩子就感到非常失望，他本来认为那些橡皮作的葫芦、会叫的皮娃娃，手脚会活动的小丑和会弹跳的皮球，都是很自然地在橡胶树上长好的。他抱怨为什么看不见橡胶树。

“你耐心一点，我的小家伙！”哈里斯回答他说，“这种橡胶树，我们一定会碰到的，在大庄园附近就有好几百棵橡胶树！”

“是很漂亮的、弹性很好的橡胶树吗？”小雅克问。

“那是所有的橡胶树中，最有弹性的橡胶树。来吧，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橡胶树之前，请你先来一个新鲜水果解解渴吧！”

哈里斯一边说着，一边就从一棵树上摘下几个看样子象桃子一样好吃的水果。

“哈里斯先生，你有把握吗？”威尔顿夫人问，“这种水果吃了不会出毛病吧？”

“威尔顿夫人，我马上就会让你放心，”美国人回答说，他拿起一只水果咬了几大口，一边说：“这是一只芒果。”

这时，小雅克没等别人再让他，就学着哈里斯的样子，吃了起来。他一面嚷着说这种“梨子”好吃极了。这棵树立即被大家围着摘取果实，大吃起来。

这种芒果树是那种三四月份水果成熟的品种，另有一种要到九月份才能成熟。现在是四月，所以正好该他们吃芒果。

“真的，好吃、好吃、就是好吃！”小雅克满嘴嚼着芒果，这样说。“可是我的朋友狄克答应了我，要给我看橡胶树的，只要我不淘气，他就给我看，我要看橡胶树！”

“你会看到橡胶树的，小雅克，”威尔顿夫人回答说，“因为哈里斯先生已经向你保证了，大庄园附近就有橡胶树。”

“可是，还有一件事呢，”雅克接着说，“我的朋友狄克还答应了给我别的东西呢！”

“你的朋友狄克还答应给你什么了？”哈里斯笑着问小雅克。

“他说给我几只蜂鸟①，先生！”

“你会得到蜂鸟的，没问题，不过要再走远一点，……再远一点！”哈里斯回答说。

事实上小雅克提出要几只可爱的蜂鸟，是完全应该的，因为他们现在经过的这个地区，应该是蜂鸟最多的地方。那些善于巧妙地编织蜂鸟羽毛的印第安人，给他们自己编织的那些珍贵的美丽羽毛织品，起了一大堆最有诗意的名字。有时他们把这种彩羽织品叫作“阳光”，或“太阳的金发”；这里人们叫“万花之王”，那里人们叫“抚摸着地上花朵的天国飞花，”还有人叫“闪烁着金色阳光的宝石花！”人们甚至深信，印第安人的想象力是完全能够给这具有一百五

① 蜂鸟是南美洲产的一种很小的鸟，象蜜蜂一样大小，蜂鸟的鸟蛋和绿豆差不多，蜂鸟的特技是它能倒着向后飞行。

十种不同花色的漂亮蜂鸟，每一种都起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的。

虽然谁都说在这一带玻利维亚的森林里，栖息着无数的蜂鸟，但是在眼前小雅克却只能满足于哈里斯的空头许诺。据这位美国人说，这个地方离海岸还是太近，蜂鸟不喜欢这种靠近大海的荒凉地区，它们并不害怕人群，象在大庄园那边，一天到晚净听见这种蜂鸟“嘀儿，嘀儿”地叫唤，同时它们搧动双翅的响声，就象纺车转动的响声。

“啊！我多想现在就到大庄园啊！”小雅克大声叫着说。

但是，要想到达圣斐里斯大庄园，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不要在路上停留。所以威尔顿夫人和她的伙伴们，只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停下来休息。

现在森林的景象已经变了，在那些不大稠密的树林中间，常常有一些相当宽敞的林间空地，这时地面透过一片象绿色地毯似的草坪，露出了这里的基本地质结构，一块一块玫瑰色和天青石板块一样的正长岩。在一些高台上，长着很多菝葜藤①，这是一种根块肥大的植物，它的藤须根块交错生长在一起，乱成一团，简直无处下脚，相比之下还是森林里的羊肠小道更好走些。

在日落之前，这一小队旅行者距离他们出发的地点，大概有八英里路。这一段路平安无事地走完了，甚至可以说也不太累。当然罗，这只是长途跋涉的头一天，很可能，以后几天的行程会显得更加艰苦。

---

① 菝葜是非洲热带一种多刺盘根的树丛。

大家一致同意了在这里休息的建议。所以现在并不是要在这里搭起一座真正的野营帐棚，而只是简单地安排一下休息和值班人员。只要每个人轮流值班两小时，一夜就都有人看守了，这样不论是对土人的攻击或野兽的骚扰都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大家找到的一个最理想的睡觉地方，就是在一棵巨大的芒果树底下，这棵树粗大的树枝上树叶十分密茂，象是一座天生的门廊。如果需要，也可以爬上树干，藏在枝叶茂密的树枝上。

可是当大家刚一走近这棵芒果树，就听见树顶响起了一片震耳欲聋的叫声。

原来在这棵大芒果树上，住着一大群灰色野鹦鹉，这是一种生性凶猛，好斗又爱吵闹的野鸟，它们专门捕食其他鸟类。所以谁要是把它们当作那种在欧洲被装在鸟笼里的同类鸟一样看待，那就完全错了。

这种鹦鹉叫嚷起来声音很特别，狄克·桑特简直想开枪把它们赶走，或者把它们吓得不敢再叫唤。但是哈里斯劝他不要打枪，他提出的理由是，在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最好不要开枪暴露自己的位置。

“咱们不要有任何声音，要不声不响地穿过森林，”他说，“这样我们就会安全地穿过去。”

晚饭马上准备起来了，食物连烧也不用烧了，就是罐头和饼干。一道小溪在草丛中蜿蜒流动，给大家提供了饮水，当然在饮用之前必须在溪水中加上几滴甜酒。至于饭后水果，这里有芒果树，上面长满了甜美多汁的水果，但是那些

野鹦鹉，一直在用那种讨人嫌的狂叫声，来抗议人们摘取树上的芒果。

晚饭结束的时候，天开始黑了。夜幕逐渐上升，黑暗从地面扩展到树梢，浓密的树叶象一幅美丽的剪影，在比较明亮的天空背景衬托下，立即显现在大家眼前。开始出现在天空的星星，象银光闪烁的花朵，在树梢的尖端发光。随着夜幕降临，风也息了，在树枝丛里已不再有风吹叶颤的景象。连那些灰鹦鹉也都不再叫唤了。整个大自然都要入睡了，并且要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带进深沉的梦境。

睡觉地方的准备工作，是非常简陋的。

“夜里我们不要生起一堆大火吗？”狄克·桑特问美国人。

“生火干什么？”哈里斯回答说。“幸亏现在夜里不冷，同时，在这棵大芒果树的覆盖下，这片宿营地也不会受到任何寒气的侵袭，我们不用担心凉风和潮气。我刚才已经对你说过了，年轻的朋友，我现在再给你说一遍：让我们不声不响地穿过森林地区，尽可能地不要点火，也不要打枪。”

“我倒是觉得，”威尔顿夫人这时说，“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可担心害怕的了，不论是印第安人或是你哈里斯先生给我们讲过的那种森林中的流浪人。但是，难道就没有其他四条腿的流浪者了吗？要是点上一堆火，这些四条腿的流浪者是会躲开我们的。”

“威尔顿夫人，”美国人回答说，“你是过于重视本地的野兽了！实际上啊！这些野兽害怕人，人倒不那么怕它们！”

“我们现在是在树林里，”雅克说，“而在树林里，总是有野兽的！”

“这里有数不尽的大树，我的小朋友，正象这里也有数不尽的野兽！”哈里斯笑着回答说。但是你可以想象你现在是在一个大花园里。实际上，印第安人给这个地方下的结论是很有道理的：“这里就是地上的天堂！”

“那么，这里一定有蛇吧？”雅克说。

“没有，我的小雅克，”威尔顿夫人说，“这里没有蛇，所以你可以放心睡觉！”

“有狮子吗？”雅克问道。

“连半只狮子的影子也没有，我的小雅克，”哈里斯回答说。

“那么，老虎呢？”

“去问你妈妈吧，看她可曾听见谁说过，这个大陆上有没有老虎。”

“这里从来也没有过老虎。”威尔顿夫人回答说。

“好嘛！”表兄贝奈蒂克特碰巧这一回也在一块聊天，他这时说：“如果在这片新大陆上既没有大狮子，又没有老虎，但是人们在这里至少是遇到过美洲豹和南美虎，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美洲豹厉害不厉害？”小雅克问。

“一点也不厉害！”哈里斯回答说，“任何一个当地人都敢去攻击这种美洲豹，何况我们有人又有好武器。你看，埃尔居尔一个人就足有力气一下掐死两只美洲豹，一只手掐一只！”

“你可看好了啊，埃尔居尔！”小雅克这时说，“要是来一只美洲豹要咬咱们……”

“那我就去咬这只美洲豹，雅克先生！”埃尔居尔回答说，他同时露出了自己嘴里那两排整齐的牙齿。

“是啊，埃尔居尔，是要你来负责警卫，”见习水手说，“但是你的伙伴和我，大家轮流接你的班。”

“不用了，狄克先生，”阿克代洪回答说。“埃尔居尔、巴德、奥斯丁和我，我们四个人来干这件事就足够了。你必须在夜里好好休息。”

“谢谢你，阿克代洪，”狄克·桑特回答说，“不过，我必须……”

“不用了！亲爱的狄克，让他们这几位伙伴们自己安排吧！”这时威尔顿夫人说。

“我，我也要值班！”小雅克接着说，可是他的眼睛已经要闭上了。

“好的，我的雅克，你也值班！”他妈妈不愿意让他不高兴，哄着他说。

“不过，”孩子又说，“在森林里，要是没有狮子，没有老虎，那就会有狼！”

“啊！那是一种让人逗着玩的狼！”美国人说，“那根本不是真的狼，而是一种狐狸，一种被叫作‘狐拉’的森林野狗。”

“这种‘狐拉’，它们咬人吗？”小雅克问。

“不咬！这种小野狗，丁戈只要一口就咬死一个！”

“不论怎么说，”雅克回答说，他一边打最后一个呵欠，

七

“这些狐拉，反正就是狼，因为大家都叫它们狼！”

说完了这句话，小雅克就在娜安的怀抱里，平平安安地睡着了。娜安背靠着芒果树的树干坐在树根上。威尔顿夫人躺在娜安旁边，睡前吻了孩子的小脸，她那一双疲惫的眼睛，很快就闭上入睡了。

过了一会，埃尔居尔把表兄贝奈蒂克特领回了宿营地，原来表兄刚才又是一个人跑开了，他是去捕捉萤火虫了，这种虫子叫“亮火蝇”。那些爱漂亮的女人把这种萤火虫放在头发里，好象是会动的闪光宝石。这种虫从它肚子下边两个小点上发出相当强的蓝光，在南美洲到处都有。表兄贝奈蒂克特打算捉它一大批；但是，埃尔居尔不给他时间，不管他怎么抗议，埃尔居尔还是把他弄回宿营地来了。只要是埃尔居尔接受了按时协助表兄回宿营地的命令，那他就会象军人一样执行任务。因此当然就拯救了一大批萤火虫，免得被关进表兄贝奈蒂克特的白铁标本盒子了。

又过了几分钟之后，除了大个子埃尔居尔在值班守夜之外，所有的人都沉睡如泥了。

第十七章

十天走一百英里

这些在森林中旅行的流浪者在林中，露天夜宿的时候，总是常常被那些令人难过的怪声惊醒。在黎明前这一片乱七八糟的混杂音响中，有的象鸡叫声，有的象熊叫声和乌鸦叫声；有的象是人的笑声或狗叫声，甚至还有一种，如果你

相信的话，就是“人说话”的声音，也交织在这一片千奇百怪的音响中。

这原来是一群猴子，在迎接初升的太阳。那边是一群小毛猴、花脸狨猴、灰毛猴。灰毛猴的皮常常被印第安人用来包扎火枪的木托。还有从它们头上那两束长毛可以认出来的那种大狨猴，以及其他很多种猴子。

在这许多不同种类的四手动物中，最特殊的当然要算那种脸孔象撒旦①尾巴会攀树的“救世猴”了。每当太阳初升，这群猴子中最老的一个，用一种威严而又可怕的声音，领唱一支单调的“圣歌”，它就是群猴合唱队中领唱的男中音，接着那些男高音小猴子们就跟着唱这支黎明交响乐。当地的印第安人这时就会说，“救世猴”在唱“晨祷歌”了。

但是，这天早晨猴子们好象没有唱“晨祷歌”，因为谁也没听见它们叫唤，它们的声音叫起来听得很远。因为这是一种由猴子颈部喉骨的膨胀，形成一种骨质膜的高频率振动发出的声音。

总之，不论是为了什么原因，在这片无边的森林里，不论“救世猴”、大狨猴或其他四手动物，今天早上都听不见它们象平时那种大合唱了。

这种沉默肯定会使那些印第安游牧居民感到奇怪，这并不是说这些土人爱好这种合唱音乐，而是因为他们爱好猎捕猴子，他们所以爱好猎捕猴子，那是因为猴子的肉，特别是在熏烤加工之后，好吃极了。

---

① 撒旦指魔鬼。

狄克·桑特和他的伙伴们，对于这些“救世猴”唱“晨祷歌”的习惯，可能并不大了解，因为要不然他们听不见猴子的歌声，也应当会感到奇怪的。所以他们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经过几个钟头的休息之后，现在一个接着一个，都睡醒了，并且疲劳已经完全恢复了。

小雅克并不是最后一个醒来伸懒腰的人，他一睁眼第一句话就问，昨天夜里埃尔居尔是不是吃了一只狼。因为夜里一只狼也没有来过，所以埃尔居尔到现在还没有吃饭。

其实，大家也都和埃尔居尔一样，还没吃早饭，所以在作完晨课①之后，娜安就忙着去做饭了。

早餐的食谱和昨天晚饭一样，但是在森林中早晨的新鲜空气能促使人胃口大开，谁也不去挑剔饭菜好坏。何况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吃饱了有劲，要去应付眼前开始的这一整天的路程。表兄贝奈蒂克特大概是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吃饭在生活中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不过他郑重声明，他到这个地方来，并不是为了两只手插在口袋里，在这儿参观访问游逛的。所以，要是埃尔居尔再阻止他去捕捉萤火虫，或其他发光的飞虫，他就要跟埃尔居尔讲讲道理了。

表兄发出的威胁好象并没有吓住那位块头特大的埃尔居尔。但是，威尔顿夫人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说可以让这位象个大孩子一样的表兄，在左近跑一跑，只要不跑到看不见的地方就行了。要绝对禁止表兄贝奈蒂克特去寻求那些

---

① 晨课即晨祷。

完全适于他自己年龄的娱乐活动也是不对的。

早上七点钟，这一小队人继续向东出发了，大家依然保持着昨天行进的秩序和队形。

大家一直在森林中前进，在这片原始森林里，炎热和潮湿的气候，同时在促进植物的生长，人们到处可以发现这里植物界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片高原的纬度简直和赤道线没有什么差别了，在夏季的这几个月里，太阳经过天顶，强烈的阳光垂直地射了下来。所以这里的土地储藏着大量的热力，而地下却又保持着潮湿。因此可以说这片连绵不断的，或者更恰当地说，这片无边无际的大森林，真是美极了。

这时，狄克·桑特并不是没有注意到以下这些情况：这就是照哈里斯的说法，现在大家是在南美洲的大草原地区旅行，而"大草原"这个词在歧楚阿①语中，是"大平原"的意思。如果狄克·桑特自己没有弄错的话，他相信自己记忆中的大平原有以下这些特点：缺水，少树，没石头；在雨季里，蓟草遍地丛生，经过整个夏季，蓟草几乎变成了灌木林，形成了风雨不透的草丛。此外，也有不少矮树和带刺的灌木，象那样的大平原给人的整个印象，主要是贫瘠和荒凉。

然而，眼前的景象并非如此。自从这一小队人在这个美国人向导之下，离开海岸之后，眼前一直是连绵不断的森林，直到通向天边。不对！这绝不是年轻见习水手记忆中的，那种南美洲大草原。大自然难道真象哈里斯所说的那

① 歧楚阿语是秘鲁库斯哥一带的印地安人的民族语。

样，特意制造了一个和智利阿塔卡马高原大沙漠区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吗？对于阿塔卡马，狄克·桑特也只是听说，那是南美洲位于太平洋和安第斯山脉之间，一片最广阔的沙漠地区。

这一天狄克·桑特在这方面提出了几个问题，并且对美国人说了大草原上眼前这种特殊景象，使他感到惊奇的事。

但是，哈里斯立即向他作了明确的解释，他给狄克·桑特提供了关于玻利维亚这一地区最确切的地理和自然情况，从而证明他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具有丰富的知识。

“你说得很对，年轻的朋友，”他对狄克·桑特说，“真正的南美大草原，确实象你在旅行记中所读到的那样，就是说那是一片相当贫瘠的大平原，在大草原里走路通常是很艰苦的，它很象北美大平原[①]的样子，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大平原里有沼泽地。就象科罗拉多河的大平原和委内瑞拉中西部奥里诺科河‘三角洲’地区的大平原一样。但是，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这种自然景象，连我自己看了都感到吃惊。确实，我也是第一次顺着这一条可以使我们少走很多路的近道，穿过这一片高原的。不过我虽然没有亲自走过这一条小路，但是我却完全知道这里的风景和真正的大草原毫无相似之处。你要是想见到真正的南美大草原，那就不是在这西部群山和安第斯山脉之间，而是要到群山后面，整个大陆这个地区的东部，一直延伸到大西洋

① 指美国东南部无树的平原地区。

海岸。

“那么我们还得爬过安第斯山脉吗？”狄克·桑特急切地问美国人。

“不用，年轻的朋友，用不着，”美国人笑着说，“所以我刚才说‘你要是想见到真正的美洲大草原’，我并没有说‘你将要见到’，你放心吧，我们不会再离开这片高原了，而这片高原最高的地方也不超过一千五百英尺。啊！要是就凭我们现在这样的条件去穿过群山，那我是绝不会带你们来冒险走这条路的。”

“说真话，”狄克·桑特回答说，“还不如当初沿着海岸南下或者北上呢！”

“啊！那当然罗！”哈里斯回答说，“但是圣斐里斯大庄园是在群山的这边。所以我们这次旅行，不论这前一半路程或是后一半路，都不会有特大的困难。”

“你这是第一次穿过这片森林，难道你不怕迷路吗？”狄克·桑特问。

“不会的，年轻的朋友，我不会迷路的。”哈里斯回答说，“我很清楚，这片森林象是无边的大海，更确切地说，好象是在大海的下面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海员就无法根据太阳的方位，测定自己所在的位置。但是，象我这样习惯于在树林里走长路的人，就能很容易地找到方向，我只要看一看某些树的位置，看看它们的树叶所指的方向，看一看地形和地貌以及地质的构造，就行了！这一点，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把你和你的亲友们领到你们应当去的地方。”

哈里斯这些话都讲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狄克·桑

特和他走在旅行小队前头，两个人经常交谈，别人谁也不来插话。有时如果见习水手对某些事产生怀疑和担心，而哈里斯又没有办法解除他这些忧虑的时候，他宁愿把问题放在心里，不再去追问哈里斯。

4月8日、9日、10日、11日、12日都这样过去了，旅途中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事故。大家每天步行十二小时，顶多走八九英里。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总是固定地联在一起的，这时虽然大家已经感到有些疲倦，但是总的来说，大家的健康情况，还是很不错的。

小雅克对于这种森林里的生活，已经开始感到难受了，他不习惯这种生活，这种旅行他觉得非常枯燥无味。再加上这些大人说话不算话，答应要给他看的东西，到现在都没看见，橡胶小丑、蜂鸟等等都好象在不停地随着雅克的前进而后退。本来还说要给雅克看世界上最漂亮的鹦鹉呢，在这些鸟兽成群的森林里，这种鹦鹉应该是很多的。可是那些几乎都是南美出产的，绿色羽毛的南美鹦鹉、那些两颊无毛、尾巴又长又尖、毛色艳丽、从不在平地上站立的大鹦鹉和那些热带地方特产的卡敏代斯鹦鹉，以及那些脸上长着长毛的彩色虎皮鹦鹉，总之所有那些爱说话的鸟，那些照印第安人的说法，至今还讲着已经失传的部落语言的小鸟，现在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至于眼前这些鹦鹉，小雅克看到的只有这种银灰色、红尾巴鹦鹉，它们成群地聚集在树底下。但是这种鹦鹉小雅克觉得一点也不新鲜。因为这种鸟早已经被人们运往世界各地。在太平洋两岸大陆，家家户户都能听到这种鸟令人

讨厌的叫声，因为在所有的鹦鹉种类中，这种银灰色红尾巴鹦鹉，是学说话最灵的一种鸟。

此外还应当说一下，小雅克心里不高兴，表兄贝奈蒂克特就更加不高兴，在前进的路途上，他被允许稍微在小队左右到处跑跑，可是他竟找不到一只可被搜集作为"标本"的昆虫。傍晚，萤火虫老是不肯在他面前出现，也不肯用它胸部的萤光吸引昆虫学家的注意。大自然好象故意和倒霉的昆虫学家开玩笑，表兄贝奈蒂克特现在心情变得十分不好。

接着又是四天，大家就在这样一成不变的条件下，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4月16日，从海岸到这里，应该说至少已经走过了一百英里。如果哈里斯一点也没有领错路，这一点他坚决打了保票，那么圣斐里斯大庄园离开今天的宿营地点，不会超过二十英里了。所以旅行小队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会到达一个舒适的宿营地，大家终于能够好好地恢复一下疲劳了。

这时虽然他们几乎已经穿过了整个高原的中部地区，但是在这无边的森林里，却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印第安人或游牧居民。

狄克·桑特嘴里虽然不说，心里却一再感到遗憾，可惜《流浪者》号没能在另外一个海岸边上搁浅！不论是再靠北边或者再靠南边一点，都会有的是村庄、集镇或种植园。那样的话，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同伴们早就找到了安全的地方了。

但是，如果说这一带，好象是个杳无人烟的地方，那么在最近这几天的路上，却常常有野兽出现。有时会听到一

种凄厉的长鸣，哈里斯说这是那种身躯笨重的三脚獭①的叫声，这种野兽生活在广大的森林区域，人们叫它“懒獭”。

就在这一天中午，大家休息的时候，忽然传来一声尖锐的叫声，这种叫声非常少见，威尔顿夫人心里非常害怕。

“这是什么声音？”她马上一下站了起来问狄克·桑特。

“是一条蛇！”狄克·桑特大声回答说，他手里握着步枪，冲到威尔顿夫人跟前了。

确实应当担心，会有蛇藏在草丛里，一直爬到大家午休的地方。如果这一回遇到的就是那种有时会长达四十英尺的大蟒蛇，那也是不足为奇的事。

这时哈里斯马上把狄克·桑特叫到后面来了，几位黑人伙伴也跟着来了，他叫威尔顿夫人放心。

照哈里斯的说法，这种叫声不会是一条大蟒蛇的声音，因为那种大蟒蛇根本就不会叫；但是他说在这一带地方，是有很多对人无害的走兽的。

“所以，你尽管放心好了，”哈里斯说，“不要作任何可能会招惹这些野兽的事。”

“可是这些野兽到底是什么动物啊？”狄克·桑特说。询问美国人并且要他讲话，这已经成了狄克·桑特的一种自觉的习惯了，同时哈里斯对他的提问也总是有问必答。

“是羚羊，年轻的朋友，”哈里斯回答说。

“啊！我真想看看那些羚羊啊！”雅克嚷着说。

“那可不容易啊，我的小朋友，”美国人回答说，“很

---

① 三脚獭是南美森林中的野兽，体胖，而行动缓慢。

难啊！”

“咱们也许可以想办法走近这些不停地发出尖叫声的羚羊吧？”狄克·桑特接着问。

“啊！只要你朝着它们走两三步，”美国人一边摇着头说，“整个一大群羚羊就会一齐逃走！所以我劝你不要去招惹它们！”

但是，狄克·桑特这样好奇是有他的道理的。他想看个究竟，手上提着猎枪，钻进了荒草丛中。他突然看到了一群十几只漂亮的羚羊头上长着尖尖的小角，象一阵龙卷风一样从前面窜了过去，这些羚羊身上火红色的皮毛，象一团团火云，在高大的草丛里滚动。

“我早就告诉你了，”哈里斯在见习水手回来之后对他说。

这些羚羊跑起来可真轻快，要想看清它们是什么样子，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是，就在当天，大家看到了另外一群野兽，它们跑的可没有羚羊那么快。这另外一群野兽，大家都看见了，虽然看的并不十分清楚。但是这群野兽的出现，却在哈里斯和他的几个同伴之间，引起了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

那是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旅行小队正在一片林间空地上休息，这时有三四只身躯相当大的野兽，从草丛里钻了出来，离开大家休息的地方约有一百步远，它们很快就赶忙逃跑了。

虽然美国人多次劝告不要开枪，这一回见习水手已经迅速举起了猎枪，就朝着这群野兽中的一只，打了一枪。但

是，就在狄克·桑特扣响扳机的时候，哈里斯突然把他的猎枪向上一推，狄克·桑特虽然是个射击能手，也没能击中目标。

“别打枪，我说了别打枪！”美国人当时说。

“哦，是这么回事！不过这一回是一群长颈鹿！”狄克·桑特大声说，他对哈里斯的劝告没有表示其他意见。

“是长颈鹿！”雅克重复着说，他立即站在马鞍上眺望，“这么多大长颈鹿到哪儿去了？”

“长颈鹿！”威尔顿夫人说，“亲爱的狄克，你弄错了。美洲大陆上是没有长颈鹿的。”

“是啊，”哈里斯说，他的样子好象很意外，“在这个地方是不会有长颈鹿的！”

“可是，我……？”狄克·桑特说。

“我确实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哈里斯说，“年轻的朋友，你的眼睛，也许是看花了，这一群野兽说不定很可能是鸵鸟吧？”

“鸵鸟！”狄克·桑特和威尔顿夫人说，他们互相张望着，都感到很奇怪。

“是啊，就是几只普通的鸵鸟。”哈里斯说。

“不过，鸵鸟是鸟类，”狄克·桑特回答说，“鸟类，所以它只会有两只脚！”

“对啊！”哈里斯说，“我就是觉得刚才我看见的这一群迅速逃窜的，都是两足动物。”

“都是两足动物？”见习水手问。

“我好象刚才看见它们是四足动物，”这时威尔顿夫

人说。

“我也看见是四条腿的，”老汤姆接着说。这时巴德、阿克代洪和奥斯丁也都肯定了老汤姆的话。

“一群四条腿的鸵鸟！”哈里斯说，他一边哈哈大笑起来，“这事真逗人！”

“所以，”狄克·桑特说，“我们觉得那是长颈鹿，不是鸵鸟。”

“不对，年轻的朋友，你弄错了！”哈里斯说。“你一定是眼睛看花了，这是因为这一群鸵鸟逃走的时候，跑得太快，你看不清。再说有些打猎的人也常常象你这样弄错，他们根本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是看错了。”

美国人这些话听起来是很有理的，一只大鸵鸟和一只中等的长颈鹿，离开相当一段距离去看，是容易混淆的，这两种动物的脑袋，不论是象鸡鸭嘴或是象马鹿嘴，都是长在一根向后仰着的长脖子上的。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一只鸵鸟就是半个长颈鹿，只是缺少两只后腿罢了。所以这种两只脚的鸵鸟和那种四条腿的长颈鹿，要是冷不防从你前面飞快地跑过去，很有可能会弄不清它们是鸵鸟还是长颈鹿。

此外，说明威尔顿夫人和其他人都看错了，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在美洲根本就没有长颈鹿。

这时狄克·桑特想了一会就这样说：

“不过，我想鸵鸟在美洲大陆，不是也和长颈鹿一样，是很少见的动物吗？”

“不对，年轻的朋友，”哈里斯回答说，“正是在南美洲有

这种特别的鸵鸟，你刚才看到的就是这种鸵鸟中的一类，当地名字叫"南鸵"。

哈里斯说的不错，"南鸵"是生长在南美洲的一种很普通的涉禽①，这种鸟长老死的时候，肉都是很好吃的。"南鸵"体躯健壮，身长有时能达两米以上，长着一副笔直的硬壳嘴，两只长翅膀上长着丰满的羽毛，显出淡蓝的颜色，两只脚上各有三根带趾甲的脚指，这最后一点是"南鸵"和非洲鸵鸟的主要区别。

哈里斯提出了上面这些十分确切而又详细的情况，显然他对"南鸵"的生活习性是非常了解的。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同伴们只能承认自己刚才是看错了。

"再说，"哈里斯又接着说，"我们也许还会碰到另外一群"南鸵"。那么，到时候就要注意看清楚，别再把两脚鸟当成了四脚兽！不过，年轻的朋友，特别重要的是请你别忘了我提醒你注意的事，就是不论碰到什么鸟兽，你都不要打枪！我们并不需要猎捕鸟兽来补充给养，现在，我再向你重说一遍，没有必要用枪声去告诉别人，我们现在正在这片森林里。"

这时，狄克·桑特一直在沉思。在他的思想里，又一次产生了一个新的疑团。

第二天，4 月 17 日，旅行小队又开始上路了，美国人说肯定用不了二十四小时，旅行小队就能到达圣斐里斯大庄园了。

---

① 涉禽指鹭、鹤等涉水飞禽。

“等我们一到了大庄园，威尔顿夫人，”哈里斯说，“你就会得到一切你应当得到的照顾，只要休息几天，你就会完全恢复疲劳了。在这个大庄园里，可能你得不到象在旧金山你习惯享受的那种豪华生活，但是，你将会看到我们在大陆内地经营的这些庄园，拥有一切最舒适的设备。我们并不都是些野蛮人。”

“哈里斯先生，”威尔顿夫人回答说，“如果我们对于你的热心帮助，只能说句感谢的话，那么至少我们是带着十分感激的心情向你道谢的。啊！我们现在总算熬到头了！”

“你确实是累极了吧，威尔顿夫人？”

“我倒没什么关系！”威尔顿夫人回答说，“可是，我发现我的小雅克是越来越吃不消了，我开始感到他每隔几个钟头就发一次寒热。”

“是啊！”哈里斯回答说，“虽然在这一片高原上，气候是很好的，但是应当承认在每年三四月间，确实有这种间歇性寒热症流行。”

“也许是这样，”狄克·桑特这时插进来说，“但是，不论在何时何地，大自然总是有预见的，有这种病的地方，就有治这种病的药！”

“我没懂你的意思啊，年轻的朋友！”哈里斯说，看样子他没听懂狄克·桑特的话。

“我们现在这个地区不是盛产奎宁树吗？”狄克·桑特反问说。

“是啊，”哈里斯说，“你确实说得很对，那种树皮能提供作解热药贵重原料的奎宁树，就是生长在这里。”

“所以我很奇怪，”狄克·桑特接着说，“为什么直到现在我们一棵奎宁树也没有看见！”

“啊！年轻的朋友，”哈里斯回答说，“这种树是很难认得出来的，虽然一般说来奎宁树干很高，叶子很大，开粉红色花，香味很浓，但是还是不大容易被人们发现的。因为这种树很少分蘖丛生，基本上是分散在森林里，那些采集奎宁原料的印第安人，只能凭借奎宁树四季常青的树叶去辨识。”

“哈里斯先生，”威尔顿夫人说，“要是你发现了一棵奎宁树，请你马上告诉我。”

“我一定告诉你，威尔顿夫人。但是，等到了大庄园，你就会得到硫酸盐奎宁水了，这种药退烧比吃奎宁树皮更有效①。”

这最后一天的路程也平安无事地走完了。到了傍晚，照旧安排了野地露宿，直到这时，虽然没有下过一滴雨，但是天正在变坏，因为地上一团热气上升，很快就变成了一片浓雾。

事实上已经到了雨季。幸亏明天旅行小队就会得到大庄园安排的舒适住处了。现在只要再熬几个钟头就过去了。

根据哈里斯按旅行的时间计算出来的行程，大庄园离开这里大概不会超过六英里了。虽然如此，这一夜还是安排了和往常一样的防范值勤。汤姆和他的同伴们轮流值

① 过去把奎宁树皮弄碎当药，名叫“神甫药粉”，因为1649年罗马天主教神甫第一次收到从美洲传教士寄来的大批奎宁药粉。——原注

班。狄克·桑特在保障集体安全方面，总是要求大家不要有任何一点疏忽。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持自己平时的谨慎习惯，因为在他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十分可怕的怀疑；但是目前他还什么都不愿意谈。

宿营地就安置在一堆树丛下面，由于十分疲劳，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同伴们已经睡着了，这时不知是谁一声狂叫，把大家都惊醒了。

“喂！怎么了？”狄克·桑特急切地问，他第一个从地铺上站了起来。

“是我！是我叫了一声！”表兄贝奈蒂克特回答说。

“你怎么了，表兄？”威尔顿夫人问。

“我被咬了一下！”

“是被蛇咬了吗？……”威尔顿夫人非常担心地问。

“不是，不是蛇！是被虫子咬了一下，”表兄贝奈蒂克特回答说，“啊！我逮住了！我把它逮住了！”

“那就行了，把它弄死就完了，”哈里斯说，“别再吵我们睡觉了，贝奈蒂克特先生！”

“把一只虫弄死？”表兄贝奈蒂克特嚷着说，那可不行！那怎么行？我得先看清楚是个什么样的虫子！”

“还不是一只蚊子！”哈里斯耸了耸肩膀说。

“根本不是蚊子！而是一只苍蝇，”表兄贝奈蒂克特回答说，“肯定是一只很奇特的苍蝇！”

狄克·桑特已经点起了他的小手提灯，他走近了表兄贝奈蒂克特身边。

“真得感谢上帝啊！”表兄大声嚷着说。捉到这样一个

虫子，真是长久以来我都没有得到的重要收获！现在我总算有了新的发现了！”

这位正直的科学家简直高兴得不知所云了。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和心情凝视着他捉到的这只苍蝇！他简直想要去亲吻自己手上这只猎获物了！

“可到底是个什么虫子啊？”威尔顿夫人问。

“一只双翅目的昆虫，表妹，是一只很特别的双翅目昆虫！”

表兄贝奈蒂克特拿出一只比蜜蜂小一点的苍蝇，全身呈暗灰色，胸腹以下有黄色条纹。

“这只苍蝇不会有毒吧？”威尔顿夫人问。

“没毒，表妹，至少对人是没毒的。但是对于兽类，对于羚羊、水牛，甚至对于大象来说那就难说了！啊！多么可爱的苍蝇啊！”

“贝奈蒂克特先生，”狄克·桑特说，“你到底想不想告诉我们这到底是一只什么苍蝇啊？”

“这只苍蝇啊，”昆虫学家说，“这只我现在捏在手里的苍蝇！……它是一只舌蝇[①]！这种特别有名的双翅目昆虫能给它的出生地带来莫大的荣誉，直到目前在美洲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现舌蝇！”

狄克·桑特不敢向表兄贝奈蒂克特提出这样的问题：世界上哪一个地方是专门出产这种可怕舌蝇的地区？

这一段半夜插曲结束，当大家都又重新进入梦乡之后，

---

① 舌蝇又名采采蝇，非洲地方一种毒蝇，咬了动物之后，动物就会中毒慢慢病死。

狄克·桑特虽然已经非常疲劳，却整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睡。

第十八章

可怕的地名！

总算熬到了目的地了。过度的疲劳累得威尔顿夫人已经不可能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旅行下去了。她的小孩子间歇性寒热发作时两颊绯红，退烧后又显得非常苍白，看了真让人替孩子难过。他妈妈忧心忡忡，一分钟也不肯离开孩子，即使交给娜安看着她也不放心。她一直抱着小雅克，让孩子半躺在自己怀里。

是啊！总算熬到了目的地了！大家相信美国人说的话，现在天就要亮了，就在今天晚上，也就是这4月18日的晚上，这一小队旅行者将终于到达了圣斐里斯大庄园，这个可以安身的地方了。

对于一个妇女来说，十二天的长途跋涉，十二夜在森林中露宿，虽然威尔顿夫人非常坚强，也难免会感到精疲力尽了。这时，对一个孩子来说，就更糟糕了。她看到小雅克生病，眼前又连最起码的医疗条件也没有，就这件事也足以使威尔顿夫人无法支持了。

狄克·桑特、娜安、汤姆和汤姆的伙伴们，都比威尔顿夫人更能经受旅途的疲劳。

食物虽然已经开始快要吃完了，但是直到目前大家还从未挨过饿。大家的精神状态都还是不坏的。

至于哈里斯，他好象是天生就习惯于这种在森林里长

途跋涉考验的。看起来他毫无疲劳的样子。只是狄克·桑特发现越走近大庄园，哈里斯就越显得心事重重和假里假气，照理说，他的心情和表现应当是越来越高兴才对。目前这至少是年轻见习水手个人的看法，他对哈里斯已经变得不仅仅是怀疑了。这时他在想，是什么东西促使哈里斯要来欺骗他们的呢？狄克·桑特找不到答案，但是他更加密切地监视着这个向导的行动。

美国人很可能感觉到了狄克·桑特对他的怀疑，大概正是由于这种怀疑，使得哈里斯在这位“年轻朋友”面前，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

旅行小队又出发了。

这里的森林已经比较稀疏了，树木一丛一丛分散地生长着，不再是密不透风的森林。难道这就是哈里斯说过的真正大草原吗？

这天早上开始出发的那几个钟头，没有发生什么使狄克·桑特更加担心的意外情况。只是有两件事引起了他的注意。很可能这两件事都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小事都不能等闲视之。

起初特别引起年轻见习水手注意的，是大狗丁戈的行动表现。

这只狗在整个这段路上，真好象是在顺着一条熟悉的足迹前进，它几乎是突然地改变了常态，在这以前，丁戈总是鼻子嗅着地，经常老是去嗅路旁的野草或灌木丛，它要么一声不响，要么就发出一种哀嚎，好象是为了要表示它心中的悲痛和惋惜。

但是这一天，这只奇怪大狗的叫声竟然变成了响亮的，有时是愤怒的狂叫了。就象过去当它在《流浪者》号上看见尼古鲁走上甲板时那样的叫声。

狄克·桑特心里产生了一个疑团，汤姆对他说的下面这句话，证实了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汤姆说：

“这真是一件怪事，狄克先生。丁戈昨天还用鼻子一路嗅呢，今天它不嗅了。它老是抬着头把鼻子冲着风，样子很激动，狗毛倒竖！看起来它是闻到了远处有什么东西……”

“它闻到了尼古鲁，不是吗？”狄克·桑特说，他抓住老黑人的臂膀，示意要他低声讲话。

“尼古鲁吗？狄克先生，难道他会一直跟在我们后边走过来吗？……”

“是啊，汤姆，甚至可能就在现在，他离我们这里也会不太远的……”

“可是，他为什么？……”汤姆说。

“要么是尼古鲁不认识这个地方，”狄克·桑特接着说，“那么，他就必须跟着我们走……”

“要不是那样呢？……”汤姆说，他十分忧愁地望着见习水手。

“要不然，”狄克·桑特又说，“他就是认识这个地方，那么，他……”

“可是，尼古鲁是怎么会认识这个地方的呢？他从来也没有来过！”

“他从来也没来过吗？”狄克·桑特自言自语地说。“总

而言之，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丁戈的行动表现，好象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它所仇恨的人，走近我们了！”

接着狄克·桑特中断了谈话，叫大狗过来，丁戈犹豫了一会，还是走到狄克·桑特旁边来了。

“嘿！”他对大狗说，“尼古鲁！尼古鲁！”

丁戈发出一阵忿怒的狂叫，来回答狄克·桑特的讲话，这个名字在丁戈身上产生了习惯效果，它向前用力冲去，好象尼古鲁就藏在那一堆草丛后面似的。

刚才这些情况哈里斯全都看在眼里了。他微闭着双唇，走到狄克·桑特旁边。

“哎，你叫丁戈替你干什么了？”他问。

“啊，没什么大事，哈里斯先生。”老汤姆带着开玩笑的口吻回答说，“我们问丁戈，那位我们丢掉的同船伙伴现在在什么地方。”

“啊！”美国人说，“是那个你们过去对我说过的葡萄牙人，船上的厨师吧？”

“是的，”汤姆回答说，“看丁戈这个样子，大家会猜想，尼古鲁就在附近！”

“他怎么能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呢？”哈里斯回答说，“据我了解，他从来也没有到过这个地方。”

“也许他是对我们隐瞒了他曾经到过这里的经历？”汤姆回答说。

“那可真奇怪了，”哈里斯说，“不过，你们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到树林里去搜查一下，也许这个可怜虫需要救命，也许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你不用白费力气了，哈里斯先生，”狄克·桑特回答说，“如果尼古鲁能来到这里，他自然就能去到更远的地方，他是个很有办法的人！”

“你说怎么好就怎么办吧！”哈里斯回答说。

“行了，丁戈！别叫了！”狄克·桑特只对大狗说了这句话，就结束了和哈里斯的对话。

另一件引起见习水手注意的事，就是关于美国人的马当前的表现。

它根本不象是一匹“已经快到家”的老马，在通常情况下应当表现的那样的神态，它并没有去用力嗅空气，也没有加快脚步，也不撑大鼻孔发出长鸣，表示旅行已经到达终点。从这匹马当前的表现，可以看出，好象这匹曾多次来过大庄园，应当很熟悉这条路的大马，毫无兴奋的表情，就象大庄园离开这里还有好几百英里似的。

“这匹马的神态，根本不象是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样子！”年轻的见习水手心里说。

可是，按照昨天哈里斯说的话，剩下顶多只有六英里路要走了，这最后六英里路，现在已经是傍晚五点钟了，肯定已经走完四英里了。

所以，既然这匹非常渴望能够回槽休息的大马，丝毫也没有快到目的地的表现，那么就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肯定附近会有什么庄园即圣斐里斯大庄园。

威尔顿夫人当时虽然除了她的孩子以外，对一切都不放在心上了，但是她看到这里依然如此荒无人烟，也感到十分奇怪。怎么回事？这里离大庄园这么近，却连一个当地

居民也没有，连大庄园的一个佣人也没有！会是哈里斯迷路了吗？不会的！威尔顿夫人立即排除了这种怀疑。要是再这样在路上耽搁时间，她的小雅克就要病死了！

这时哈里斯一直走在前头，但是他好象在探察森林深处的情况，他左边看看，右边瞧瞧，象是一个对自己毫无信心……对这条路也毫无把握的人！

威尔顿夫人闭上眼睛，懒得再去看他。

经过一片方圆有一英里的平原之后，前面又出现了森林，但是森林已经不象西边的那样稠密了，于是这个旅行小队又重新钻进了大树林。

傍晚六点钟，大家来到一片矮树丛旁边，这里好象在不久之前曾经受到一群过路猛兽的践踏。

狄克·桑特非常用心地观察了周围的情况。

在树林上部，比人高很多的部位，有许多树枝被折弯或者断掉了。同时地上的草，也被乱七八糟地连根掀出来了，在这片潮湿的土地上，留下了许多脚印，看来这不会是美洲豹或南美虎脚印。

难道这会是三脚獭或是它们同类动物的脚印？那么树林高处那一部分为什么又有那么多枝条被折断呢？

也许，只有大象能够留下这样的痕迹，在地上印出这样大的脚印，在不透风的密林中能横冲直撞地穿过去，造成这样的破坏。可是，这种大象，美洲是没有的，美洲根本就不出产这种身躯高大的厚皮动物。人们从来也没有把大象引进美洲大陆来繁殖。

所以认为是大象曾经走过这里，这种设想是绝对不能

成立的。

不管怎么样，反正狄克·桑特一点也没有说这件怪事使他有些什么想法。他甚至也不再向美国人提这些问题。对于一个硬是要把长颈鹿说成是鸵鸟的人，还能指望他干什么呢？再提问题，哈里斯又会给你一种多少是瞎编出来的解释，那对于当前大家的实际处境，不会有任何帮助。

不论情况如何变化，狄克对于哈里斯的看法是已经定了，他觉得这个人是个坏家伙；狄克现在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好彻底揭开哈里斯的假面具；从而证明自己的正确判断。从各方面看来，这个机会马上就会到了。

不过，哈里斯到底是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到底《流浪者》号船上这些遇难未死的人们，最终要遭到什么命运呢？狄克·桑特反复对自己说，船沉了，自己的责任并没有结束。他必须，并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拯救这些由于沉船而被留在这个海滩上的人；不论是威尔顿夫人，她的孩子和这些黑人，对所有他的这些共患难的伙伴，他都要自觉地承担救护他们的责任；如果说过去在船上，他能够象一个船长一样行动，他可以采取一些办法，应付困难；而现在，在这里，在他已经预感到的这些可怕的考验中，他应当怎么办呢？

在当前这种随时都在变得更加肯定是可怕的现实面前，狄克·桑特不能装作视而不见。过去，在《流浪者》号上，他是十五岁的船长，在当前的情况下，他又重新负起了领导这一队人的责任；但是，在开始行动的时刻到来之前，他不愿意透露任何一点可能会使这位可怜的妈妈惊慌害怕

的情况！

他什么也不说，有一天他走在队伍的前头，离大家有一百多步远，到一条相当宽的大河边上，看见许多身躯肥大的动物，迅速逃进河岸边的大草丛里去了。

“大河马！大河马！”狄克·桑特差一点要喊出声来。

这些动物确实是那种胖头厚皮的河马，臃肿的大嘴，嘴里长着长牙，露在外面足有一英尺长，它们身躯矮胖，短腿，浑身厚皮呈棕红近褐色，光滑无毛！美洲居然也有河马？

大家又继续走了一整天，但是都累坏了！即使身体最强壮的人，也由于疲劳而开始放慢了脚步。现在真是该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了，要不然也到了不得不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了。

威尔顿夫人现在一心都放在小雅克身上了，所以她可能没感觉到疲劳，但是，她确实已经精疲力尽了，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疲惫不堪了。狄克·桑特还在坚持着，他全靠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力量的支持，而这种力量则是出自他内心的责任感。

在下午四点钟左右，老汤姆在草丛中发现一件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件凶器、是一种式样很奇怪的刀，一把宽刃弯刀，装着象牙方柄，上面雕着相当粗糙的花纹。

汤姆把这把刀拿来交给了狄克·桑特。他接过刀来，反复查看。最后，他把刀拿给哈里斯，一边对美国人说：

“可能这附近不远就有当地居民！”

“肯定是这样，”哈里斯回答说，“不过……”

“不过什么？……”狄克·桑特说，他两眼直盯着哈里斯

的脸。

“我们现在应该是离大庄园很近了，”哈里斯没有把握地说，“只是，我不认识这个地方了……”

“那你是迷了路了？”狄克·桑特急切地问。

“迷了路？不会的……现在大庄园离我们应该不会超过三英里的路了，我本来是要抄近道，穿过森林，可能我走错了路！”

“可能你走错了路？”狄克·桑特说。

“我想，最好还是我先到前边探探路。”哈里斯说。

“不能，哈里斯先生，咱们还是待在一块走好。”狄克·桑特用坚决的语调回答说。

“行啊，照你说的办吧！”美国人说，“不过，在夜里我很难带你们走路啊。”

“这没什么关系！”狄克·桑特回答说，“我们可以马上休息。威尔顿夫人一定会同意的，我们大家再在树林里过这最后一夜，等明天，太阳出来之后，我们再开始出发！还有两三英里，走上一个钟头，足够了！”

“那就这么办吧！”哈里斯回答说。

这时，只听见大狗丁戈又狂叫起来了。

“过来，丁戈！”狄克·桑特叫着，“你明知道这里没有人，我们是在南美大沙漠里，你还叫什么？”

这样最后的一夜露宿，就定下来了。威尔顿夫人听从狄克·桑特他们安排，什么话也没有说。她的小雅克由于发烧，一直在昏睡，横躺在她的怀里。

大家动手找寻尽可能舒适一点的地方，再过这一夜。

狄克·桑特本来准备在一大片树丛下，安排大家的住处。但是，跟他一起收拾地方的老汤姆这时突然停下来，叫了一声：

“狄克先生！你看！你看！”

“什么啊，老汤姆？”狄克·桑特问，他的声音显得非常镇静，象是一位对一切意外事件都有精神准备的人。

“喏……那边……”汤姆说，“你看这树上……一块块的血迹！……这……地上，……砍下来的几只人手！……”

狄克·桑特大步走近老汤姆指点的地方，看完之后，他走回来对汤姆说：

“汤姆，你什么都别说！对谁都别说！”

果然在那边有几只砍下来的人手，扔在草地上，在这些断手残肢旁边，丢着几把折断了的叉子和一条砸断的铁锁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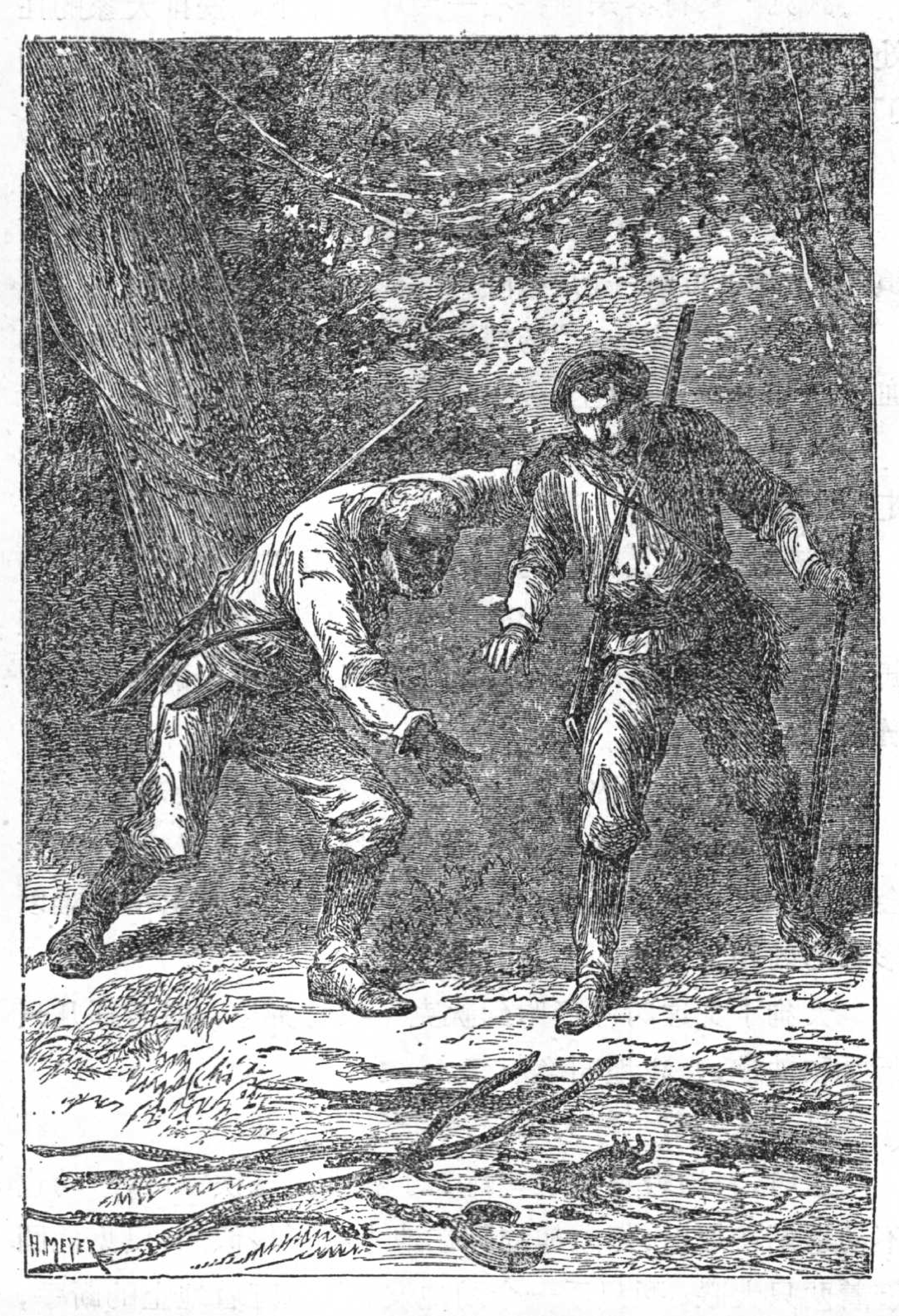
幸而这种可怕的场面，一点也没有给威尔顿夫人看见。

哈里斯却远远地站在一边，这时候谁要是留神观察，就会突出地感到哈里斯完全变了样子，他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凶相。

大狗丁戈这时已经跑到狄克·桑特身边，对着那几只断手和铁链，疯狂地叫唤起来。

见习水手费了好大工夫，才把丁戈赶开。

这时，老汤姆见到这些断叉子和那半截铁锁链，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好象他的脚在地上生了根似的，只见他圆瞪着两只大眼，两只手一个劲地发抖，他盯着地上的断手，嘴里语无伦次地嘟囔着说：



果然在那边有几只砍下来的人手。

"我看见过……我过去看见过的……这种叉子……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看见过！……"

老汤姆大概是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那一段最早的恍惚若梦的往事。他用力去回忆！……他要把这一切都告诉大家！……

"汤姆，你不能说！"狄克·桑特再一次叮嘱他说，"为了威尔顿夫人，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你什么也不要说！"

接着，见习水手把老汤姆拉走了。

于是在不远的地方，找到了另外一个宿营地，睡觉的地方都安置好了。

晚饭也准备好了，但是大家几乎都没吃什么，疲倦使人忘记了饥饿。所有的人都感到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忧虑，这是一种近似恐惧感的忧虑心情。

天慢慢地黑下来了。不久就成了一片深沉的黑夜。天空遮满了一团团庞大的乌云，这是暴风雨即将到来的乌云。在西方远处，树林中间，闪亮着几处热带的雷电。风已经停了，树上叶子也都纹丝不动地待着，随着白天树林中鸟虫走兽的一片喧嚣，现在是万籁俱寂，人们会觉得这是因为气压很低，空气中含电量达到饱和程度，不适于声音传导的结果。

狄克·桑特、奥斯丁、巴德几个人一起守夜，在这沉静的黑夜里，他们尽力向远处仔细张望，用心倾听，看看是否能够看见一点什么光亮，或者听到一点什么响声，结果是没有一点声音或半点光亮来划破这森林中一片沉寂的无边黑夜。

老汤姆并没有入睡，而是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他低着头，一动也不动，好象是突然受到了什么沉重的打击。

威尔顿夫人摇着怀抱里的孩子，她现在一心就只想着小雅克。

很可能只有表兄贝奈蒂克特一个人睡着了，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大家那种忧虑的感觉，大概他对周围事变的预感能力比较差。

在半夜十一点钟，忽然听见一声可怕的长吼声，同时还夹杂着一种更加尖锐的发抖的叫声。

老汤姆立即跳了起来，用手指着离此最多一英里远的一片浓密的丛林。

狄克·桑特赶快过来抓住汤姆的手臂，但是他没有阻止住，汤姆已经大声喊起来了：

“狮子！狮子叫！”

这种吼声汤姆小时候经常听到，所以他现在一听见就认出来了！

“狮子！”老汤姆重复着说。

狄克·桑特再也没有办法继续压制内心的忿怒了，他抓着一把大砍刀，朝着哈里斯睡的地方冲了过去……

哈里斯已经不在那里了，他的马也和哈里斯一样不见了。

狄克·桑特思想上产生了急剧的变化……原来这里不是他想象的美洲大陆！

这样看来，《流浪者》号根本就不是在美洲海岸搁浅的！途中见习水手在海上标定方位的那个岛并不是复活节岛，

而是另外一个什么岛，正好也在这个大陆的西面，就跟复活节岛位于美洲大陆西面一样！

在《流浪者》号航行的一部分时间里，罗盘指针指的是错误的方向，罗盘为什么会出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了！在一条错误的航道上，被暴风雨推动着，《流浪者》号应该是绕过了合恩角，从太平洋进入了大西洋！狄克·桑特只能粗略地估算《流浪者》号的速度，实际上在风暴的冲击下他根本不知道航速已经加快了一倍！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南美出产的橡胶树、奎宁树，这里都没有，因为这里既不是阿塔卡马高原，又不是玻利维亚草原！

一点也不错！那些在林间空地上奔逃的是长颈鹿，而不是鸵鸟！那些在茂密的森林中穿过的是大象！那些在河边高草丛里休息，被狄克·桑特惊走的，正是一群大河马！贝奈蒂克特捉到的是一只舌蝇，是那种双翅目昆虫，可怕的舌蝇，它们曾经叮死了多少长途旅行的牲口！

最后，透过森林传来的响亮叫声，肯定是狮子的吼叫！而这些叉子，铁链和这把形状奇怪的弯刀，这都是黑奴贩子的器具！那些断手是被捕黑人的手！

葡萄牙人尼古鲁和美国人哈里斯肯定是同伙！

狄克·桑特心里猜到的这个可怕的地名终于从他嘴里喊出来了：

“非洲！赤道非洲！黑奴贩子和黑奴的非洲！”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贩 卖 黑 奴

“贩卖黑奴！”谁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这是一句在人类的词汇中，不应当存在的话。那些在海外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国家，长期赚钱经营的这种血腥龌龊的买卖，从好多年以前已经被宣布禁止了，但是实际上却还在大规模地买进卖出，“黑货”市场主要设在非洲中部。就在这十九世纪，依然还有好几个自称是信奉基督的国家，没有在«取消奴隶制度公约»上签字。

人们可能会相信贩卖黑奴的生意早已停止了，这种把天生的活人当作商品买卖的勾当真的已经没人干了！实际上却完全不是那样的！这正是读者应当了解的，如果他们希望对于这本小说的第二部更加从内心感到兴趣的话。读者应当了解，为了给几个还实行奴隶制的殖民地提供奴隶，黑奴贩子至今还在怎样围捕黑人，而这种围捕黑人的活动，很有可能使整个非洲大陆人口灭绝，应当使读者知道，黑奴贩子在什么地方和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进行这种野蛮的掠

夺烧杀的；应当使读者知道，为了贩卖黑奴，黑人流了多少血，黑奴贩子进行了多少次放火洗劫？最后，他们这样围捕黑人，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

贩卖黑奴的活动最初是在十五世纪才开始的。我们先来谈一下，这种贩卖黑奴的制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有一批伊斯兰教徒被人们从西班牙赶出之后，就逃到了海峡对面，非洲海岸去了。当时这一带海岸是葡萄牙人占领的地方，于是葡萄牙人就拼命追捕这些伊斯兰教居民。其中有一小部分伊斯兰难民被葡萄牙人捕获，带到葡萄牙去了。这些人就变成了奴隶，这就是在公元纪年开始，在西欧出现的第一批非洲黑人奴隶。

但是，这些伊斯兰教徒，大部分都是富有的家族成员，他们的家族愿意出高价赎回他们。但是不论赎金出多少，葡萄牙人都拒绝释放奴隶，他们要外国人的钱没有用处，因为他们缺少的是在新创建的殖民地劳动中，十分需要的人手，换句话说，就是需要奴隶的劳动力。

伊斯兰教徒的家庭没法赎回自己的亲属，于是就提出用数量更多的非洲黑人，换回他们的亲属。至于说要捕捉更多的黑人，那是很容易办的事。葡萄牙人觉得这样交换对自己有利，所以就同意了，从此欧洲就出现了贩卖黑奴的交易。

到了十六世纪末叶，这种可耻的交易已被各国普遍接受，当时各地都还有相当野蛮的风俗，所以并不认为贩卖黑奴的行径可耻。各国都保护黑奴买卖交易，以便使新大陆

的各个岛屿能够更迅速和稳妥地殖民地化。确实，在南美这种热带地方，白种人还未服水土，还不适于承受当地的炎热气候，曾经有成百上千的人死亡；而这种非洲黑人出身的奴隶，却能忍受这种气候。所以，用特制的黑奴船把黑人运到美洲殖民地，就成为一种正常的海上货运活动了。这种横渡大西洋贩卖黑奴的买卖，促使白人在非洲海岸好几个地方，创建了规模庞大的贩卖黑奴公司。这种“黑货”在出产地非洲并不值钱，但是利润却十分可观。

不过，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为了建立海外殖民地，人力总是非常必要的，这当然是不足为贩卖活人的行为进行辩解。没过多久，反对贩卖黑奴的仁慈呼声就高起来了，大家要求欧洲各国政府，按照人道主义的原则，颁布取消贩卖黑奴的法令。

1751 年公谊会① 教友派领导了在美洲北部开展的取消奴隶制运动，此后一百年就在北美爆发了美国的南北战争，这个奴隶制度问题，在北美洲是大家都十分关心的问题。当时北美许多州，例如：弗吉尼亚、康涅狄格、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等州都下令取消了贩卖黑奴交易，并且把贩卖黑奴公司花了很多钱运到各州来的黑奴，都解放了，恢复了他们的自由。

但是，由公谊会教友派发起的这个运动，并不限于在北美的这几个州，就连大西洋对岸那些主张奴隶制度的欧洲人，也受到了激烈的攻击，尤其是在法国和英国，这项正义

① 公谊会教派是创立于十七世纪的一个基督教教派，在英、美两地发展会友，该会不承认社会上任何等级差别，主张解放黑奴。

事业，团结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宁愿让殖民地毁灭，也不让人道主义原则灭亡！”，这就是当时响彻西欧旧大陆的博爱口号。虽然当时解放黑奴问题，关系着欧洲的政治和商业的巨大利益，这个口号依然在整个旧大陆到处广为传播。

解放黑奴运动进入了高潮。1807年，英国宣布在自己的殖民地，废除了贩卖黑奴交易；1814年，法国也随着英国颁布了废除贩卖黑奴交易的法令。两大强国还就这一问题签订了一项条约，拿破仑在百日政变① 时期，批准了互换条约的文本。

但是，所有上述这一切，还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理论上的表态宣言。那些黑奴贩子的“黑货”船，依旧不停地在海上航行，他们把船上装的“黑货”，从非洲运到各殖民地港口出卖。

为了禁绝这种贩卖黑奴的商业活动，人们采取了更加有效的措施。美国于1820年，英国于1824年，分别宣布贩卖黑奴交易为海盗行为，从事这种交易的人员等同海盗。因此，犯有这种罪行的人，就会被判处死刑，他们在海上受到了非常严厉的追捕。法国随后也参加签署了这项新的条约。但是，南美各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则不参加这项条约，因而黑奴出口交易继续使它们这两个国家获取暴利。虽然在公海上对船只的检查权，已得到普遍承认，但是这种检查只不过是核对一下那些可疑的船只，悬挂的国旗是否和船籍证书一致。

① “百日政变”是1815年3月20至6月22日拿破仑重新回到巴黎，第二次复辟时期，直到比利时战役和滑铁卢的惨败为止。

然而，废除奴隶制的新法令，并没有追溯以往的效力。虽然人们不再制造新的黑奴，而原有的黑奴却依然没有得到解放。

英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出了榜样。1833年5月14日，英国颁布了一项解放大不列颠各殖民地所有黑人的普遍宣言，到了1838年8月共计有六十七万奴隶被宣布为自由人。

十年之后，即1848年，法兰西共和国也宣布解放了法属殖民地的奴隶，共计二十六万名黑人。

1859年，美国爆发了北部联邦和南方同盟① 的战争，从而完成了解放黑人的事业，把解放运动扩展到了整个北美大陆。

这样，英、法、美三个大国就完成了这项人道主义的事业。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贩卖黑奴的勾当只是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有利，只是为了满足东方民族，土耳其和阿拉伯人的需要。巴西虽然还没有解放原有的奴隶，但是至少已不再增购新的黑奴，而且规定了在巴西新生的黑奴子女都是自由的黑人。

正是由于在非洲内地，那些非洲首领们为掠夺人口而进行的血腥战斗，一些部落的全部人口都变成了奴隶。当时押运黑奴的"沙漠商队"走的是两条方向相反的路线。往

① "南方同盟"要求承认和保护奴隶制度参加者有南卡罗来纳、密西西比、佛罗里达、亚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等六州的代表。内战爆发前后又有得克萨斯、阿肯色、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田纳西等五个州的代表参加"南方同盟"。

西去的一条路奔向葡属安哥拉；往东去的另一条路通到莫桑比克。在这些倒霉的黑奴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活着熬到目的地，他们有的是被运到古巴，有的送到马达加斯加岛，还有些被运到亚洲土耳其或阿拉伯各地，或者运往麦加或马斯喀特①。英法两国的海上巡逻舰艇，由于海岸线太长，很难进行有效的监督，只能阻止很少一部分贩运黑奴的活动。

但是，这种被卑鄙地贩运出口的黑奴人数，目前是否还很多呢？

确实还很多！据估计至少有八万奴隶被运到了海岸，这个数字好象只占被屠杀黑奴人数的十分之一。经过这些惊人的大批屠杀之后，荒芜的田地更加没人耕种了，被放火烧毁的村子已空无人烟，河里漂浮着许多死尸，到处都是凶禽猛兽。利温斯敦②曾经访问过刚被黑奴贩子掠夺人口之后的几个地方，他已经无法认出这些地方几个月前的样子了。另外几位探险家，例如格兰特③、斯帕克④、伯尔吞⑤、

---

① 马斯喀特位于西亚阿曼湾。

② 大卫·利温斯敦，苏格兰探险家（1813-1873）曾为反对贩卖黑奴遍访非洲和澳大利亚内地。

③ 杰姆斯·奥·格兰特——苏格兰旅行家，（1827—1892）曾沿尼罗河流域进行探险活动。

④ 约翰·奥·斯帕克，英国旅行家，（1827—1864）曾在中非探险，他发现并命名了“维多利亚湖”。

⑤ 里扎·伯尔吞——英国旅行家（1821—1890）曾于1856年和约翰·奥·斯帕克一起发现了坦噶尼喀湖。



到处都是凶禽猛兽。

喀麦隆，[1] 斯坦利[2] 等，他们在谈到这片森林茂密的中非高原时，也和利温斯敦的描写一样，认为这里是黑人酋长们互相撕杀的主要战场。在中非这几个大湖[3] 所在的区域，整个这一片作为桑给巴尔黑奴市场"黑货"来源地的广大地方；在博尔[4]、费赞和再往南的尼亚萨湖[5] 以及赞比西河[6] 沿岸，再往西，在那些刚刚被大胆的斯坦利考查过的上刚果地区。都是同样的景象：毁灭、屠杀和逃亡。这种贩卖黑奴的交易，难道一直要到黑人种族灭绝才能停止吗？难道黑人种族也会象在新荷兰[7] 的澳大利亚人种[8] 一样被灭绝吗？

---

① 维尔尼—豪韦特·喀麦隆——英国海军上尉，旅行家(1844—1894)，曾于1873—1875年横穿过整个非洲大陆。

② 约翰·若兰·斯坦利——又名亨利·莫尔东(1841—1904)，曾在非洲探险，并于中非遇到利温斯敦。斯坦利曾经从东到西横穿过整个非洲大陆，他受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委托，在非洲建立了自由刚果国(即刚果(金)，扎伊尔)。

③ 这几个大湖——指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喀湖等。

④ 博尔——当时位于尼日利亚的中苏丹王国，在乍得湖西南。

⑤ 尼亚萨湖——位于南部非洲，莫桑比克以西，湖面二万六千平方公里。

⑥ 赞比西河——南非大河，流入莫桑比克河，沿河多激流瀑布，著名的有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即尼多里亚瀑布。全长二千六百六十公里。)

⑦ 新荷兰——即澳大利亚，1606年为荷兰人发现，被命名为新荷兰，1911年加入英联邦。

⑧ 指荷兰人到澳洲以前的当地土著居民，英国大批移民进入澳洲后，土人逐渐减少和被排挤到边远地区。

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各殖民地的贩卖黑奴市场，总有一天是要消灭的。销路将会完全断绝，各个文明国家将不会再长期容忍这种贩卖黑奴行径了！

不错，大概就是在1878年这一年，在各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所有尚处于奴隶地位的黑人，都得到了解放。但是在那些伊斯兰教的国家里，这种使非洲大陆人口减少的贩卖黑奴交易，还要继续很多年。实际上，一批数量可观的黑人，正是这样转移到了上述这些伊斯兰国家了，因为从非洲各地抓来运往东部海岸的黑人，每年都在四万人以上。早在波拿巴王①出征埃及之前，就有成千的塞纳尔②黑奴被卖给达富尔③的黑人，同时也有很多达富尔的黑奴被贩往塞那尔出卖。甚至波拿巴将军当时也买了相当多的这种黑奴，把他们编组成了象马穆鲁克骑兵④那样的冲锋队。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这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五分之四，但是贩卖黑奴的交易，在非洲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了。

同时，伊斯兰教实际上是在鼓励贩卖黑奴，在这些伊斯兰教地区，人们需要用这些黑奴代替以前那些白人奴隶。因此各式各样的黑奴贩子，都在大规模地进行这种可耻的商业活动。这些黑奴贩子就这样给这些不能通过劳动使自己的种族更新，因而日趋衰落，终于要灭亡的伊斯兰民族，带来了这一批补充人口。这些黑奴都象在波拿巴时代⑤一

---

① 指1798年法国远征埃及。
② 塞那尔——古代西苏丹王国。
③ 达富尔——苏丹共和国西部山区。
④ 原是一种土耳其和埃及民兵，由奴隶组成的军队。
⑤ 指1798—1800年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时代。

样，大多数都变成了专门打仗的士兵了。在尼日尔河上游的一些民族中，那些酋长的军队有一半都是黑奴士兵。在这种情况下，黑奴的境况和自由人相比，并没有很明显的差别。但是，如果一个黑奴不是士兵，他就是可以被人当做"货币"使用的财产，甚至在埃及和博尔①，军官和官吏的薪俸，都是用这种黑奴"货币"支付的。季约姆·勒让②曾经亲自看到过这些情况，并且作了报导。

以上所说的就是贩卖黑奴交易的当前情况。

必须进一步说明，有很多欧洲强国的代表，对于这种贩卖黑奴的交易，表现出一种令人失望的宽容姿态，并且不以为耻。而千真万确的事实正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巡洋舰在不停地巡查着大西洋和印度洋各处的海岸，而另一方面围捕和贩卖黑奴的活动却在非洲内地按部就班地正常进行，押运黑奴的"沙漠商队"就在某些官员面前，扬长而过，按照既定的时间赶路和沿途杀戮黑奴，平均每贩运一个黑奴到达目的地，就有十个黑奴在途中死亡！

因此我们现在就可以理解，狄克·桑特喊出的："非洲！赤道非洲！黑奴贩子和黑奴的非洲！"这几句话中，包含着多么可怕的含意！

狄克·桑特一点也没有弄错，这正是那个对于他和他的同伴具有莫大危险的非洲！

但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厄运把他们送上非洲大陆的这个登陆点，到底是在非洲的哪一部分？他很明白自己现在

① 当时是尼日利亚中部苏丹的一个王国。

② 季约姆·勒让，法国当时有名的旅行家，探险家。

是在非洲西海岸，同时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年轻的见习水手不得不肯定，《流浪者》号正是在安哥拉海岸触礁搁浅的。在非洲这一部分地区到处横行的“沙漠商队”，都是以安哥拉为贩运黑奴的集中站的。

确实就是这个地区，在几年之后维尔尼·喀麦隆在南边，约翰·斯坦利在北边探险穿过的这个地方，他们为此付出了多么大的精力！对于这一片由本格拉、刚果和安哥拉三个地方构成的广阔土地，人们当时只了解海岸一带的情况，沿岸从南部的奴尔斯河到北方的扎伊尔河，中间有两个主要城市形成的两个大港口：本格拉和罗安达，罗安达是葡萄牙王国所属的这块殖民地的首都。

这个地区的内地，当时还几乎是没有人了解的地方，很少有人敢于到内地旅行探险。那里气候恶劣，土地潮湿、闷热，寒热病流行，还有野蛮的当地土人，有些土人还吃人肉。部落之间的战争长年不断，以及那些黑奴贩子，对一切企图深入了解他们那种可耻商业内幕的外来人，表现出来的敌视。这一切都是他们在赤道非洲，这个最危险的地区—安哥拉所面临的，需要他们去克服的困难和需要他们去战胜的险阻。

早在1816年，屠凯①曾经沿刚果河上行，一直走过了咸拉拉瀑布②，但是这一段路至多也不过两百英里，单凭这么一小段路程，是不可能对这个地区有真正全面了解的。可是就这么两百英里的探险，也已经使探险队中的大部分

① 英国早期旅行家、探险家，曾率探险队沿刚果河东行，不久失败。

② 在卢阿拉巴河（即刚果河）南岸距海口200英里处。

专家和军官死于非命了。

此后三十七年，大卫·利温斯敦从好望角北上一直到赞比西河上游。从那里，他以空前绝后的胆略，于1853年11月，从南方到西北方，渡过了刚果河上游的一条支流贯古河，于1854年5月31日到达了罗安达港口，这是人们第一次揭开葡萄牙这块广阔殖民地的秘密。

又过了十八年，有两位勇敢的探险家，从东到西穿过了非洲，他们两人都经历了无法想象的困难，分别从安哥拉南方和北方走出大陆，到达海岸。

从时间上说，第一个人是英国海军上尉维尔尼一豪韦特·喀麦隆。1872年，人们认为那一支被派到大湖区找寻利温斯敦的、由美国人斯坦利率领的探险队，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喀麦隆海军上尉提出了由他去查找利温斯敦的建议，他的建议被接受了。喀麦隆上尉带了迪戎医生、赛西尔·缪尔斐陆军中尉和利温斯敦的侄子罗伯特·莫法，从桑给巴尔出发。他们渡过了乌果果河①，遇到利温斯敦的忠实同伴和仆人，正把利温斯敦的尸体带回东海岸来了。喀麦隆继续向非洲西部前进，他决心要从东海岸走到西海岸，经过乌尼扬扬贝、乌昆达、卡灰莱②。在卡拉镇③喀麦隆海军上尉找到了这位伟大旅行家利温斯敦留下的文件资料。他渡过了坦噶尼喀湖，在访问了所有这些村庄被战争

---

① 在坦噶尼喀湖以东。

② 都在坦噶尼喀湖与东海岸之间。

③ 卡拉在坦噶尼喀湖南部西岸。

破坏，人口被“沙漠商队”抢走的地区；纪郎巴、乌鲁阿、洛马米河上游的分支河流、乌陆达.洛瓦勒，穿过了邦巴雷群山，越过了卢阿拉巴河①，因为他不能沿着这条河顺流而下。喀麦隆渡过了宽扎河，并看了沿岸的大片森林，也就是哈里斯把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们骗进去的那片大森林，接着这位坚强的海军上尉终于看到了大西洋，到达了本格拉港口。这一次长达三年零四个月的旅行，使喀麦隆牺牲了两位伙伴：迪戎医生和莫拉。

在这位英国旅行家喀麦隆之后，紧接着就是美国人亨利·若兰·斯坦利继续沿着这条路进行探险。人们知道这位坚韧不拔的“纽约先驱报”特派调查利温斯敦事件的通讯记者，曾经于1871年10月30日，在坦噶尼喀湖滨的乌季季镇②，找到了利温斯敦。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斯坦利很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他还想在地理科学考察方面能成就一番事业。他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就是对这条目前只能远远望见的卢阿拉巴河，进行全面的探测和了解。当斯坦利1874年11月从东海岸巴加莫约港口向内陆西行的时候，喀麦隆还正在非洲中部不知道一个什么地方探险。经过了二十一个月的跋涉，斯坦利于1876年8月21日离开了乌季季，这个由于天花病流行，居民大批死亡的城市。他用了七十四天的时间，才走完了从坦噶尼喀湖到娘威镇这一段路程。娘威镇是利温斯敦和喀麦隆都曾经访问过的、一个有名的贩卖黑奴市场，斯坦利在这个马仑古人和马纽

① 刚果河南部支流。

② 乌季季镇在坦桑尼亚基戈马区坦噶尼喀湖东岸。

埃马人聚居的市镇，看到了桑给巴尔苏丹派出的军官们，到处围捕和杀戮黑人的可怕情景。

当时斯坦利已准备好对卢阿拉巴河整个河流进行考察，他准备沿河下行，直到入海河口。他在娘威镇一共雇用了一百四十名搬运工人和十九只木船，这就是探险队的全部人员和物资。探险队从娘威镇出发，从一开始，就要和乌库苏①的野蛮黑人战斗，同时也是从一开始他们就要带着船具步行，以便绕过那些无法通过的瀑布。船队接近赤道线时，就在卢阿拉巴河道转向东北偏北方向的地方，遇到好几百土人，架着五十四条木船，前来攻击斯坦利的船队，探险队最后把土人打跑了。接着这位勇敢的美国探险家，沿河北上一直到北纬二度，他发现了卢阿拉巴河就是扎伊尔河的上游，或者说就是刚果河，只要顺着河水下去，就会直接走出海口。他就是这样，一面几乎每天都要和两岸的土人部落作战，一面顺流出海。1877 年 6 月 3 日，在越过马萨萨大瀑布的时候，他的一位同伴弗朗西斯·波科克牺牲了。7 月18 日，他自己也连船带人一齐给冲到姆贝洛瀑布下边了，他没有死，那完全是一种意想不到的奇迹。

8 月 6 日，亨利·斯坦利终于到达了离海岸只有四天路程的一个小镇尼桑达。两天以后，在邦萨·姆布果找到了两位商人从安卜马寄给探险队的食品。斯坦利就在这个海岸小城市住下来休息了。由于疲劳和生活艰苦，由于他用了生命中的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去穿过整个非洲大陆，

---

① 乌库苏是从娘威镇过洛马米河以西整个地区。

所以他当时虽然才三十五岁，却已显得很老了。但是卢阿拉巴河一直通到大西洋的整个河道情况，他已经调查清楚。如果说尼罗河是非洲北部的大动脉；赞比西河是东部非洲的大动脉；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在西部非洲还有第三条世界大河，这条河全长两千九百英里①，它实际上有三个名字：卢阿拉巴河、扎伊尔河和刚果河；这条河把非洲大湖区和大西洋连接起来了。

但是，在斯坦利和喀麦隆所走过的这两条路线之间的整个安哥拉地区，在1873年，也就是《流浪者》号在非洲海岸沉没的时候，却几乎还是一个没有人十分了解的地区。人们只知道安哥拉依靠它的三个重要市场：比耶、卡桑日和卡松台，已成为西方贩卖黑奴交易的中心地点。

狄克·桑特正是被骗到这样一个离开海岸一百英里地方来的，并且带着一位疲惫和痛苦不堪的女主人和一个病得要死的孩子，还有几位黑人血统的伙伴，而他们现在正好是黑奴贩子渴望得到的猎物！

是的，这里是非洲而不是美洲。在美洲，不论是印第安人、野兽或气候条件，都不是真正可怕的。但是这里却不是处在安第斯山脉和大海之间的那片美洲福地，那里到处都是村镇，任何旅行者都会受到殷勤的款待。而现在秘鲁和玻利维亚这些地方都已远在天边，如果没有那只罪恶的手弄坏罗盘，改变航向，暴风雨肯定已经把《流浪者》号送到那里去了，逃难上岸的船员和旅客们，也会非常容易地返回旧

① 4,650公里。

金山故乡了。

眼前这里是可怕的安哥拉，并且不是在葡萄牙政府直接监督下的沿岸地区，而正是在这块殖民地的内陆，在黑奴贩子的皮鞭驱使下，贩运黑人的"沙漠商队"押送着奴隶正从各处向市场行进的中非地区。

狄克·桑特是被欺骗和引诱到这个地方来的，他对这里的情况，能有多少了解呢？可以说了解得很少，只不过是十六和十七世纪那些经常从罗安达港口途经圣萨尔瓦多尔①，到扎伊尔河，这一条路旅行的葡萄牙神甫和商人说的一些情况，或者是利温斯敦在1853年那次探险之后写的那些事情，当然就这些情况，已经足以吓倒一切不象狄克·桑特那样坚定的人了。

说实在话，他们眼前的境遇是非常险恶的。

第　二　章

哈里斯和尼古鲁

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在树林中最后一次露宿那一夜的第二天，有两个人在离开他们的宿营地三英里的地方，按照预先约定的时间地点会面了。

这两个人就是哈里斯和尼古鲁。我们将会发现，这个从新西兰来到安哥拉海岸的葡萄牙人，和那个以贩卖黑奴为职业，因而必须在西非这一带到处奔走的美国人，这次的

---

① 圣萨尔瓦多尔在安哥拉西北角靠扎伊尔边界。

聚会，并不是偶然碰巧的事。

哈里斯和尼古鲁坐在一棵大榕树底下，旁边是一条湍急翻滚的溪流，两岸长着茂密的纸莎草①。

他们的谈话已经开始一会了，因为葡萄牙人和美国人刚见面，他们首先谈的是几个小时以前经过的情况。

"这么说，哈里斯，"尼古鲁说，"你是没有办法把桑特船长，就是他们大家称呼的那个十五岁的见习水手和他的那一批人，引向安哥拉更深的内地了？"

"不行了，伙计，"哈里斯回答说，"我能从海岸把他们拖到这里，少说这也有一百英里，这就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最近这几天来，我那个年轻朋友狄克·桑特老是用忧虑不安的眼光看着我，他对我的怀疑逐渐变成了肯定，肯定我不是好人，并且说真的……"

"只要再让他们往前走一百英里，哈里斯，这一批人就会更保险地抓在咱们手里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这批人溜掉啊！"

"啊！他们能往哪儿逃？"哈里斯耸耸肩膀回答说。"我再给你说一遍，尼古鲁！我离开他们的时机正好，不早不晚，我不止一次从那位年轻朋友眼里看出了，他打算当胸给我一颗枪子儿吃，可是我的胃很不好，消化不了这种只要十二粒就有一磅重的'花生米'！"

"那好吧！"尼古鲁说。"反正我自己也有一笔账要跟这个见习水手算……"

---

① 纸莎草是古代造纸用的一种有一至三米高的苇草。

“你跟他算你的账吧，伙计，连本钱带利息，你高兴怎么算就怎么算。至于我和狄克·桑特的事，在开始上路的头几天，我使他完全相信了这个地方就是我过去到过的南美阿塔卡马大沙漠，可是没想到雅克那个小东西闹着要看橡胶树和蜂鸟，他妈妈又要找奎宁树，那个表兄坚持要捉几只南美萤火虫！……天哪，简直弄得我没法应付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他们相信了跑过去的长颈鹿是鸵鸟……你要知道，尼古鲁，这是我会随机应变才想出来的！我能编出来的假话都编出来了！再说我看得非常清楚，我那位年轻的朋友已经再也不相信我的解释了！紧接着我们又碰上了大象的脚印！然后，大河马也来凑热闹了！这你明白，尼古鲁，在美洲大陆看到河马和大象，这就象是说在本格拉监狱里碰见没罪的老实人一样。最后使我的谎话彻底暴露的，是那个老黑人在一棵大树底下发现了叉子和铁链，这是逃跑的黑奴脱下来扔掉的！特别是就在这个时候，又传来了狮子的吼声。我要让他们把狮子吼叫，当作是对人无害的猫叫，那是很难办到的！所以我抓紧时间，才勉强来得及跳上我的马，一口气儿就跑到这里来了！”

“你说的我都明白！”尼古鲁回答说，“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引他们再往内地深入一百英里！”

“伙计，我只能尽力而为。”哈里斯回答说，“可是你呢，你从海岸一直跟着我们这一小队人马，你和我们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你作得很对，人家已经感觉到你就在附近！有一条叫什么丁戈的大狗，它好象跟你有点成见，这只大狗你过去是怎么惹了它了？”

"没事儿！"尼古鲁回答说。"不过，很快我就叫这只狗脑袋上吃我一颗子弹！"

"就象狄克·桑特差一点请你吃一颗他的子弹一样，要是在树林里，离他两百步以内，只要你稍微露一露面，就行了。啊！我这位年轻的朋友，枪打得那个准啊！这是咱们俩在这说话，我真是不得不佩服他，就拿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跟你比，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啊！"

"不管他有多么了不起，哈里斯，他曾对我蛮横无礼，我就要他付出血的代价！"尼古鲁回答说，这时他脸上显出一副残酷无情的杀气。

"好吧！"哈里斯嘟囔着说，"我的老伙计，还是我熟悉的那个老脾气！跑了这么多地方，你倒真是本性难移啊！"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哈里斯又说：

"啊，对了，尼古鲁，当我在你们沉船的地方，龙加河口[①]那边，意外地碰到你的时候，你只是慌慌张张地给我介绍了一下狄克·桑特这一帮人的情况，你要我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引进这块冒充是玻利维亚的内地，走得越远越好；可是你当时没来得及告诉我，这两年你都是干些什么！两年对于我们这种提着脑袋过日子的人来说，是够长的了，伙计！自从那一天，咱们俩作为老阿尔菲兹[②]最恭顺的奴仆，替他带领一个押送黑奴的"沙漠商队"，到达卡桑日之后，你就跟我们分手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别人谈起你了！我想你一定是撞上了英国巡洋舰，出了问题，给他们绞死了！"

① 即«流浪者»号搁浅沉没海岸附近的那条河。

② 当时一家最大的黑奴贩子公司的老板。

"你猜得真差不离儿，哈里斯！"

"总有一天，会一点也不差的，尼古鲁。"

"谢谢你的祝福！"

"你还想会有别的结局？"哈里斯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哲学家的口吻说。"这是干我们这一行的人注定会有的一种结局！要想不出危险，安安稳稳地寿终正寝，那就别在非洲海岸作这种贩卖黑奴的生意！你接着说吧，你是给他们逮住了？……"

"是啊。"

"给英国人逮住的？"

"不是英国人，是葡萄牙人。"

"是连'黑货'一块给逮住的，还是交货以后逮住的？"哈里斯问。

"是在……交货以后……"尼古鲁有点迟疑地回答说。"这些葡萄牙人，现在也变得不好对付了！虽然他们过去长期靠贩卖黑奴制度获利，现在也不再想要奴隶制度了！他们告发了我，对我进行监视。最后逮捕了我……"

"后来给你判了刑？……"

"判了我无期徒刑，要我一辈子关在罗安达监狱里。"

"真见鬼！"哈里斯嚷着说。"关在监狱里！对于象我们这样习惯于在露天野外生活的人来说，监狱是一个有碍身体健康的地方！要我来说，我可能宁愿让他们把我绞死！"

"吊在绞架上就没法逃跑了，"尼古鲁回答说，"而关在监狱里却……"

"于是你就越狱逃跑了？……"

“是啊，哈里斯！我只在港口当了十五天苦役劳工，就找到机会，钻进了一艘升火待发的英国轮船的货舱里躲起来了，这条船是开往新西兰奥克兰港去的。我藏在一桶淡水和一大箱子罐头食品中间的夹缝里，一路上吃的喝的都给我准备好了。啊！在海上这一路，为了躲着不让别人看见，可把我给憋死了！可是，我要是稍有疏忽，从底舱爬出来，给别人发现了，那我就会给重新关进底舱，所以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我都得同样在底舱挨憋受罪！受罪是一样还不说，等我一到奥克兰港，他们就会又把我交给英国当局，最后还是把我重新送回罗安达监狱，或者也许会绞死我，就象你刚才向我祝福的那样！所以我为什么宁愿憋在底舱里，作这次不暴露身分的旅行，就是这个道理。”

“并且连船票也不用买！”哈里斯笑着大声说。“啊！看起来这事也不算难啊，伙计！吃喝、船票都给你免费了……”

“是啊，不算难，”尼古鲁回答说，“可是，三十天旅行，一直都得憋在底舱里……”

“好了，总算过来了，尼古鲁！这么说你这两年是到新西兰去了，到毛里族人①那里去了！可是你这是又从新西兰回来了，难道还是那样藏在底舱里回来的吗？”

“不是的，哈里斯，你会料想得到，在那儿我呆不下去，我只有一个念头：回安哥拉，重操旧业，贩卖黑奴。”

“是啊！”哈里斯回答说，“各人都喜欢自己那一行，习惯了嘛！”

---

① 新西兰当地民族之一。

“在这十八个月里，我……”

这句话刚一出口，尼古鲁突然不往下说了。他一把抓住老朋友的手臂，一边用心去听周围的动静。

“哈里斯，”尼古鲁压低自己的声音说，“是不是在这片纸莎草里有什么东西在响？”

“可不是！”哈里斯回答说，他抓起了他那支经常装好子弹，随时准备射击的步枪。

尼古鲁和他都站起来了，他们环顾四周，非常仔细地听着周围的动静。

“什么也没有。”哈里斯没过一会，对尼古鲁说，“就是这条溪水，大雨之后水涨了，流水的声音更响了。这两年你对于森林里的声音，已经不习惯了，伙计。这没关系，你很快就会恢复过来的。来，接着谈你的奇遇故事吧！等我全部听完了你过去的经历，咱们再来谈我们未来的事业。”

尼古鲁和哈里斯重新在那棵大榕树底下坐下来，葡萄牙人接着说：

“我在奥克兰混了整整十八个月。你知道我乘的那条英国轮船一到奥克兰，我就偷偷地下了船，谁也没看见我；可是我口袋里一块银币也没有，一元美金也没有！为了吃饭，我只好什么职业都干……”

“连那种老实人干的卖力气活你也干了，尼古鲁？”

“那可不，我都干了，哈里斯。”

“真可怜哪，小伙子！”

“喏，我一直在等待着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老是不来，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捕鲸船《流浪者》号来到了奥克兰港。”

“就是在安哥拉海岸上搁浅的那条船吗？

“就是那条船，哈里斯。当时正好威尔顿夫人、她的孩子、还有她的一个表兄也要搭这条船。凭我的老海员资格，何况我还在一条贩运黑奴船上当过大副，要在《流浪者》号上工作，那是没问题的……所以我就去见《流浪者》号的船长了。但是，船上工作人员满额了。我的运气还真算不坏，这条三桅方帆船上的厨师逃跑了。你知道，没有哪一个海员不会作饭的，于是我就以厨师的名义要求工作，船长既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只好让我来当厨师。过了几天之后，从《流浪者》号上就已经看不见奥克兰港口的陆地了。”

“不过，”哈里斯问，“根据那位年轻的朋友狄克·桑特给我说的情况，《流浪者》号根本就没有准备往非洲海岸来！那它怎么会到这里来了呢？”

“狄克·桑特现在根本还不可能了解，并且很可能他永远也不会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尼古鲁回答说：“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是怎么一回事。并且，哈里斯，你要是高兴的话，你以后可以转告你那位年轻的朋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哈里斯说，“快说啊，伙计，你快说！”

“《流浪者》号船，”尼古鲁接着说，“本来是要开往瓦尔帕莱索去的。当我上船的时候，我是打算好了，我只到智利就不干了。不论怎么说，我要从新西兰去安哥拉，到了智利，这足足一半的路程就算混过来了，我离非洲海岸又近了几千英里。没想到路上出了事故，这就是离开奥克兰港三个星期之后，指挥《流浪者》号航行的船长，胡尔和船上全体

水手，在一次捕鲸作业中遇难了。当天船上就只剩下了两名海员：一个见习水手和厨师尼古鲁。”

“那么，你就当上船长了吧？”哈里斯问。

“起初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根本不信任我。船上有五个身强力壮的黑人，可都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我不能当他们的主人。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我决定还是呆在我原来的岗位上，当我的《流浪者》号船的厨师。”

“这么说，《流浪者》号开到非洲海岸，完全是出于偶然的航行错误？”

“不是的，哈里斯。”尼古鲁回答说，“在所有我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中，没有其他偶然事件，只有在《流浪者》号沉没的这个海岸边上，正好遇到你，刚押送完一批黑奴回来，是我意外的幸会；至于《流浪者》号所以开到安哥拉来，这是我的意愿，这都是按照我的秘密计划实行的结果。你那位年轻的朋友，对于航海来说，还见习得太少，他只会用计程器和罗盘测定船位。好嘛！有一天白天，计程器掉到海里了；又有一天夜里，罗盘指针不准了。加上《流浪者》号被一场暴风雨推着飞速前进，又走错了方向。狄克·桑特根本没法知道船走了多远，就连最懂行的海员，在那种条件下，也没法算出航程里数。就在这个见习水手不了解，甚至想也没有想到的情况下，船已经绕过了合恩角。可是我呢，哈里斯？我在一片迷雾中也能认出合恩角的样子。这时候罗盘指针由于我的帮助，又恢复了正常功能，重新指示着正确的航向。《流浪者》号被这一阵可怕的暴风雨推动着，向西北

方向飞驰，一直冲向非洲海岸，正好冲上我要去的安哥拉这块陆地上！

"同时，正好在这个时候，尼古鲁，"哈里斯接着说，"运气把我带到海边上来迎接你，并且把他们这一批人引到了内地。他们自己还以为是在美洲，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很容易地就使他们相信了这里就是玻利维亚南部地区，因为这里确实有几分和玻利维亚南方相似之处。"

"是的，他们确实曾经信以为真了，正象你那位年轻的朋友在船经过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①的时候，还认定那是复活节岛呢！"

"换一个人也会这样弄错的，尼古鲁！"

"这我知道，哈里斯，而我本来就是要充分利用他这种错觉。我本来是要把他们弄到非洲来的，现在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同伴们终于已经深入非洲内地一百多英里了！"

"不过，"哈里斯回答说，"现在他们已经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了！"

"哎呀！现在还怕什么？"尼古鲁大声说。

"你想把他们怎么办呢？"哈里斯问。

"把他们怎么办？"尼古鲁回答说……"哈里斯，在我告诉你怎么办之前，你先告诉我，咱们的老板阿尔菲兹最近有什么消息，我已经两年没见他了。"

"啊，老家伙身体棒极了！"哈里斯回答说，"他见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

---

① 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在大西洋，好望角以西。

“他现在在比耶市场吗？”尼古鲁问。

“不在那儿了，伙计，他搬到卡松台营业处已经一年了。”

“最近生意还好吗？”

“啊，好得很哪！”哈里斯嚷着说，“虽然贩卖黑奴的交易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在这一带海岸，一边是葡萄牙政府，另一边是英国的海上巡洋舰，都对出口‘黑货’不利。现在只有在安哥拉南方木萨米迪什附近，装运‘黑货’上船出口还有一些成功的机会。同时眼下关押黑奴的栅栏里都装满了人，急等着装船送往西班牙各处的殖民地。至于说要从本格拉或者罗安达出口，那根本就不可能。这些港口的葡属殖民地总督现在已经变得不讲理了，他们下边那些地方官① 也好不了多少。所以现在必须转向内地，跟那些外国商行代理处打交道，咱们的老阿尔菲兹就是这样干的。他要去娘威镇和坦噶尼克一带，用布匹去换象牙和奴隶。在埃及北部和莫桑比克沿海一带，生意一直是不坏的，整个马达加斯加岛的商品都靠莫桑比克沿海供应。但是我现在担心，早晚有一天贩卖黑奴的交易会完全结束。英国人在南非内地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传教士在到处扩大地盘，矛头针对我们！那个该死的利温斯敦！他在大湖区探险结束之后，有人说他就要到安哥拉来了。据说还有一个叫喀麦隆的英国海军上尉，他说他要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横穿整个非洲。我们还担心那个美国人斯坦利也想照喀麦隆那样干！

① “地方官”是二等市镇的葡萄牙行政官员。

尼古鲁，所有这些探险活动最后都一定会损害我们贩卖黑奴的交易，所以如果我们关心自己的利益，我们就不能让任何一个这种探险者回到欧洲去，胡说他们冒冒失失跑到非洲看到的这些情况！”

这两个家伙的谈话听起来不是很象两位正正经经的商人，在谈论他们的商业暂时遇到了一种不顺利的情况吗？谁会想到他们谈的不是多少袋咖啡，或者多少木桶沙糖，而是谈的把活人当商品发卖的事啊？这些黑奴贩子已经完全失去了区别公正和邪恶的人性。他们根本就没有人类的道德观念，而且即便是他们有这种观念，在那种惨绝人寰的长期贩卖非洲黑奴的交易中，也会很快同流合污。

但是，哈里斯的话有一部分是正确的，那就是随着这些勇敢的探险家的旅行，人类文明也逐渐进入了这些荒蛮的地区。所以这些探险家的名字是和赤道非洲的发现绝对分不开的。他们中间第一个就是大卫·利温斯敦，在他之后有格兰特、斯帕克、伯尔吞、喀麦隆、斯坦利，这些英雄为人类幸福作出了贡献，他们的美名将永垂不朽。

哈里斯和尼古鲁谈了刚才那一段话，哈里斯已经知道了尼古鲁这两年的经历，这个贩卖黑奴公司经理阿尔菲兹过去的伙计，罗安达监狱的逃犯，重新出现在哈里斯面前，他的神气和过去一模一样，这就是说依然是一副随时准备杀人放火的凶相。但是对于《流浪者》号上幸存的这一批人，尼古鲁打算怎么处置，哈里斯还不知道，于是他就向自己的同谋者提出了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你准备怎么样处理这一批人呢？”

“我把他们分两批处理。”尼古鲁带着一种早已胸有成竹的神气回答说。“第一批我把他们当奴隶出卖；剩下的一批人……”

葡萄牙人的话没说完，但是他那一脸凶相已经替他相当清楚地说明了问题。

“你要卖的是哪几个人？”哈里斯问。

“那些跟威尔顿夫人在一块的黑人。”尼古鲁回答说。“那个老汤姆可能卖不了大价钱，但是另外那四个棒小伙子，在卡松台黑奴市场是能卖大价钱的。”

“这一点我完全相信，尼古鲁！”哈里斯回答说。“那四个黑人身体结实，习惯于卖力气，跟那些从内地运来的笨蛋大不一样！你肯定能把他们高价售出！这一批奴隶生在美国，却运到安哥拉黑奴市场上出卖，这真是一批少见的商品啊！不过，”这个美国人接着说，“你还没告诉我，在《流浪者》号上是不是有一笔现款？”

“啊！只有几百块美金，我当时就抢救出来了。幸亏我把希望寄托在后来那几次重新上船搜寻……”

“你怎么重新上船搜寻的，伙计？”哈里斯十分关心地问。

“没什么！……”尼古鲁回答说，看样子他很后悔自己失言，多说了一句自己本来不打算说的话。

“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这一批值钱的‘商品’弄到手了。”哈里斯说。

“难道还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难吗？”尼古鲁问。

“没什么困难，伙计。离这里十英里的宽扎河上驻着一

个‘沙漠商队’，押运这一批黑奴的帮办头头是阿拉伯人依奔·哈米斯。他就是等我回来一起送黑奴到卡松台市场去的。‘沙漠商队’的那些土著押运兵足够逮捕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了。所以只要我那位年轻的朋友愿意往宽扎河方向走，就算解决问题了……”

“可是，他愿不愿意往宽扎河走呢？”尼古鲁问。

“他肯定会往宽扎河走的，”哈里斯回答说，“因为他很聪明，并且他也不可能想到我们在等着逮他们。狄克·桑特应该不会考虑沿着我带他们来的那条路重回海岸那边，因为他们在那些大森林里可能会迷失方向。所以，我敢肯定，他要想办法去找一条通往海岸的河流。这样他们就可以弄一个木筏，坐上去顺流而下，除此以外，他没有其他办法，我了解这个年轻人，他肯定会这么办的。”

“是啊……有可能！……”尼古鲁一边在思考，一边回答说。

“这不是‘有可能’，而是应该说‘肯定’会这样。”哈里斯说，“你还看不出来吗，尼古鲁，这就象我已经跟我这位年轻朋友约定好，在宽扎河岸会面一样保险！”

“好吧，”尼古鲁回答说。“咱们走吧！我了解狄克·桑特，他是一个钟头也不会耽搁的，我们必须在他前面先到。”

“出发，伙计！”

哈里斯和尼古鲁都站了起来，就在这时候，刚才那种已经引起葡萄牙人注意的声音，又响起来了。这是在纸莎草丛里，那些相当高的草杆磨擦的声音。

尼古鲁屏住气，抓住哈里斯的手。

突然间响起了一阵低沉的狗叫声。一只大狗出现在溪水边上，它张着大嘴，准备扑过来。

“丁戈！”哈里斯叫了一声。

“好啊！这一回它可逃不了了！”尼古鲁说。

就在丁戈要向尼古鲁扑过来的那一霎那，尼古鲁夺过哈里斯手上的步枪，迅速举枪开火。

随着枪响传来一声丁戈拖长的痛苦号叫，丁戈从溪水两旁的草木丛中逃跑了。

尼古鲁马上追到下边溪水岸旁。

只见纸莎草杆上染着好些血滴，一条血印染红了溪水中露出的石块。

“这一回可够它受了，这个该死的畜生！”尼古鲁大声说。

哈里斯看着尼古鲁这一场表演，一句话也没说。

“啊，我明白了！尼古鲁，”哈里斯说，“它对你怀有特别仇恨，是吗，这只大狗。”

“好象是那样，哈里斯，不过它现在再也不会恨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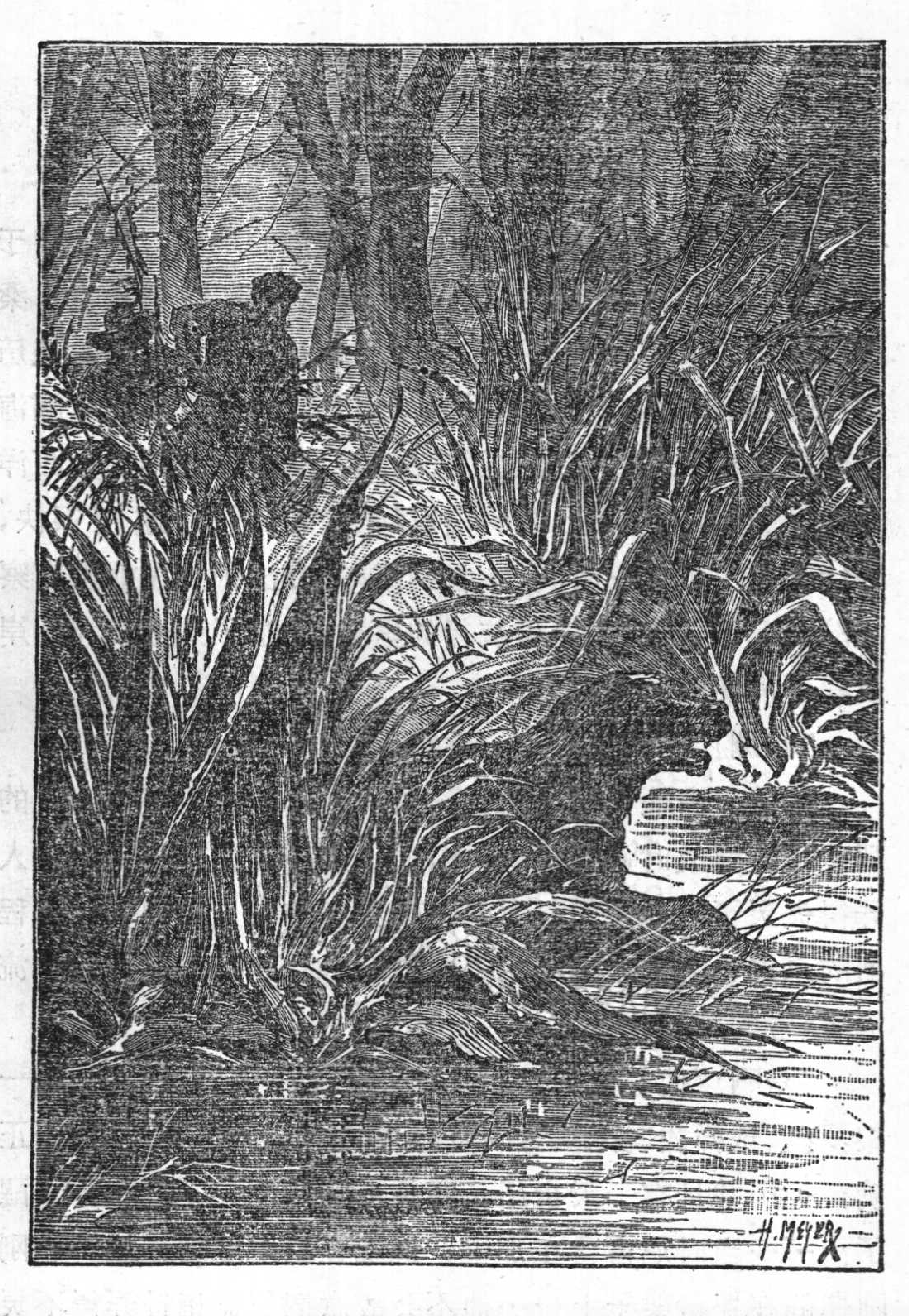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只狗这么恨你啊，伙计？”

“噢！这是过去的一件事，它跟我有仇！”

“过去的一件事？……”哈里斯问。

尼古鲁不再往下说了。哈里斯肯定这个葡萄牙人有一些过去的经历，没告诉他，但是他也不再追问。

过了一会，他们两人就朝溪水下游，穿过森林，向宽扎河走去。



丁戈从溪水两旁的草木丛中逃跑了。

第 三 章

在 前 进 中

非洲！这个在当前情况下非常可怕的地名，这个终于要代替“美洲”出现的非洲，时时刻刻都在缠绕着狄克·桑特的思想。当年轻的见习水手，回顾几个星期以前的经历时，他反复思考，《流浪者》号是如何开到这个危险的非洲海岸来的？它又是如何绕过了合恩角，从太平洋开到大西洋来的？当然，他现在已经明白，尽管他的船前进速度很快，为什么过了那么长时间，才看到海岸陆地，因为在他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流浪者》号航行的里数，超过了到达美洲海岸航程所需要的一倍以上！

“非洲！非洲！”狄克·桑特反复念叨着说。

接着，当他冥思苦想这一段不可思议的航程中出现的那些意外事故时，他突然想到，船上的罗盘指针肯定是被人弄得失灵了。他还想起了第一架罗盘是被人打碎了，计程器的系绳也是被人割断的，这样就使他没有办法再检查《流浪者》号的航行速度了。

“是啊！”他心里说，“船上就剩下了一架罗盘，唯一的一架罗盘，这样我就无法查对罗盘指针指示的方向是否正确！……并且有一天夜里，我被老汤姆的一声叫喊惊醒了！……当时尼古鲁在那里，他就在船尾舵房！……它刚刚摔倒在罗盘架子上……他不会故意把罗盘指针弄得不灵吗？

狄克·桑特的思路开阔了，他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他终于发现尼古鲁的行为中所有那些可疑之处。他看清了尼古鲁的魔手在这些意外事件中的作用，这些意外事件导致了《流浪者》号的沉没，从而使船上人员遭受这样可怕的灾难！

但是，这个该死的坏蛋到底是个什么人？他过去是不是海员？虽然这一点他一直瞒着大家。他是否能设计这样一场，使《流浪者》号冲到非洲海岸的阴谋呢？

总而言之，如果说原先对于过去这一段经历，还有一些弄不清楚的地方，那么现在则是再也没有任何可疑之点了。年轻的见习水手非常明白，他现在是在非洲，并且十分可能，他们离开海岸一百多英里的整个这块地区，就是那凶多吉少的安哥拉！他也明白了哈里斯肯定是欺骗了他们。从而可以得出结论：这个美国人和那个葡萄牙人是早就认识的，不幸碰巧他们又在这个海岸上相遇，这样他们就共同商定了一个阴谋，这个阴谋实行的结果，对于《流浪者》号上的逃难人员来说，肯定是很不利的，这是从一般逻辑就能得出的自然结论。

但是，现在还弄不清楚的是他们为什么要干这种无耻的行径呢？尼古鲁是想干什么呢？从最坏处着想，他要弄走汤姆和他的伙伴，在这个贩卖黑奴的安哥拉地区，把他们当作奴隶出卖，这一点是有可能的；因为狄克·桑特曾经按照尼古鲁应得的惩罚，严厉地责备了他，所以尼古鲁对狄克·桑特怀有深仇，要找机会对他进行报复，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威尔顿夫人，这位孩子的母亲和她的

小儿子，尼古鲁这个该死的坏蛋是要想干什么呢？

如果狄克·桑特能够听到尼古鲁和哈里斯两个人说话的一些内容，他就会知道他和威尔顿夫人以及几位黑人伙伴，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和他应当如何去应付这些情况了！

目前的处境是十分险恶的，但是年轻的见习水手并没有给吓倒。海船上的船长现在继续是陆地上的队长。他有责任拯救威尔顿夫人、小雅克和所有这一批上帝交给他保护的人，上帝把他们的命运交到他的手里了，而现在困难的任务才刚开始！他决心为完成这项任务坚持到底！

经过两三个钟头的思考，各种现在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吉凶祸福情况，都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可惜灾祸的可能要比吉祥机会大得多！想完之后，狄克·桑特坚定地站了起来，显然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震旦的曙光，这时已经照亮了森林上突出的顶尖，除了见习水手和老汤姆之外，大家都还在睡觉。

狄克·桑特走近老汤姆身旁。

"汤姆，"他低声对汤姆说，"你认出了刚才的狮子吼声，你看见了黑奴贩子的叉子和铁链，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是在非洲！"

"是的，狄克先生，我都知道了。"

"那好，汤姆，这一切你都要保密，不论是对威尔顿夫人，或是跟你的伙伴们，都一个字也别提。必须只限于你我两个人知道，让我们两个人去担心害怕好了！……"

"就我们两个人……是的……应当这样！……"汤姆回

答说。

“汤姆，”见习水手接着说，“我们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密的防范。我们现在是在敌人地区里行动，而且是非常凶恶的敌人！又是在一个非常可怕的地区！只要告诉我们的同伴们，哈里斯骗了我们，让大家都提高警惕就行了。大家会以为要小心，会碰到印地安游牧居民的袭击，这样就行了。”

“狄克先生，对于伙伴们的忠诚和勇敢，你可以绝对信任。”

“这我很清楚，我信任他们正象我信赖你的经验和阅历一样，我相信你会帮助我的，是吧，我的老汤姆？”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论在什么地方，我都会帮助你的，狄克先生。”

狄克·桑特的主意已经拿定了，并且得到了老黑人汤姆的支持。如果说这一回哈里斯是在得计下手的时间到来之前，被当场拆穿了他的骗局，从而使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们至少没有立即陷入受到迫害的险境，那确实是因为他们发现了那些奴隶们丢下的铁链，听见了出乎意外的狮子吼叫，这些发现促使了哈里斯仓皇逃走。他看见自己的谎话给揭穿了，并且很可能，这是在他还没能把这一小队人骗到预定要下手的地方就提前逃走的。至于尼古鲁，肯定大狗丁戈在最后那几天的行军中，已经发现了他跟在小队后边了，现在他应该已经跟哈里斯碰上头了，两人商量了如何下手。总而言之，大概再过不了几个钟头，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们就要受到敌人的围捕，所以必须充分利用这几个

钟头，采取对策。

唯一有利的计划就是尽快回到海岸上去。这个海岸，年轻的见习水手从各个角度去考虑，都认为它肯定是安哥拉海岸。等到了那里之后，狄克·桑特就设法沿岸南下或者北上，到达一个设有葡萄牙殖民地机构的地方，在那里他的同伴们就可以安全地等待着想办法回美国去。

但是，这次要回海岸，是否还得顺着原路回去呢？狄克·桑特认为不能那么走，要走原路回去，就会又碰上哈里斯，因为哈里斯显然会预见到，当前的情况会迫使年轻的见习水手立即停止前进。

事实上，要重新穿过森林，走这一条难走的小路，即使不说是不保险，那也是很不好走的。再说，这样就又回到了原来出发的地方，尼古鲁的同伙们也就可以十拿九稳地跟着追上来。

只有从河上乘木筏走，这种办法，在身后不会留下可供追踪的足迹，并且随即可以顺流而下，又可以少担心野兽的攻击，幸而大家运气很好，直到现在野兽一直都呆在比较远的地方。即使遇到当地土人的攻击，也比在陆地上容易对付，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们一旦坐上一张结实的木筏，枪弹充足，就具备了最有利的自卫条件。所以现在关键问题是要找到一条河流。

此外还得补充说明一点，根据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小雅克当前的身体情况，利用水上运输工具更加合适。当然要抱着病孩子走路，人手并不缺乏。哈里斯的马不在了，大家完全可以利用树枝扎一副担架，让威尔顿夫人坐上去。但

是，这样一来，五位黑人中就要占两个担架员，而狄克·桑特是希望在遇到突然的攻击时，他所有的同伴都能毫无牵累地参加战斗行动，他这样考虑是有道理的。

再说，只要乘上木筏沿河顺流而下，年轻的见习水手就算是又找到了英雄用武之地了！

所以现在问题集中到一点上，就是要知道附近有没有可以利用的河流。狄克·桑特认为是会有的，下面就是提出的论据：

在《流浪者》号触礁沉没的地方，那条流进大西洋的河流，逆水上行不论向北或是向南，河道都不会太长，因为在不远的地方，就有一道山脉，就是那些曾被误认为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高山，这些高山挡住了东西海岸的视野。所以，要么这条河是从这些高山发源下行入海的，要么是它的上游转向了南方，在这两者之间的任何一种情况下，狄克·桑特都很快就会遇上这条河流。甚至在找到这条大河之前(说它是大河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直通大海的河流)，很可能会先遇到它的一条支流，支流也足可以载运这一批逃难者了。总而言之，在附近不太远的地方，大河小河总是会有一条的。

果然，在最后这几英里的旅途上，土地的自然面貌发生了变化。坡度减小了，土地的湿度大了。眼前身后都有细小的溪水在流动，这说明地表下面布满了水网。在行军的最后一天，他们曾经沿着一条小溪前进，在塌陷的溪岸边上，溪水被铁矿的锈土染成了红色。要查清这条溪流去向并不会太难，它的流程不会太长，当然在这条水流急湍的溪

流里，不能乘木筏下行，但是沿着溪岸下行，直到一条支流的溪口，到达一条比较大的，因而也是更加适于乘木筏航行的支流，这是不难办到的事。

这就是狄克·桑特在和老汤姆商量之后，作出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行动计划。

天亮之后，他们的同伴们都一个个地睡醒了。威尔顿夫人把还在昏睡的小雅克放到娜安怀里。孩子在寒热病发作的间歇时间，面色苍白，样子让人看了难过。

威尔顿夫人走近狄克·桑特身旁。

“狄克，”她望了望狄克·桑特之后，问他，“哈里斯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没看见他啊！”

年轻的见习水手心里想，要让同伴们相信我们脚下是玻利维亚的土地，但是不能对他们隐瞒美国人哈里斯的欺骗行为。于是他立即对大家说：

“哈里斯已经不在这儿了！”

“他打前站去了吗？”威尔顿夫人又问。

“威尔顿夫人，他逃走了。”狄克·桑特回答说，“这个哈里斯是个坏蛋，他是和尼古鲁串通好了，把我们骗到这个地方来的！”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作？”威尔顿夫人急忙地追问。

“这我也不清楚，”狄克·桑特回答说，“但是，我知道我们必须尽快回到海岸那边。”

“这个人……是个坏东西！”威尔顿夫人说，“我一直有这种预感！狄克，你认为他是和尼古鲁串通好的？”

“看情况是这样，威尔顿夫人。尼古鲁这个坏蛋，一直

跟在我们后边，这两个流氓由于偶然的机会混到一块了，并且……”

“我希望他们俩老呆在一块儿，等我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也别分开，”埃尔居尔说，“我一定抓住他们一个脑袋砸烂另一个脑袋！”大个子一边晃着他的两只大拳头说。

“可是，我的孩子怎么办？”威尔顿夫人大声说，“我还指望到圣斐里斯大庄园给他治病呢！……”

“雅克会好起来的，”老汤姆回答说，“只要到了海岸，气候比较好一些的地方，就会好的。”

“狄克，”威尔顿夫人接着说，“你能肯定这个哈里斯是骗了我们吗？”

“是的，威尔顿夫人。”年轻的见习水手回答说，他想回避对这个问题再作解释。

他马上望着老汤姆补充一句说：

“昨天夜里，汤姆和我拆穿了他的谎话，他要不是跳上马逃走得快，我早揍死他了！”

“这么说，这个大庄园？……”

“在这附近既没有庄园，也没有村子，更没有集镇，”狄克·桑特回答说，“威尔顿夫人，我刚才说过了，咱们必须重回到海岸那边。”

“还走来的那条路吗，狄克？”

“不，威尔顿夫人，我们顺着一条河流下去，就会到大海，这样既不疲劳，又没有危险。我们只要再走几英里路，我相信……”

“噢！我身体好得很，狄克！”威尔顿夫人回答说，她强

挺起自己疲惫虚弱的身躯，“我能走！我抱着我的孩子！……”

“有我们在这儿呢，威尔顿夫人，”巴德说，“我们连孩子带你一块抬着走！”

“对！对！……”奥斯丁接着说，“两根树棍，中间编上带叶的树枝……”

“我很感谢你们，我的朋友！”威尔顿夫人说，“不过我想走一走……我能走。咱们出发吧！”

“出发！”年轻的水手回答说。

“把雅克交给我吧！”埃尔居尔说，他从娜安手上接过小孩子，“我手上要是没东西拿着，就觉得没劲儿！”

这位勇敢的黑人轻轻地把孩子放在自己粗壮的臂膊上，睡着的孩子根本就没有醒。

武器都经过了仔细检查。剩下的食物打成一个包，以便只用一个人背着，阿克代洪把食物包背上了肩，这样他的伙伴们都腾出了手，便于行动。

表兄贝奈蒂克特的一双长腿象铁打的，不怕任何疲劳，他随时准备走路。他是否知道哈里斯已经不见了呢？要说他知道，那是不保准的，这事对他没什么关系。再说他刚遇到一场他可能受到的最严重的灾难。

确实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意外事故，表兄贝奈蒂克特丢掉了他的眼镜和放大镜。

幸亏巴德从他睡觉的高草棵里找到了这两件宝贵的东西，但是表兄贝奈蒂克特并不知道，巴德听从了狄克·桑特的意见，就把眼镜和放大镜藏起来了。这样一来，可以肯定

这个"老小孩"在行军中会安安静静地跟着大家走，因为他看不见了，正象俗话所说的那样，"只能看到鼻子尖前边那点东西。"

同时让他走在阿克代洪和奥斯丁中间，并且严格规定不许他离开前后这两个人，恭顺虔诚的贝奈蒂克特，没有任何一点反抗的表示，他跟着大家前进，象一个被人牵着走路的瞎子一样。

这一小队人还没有走出五十步，老汤姆突然嚷了一声，大家都停下来了。

"哎呀，丁戈呢？"老汤姆说。

"是啊，丁戈怎么不在这儿！"埃尔居尔回答说。

埃尔居尔扯开他那强大有力的喉咙，叫唤了好几声丁戈。

没有任何狗叫的回答声。

狄克·桑特沉默地呆在那里。大狗不见了是很可惜的，因为它能守卫旅行小队，免遭敌人的突然袭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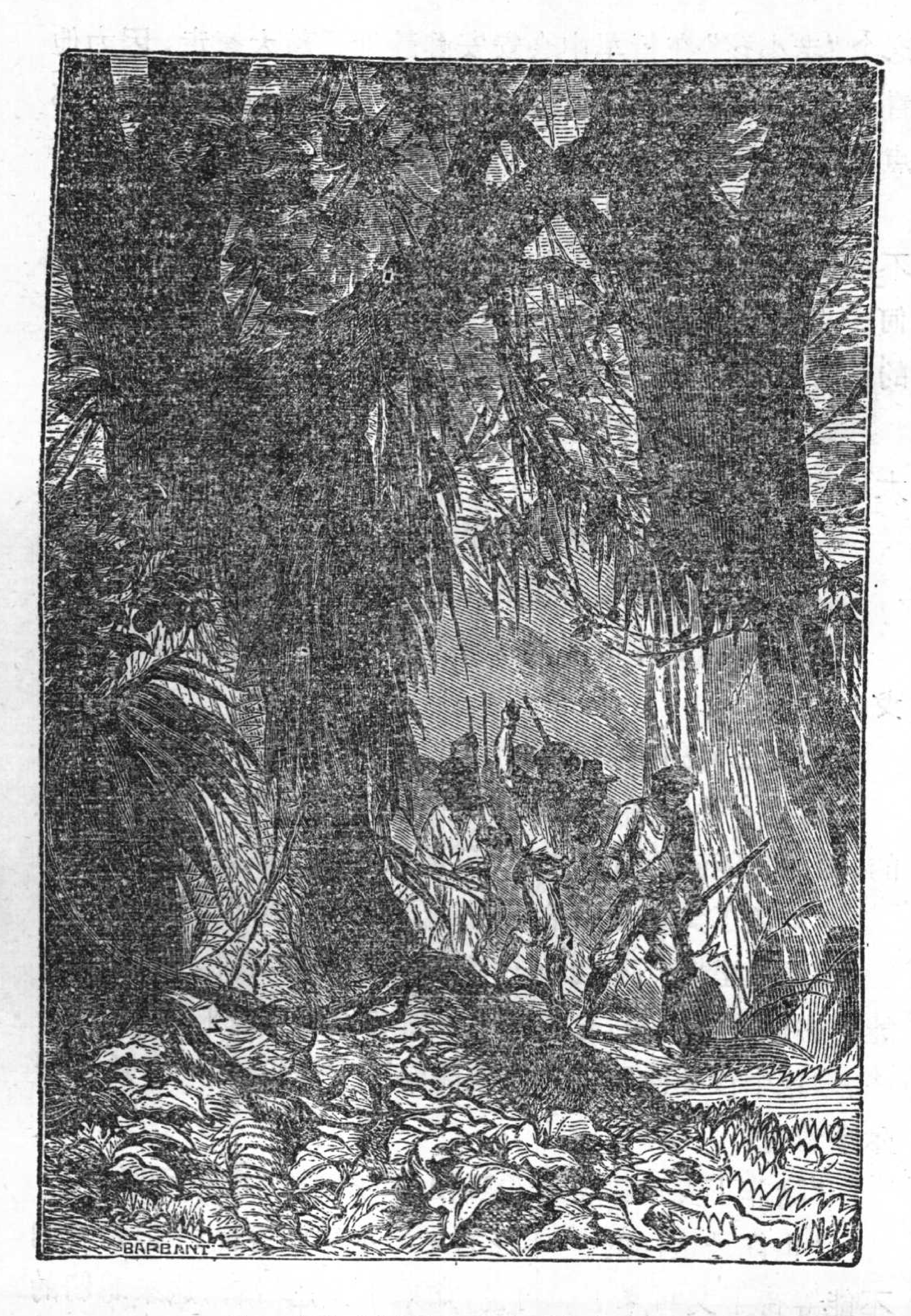
"难道丁戈会是跟哈里斯走了吗？"汤姆问。

"跟哈里斯？不会……"狄克·桑特回答说，"但是它可能会去追踪尼古鲁，它闻到了尼古鲁就跟在我们后边！"

"这个该死的厨师可能立即向丁戈开枪！……" 埃尔居尔嚷着说。

"除非丁戈没来得及先咬住他的喉咙！"巴德反驳说。

"也许是这样的！"年轻的见习水手回答说，"但是我们不能等待丁戈回来了。再说，如果丁戈还活着，这条聪明的大狗肯定会找到我们的。咱们先往前走吧！"



这一小队人还没有走出五十步。

天气很热。从一大早乌云就遮住了天边的视野，天空中已经显出了暴风雨的先兆，大概今天要有雷雨，不会平安无事地过去。幸而树林虽然不如前几天的那样茂密，却还保持着一些地面上的凉爽气息。到处可以看到一些大树围绕的一片片长满高大茂密野草的草地。在有些地方，许多已经石化的大树干倒在地上，这是在非洲大陆经常可以看到石炭纪地层的标记。接着是一些林间空地，在一片片绿油油的象地毯似的野草丛里，夹杂着一些野玫瑰花枝，各种花朵色彩深浅不一；有野姜的黄蓝色花和半边莲淡白色花，以及红色的马兰花，这些花草养育和繁殖着的许多昆虫，都在花草中昼夜不停地活动。

现在这里的树林已不再是密不透风的树丛，但是树木的品种却更加多样化了。这些是油棕榈树，可以榨油，是非洲很名贵的一种棕榈树；这是絮菊草，长成高达八至十英尺的草丛，草杆富于木质纤维，能制成一种长绒棉，几乎和斐南布哥①出产的原棉一样。那边是一些柯巴树②，硬树脂从那些由昆虫吸管钻成的小洞中流出来，芳香的树脂一直流到地上，结成透明的硬脂，供当地土人采集。这里长着野生的柠檬树和石榴树，还有许多种木本科植物，这一切都证明中部非洲高原的土地异常肥沃。在好多地方人们还可以闻到一种象是香子兰散发出来的、令人愉快的奇香，但却没法知道香味是从什么树上散发出来的。

---

① 又名伯南布哥，即累西腓，巴西东海岸工业城市，盛产棉花和棉织品。

② 柯巴是一种硬树脂树。

虽然目前正在旱季，只有偶然的暴雨洒向这片草木丰茂的土地，但是眼前草木依然是到处一片油绿。现在也正是寒热病盛行的季节；但是，正如利温斯敦曾经提醒人们注意的那样，寒热病患者一般可以用“躲疟疾”① 的办法，离开得病的地方，就会治好。狄克·桑特知道这位大旅行家说的这个偏方，他希望这一回在小雅克身上能够见效。事实证明现在小雅克的寒热病，在大家担心会发作的间歇期过后，没有动静，还在埃尔居尔怀里安安静静地熟睡，果然好了！这时狄克·桑特就把利温斯敦说的偏方这件事告诉了威尔顿夫人。

大家就这样谨慎而又迅速地前进着。有时可以看到地上留着新近的行人脚印和野兽足迹，通道上灌木丛林的乱枝和荆棘枝条都被踩倒和折断，因而使人们可以迈开更加自如的步伐前进。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足下障碍层出不穷，必须随时排除，因而迟滞了旅行小队的前进速度，使狄克·桑特非常烦恼。那些相互绞缠在一起的藤葛，完全可以和船上乱堆在一起的帆具绳索相比，有的蔓藤枝条象一根根细长弯曲钢刃，上面布满了长刺；还有一种蛇形刺藤，长度可达五六十英尺，这种刺藤有一种特性，能自动反转过来，用它那锐利的尖刺刺伤触动它的行人。几位黑人伙伴挥动大斧，用力砍伐，但是到处都是蔓藤，从平地一直蔓延到最高的大树顶上，象一条条挂在树上的绳索。

在这一片地区里，稀奇古怪的动物种类，比植物的类别

① 早年中国江南民间流行这种治疗疟疾病的办法。

还要多，在这片茂密的树林里，有数不尽的禽鸟飞来飞去。但是，人们可以想象，这些飞鸟丝毫也不用担心，那些希望迅速而又隐蔽地通过的人们，会向它们开枪。这里有一群一群的珍珠鸡，还有见人就飞走的各种各样的鹧鸪鸟；这些鸟中有一种夜莺，北美人按照这种鸟的叫声，把它们叫作“灰波韦”①，这三个音节正好是这种鸟的叫声。这真又可能让狄克·桑特和老汤姆，以为他们现在是在美洲大陆的一个什么地方了。但是，可惜啊！他们现在已经知道眼前是什么地方了！

直到目前，那些非常凶恶的非洲野兽，还没有在这一小队人的身旁出现。这次在开始的一段路上，他们又一次看见了长颈鹿，要是哈里斯在场，他大概又要说是鸵鸟了，可是这一回不行了。这些行动敏捷的走兽，看到这一小队人出现在这人迹罕至的森林，给吓得一溜烟地飞跑过去了。远处几块草地的边沿上，有时也扬起了一片浓重的尘烟，那是一大群野水牛在奔跑，听起来象是一架负荷很重的四轮马车滚动的声音。

狄克·桑特就这样沿着这条溪流走了两英里，这条溪水大概是通向一条比较大的河流的。狄克·桑特急于让自己的伙伴们乘上木筏，在一条通向海边的大河激流中前进，他很希望这样能减少危险和减轻大家的疲劳。

接近中午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出了三英里路，没有出任何事故，没有发现一点哈里斯和尼古鲁的踪迹，丁戈也没有

① 即«Wip-poor-will»，美国的一种夜莺。

回来。

应该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了。

休息地点就选在一片茂密的竹林里，竹林把一小队人完全掩蔽起来了。

吃饭的时候，大家很少谈话。威尔顿夫人把小孩子接过来，抱在怀里；她一直望着孩子，一点东西也吃不下去。

"必须吃点东西才行啊，威尔顿夫人！"狄克·桑特一再这样对她说。"万一你的身体垮下来了，那可怎么办啊？吃点东西吧！吃点吧！我们马上还要上路呢！我们一定能找到一条顺水的河流，把我们顺利而又轻松地送到海岸。"

当狄克·桑特给威尔顿夫人说这些话的时候，威尔顿夫人一直面对面地注视着他，年轻的见习水手这一双勇敢热情的眼睛，充分显示出了他那种壮怀激烈的勇气。看到狄克如此英武，看到这几个黑人这样忠诚，威尔顿夫人作为一个妇女和孩子的母亲，她当然不甘心悲观失望。再说，她为什么要自暴自弃呢？不是她还自信现在是走在随处可以安身的美洲大陆上吗？在她看来，哈里斯的欺骗行为，是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的。狄克·桑特已经看出了威尔顿夫人在想些什么，这时他却很想低下头来，不去看威尔顿夫人。

第 四 章

安哥拉的危险歧途

这时小雅克睡醒了，双手抱住了妈妈的脖子，他的眼睛

现在很有神了，寒热病没有发作。

“你好点了吗，我的宝宝？”威尔顿夫人抱紧生病的孩子问。

“好一点了，妈妈，”雅克回答说，“可是我有点渴。”

眼前只能给孩子喝点白水，他喝了几口，感到很高兴。

“我的朋友狄克呢？”他问。

“我在这儿呢，雅克，”狄克·桑特过来拉着小孩的手说。

“还有我的朋友埃尔居尔呢？”

“喏！埃尔居尔在这儿呢！雅克先生，”大个子把他那张和善的大脸凑近小雅克说。

“还有马呢？”小雅克问。

“马呀？跑了，雅克先生，”埃尔居尔回答。“现在我就是马！由我来驮你。你觉得我跑起来颠得慌吗？”

“不颠得慌，”小雅克回答说。“可是，那我不是没有缰绳拉了吗？”

“啊！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戴一个马嚼子，”埃尔居尔张开大嘴说，“你可以随便往上拉。”

“我根本就很少拉的，你不知道吗？”

“好啊，那你可就想错了，我这嘴可结实了！”

“可是哈里斯先生的庄园呢？”小孩子又问了一声。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我的雅克。”威尔顿夫人回答说。“……是的，马上就要到了！”

“你看咱们马上出发好吗？”这时，狄克·桑特为了立即结束大家的谈话，对威尔顿夫人说。

“好，狄克，出发吧！”威尔顿夫人回答。

大家离开了竹林，按照原来的队形顺序，出发了。为了绝对不离开溪流沿岸，必须从荆棘树丛中穿过，这里过去本来是有几条小路的，但是这些小路正象当地土人说的那样都成“死路”了，也就是说都给荆棘蔓草堵上了。在这种困难条件下行军，一英里路要走一个钟头。黑人伙伴不停的开路。埃尔居尔把孩子交给了娜安，然后就跟大伙一起开路，他干得比谁都多！只听他嘴里一边发出“咳！咳！”有力的喊声，一边挥动着大斧。马上在他前面就开出了一条通道，就象火烧出来的一样。

幸亏这种费力的工作并不需要继续很长时间，一英里路过去之后，就看到树丛里有一条相当宽的通道，斜着通向溪流，又沿着溪流通向前方。这是象群和野兽踩出来的通道，大概有好几百头大象，经常穿过树林到这里来。这些庞大的厚皮动物在这片雨季泡软了的土地上，到处留下了它们的大脚印，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大洞。

大家很快就发现这条通道不仅是大象和野兽走过，而且也有过路行人多次走过的足迹，但是，这些足迹又象是被粗暴地赶着到屠宰场去的畜牲一样的脚印。地上东一摊西一摊散乱地丢着许多白骨，都是些被野兽啃剩下的人骨头架子，有的上面还套着奴隶的木叉和铁链！

在非洲中部那些漫长的道路上，就这样，象路标一样沿途堆着死人的残骸。押运奴隶的“沙漠商队”往往要步行好几百英里，有多少不幸的黑人在黑奴贩子的皮鞭下倒毙！多少黑人由于疲惫、饥渴而死！多少黑人因为疾病身亡！

又有多少黑人由于途中粮食缺乏被黑奴贩子活活杀死？是的，当黑奴贩子没有办法供给奴隶饭食的时候，他们就用枪或是用佩刀甚至用砍刀杀死黑人，而这一类的大屠杀是屡见不鲜的！

那些押运黑奴的“沙漠商队”就是这样从眼前这条路上经过的。在走过去的这一英里长的路上，狄克·桑特和他的伙伴们处处都看到这种散乱的人骨头。那些巨大的食尸枭鹰，在他们走近时就笨重地飞起来逃向天空，不停地在空中盘旋。

威尔顿夫人出神地望着前方，象是什么也没有看见，狄克·桑特却非常担心她会来询问眼前的情况，因为他很希望能把威尔顿夫人带到海岸，不告诉她哈里斯把他们骗到非洲这个地方，让他们迷失方向的事。威尔顿夫人把孩子接了过来，自已抱着。这个还在熟睡中的孩子占有了她整个思想。娜安跟她并排走着。这两位妇女都没有向年轻的见习水手提问那些他害怕提起的问题。老汤姆低着头前进，他心里十分清楚，为什么这条路上到处是死人骨头。

他的伙伴们也都带着吃惊的神色，左边看看右边瞧瞧，这好象是一片走不完的大坟场，刚遭到一次大灾难，把坟里的尸骨都翻出来了似的，但是没有人讲话，大家在沉默中走了过去。

这时溪流的河床变得比刚才宽了，水也更深了，但是水流已不那样湍急。狄克·桑特希望溪流能够很快变成一条可以航行的大溪，或者不久就通到一条更大的通向大西洋的河流。

尽一切可能沿着这条溪流走下去，这就是年轻见习水手坚定不移的决心。因此当这条通道离开了溪岸，斜着通向高坡时，他就毫不犹豫地让大家离开通道，继续沿着溪岸前进。

这样大家就又一次走进了大片的荆棘树丛，他们用斧头开路，在一片互相交织、无法分解的蔓藤和荆棘树丛中前进。眼前虽然地上到处阻塞着荆棘蔓藤，但是树丛却已不象近海岸处那样稠密了。树木越来越少，只有一簇簇的大竹林在高大的野草中生长，野草甚至高得连埃尔居尔走进去也没顶了。所以，他们在草丛中行进时外面只能看见草杆的摆动。

当天走到下午三点钟，就发现地下的土质完全变了。这里是几条漫长的平川地，雨季中可能是完全被水淹没的地方。由于土地非常潮湿，地上铺满了一层很厚的青苔，上面长着许多十分好看的深红色羊齿草。也许地势要通过这些突起的斜坡形成的高岗逐渐升高，因为眼前已经看到了才露出地面的可能是一片富铁矿苗的棕色铁矿石。

这时，狄克·桑特正好想起了他在利温斯敦旅行记中读到那些情况，这位勇敢的利温斯敦医生，好多次都差一点给陷进这种脚踩下去就被吸进泥里的池沼地里。

“当心啊！朋友们，”他一边赶到队伍前头，一边大声说。“在下脚之前要先试一试地硬不硬。”

“真的，”老汤姆回答说，“看起来这片地象是都给雨水淋透了，但是最近这些天可根本没下过雨啊！”

“没下雨？”巴德接着说，“可是眼前暴风雨就要来了。”

"所以，我们就更应当在暴风雨到来之前，通过这一片沼泽地！"狄克·桑特回答说。"埃尔居尔，你把小雅克接过来抱着吧。巴德、奥斯丁，你们走在威尔顿夫人旁边，这样随时可以帮助她。你呀，贝奈蒂克特先生……嘿！你在干什么啊！贝奈蒂克特先生……嘿！"

"我掉下去了！……"表兄贝奈蒂克特简单地回答说，他掉进了一片泥沼里，就象两脚突然踏进了一个陷阱似的。

真的，这位可怜的科学家刚才冒冒失失地走进了一个泥坑里，半个身子已经陷进了污泥里了。有人伸手拉了他一把，他从坑里出来弄得浑身是泥，但是，他很高兴，因为他身上背的昆虫标本箱一点也没有受到损失。阿克代洪赶快走在他旁边，以防这位倒霉的近视眼再陷到泥坑里。

本来这一回，表兄贝奈蒂克特掉进去的这个泥坑也是一个很糟糕的泥坑，当别人把他从烂泥坑里拉出来的时候，泥坑面上冒出了好多气泡，气泡破裂时散发出一种使人窒息的煤气味。利温斯敦就曾经陷进过这种泥坑里，泥水一直陷到了胸口，他把这种泥沼地比作是一片由富有气孔的黑泥形成的许多大海绵团，脚一踩上去就会从旁边四外唧水，走过这种泥沼地总是十分危险的。

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们，在这半英里的长途中，一直是在这种象海绵一样的泥地里前进。这种路显得非常难走，连威尔顿夫人也给弄得走不动了，因为她半条腿已经陷进了泥沼。埃尔居尔、巴德和奥斯丁三个人想让威尔顿夫人避免这种比疲劳还要难过的在这片泥沼中穿行的痛苦，于是就用竹子扎了一副担架，她同意坐上去了，她的小雅克

就坐在她的怀里，大家都急着尽快穿过这块能感染疫病的沼泽地区。

困难是很大的。阿克代洪使劲抓住表兄贝奈蒂克特，汤姆扶着娜安，她要是没有老汤姆照护，好几回都陷进泥沼坑里了。另外三位黑人抬着担架。前头有狄克·桑特试探着道路，要选择一个下脚的地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好是走在那种长着许多草和发硬的通道边上，但是常常是没有可下脚的地方，这样就会陷到没膝的泥沼里。

到了下午五点钟，泥沼地终于走完了，由于地质变成了粘土，土地恢复了具有足够的硬度；但是依然会感觉到地表下面是潮湿的。很明显这里的地势比附近的河水低洼，水从地表下面渗透出来。

这时天气热得要命。如果在这炙热的阳光和大地之间，没有一团团将要带来暴风雨的乌云，人们就会更加热得受不住了。远处的雷电，开始在云团里闪光，低沉的雷声在乌云深处轰鸣，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就要到来了。

但是，在非洲这种暴风雨灾害是特别可怕的：倒河翻江似的大雨和那种连最大的大树也抵挡不了的暴风，接连不断地吹打过来。这就是非洲这个纬度，自然界的暴力斗争。狄克·桑特熟悉这些情况，所以他现在非常忧虑。大家已经不能在露天过夜了。这片平原有被雨水淹没的危险。四处又看不见任何一个可以躲避水淹的高岗！

在这一片既无树林，又无灌木丛、荒无一人的低凹地上，可到哪里去找隐身之处呢？即使在地底下，也无处掩蔽，因为地表两英尺以下，就全是水了！

不过在北边，好象有许多不太高的土丘，挡住了这片沼泽平原，就象是这片低洼地的边沿。乌云在天边留下了落日余光的空隙，形成一条最亮的光带，衬托出远处几棵树木的侧影。

在远处土丘那边，即使也没有掩蔽的地方，至少不会被泡在雨后可能出现的一片大水里。只有那里可能作为大家的藏身之地。

"前进，朋友们，前进啊！"狄克·桑特重复着说，"只要再走三英里，我们就会比在这块低洼地更安全了。"

"加油！加油！"埃尔居尔叫着说。

这位诚实而又勇敢的黑人，恨不得把大家都挂在自己的膀子上，由他一个人托着他们前进。

狄克·桑特和埃尔居尔的这些话，激起了勇敢的同行伙伴们的热情，他们不顾这一整天跋涉的疲劳，迈开大步，比最初一段前进的速度走得更快了。

当暴风雨来到的时候，大家离目的地还有两英里。不论如何，最可怕的事情总算没有发生。开始这一阵从带电的云团中直射地面的闪电，并没有和暴雨一起到来。这时虽然太阳还没有完全在地平线后面消失，黑暗却几乎已完全笼罩了大地。可是那形似圆屋顶样的云团，却正在逐渐下降，它们好象很快就要化成水滴，那样就会出现一场倾盆大雨。无数红色和蓝色的闪电，象千百条利剑穿透着天上的云团，电光包围着整个平原，织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火网。

不知道有多少回，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们都差一点

给雷电打着。在这块全无树木的平原上，他们是仅有的突出地面可能引电的物体。小雅克被一阵炸雷惊醒了，他急忙把头藏在埃尔居尔怀里。可怜的孩子害怕得要命，但是他不愿让自己的妈妈看见，他怕妈妈难过。埃尔居尔一面大步前进，一面尽力安慰孩子。

“不用害怕，小雅克，”他反复地说，“要是雷电落到我们身边，我只要一只手，就把它折成两截了！我比雷电厉害多了！”

确实，大个子的力气使小雅克有点放心了！

但是，雨很快就要下起来了，并且这些越聚越密的云团带来的，一定会是倾盆大雨。要是找不到一个避雨的地方，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同伴们，不知道会给淋成什么样子呢？

狄克·桑特在老汤姆身旁停了一下。

“怎么办？”他问汤姆。

“必须继续前进，狄克先生，”汤姆回答说。“我们不能停在这块平原上，大雨会把这里变成一片池沼的！”

“不行啊！汤姆，不行了！得先找个避雨的地方！哪里找呢？什么地方能避雨呢？哪怕是一间茅屋也行！……”

狄克·桑特突然中断了自己正说着的话。

刚才一道更加明亮的闪电，把整个平原照得如同白昼。

“看那边！约有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你们看是什么？”狄克·桑特大声说。

“是的，我也看见了，可是……”老汤姆回答说，同时摇了摇头。

“是营房，不是吗？”

“是的……狄克先生……这大概是一片营房……不过可能是当地土人的营房！……”

又是一道闪电，使大家更清楚地看到了，在这无边广阔的平原上，占有一大块地方的那一片营房。

那边确实有几十个圆锥形的帐棚，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帐棚约有十二至十五英尺高。可是却看不见一个士兵。难道士兵为了躲避暴风雨，都藏在帐棚里？或者这都是一些废弃不用的帐棚呢？

要是帐棚里有军队，那就不管天气多坏，狄克·桑特也得领大家赶快逃走；要是帐棚里没人，那么这也许正是他们需要的避难所。

“我会弄清楚的。”他对自己说。

于是狄克·桑特就对老汤姆说：

“你们待在这儿。谁也别跟着我！我去侦察一下这片营房。”

“让我们派一个人跟你去吧，狄克先生。”

“不要，汤姆！我一个人去！我能走近营房不让他们看见。你们等在这儿！”

由汤姆和狄克·桑特走在前头的这个旅行小队停下来了。年轻的见习水手立即离开了大家，在黑暗中消失了，黑夜在没有划破云团的闪电照耀时，是漆黑漆黑的。

夜空里已经开始零星地掉下一些大的雨滴。

“出了什么事了？”威尔顿夫人走近老汤姆问。

“我们看见了一片营房，威尔顿夫人，”汤姆回答说，“一片营房……或者也许是一个村庄，我们的队长决定在领我

们到那里去之前，自己先去侦察一下！”

威尔顿夫人听了他的回答点了点头。

三分钟过后，狄克·桑特回来了。

“来吧！来吧！”他叫着说，他的声音充分说明了他的满意心情。

“是废弃不用的帐棚吗？”汤姆问。

“不是营房帐棚！”年轻的见习水手说，“也不是一个村镇！是白蚁窝！”

“白蚁窝？”表兄贝奈蒂克特嚷了一声，这三个字真是使他太奇怪了。

“是的，贝奈蒂克特先生，但是这种白蚁窝至少也有十二英尺高，我们可以设法进去蹲一会儿！”

“可是，这么说，”表兄贝奈蒂克特说，“这应该是‘斗争白蚁’，或者是‘吞食白蚁’！因为只有这两种能干的白蚁，才会垒起这样巨大的建筑物，就连最伟大的建筑师也会称赞它们的本领！”

“贝奈蒂克特先生，不管它们是不是那种白蚁，”狄克·桑特说，“我们都要把它们赶走，占据它们的地方。”

“它们会吃掉我们的，并且它们有权利那样作！”

“快走吧！快走吧！……”

“不过，等一等，等一等啊！”表兄贝奈蒂克特还有话要说，“我想这种白蚁，只有在非洲才会有啊！……”

“快走吧！”狄克·桑特最后又嚷了一声，语气显得有些严厉，因为他怕威尔顿夫人听见这位昆虫学家说的“只有非洲才会有啊！”这最后一句话。

大家赶紧跟着狄克·桑特快步前进。暴风已经刮起来了，一些象蚕豆一样大的雨滴，击打着地面。用不了一会工夫，这阵暴风就要变成无法忍受的暴风雨了。

很快大家已经走到了，屹立在大平原上这一片白蚁窝的一个门口。现在不论白蚁多么可怕，如果没法把它们赶出来，那就得毫不犹豫地，跟白蚁同穴共居。

在这座用淡红色粘土建造的白蚁窝下边，有个很窄的洞口，埃尔居尔用他的砍刀，一会工夫就把洞口挖大了，挖得足够象他这样的大个子能够进出那么大。

完全出乎表兄贝奈蒂克特的意外，这座本来应该住着成千上万白蚁的大窝里，连一只白蚁也没有。难道窝里的白蚁都搬走了吗？

洞口已经挖大了，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们就钻进去了，埃尔居尔最后一个进去，这时雨已经下得大极了，简直象是连雷电的火光都给浇灭了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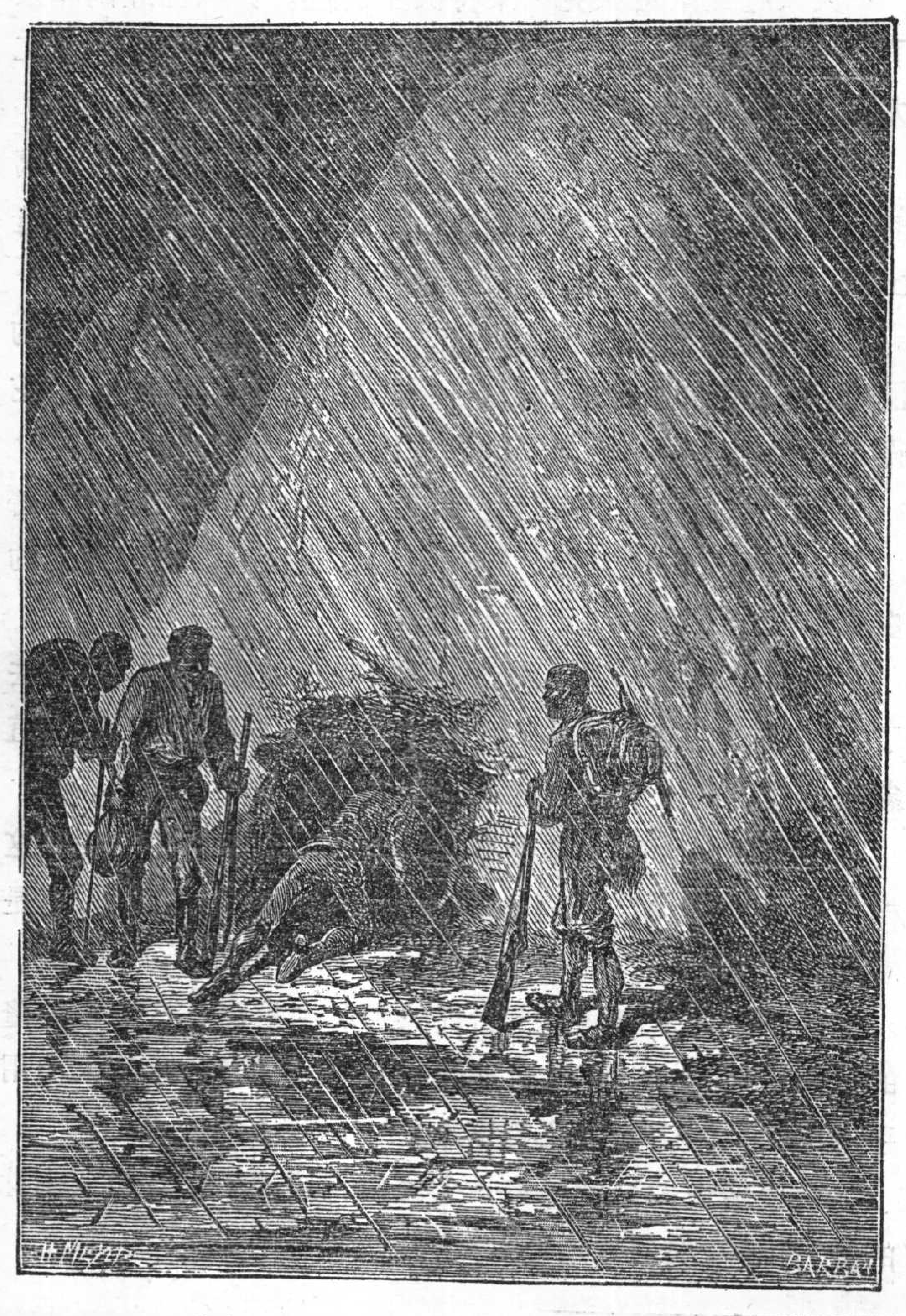
但是现在大家一点也不再害怕暴风雨了。他们找到这样一座，比帐棚和土人茅屋好得多而又结实的隐蔽所，真是意外的幸运。

这正是喀麦隆海军上尉说的那种白蚁窝，按照喀麦隆的论断，那么小的白蚁，竟能造成这么大的窝，这比人类用手造成埃及的金字塔还要惊人。

喀麦隆说："这就好象一个民族，建造了喜马拉雅山脉的最高山峰，埃佛勒斯峰①一样。"

---

① 即珠穆朗玛峰。



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们就钻进去了。

第五章

在白蚁窝里讲白蚁

这时暴风雨吹打的猛烈程度，是生活在温带的人从未见过的。

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们居然能找到这样一个避难所，这简直可以说是神的恩赐！

实际上，大雨不是一滴滴地落下来的，而是无数粗细不等的水柱从天而降。有时就象一片整块的雨毯，一片象尼加拉瓜瀑布那样的“水布”倾向大地。可以认为这是天上有一个象大海一样大的水池，现在突然间翻倒了。在这样的大水冲击下，土地被冲成了水沟，平原变成了水湖，小溪变成了激流，河水溢出了河道，淹没了大片土地。这里和在温带地区情况完全相反，在温带，暴风雨来势越猛，持续的时间越短；而在非洲，雨不论下多大都会几天几夜持续下去。在这些云团里，怎么会保存着那么多的雷电？怎么能聚集那么多的水气？这真是很难理解的事。然而，事实就是这样，人们会以为是到了洪积世①的一个特殊时期。

幸而白蚁窝的墙壁很厚，即使一座用坚硬的泥土筑成的海狸窝，也不会象这样滴水不透，即使雨水象激流一样从窝顶流下来，也不会有半点水渗进窝墙。

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们一进驻白蚁窝，就开始考查

---

① 洪积世是地球形成初期，大地一片池沼，到处是云雾，大雨不断。

窝内的情况。点起了一盏提灯，窝内已照得相当明亮了。这间白蚁窝内部高十二英尺，长宽各十一英尺，外部呈圆锥状的顶部除外。四周上下的壁厚都是一英尺左右，上面有一层层的白蚁窝，上下层之间留有空隙通道。

人们非常惊奇这种能干的群聚昆虫，竟然能造出这样奇妙的建筑物，这在非洲内地却是经常可以见到的一点也不假的事实。上一个世纪荷兰旅行家斯密特曼和他的四个伙伴竟然爬上了一座白蚁窝的圆顶，利温斯敦在隆达①各地曾经看到过许多这种白蚁窝，都是用红粘土筑成的，高达十五和二十英尺。海军上尉喀麦隆，也曾多次把这种屹立在娘威镇大平原上的白蚁窝，当作是一片营房了。他甚至还伫立在这些白蚁建筑物前面观察过，那些真正称得上大建筑物的白蚁窝，还不止二十英尺高，而是高达四五十英尺。那些巨大的圆形白蚁窝，旁边还有钟楼小塔，就活象南非那种带钟楼的大教堂。

到底是哪一种白蚁能造成这样奇妙的白蚁窝呢？

表兄贝奈蒂克特一看完修建白蚁窝所用的泥土，就立即毫不犹豫地断定："这是'斗争白蚁'造的。"

确实不错，这种白蚁窝的墙壁，是用淡红色的粘土建造的。如果这些白蚁窝的墙壁，是灰色或黑色冲积层土结构，那就会是由"吞食白蚁"建造的。可以看出，这两种白蚁的名字实在叫人有点担心，而只有象表兄贝奈蒂克特这样的双料的昆虫学家，才会喜欢这种东西。

① 即现在安哥拉东北部的隆达省。

白蚁窝中间这一块狄克·桑特他们开始呆的地方，是什么也没有的平地，这里坐不下这么多人；但是，四周却有很多一层一层相当宽大的格子，在这种格子里，可以蹲坐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人们乍一看就象是很多层一排一排的抽屉洞，在这些洞里头就是过去白蚁居住的，成千上万的白蚁"蜂房"，因此人们就能很容易地想象出，白蚁在窝内居住的情况。总之，这一层一层的抽屉洞，就象船舱板壁上凹进去的上中下层铺位。威尔顿夫人、小雅克、娜安和表兄贝奈蒂克特坐在上层格子里；在下层格子里坐着奥斯丁、巴德、阿克代洪。剩下狄克·桑特、汤姆和埃尔居尔坐在白蚁窝中间的平地上。

"朋友们！"年轻的见习水手对汤姆和埃尔居尔说，"地上开始渗水了，必须把四壁下层格子的粘土敲下来，垫一层地面。但是要注意，不要堵塞了洞口，我们全靠洞口流通空气呢，别把这个白蚁窝堵得进不了气！"

"咱们反正只住这一夜。"老汤姆说。

"一夜，我们更要利用它，使我们这么多天的疲劳，得到充足的休息！不是吗？十几天以来，这还是头一回，我们不在野外露宿！"

"是啊！十多天了！"汤姆重复着说。

"另外，我想，"狄克·桑特接着又说，"既然这座白蚁窝能作为一个很坚固的避难所，最好咱在这能呆上二十四个钟头，我利用这段时间去侦察一下我们要找的河流，河流离开我们应该不会很远了。我甚至觉得一直到我们打好一架木筏之前，最好不离开这个白蚁窝。这样暴风雨就打不到

我们这里，所以我们要把地面砸得更结实些，让屋子里更干燥一点！”

狄克·桑特的命令立即变成了实际行动。埃尔居尔用斧头敲下了四周最下面一层格子的白蚁“蜂房”，这一层格子是用很容易粉碎的粘土制成的。他把窝内这一片作为白蚁建窝基地的湿泥地面，足足垫高了一英尺，狄克·桑特看看空气确实依然能够从白蚁窝下面开的那个进出口，自由流通。

说真话，白蚁在他们来到之前，已经从这个窝里搬走了，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要是窝里还住着成千上万的白蚁，他们这些人就没法住进来了。但是这些破坏力极大的脉翅目昆虫，是已经搬走很长时间了，还是刚离开这里不久呢？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多余的考虑。

表兄贝奈蒂克特对于白蚁的搬家，感到非常奇怪，他首先去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很快他就确切地知道了，白蚁是最近搬走的。

事实上他是立即走到白蚁窝最下面一层格子前面，拿着一盏提灯，在白蚁窝里那些最隐蔽的角落进行搜查，就这样，他终于发现了他称之为白蚁的“总仓库”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这种能干的昆虫集体存放粮食的场所。

这是在白蚁王居住的“蜂房”附近，一块凹进去的墙壁，刚才埃尔居尔敲碎粘土格子的时候，已经毁掉了这座“王宫”，连白蚁王幼虫的“蜂房”也一并捣毁了。

在这块凹进去的食品仓库里，表兄贝奈蒂克特找到了一批树胶块儿，和一些刚要凝固起来的树胶汁，这就证实是

在不久以前白蚁才把这些树胶从外边搬进窝里来的。

“哎呀！不对，不对！”他嚷着说，好象是在回答别人对他的反驳似的。“不对！这座白蚁窝里的白蚁，是最近才搬走的！”

“贝奈蒂克特先生，是谁反对了你的意见了？”狄克·桑特回答说。“不论它们是不是最近搬走的，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是白蚁已经搬走，因为我们需要住它们的房子！”

“重要的问题是……”表兄贝奈蒂克特说，“是要知道这些白蚁为什么要搬走？就在昨天，甚至在今天上午，这些聪明的脉翅目昆虫还住在这里，因为，你看这些树胶还是流质的，可是没到天黑……”

“那么，贝奈蒂克特先生，你认为，应当从这种现象得出什么结论呢？”狄克·桑特问。

“一定是白蚁得到了一种我们无法了解的预报，促使它们离开了这座白蚁窝。不仅所有的白蚁都离开了自己的‘蜂房’，甚至它们连那些白蚁的幼虫，也都带走了，所以我连一只幼虫也找不到！因此，我必须明确地告诉你，白蚁这样的行动，绝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些有先见之明的昆虫，准是预见到什么灾祸即将来临了！”

“它们是预见到我们要进占它们这座白蚁窝了！”埃尔居尔笑着说。

“哎呀！”表兄贝奈蒂克特显然觉得这位老实的黑人伙伴的话是有意开玩笑，他反驳说，“你以为自己非常强大，这些勇敢的昆虫会怕你吗？如果你要是死了，碰上它们，只要

几千只这种白蚁，就能很快把你啃得只剩一副骨头架子！”

“死了，当然有可能！”埃尔居尔还并不服气地回答说，“可是，我还活着呢，我会把它们一批一批弄死！”

“就让你弄死它们十万只，五十万只，就让你弄死一百万只白蚁！”表兄贝奈蒂克特兴奋地反驳说，“但是你弄不死十亿只白蚁，而十亿只白蚁，不论你是活人还是死人，都能把你吃掉，吃得一点也不剩！”

在这一场可能被认为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争论在进行的时候，狄克·桑特一直在考虑表兄贝奈蒂克特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毫无疑问，这位科学家对于白蚁这种昆虫的习性，是相当了解的，也是绝对不会弄错的。如果他肯定白蚁是由于一种人们无法了解的昆虫本能，得来的预感，才在最近离开了这座白蚁窝，那么，住在这里实在很有可能会出问题。

但是，因为目前风雨吹打得这么厉害，简直是从未见过的暴风雨，根本就没法考虑立即迁出白蚁窝的问题。所以狄克·桑特就不再去进一步追究这些看起来颇为难以理解的问题，而只是对昆虫学家说：

“好了，贝奈蒂克特先生，如果说白蚁没把它们的食物带走，而是丢在这座窝里了；那么我们可别忘了，咱们可总是带着自己的食物走的，所以咱们现在还是先吃晚饭吧！明天等暴风雨停了，咱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于是大家就开始准备晚饭。因为不论疲劳得多么厉害，也不会影响狄克·桑特这些健壮善走的伙伴们的胃口，这些剩下还够两天食用的罐头饼干，今天反而特别受到大

家欢迎。饼干一点也没有受潮。在几分钟之内，只能听到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们，用结实的牙齿嚼饼干的响声。埃尔居尔那张大嘴，东西一放进去，就象麦子倒进了磨盘，他不是在嚼烂，而是在磨碎。

只有威尔顿夫人，她吃得很少，并且还是狄克·桑特劝了又劝才吃的。似乎这位勇敢的妇女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显得心事重重，忧心忡忡。但是她的小雅克，这时已好多了，寒热病没有再发。现在正在妈妈眼前，躺在一格"蜂房"里，周围都塞满了衣服。狄克·桑特不知道该对威尔顿夫人怎么办。

表兄贝奈蒂克特晚饭吃得很高兴，这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这并不是由于他对吞下肚子的食物质量或数量产生了什么兴趣，而是因为他今天抓到了一个好机会，给大家上了一堂关于白蚁的昆虫学课。哎呀！要是他能够在这座白蚁窝里，找到一只白蚁，哪怕就是一只，那该多带劲啊！可就是一只也没有！

"这种了不起的昆虫，"他接着讲课，根本不管别人是否在听讲，"这种了不起的昆虫，是一种最好的脉翅目昆虫，这种昆虫的触须比头还长，上颚非常突出，上下两层翅膀大半是一样长。这种脉翅目昆虫又分为五类：举尾蚁、蛟蛉、蜒蛉、白蚁、摺翅蚁。不用说，我们现在住的这座窝的主人就是'白蚁'。很可能我们是不应该住在这里的！"

这时，狄克·桑特正在非常用心地听表兄贝奈蒂克特讲解。在他谈到白蚁时，是否又引起了狄克·桑特想到自己现在是在非洲大陆，并且不知道是什么恶运把自己送到

这里来的呢？想到这一切，年轻的见习水手心中就非常忧愁。

我们的昆虫学家，讲起昆虫学，就滔滔不绝，象是他跨上了一匹如意的快马，不停地飞驰前进似的。

“所以，这种白蚁的特征，”他接着又讲，“就是脚爪有四个关节，嘴巴是尖角形的并且力气很大，它们又细分为三种：拟螂蚁、鸵蛉蚁和真白蚁，即俗称的白蚁，而这种白蚁中又分为：致命白蚁、黄腹白蚁、避光白蚁、咬人白蚁和毁屋白蚁等等……

“那些建造这座白蚁窝的是……”狄克·桑特问。

“这是斗争白蚁！”表兄贝奈蒂克特回答说，他提到斗争白蚁的名字时，就象讲述马其顿人①或其他英勇善战的民族一样。“是的！斗争白蚁有大小不同的各种身躯！要是拿埃尔居尔和一个矮子相比，两者的差别还远不及斗争白蚁大小之间那样悬殊！如果说白蚁中的‘工蚁’有五毫米长，那么‘兵蚁’就有十毫米；‘雄白蚁’和‘雌白蚁’可长达二十毫米！有时人们还会遇到更奇怪的白蚁，当地人叫它‘西拉夫’，竟有半英寸长！它的嘴是一副钳子，脑袋比身体还大，简直象条沙鱼！这是昆虫界的沙鱼，要是一条真的沙鱼和昆虫沙鱼‘西拉夫’斗争，我敢打赌，‘西拉夫’会赢！”

“那么在什么地方能够经常看到这种‘西拉夫’白蚁呢？”这时狄克·桑特问。

“在非洲，”表兄贝奈蒂克特回答说，“在非洲中部和南

① 北欧古代善战的民族，曾征服和统治希腊，公元前146年沦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现在分属于南、希、保三国。

部那些地区，非洲简直是白蚁的老家。你应当读一下斯坦利带回来的，利温斯敦最后写的那一部分旅行记！利温斯敦医生比我幸运，他曾亲眼看到过，一场象荷马史诗中描写的那样的大战：一片黑色的白蚁军和一片红色的白蚁军的战斗。红色白蚁被称为'驱逐蚁'，即当地人说的'西拉夫'白蚁，它们战斗到最后取得了胜利；那些被称为'虫骨蚁'的黑色白蚁，在经过了英勇的反抗之后，带着它们的卵子和幼虫，败逃了。按照利温斯敦的说法，不论在人类和禽兽的斗争中，从来也没有出现过比这种斗争更加英勇的战斗场面！这些'西拉夫'白蚁，能用它们那种象铁钳一样的嘴撕咬敌人的肌肉，连最勇敢的人见到它们，也要回避；就连狮子、大象这些最大的野兽，见了它们也得逃跑。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西拉夫'白蚁的道路，遇到大树，它们能爬上树顶，遇到溪流，它们能用自己的躯体连成一条横跨溪水的白蚁吊桥！并且数量多得没法数！另一位非洲旅行家杜舍吕也曾经看到过无数白蚁在列队行进，整整在他面前走了十二个钟头，并且沿途走得很快！其实看到无数这样的白蚁，有什么奇怪呢？昆虫的繁殖能力本来就是惊人的。现在再来谈谈斗争白蚁的繁殖情况。经调查证实，一只雌性'斗争白蚁'，每天能够产卵六万颗！所以这种脉翅目昆虫，给当地人提供了营养丰富的美味。爆炒白蚁，朋友们！我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吃！"

"你吃过吗，贝奈蒂克特先生？"埃尔居尔问。

"我还没吃过，"这位专家教授回答说，"不过我马上就要吃到了。"

"在哪儿吃？"

"就在这里。"

"在这儿？可我们这里不是非洲啊！"汤姆相当着急地问。

"是啊……这里不是非洲！"表兄贝奈蒂克特回答说，"可是，这种'斗争白蚁'，和成大片的白蚁窝，直到目前人们只有在非洲才能见到。哎呀！这些到美洲的旅行家真有意思！他们真是有眼无珠！哎呀！不论怎么说，这也好啊！我已经在美洲发现了一只'舌蝇'①！在这项发现美洲'舌蝇'的荣誉之上，再加上我在美洲大陆发现'斗争白蚁'的荣誉。这对于一篇科学论文，是多有价值的资料！这篇论文将在欧洲科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会在那种对开本的科学刊物上发表，并且在论文中还要加上许多铜版插图！……"

显然，在表兄贝奈蒂克特的脑子里，对于眼前的真实情况他还完全不了解。除了狄克·桑特和老汤姆之外，可怜的表兄和所有其他伙伴，都还以为他们是在那个千里之外的美洲大陆，当然他们是会这样认为的！必须再碰到另外一些比科学方面的某种怪现象更加严重的事情，他们才会恍然大悟！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表兄贝奈蒂克特的昆虫学课，已经讲了老半天了。他有没有发现，在他讲解昆虫学的时候，他那些听众在自己的"蜂房"格子里，都已经靠着墙壁慢慢入睡了呢？他大概没有发现。他是为自己讲课。狄克·桑

① 又名"崔崔"(译音)。

特没有再提新的问题，他虽然并未入睡，却待在那里一动也没动。至于埃尔居尔，他坚持听讲的时间，可比别人都长，但是疲倦终于使他很快就合上了眼睛，眼睛合上了，耳朵也就不听了。

表兄贝奈蒂克特又继续长篇大论地讲了一会儿。但是睡神终于也征服了他，他重回到白蚁窝上层凹进去的格子里，这是他给自己挑选的住所。

当时，白蚁窝内真是一片无边的寂静，而外面则是暴风雨带来的闪电、雷鸣，充满了整个天空和大地。看起来这场天灾没有任何一点将要结束的迹象。

提灯已经熄了。在白蚁窝里，到处都是一片漆黑。

所有的人大概都睡着了。只有狄克·桑特虽然他很需要睡眠休息，恢复体力，但是他却不愿意入睡。他在思考问题，他想到这些他决心不惜一切要拯救的伙伴们。《流浪者》号的沉没，并不是对他们最后的一次残酷考验，如果他们被当地土人抓去，那就会遇到另一种更加可怕的危险。

在这次回到海边的路上，怎样才能避开这种最可怕的危险呢？很显然，哈里斯和尼古鲁把他们领到安哥拉内地，离海岸一百多英里的这个地方，肯定是要阴谋抓住他们的。但是，现在那个葡萄牙坏蛋是怎么打算的，他对谁怀有仇恨呢？年轻的见习水手反复在想，只有自己得罪了他。这时狄克·桑特又回忆起《流浪者》号在整个旅途中的意外遭遇，他想到遇见海上漂流物和拯救黑人；想到追捕脊鳍鲸和胡尔船长以及全体船员的失踪！

狄克·桑特于是又想到，自己十五岁承担了指挥一条

海船的重任，而这条船上的罗盘和计程器，很快就被尼古鲁的罪恶阴谋断送了。他又想起了那次由于厨师尼古鲁对他放肆无礼，他使用了船长的权威，威胁着要把尼古鲁禁闭起来，或者要开枪打烂他的脑袋！啊！为什么当时他犹豫了一下，没有扣动枪机呢？不然，尼古鲁的尸体早就给从船上扔进大海了，所有后来这些灾难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了！

以上这些就是年轻见习水手重新记起的往事，接着他又回想到《流浪者》号中断航行、搁浅沉没之后的情况。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哈里斯这个坏蛋，于是这个美洲南部地区就慢慢地变样了。自由的[①]玻利维亚变成了可怕的安哥拉，加上寒热病流行，野兽出没，还有最残酷的土人！在逃回海岸的路上，他们这一小队人，能不能避开这些灾难？狄克·桑特现在找寻的这条他很希望能找到的河流，能不能使他们在更加安全和较少疲劳的情况下，到达海岸地区呢？他不愿意放弃这一希望，因为他很清楚，要大家在这个会受到敌视和不断出现危险的地区，再走上一百英里路，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幸亏眼前……"他自言自语地说，"威尔顿夫人和所有的伙伴们，还都不知道我们的可怕处境！只有老汤姆和我知道是尼古鲁把我们弄到了非洲，甩在安哥拉海岸的，哈里斯又把我们骗进了安哥拉离海岸这么远的内地！"

狄克·桑特带着十分沉重的焦虑心情，正回忆到这里，

① 玻利维亚这一名称来自西蒙·玻利维阿尔将军(1783-1830)，他使玻利维亚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建立了大哥伦比亚(1812年)，所以作者用玻利维亚和安哥拉对比。

忽然觉得一阵气息飘过了他的前额，一只手扶在他的肩上，同时一种带着激动的感情的声音在他耳边轻轻地说：

"我都知道了，我可怜的朋友，狄克，但是上帝还是会拯救我们的！愿上帝的意志能够实现！"

第 六 章

沉 箱[1]

狄克·桑特听到威尔顿夫人这一句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揭开了自己内心机密的话，简直不知道如何回答了。再说威尔顿夫人也随即就回到狄克·桑特隔壁她自己的格子里去了，显然她不想更多地谈论这件事，而当时年轻的见习水手也没有勇气让威尔顿夫人留下来。

就这样，威尔顿夫人已经知道了事实真相。她也是通过沿途许多意外事件，才明白过来的，也可能是昨天晚上表兄贝奈蒂克特碰巧说出的"非洲……"那个词，提醒了她。

狄克·桑特反复自言自语地说："威尔顿夫人全都知道了。就这样吧，也许这样会更好些！她是一位勇敢的妇女，她是不会悲观失望的！我当然更不会！"

狄克·桑特现在急着等天亮，他急着对这一片白蚁窝周围附近的情况，进行侦察。他要找的是一条通向大西洋的河流，他需要这样一条河的激流，载运他这一小队伙伴，他有一种预感，就是这样的一条河，离开这里应该不会太

① 又名潜水钟，潜水工作者在水下的工作室。

远。当前最重要的是要避开土人，不要给他们碰上了，而且说不定那些土人，在哈里斯和尼古鲁的指使下，已经在追踪狄克·桑特他们了。

但是天还老是不亮，还没有半点亮光从洞口照进白蚁窝。隔着白蚁窝的厚墙显得很低沉的阵阵雷声，说明暴风雨并没有减弱的趋势。狄克·桑特仔细听了一会儿，也听出了打在白蚁窝四周基地上的雨水来势十分猛烈；因为他听见雨声不象是打在周围的硬土地上，所以他断定，雨水已经淹没了这整个的大平原。

这时大概有十一点钟了。狄克·桑特感到一种即使不算真正的瞌睡，也是一阵迷迷糊糊的困劲把他带入了梦乡。不论如何，这总算是得到了休息。但是正当他就要睡熟的时候，他突然又想到，白蚁窝外边被雨水浸透刷下来的粘土，有可能堵塞下面的洞口。那样新鲜空气就没法进来了，白蚁窝里十个人呼出的二氧化炭，很快就会造成缺氧而使环境恶化。

于是狄克·桑特立即下到地面，地面已经由那些从第一层格子里的“蜂房”，砸下的粘土垫高了。

这片垫起来的土台，还是非常干燥的，洞口一点也没有堵塞，空气自由地流进窝内，同时可以看到暴风雨中闪电的光亮和听到响亮的雷声，这样一场倒河翻江的大雨，好象也没能把这些电光和雷声淹没。

狄克·桑特看到一切都很好。看样子马上不会有什么危险，会威胁这十个代替脉翅目昆虫居住在这个窝里的人。所以年轻的见习水手就想重新去睡上几个钟头，因为他已

经感到有些睡意了。

不过，为了防备万一会出问题，狄克·桑特就躺在白蚁窝下边，离洞口很近的粘土垫高的地上。这样不论外面发生任何意外情况，他都会首先发觉。天亮的光线也会第一个把他唤醒，并且他还等着天亮要去侦察这片平原的情况。

于是狄克·桑特就躺下了，他头靠着墙壁，步枪放在手边，他几乎是立即就入睡了。当一阵凉气把他唤醒的时候，他到底迷糊了多长时间，自己也说不清楚。

他站起身来，很吃惊地发现雨水已经流进了白蚁窝。而且水涨得非常快，几乎只有几秒钟工夫，已经涨到汤姆和埃尔居尔睡觉的那一格子了。

狄克·桑特把他们俩叫醒了，告诉了他们眼前新出现的这件麻烦事。

提灯重新点起来了，马上照亮了整个白蚁窝。

水涨到五英尺左右就停止不再流动了。

"出了什么事啊，狄克？"威尔顿夫人问。

"没什么事，"年轻的见习水手回答说，"白蚁窝下边一部分淹了水。很可能是在这阵暴风雨中，附近的一条河决口了，淹没了这片大平原。"

"好啊！"埃尔居尔说，"这证明大河就在这附近！"

"是的，"狄克·桑特回答说，"我们就是要找这条河，把我们送到海岸去。所以，你放心吧，威尔顿夫人，水到不了你那一层格子，小雅克、娜安和贝奈蒂克特先生都没事！"

威尔顿夫人没有答话，表兄贝奈蒂克特现在也正在熟

睡，他完全就象一只在“蜂房”里熟睡的白蚁。

几位黑人伙伴这时都在自己格子里，俯视着这一片反映着提灯光亮的雨水，等待着正在测量雨水深度的狄克·桑特告诉他们，现在应当作些什么。

狄克·桑特在指挥他们把食物、枪械移到高处之后，什么话也没说。

“雨水是从下面洞口进来的吗？”老汤姆问。

“是的，”狄克·桑特回答说，“现在水堵住了洞口，妨碍了里边的空气流通。”

“我们能不能在水平面上头墙壁上开一个洞？”老黑人问。

“也许是可以的……汤姆；不过，要是我们这里头水深是五英尺，那么外头的水很可能有六英尺，或者七英尺，甚至更深……”

“那你看怎么办呢，狄克先生？”

“汤姆，我觉得流进白蚁窝的水位增高，就必然要把窝内的空气挤到上部空间，现在就是这些空气阻止了水位的继续上升。可是我们如果在墙上打一个洞，空气就会从洞里排出去，那样，要么就是水位继续上升，一直升到和外面水位一样平；要么就是水淹了我们开的洞，一直到里边的空气阻碍了水位上升。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象那些在水下沉箱里工作的人员一样，呆在这个白蚁窝里。”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老汤姆问。

“在行动之前，先要好好想一想，”狄克·桑特回答说，“一点疏忽大意，就可能使大家同归于尽！”

年轻的见习水手说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把这座白蚁窝比作在水下的沉箱，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水下的沉箱里，空气有唧筒抽送不断更新，潜水员可以正常呼吸，不会有别的不舒服的感觉，只是长时间呆在那种比正常气压大的环境里，会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而已。

但是，在这座白蚁窝里，除了气压不正常之外，由于窝内进了水，空间缩小了三分之一；而要更新窝内的空气，只有在墙上开一个洞，让窝内空气和外面交流，没有其他办法。

能不能避免狄克·桑特上面所说的那些危险，开一个洞并且不使窝内的情况更加恶化呢？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有两种情况，会使窝内现在保持的水位进一步升高：一种是开洞的位置低于外面的水位；另一种是不开洞，但是外面的水位在继续上涨。不论在前一种或后一种情况下，窝内都会只剩下很小的空间，同时空气不能更新，气压也会进一步加大。

但是这座白蚁窝现在会不会被洪水冲走或是冲倒呢？这对于住在窝里的人来说，真是最大的危险了。这是不会的，白蚁窝在地面上的基础是非常牢固的，它比海狸窝还要结实。

所以，眼前最让人担心害怕的是暴风雨一直不停，洪水随着上涨。如果平原上积水到三十英尺，那就有十八英尺的洪水，压在白蚁窝顶上，这样大的水压，就会迫使窝里空气的压力增加一倍。

由于狄克·桑特反复仔细地考虑了这些问题，所以他

对于洪水大规模地泛滥非常担心。显然这场洪水并不单纯是来自天上的暴雨，看样子很可能是附近的一条河被雨水涨满了，河岸决口，淹没了这一片地处低凹的平原。而现在谁也不敢说这座白蚁窝是否已经淹没灭顶？是否连从白蚁窝顶端爬出去，现在也已经不可能了呢？要在窝顶盖上开一个洞是费不了多长时间，也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狄克·桑特非常忧虑，他反复思考自己现在应当怎么办，在彻底了解了当前这些困难情况之后，是应当等待时间来揭示出这种吉凶祸福都难说的结果，还是应当促使这种结果立即出现呢？

这时已经是早上三点钟了。所有的人都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听着外面的雷雨声，外面的雷雨通过已经被水堵塞了的洞口，传进来只是很弱的声音。但是，一种低沉、深远和持续不断的隆隆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场大自然界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这时，老汤姆告诉大家说，窝里的水位正在逐渐增高。

"是的，"狄克·桑特回答说，"为什么水能进来，水位增高，而空气却不能流出去呢？这是因为外面洪水涨高了，对空气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眼下我看这还没多大关系。"汤姆说。

"也许没事，"狄克·桑特回答说，"但是，洪水要上涨到什么程度才会停止呢？"

"狄克先生，"巴德说，"你要不要我钻出去看看？我可以想办法从洞口潜水出去……"

"我看最好还是我自己试探着出去看看。"狄克·桑特

回答说。

“不行，狄克先生，不行！”老汤姆着急地说。“让我儿子去吧，你可以完全相信他潜水的本领。万一他不能回来……可我们这里不能没有你啊！”

接着老汤姆又低声地说：

“你别忘了威尔顿夫人和小雅克！”

“那好吧，”狄克·桑特回答说，“那你就去吧，巴德。要是洪水已经漫过了白蚁窝，你就别再费事往回钻了，我们会想办法象你一样钻出去；但是如果白蚁窝顶还露在水面上，你就在窝顶盖上用你带去的斧头使劲砸。我们听到了你砸顶盖的声音，知道了打洞的部位，就从里边跟你一块砸。你都明白了吗？”

“我都明白了，狄克先生。”巴德回答说。

“那你就去吧，孩子！”老汤姆接着说，一面握了握儿子的手。

巴德长长地吸足了一口气之后，就钻进了那一片目前已有五英尺深的雨水里了。这项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因为他必须找到下面的洞口，并且从洞口钻出去，然后再浮出外头的水面。这一切都要求行动十分迅速。

差不多过了有半分钟。狄克·桑特心里想，巴德已经出了洞口，到了外边，不料巴德却从水下又钻上来了。

“怎么了？”狄克·桑特大声问。

“洞口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堵死了！”巴德刚一喘过气来，就回答说。

“堵死了？”汤姆问。

“是的！”巴德回答说，“大概是雨水冲下来的粘土……我用手沿着墙摸了半天……洞口没有了！”

狄克·桑特摇了摇头。他的同伴们和他自己，都被严实合缝地关闭在这座白蚁窝里了。水可能已经漫过了白蚁窝的顶盖。

“要是洞口没有了，”埃尔居尔这时说，“就得再开一个洞！”

“先等一等！”年轻的见习水手一面阻止手里拿着斧头，准备立即潜水下去的埃尔居尔，一面回答说。

狄克·桑特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们另想一个办法。现在根本问题是要知道，洪水是否已经漫过了白蚁窝的顶盖。如果我们在顶盖部位钻一个小洞，我们就会完全了解外面的情况了。但是万一现在顶盖已经淹在水里，水就会从小洞口大量地拥进来，那我们就完了。咱们得试着看看……”

“但是要快一点！”汤姆回答说。

真的，水位正在慢慢增高，窝内这时水深已有六英尺。只有威尔顿夫人、小雅克、表兄贝奈蒂克特和娜安几个人，躲在上层的几个格子里，其余的伙伴现在都泡在齐腰深的水里①。

所以狄克·桑特建议大家必须赶快行动。

狄克·桑特决定在高出水面一英尺的地方，也就是离地面七英尺的墙上，把粘土窝壁开一个小洞。

---

① 六英尺等于 1.8288 米！

如果通过这个小洞，白蚁窝里的空气能和外面空气交流，那就说明白蚁窝上一半还没有淹在水里；如果情况相反，里面开的小洞低于外面的水位，空气就出不去，反而要被水挤进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立即堵住小洞，不然水位就会一直上升到和小洞一样高。堵上小洞之后，可以再提高一英尺，重新试着开第二个小洞，就这样一英尺、一英尺的试探。不过万一直到白蚁窝的顶盖，外面还是没有空气进来，只有水，那就是说外面平原上的洪水，已经超过了十五英尺，整个这一片白蚁窝都已经给洪水淹没了！到了那个时候，这些被困在白蚁窝里的囚犯，还有什么办法能逃脱这种最可怕的，慢慢窒息的死亡呢？

这一切狄克·桑特心里都明白，但是他始终保持镇静。对于他要试着采取的这些行动将会产生的好坏后果，他都仔细地考虑过了。何况目前已经不能再等待下去了。在这个狭小的并且时刻都还在继续缩小的空间里，在这个二氧化炭含量已达到饱和程度的地方，人们随时都有窒息的危险。

狄克·桑特可以用来在墙壁上打一个小洞的最得力工具，是步枪上的探条，探条头上有一个螺旋形锥子，本来是用于拖拉枪筒里的擦枪布条的。用探条在墙上迅速旋钻，螺旋锥子就会象木工钻一样吃进粘土墙，小洞慢慢就钻好了。所以钻出的小洞大小只会和探条的粗细一样，而这样一个小洞也就够了。窝里的空气自然就会放出去。

埃尔居尔举着提灯给狄克·桑特照着。大家还有几枝备用的蜡烛，所以不用担心没有灯火照明。

螺旋锥吃进粘土之后，锥了一分钟，探条就顺利地锥向

墙壁柱处。这时突然发出一阵低沉的、象是许多气泡穿过刺进来的水珠，冒出洞口的响声。空气挤出去了，与此同时，窝里的水位也上升到达小洞的高度，就停止了。这就证明狄克·桑特钻探的部位太低，也就是说钻孔部位低于外面的洪水。

年轻的见习水手，急忙抓起一把粘土堵住小洞，然后镇静地说："来，再钻一个！"

窝内的洪水又恢复了静滞不变的状态，但里面留下的空间又缩小了八英寸以上。呼吸已经感到困难了，因为窝内开始缺乏氧气。这从提灯的火光也能看得出来，灯光发红，亮度也减低了。

狄克·桑特立即开始在第一个小洞上头，一英尺的地方，用同样的方法锥第二个小洞。万一这一回还不能成功，窝里的水位将会再一次增高……但是现在没法不冒这种危险了。

当狄克·桑特旋转着探条往里钻的时候，大家突然听到表兄贝奈蒂克特嚷了一句：

"哎呀！所以啊……所以啊……这就是它们搬走的原因！"

埃尔居尔举着他的提灯，朝向表兄贝奈蒂克特，可以看见他脸上那种非常得意的表情。

"不错，"表兄贝奈蒂克特又说，"这就是这些聪明的白蚁离开这座白蚁窝的原因！它们已经预见到了要发洪水！哎呀！这是昆虫的本能，朋友们，昆虫的本能！这些白蚁比我们精，它们比我们精多了！"

这就是表兄贝奈蒂克特从当前形势中得出的，全部经验教训。

狄克·桑特这时一直在转动着探条，螺旋锥已经穿透了墙壁。发出了一阵水和空气互挤的响声，窝里的水位又上升了一英尺……显然小洞没有碰到外面的自由空气！

现在的处境是很危险了。威尔顿夫人几乎是被水淹着了，她手上举着小雅克。在这片狭小的空间里，大家都气喘不止，耳朵嗡嗡地直响。提灯只能发出一点微弱的黄光。

“难道整个白蚁窝都淹在洪水下面了吗！”狄克·桑特自言自语地说。

这一点必须弄清楚，因此就得在白蚁窝的顶盖上钻第三个小洞。

但是，如果这最后一次试探的结果还是失败的话，那就是窒息，就是立即死亡；因为到了那时，窝里剩下的空气就会挤出窝顶外头的水面，同时洪水就会灌满这座白蚁窝！

“威尔顿夫人，”这时狄克·桑特说，“你清楚我们现在的处境。如果我们再拖下去，我们就没有多少空气可以呼吸了；如果第三次试探再不成功，水就会灌满这座白蚁窝。我们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窝顶盖没有被洪水淹没，我们必须作这最后一次的试探。你同意这样作吗？”

“作吧，狄克！”威尔顿夫人回答说。

正在这时，提灯在这种不适于点火的缺氧空气中，熄灭了。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同伴们，一起陷进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世界。

狄克·桑特骑在埃尔居尔的肩上，大个子抓住一层格

子的横边，只有头部露在水面上。威尔顿夫人、雅克、表兄贝奈蒂克特挤在最上一层“蜂房”的方格里。

狄克·桑特开始钻窝顶盖，他的探条很快地钻进了顶盖的粘土。在这个部位的粘土顶盖特别厚，也特别硬，比墙壁更难钻。狄克·桑特加劲快钻，心里确实有些担忧，因为从这个小洞进来的如果是空气，那就是生存；如果是洪水，那就是死亡！

突然间响起了一阵尖锐的叫声，窝里被压缩的空气向外喷射……但是一线阳光从窝顶小洞中透了进来。窝里的水只上升了八英寸，没等狄克·桑特去堵塞小洞，水就停止上涨了。现在白蚁窝内外两处的水位，已经平衡了。白蚁窝的顶部露在洪水面上，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同伴们得救了！

经过一阵欢喜欲狂的欢呼，其中埃尔居尔象雷鸣一样的“乌拉”声最为突出，之后，大家立即举起大砍刀，向白蚁窝顶盖攻击起来，粘土顶盖受到迅猛的攻击，就一块一块往下掉，小洞变成了大洞，新鲜空气蜂拥而入，同时东升旭日的光辉也随着空气挤了进来。白蚁窝的顶盖一打开，不费事就能爬上窝墙，就可以再想办法到附近一个完全没有洪水的高岗上去。狄克·桑特第一个爬上白蚁窝顶……

他不由自主地惊叫一声。

突然从空中传来一种，在非洲旅行的人非常熟悉的声音，这是一阵射出的箭划破晴空的响声。

狄克·桑特刚来得及看清，在离开白蚁窝有一百步的地方，驻扎着一个野营；离开自己十步远的近处，这一片洪水覆盖着的平原上，有许多载着当地土人的非洲长艇。

就在狄克·桑特的脑袋，刚从白蚁窝顶的破洞钻出来的时候，从一条长艇上射来了一阵乱箭。狄克·桑特一声招呼，就使同伴们都明白了情况紧急，他抓起步枪，后面跟着埃尔居尔、阿克代洪、巴德，重回到顶盖洞口，大家集中火力向一条非洲长艇射击。

好几个土人倒下去了，这时叫喊声、步枪声和其他火器的响声，交织着乱成了一片。

但是，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们，怎么能对付这从四面八方围上来的，一百多名土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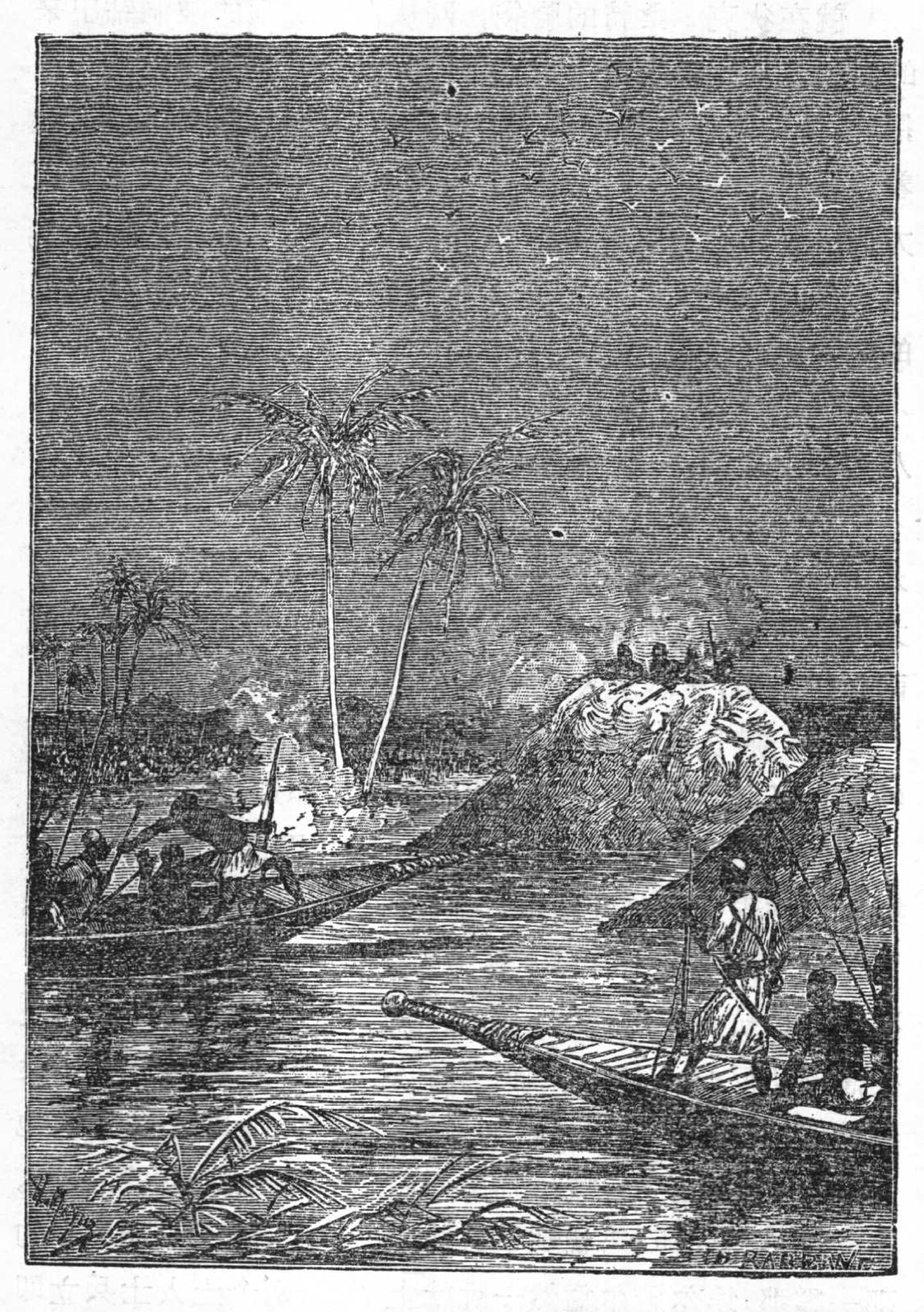
这座白蚁窝被土人包围和攻占了。威尔顿夫人、她的儿子、表兄贝奈蒂克特都被粗暴地从白蚁窝里拖了出来。大家连讲一句话和最后握一次手的时间也没有，就给分成两批带走了，显然土人是按照预先下达的命令行动的。

第一艘长艇押着威尔顿夫人、小雅克和表兄贝奈蒂克特先走了，狄克·桑特看着他们朝营房那边走远了。

他自己和娜安、老汤姆、埃尔居尔、巴德、阿克代洪、奥斯丁都被弄到另一条独木舟上，开向高岗附近另一个据点。

这只独木舟上有二十名土人，另有五条船跟在后边。要进行反抗是不可能的，但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们还是要想办法反抗。有几个“沙漠商队”的土人士兵被狄克·桑特他们打伤了，很明显，如果没有明确的命令不要打死他们，这些土人士兵大概早就用死亡来惩罚他们这次反抗了。

没过几分钟，船就到了目的地。但是，就在船刚靠岸的那一霎那，埃尔居尔猛然一跳就上了岸，两个土人士兵立即追上了他；可是这个大个子轮起枪托，就象一根大头棒，两



大家集中火力向一条非洲长艇射击。

个士兵脑袋开花，倒在地上了。

埃尔居尔在一阵弹雨中飞逃，很快就在树林里没影了，这时，狄克·桑特和他其余的同伴，在被士兵押上岸之后，都象奴隶一样上了锁链！

第 七 章

宽扎河[1]上的兵营

自从洪水把这一片白蚁窝所在的平原，变成一个大湖之后，这里的风景就完全改样了。二十几座白蚁窝的顶盖露出水面，形成了这一片象大盆一样的广阔湖面上，仅有的一些突出点。决口的是宽扎河，昨天夜里，在暴雨涨满的上游支流冲击下，溢出了河岸。

宽扎河是安哥拉流入大西洋的几条大河之一。这条河距离《流浪者》号沉设的地方有一百英里。几年之后海军上尉喀麦隆，就是先渡过这条大河，然后才到达了本格拉。宽扎河肯定会变成葡萄牙殖民地在这一部分地区的、内地转口运输的通道。在这条河的下游，已经有轮船航行，用不了十年时间，轮船就会在宽扎河上游行驶。

所以狄克·桑特一直在朝北方前进，去找寻一条可以通航的河流，是很有预见的。他们一直沿着岸边前进的那条溪流，就是通向宽扎河的。如果不遇上这一次突然的并

---

① 宽扎河下游是安哥拉北宽扎省和南宽扎省的界河，上游从内韦斯费雷腊由西南流向西北到马兰热转为由东向西出大西洋。

且是无法提防的袭击，再走一英里路，他们就会找到了宽扎河。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们，也就能坐上一张很容易就扎起来的木筏，顺着宽扎河向下游航行，一直到那些有轮船停靠码头的、由葡萄牙官员管辖的市镇，这都是很有可能的。到那个时候，他们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不是那样的。

狄克·桑特看到的那座营房，就在这座白蚁窝附近的一块高地上，命运使他们住进了这座白蚁窝，就象是掉进了敌人的陷阱。在这块高地的制高点上，长着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它那遮天盖地的枝叶，很方便地就把五百多人掩蔽起来了。没有看见过中非这种大树的人，根本没法想象它们会有多么大。这种大树的树枝简直是一片树林，人走在里边连方向都会摸不清的。远处是那种只长树籽不结果实的巨大榕树，构成了这一片广阔风景画面的背景。

整个押运黑奴的“沙漠商队”，就是在这棵巨大的无花果树的掩护下，好象藏在一个秘密的掩蔽所里一样，这就是哈里斯对尼古鲁说的那个要到宽扎河来的“沙漠商队”，不久前刚到这里停驻。这个“沙漠商队”押运的这一批人数很多的黑奴，都是贩卖黑奴商业公司老板阿尔非兹手下的黑奴贩子，从各个村子里抓来的。现在要把他们送到卡松台黑奴市场。从那里，根据需要，运往西海岸或大湖区娘威镇的黑奴栏栅里集中，以便最后送到埃及北部或桑给巴尔各地的“黑货”商务代理处。

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们一到兵营，就被当作奴隶一样看待。先是汤姆和他的儿子巴德、奥斯丁、阿克代洪和可

怜的娜安，他们虽然不是非洲土人，却是黑人血统，受到了和抓来的黑奴同样的待遇。不顾这些美国黑人非常坚决的抗议，他们先收去了巴德他们的武器，然后两个人一组，用一根长六英尺，两头带叉的木棍，叉住后颈或喉部，叉头锁上一根铁闩。这样他们就只好一个跟着一个，走成一行，不能左右乱跑。为了更加保险，每人腰里还锁上一条沉重的铁链。所以这些在押运途中的每一个黑奴，只有两只手上没绑绳索，以便驮带沉重的粮食和物件；两只脚没上镣铐，以便赶路，但是他们却不可能逃走。就这样，他们将在“沙漠商队”的一个小队长的鞭挞下，去跋涉几百英里长路！老汤姆他们就在旁边地上躺下了。他们由于从早上开始和土人士兵斗争，到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一个个都象一摊泥一样再也动弹不得了！真可惜刚才没能跟埃尔居尔一起逃跑！不过埃尔居尔以后会怎么样呢？虽然他很有力气，在这个他没有地方可以安身的安哥拉内地，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饥饿、孤独、还有野兽和当地土人，这一切都对他很不利！他会不会很快就后悔，觉得伙伴们的命运比自己还好些呢？但是埃尔居尔的伙伴们，现在根本不幻想“沙漠商队”的头子们会可怜他们，不论是葡萄牙人或阿拉伯人都是一样。这些头子们讲的语言他们都听不懂，头子们只是用威胁的目光和手势跟他们说话。

而狄克·桑特却没有和另一个奴隶叉在一起，他是个白人，他们大概是不敢把他当黑奴一样虐待。武装被解除了，虽然手脚没有捆绑起来，却有一个“沙漠商队”的小队长专门监视着他。狄克·桑特察看着这座兵营，他随时都在

等待着看尼古鲁和哈里斯会从什么地方走出来……他白等了半天，谁也没出来，但是狄克·桑特确信，这次对白蚁窝的袭击，是这两个坏蛋指挥的。

他同时还想到，这次威尔顿夫人、小雅克和表兄贝奈蒂克特和他们分开，被另一只船押走，也肯定是美国人哈里斯或葡萄牙人尼古鲁发出的命令。现在这两个人一个也看不到，狄克·桑特心里说，很可能这两个同谋犯是在威尔顿夫人他们关押的地方。他们要把威尔顿夫人、小雅克和表兄贝奈蒂克特弄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呢？这就是狄克·桑特目前心里最痛苦的忧虑，他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处境，只是在想威尔顿夫人和他的同伴们。

在这棵巨大的无花果树下驻扎的这个"沙漠商队"，至少也有八百人，其中的五百多名是男女黑奴，其余两百多人是士兵、脚伕或帮办[①]、看守、小队长和商行代办，代办也就是"沙漠商队"的头头。

这些头头们都是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人们很难想象这些毫无人性的头头们，对于他们抓来的黑奴，所使用的那些残酷手段。他们不停手地鞭挞奴隶，对于那些精疲力尽地倒下来，难于在市场上出卖的奴隶，全都用枪或者用刀杀死。他们就是用这种恐怖手段，来控制活着的奴隶的。但是由于采取这种办法，结果"沙漠商队"在到达目的地时，贩卖黑奴商行的老板总要损失百分之五十的"黑货"。其中少数是路上逃跑了，大部分是被折磨死的，黑奴的骨头象路

① "帮办"原文为"抢掠者"，是帮助"沙漠商队"代办头头们烧杀抢劫黑人的凶手，他们可以指挥土著士兵，直属代办头头领导。

标一样，被沿途丢弃在海岸内地的那些漫长的道路上。

一般人都知道，“沙漠商队”的这些当代办头头的欧洲人，多数是葡萄牙人，这些流氓都是在葡萄牙呆不下去的罪犯、逃犯，和还没有被抓住绞死的黑奴贩子，一句话，都是些人类的渣子。尼古鲁和哈里斯都是这一类东西，他们两个现在是给中非一个最大的黑奴贩子老板约瑟·安东尼奥·阿尔菲兹当代办，阿尔菲兹在当地是很有名的“黑货”巨商，海军上尉喀麦隆曾写过不少关于他的离奇古怪的故事。

押送奴隶的士兵，一般都是黑奴贩子老板雇佣的土人。但是围剿村镇，捕捉居民作为黑奴，并不是黑奴贩子老板的专利事业。那些黑人酋长们，相互之间，也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进行着非常残酷的战争；被打败的酋长所属的壮丁、妇女和孩子们，就这样变成了奴隶，由打胜仗的酋长把他们卖给黑奴贩子，换几码①洋布或一些火药、枪支、染成玫瑰色或红色的珠子。利温斯敦说过，在荒年歉收的时候，甚至用黑奴去换几个老玉米。

这个属于老阿尔菲兹的“沙漠商队”雇用的押运士兵，可以说是当时典型的非洲土著军队，他们是一群黑人强盗。几乎全都不穿衣服，手里端着用燧石点火引发的火枪，枪筒上镶着许多铜箍；跟这些土著押运士兵在一起的，还有那些也和强盗差不多的帮办，“沙漠商队”的代办头头们要花很大力气去对付这两种人。代办头头下的命令，士兵和帮办会讨价还价，他们可以强迫代办要“沙漠商队”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方驻扎休息，他们还威胁那些代办头头，说要把他

① 1码等于3英尺。

们扔下来不管，所以代办头头们对于这些土著兵痞子和强盗帮办提出的要求，往往不得不让步。

虽然在"沙漠商队"行军途中，男女奴隶们通常都要驮运很重的东西，但是商队还雇用了一大批专门搬运东西的"脚伕"，一起行动。这种"脚伕"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巴喀齐"，他们是专驮贵重物品包裹的，主要是驮运象牙。这种粗重的大象牙齿，有时一根就有一百六十斤重，需要两个"巴喀齐"才能驮运到商行代理处，再从代理处运送到喀土穆①、桑给巴尔和纳塔尔②。到达目的地之后，"巴喀齐"可以得到预先讲好的脚力报酬，包括二十几码棉布，或是一种名叫"美丽卡呢"的洋布，一些火药、一把贝壳③、几颗珠子；甚至当黑奴贩子没有其他货币支付的时候，就把几个卖不出去的奴隶给"巴喀齐"，作为脚力报酬。

在"沙漠商队"的五百多名奴隶中，成年男子很少。这是因为"围剿"过后，村子烧光了，所有四十岁以上的黑人，都被残酷地屠杀或吊死在附近的树上了，只有青年男女和孩子被送到市场上出卖。所以在这种猎捕活人的"围剿"之后，被抓走的黑人俘虏，只有原来人数的十分之一。这就说明了赤道非洲的人口，为什么会以这样可怕的速度减少，人口剧减，使赤道非洲广阔的土地变成了荒无人烟的地区。

在这个"沙漠商队"里，黑奴孩子们和青年男女，几乎只

---

① 苏丹首都。

② 纳塔尔省是南非西南印度洋海岸省份，重要港口德班为省会所在地。

③ 一种在当地作为货币使用的普通贝壳。——原注

在身上挂着一块，由一种非洲树皮纤维织成的布片，这种布当地人叫作“木布素”。同时，这一群被当作牛马看待的活人，所处的境遇，也是人们想象中最可悲的。妇女们混身都是押运黑奴的“小队长”鞭挞的创伤；孩子们骨瘦如柴，面色苍白，两脚磨破，鲜血淋淋，他们的母亲背着沉重的包裹，还想抱起自己的孩子，以减轻孩子的痛苦；年轻人都被这种木叉紧紧地卡住脖子和后颈，痛苦的程度超过了死囚身上的镣铐。是的，这些勉强活着的受难黑人，这些被利温斯敦形容为“乌木骨架”①、说话的嗓音已经失去了人声的黑奴，就是野兽看了，也会产生怜悯之心的；但是，对于这一切数不尽的悲惨景象，那些心如铁石的阿拉伯人，却视若无睹，而那些葡萄牙人，按照海军上尉喀麦隆的观感，他们比阿拉伯人还要残忍！②

① “乌木”即指黑人。

② 喀麦隆说：“为了抓来这五十名被阿尔菲兹称作财产的黑人妇女，他们毁灭了十个村子，十个村子每村平均有100-200人，总计有1500居民，只有个别几个死里逃生；而大部分（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被烧死，有的由于要保护自己的家人，被当场杀死，有的逃进丛林，他们如果不被野兽吃掉，从而迅速结束他们的痛苦，也要在丛林里慢慢饿死。

……“在非洲中部犯下这种罪恶的那些人，还自吹是基督教信徒，自称是葡萄牙人，在文明国家的居民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里斯本当局要是知道这种惨绝人寰的罪行，是那些挂着葡萄牙国旗，自称是葡萄牙公民的人干的，那就非常令人奇怪了！”（摘自喀麦隆著《全球旅行记》法译本卷二（洛洛译））——原注

原文附注：

喀麦隆的这些话当时在葡萄牙曾经引起了非常激烈的抗议。

不用说，这些黑奴囚犯无论在行军中，或是在休息的时候，都是受到非常严密的监视的。所以，狄克·桑特很快就看清楚了，根本就别想逃跑。可是，有什么办法能再见到威尔顿夫人呢？她和她的孩子是被尼古鲁弄走的，这一点是可以完全肯定的，这个葡萄牙人故意要把威尔顿夫人和狄克·桑特他们隔离开，这是为了什么？年轻的见习水手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他确信这是尼古鲁出的主意，一想到威尔顿夫人当前可能遇到的各式各样的危险，他心里就难过得简直要死。

"啊！"他心里说，"当我想到这两个坏家伙，都曾经在我枪口前面，只要……可我却没有把他们打死！……"

狄克·桑特心里老是反复地想到这一件使他十分追悔的往事。要是他那时候把尼古鲁和哈里斯都打死了，那真是正义的处决，那就会使多少人今天不会遭到这种苦难！这些被"沙漠商队"贩卖活人的代办头头，当作奴隶看待的黑人，今天就会少受多少残酷的折磨！

想到这里狄克·桑特脑子里立即浮现出了，威尔顿夫人和小雅克可能受到各种虐待的可怕情景。这母子二人不论是哪一个，都不能指望得到表兄贝奈蒂克特的帮助。这位可怜的昆虫学家能照顾自己就很不容易了！这三个人，很可能是被尼古鲁他们弄到安哥拉的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了。这一路谁抱着那个还在生病的孩子呢？

"他妈妈，是的，一定是他妈妈抱着他！"狄克·桑特心里说。"为了孩子，她会重新打起精神的！她会象那些不幸的、带着孩子被抓来的黑奴妇女一样照看自己的孩子，直到

象她们一样的死去！啊！我乞求上帝，把我领到迫害威尔顿夫人的凶手面前吧！我要跟他们……”

但他现在是一个囚犯！在这一群被“沙漠商队”的小队长们驱赶着，走向非洲内地的奴隶中，他只能算一个奴隶！他现在甚至没法知道，尼古鲁和哈里斯是否亲自率领着，这个包括被他们坑害的人在内的“沙漠商队”。大狗丁戈可以发现并用叫声报告尼古鲁就在附近，但是大狗已经不在了。唯独只有埃尔居尔可能去援救不幸的威尔顿夫人，但是能够指望出现这种奇迹吗？

这时狄克·桑特就进一步去想埃尔居尔会干些什么。他心里想，这个身体很棒的黑人伙伴现在是自由了。他的忠诚是完全可以信任的！为了威尔顿夫人，凡是人能作得到的事，他都会去做。是的！要么就是埃尔居尔去想办法，找到威尔顿夫人他们的去向，并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么如果他没法找到他们三个人踪迹，他就会想办法找狄克·桑特商量该怎么办，并且可能会想办法把狄克·桑特劫走，用武力把他救出去！在趁着夜里休息的时候，埃尔居尔要是和那些跟他一样是黑人的奴隶混在一起，能不能瞒过土人士兵，找到狄克·桑特，割断捆绑他的绳索，带他逃进森林里去呢？到那个时候，两个人都自由了，要救威尔顿夫人，还有什么作不到的事吗？只要找到一条河，他们就能顺流而下，直到海岸。狄克·桑特现在有了更多的困难经历，也有了新的取得成功的希望，他要继续执行那个不幸被土人士兵的袭击中断了的，乘木筏出海的计划！

年轻的见习水手，任凭自己的思想自由奔驰，这样他心

里就交替不断地出现，对失败的担心和对成功的希望。总而言之，由于他禀性坚强，所以在任何打击下他都不会悲观失望，只要有一点机会，他就要立即加以利用。

目前重要的问题是要先弄清楚，这些代办头头要把押运黑奴的"沙漠商队"，送到哪一个黑奴市场去。是送到安哥拉的一个商业代理处吗？那只要几站路就到了。或者这个"沙漠商队"是要走几百英里，横穿整个中非大陆呢？黑奴贩子的主要市场是在马尼耶马地区的娘威镇，该镇所在的那条经线，把非洲大陆分为几乎相等的南北两半，那里就是利温斯敦当时旅行探险的大湖地区。但是，从宽扎河"沙漠商队"现在驻扎的营地，到娘威镇，路途遥远，走几个月的时间还到不了。

这就是当前狄克·桑特非常发愁的一个问题，因为一旦到了娘威，即便是威尔顿夫人、埃尔居尔、其他几位黑人伙伴和他，都能逃出"沙漠商队"，要重回到大西洋海岸，那么长的路，处处都是险阻，不说没有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

但是，没过多久，狄克·桑特就很有根据地断定，"沙漠商队"很快就要到达它的目的地了。虽然他听不懂代办头头们使用的语言，他们一会讲阿拉伯语，一会讲非洲方言，但是他却听出了他们常常提到的，这个地区的主要黑奴贩子市场的地名：卡松台。狄克·桑特知道在卡松台有大批的买卖黑奴的交易活动。所以他就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这几百名黑奴的命运，将要在卡松台决定。他们或者被卖给当地的酋长作奴隶，或者作价卖给卡松台的某一个有钱的黑奴贩子行商，由他再去转卖。看来狄克·桑特这个判断

是不错的。

狄克·桑特熟悉现代地理方面的常识，所以他相当清楚地知道有关卡松台的一般情况。从罗安达到卡松台，两地的距离不会超过四百英里，所以从“沙漠商队”驻扎在宽扎河上的这个营地到卡松台，就不会超过二百五十英里。狄克·桑特根据哈里斯领着他们在森林里行军的速度，大概地折算了一下此地到卡松台的路程。结论是：在一般情况下，这一段路只需要走十到十二天。考虑到一个“沙漠商队”经过长途跋涉，人们已经精疲力尽，把行军的时间再加一倍，狄克·桑特认为从宽扎河到卡松台，这一段路程有三个星期也能到了。狄克·桑特很想把自己知道和想到的情况，告诉汤姆和他的同伴，让他们知道，“沙漠商队”不是要把他们拖到中非，那些一进去就别打算再出来的鬼地方，这对他们也会是一种安慰。所以只要在他们身旁走过时，打一声招呼，说一句话，就能让他们明白了。但是他能有办法跟他们说这一句话吗？

汤姆和巴德碰巧是给锁在一根木叉上的，阿克代洪和奥斯丁两个人叉在一块，他们在营地右侧靠边的地方休息。那里有一个小队长和十二个土著士兵看守着他们。

狄克·桑特是可以自由走动的，他距离汤姆他们那几个人约有五十步，他决定慢慢地往他们那边靠近，于是他就开始往那边游逛。

很可能是老汤姆看出了狄克·桑特要想跟他们说什么，他就低声地跟自己的同伴们打了个招呼，要他们注意。他们一动不动地呆着，但是都十分注意地看着狄克·桑特，

听着他讲些什么。

狄克·桑特装作一种漫不经心的样子，很快又走近了十五步左右。从他现在站着的地方，他要是喊话，汤姆本来是能够听见的，他可以告诉汤姆卡松台这个地名，和这一段路大概要走几天。但是要能把情况说的更详细一些，并且跟他们商量一下，路上要采取的行动，那就更好了。所以他就继续往近处走。他的心已经由于充满了希望而在激烈地跳动。当他离开自己理想的目的地只有几步远的时候，那个小队长好象突然发现了狄克·桑特的意图，立即向他扑了过来。听到小队长发狂似的叫喊声，十个土著士兵也跑了过来，狄克·桑特被粗暴地拖着往回走了，与此同时汤姆和他的同伴也给拖向营地的另一头了。

狄克·桑特怒火万丈，扑向了小队长，他把小队长手里的枪折断了，差一点没夺过来。但是七八个士兵一起向他扑了过来，他不得不放手。要不是一个“沙漠商队”的代办头头，长得一脸凶相的大个子阿拉伯人过来干涉，这些气急败坏的土著士兵和小队长，早把狄克·桑特杀死了。这个阿拉伯人就是哈里斯说的那个代办头头依奔·哈米斯。他说了几句狄克·桑特听不懂的话，那些士兵只好把抓在手上的狄克·桑特放了，然后他们就走开了。

事情很明显，一方面肯定是有明确的规定，禁止年轻的见习水手和他的黑人同伴讲话，另一方面，又有命令不许伤害他的性命，除了哈里斯和尼古鲁之外，还有谁会下这种命令呢？

这时候，也就是4月19日上午九点钟，响起了一阵粗

重的库都[1]号角声，同时敲起了皮鼓。“沙漠商队”的大休息结束了。

代办头头们、士兵、脚伕、奴隶都立即站起来了，背上驮起了包裹，奴隶们被分成几个小队，各由一个小队长领头，打着一面色彩鲜明的队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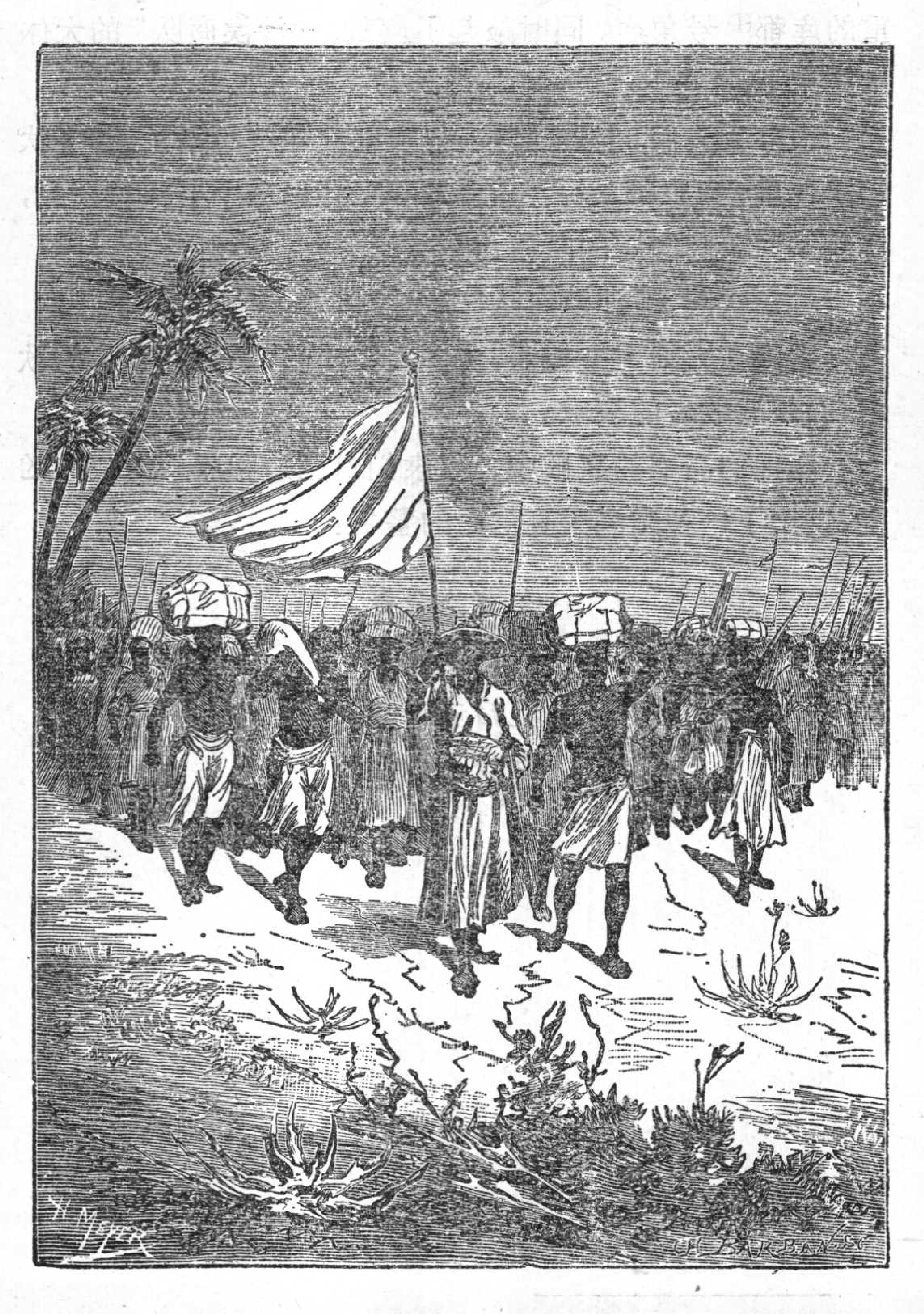
号角吹起了“沙漠商队”出发的信号。

歌声在大地上空振荡，这群人唱出的，不是胜利者的歌声，而是战败者的哀歌。

在他们高唱的哀歌中，奴隶们对压迫和屠杀他们的凶手，发出了一种充满天真信念的警告：

尔曹抢我走，
押送海天边；
死后魂无锁，
回讨血债钱！

① 是一种非洲野牛角作的号角。——原注



号角吹起了“沙漠商队”出发的信号。

第八章

狄克·桑特的几段日记

虽然昨天暴风雨已经停息了，天气依然十分阴暗。本来现在也正是非洲这个地区雨季的结尾时期，即当地人说的"马夕卡"季节①。特别是在夜里，常有阴雨，一连一两个甚至三个星期夜里下雨。这当然更增加了"沙漠商队"中奴隶们的苦难。

"沙漠商队"出发的那天，阴云四布，队伍离开宽扎河岸之后，就一直向东方走去。

前头有五十名土著士兵开路，队伍两侧各有一百名士兵监押，其余的士兵担任后卫，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黑奴身上没有锁链，脖子上没有木叉，也是很难逃跑的。妇女、孩子、男子都混成一队走，有小队长用鞭子抽打着叫他们赶快前进。有些可怜的黑奴妈妈，一只手抱着个吃奶的婴儿，另一只手拖着个大一点的孩子。还有些妇女手上拉着她们的孩子走，这些小奴隶既没有衣服又没有鞋子，就在这遍地都是带刺野草的路上行进。

"沙漠商队"的代办头头就是在狄克·桑特和他的小队长夺枪的时候，出来说话的那个长得一脸凶相的依奔·哈米斯，他监视着整个这一大队黑奴，从队前到队后来回不停地察看。如果说代办头头和他的帮办们，对于抓来的黑奴

① 安哥拉地区雨季从每年十月到第二年四月，旱季从五月到九月。二月至四月为"马夕卡"季节。

们所受的痛苦并不怎么注意，那么他们却必须非常注意土著士兵和雇来的脚伕提出的要求，例如士兵提出要求额外口粮补助，脚夫要求早点休息，他们为这些事常常会发生争吵，甚至互相打骂动起武来。奴隶们还要忍受老是爱发脾气的小队长给他们的惩罚。在“沙漠商队”里只能听到两种声音：压迫者的威胁怒骂和被压迫者的痛苦呼叫，走在大队后边的人脚下总是踩着前边的人流在地上的血迹。

狄克·桑特的同伴们总是被严密地看守着走在“沙漠商队”的前列，不能和他有任何接触，他们的脖颈上戴着笨重的木叉，两人走成一条直线，脑袋直着一动也不能动，他们和其他可怜的倒霉伙伴一样，少不了遭受皮鞭的抽打！

巴德和老汤姆父子俩被叉在一起，儿子走在前面。他十分留神不要木叉有半点摇动；他总是尽量选择最好的地方下脚，因为老汤姆要跟着他的后面走过来。每当小队长留在后面稍远的地方，巴德总是不断地说几句鼓劲的话，老汤姆在后边也能听见一两句。巴德在感到老汤姆累了的时候，甚至想办法放慢脚步，他不能回头看一看自己亲爱的父亲，这对于这个好儿子来说，真是极大的痛苦。老汤姆大概是很高兴自己能看着前面他的儿子，但是他因此也受了多少痛苦。多少次当小队长的皮鞭打在巴德身上的时候，他都止不住老泪纵横，简直比打在他自己身上还要难受。

奥斯丁和阿克代洪锁在一根木叉上，就走在后边离汤姆几步远的距离，并且也不停地受到打骂。啊！他们多么羡慕埃尔居尔的运气啊！不论在这个野蛮的中非地区有什么样的危险，他至少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保卫自己的生命。

在他们被土著士兵刚抓走的时候，老汤姆终于把事情的全部真相，都告诉他的同伴们了。他们非常吃惊地从老汤姆嘴里知道了，自己现在是在非洲；知道了尼古鲁和哈里斯一个接着一个地欺骗了他们，先是把他们丢在海边，然后又把他们拖进内地；从而他们也知道了根本不能希望尼古鲁和哈里斯的主人，黑奴贩子老板会对他们有半点怜悯之心。

娜安也受到了同样的虐待，她是"沙漠商队"中间黑奴妇女小队的成员，是和一个带有两个孩子的年轻妈妈被叉在一根木棍上的，这两个孩子，一个还在吃奶，另一个三岁才刚会走。娜安非常可怜他们，就把大一点的孩子抱在自己手上了，那位可怜的奴隶妈妈，感激得泪如泉涌。这样娜安抱着小孩子，既免除了孩子肯定会累死的步行疲劳，又使孩子不再被小队长无情的鞭挞，但是对老娜安来说，抱着一个三岁的孩子走路，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她很担心自己的体力很快就顶不住了，这时她想到了小雅克！她好象看见了威尔顿夫人抱着孩子！寒热病后雅克瘦多了，但是对于已经很衰弱的威尔顿夫人来说，抱着走路肯定还是很沉重的！威尔顿夫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她变成什么样子了呢？她的老娜安还能再看见她吗？

狄克·桑特被安置在"沙漠商队"的后队。他看不见汤姆和他的同伴们，也看不见娜安，这样长的行军行列，只有在平原上行进时，他才能看到队伍最前边那一部分人。他一边走着，痛苦和忧愁的思想七上八下地在他心里翻腾，连那些帮办的叫骂声，似乎也没能引起他的注意。他没有想

自己，没有去想那些他必须继续忍受的劳累；也没有去想尼古鲁可能要给他的折磨！他只想威尔顿夫人。他到处张望，看看土岗上、羊肠小道穿过的荆棘丛中和低矮的树枝下，是否能发现一些威尔顿夫人经过的痕迹。既然从各方面推测威尔顿夫人会给押到卡松台去，她肯定不会走另外一条路。如果谁能让狄克·桑特看到一些证据，说明威尔顿夫人和他们一样，正在走向同一个目的地，狄克·桑特会愿意拿出不论什么作为代价！

以上就是年轻的见习水手和他的同伴们，当前身体和精神方面的情况。但是，不论他们对于自己的命运有什么担心，虽然他们自己也在经受着这么巨大的痛苦，在他们心里，压倒一切的感情，是看到这一群可怜的奴隶遭受这种骇人听闻的苦难，而产生的同情和怜悯；是看到这些奴隶主们令人发指的野蛮暴行而激起的蔑视！天哪！他们能用什么去帮助这些奴隶和反抗那些压迫者呢？他们什么也不能作！

在宽扎河以东，整个这一片地区，沿途二十英里的路上，全是森林。但是这些树木，要么是由于当地严重的虫害侵蚀，而枯萎矮小；要么由于成树之前就遭到象群的践踏，所以显得不象近海岸地区的森林那样茂密。因此在树林中行军不会很难走，而在荆棘丛中则比树林里难走多了。这里确实有很多高达六七英尺的棉花棵，这里生产的棉花可以织成安哥拉内地使用的，带黑白条纹的土布。

在有些地方，土地变成了一片茂密的大草原，“沙漠商队”走进这芦苇草丛，外面就完全看不见了。当地的野生动

物，只有大象和长颈鹿，在这大草原的芦苇丛中能露出头来，这种芦苇简直和竹子差不多，芦苇杆子的直径有一英寸粗，“沙漠商队”的代办头头必须十分熟悉当地情况，才能在草原里不迷失方向。

“沙漠商队”每天从天一亮出发，到中午才休息一个钟头。这时打开几包装有木薯的包裹，给奴隶们分发这种口粮，数量给得非常少，如果途中抢劫了一个村子，那还可能再给一点土豆、山羊肉或小牛肉。但是人们疲倦得太厉害了，休息的时间又不够，象这样夜里老下雨，甚至根本就没法休息，所以等口粮发下来的时候，奴隶们也很难吃得下去。因此，从宽扎河出发这八天以来，已经又有二十几个奴隶死在路上，让那些跟在“沙漠商队”后头漫步的野兽去吃。那些狮子、非洲豹、金钱豹都在等待着吃“沙漠商队”的牺牲品，它们这种食物是不会没有的。每天晚上，太阳落山之后，这些野兽就在离“沙漠商队”露营地方很近的距离吼叫，真使人担心它们会直接冲过来吃人。

听着这些野兽的吼叫，黑夜里就显得更加令人害怕了。狄克·桑特想到这些野兽的出现，可能给埃尔居尔的行动计划造成困难，想到他每一步都可能遇到的危险，确实感到担心害怕。但是如果狄克·桑特这时能找到机会逃跑，他也会和埃尔居尔一样，毫不犹豫地逃走。

下面是狄克·桑特在从宽扎河到卡松台旅途中所写的日记，这一段长达二百五十英里的路程，“沙漠商队”共走了二十五站，在黑奴贩子的行话里，一天走这一“站”是十英里路，包括白天休息和晚上睡觉的时间在内。

——4月25日到27日：看到一个村子，周围有高达八九英尺的芦苇围墙，地里种着玉米、蚕豆、高粱和花生等等。抓住了两个黑奴。杀死了十五个黑人，村里人都逃走了。

第二天，渡过一条水流湍急的大河，河面宽一百五十码，上面有用藤葛绑起树干作成的浮桥，固定浮桥的桩子有一半都断了。有两个叉在一根木棍上的女奴隶，掉到河里了，其中一个女人抱着孩子，河水翻腾，鲜血染红了浪花。鳄鱼都在浮桥树干的空隙中游动。过桥的人随时有可能一脚踩进鳄鱼张着的大嘴里……

——4月28日："沙漠商队"穿过一片羊蹄甲① 树林，这种树十分高大，是输往葡萄牙的主要硬木材。

倾盆大雨，满地泥泞，行走异常困难。

看见了可怜的娜安，她走在大队的中间部分，怀里抱着一个黑小孩。她拖着艰难的脚步，向前走，跟娜安叉在一块的那个女奴隶一条腿瘸了，肩膀上被皮鞭打烂的伤口，一直在流血。

晚上，在一棵枝叶翠绿、开着白花的，特大猴面包树下宿营。

夜里，狮子和非洲豹吼叫，一个土著士兵向一只金钱豹开枪。埃尔居尔现在怎么样了呢？

——4月29日和30日：现在是所谓非洲冬季的初寒季节。露水很重，雨季从十一月份开始，随着四月份过完

---

① 羊蹄甲树是中非的一种黑檀木。

而结束。平原上到处还都是一片汪洋。东风刮起来了[1]，人们已不再经常出汗，同时也就更容易感染池沼地区的寒热病。

威尔顿夫人连一点影子也没有，贝奈蒂克特先生也毫无踪迹。如果不是把他们送到卡松台，还会押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们应该是走"沙漠商队"走的这条路，应该是走在大队前头。我心中万分焦急！在这种瘴气逼人的池沼地区，小雅克的寒热病肯定又要复发了。孩子还活着吗，现在？……

——5月1日到6日：走过了好几站，都是积水尚未蒸发干的大平原，有时水深齐胸。成千上万的蚂蟥吸在人们身上，照样还是得涉水前进。在几块露出水面的高地上，长着荷花和纸莎草。在水下面，另有一种植物，就象大的卷心菜一样，一个一个长在水底下，有很多人脚撞在这种植物上，就跌倒在水里了。

在这些平原的积水中，繁殖着无数的小鲇鱼，当地人用竹网作成篱笆，放水拦捕，捉到无数鲇鱼，卖给过路的"沙漠商队"。

这里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休息过夜的营地，前面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洪水淹没的平原，人们只好在漆黑的夜间摸索着行进。明天"沙漠商队"里肯定又要少掉许多奴隶！多么悲惨的情景啊！当奴隶跌倒在水里的时候，他们会对自己说："你还站起来干什么啊？在水底下再受一会儿，一

① 赤道附近安哥拉地区五月冬季开始，刮东南风，中午很热，夜间很冷，并且常常下雨。

切都结束了，一死万事休！在黑暗中，小队长的棍子，再也不会打到你的身上了！”

是的，我也是这样的！可是，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孩子怎么办呢？我没有权利丢下他们不管！我一定要坚持到底！这是我的责任！

夜里听到了一阵可怕的叫喊声！

二十几个士兵从水里拔出几根带油质的小树，这些树的枝叶浮在水面。这些点着的树枝在黑暗中发出了惨淡的白光。

我听到别人谈论刚才为什么有人惨叫的事了。那是一群鳄鱼，冲过来吃人！总有十二到十五条这种厉害的大家伙，在黑暗中扑向“沙漠商队”侧翼，好些个妇女和孩子被鳄鱼咬住拖走了，一直拖到它们的“食物储藏窖”里。“食物储藏窖”是利温斯敦给这种两栖动物藏食物的深洞起的名字。鳄鱼捕捉到人和动物后，先把他们淹死，然后放在洞里储藏起来，因为必须等尸体腐烂到一定程度时，鳄鱼才去吃。

我自己当时也被其中的一条鳄鱼的鳞甲狠狠地擦了一下，我身旁一个成年黑奴，被鳄鱼从套着脖子的木叉上拉了下来，木叉也断了。那种凄惨绝望的叫声！那种疼痛的呼号！一直还在我耳边震响！

——5月7日和8日：出事的第二天，查点被鳄鱼拖走的人。一共少了二十个黑奴。

太阳出来的时候，我张望着寻找汤姆和他的伙伴们，真是感谢上帝啊！他们都活着！哎呀！是应该为此感谢上帝吗？给鳄鱼吃掉，这一切苦难和生命都一起结束了，不是比

现在还幸福一些吗？

汤姆走在“沙漠商队”前头的行列里，当走在他前头的巴德拐一个直弯，木叉横斜的时候，汤姆看到我了。

我到处张望也看不见老娜安！难道她就在大队中间那群黑人妇女的行列里，是我没法认出来吗？还是她在昨天夜里这一场可怕的灾难中死去了呢？

经过在水中行军二十四小时之后，第二天已经走出了这片水漫的平原。大家在一座小丘岭上休息。太阳把我们身上的破衣稍微晒干了一点。开始吃饭了，可是，这算是什么鬼饭？一点木薯，几把玉米粒！还有一桶浑水，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许多黑奴在地上躺下了，有多少人就这样躺着，永远不再起来了！

不行的！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孩子，经受不了这么大的苦难，他们是不能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上帝一定会保佑他们，让别人领着，走另一条路到卡松台！不然，威尔顿夫人，这个不幸的母亲会受不了这种折磨的！……

在“沙漠商队”里新发现了天花病人，当地人叫“纳毒艾”，这种病人走不了多远的路，就不行了，他们会被丢在路上吗？

——5月9日：天一亮就又开始行军了，没有一个人掉队。小队长的皮鞭，一下子就把那些累垮和病倒的奴隶都赶起来了。这些奴隶是值钱的商品，他们就是钱。那些代办头头们，只要奴隶还有力气迈步，就不会让他们掉队。

我的前后左右都是骨瘦如柴的人，他们甚至连叫苦也叫不出声音来了。

我终于发现了娜安！她的样子使人看了很难过！她原来抱着的那个孩子，已经不在她怀里了！并且她是单独一个人，没有戴木叉！这样她会少受点罪，但是她腰上还是锁着那根铁链，她得把铁链的另一头，从肩膀上挂在背后。

我赶上前几步，走近了她的身旁。看样子她好象不认识我了！难道我的样子真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吗？

“娜安！”我叫了她一声。

这个老女仆看了我半天，终于对我说：

“是你吗，狄克先生！我……我……过不了多长时候了，我就要死了！

“不，你不会死的，你要打起精神！”我这样回答说，同时我低下了头，我不忍看这个就象一具毫无血色的死尸一样的不幸妇女。

“我要死了，”她又接着说，“我再也不能看见我亲爱的女主人了，也看不见我的小雅克了，天哪！我的上帝啊！可怜可怜我吧！”

我想扶住老娜安，她整个身体在那褴褛的衣服下瑟瑟发抖。我真希望能和老娜安锁在一起，背起娜安剩下的那半条铁链，自从她的黑奴女同伴死去之后，那半条铁链就背在娜安肩上了！

一只粗大的臂膀，把我推到一边，可怜的老娜安被拦腰一鞭，赶进那一群奴隶中间去了，我要冲上去跟那个残暴的小队长拼命……那个阿拉伯代办头头过来了，抓住我的臂膀，不让我动，一直到大队走完了，我又回到了“沙漠商队”队尾的行列里了。

接着，阿拉伯人说话了，他发出了“尼古鲁！”这三个字的声音。

尼古鲁？原来是由于尼古鲁这个葡萄牙人的命令，他们才对我不象对待我那些不幸的同伴那样凶狠的！

那么，他们以后要把我怎么办呢？

—— 5月10日：今天我们从两个正在被放火焚烧的村子经过。村子里的茅屋四面八方都被点了火。许多居民被绞死在那些没有被烧掉的树上。人都逃光了，田地被毁坏了。这里进行过捕捉黑奴的围剿，可能是为了逮住十二个奴隶，就屠杀了两百黑人居民。

天晚了，“沙漠商队”该休息过夜了。在大树下面安置了宿营地。树林边上有很高的野草形成一大片草丛。

昨天夜里有几个奴隶，把他们脖子上的木叉弄断之后，逃走了。他们被重新抓了回来，受到了从未见过的残酷虐待。小队长和士兵的监视加倍地严密起来了。

黑夜降临了，有狮子和鬣狗① 的吼叫，远处有河马的鼾声，附近大概有一条河流或者一片湖荡。

我虽然十分疲乏，但是却无法入睡！我有那么多的事要考虑！

这时，我似乎听到有什么人或野兽在高草丛里走动。可能是野兽，野兽敢冲进营地的栅门吗？

我仔细地听着。什么也没听见！可不是？野兽从这些

① 鬣狗是一种以腐尸为主要食物的食肉兽，皮毛灰色或棕色斑花，在地质第四纪欧洲地区有很多鬣狗，现在只有非洲、亚洲有鬣狗，身长1米至1米40。

苇草丛里钻过来，我手上没有武器！但是，那我也要自卫！我就大声叫！我活着就可以帮助威尔顿夫人和我的同伴们！我透过漆黑的夜幕向前方眺望，天上没有月光，远近都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突然，在纸莎草丛中，有两只眼睛在黑暗里闪光，象是鬣狗或是金钱豹的两只眼睛，一会看不见了……一会又闪亮了……

最后，草丛里传出一阵响声，一个毛烘烘的家伙跳到我身上来了！……

我想大叫一声，喊人来救命……

幸亏我还能保持镇静！……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大狗丁戈……丁戈到我身边来了！……真棒啊，丁戈！……它是怎么找到我这儿来的？它怎么会找到我的？啊！这是出于动物的本能！……这种本能足以解释丁戈这种奇特的忠诚表现吗？丁戈在舔我的手。啊！多好的大狗，现在你是我仅有的朋友了！他们真的没把你杀死啊！……

我抚摸着它，作为回答它对我的友好表示，它懂得了我的意思，它想发出高兴的叫声……

我制止了它！现在可不能让别人听到它在这里！就这样让它跟着"沙漠商队"走，不让别人发现，也许有一天！……可是，丁戈怎么了！它怎么老是用脖子蹭我的手？它好象对我说："我颈圈上有东西，你快找啊！……"我马上查找，我觉得在它脖子上，是有点东西……就在它那个刻着"S·V·"，两个至今我们还没有办法理解的奇怪字母的

颈圈上，夹着一节芦苇。

对，……我抽下了芦苇，把它撕开了！里面卷着一个纸条……

但是，这个纸条！……我没法看！得等到天亮才能看得见字！……等到天亮……我想把丁戈留在身边。可是这个忠实的大狗，一边舔着我的手，一边好象很急着要离开我！……它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它往旁边一跳，一点声音也没有，就在高草丛中不见了！愿上帝保佑，别让狮子和鬣狗咬了丁戈！

丁戈肯定是回到那个给我写这个纸条的人那里去了！

这一张我现在还没法看的纸条，在我手上，我恨不得马上能知道上面写的什么！这会是谁写的呢？是威尔顿夫人寄来的？还是埃尔居尔寄来的？这只我们认为已经死了的忠实大狗，是怎么会找到威尔顿夫人，或是埃尔居尔的呢？这张纸条上写的会是什么呢？是给我提出的一个逃跑计划呢？或者仅仅是给我带来一些我所惦记的亲人的消息呢？不论怎么说，丁戈回来这个意外事件，使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并且使我暂时忘记了眼前的悲惨境遇。

啊！这天亮得真慢啊！

我等待着东方天边出现晨曦的微光。我简直闭不上眼睛。我还要担心地听着野兽的吼叫！我可怜的丁戈，但愿你已经避开了野兽的袭击！

太阳终于要出来了，在赤道地区这条经线上，几乎是没有晨曦的霞光，太阳一下就出来了！我收拾一下，别让人家发现我有可疑的地方！……

我拿出纸条看看！……我还看不清字迹。

终于我看清了字迹！这是埃尔居尔写的纸条！

他是用铅笔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的……

他在纸条上是这样写的：

"威尔顿夫人和小雅克是坐在一张"椅担塌"①上给抬走的。哈里斯和尼古鲁一齐陪着她。他们和表兄贝奈蒂克特走在"沙漠商队"的前头，有四站的距离。我没有办法和威尔顿夫人联系。我找到了丁戈，它大概是给人打了一枪，受伤了……但是已经好了。狄克先生，我祝你信心坚强。我非常想念你们，我是为了能对你们更有用处，才逃出来的。

埃尔居尔。"

啊！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孩子都活着！真应当感谢上帝啊！他们没有象我们这样受罪，没有经历这样的劳累和这一段一段难走的道路！一张"椅担塌"，是在一根由两个人抬着的长竹子上吊着一张用干草编的软椅，椅子上面还盖着一块布幔。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小雅克就坐在这种椅子上。哈里斯和尼古鲁打算把他们怎么办呢？显然，这些坏蛋是要先把他们弄到卡松台，是的！……没问题！我会见到威尔顿夫人他们三个人的！啊！在所有这些苦难的遭遇中，只有丁戈给我带来的是一个好消息，这是它给我带来的欢乐！

——从5月11日到15日："沙漠商队"在继续前进。

① "椅担塌"，半坐半卧式吊椅，两端都吊在一根长竹竿上，由两个人抬着走。

黑奴们越来越艰难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大多数奴隶在路上留下了血迹斑斑的脚印。我计算了一下，还需要走十天，才能到达卡松台。从这里到卡松台，还会有多少奴隶死去，从而不再受这种折磨呢？但是我却必需走到卡松台，我一定会走到卡松台！

真是惨无人道啊！在“沙漠商队”中，这些不幸的妇女遍体鳞伤，浑身没有一块好肉，捆着她们的绳索，已经磨破皮肤，陷进肉里去了！……

从昨天开始，一个黑奴母亲一直把她亲爱的、给饿死的儿子抱在怀里！……她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孩子！……

我们走过的大路上，到处是死尸。天花病又非常猖獗地传染起来了。

我们刚才从一棵大树旁边走过来……在这棵大树底下，有好些个奴隶被捆着脖子，被扔在那里等他们慢慢饿死。

——从5月16日到21日：我简直是再也没有一点力气了，但是我没有垮下来的权利。雨季已经完全过去了。我们走了好多天的“硬路”，这种走“硬路”的行军方法，就是黑奴贩子叫作“体力竞赛”①或“下午强行军”的走法，大家必须走得很快，上坡地势越来越高，路又非常难走。

我们从一片长满坚硬的高草丛中穿过，这种草当地人叫作“尼亚西”②，草杆擦破了我的脸，带刺的草籽钻进了我

① 这是“沙漠商队”为减少口粮，每天只吃中午一餐的强行军方法。

② 一种类似纸莎草的旱地野生苇草，草籽象蒺藜，人和动物从草丛中经过，就会全身粘满这种带刺的草籽。



有好些奴隶被扔在那里等他们慢慢饿死。

的破衣烂裤，扎破了我的皮肤。幸亏我这双结实的鞋子还没有坏！

“沙漠商队”的帮办们开始动手，把那些跟不上队伍的重病奴隶丢下来。再说口粮也不够维持了；要是减少士兵和脚伕的口粮，那些人就会造反，所以代办头头一点也不敢少发口粮给他们，那么只好是黑奴们倒霉！

代办头头说：“叫他们互相吃自己的肉吧！”

从代办说了这句话之后，就有些年轻的奴隶，身体还挺结实，根本没有一点害病的样子，就突然死了。这使我想起了利温斯敦医生，对于这种死亡所讲的情况：“这些不幸的黑奴老是说心脏疼，他们把两手压在心口，接着就倒下去死了。这肯定是他们的心脏破裂了！特别是那种原来是自由人，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突然变成了奴隶，最容易发这种病！”

今天有二十个奴隶，一点也走不动了，都被各小队的小队长，用斧子砍死了！那个阿拉伯代办头头，对于这种屠杀一点也不反对。

这次杀人的场面可真是怕人啊！

可怜的老娜安就在这次可怕的大屠杀中，在刀下死去了……我走过时碰到了她的尸体！我甚至连按照基督教的葬礼给她堆个土坟也不可能！……

这是《流浪者》号船上十几个幸存者中，第一个被上帝召回到自己身边的人！可怜的好人！可怜的娜安！

每天夜里我都等待着丁戈，它一直没再回来！它会遇到什么不幸吗？或是埃尔居尔会出了什么事吗？不会

的……一定不会的！……我不愿意想象会出现这种不幸！……这种使我觉得时间很长的杳无音信，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埃尔居尔还没有任何新的消息告诉我！再说，他也确实需要小心谨慎，时刻提高警惕。

第九章

卡松台

5月26日“沙漠商队”到达了卡松台。这一批抓到和运来的黑奴，有百分之五十死在路上了。但是这笔生意对于贩卖黑奴的老板来说，还是很有利的。现在大批买主要求进“货”，在非洲的黑奴市场上，“黑货”牌价看涨。

在这个时期，安哥拉有大批“黑货”成交买进卖出，驻在罗安达[①]或本格拉的葡萄牙殖民地当局，很难阻止这种商业活动，因为押送黑奴的“沙漠商队”，都往非洲大陆内地运送。海岸附近存放“黑货”的栅栏木房，大有人满之患。虽有少数黑奴贩子能够逃过沿岸巡逻舰艇的追捕，押运一些“黑货”上船出海，也不能满足南美西班牙各殖民地的需要。

卡松台位于宽扎河海口以东三百英里，它是安哥拉地区一个主要的“黑货”市场，当地人称之为“拉科尼”[②]市场。“黑货”的买卖交易，就在卡松台一个名叫“乞托卡”[③]的大

① 全名叫作圣·保罗·罗安达。

② 买卖各种工农业产品和黑奴的集市。

③ 乞托卡，安哥拉语“广场”。

广场上进行；“黑货”在这个广场上陈列，供人选购。黑奴贩子再从这里把买好的“黑货”，组成“沙漠商队”，分批押运到大湖区。

卡松台也和中非的其他大城镇一样，全城分作两个完全不同的管辖区，一个是阿拉伯、葡萄牙或当地土著黑奴贩子活动的地区，那里建有他们的“黑货”栅栏木房；另一部分是当地黑人土王酋长的居住区，这里的土王是一个戴着土王冠的凶恶醉鬼，他用恐怖手段进行统治，依靠黑奴贩子非常大方地供给他各种食用的物品和武器过日子。

在卡松台的商业区，当时是约瑟·安东尼奥·阿尔菲兹，那个和哈里斯、尼古鲁有关系的黑奴贩子老板管辖的，哈里斯和尼古鲁只不过是他的两个普通代理人。约瑟·安东尼奥·阿尔菲兹贩卖黑奴商行的总经理处就设在这里。他的第二经理处，设在比耶①，第三个经理处设在本格拉地区的卡松格②，海军上尉喀麦隆在几年之后，就是在卡松格见到老阿尔菲兹的。

这里有一条中央大街，两边是当地人叫作“唐壁”③的平顶房屋，每一堆房子都有一座粗泥墙围起的四方院子，院子里养着家畜。大街的尽头就是那个进行“黑货”交易的“乞托卡”大广场，广场周围有很多关黑奴的栅栏木房。大街两旁这整个一片平顶房屋上突出地长着几棵巨大的榕树，开阔的枝叶显得格外挺拔，还有好几个地方长着象一把

① 在安哥拉中部比耶省。

② 在万博西北。

③ 砖墙木板微向前斜倾的加上泥灰屋顶的房屋。

把冲天倒立着的巨大扫帚一样的棕榈树，在尘土如烟的大街上空危然矗立。天空有二十几只以死尸为食物的鹫鹰，它们专门等候清理丢弃的奴隶死尸，为公共卫生服务。以上这些就是卡松台商业区的全貌。

离此不远有一条鲁希河，这条河的源头和流向还不清楚，可能是一条通向刚果河即扎伊河的上游支流或分支流。

卡松台土王酋长的居住区和商业区相连，那只不过是一片方圆一英里、堆满了许多破烂茅草房屋的地方。这些茅草屋，有的没有围墙，可以直接出入，有的周围竖着芦苇篱笆，或者是一道无花果树丛形成的围墙。另有一个特别的院子，周围长着纸莎草天生的围墙，里面有三十几间给酋长的奴隶们居住的茅屋，还有许多茅屋连在一起，是酋长的妻子们的住房。另有一座更高更大的房子，半边遮满了木薯的枝叶，这就是卡松台黑人土王酋长的官邸。土王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名叫莫阿尼·仑加，他的势力跟前几代土王比起来，已经大为削弱了。他的士兵不足四千，而当地几位第一流葡萄牙黑奴贩子，总共拥有两万士兵，黑人土王酋长也不再能象过去太平年月那样，每天下令杀死二十五到三十名黑人，作为祭祀天神的牺牲品了。

此外，这个土王也是一个由于过度荒淫，而未老先衰的人；一个每天在烈性烧酒刺激下，性情残暴的怪人，他凭自己的高兴，任意毁伤他的居民、军官和大臣的躯体，割掉一些人的鼻子或耳朵，卸掉另一些人的脚或手，看情况老土王快要死了，他的死大概不会在居民中引起任何伤感。

在卡松台全城，莫阿尼·仑加土王的死亡，只有一个人可能会受到损失，这就是黑奴贩子老板，老阿尔菲兹。他跟这个醉鬼土王酋长非常要好，而土王的权威则是受到整个这个地区尊重的。土王担心在自己死后，他的第一个妻子，莫阿娜土王后开始执政，会受到反对，担心他的莫阿尼·仑加土王领地会受到那位野心勃勃的邻国，乌库苏地方的一位土王酋长的入侵。这位比他更年轻、更积极的土王，已经占领了属于卡松台土王政府管辖的好几个村庄。年轻的土王也有他自己的忠实支持人，另一个黑奴贩子老板，阿尔菲兹的对手狄波—狄波。这个狄波—狄波是纯粹的阿拉伯人血统，海军上尉喀麦隆在这之后不久，就在娘威镇见到了他。

老阿尔菲兹是当地老土王，这个愚蠢的黑人管辖地区的真正统治者，他使土王的罪恶行径日益不得人心，并且又充分利用了土王的这些罪恶和毛病。

阿尔菲兹已经相当老了，他丝毫也不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白人血统的商人，即当地人说的是一个“木苏库”①。他只有名字是葡萄牙人的，显然那是为了他经营商业的需要才借用的。他是一个真正的黑人，他在黑奴贩子这一行业中，非常出名，他原来的名字叫作坎歹赖，就是在宽扎河北岸栋多②出生的，他开始只是黑奴贩子坐商的一名普通代理人，后来成了有名的经营“黑货”商行的大老板，实际上是一个打着最老实的商人幌子的老流氓。

① 安哥拉语，白人，白鬼，

② 宽扎河岸城市，属北宽扎省。

海军上尉喀麦隆后来于1874年底，在乌鲁阿河①上的大城市卡松戈②即基兰巴遇见了这个老阿尔菲兹，他押着自己的“沙漠商队”带着喀麦隆，经过七百英里的路程，一直到他设在比耶省的贩卖黑奴的商行。

狄克·桑特所在的这个押运黑奴的“沙漠商队”，到达卡松台之后，立即被带进了大广场。

这一天是5月26日，所以狄克·桑特预计的路程时间已经得到证实。从宽扎河岸上建立的营地出发，一共用了三十八天。他们强迫这些黑人遭受了五个多星期非常可怕的长途折磨！

“沙漠商队”走进卡松台时，正是中午。在一阵鸣枪庆祝的噼啪声中，皮鼓和号角声也响成了一片，“沙漠商队”的土著士兵朝天放枪向约瑟·安东尼奥·阿尔菲兹致敬，商行的伙计们也兴高采烈地鸣枪响应，表示欢迎。所有老阿尔菲兹手下这群强盗都非常高兴在分手四个月之后，又重聚在一起了。他们终于要得到休息和在大吃大喝的放荡生活中，去补偿这四个月的损失。

这一批抓来的黑奴，大部分已经精疲力尽了，总数只剩下二百五十人，他们象牲口一样被鞭子赶着走了这一路，现在又被关进了这些给美洲农民当牛马圈，农民也不愿意要的奴隶栅栏。这些栅栏木房里原来已经关了一千二百或一千五百黑奴，都等着他们这一批“黑货”到达，以便后天一起送到卡松台大市场上展销。“沙漠商队”这一批黑奴进栏之

① 即卢阿拉巴河。

② 在扎伊尔基伍区南部卢阿拉巴河上。

后，所有的栅栏木房全都挤满了，奴隶颈项上的沉重木叉都取下来了，但是他们身上还得锁着铁链。

脚伕们把驮运的象牙放下之后，就待在广场上，等待卡松台收货商行按数点收。然后他们将得到几码白布或是别的更值钱的洋布，这样算清脚力费之后，他们就回去再找别的“沙漠商队”作生意。

这时老汤姆和他的伙伴们，也取下了锁在颈项上五个多星期的木叉。巴德和他父亲总算能够走到一起，互相拥抱了。同伴们也彼此紧紧地握手，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敢讲话。因为除了绝望的话之外，他们还能说出什么呢？巴德、阿克代洪、奥斯丁三个人身体都很强壮，是天生能干重活的人，很能吃苦耐劳；但是，老汤姆由于饮食缺乏，已经精力疲惫。再这样拖下去几天，他就要成为路旁的弃尸，象老娜安一样，给当地的野兽去吃了！

他们四个刚到之后就被关进了一个栅栏木房里了，房门外面立即上了锁。房子里放了一些吃的东西。现在他们只能等着黑奴贩子买主来看他们，他们想向黑奴贩子买主说明自己的美国公民身分。但是，显然这也是一点用处都不会有的。

狄克·桑特还待在广场上，有一个“沙漠商队”的小队长，专门在看守着他。

他现在总算到达了卡松台，他相信威尔顿夫人、小雅克和表兄贝奈蒂克特已经在他前面，先到达这个城市了。他努力向四处搜寻、张望，一直望到这个当时已经几乎空无一人的大广场外面，望到大街两边那些平顶房屋里头。

威尔顿夫人都不在那里！

“他们会没把威尔顿夫人带到卡松台来吗？”狄克·桑特心里说，“那她现在会在什么地方呢？不会！埃尔居尔是不会弄错的。再说，把她弄到卡松台，这肯定是哈里斯和尼古鲁两个人秘密计划中的一个步骤！……可是现在为什么连这两个家伙我也没看见呢？……”

狄克·桑特心里非常焦急不安。要说，威尔顿夫人被他们囚禁起来了，狄克·桑特现在还没法看见她，这是说得通的。但是，哈里斯和尼古鲁，特别是尼古鲁，他们应该会急着要重新看看这个现在落在他们掌握中的年轻见习水手啊！哪怕光是为了享受一下胜利的欢乐，侮辱他一番，让他受点皮肉之苦，一句话为了报一报过去的仇恨，也会急着来看他的！由于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这里，这不就可以断定，他们是朝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吗？威尔顿夫人是被押送到非洲中部的另一个什么地点了吗？虽然这个美国人哈里斯和那个葡萄牙人尼古鲁如果现在出现，就是狄克·桑特要受苦刑的信号，他还是急不可待地希望他们两个快来，因为看到哈里斯和尼古鲁在卡松台，狄克·桑特就能肯定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孩子也在这里！

这时，狄克·桑特心里想，他自从大狗丁戈给自己送来埃尔居尔的纸条那一夜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丁戈。年轻的见习水手为了准备万一自己会遭到意外，先写好一封给埃尔居尔的回信，要他全心全力地考虑威尔顿夫人的事，要时刻掌握她们母子的去向，要尽最大可能使威尔顿夫人了解周围的情况。这封回信狄克·桑特一直没有办法寄给埃

尔居尔。丁戈既然第一次能那么干，就是说它能一直钻到“沙漠商队”营地里面来，那么，为什么埃尔居尔不让丁戈再来一次呢？这只忠实的大狗会不会在一次冒险来找我的时候，出了问题，死了呢？或者是埃尔居尔还在继续跟踪威尔顿夫人，正象狄克·桑特自己处在同样地位也会作的那样，带着丁戈，钻进非洲中部这片树林茂密的高原深处，希望能到达一个设在内地的“黑货”商行经理处所在地呢？

如果是威尔顿夫人和迫害她的人都不在这里，狄克·桑特该怎么去想呢？他本来曾经非常有把握地，也可能是错误地认为，他在卡松台一定会见到威尔顿夫人他们三个人，现在他没有看见他们在这里，他第一个感觉就象是受到了一次可怕的打击。这时他内心产生一种无法控制的悲观绝望。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如果对于自己所热爱的人们不再有任何用处，那他就不必再活下去了，所以他只好去死！狄克·桑特在这些艰难困苦的冲击下，从一个少年儿童已经锻炼成了大人，他内心产生的这种绝望情绪，只不过是人类自然属性的一种偶然的流露。

这时忽然响起了连成一片的惊人号角和喊叫声，我们刚才看到摊坐在大广场尘土地上的狄克·桑特，现在突然站起来了。任何一件新的情况出现，都有可能给他提供有关他要找寻的那些人的线索。刚才陷于绝望的狄克·桑特，现在已经不再绝望了！

“阿尔菲兹！阿尔菲兹！”一大群当地土人和士兵反复地高喊着这个名字，同时拥进了大广场。那个掌握着这么多不幸的黑奴命运的大老板终于出现了。很有可能，他的

代理人哈里斯和尼古鲁也会跟他一起出来。狄克·桑特站直了身体，睁大双眼，连鼻孔都张大了。这个十五岁的年轻见习水手希望那两个坏蛋能看见他就站在他们面前，腰板笔直，神态坚定，大义凛然地目光直射在他们的脸上，完全不象一个会在自己手下的厨师面前发抖的《流浪者》号船长的样子！

一张担架式的吊床，上面盖着带补钉的褪色粗布罩单，两边还耷拉着一些破布条，从中央大街的紧那头抬过来了。从吊床上下来的是一个老黑人。他就是黑奴贩子商行的大老板，约瑟·安东尼奥·阿尔菲兹。

跟着他的几个仆人，前呼后拥地在那里虚张声势。

跟阿尔菲兹一起来的一个人是他的朋友科因卜拉，他是比耶地区长官科因卜拉少校的儿子。照海军上尉喀麦隆的说法，这个人是本地区最有名的坏蛋，一个又脏又邋遢的家伙，长了一头又粗又曲卷的黑毛，脸色腊黄，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衬衣，系着一条干草编的裙裤。别人会以为他是一个戴着一顶破草帽、样子怕人的老太婆。这个科因卜拉是阿尔菲兹的亲信和死心塌地的帮凶，很会组织杀人放火捕捉黑奴的"围剿"，他指挥这位黑奴贩子老板的强盗士兵，很有本领。

至于这位约瑟·安东尼奥·阿尔菲兹老板，他穿着那一身象是刚过完狂欢节的土耳其老头的衣服，看起来好象比他的帮凶干净一点，但是，也不足以使人对他这位大批买卖黑奴的"黑货"商行经理处的老板产生肃然起敬的感情。

狄克·桑特感到非常扫兴，不论哈里斯或尼古鲁，都没

有跟阿尔非兹一块出来。难道狄克·桑特就没有希望在卡松台重新找到这两个坏蛋了吗？

就在这个时候，“沙漠商队”的代办头头，阿拉伯人依奔·哈米斯走过来跟老阿尔菲兹和科因卜拉两个人握手了。阿拉伯人被大大地夸奖了一番。在这一次的黑奴总数帐单上，一路损耗了百分之五十，这件事当然使老阿尔菲兹狠皱了一下眉头；但是，总的说来，这一笔生意还是不坏的。加上他现在关在自己栅栏里的“黑货”，他就能够充分供应内地买主的需要，还可以用这些奴隶换来象牙和那种当地叫作“阿纳”的紫铜叉[①]，就象圣安德烈斜十字架一样的铜料。中非出产的这种紫铜，都是铸成这种斜十字形铜料出口的。

“沙漠商队”的那些小队长，也都受到了老板的大大夸奖；至于那些脚伕，老板已经命令立即给他们算帐，支付工资。

老阿尔菲兹和科因卜拉讲的是一种葡萄牙文加当地土话的混合语，就让一个生长在里斯本的葡萄牙人听起来，也有点难懂。所以狄克·桑特听不懂这些“生意人”彼此在谈些什么。他们是否谈到了他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们，这些被如此阴险毒辣地强迫算进这批黑奴名单中的自由人呢？当狄克·桑特看到那个阿拉伯人依奔·哈米斯作了一个手势，一个小队长立即向关着汤姆、奥斯丁、巴德和阿克代洪的栅栏木房走过去的时候，他就完全肯定了自己刚才

① 当时中非居民用土法炼制的紫铜，作成“×”形，用于交换西方布匹、火药；圣安德烈十字架即“×”形十字架。

怀疑的问题。

这四个被当作黑奴的美国黑人几乎立即被带到阿尔菲兹的面前来了。

狄克·桑特慢慢地凑近他们，他想看清楚这件事的所有细节。

老阿尔菲兹一看到这四个身体健壮的黑人，高兴得简直嘴都合不拢了。经过休息和有了比较充足的饮食，他们很快就恢复了强壮的身体素质。对于老汤姆，阿尔菲兹只是不屑一顾地扫了他一眼，他的年龄使他变得不值钱了；但是另外这三头"黑货"，在下次卡松台的"黑货"展销会上肯定能卖上好价钱。

这时阿尔菲兹想了半天才想出几个英语单词，这大概是他的那些代办，象美国人哈里斯那样的人过去教给他说的。这个老鬼觉得现在应该开开玩笑，对于自己的这几个新奴隶的到来表示祝贺和欢迎。

汤姆听懂了这个黑奴贩子老板的话；他立即走上一步，指着他的同伴和他自己说：

"我们都是自由人，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

这一点阿尔菲兹当然很清楚；他作了一个鬼脸，和颜悦色地点着头说：

"是的……是的……美国人！欢迎……非常欢迎！"

"非常欢迎！"科因卜拉也说了一句。

当时这位比耶地区长官科因卜拉少校的儿子，走到奥斯丁跟前，就象一个买牲口的商人查看商品质量一样，捶捶他的胸脯、捏捏他的肩膀，然后他想撬开奥斯丁的嘴，查看

一下他的牙口。

可就在这时候，这位科因卜拉先生的脸上，结结实实地挨上了一拳，这是少校长官的儿子从来也没有得到过的报酬！

这位阿尔菲兹的亲信，向后跌倒，滚出了十几步远。几个士兵跑了上来，一起扑到奥斯丁身上了。他很可能要为这次发怒动武付出沉重的代价。

老阿尔菲兹一面作手势，叫士兵们不要动奥斯丁，一面大笑起来，确实他觉得好笑，他的朋友科因卜拉这么倒霉，他仅有的那五六颗牙齿，给打得只剩下两颗了！

老阿尔菲兹可不肯让别人把他的"黑货"商品毁坏了。再说这个老鬼是一个喜欢逗乐的人，好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没有这么痛快地大笑过了！

但他还是安慰了一番这个被打得完全不成人样的科因卜拉，这时科因卜拉从地下爬了起来，重回到阿尔菲兹身旁他原来站的位置了。他同时还对这个大胆的奥斯丁作了一个威胁的手势。

就在这时，狄克·桑特被一个小队长推到了阿尔菲兹面前。

显然，这个老鬼知道年轻的见习水手是什么人，他从什么地方来，以及他是如何在宽扎河岸"沙漠商队"营地给逮住的。

所以，他用一种相当明显的怀有恶意的目光看了一下狄克·桑特，然后用他那蹩脚的英语说：

"你这个小美国佬！"

“是的！是美国佬！”狄克·桑特回答说，“你们要把我和我的同伴怎么办吧？”

“美国佬！美国佬！小美国佬！”阿尔菲兹重复地嚷着说。

狄克·桑特刚才提出的问题，他是没有听懂，还是他不愿意懂？

狄克·桑特第二次向他提出了关于他的同伴和自己的问题，他同时也向科因卜拉说了，科因卜拉虽然由于酗酒过度，已经不象个人样子了，但是狄克·桑特从他的面貌还是能够认出来他不是本地人。

科因卜拉没有回答，他象刚才对奥斯丁一样，也对狄克·桑特作了一个威胁的手势。

这时候，老阿尔菲兹正在和阿拉伯人依奔·哈米斯进行着相当激动的交谈，谈的显然是关于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的事。大概要把他们重新分开，谁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有这样的见面机会，能让他们彼此谈上几句话？

“朋友们！”狄克·桑特好象自言自语一样，低声地说，“我只讲几句话！我收到了丁戈带来的埃尔居尔的一张纸条，他一直在跟着“沙漠商队”走。哈里斯和尼古鲁在看守和押送着威尔顿夫人、小雅克和贝奈蒂克特先生。如果他们现在不在此地，不在卡松台，那我就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了。你们要耐心等待，要勇敢，要随时准备抓住一切机会。但愿上帝最后会可怜和帮助我们！”

“那么，娜安呢？”老汤姆问。

“娜安死了！”

“她是我们中间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狄克·桑特回答说，“因为我们完全能够！……”

就在这时候，有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了，并且听到一种特别熟悉和亲热的声音，这样对他说：

“嘿！这不是我的年轻朋友吗，我想我没有弄错吧！又看到你，我真高兴啊！”

狄克·桑特转过身来。

哈里斯就站在他的眼前。

“威尔顿夫人在哪里？”狄克·桑特叫着问，同时冲到了这个美国人跟前。

“真是不幸啊！”哈里斯回答说，一面作出一副连他自己也不能感动的悲天悯人的样子。“这位可怜的妈妈！她怎么能够熬过来呢？……”

“她死了！”狄克·桑特叫着说，“那她的孩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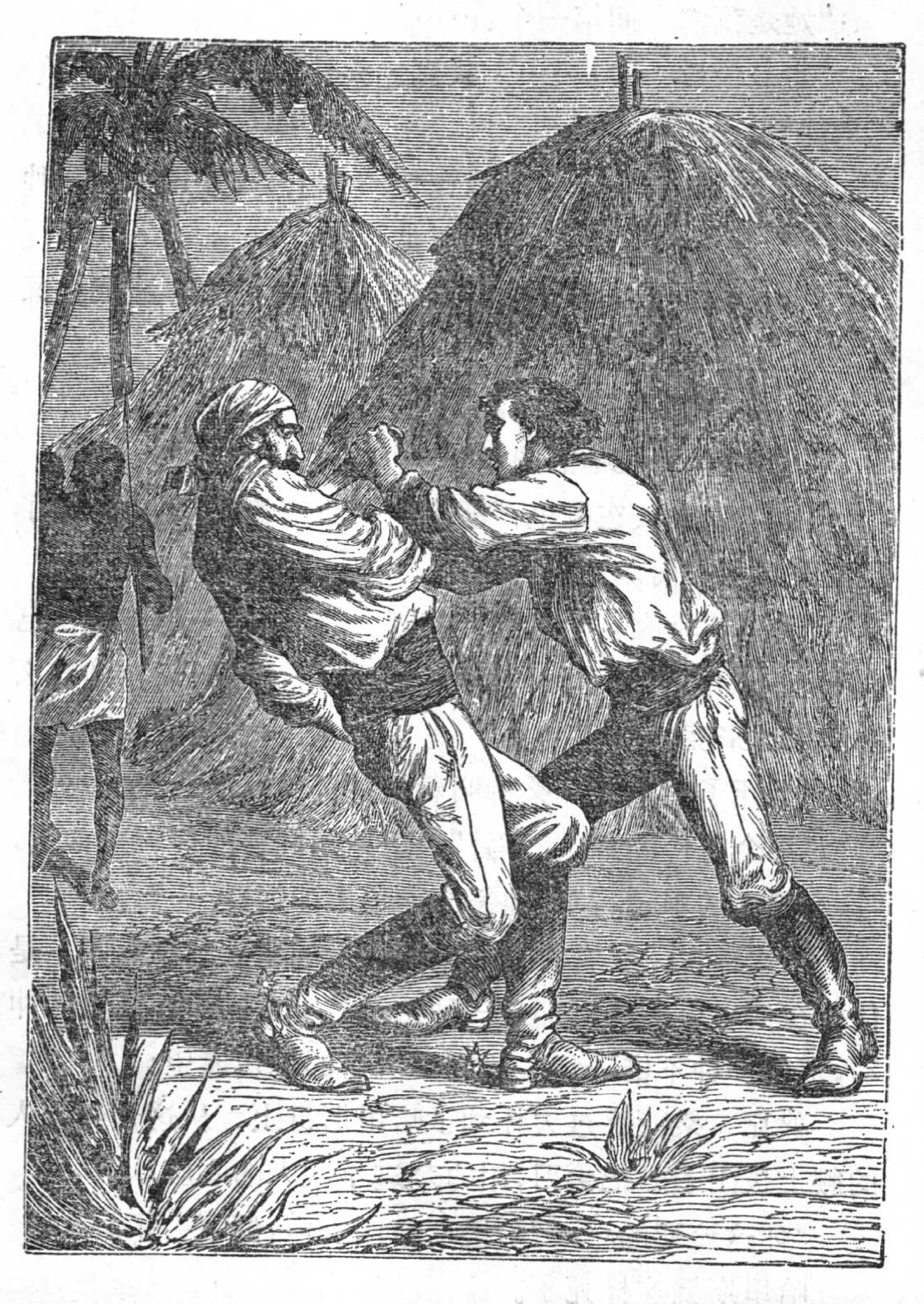
“那个可怜的好孩子吗？”哈里斯用同样的声调对他说，“这么累人的艰苦行军，他怎么能不累死呢？……”

照这样说，所有狄克·桑特热爱的亲人都没有了！是什么在他心里翻腾？那是一种无法抑止的万丈怒火的冲动，那是一种不惜一切要达到报仇目的急切愿望！

狄克·桑特跳过去扑到了哈里斯身上，从这个美国人的腰上拔出了一把尖刀，用力刺进了敌人的心脏。

“你这该死的……”哈里斯喊叫一声，倒下去了。

哈里斯就这样死了。



狄克·桑特用力刺进了敌人的心脏。

第 十 章

大市场逢集的一天

狄克·桑特的动作是那样迅速，别人根本来不及去制止他，哈里斯已经完了。几个土著士兵一起扑到了他的身上，马上就要动手杀死他了，就在这时，尼古鲁走了过来。

这个葡萄牙人挥一挥手，叫那些土著士兵走开，士兵们转身把哈里斯的尸体弄起来抬走了。阿尔菲兹和科因卜拉宣布，要立即处死狄克·桑特；但是尼古鲁低声地对他们说，等几天再叫他死，不会有任何害处。于是下了命令叫人把年轻的见习水手带走，并且特别交待，一刻也不许放松对他的监视。

狄克·桑特这一回终于又见到了尼古鲁，这是从海岸出发之后头一次见到他。狄克·桑特知道这个坏蛋是造成《流浪者》号失事沉没的唯一罪人！他对这个人当然比对那个同谋犯哈里斯更加恨之入骨。但是在刺死了那个美国人之后，他连一句话也不屑于再跟尼古鲁说。

哈里斯已经告诉他，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孩子都死了！……他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了，就连别人要怎么处置他，他也不去考虑。人们把他拖走了，拖到什么地方？他都不在乎。

狄克·桑特被紧紧地用铁链和绳子绑着，放进一间没有窗户的栅栏木房里头。这是那种黑奴监房，阿尔菲兹老板专门用来禁闭那些由于反抗，或粗暴动武而被决定处死

的奴隶用的。在这种木房里，他不可能和外界有任何一点联系了，他现在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惜，反正他一切都准备好了。

大家都很清楚，尼古鲁所以要阻止土著士兵，不要惩治这个杀死哈里斯的凶手，那是因为他要留着狄克·桑特，去受一种只有当地人知道其中奥妙的可怕酷刑。《流浪者》号上这位十五岁船长的生命，现在掌握在他的厨师手中，现在就还差没逮住埃尔居尔，等逮住了大个子，尼古鲁的仇恨就算彻底报完了。

两天之后，5月28日，是当地人称为"拉科尼"的大市场逢集的一天，在市场上，内地各主要商行经理处的黑奴贩子和安哥拉邻近的各地区①的土著都来聚会。这个市场并不是专门卖奴隶的，而是所有这个物产丰富的非洲物品都汇集到这里出售，同时这些物品的生产者也都来赶集。

从一清早，卡松台的这个很大的广场，就已经热闹得不得了了，这个场面很难确切地描写出来。到这里来的总有四五千人，其中当然也包括约瑟·安东尼奥·阿尔菲兹的"黑货"，汤姆和他的同伴也都算在内。这几个可怜的美国黑人，正因为他们是外国来的"黑货"，所以经营"黑货"的商人就认为是比较难得的好货！

老阿尔菲兹自然要亲自出场了，并且他比谁都来得早；他在科因卜拉的陪同下，亲自来决定所有黑奴的命运和去向，然后那些来自内地各处的黑奴贩子，再去编排各自的

① 主要指扎伊尔、赞比亚等地方。

“沙漠商队”。在这些黑奴贩子中，有从坦噶尼喀湖东岸主要市场乌季季镇来的一些欧非混血种人，还有阿拉伯人，在这种“黑货”交易中，阿拉伯人要比混血种人高明得多。

在大市场上，也有很多当地土著，有孩子、男人，也有妇女，这些妇女也都是积极热情的生意人，她们经商的才能，显然要比白种妇女高得多。

在那些欧洲大城市的市场上，即使是逢集的日子，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嘈杂声音和这么多的买卖。在欧美各国，出卖商品的人总是比买主积极，而在非洲，买进和卖出的双方都显得同样热情积极。

对于当地的土著男人和妇女来说，逢集日就是节日。所以如果他们没有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至少也要戴上他们最好看的装饰物品。他们的头发都分梳成四片，上面顶着一张分作四块的花布垫子，四片头发总在后边，梳成一个贴在头上的发髻，或者梳成几根象炒锅把一样的圆发棒放在前额，再插上几根红色的羽饰。这种折卷起来象羊角一样的发棒，都涂满了油拌的红土，就象机器外部接缝处涂的那种红封泥灰①。在这一堆说是头发又不象头发的装饰品上，插着无数铁丝或象牙作的别针。那些要漂亮的男子，甚至于经常要在他那一堆卷曲的黑发上插一把纹身的利刃②，他们又在每一根头发上穿起一串花籽或玻璃珠，形成一块挂在头上的五颜六色的花珠帘幕，这就是当地最常见的男子头上的装饰。妇女们则喜欢另外一种发式，把头发

① 类似油灰的抹缝红泥。

② 在面部或身上刻刺花纹用的纯钢尖刀，带有雕花的象牙把。

都结成一个一个象樱桃般的小发球，然后梳成几个发髻，或是作成螺旋形卷发。她们还要把卷发的梢头引人注目地挂在脸上。有些妇女的发型，比较朴素，很可能也显得更好看些，她们象英国妇女那样，把长发披在身后；另一些妇女则照法国方式，把前额的头发剪成刘海，但是几乎不论是哪一种发式，她们总是要在自己那一头乱发上涂一大摊粘油，这是调油的粘土或是檀木中流出的红胶，当地人叫作发亮的“恩科拉”①。这些爱漂亮的妇女头发上涂了这种红胶，简直象在头上顶着几块红瓦一样。

大家不要错误地以为当地居民这些高贵的装饰，仅仅是在头发上用的。那样一来耳朵就等于没用了，耳垂上要穿上贵重木料雕成的耳栓、缕花透空的铜大耳环、玉米珠串编成的耳坠，一直垂到胸前，或者是挂上一串作鼻烟壶用的小葫芦。这些挂在耳垂上的小玩艺，经常是一直耷拉到这些人的肩膀上。最后，还有一个特点，这些非洲土著身上没有口袋。他们要口袋有什么用呢？因为他们把需要带的各种刀子、烟袋和其他东西，都挂在他们可以挂东西的地方了。至于他们的脖子、手臂、手腕、大腿、脚脖子，所有这些部位，在他们看来都是专门为了戴白铜或黄铜颈圈、手镯、脚镯，为了戴那些镶有发亮贝壳片的牛角雕饰物，以及那些当时非常时兴的、本地人叫作“萨美——萨美”或“塔拉卡斯”②的红珍珠串链专用的地方。所以，身上戴满了这些使

① 暗红色发亮的紫檀树胶。

② 即当时欧美大量输往非洲的染色玻璃珠，中间有小孔，可以穿成链条。

人眼花缭乱的宝贝东西的那些当地有钱人，看起来一个一个活象是挂满装饰物品的活动架子。

除此以外，如果说大自然给当地土著生就了满嘴白牙，难道不正是为了让他们拔掉上下四颗门牙，或是把上面两颗门牙错成尖齿，或是错成象毒蛇钩牙那样的弯钩牙齿的吗？如果说，他们的指尖上都长着指甲，难道不正是为了让这些指甲长得出奇地长，以至弄得两只手几乎不可能再作任何事情吗？如果说他们和常人一样的骨骼和肌肉上，长着黑色或棕色的皮肤，难道不正是为了让他们刺上当地人叫作"丹膊"①的纹身彩画吗？这些纹身刺画有树、鸟、月牙、圆月或是一些波浪形的线条。利温斯敦认为这种线条是来自古代埃及的某些图案画。这种从祖辈传给后代子孙的纹身刺画，是用一种蓝颜料，一点一点地填在用刀划破的刺画伤口上，这就可以使人们看出一个小孩子是属于哪个部落、哪个家族的。所以如果不能把家族的徽号花纹画在自己的马车挡板上，那就必须刺在自己的胸口上！

上述这些就是当地时兴的装饰品的情况，至于说穿的衣服，对于男人来说，只是一件下垂到膝部的羚羊皮外罩衣，或者只穿一条草织的色彩鲜明的裙裤；妇女则是用一条珍珠串的腰带，扎着一条绿色裙子，上边有丝线绣花，装饰着玻璃珠或小贝壳，系着一条染成蓝黑红三色的草织成"蓝帕"布②作的腰带，这是桑给巴尔妇女非常喜爱的装束。

---

① 用尖刀划破皮肤出血，然后涂上红蓝染料，伤口结疤脱落后，皮下即显出划破线条的彩色花纹。

② "蓝帕"是用一种草的纤维用手织成的稀布。

这里说的仅仅是非洲人上流社会的服饰。其他黑人如商民或奴隶则都几乎不穿衣服。妇女们比较多的是作背篓商贩，她们背上背着很大的篓筐，筐上系着一根皮带横勒在前额上，来到市场。等她们占好了位置，把要卖的东西拿出来摆好之后，她们自己就蹲在空筐里。

安哥拉地区异常肥沃的土地所生产的第一流粮食物品，都大批大量地汇集到这个大市场上来了。那种一粟生百籽的好大米；那种一粒下种，接籽双百，八个月三次收获的玉米；还有芝麻和那种比卡宴①出产的辣椒还要辛辣的乌鲁阿胡椒。再就是木薯、高粱、豆蔻、食盐、棕榈油。大市场上还聚集了好几百只山羊、猪，还有那种显然是鞑靼种的无毛绵羊，这种绵羊只在颈部有些软毛，全身只有一些汗毛。最后还有家禽、鱼等等。陶器制品造型非常匀称，色彩鲜明非常引人注目。当地小孩子扯着嗓子尖声叫卖的各种酒类饮料，吸引了大批顾客，有香蕉酒，“碰杯”酒②，这是一种很多人都常喝的烈酒，还有一种叫作“马洛夫”③酒，是用香蕉作的甜啤酒，最后是那种蜂蜜和水，再加麦芽发酵酿成的蜜水酒。

但是使卡松台市场更加能够引起人们兴趣的，则是布匹和象牙的交易。

布匹在大市场上总有好几千“舒卡”④的交易额，有北

---

① 巴西北部法属圭亚那首都。

② 非洲高粱酒。

③ 以香蕉酒渣再制的度数很低的甜饮料。

④ 非洲居民用的长度单位，一“舒卡”即一庹的长度。

美马萨诸塞州萨兰城出产的本色白布“美丽卡尼”，有三十四英寸宽面蓝棉布“卡呢叽”、还有一种红边、小蓝条，带蓝白方格的“索哈里”布，这种布比苏拉特[①]产的“迪乌里”印度绸便宜，底色分绿、红、黄色三种。每块长三码，价格从七美元到八十美元，八十美元一码的“迪乌里”布中间加织有金线。

至于从中非各地大量运来的象牙，都是经过这里集中之后，再运往喀土穆、桑给巴尔或纳塔尔[②]，很多商人都是专门经营这种非洲象牙生意的。

试想一下，为了每年从非洲出口送到欧洲市场，主要是英国市场的五十万公斤象牙[③]要屠杀多少只大象？单单是大英联合王国一个国家，就需要四万只象的象牙。仅非洲西海岸一个地方就出产了一百四十吨这种贵重的象牙。一对象牙的平均重量为二十八磅[④]，价值在1874年能卖到一千五百法郎。但是有的特大象牙一对能重达一百六十五磅。这一次在卡松台市场上，喜爱象牙的人们就能看到非常漂亮的货色，有不透明的和半透明的象牙，有容易加工雕刻的象牙，还有表皮呈棕色，里面依旧保持纯白色，经久也不会发黄，完全不同于其他地方出产的象牙。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商业交易中，买主和卖主之间是如何算帐和付款的？市场上通用的是什么货

① 在印度西北部。

② 南非西南印度洋海岸纳塔尔省。

③ 英国舍菲尔德刀、剪工厂作刀把等象牙料，每年需用十七万公斤。

④ 英国重量单位等于 453.6 克。

币呢？前面已经说过了，对于非洲的商人来说，这种通用的货币，就是黑奴。

非洲当地人是用威尼斯制造的玻璃珠子，当货币支付的，那种纯白色的珠子他们叫作“卡确科洛”①，黑珠子叫“卜卜鲁”②，玫瑰色珠子叫“西昆代列柴”③。把这些珠子或玻璃珠穿在一起分成十串，或叫作十“克台”④，在脖子上缠够两圈，就是一份价值很大的“封度”⑤，经常作货币使用的一份“封度”，重达七十英磅，当地人叫作一份“弗拉西拉”⑥。利温斯敦、喀麦隆、斯坦利这些人总是不忘记在身边带上很多这种货币。如果没有这种玻璃珠子，就用桑给巴尔四生丁一枚的钱币，当地叫作“皮赛”⑦，或是东海岸特产的一种贝壳“维温瓜”⑧，以上这些货币都能在非洲大陆各地市场上使用。据说有些吃人肉部落的居民，把人的白齿当作值钱的东西，在这个大广场的市场上，可以看到有当地人颈上挂着这种成串的人的白齿，说不定这就是他们吃了人肉，剩下的牙齿，但是这种人的牙齿，现在已经不能当货币使用了。

---

① 白珍珠。

② 黑珠。

③ 玫瑰籽。

④ 珠链。

⑤ 十串珍珠。

⑥ 十串珍珠的价值。

⑦ 银币。

⑧ 钱贝。

以上这些就是大市场逢集日的景象。到了中午的时候，市场上的买卖活动达到了最高潮，人声鼎沸，震耳欲聋。买主为对方漫天讨价而怒火万丈；卖主为卑视顾客就地还钱而大发雷霆，这些热闹场面的情景简直无法描写。同时怒骂常常又演变成了武斗。可以想见，在这无数狂喊乱叫的人群中，出来维持秩序的治安警察总是很少的。

老阿尔菲兹就是到了中午的时候，才叫人把他想卖出去的奴隶，带到市场外面来。这样一来，广场上的人群中又增加了两千名包括各种不同年龄的不幸黑人，这是黑奴贩子老板在自己的栅栏木房里，屯积了好几个月的“黑货”。这一大批存“货”一点也没有变质。一段较长时间的休息，加上比较充足的饮食，使这些奴隶的样子非常有利于在这大市场上展销。至于最新到达的这一批奴隶，他们确实没法和原先的存“货”相比，要是能把他们关在栅栏木房里再过一个月，老阿尔菲兹肯定会赚上更大的价钱，但是，东部海岸的买主需要的“黑货”数量很大，所以他决定就这样拿到市场上展销算了。

这对于汤姆和他的同伴们来说，是一件很倒霉的事。那些“小队长”赶着他们，走进了广场上的黑奴人群。他们都被铁链子紧紧地锁着，他们的目光充分地显示出了，这无比的忿怒和屈辱给他们带来的痛苦！

“狄克先生不在这里！”巴德用眼睛察看了整个卡松台大广场之后，马上对同伴们说。

“他不在这里！”阿克代洪说，“他们不能把狄克先生当奴隶出卖！”

“他们以后会杀死他，如果现在还没有杀的话，”老汤姆说，“至于我们，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希望由一个买主把我们四个一起买去。让我们都在一块，不分离，那就是很大的安慰了！”

“啊！爸爸，我怎么能让你离开我，在很远的地方象牛马一样劳动啊！……我可怜的爸爸？”巴德放声大哭，气都喘不过来了。

“不会的，孩子……”汤姆说。“绝对不会的！他们不会把我们分开的，并且，说不定我们还能……！”

“要是埃尔居尔也在的话！……”奥斯丁嚷着说。

但是，大个子一直没再露面。自从狄克·桑特收到了埃尔居尔那张纸条之后，就再也没听到关于他和丁戈的消息了。他的命运真是比他这些伙伴们好吗？是啊！肯定比他们好！因为即便是埃尔居尔已经死了，那至少他身上已经没有这奴隶的锁链了！

这个时候贩卖黑奴的交易已经开盘了。老阿尔非兹的代办、帮办伙计们在戴着号码标价牌的男人妇女和小孩子奴隶人群中，走来走去，他们根本不考虑黑奴母子是否分离！全凭买主需要挑选，这些完全和家畜没有两样的倒霉黑奴，还能称得上什么母子关系呢？汤姆和他的同伴们就这样被牵着给买主们看“货”，一个帮办伙计走在他们前面带路，一边大声喊着他们每个人牌上标明的号码和价钱，一些阿拉伯和中非各地的混血种黑奴贩子，走过来看“货”。他们发现这四个黑奴，一点非洲奴隶的特别习性也没有，这种非洲黑人的特别习性，在美国黑人第二代人的身上，已经

完全改变了。但是，在这些黑奴贩子们看来，这几个既健壮又聪明的黑奴是非常值钱的，他们和那些从赞比西河和卢阿拉巴河两岸抓来的黑人，完全两样。黑奴贩子摸摸他们的肌肉，拉他们转过身去再转回来，再看看他们的牙口，就和马贩子要买几匹马的作法完全一样。然后他们用力把一根棍子扔到远处，强迫他们快跑去把棍子捡回来，这样来试验他们的腿脚是否灵活。

所有的黑奴都要经过这种检验手续，都得忍受这种非人的屈辱。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不幸的黑人，对于自己受到的这种非人的虐待，是麻木不仁的！不是的！除了那些黑奴小孩子，他们不能理解别人把他们已经贬低到了什么样的地位；此外，不论是男人、妇女都深刻地感到自己所蒙受的耻辱。何况人家对他们毫不客气，张口就骂，动手就打！那个整天半醒半醉的科因卜拉和那些老阿尔菲兹的伙计们，对待黑奴粗暴蛮横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那些刚刚用象牙、布匹或珠子付款，买了他们的新主子，也不会给他们较好的待遇。亲人们彼此被残暴地强迫分离，母亲离开了孩子，丈夫离开了妻子，姐妹离开了兄弟。黑奴贩子甚至连他们最后再亲近和拥抱一次也不允许！在这大市场上，这就是他们一生最后的一次相见。

确实，由于贩运黑奴商业上的需要，必须把奴隶按男女性别分开，以便运往不同的地区。买男性奴隶的黑奴贩子，就不会同时又买女性黑奴。这些女性黑奴，主要是被运往那些实行一夫多妻制法律的阿拉伯国家，卖给那些穆斯林，可以换回那里出产的象牙；至于那些专为作重体力劳动使

用的男性奴隶，则被运到非洲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商行经理处，再从那里出口，有的运往西班牙的那些殖民地，有的运往马斯喀特和马达加斯加的各地市场。所以这种按不同市场的需要而进行的分类挑选，就在那些被商行帮办伙计强行分开，到死不能再见的黑奴人群中，制造了许多令人肝肠寸断的悲剧！

汤姆和他的同伴们，终于也要受到和所有其他黑奴一样的待遇。但是，说实在话，他们并不害怕被黑奴贩子卖到一个什么地方。在他们看来，如果能把他们贩运出口，到一个需要黑奴劳动的殖民地，那实际上会比现在好得多。因为在那种地方，至少他们有可能找到机会，向地方当局声明自己是自由人。而现在被囚在非洲中部这个地区，情况完全相反，他们只能放弃一切希望，永远也没有恢复自由的可能！

他们居然如愿以偿地被人买走了。他们甚至可以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最大安慰，这就是他们四个人一块都给一个黑奴贩子买走了。他们这四个“黑货”号码作为一批，被好几个来自乌季季镇的黑奴贩子争着购买。安东尼奥·若瑟·阿尔菲兹高兴得直拍手，这批“货”价看涨了！人们都拥过来看这一批在卡松台市场上空前高价的奴隶，阿尔菲兹当然对于这四个奴隶的来源是绝对保密的。既然汤姆和他的同伴都不会讲本地话，他们也就没法提出抗议。

把他们买走的这个黑奴贩子，他们的新主人是个有钱的阿拉伯人，他过几天就会把他们四个运往坦噶尼喀湖，那里是贩运黑奴的主要通道。然后从坦噶尼喀湖再运到桑给

巴尔的一个商行经理处。

他们能够穿过中非这些气候最容易使人生病、又最危险的地区，到达坦噶尼喀湖吗？他们要在这样的条件下走一千五百英里的长路！沿途各地经常发生酋长之间的战争，加上寒热病十分猖獗的要命气候！老汤姆的体力能受得了这种折磨吗？他会不会象老娜安一样死在路上呢？

但是，这四个可怜的伙伴，彼此一点也不分离！把他们锁在一起的那条铁链，在他们身上就显得不那么沉重了！这个阿拉伯黑奴贩子，把他们带到卡松台市场旁边的一间单独的栅栏木房里去休息了。他显然非常注意爱惜这一批商品，因为这批“黑货”在桑给巴尔市场上能给他赚到一大笔钱。

于是汤姆、巴德、阿克代洪和奥斯丁就离开了大广场。他们一点也看不见，也没法知道即将结束的卡松台大市场是个什么样子了。

第十一章

献给卡松台土王的混合酒[1]

就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在中央大街的尽头，响起了一阵皮鼓、铙钹和其他非洲传统乐器的轰鸣声。这时市场的各个角落都显得加倍热闹起来了。经过这半天的喊叫、争斗，这些象着了魔似的商人居然嗓子也没喊哑，胳膊、腿也

---

① 英国人用酒、红茶、柠檬加糖调制的一种饮料，又名潘趣酒。

都没给弄断。还有很多奴隶待在广场等候买主；黑奴贩子在争论着号码牌上的标价，那种热烈讨价还价的情况，就连伦敦股票市场，行情看涨的日子，也不能完全象这样热闹。

但是，当这一阵杂乱无章的乐器声突然地响起来之后，市场上的交易争论就中止了，扯开嗓子叫卖的小贩，也能停下来喘口气了。

卡松台的土王酋长莫阿尼·仑加大驾光临大市场参观。土王身后跟着很多随行人员，有他的好几个妻子，他的"官员"们，还有他的奴隶士兵。阿尔菲兹和其他的黑奴贩子老板都赶快迎上去，当然是作出了非常夸张的尊敬姿态，而这种姿态正是这个愚蠢的老土王特别喜欢的。

莫阿尼·仑加是坐着一顶旧轿子来的，他在这大广场中间，下轿子的时候，得要四五个人，十几只手来搀扶。

这个土王有五十上下年纪，但是，要看他那个长相，可足有八十岁了，他就象一只已经老得不能再老的老猴子。他头上戴着一顶三层冕① 式的小帽，上面装饰着一排染成红色的金钱豹甲爪，还有一撮一撮的淡灰色白毛。这顶帽子就是卡松台土王的王冠。他的腰上系着两条兽皮裙子，上面缝着玻璃珠子，这种裙裤比铁匠穿的围裙还要显得更粗更硬。他的胸脯上刺着一层一层的，证明土王是古老王室贵族的花纹。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莫阿尼·仑加土王的家族世系，可以上溯到开天辟地的时代。土王的脚脖子、手腕和胳膊上都戴着镶金花的铜环，他的两只脚上穿着一双

---

① 是教皇戴的皇冠。

西方仆人穿的卷口黄皮靴，这还是头二十年阿尔菲兹赠送给土王的一件礼品。另外还有土王左手握着的一根粗大的圆顶包银头的手杖；右手拿着一个把上镶满玻璃珠子的蝇拂；头上撑着一把旧布伞，上面缝了很多补钉，简直就象从小丑阿来肯①裤子上剪下来的布作成的。最后就是在这位土王酋长鼻子上戴的和脖子上挂的，一个放大镜和一副近视眼镜，就是表兄贝奈蒂克特丢掉之后，备尝辛苦，后来让人从巴德口袋里拿走的那两件宝贝。以上这些装束，就是这位使方圆一百英里的土著居民胆颤心惊的老土王的外表形象。

莫阿尼·仑加就凭他这种使居民胆颤心惊的残酷统治称王道霸，他说自己是奉天承运的土王，他的居民中如果谁对这一点表示怀疑，他就送这些人到天国去了解和证实这件事。他说因为自己是天上神的精英，所以他在地上不论需要什么，就不会得不到满足。他吃饭那只是因为他高兴吃，他喝酒，那只是因为喝酒能使他感到愉快，并且他总是喝得再也不能多喝一点了才算完。他的那些大官和小官们，全都是些不可救药的醉鬼，而在他看来却都是些喝酒很有分寸的人。他是一个酒精中毒到了无以复加程度的土王，等于是一直在烈性啤酒、“碰杯”酒和老阿尔菲兹大量供给他的一种叫作“三六酒”②里泡着过日子。

---

① 意大利喜剧中的丑角，十七世纪以后欧洲各国舞台上都有阿来肯丑角，身穿百衲衣，即用各色各样的三角补钉缝成的衣裤，腰上挂一把木佩刀。

② 十九世纪流行的一种烈性酒，三份酒精加三份水，就叫“三六酒”。

这个莫阿尼·仑加土王的后宫里，有各种年龄和各式各样的妻子，这次参观大市场，他的大部分妻子都陪着来了。莫阿娜是他娶的第一个妻子，人们叫她土王后，这是个泼妇，四十多岁，她和其他的土王妻子们一样，都是土王家族血统的人。土王后穿着一件色彩鲜艳的苏格兰格子花呢上衣，下身围着一条草裙，上面缝着玻璃花珠子，浑身上下凡是能挂上或套上装饰品的部位，都套上了铜卡箍或挂上了铜环。她的头发梳成多层的台盘，象是小脑袋瓜上放着个大箩筐。总而言之，她象个老妖精。其他的那些土王妻子，都是土王的堂姊妹或亲姐妹，穿得不象土王后那么阔气，但是都比较年轻，她们走在土王后的后面，只要土王一声招呼，她们随时准备完成给土王作"活家具"的任务。这些不幸的妇女确实就是土王的"活动家具"。土王想坐下来休息了，就有两个妻子爬在地上当凳子，给土王坐在背上，同时他还把两只脚放在另外两个妻子的身上，这样他就象是在一块乌木铺的地板上坐着一样！

跟着莫阿尼·仑加土王来的，还有他的官员、军官和他的巫师们。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些跟土王一样走路摇摇摆摆的土官员，身上都多少缺点什么。有的官员少一只耳朵，有的少一只眼睛，有的没有鼻子，有的缺一只手。没有一个官员是五官四肢俱全的。这是因为在卡松台这个土王国里，只有两种刑罚，一种是割下五官或四肢的一部分；另一种就是死刑，全凭当时土王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犯的是轻微的小错，那就割下五官或四肢的随便哪一部分，而最重的刑罚则是割掉耳朵，因为没有了耳朵，这些人就再

六

也不能戴铜耳环了！

土王下边这些区镇头目“基洛洛”①，有世袭的，也有委任的，委任以四年为期。他们头上戴着一顶斑马皮帽子。作为官服的唯一标志，就是一件大红的背心。他们手里都拿着一根白藤木长棍，棍子头上涂着能使人昏迷的巫师灵药。

至于士兵，他们的攻击和防御武器，就是一副弓箭，弓的木背上缠着可以更换的绳子，两端装饰着流苏，身上带着象长虫舌头一样锋利的刀子和宽头长杆的标枪，以及棕榈板作的木盾，盾面上雕刻着阿拉伯式图案花纹。至于士兵穿的制服，那就根本不用土王花费任何开支。

最后，陪同土王参观的还有土王宫的巫师和吹鼓手。

巫师当地人叫作“穆干加”②，他们是当地治病的医生。当地土人非常迷信这种靠鬼神治病的医术，迷信巫师念咒画符，迷信那些用红白颜料涂抹的各种泥塑的神像，有的是奇形怪状的鸟兽像，也有用整块木头雕成的男人和女人像。当然这些巫师们也和其他土王的近臣完全一样，被割下了五官或四肢的一部分，这大概是由于他们治病无效，土王才给了他们这样的酬劳。

那些演奏乐器的男女吹鼓手，摇着发出刺耳尖叫声的木鹰③，敲起震耳欲聋的皮鼓，或是用装有橡皮圆头的细木棒，击奏当地人叫作“马里梅巴”④的葫芦琴，这是一种由两

---

① “基洛洛”是卡松台各区镇的头目。
② “穆干加”是土王下神治病的官员。
③ 木鹰，一种用手摇转木棒上的木鹰，磨擦出尖锐响声的乐器。
④ “马里梅巴”，一种非洲打击乐器，两排葫芦由大到小用框架固定。

排大小不等的葫芦组成的打击乐器。这些乐器的合奏，对于任何一个没有习惯于听非洲器乐的人来说，耳朵都会给震得受不了的。

在这一群组成土王侍从仪仗的人们头顶，飘扬着几面大旗和小旗，在几只特别长的木杆刺枪顶尖上，挑着几个刷了白粉的骷髅头，那是被莫阿尼·仑加打败的部落酋长的脑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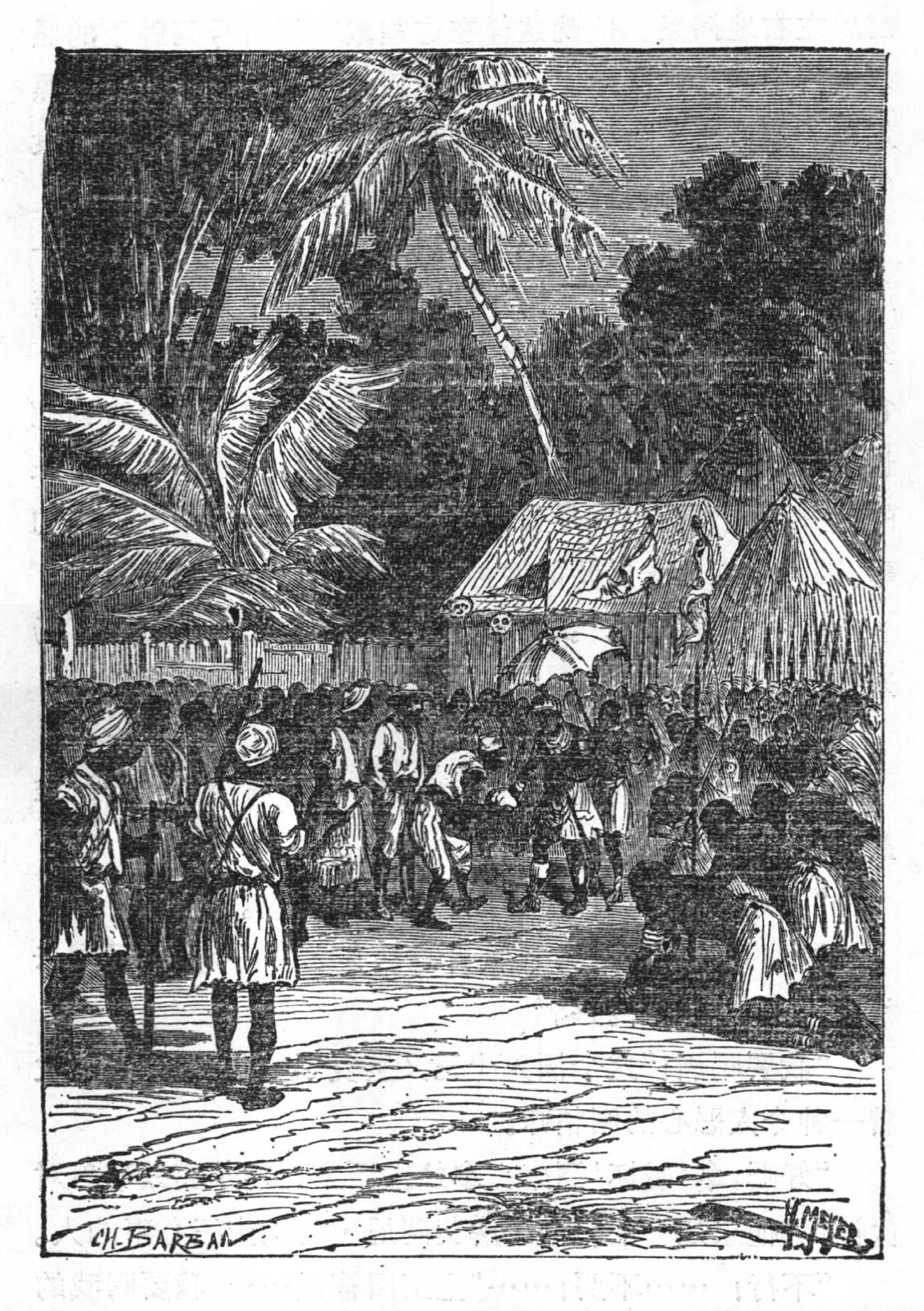
土王下轿之后，广场上四面八方响起了欢呼声。各个“沙漠商队”的土著士兵都朝天鸣枪致敬，这种破土枪的响声，在群众的呼喊叫嚷声中，根本显不出来。那些“沙漠商队”的小队长们，先用他们身上带的那一小口袋珠砂粉，把各人的黑嘴抹成红色，然后在土王面前行礼下跪。接着老阿尔菲兹也走上前去，向土王献上一包新鲜的烟草，当地人把这种烟草叫作“安神草”，莫阿尼·仑加土王确实很需要安神去火，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脾气老是那么大。

这时和阿尔菲兹一起的还有科因卜拉、依奔·哈米斯，以及那些阿拉伯和混血种的黑奴贩子，都来朝见这位卡松台的大土王了。这些阿拉伯人向土王高呼“马尔哈拉！”[①]这是中非土话，表示欢迎的意思；其他的人都鼓掌，弯腰鞠躬，一直弯到地上；还有几个人脸上涂满了污泥，想尽一切办法，对这位丑恶的土王表示奴隶对主人最高的崇敬。

莫阿尼·仑加土王对这一大群人几乎看也不看一眼，就叉开两腿往前走去，他走路不稳，好象他脚下的土地是在

---

① 安哥拉语“欢迎！”



接着老阿尔菲兹也走上前去……

前后左右地摇晃。他就这样在这些戴着标价号码牌子的黑奴人群中漫步，实际上是跌跌撞撞地前进。如果说那些黑奴贩子担心土王会心血来潮，向他们要几个奴隶，那些奴隶们也同样害怕自己会落到这样一个野蛮土王手里。

尼古鲁一直跟在阿尔菲兹后边，他也陪着阿尔菲兹一起向土王行礼致敬了。阿尔菲兹和土王两个人用当地土语交谈。说是“交谈”，实际上在这两个人的对话中，莫阿尼·仑加土王只是用一些单音词来表达思想，就这些单音词他也都是很费劲才从他那酒精中毒的两片黑嘴唇中间挤出来的。并且他说的也只是要他的老朋友再给他弄一批烧酒的事，因为最近几次重要的迎神祭酒典礼，已经把酒用完了。

老阿尔菲兹说：“我们十分欢迎仑加土王到卡松台市场来参观！”

“我口渴了！”土王回答说。

“土王在大市场交易的营利分红中，是有份的！”阿尔菲兹说。

“弄点喝的来吧！”莫阿尼·仑加回答说。

“我的朋友尼古鲁，在离开这么久之后，今天又见到卡松台土王，他非常高兴。”

“我要喝酒！”这个酒鬼土王又重复了一句，他浑身散发着一种令人恶心的酒精味。

“好吧，拿‘碰杯’酒来！拿蜂蜜酒来！”阿尔菲兹嚷着对伙计说，他象是一个完全了解莫阿尼·仑加土王心事的人。

“不行！……不要！……”土王回答说……“我要喝我的朋友阿尔菲兹的烧酒。他那种象火一样有劲的烧酒，每一

小杯烧酒……我都愿意给他任何……”

“请你喝一小杯白人的血吧！”尼古鲁先给阿尔菲兹使了个眼色，阿尔菲兹会意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大声对土王说。

“白人的血！杀一个白人？”莫阿尼·仑加反问说，他那凶残的本性，在尼古鲁的唆使下又发作起来了。

“阿尔菲兹的一个代办被这个白人杀死了。”尼古鲁接着说。

“是的，……我的代办哈里斯，”阿尔菲兹补充着说。“得给哈里斯报仇啊！”

“把这个白人送到上扎伊尔，给阿苏阿部族[1]土王马松戈去吃！他们会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拉下来，活吃了他！他们还没有完全忘记人肉的香味呢！”莫阿尼·仑加嚷着说。

这是真话，这个马松戈土王的部落是能吃人肉的。在中非有些地方，还有公开吃人肉的情况，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利温斯敦在他的旅行记中也承认有这种事，他说住在卢阿拉巴河岸的马尼野麻部族[2]的人，不仅吃那些战争中被杀死的人，并且还买奴隶来吃，这些马尼野麻人还说：“人肉带有一点咸味，只用加很少一点作料就行了！”喀麦隆也曾经在姆韦内·布加[3]土人那里发现吃人肉的情况。这种土人只是先把死人在流动的活水里泡好几天之后，才拿来

---

① 在上扎伊尔区阿鲁维米河岸居住的部落。

② 十九世纪在卢阿拉巴上游基伍区河岸居住的一个部落。

③ 当时在扎伊尔沙巴区开赛河岸，姆韦内·比纪镇居住的一个部落。

吃。斯坦利在乌库苏地区①，也遇到过这种有吃人肉习惯的土人。显然在非洲中部的那些部落中，吃人肉的人还很多。

虽然土王提出的这个处死狄克·桑特的办法是很够残酷的了，但是这却不合尼古鲁的意，他不愿意把自己刀下的死囚交给别人。

“这个白人，”他对土王说，“是在这个广场上把我们的伙伴哈里斯杀死的。”

“必须也把他在这个广场上杀死！”阿尔菲兹接着说。

“阿尔菲兹，你爱在什么地方杀他，就在什么地方杀吧，”莫阿尼·仑加说。“不过他流多少血你就要给我多少你那种烧酒！”

“行啊！”阿尔菲兹说，“烧酒，今天我就请你看看这真正名副其实的烧酒！我们来让这种酒真正烧起来，就这种象清水一样的白酒！”约瑟·安东尼奥·阿尔菲兹要献给莫阿尼·仑加杀人祭神用的混合酒……

酒鬼土王不住地拍着老朋友阿尔菲兹的双手，他高兴得简直没法说了。他的妻子们和他的近臣们也跟他一样都高兴得不得了。他们都从未看见过能烧起来的白酒，很可能他们想把这种白酒带着火喝下去，这样他们这些土人，既能满足酗酒的渴望，同时也能满足他们十分强烈的杀人欲望。

可怜的狄克·桑特啊！这些人给他准备了多么残酷的

---

① 即现在的上扎伊尔区南部和基伍区北部地区。

苦刑啊！人们只要想一想，酒醉在西方文明国家所造成的那些可怕的或是离奇的后果，就可以想象这些土人喝醉了酒，会野蛮到什么程度了。

人们自然可以想象，要使一个白种人去受残酷的折磨，这是不会使任何一个当地土人不高兴的，不论是那个实际上也是黑人的阿尔菲兹，还是那个混血种人科因卜拉，还有那个对于和自己一样的白人，怀有刻骨仇恨的尼古鲁，都会非常高兴看到这个场面。

已经是傍晚了，这里的傍晚是没有夕阳和晚霞的，黑夜几乎是突然地接着白天，降临大地。这是看白酒点火祭神杀人的最合适的时候。

阿尔菲兹这次想出的，确实是一个他非常得意的好主意，这就是献给这个黑人土王一盆混合酒，教会土王喜欢这种火烧白酒的新办法。这时莫阿尼·仑加开始发现“烧酒”这个名词，并不完全符合这种象是清水，又能点着火的东西。他觉得，也许这种冒着烫人的火焰的烧酒，能使他那久已麻木失去味觉的舌头，感到更舒服一些！

当天晚上祭神的程序包括两项内容，首先是献混合酒，然后是执行对狄克·桑特的刑罚。

狄克·桑特被紧紧地绑着关在阴暗的囚房里，只有在要处死他的时候，才会叫他离开这间木房子。其他那些奴隶，不论已否卖出，都已回到了他们原来住的栅栏木房里了。广场上只剩下了黑奴贩子老板，小队长和土著士兵，他们都准备弄点混合酒喝，如果土王和他的妻子、近臣大官们喝不完的话。

阿尔菲兹照着尼古鲁出的主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叫人拿来一个至少能盛两百英品脱①烧酒的大铜盆，放在大广场正中间。里面倒了好几桶装满劣质的但经过精馏的白酒，还在里面放了不少肉桂、辣椒以及所有那些足以进一步加强野蛮土人喝的这种混合酒刺激性的作料！

广场上所有的人都站在莫阿尼·仑加周围，土王摇摇晃晃地走向大铜盆，看起来就好象这一大盆烧酒在蛊惑着他，他向大铜盆冲了过去。

阿尔菲兹好心地拉住了土王，他把一根点着的引火绳放到土王的手里了。

“点火吧！”他满意地作了一个阴险的鬼脸，对土王说。

“点火！”莫阿尼·仑加一面用引火绳扫着大铜盆里的烧酒，一面回答说。当蓝色的火苗在大铜盆上面盘旋飞舞的时候，那是一种多么奇怪的火焰！它是多么吸引人啊！很可能是阿尔菲兹为了使这烧酒烧得更旺，先在铜盆里加了几把海盐。这时火焰四周的人群的面孔，被照得象是幽灵一样铁青苍白，使人觉得真是一群魔鬼。这些黑人，还没喝到酒，已经先醉了，他们大声喊叫，手脚乱舞，手拉着手，围着这个卡松台土王，形成一个很大的圆圈。

阿尔菲兹手里拿着一把大铁勺，搅动大铜盆里的烧酒，上面冒起了高大的苍白色火焰，照着这一群象猴子似的疯狂乱跳的黑人。

莫阿尼·仑加走上前去，从阿尔菲兹手中夺过了大铁

---

① 一英品脱等于0.56826升。

勺，伸进了大铜盆，舀出了一满勺带火的烧酒，他把嘴凑近铁勺，他要喝这烧着的酒！

这时，卡松台土王突然发出一声怕人的惨叫！

发生了一场意外的活人着火事故。土王就象一个点着火的大肚短颈的煤油瓶子，火势并不炽烈，但烧得相当凶。

看到这个场面，周围正在跳舞的那些黑人都突然停住了。

一个莫阿尼·仑加土王的大官，赶忙扑到土王身上去给他灭火，但是，因为这个大官和土王一样是个满身酒气的醉鬼，所以他也给点着了。

照这样下去，莫阿尼·仑加土王身边的妻子、近臣全部都有被烧着的危险！

阿尔菲兹和尼古鲁也都不知道该如何救护这位土王了。土王的妻子们个个都吓坏了，都赶快逃开了。那个科因卜拉知道自己也是个酒鬼，容易着火，拔腿就跑。

土王和他那个大官已经倒在地上，身体不停地抽缩乱滚，痛苦极了。

在这两具长年酗酒，酒精中毒很深的躯体上，仅仅只冒出一些小小的蓝火苗，但是这种小火苗，用水是浇不灭的，即使外面浇灭了，里面还是会继续燃烧。当酒精已经浸透了身体的整个组织，那就再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这种躯体的燃烧。

过了一会儿，莫阿尼·仑加土王和他的大官已经烧死了，但是两具尸体还在燃烧。没过多久，在他们倒下的地方，只剩下一些烧成炭的骨头和一两块由于火是在自行燃



土王就象一个点着火的大肚短颈的煤油瓶子。

烧而剩下来的脊椎骨、手指和大脚指，但是上面都沾满了一层臭味钻心的黑臭。

这就是卡松台土王和他的大官烧剩下来的全部躯体。

第十二章

土王的葬礼

第二天是5月29日，整个卡松台笼罩着一片异乎寻常的气氛。胆战心惊的土著居民都躲在家里，关紧了自己的茅草屋门。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自称是奉天承运的土王，也没见过任何一个大官是这样可怕地死去的。他们过去当然看见过一些和他们一样的普通居民，被火刑处死的场面；有些年纪更大的居民还记得，事前如何准备加工烹制火刑后的人肉。所以他们很了解，要把人的躯体烧成灰，那是很不容易的。可是这一回他们的土王和那个大官，好象是没费什么事，自己就烧起来了！这使他们觉得，并且也确实会使他们觉得是不可理解的！

约瑟·安东尼奥·阿尔菲兹把自己关在家里，吓得一声也不敢吭了。他可能很担心别人会把土王烧死的事归罪于他。尼古鲁给他讲了外面的情况，并且警告他要当心自己的安全。由于他阿尔菲兹出的主意，以致莫阿尼·仑加被烧死了，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要是他不拿出些钱来，恐怕这事就完不了。

但是，尼古鲁这时候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照着尼古鲁想出的这个办法，阿尔菲兹就叫人到处宣扬，说卡松台土王的

这种死法，是天神的安排，是伟大的马尼都[1]天神召唤自己选定的代天行事的人物归天的独特形式，而那些向来迷信的土人，一点也没有反对就相信了这些谎话。原来从土王和那个大官身上冒出来的蓝火苗，都是神火！所以现在剩下最重要的事就是给莫阿尼·仑加土王举行隆重的葬礼，这种葬礼要完全符合对一个升天成神的死者应有的哀荣规格。

这种葬礼包括非洲各个部族所使用的全部仪式。这就给尼古鲁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叫狄克·桑特在葬礼仪式项目中，充当一个殉葬的角色。如果不是海军上尉喀麦隆和其他在非洲中部探险的旅行家，曾经写下的那些确凿无疑的事实，人们就很难相信，这个莫阿尼·仑加的葬礼，会要这么多的人流血殉葬！

卡松台土王的当然继承人就是土王后莫阿娜，她想如期举行土王的葬礼，用隆重的仪式来显示她作为新女王的权威，这样就可以威服跟她竞争的其他土王，例如那个总想侵犯卡松台土王主权的乌库苏土王就是一个；此外，莫阿娜通过这次的葬礼仪式，她就成了合法的女王，也就躲掉了所有死去土王的妻子都要殉葬的可怕命运；同时也可以去掉那些比她年轻的土王寡妇，她作为第一个土王妻子，肯定对后来这些女人心怀嫉恨。这种葬礼产生的结果非常适合这个穷凶极恶的新女王残忍的性格。于是她就下令吹起"库都"号角敲起"马里梅巴"，宣告归天土王的葬礼，定于次日

---

① 黑人的上帝。

傍晚，按照全部传统仪式，隆重举行。

不论在土王宫廷内部，或是在土著居民群众中，都没有人对女王的命令提出任何异议。阿尔菲兹和其他一些黑奴贩子老板，对于莫阿娜女王开始执政，心里都十分踏实。只要送点厚礼，再说些好听的奉承话，他们就会很容易地叫女王照他们的意见办事。所以土王政权的转移，莫阿娜继承土王，没有发生任何困难，但是在土王家族后宫，却是人人惊慌，一片恐怖气氛，而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为土王葬礼作准备的巨大工程，当天已经开始了。在卡松台中央大街的尽头，有一条水流激湍的小河，这是宽果河的一条支流，现在要把这条小河临时改道，使河床空干出来，以便在河床中间挖掘一座土王的墓穴。等到土王下葬完毕之后，再把河水引回故道。

当地土著居民都在积极地构筑水坝，迫使河水从临时的新河道穿过卡松台的平原地区。等葬礼仪式最后一项结束的时候，就把这条水坝掘断，再让激流的河水流回原来的河道。

尼古鲁决定要把狄克·桑特作为殉葬牺牲品之一，和其他殉葬人一样，在土王坟墓的河道里死去。尼古鲁曾经亲眼看见当哈里斯对狄克·桑特说，“威尔顿夫人和小雅克已经死去”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年轻的见习水手那种勇不可挡的愤怒行动。尼古鲁是个没种的坏蛋，他怕遭到跟他的伙计同样的命运，就没敢露面。可是现在他面前的狄克·桑特，是一个手脚都给结结实实地绑起来的囚犯了，尼古鲁觉得再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所以他决定来看一看狄克·桑

特。尼古鲁就是这样一种特坏的坏蛋，这种人觉得光是拷打折磨自己的敌手还不过瘾，还要拿对方的痛苦作为自己享乐的资料。

所以尼古鲁就在这一天的中午，来到那个有一个小队长看守狄克·桑特的栅栏木房了。年轻的见习水手被紧紧地绑着，躺在地上，他几乎是整整二十四小时没吃东西，经过这么久的痛苦折磨，他的身体已经很弱了，加上这些勒破皮肤陷进肌肉的绳索，使他非常痛苦，连身子都不能转动。他等待着死亡，不论那会是多么残酷的事，他也等待着死亡来结束这一切痛苦。

但是，当狄克·桑特一看见尼古鲁，他就感到浑身热血沸腾，不由自主地要用力挣断妨碍他行动的绳索，他要扑向这个坏蛋，跟他算总帐。但是，这些绳索就是埃尔居尔那么大力气，也是挣不断的。狄克·桑特知道了，现在他和尼古鲁双方开始进行的斗争，是另外一种方式，于是他镇静了下来，准备迎敌。他拿定主意就是用两眼直瞪着尼古鲁，不管这个坏蛋会说些什么，他也决不屑于回答一句话。

"我觉得我应当到这里来，"尼古鲁开始说，"来向我的年轻的船长表示最后的一次敬意，并且告诉我的船长，我为他感到万分的遗憾，因为他在这里，已经再也不能象在《流浪者》号船上那样指挥别人了。

尼古鲁看见狄克·桑特毫无反应，就说：

"怎么了，船长，难道你不认识你过去的厨师了吗？他现在可是来向你请示的，来问你今天的午餐要他给你准备什么菜。"

他一边说着，一边向躺在地上的年轻见习水手，凶狠地踹了一脚。

“除此以外，”他又接着说，“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请教我的年轻的船长。你能不能告诉我，本来你是要到美洲海岸去的，结果你却来到了你现在呆的这个地方，安哥拉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狄克·桑特显然并不需要这个葡萄牙人告诉他这些废话，他知道自己过去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时他终于发现了《流浪者》号上的罗盘指针肯定是被这个坏蛋弄坏的。但是尼古鲁今天提出的问题，正是这个坏蛋自己的供状。狄克·桑特给他的回答依然是沉默和卑视。

“船长，你应该承认，”尼古鲁又说，“你非常幸运的是在《流浪者》号船上，有那么一个海员，一个真正的海员。上帝保佑啊！要是没有这个海员，咱们会到什么地方去啊！本来暴风雨会把你撞在一个礁石上，让你完蛋的，你多亏这一个海员，才到达了一个让你活命的海港。如果说你最后能够到达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应当感谢的话，那你就该感谢这个真正的海员，可是你却非常错误的瞧不起他，不是这样吗？我的年轻的船长老爷！”

尼古鲁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外表的平静只是自己用最大努力伪装的结果，他把自己的头伸到狄克·桑特的脸前。突然间尼古鲁的脸色变得非常凶狠了，他的嘴离开狄克·桑特的脸那么近，就象马上要把他吞下去似的。这个坏蛋心中的怒气已经再也不能多忍一分钟了。

“今天该我说了算了！”由于狄克·桑特的不动声色，弄

得他气急败坏到了极点，他大声叫着说。“现在我是你的船长！我是主人！你这个不成材的见习水手的小命，就攥在我手心里呢！”

“你攥着吧，我不要了！”狄克·桑特毫不在乎地说。“可是你别忘了，天上有一个惩罚一切罪人的上帝，你的报应不会远了！”

“要是上帝能管人间的事，那现在正是该他管你的时候了！”

“我随时准备去接受上帝对我一生的行为进行评判，”狄克·桑特冷静地回答说，“我不怕去见上帝！”

“那咱们就走着瞧吧！”尼古鲁吼叫着说，“你大概还想着谁会来救你！在卡松台这个城市，阿尔菲兹和我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化身，你想有人救你，你是个异想天开的笨蛋！大概你还以为老汤姆他们，你的这些同伴还在这里吧？你别糊涂了！他们早就给卖了，押送到桑给巴尔去了，他们要是能不死在路上，那就算是天大的幸运了！”

“上帝有各式各样的办法实现他赏善罚恶的意志，”狄克·桑特回答说，“他不需要很多人。埃尔居尔还活着呢。”

“埃尔居尔！”尼古鲁跺着脚嚷着说，“他早就给狮子和金钱豹吃掉了。我真感到很恼火啊！这些野兽没等我报仇就把他先吃了。”

“万一埃尔居尔死了，”狄克·桑特回答说，“丁戈它还活着呢。象丁戈这样一条大狗，要惩治象你尼古鲁这样的孬种，还是足足有余的。我完全了解你，尼古鲁，你是个胆小鬼！我告诉你，丁戈正在找你，它会找到你的，总有一

天，它会咬死你！”

“你这该死的东西！”尼古鲁气急败坏地喊叫着，“该死的东西！丁戈早就给我一枪打死了！它和威尔顿夫人还有她的儿子一样，都死了！《流浪者》号船上留下的所有的人，都死绝了！……”

“你自己也一样，你也活不了多久了！”狄克·桑特回答说，在他那沉静的目光注视下，这个葡萄牙人气得面无人色。

尼古鲁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了，他开始从“动口”发展到“动手”了，他要用手亲自掐死这个手脚被绑起来的囚犯。尼古鲁已经扑倒在狄克·桑特身上，掐住了他的脖子，咬牙切齿地拼命摇晃狄克·桑特的身体，但是他忽然间想起了一件事，他立即中止了杀害这个囚犯的动作。他想起了要是杀死了狄克·桑特，就完全没有好戏可看了，他给狄克·桑特准备好的那二十四个小时的痛苦折磨，狄克·桑特也就因死得免了。所以他立即站了起来，走过去对那个面部毫无表情的小队长说了几句话，叫他对这个犯人严加看守，然后尼古鲁就走出了栅栏木房。

这一场搏斗，尼古鲁没有吓倒狄克·桑特，反而使他的精神完全恢复过来了，同时他的身体也因而产生了很好的反应，重新振作起来了。是不是刚才尼古鲁抓住他忿怒地摇晃时，把那些绑住他使他一直不能动弹的绳索弄松了一点呢？这很有可能，因为狄克·桑特觉得现在他的手脚，比这个刽子手尼古鲁进来之前，能多活动一点了，年轻的见习水手感到轻松多了，他心里想，也许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

能把手从绑绳中间抽出来。象他现在这样被关在一间严实合缝的囚房里，能把手松出来活动一下，大概只能是减少一点不舒服，少受一点痛苦；但是在人生中确有这样的时候，即使是最小的一点“幸福”，也会使人觉得是无比的珍贵。

狄克·桑特现在肯定已不抱任何希望了。任何可能来救他的人，只能从外面来；而这个人会从什么地方来救他呢？所以他只有听天由命了。说真话，他现在甚至不太想活下去了！他想到所有那些在他前面已经先死了的人，他只希望着死后跟他们相会。尼古鲁这次来，又重新向他说了一遍哈里斯说过的话，威尔顿夫人和小雅克都已经死了！确实，看样子这很可能是真的，埃尔居尔处在那么多危险的荒野树林里，他很可能也已经死了，并且会死得很惨！汤姆和他的伙伴们已经去远了，他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狄克·桑特当然会这样想的。他只希望一死来结束自己这些痛苦，而这种死是不会比他现在的生更可怕的。除此之外，其他希望都只能是极其愚蠢的妄想。所以他就准备去死，把其余的一切都交给上帝去管；他祈求上帝给自己勇气，使自己一直到死也不向敌人示弱。这时狄克·桑特想到上帝，这是一种善良和高尚的思想。人们一旦把自己的灵魂奉献给天上全能的上帝时，那是不会没有结果的。当狄克·桑特把自己全部身心奉献给上帝的时候，如果人们能够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那就很可能会看到，狄克·桑特在自己灵魂深处，已经发现一线最后希望的光芒，这一线光芒，虽然有可能产生各种变化，但是，只要天上的上帝一句话，这一线光芒就会变成一个光明的世界。

时间不停地过去了。黑夜来临，穿过栅栏木房的茅草房顶射进来的日光，逐渐消失了。广场上经过昨天一天非常厉害的嘈杂人声之后，今天整天都比较沉静，现在已经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在这间狭小的囚房里面，到处是一片深沉的黑暗。转眼之间，整个卡松台的人们都睡觉了。

狄克·桑特睡着了，这是一次恢复体力的睡眠，他睡了两个钟头，然后就醒过来了，精神更加好了。他把一只手臂从绑绳中抽了出来，这只手臂已经不象原来那么肿胀了，能够把手臂任意伸开和放松，狄克·桑特感到这简直是莫大的快乐。

黑夜大概已经过去一半了。那个小队长看守沉睡如泥，这大概是他喝了一瓶烧酒的结果，因为他那只卷缩着的手上，还抓着那个空酒瓶。这个野人把一瓶酒喝得一滴也没有剩。这时狄克·桑特曾想把这个看守的武器抢过来，如果自己要逃走，这些武器是能够帮助他解决很大问题的；但是，就在这时，他似乎听见有谁在抓囚房门靠下的那一块木板。狄克·桑特依靠能松开的那只手臂，爬到了门槛跟前，也没有惊醒那个看守他的小队长。

狄克·桑特一点也没有听错。外面抓门的声音一直没停，并且听得更清楚了。好象是外面正在挖门下面的土地。这是野兽，还是人呢？

年轻的见习水手心里想："这一定是埃尔居尔！要是埃尔居尔就太好了！"

他两只眼睛盯着那个看守，看守在酣睡中一动也不动。狄克·桑特把嘴凑近门槛，他觉得可以冒险轻轻地叫一声

埃尔居尔的名字。但是回答他的却象是一只狗发出的一阵低沉、尤怨的叫声。

"这不是埃尔居尔，"桑特心里说，"这是丁戈！它嗅到了我在这个栅栏木房里！它是又给我带来了埃尔居尔的信吗？那么，丁戈要是还活着，这就证明尼古鲁是说谎，并且很可能……"

这时，一只狗爪子从门下边伸进来了。狄克·桑特抓住这只爪子，认出了这确实是丁戈。但是，如果丁戈带来了一封信，这信也只能藏在它的颈圈上，这可怎么办？能不能把门下边这个洞挖大一些，让丁戈的脑袋能够伸进来呢？不论如何，得试着挖挖看。

但是，就在狄克·桑特刚开始用手去挖地上的泥土，广场上响起了一阵跟丁戈不一样的狗叫声。忠实的大狗丁戈已经被当地的狗发现了。这时丁戈只好逃开了。外面有几声枪响。看守小队长迷迷糊糊要醒了。狄克·桑特已经没法再想逃走的事了，因为外面已经鸣枪发出了警戒的信号。他只好重新爬回原来的地方。他在死一样沉静的气氛中等了一会之后，看到天已经亮了，这将是他看到的最后一次天亮！

在整个这一天里，掘墓的工程一直都在紧张地进行着。大批的当地居民都在土女王莫阿娜的亲信大官的指挥下，参加劳动。全部工程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完成，完不成就要割掉五官或四肢的一部分。因为新女王说了，一切都要百分之百地按照死去老土王既定的惩戒方法去办。

河水已经引入临时河道。在这条干河床里已经挖出了

一个深十英尺、长五十、宽十英尺的墓穴。

在太阳落下去的时候，人们开始从老莫阿尼·仑加土王生前的奴隶中，挑选妇女，把这些活人去铺垫墓穴的地板和四壁，她们都要被全部活埋殉葬。但是，这一次由于莫阿尼·仑加死得特别，也就是很神奇，所以就决定这些殉葬妇女要在她们的主人老土王的墓穴旁边，用水淹死①殉葬。

当地风俗还要在土王下葬前，穿着他生前最好的衣服。但是这一回老土王因为只剩下了几块烧焦了的骨头，所以必须另想办法。于是就用柳条编了一个人型，这个柳条人型很足以代表土王莫阿尼·仑加，看样子比他本人还显得神气些，然后把没烧完的土王肉体的碎块就装在柳条人型里边。这个假人穿上了土王服装，谁都知道他这一身破衣服值不了几个钱。他们也没有忘记把表兄贝奈蒂克特的那副宝贝眼镜，给柳条土王戴在脸上。这个假人看起来，真有点既吓人又滑稽的样子。

葬礼仪式准备在火炬照耀下举行，场面宏大气氛隆重。卡松台的所有居民，不论是否当地土著，都必须参加送葬。

当天黑下来的时候，一队很长的送葬行列下行穿过中央大街，从大广场一直走到河床墓地。人群的喊叫、葬礼舞蹈、巫师的念咒声、乐器的轰鸣加上大批老毛瑟火枪②朝天鸣放，简直是什么声响都有。

---

① 人们简直没法想象在中非这些部族中为隆重祭奠一个强大的土王酋长所进行的这种大屠杀的可怕情景，喀麦隆说为了举行马松戈土王父亲的葬礼，有一百多人都是这样被杀死的。——原注

② 16—18世纪欧洲使用的火枪，把枪架在一个支架上，点火引发。

约瑟·安东尼奥·阿尔菲兹、科因卜拉、尼古鲁、阿拉伯黑奴贩子和他们“沙漠商队”的小队长们，都加入了卡松台居民送葬的行列了。他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离开广场。莫阿娜女王是不会准许他们离开的，在她开始试行掌握土王权力的时候，去违反她的命令，这是有危险的。

那一具柳条编的土王尸体躺在一顶轿子上，走在送葬行列的最后边。轿子周围护灵的都是老土王生前的第二级妻子，其中有几个妇女将要陪伴老土王到另一个世界。土女王莫阿娜穿着全套葬礼服装，走在那架可以称为“灵位”的供案后边。当人群到达河床墓地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但是，人们摇动着松脂火把，一片明亮的火光，照亮了墓地周围的人群。

墓穴现在十分显眼地就在人们面前，底层铺垫着一层活着的黑人，因为她们被铁链固定在地面上，身体还在蠕动，五十名女奴隶，就这样在墓穴底层等待着河水的激流，把她们埋葬，她们大多数是当地年轻的黑人妇女，有的听天由命，默不作声；有的发出几声痛苦的呻吟。

那些老土王生前的妻子们，个个都穿着象过节日一样的盛装，这都是土女王挑选出来，陪老土王一起去死的人。

其中有一个殉葬人是老土王生前的第二夫人，被强迫两肘和双膝伏地，象老土王活着的时候一样，爬在地上作土王的肉椅子，第三夫人过来扶着柳条编的土王人型；第四夫人同时伏在人型座前当脚垫。

在墓穴的另一头，正对着土王人型，立着一根红漆柱子，半截露出地面。柱子上绑着一个白种人，他也是这次血

腥的葬礼仪式中，殉葬人数之一。

这个白人，就是狄克·桑特。他半裸着身体，浑身满是受刑的伤痕，那是尼古鲁命令别人打的。被绑在柱子上的狄克·桑特，就象除了到另一个世界之外，再没有其他希望的人一样，在等待着死亡！……

但是，死亡的时刻，也就是决堤灌水的时刻，现在还没有到。

土女王发出了号令，老土王的第四夫人，就是那个爬在土王人型座前当脚垫的女人，由卡松台的行刑官割断了喉咙，血流进了墓穴。这就是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悲剧的开始。墓穴外面另有五十名男性奴隶在刽子手的屠刀下割喉身死。河床里到处鲜血横流。

被杀奴隶的最后号叫声和参加葬礼的人群对殉葬人的咒骂呼喊声，混在一起，整整持续了半个钟头。人们在这一大片人群中居然没有发现一个对这种屠杀表示不满，或对殉葬奴隶表示同情的人！

最后，土女王莫阿娜作了一个手势，那条把河水引向新河床的堤坝，开始一点一点地决开了。这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残酷手法，他们不让上游的河水立即冲开堤坝，而是让它细水长流，不让死亡迅速到来，而是让殉葬的活人慢慢地淹死！

河水先淹没了铺在墓穴底层作地毯的女奴隶，这些活人，都在作着十分骇人的挣扎、跳动，抵抗河水的窒息。人们还会看到狄克·桑特，河水已经淹到了他的膝部，他正在使出最后的力气企图挣断绑在柱子上的绳索。

但是，水位继续在升高，那几个最后还露在水面上的脑袋，也在重归故道的河水激流中消失了。眼前什么都没有了，为了卡松台土王的哀荣，刚把一百多人作为铺垫和牺牲品而新挖成的墓穴，已经深藏在河水下面，一点痕迹也看不见了。

作者这支笔本来是不愿意去描绘这些情景的。但是，从这些真实情况所产生的忧虑心情，迫使作者不得不写出这些丑恶的真实景象。因为在这些悲惨的地区，还有人在那里。再也不应该让人们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了！

第十三章

商行经理处的内部

哈里斯和尼古鲁都说威尔顿夫人和小雅克死了，那完全是谎话。实际上他们两个和表兄贝奈蒂克特，当时都在卡松台。

在白蚁窝遭到“沙漠商队”袭击之后，哈里斯和尼古鲁带着十二个土著士兵，把威尔夫顿人、小雅克和表兄贝奈蒂克特押送到宽扎河岸“沙漠商队”营地后面一个地方去了。

威尔顿夫人和小雅克还坐上了当地的“椅担塌”吊椅。尼古鲁为什么要这么关心他们呢？威尔顿夫人简直不敢多想这件事。

从宽扎河岸到卡松台这一路，走得很快，并且也不累。表兄贝奈蒂克特快步前进，好象是困苦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似的。因为别人让他随便在路旁左右去采集昆虫，所以他

根本没想到有什么要抱怨的事。因此他们这几个人比依奔·哈米斯带领的“沙漠商队”早八天到达了卡松台。威尔顿夫人和小雅克，还有表兄贝奈蒂克特都被关在阿尔菲兹的经理处院子里了。

必须先说明一点，小雅克的身体已经好多了。自从离开了他感染寒热病的池沼地区，他的身体慢慢好起来了，他现在一切都很好。要是让他们受“沙漠商队”行军的那种辛苦，他和他妈妈肯定都受不了。但是，象他们经历的这次坐吊椅到卡松台的旅行，确实给了他们一些照顾，所以他们觉得一路上情况还不坏，至少从体力消耗方面说，是不坏的。

至于同伴们的情况，威尔顿夫人再也没有得到过任何一点消息。自从看到埃尔居尔逃进森林之后，她根本一点也不知道埃尔居尔怎么样了。至于狄克·桑特，因为哈里斯和尼古鲁都没在他身旁折磨他，威尔顿夫人希望依靠白种人的身分，也许狄克·桑特能免受虐待。对于娜安、汤姆、巴德、奥斯丁、阿克代洪，他们几个黑人，可以完全肯定他们是会被当作黑奴一样虐待的！多么可怜的好人啊！要不是尼古鲁和哈里斯把他们骗到这里，他们永远也不会到这个地方来的！

依奔·哈米斯的“沙漠商队”到达卡松台的时候，威尔顿夫人和外面没有一点联系，她当然就没法知道这些情况。

大市场上逢集的喧嚣声也同样不会使她从中听到什么消息。她根本不知道汤姆和他的同伴们已经被卖给一个乌季季镇的黑奴贩子了，也不知道他们最近就要被押着出发。她也不知道哈里斯已被处死，也不知道莫阿尼·仑加土王

的死，一点也不知道土王的葬礼要那么多人殉葬，其中就有狄克·桑特。所以，这个不幸的妇女现在是孤独地住在卡松台，完全听凭黑奴贩子的摆布，完全在尼古鲁的掌握之中。她要逃出尼古鲁的迫害，甚至想死也没有办法，因为她还有孩子在自己身边！

所以威尔顿夫人现在一点也不知道，等待着她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在从宽扎河岸到卡松台这一路上，哈里斯和尼古鲁一句话也没有跟她说过。到了卡松台之后，威尔顿夫人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两个的面，而她又不能走出这一道围着富商阿尔菲兹私人住宅的院墙。不用说也可以想到，威尔顿夫人从表兄贝奈蒂克特这个老小孩子那里，同样不可能得到任何帮助，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这位确有真才实学的昆虫学家知道了他现在不是象自己想的那样，在美洲大陆的时候，他根本一点也没有心思去追究，大家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的。他不关心这些事，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表示很丧气。可不是吗，他本来以为自己是第一个首先在美洲发现了这些非洲昆虫的人。象舌蝇和其他这些在非洲到处都有的六脚昆虫，在他之前早就有很多生物学家在这些昆虫的发源地看见过了。所以现在完了，把这些科学发现和自己的名字联在一起的荣誉也成了泡影！确实，表兄贝奈蒂克特搜集了这些非洲昆虫，可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因为他就是在非洲搜集的！但这最初的一阵丧气情绪过去之后，表兄贝奈蒂克特心想："这个法老昂人[1]

① 法老昂人是古代埃及人的名字。

居住的地方，”他到现在还是用这个古老的名字称呼非洲，“这里有无限丰富的昆虫类别，现在就算是我自己真的不是在古代的“印卡王国”[①]，这种变化也不会使我受到什么损失。”

表兄贝奈蒂克特一再对自己说，他并且还反复地跟威尔顿夫人说，虽然威尔顿夫人根本不愿意听他的这些话：

“哎呀！这里是鞘翅虫[②]的故乡，这些甲虫长着带绒毛的长脚，尖硬的两层鞘翅长在一起，它们的上颚特大，包着整个大嘴，它们中间最特别的就是这种癞皮鞘翅虫！这里还出产金头节虫、几内亚和加蓬产的巨人虫，这几种虫的头顶、脚上都生有毛刺；也有身上长着斑点的膜翅虫，这种昆虫总把虫卵生在死蜗牛的空壳里，最后是那种北部埃及人当神一样供奉的神金甲虫！还有一种“天蛾”[③]也生长在非洲，现在已经在欧洲各地繁殖，住在海岸一带的塞内加尔人非常害怕这种咬人的“天蛾”！的确在这里能找到许多宝贵的昆虫标本，如果商行经理处这些正人君子能不阻止我的话，我一定要去搜集这些昆虫！”

人们知道表兄贝奈蒂克特所想的这些“正人君子”是谁，他对这些人确实毫无抱怨的意思。此外，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位昆虫学家在尼古鲁和哈里斯带他到卡松台来的一路上，曾享有半自由的权利，而当时狄克·桑特在离开宽扎河岸之后那一段旅途上，则是一点自由也没有。这位纯朴

---

① “印卡王国”是“印卡”人在秘鲁建立的古老王国。

② 即金龟子类，与北美的六月虫和南美的无花果虫同类。

③ 一种叮人兽的灰色飞虫。

的科学家对于这种优待，非常感动。

最后还要说明一句，表兄贝奈蒂克特如果没有丢掉他那最珍视的两件宝贝的话，他现在肯定是一位最幸运的昆虫学家了。他的白铁皮标本盒子，一直背在身上，但是他的鼻子上已经没有了眼镜，他的放大镜也没有再挂在脖子上了！可不是吗，一个生物学家，要是没有了放大镜，又没有了眼镜，那还怎么能当生物学家呢！何况表兄贝奈蒂克特已经命中注定，永远也再不会见到他这两件宝贝了，因这两件东西已经随着柳条编的土王，埋葬在河底了。因此每当他找到一只什么昆虫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拿到鼻子尖上，去辨别这只昆虫最基本的特征。哎呀！这一件事就是表兄贝奈蒂克特最大的苦恼，他愿意随便花多大的代价，去买一副眼镜，但是在卡松台大市场却没有这种商品的行市。不管怎么说，表兄贝奈蒂克特在阿尔菲兹的商行经理处大院子里，还是可以走来走去的，人家也知道他自己是不会逃跑的，再说经理处院子四周还有很高的栅栏跟卡松台其他市区都隔断了，要爬出这层栅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虽然这个院子和外面隔着一圈栅栏，但是这院子里面，少说也有一平方英里。这里有非洲特产的树木和丛林，有高大的野草，还有几条溪水，另有不少木房和草屋，上面都是茅草屋顶。这样的环境条件，对于非洲那些最罕见的昆虫来说，真是再好不过的藏身之处了。这些昆虫如果不能使表兄贝奈蒂克特发财致富，至少也会使他感到幸福。他确实发现了几只六脚虫，因为他想不戴眼镜去研究这些虫子，几乎把眼睛弄瞎，但是，他终于总算扩充了他搜集的珍贵标

本，为一套大型的非洲昆虫类标本的搜集工作，奠定了基础。他希望自己能够吉星高照，使他发现一个新昆虫，并用自己的名字作为这种昆虫的命名，这样他活在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奢望了！

如果说阿尔菲兹的这个商行经理处的大院子，对于表兄贝奈蒂克特进行科学研究搜集标本来说，是足够广阔的，那么对小雅克来说，简直就是广阔无边了。他在里面可以随便到处去玩。但是这个孩子却很少在院子里去到处游玩，象他这种年龄的孩子，本来都是很爱到处去玩的，而小雅克却很少离开自己的妈妈，威尔顿夫人总担心会有什么不幸，她也不愿意让孩子一个人出去。小雅克常常问起爸爸，他已经很久没见到爸爸了！他要妈妈带他回到爸爸身边，他也打听所有的人的情况，问了老娜安，问了他的朋友埃尔居尔，还有巴德、奥斯丁、阿克代洪，还问了丁戈，好象连大狗丁戈现在也不管他小雅克了。他多么渴望能和自己的伙伴狄克·桑特重逢啊。狄克·桑特的那种非常亲热的形象，现在只能在小雅克的记忆中存在了。威尔顿夫人对于孩子提出的这些问题，只能用紧紧的拥抱和亲吻作为回答！她所能作的最大努力，就是不在孩子面前痛哭流泪！

但是威尔顿夫人并不是没有想到，如果说从宽扎河岸出发之后这一段路上，她没有受到虐待，那么现在在阿尔菲兹的商行经理处，也丝毫看不出他们会改变对自己的态度。在这个商行经理处，她只能见到那些侍候阿尔菲兹的奴隶。其他所有那些阿尔菲兹准备出卖的奴隶，都被关押在广场上的栅栏木房里，然后就卖给那些内地来的黑奴贩子。目

前商行经理处的仓库里，已经堆满了布匹和象牙。布匹是要运往中非各地去交换当地商品的；象牙是要运到非洲各个大的市场准备出口的。

所以总起来说，在这个商行经理处的大院里，是没有很多人来的。威尔顿夫人和小雅克住的是一间单独的茅屋，表兄贝奈蒂克特住在另一间茅屋里。他们在一起吃饭，和阿尔菲兹的仆人从不交谈。他们吃的是山羊或绵羊肉、青菜、木薯、高粱和当地的水果，食物是够多的。一个名叫哈丽玛的年轻女奴隶，是专门侍候威尔顿夫人的，这个黑人女青年可以说是一直尽力用她自己的方式，对威尔顿夫人表现出那种粗犷但确实是真诚的爱护。

威尔顿夫人几乎是见不到阿尔菲兹的面，这个老板住在经理处正门那座房子里，同时尼古鲁也从没露过面，他住在外头。尼古鲁老是不在经理处，这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这种回避，一直使威尔顿夫人感到奇怪和担心。

“他想干什么呢？他在等待什么呢？”威尔顿夫人心里在想，“他为什么要把我们弄到卡松台来呢？”

在依奔·哈米斯带领的“沙漠商队”到达之后这八天的时间里，威尔顿夫人就是这样度过的，这就是土王葬礼仪式举行的前两天和最后这葬礼过后的六天。

威尔顿夫人在这种无限愁苦的环境中，不能不想念自己的丈夫，他一直没见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回到旧金山，肯定会陷于十分痛苦的绝望之中。威尔顿先生不会知道他的妻子竟想出这样不幸的坏主意，去搭乘《流浪者》号回旧金山。他大概还以为威尔顿夫人已经搭上了“太平洋航运公

司"的一艘轮船了呢。而这个公司的班船，却都是按预定时间到达的，但是不论是威尔顿夫人、小雅克还是表兄贝奈蒂克特，都不在这些船上。此外，《流浪者》号这条船也早就应该回到美洲港口了，可是这条船却一直没回来。现在威尔顿先生由于得不到《流浪者》号的消息，只好把它列入可能已经失踪船只的名单上了。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自己派驻奥克兰的通讯联络员的报告，说《流浪者》号离开了奥克兰，威尔顿夫人上了这条船！这个报告对威尔顿先生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打击啊！他怎么会让妻子和儿子出这种事呢？他是不是根本就没想过妻子和儿子会在海上失踪呢？可是现在他应该往什么地方去找他们呢？显然他必须往太平洋那些岛屿上，或者往美洲海岸上去找。但是他决不会想到，他的妻子竟会被人弄到这个多灾多难的非洲海岸上来啊！

威尔顿夫人就这样一直在沉思着，可是她现在能作些什么可以摆脱困境的事呢？她能逃走吗？怎么样逃呢？她被看守得这么严！再说，逃走就要冒险到那些不见阳光的大树林里过日子，就要在那九死一生的危险条件下，冒险步行两百英里，才能到达海岸！如果再也没有其他别的办法能使她恢复自由，她本来也是会下决心去冒这场危险的。但是，在决定这样去冒险之前，她还是想准确地了解一下，尼古鲁到底打算干什么。

她终于了解了尼古鲁的意图。

6月6日，也就是卡松台老土王下葬之后的第三天，尼古鲁到商行经理处来了，自从回到卡松台之后，这还是尼古

鲁第一次到经理处大院。他进了院子，直接到威尔顿夫人住的禁闭室来了。

威尔顿夫人当时独自在房间里。表兄贝奈蒂克特正在到处寻找昆虫标本，小雅克由女奴哈丽玛陪着在屋子附近散步。

尼古鲁推开了房门，开门见山地就对威尔顿夫人说：

"威尔顿夫人，汤姆跟他的伙伴们已经给我卖到乌季季镇黑奴市场去了。"

"但愿上帝会保佑他们！"威尔顿夫人一边擦着眼泪说。

"娜安死在路上了；狄克·桑特也死了……"

"娜安死了！狄克，他！……"威尔顿夫人大声叫着说。

"是的，这是天公地道的事，你那个十五岁的船长是杀死哈里斯的凶手，他杀人偿命了。"尼古鲁接着又说，"你现在是一个人在卡松台，夫人，你现在是单独一个人，处在过去《流浪者》号上的厨师，我的管辖之下了，你是绝对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你明白吗？"

尼古鲁讲的这些，确实是实话，就连他讲的关于老汤姆和他的伙伴们的情况，也是千真万确的。这个老黑人跟他的儿子巴德，还有阿克代洪和奥斯丁确实是在前一天，跟着乌季季镇来的黑奴贩子带领的"沙漠商队"走了，他们没有能够再见一见威尔顿夫人，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位跟自已共患难的同伴，就住在卡松台阿尔菲兹的商行里。他们要到大湖区① 去，这是一段长达一千多英里的路程，很

① 坦噶尼喀湖一带。

少人能走完这一段路，去了之后能再回来的人就更少了！

“你要怎么样呢？”威尔顿夫人注视着尼古鲁，低声地反问说。

“威尔顿夫人，”这个葡萄牙人接着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说，“我本来可以在你身上进行报复我在《流浪者》号船上受到的虐待！但是狄克·桑特的死已经满足了我的报仇愿望！现在我已经恢复了商人的正常本性，我下面就来跟你谈谈关于我要如何解决你的问题。”

威尔顿夫人一直注视着他，一句话也不说。

“你，还有你的孩子，”这个葡萄牙人接着说，“加上那个专门追着苍蝇跑的大傻子，你们是有商业价值的，我打算赚这一批钱。对了，我要把你们卖出去！”

“我是自由的白人，”威尔顿夫人语气坚定地回答说。

“我要是不让你自由的话，你就是个女奴隶！”

“有谁会买一个白种女人呢？”

“有一个人，他就会买，不论我问他要多少钱！”

威尔顿夫人低下头沉思了一会儿，因为她知道，在这个可怕的地方，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

“你听清楚我的话了吗？”尼古鲁又问。

“你打算把我卖给他的这个人是谁？”威尔顿夫人回答说。

“卖掉你或者卖给别人再转卖你！……至少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葡萄牙人用嘲笑的口吻补充说。

“你告诉我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威尔顿夫人问尼古鲁。

“这个人吗……这个人就是杰姆斯·卫·威尔顿，你的



有谁会买一个白种女人呢？

丈夫！”

“我的丈夫！”威尔顿夫人嚷着说，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否听错了。

“就是他，威尔顿夫人，就是你的丈夫。我不是要把你还给他，而是要他拿钱赎买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外加一个他的表兄！”

威尔顿夫人心里在想，尼古鲁会不会是又有什么阴谋。但是她觉得尼古鲁讲的是真的，不是开玩笑。对于一个只知道向“钱”看的坏蛋来说，在谈生意经的时候，人们似乎是可以相信他不是瞎扯的。而当前尼古鲁跟她谈的就是生意经。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进行这一笔交易呢？”威尔顿夫人接着问。

“时间越快越好！”

“在什么地方交钱呢？”

“就在卡松台。杰姆斯·卫·威尔顿肯定不会拖延时间，他会直接到这里来找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的。”

“是的，他决不会拖延时间！但是，谁去通知他呢？”

“我去！我到旧金山去找杰姆斯·威尔顿。我有足够的钱作这一趟旅行。”

“不是从《流浪者》号船上偷的那笔钱吗？”

“是的……是那一笔钱……还有别的地方来的钱。”尼古鲁厚颜无耻地回答说。“不过我现在是要赶快把你卖出去，同时我还要把你卖个很好的价钱，我想，要杰姆斯·威尔顿拿出十万美金，他是不在乎的……”

“是的，要是他能交给你这些钱的话，他是不在乎的。”威尔顿夫人冷冰冰地回答说。“不过你一定得告诉我的丈夫，我现在是在中非，被扣押在卡松台……”

“那当然罗！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个。”

“我的丈夫不会凭空就相信你的话，他还不至于仅仅听你这么一说，就冒冒失失地到卡松台来。”

“他肯定会来的，”尼古鲁回答说，“如果我给他带去了一封你的亲笔信，信上告诉他你当前的处境，你把我说成是你的最忠实的仆人，说我是从这些非洲野人手里逃出去的……”

“我的手永远也不会写这样一封信！”威尔顿夫人比刚才更加冷冰冰地回答说。

“你真的不写吗？”尼古鲁嚷着说。

“我不写！”

威尔顿夫人想到她丈夫要一直来到卡松台这个地方，可能会遇到的那些危险，想到对这个葡萄牙人的诺言不能轻信，这个人在赎金如数到手之后，不用费事就能把她丈夫给扣起来。所有这些理由使威尔顿夫人首先只想到自己应当怎么办，甚至连孩子的安危也忘了，她一口就拒绝了尼古鲁的建议。

“你一定要写这封信！……”尼古鲁又嚷着说。

“我不写！”威尔顿夫人又重复了一次刚才的回答。

“嘿！你当心一点！”尼古鲁嚷着说，“你不是一个人在这里！你的孩子也和你一样都捏在我手心里呢，我完全能够！……”

威尔顿夫人本来想回答尼古鲁，但是她说不出话了。她的心简直要碎了；她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

“威尔顿夫人！”尼古鲁说，“你好好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提出的建议。过一个星期，你必须交给我一封你写给杰姆斯·威尔顿的信，不然的话，你会追悔莫及的！”

这个葡萄牙人说完了这些话，就走了，他没有大发脾气；但是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没有人能阻止他去强迫威尔顿夫人，听从他的摆布。

第十四章

关于利温斯敦医生的消息

威尔顿夫人独自一个留在屋子里，起初她只是想，在尼古鲁下次来要她作出一个肯定答复之前，这一个星期的时间会很快过去的。这就是她考虑和作出决定的期限。对于这个葡萄牙人，不必考虑他会出于公正和良心而作些什么，但是可以相信出于他个人的利益，他是会作些事的。他确定自己掌握中的这个女囚所代表的那一笔“商业价值”，就显然应当使威尔顿夫人得到保护，至少是暂时地使她避免了一切会危害她的阴谋活动。也许她能找到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使她既能回到自己丈夫身边，又能够不需要丈夫到卡松台来。威尔顿夫人很了解，只要她一封信，杰姆斯·威尔顿先生就会不顾途中的危险，动身到非洲这种最可怕的地方来。但是，等他一旦到达卡松台，尼古鲁把十万美元这笔巨款拿到手里之后，谁能保证他们一定会放杰姆斯·卫·

威尔顿和他的妻儿还有表兄贝奈蒂克特回美国去呢？很可能莫阿娜土女王一下心血来潮，就会不让他们走了。如果一手交钱，一手释放威尔顿夫人、小雅克和表兄贝奈蒂克特的这项交易，能在海岸的某一个约定的地方进行，情况就会好得多，这既可以免除杰姆斯·卫·威尔顿先生冒险到内地跋涉，又可以避免在回国的问题上会遇到的很多困难，假定说能回去的话。

这些就是威尔顿夫人反复思考的问题，这就是她起初拒绝尼古鲁的建议，不肯给他写一封信给自己丈夫的原因。她还想到尼古鲁所以要推到一个星期之后再来找她，这很可能是因为他需要用这一段时间去作旅行前的准备，要不然他决不会等一个星期再来，他会很快就来逼迫威尔顿夫人写这封信。

"尼古鲁真的要把我的孩子拿走吗？"她独自低声地说。

正好这时候雅克走进茅屋里来了，妈妈不由自主地立即抱紧了孩子，好象尼古鲁就在她旁边，马上就要从她手上把孩子夺走似的。

"妈妈，你心里很难过吗？"小孩子问。

"没有，我的孩子，我不难过！"威尔顿夫人回答说，"我想你爸爸！你要是能见到爸爸，你高兴吗？"

"哎呀，妈妈，那我当然高兴了，爸爸要来了吗？"

"不……不！不能让爸爸来！"

"那咱们去找爸爸吗？"

"对，我的孩子，咱们去！"

"咱们跟我的好朋友狄克……还有埃尔居尔……还有

老汤姆他们一块儿去吗？”

“是的……是的！”威尔顿夫人回答说，她一面低下头来，不让孩子看见自己的眼泪。

“爸爸给你写信了吗？”小雅克问。

“没有，我的孩子。”

“那么，妈妈你要给爸爸写信吗？”

“是啊……是啊……我可能要！……”威尔顿夫人回答说。

小雅克自己还不知道，他这几句话直接说到妈妈的心里了。妈妈不再给小雅克说什么，只是不住地亲吻孩子。

现在应当加以说明，威尔顿夫人所以敢于抗拒尼古鲁要他写那封信的命令，是有好些个原因促使的，现在又多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威尔顿夫人有可能得到一个意外的机会，无需她的丈夫到非洲来，也不顾尼古鲁的反对，就能恢复自由。目前这只是一个相当难以肯定的希望，但是这也是确实存在的一线希望。

事情是这样的，好几天以前威尔顿夫人听见有人在谈话中说的一件事，使她觉得就在最近这几天，她就有可能得救，这个机会简直可以说是上帝派来的救星。

说话的两个人是阿尔非兹和一个从乌季季镇来的混血种人，他们就站在离威尔顿夫人住的茅屋几步远的地方。这两个尊贵的黑奴贩子老板谈话的内容，当然只会是买卖黑人的问题，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两个作人肉买卖的商人在谈自己的业务情况，他们讨论到自己贩卖黑奴这个行业今后的前途，他们担心英国人为消灭贩卖黑奴这一种行

业所作的努力，英国人不仅在非洲大陆外面，沿海派巡逻舰艇搜捕押运黑奴的船只，并且还向大陆内地派遣他们的传教士和旅行家。

约瑟·安东尼奥·阿尔菲兹觉得这些到非洲来探险的勇敢的先锋人员所作的事情，只会损害贩卖黑奴的商业自由。跟阿尔菲兹谈话的那个混血种人，完全同意他这种看法，并且认为所有这些到非洲来的人，不论是传教士或旅行家，都应当用步枪迎接他们，请他们吃子弹。

实际上他们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干的；但是这些黑奴贩子感到很难办，因为他们杀死了几个这种好奇的探险家，就会又有一些探险家到非洲来。而这些探险家一回到自己的国家，就象阿尔菲兹常说的那样，他们总是"夸大"宣传贩卖黑奴的残酷可怕，这就严重地损害了他们这种已经非常受人卑视的商业活动。

那个混血种商人很同意阿尔菲兹的话，并且对当前他们在商业上的困境表示非常惋惜，特别是对娘威镇、乌季季镇、桑给巴尔，以及整个大湖地区黑奴市场的生意衰落感到难过。斯帕克、格兰特、利温斯敦、斯坦利和其他一些旅行家都曾先后到上述这些地区来探险。这简直是一种侵略行为！用不了多久，整个英国和整个美国都会有人来占据这些地区！

阿尔菲兹真是从心里对他这位大湖地区来的同行感到忿慨。他说西非地区，直到目前受到这些探险家的骚扰还比较少；但是这些旅行家探险的"祸水"已经开始到处泛滥。如果说这种探险家还没有到过卡松台，那么在阿尔菲兹设

有商行经理处的卡松格和比耶却已经有旅行家去过了。我们应当还记得哈里斯曾经跟尼古鲁说过，有那么一个名叫喀麦隆的海军上尉，很可能已经定下了一个狂妄的探险计划，要横穿过非洲，从桑给巴尔进入内地，再从安哥拉出海。

阿尔菲兹担心的这些情况是确实存在的，人们知道几年以后，喀麦隆从非洲南部，斯坦利从北部先后进入西非这些很少被外人了解的地区探险，他们描写了在贩卖黑奴的商业活动中，一直存在的那些极其残酷可怕的事实，揭发了那些外国①的商行代办和当地黑奴贩子，共同烧杀贩运黑人的罪行，并且指控了对这些地区有管辖权的殖民地当局负有全部责任。

关于喀麦隆和斯坦利在非洲进行的那次探险考察，不论是阿尔菲兹或是这个混血种人黑奴贩子当时都还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两个所知道的，也就是威尔顿夫人听见他们说的是另一个对她的安危具有重要意义的消息。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消息支持了她立即断然地拒绝了尼古鲁的要求。

这个消息就是大卫·利温斯敦医生很可能最近会到卡松台来。

既然这位在非洲享有很高威信，肯定又会得到安哥拉葡萄牙殖民当局协助的大旅行家大卫·利温斯敦医生，带着护从人员要到卡松台来，这就有可能使威尔顿夫人一家三口恢复自由，尼古鲁和阿尔菲兹就是不愿意，也没有办法

① 指从欧美各国来非洲贩卖黑奴的外国人。

阻止！很可能最近她就能带着孩子和表兄贝奈蒂克特回国，杰姆斯·卫·威尔顿先生也就无须再冒着生命的危险，作这样一次肯定只会是凶多吉少的非洲旅行了。

但是，利温斯敦医生最近要到非洲这一部分地区进行考察的消息，有没有一些可靠的根据？这是有些根据的，因为利温斯敦要沿着这条路线，去完成他对整个非洲中部地区的探险考察。

人们都知道这位大旅行家，大卫·利温斯敦的英雄经历，他是苏格兰拉纳克郡[1]，布兰太尔村人，父亲是一个贩茶叶的小商人，有六个子女，他是第二个儿子，出生于1813年3月13日，由于勤奋好学，他获得了神学和医学博士学位。经过在《伦敦传教士学会》进修阶段学习之后，他于1840年乘船到南非开普敦，准备到非洲内地和传教士莫法特[2]一起工作。

这位后来成为大旅行家的大卫·利温斯敦医生，从开普敦出发，第一次到贝专纳[3]探险，然后又回到库鲁曼[4]和莫法特传教士的女儿结婚。他的妻子是一位非常勇敢而又能干的妇女，利温斯敦和她真是一对天生的伴侣。1843年利温斯敦在马博查[5]建立了一座教堂。

四年之后，他又在库鲁曼以北二百二十五英里的科罗

---

① 拉纳克郡在苏格兰中部，是英国人口最多的格拉斯哥省的首府。

② 英国天主教当时在南非的传教士。

③ 即博茨瓦纳。

④ 在阿扎尼亚(南非)北部。

⑤ 即马弗京镇。

朋[1] 地方定居传教。

又过了两年，即1849年，利温斯敦和他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和两个朋友，奥斯威尔和缪雷先生离开了科罗朋。同年8月利温斯敦发现了恩加米湖[2]，然后就沿着苏加河，重新回到了科罗朋。

在这次的探险旅行中，利温斯敦由于当地土著的反对，没能越过恩加米湖。第二次又去，也同样没能过去。第三次他成功地渡过了恩加米湖，就沿着北上的大路，带着全家和他的朋友奥斯威尔先生，经过许多可怕的艰难困苦，缺粮断水，他担心自己的孩子们都会死在路上了，最后才到达了赞比西河的支流潮北河[3] 沿岸，马科洛洛族人聚居的地方。马科洛洛族的老酋长赛比团尼在里年蒂镇[4] 接待了利温斯敦。1851年6月底，利温斯敦在发现了赞比西河之后，重新回到开普敦，以便把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送回英国。

实际上这位无所畏惧的利温斯敦医生，是想独自一个人，在他即将开始的下一次勇敢的探险旅行中，去冒生命的危险。

这次的探险路线预定从开普敦出发，由南向西北，斜着穿过非洲大陆，一直到安哥拉的罗安达港口。

---

① 在库鲁曼以北，博茨瓦纳昆嫩区西部。

② 博茨瓦纳北方恩加米兰区。

③ 纳米比西东北走廊卡普里维和博茨瓦纳乔贝区之间的界河，是赞比西河南岸上游支流之一。

④ 在潮北河东岸，位于博茨瓦纳乔贝区和纳米比亚东北走廊地区卡温巴西南。

1852年6月3日，利温斯敦带着几个非洲土人出发，到达库鲁曼，沿着卡拉哈里沙漠①，于同年12月31日，进入里图巴鲁巴②地区，重新考察了贝专纳族人居住的那些被荷兰移民布尔人③毁坏的村子，这些布尔人在被英国人打败之前,是开普敦的主人。

利温斯敦于1853年1月15日离开了里图巴鲁巴地区，进入了巴芒瓜族人居住的地区④。5月23日才又到达里年蒂镇，马科洛洛族人的年轻酋长⑤在镇上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在里年蒂镇利温斯敦医生感染了很重的寒热病，不能继续走了，于是他就全力以赴地去考察研究当地的风俗习惯，从而使他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贩卖黑奴在非洲造成的严重灾难。

一个月之后,他沿着潮北河顺流东下到达赞比西河,沿河西上进入纳尼埃莱地区⑥，访问了卡同加和里崩塔两镇⑦,到达了里巴河⑧与赞比西河的汇合处之后,他制定了

---

① 卡拉哈里沙漠在博茨瓦纳中南部南回归线南北地区，西至纳米比亚境内。

② 在卡拉哈里沙漠北部。

③ 布尔人是荷兰早期移民的后代，住在南非德兰士瓦尔和奥兰治自由邦,1920年经过两年的激战,被英国人击败。

④ 在恩加米兰地区。

⑤ 老酋长赛比团尼的儿子。

⑥ 在现在的赞比亚西方省赞比西河东岸。

⑦ 卡同加即塞南加;里崩塔在卢库卢以南赞比西河东岸。

⑧ 伦格奔古河以南与之平行的一条河流。

沿着赞比西河上行，直到葡属殖民地安哥拉西海岸的计划。他重新回到了离开九个星期的里年蒂镇，为这项探险旅行进行准备工作。

1853年11月11日，利温斯敦医生带着二十七名马科洛洛族人，从里年蒂镇出发，于12月27日回到了里巴河口，沿赞比西河上行，到达巴隆达部族居住的地区①，这里是由东向西流的马孔多河②流进赞比西河的河口。利温斯敦医生是第一个进入非洲这个地区的白人。

1854年1月24日，利温斯敦走进了巴隆达部族最强大的土王辛泰的宫殿，受到土王的欢迎。1月26日，渡过了里巴河，到达了卡蒂马土王的领地，同样受到了款待。利温斯敦带着一小队人继续北上，于2月20日到达了迪洛洛湖岸③，在岸边宿营。

从这个困难重重的地区开始，沿途土人提出各种要求，附近部落的袭击，随行土人的叛变，随时出现的死亡威胁，都要利温斯敦去应付，换一个比他的毅力稍差一点的人，早就向后转了。但是利温斯敦坚持进行他的探险旅行，于4月4日到达了宽果河岸④，这条广阔的河流是葡属安哥拉的边界线，向北流向扎伊尔。

六天之后，利温斯敦医生到达卡松加⑤，黑奴贩子老板

---

① 在赞比亚西北省。
② 安哥拉东部马孔多河由东北向西南下经卡崩波镇在查伍马镇以北与赞比西河会合。
③ 在扎伊尔西南迪洛洛城北。
④ 宽果河流入扎伊尔的开赛河。
⑤ 在安哥拉南宽扎省卢安多河西岸，阿尔菲兹在这里设有商行经理处。

阿尔菲兹在卡松加也看见了这位医生。5月31日利温斯敦到达了罗安达港口。这是旅行家历史上经过两年的探险旅行，从南非斜穿过整个大陆到达非洲西部海岸的第一次记录。

大卫·利温斯敦于同年[1] 9月24日离开了罗安达，沿着这一条曾经使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们受尽痛苦折磨的宽扎河右岸，到达伦格奔古河[2]交叉处，沿途碰到许多押送黑奴的"沙漠商队"。然后利温斯敦医生又经过卡松加，第三年（1856年）2月20日从卡松加出发，渡过宽果河，到达赞比西河上游卡瓦瓦镇[3]。6月8日又回到了迪洛洛城，并和辛泰土王又一次会见。然后沿赞比西河南下，重新回到他从1853年11月11日出发探险的基地里年蒂镇。

利温斯敦医生准备进行的这第二部分探险旅行是去非洲东海岸，这次旅行将使他完成从非洲西海岸到东海岸的全部考察工作。

在参观过了"烟雾弥漫雷声隆隆"的维多利亚瀑布[4]之后，利温斯敦医生离开了赞比西河向西北方向前进，穿过了巴托卡部族居住的地区[5]，当地土人吸大麻成瘾，形状呆傻。利温斯敦访问了这个地区最有势力的酋长赛马兰卜

---

① 1854年。

② 伦格奔古河在安哥拉莫西哥省流入赞比亚西北省西部赞比西河。

③ 在迪洛洛湖以北，赞比西河上游。

④ 现名莫西奥图尼瀑布。

⑤ 卡里巴水库西北地区。

埃，渡过了卡富埃河[1]，重新沿着赞比西河下行，访问了土王穆布鲁马，参观了尊博[2]城的废墟，这是一座葡萄牙人的古城。在当地会见了穆盘代酋长，他正在和葡萄牙人作战，这时是1856年1月17日。最后利温斯敦医生于3月2日到达赞比西河下游重镇太特[3]。这就是第二部分探险旅行经过的主要路程。4月22日利温斯敦医生离开了这座当年非常繁华的码头城市，向赞比西河右岸三角洲下行，5月20日到达出海口克利马内港口[4]，从利温斯敦医生由开普敦出发探险到这时已经过了四年时间了[5]。7月12日利温斯敦医生乘船去毛里求斯[6]，然后回到了他离开十六年[7]的英国本土。

巴黎地理学会发给了利温斯敦医生奖金，伦敦地理学会给他颁发了大奖章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这位红极一时的旅行家什么都有了。换一个人处在他的地位，也许会觉得自己该休息休息了。但是大卫·利温斯敦医生却不这么想，他于1858年3月1日带着他的兄弟查理·利温斯敦、比丁费尔德上尉、奇尔克和梅勒尔医生、托恩顿和柏恩斯先生，又出发去南非了，五月份到达了莫桑比克海岸，他们要去考察赞比西河盆地的情况。

---

① 在卢萨卡南部。

② 莫桑比克西部城市。

③ 赞比西河下游西岸大城市。

④ 莫桑比克赞比西亚省东南海港。

⑤ 1852年6月3日至1856年5月20日。

⑥ 印度洋马斯克林群岛。

⑦ 1840年至1856年。

在这次旅行中，他们这七个人最后没有能够全部活着回来。

他们这些探险家坐着一只名叫“马洛伯尔”的小汽船，从贡果内[①]海口沿赞比西河上行，于9月8日到达太特。1859年1月考察了赞比西河赤勒河[②]的下游和上游西岸一带，四月考察了奇尔瓦湖[③]，访问了芒刚甲部族居住的地区，9月10日，发现了尼亚萨湖[④]。然后沿赞比西河西上，于1860年8月9日回到维多利亚瀑布城[⑤]。1861年1月31日麦肯西主教[⑥]带领他的几个传教士到达赞比西河海口。三月份利温斯敦考察鲁伍马河[⑦]，沿河上行，1861年9月又回到了尼亚萨湖，在那里一直住到十月底；1862年1月30日，利温斯敦夫人乘另一条名叫“尼亚萨夫人”号的汽船到达非洲。以上就是利温斯敦医生这次新的探险旅行中，最初这几年的主要经过。当时麦肯西主教和随行人员中一个传教士已经由于当地气候恶劣病故身死；4月27日，利温斯敦夫人也在她丈夫的怀抱中死去了。

五月份利温斯敦医生第二次考察莫马河，后来到11月底，他又回到赞比西河，再沿赤勒河上行，1863年4月同伴托恩顿先生病故，利温斯敦医生把他的兄弟查理·利温

---

① 在信德港附近。

② 在赞比西河下游北部来自马拉维南部的一条大河。

③ 在马拉维湖西南。

④ 现名马拉维湖。

⑤ 赞比亚南部赞比西河南岸，属津巴布韦。

⑥ 英国天主教派驻南非主教(1860年)。

⑦ 鲁伍马河在坦桑尼亚鲁伍马省与莫桑比克交界处。

斯敦和奇尔克医生遣送回欧洲。11月10日，他第三次考察尼亚萨湖，并且完成了尼亚萨湖区域的地形考察记录工作。三个月后，他又回到了赞比西河海口，经过桑给巴尔，于1864年7月20日，回到了离别五年的伦敦，在伦敦发表了题名为“赞比西河及其上游各支流考察记”。

1866年1月28日，利温斯敦医生又到了桑给巴尔，这是他第四次探险旅行的开始！

利温斯敦医生这次只带了几名脚伕和黑人，他亲眼看见了贩卖黑奴商业给这个地区造成的一片可怕景象，于8月8日到达了尼亚萨湖岸的马卡洛杰镇①。六个星期之后，他的随行人员大多数都逃回桑给巴尔去了，他们逃回去后故意传播谣言说利温斯敦已经死去。

但是他自己这时却毫无后退的想法，他要考察从尼亚萨湖到坦噶尼克湖之间的这一片地区。12月10日，在几个当地土著向导下，他渡过了卢安瓜河②。1867年4月2日利温斯敦医生发现了班韦乌卢湖③，在当地重病一个月几经生死。8月30日，他病刚好就赶到姆韦鲁湖④，考察了这个湖北岸一带的情况，然后回到卡申贝城⑤住了四十天，在这段时间里，他又两次到姆韦鲁湖进行考察。

---

① 马卡洛杰镇在鲁伍马河上。

② 卢安瓜河在赞比亚西南东方省。

③ 赞比亚鲁瓦普拉河东岸，又名里昂巴湖。

④ 在班韦乌卢湖北方偏西，鲁瓦普拉河上游。

⑤ 卡申贝位于坦噶尼喀湖和姆韦鲁湖之间。中国地图误译为“卡年贝”。

利温斯敦医生从卡申贝城出发，向北方探险，他计划要到坦噶尼喀湖北部东岸的重镇乌季季[①]。不料途中遇到发大水，当地向导丢下他逃跑了，他只好重回到卡申贝城，6月6日由卡申贝南下，经过六个星期的跋涉，到达了班韦乌卢湖。他在当地住到8月9日，重新寻路北上，去考察坦噶尼喀湖。

这是多么伟大的探险旅行啊！这位英勇的医生身体已经衰弱到了极点，从1869年1月7日开始，他再也不能走动了，只好让人抬着走路。二月份到达坦噶尼喀湖的乌季季镇，在那里他得到了加尔各答东印度公司寄给他的一些支援他探险旅行的物品。

当时利温斯敦医生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沿着坦噶尼喀湖北上，一直到尼罗河[②]的发源地或尼罗河盆地。9月21日，他到达了邦巴勒镇，这是有吃人肉习惯的马尼野马部族居住地区的一个城镇，接着他就到达了卢阿拉巴河岸。喀麦隆海军上尉曾经怀疑这条河就是扎伊尔河又名刚果河的上游，斯坦利发现了卢阿拉巴河确实和扎伊尔河、刚果河是同一条河流。利温斯敦医生在马莫埃拉[③]病了八十天，身边只有三个仆人。1871年7月21日，他终于又动身去坦噶尼喀湖，一直到10月23日才到达乌季季镇，他已经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

但是，在这以前人们已经有很长时间得不到旅行家利

---

① 在坦噶尼喀湖东岸。

② 即白尼罗河。

③ 位于卢阿拉巴河东岸卡松戈以北。

温斯敦的消息了。在欧洲人们大概相信他已经死了，就连他自己也曾经完全绝望，以为自己绝对不会得救了。

在他回到乌季季镇十一天之后，11月3日，听见距湖岸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响起了枪声，利温斯敦医生赶上前去，一个白人来到了他的面前。

“利温斯敦医生，我没猜错吧？”

“是我，”医生一边摘下自己的帽子回答说，脸上带着和善的笑容。

他们的两只手热情地紧握在一起了。

“我感谢上帝，”这个白人说，“感谢上帝让我能在这里遇见你。”

“我非常庆幸，”利温斯敦说，“能在这里欢迎你。”

这个白人就是美国人斯坦利，“纽约先驱报”的记者，他是这家报纸的经理班奈特先生专门派来非洲找寻大卫·利温斯敦医生的。

1870年10月，这位美国记者二话没说，毫不迟疑地，象走向战场的英雄一样从孟买上了船，到桑给巴尔来了。他差不多完全是沿着斯帕克和伯尔吞走过的路线，经过了无数艰苦，多次出生入死，才到达乌季季镇的。

这两位探险旅行家变成了好朋友，他们就一起去考察了坦噶尼喀湖北部地区的情况。他们坐船一直到麦加拉角①，经过一次仔细考察之后，他们认为这个大湖通向卢阿拉巴河的一条上游支流，就是它的溢洪道。这也是喀麦隆

---

① 在卢旺达基伍湖西岸。

和斯坦利本人在几年之后作出的肯定结论。12月12日利温斯敦医生和他的同伴斯坦利又回到了乌季季镇。

斯坦利整理行装准备动身了。12月27日，经过八天的航行，利温斯敦和他到达了卢林巴①，随后2月23日到达库伊哈拉②。

3月12日是两位旅行家分手的日子。利温斯敦医生对他的同伴斯坦利说：

"你已经完成了过去很少有人能干出来的事业。你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大旅行家取得的成就。我十分感谢你，我的朋友，愿上帝引导你前进，愿上帝保佑你！"

斯坦利紧紧握着利温斯敦的手回答说：

"亲爱的医生，愿上帝保佑你安然无恙地回到我们中间来。"

斯坦利说罢，赶快松开了握着的手，转过头去，他不想让利温斯敦看到自己的眼泪。

"再见吧，医生，我亲爱的朋友！"斯坦利泣不成声地说。

"再见了！"利温斯敦回答说，他的声音显得十分微弱。

斯坦利走了，他于1872年7月12日到达法国马赛港。

利温斯敦准备重新开始自己的旅行考察工作。经过五个月在库伊哈拉休养之后，利温斯敦于8月25日，带着他的黑人仆人苏齐·舒马和阿莫达，还有另外两个仆人和佳科·温瑞特，以及斯坦利派给他的五十六名护从土人，向坦噶尼喀湖南部进发。

---

① 在坦噶尼喀西岸卡利马城以北。

② 在卢林巴南方。

一个月之后利温斯敦的旅行队到达了姆拉①，旅行队是在由于严重干旱引起的风暴中到达姆拉的。接着就下起了大雨，当地土人不肯帮助，马匹在舌蝇②的叮咬下病倒死亡。1873年7月24日旅行队到达了齐屯库艾③。4月27日从班韦乌卢湖东岸绕过去，向齐坦博④村前进。

这就是在卡松台那些黑奴贩子老板谈论的，利温斯敦医生旅行所在的地点，这就是阿尔菲兹和他那位从乌季季镇来的同行，他们了解的情况。他们确实是很有根据地估计了利温斯敦医生，在考察过坦噶尼喀南部地区之后，就会穿过洛安达山区⑤，去考察西部那些从来没有被外人了解的地区。再从那里去安哥拉，考察那些贩卖黑奴活动猖獗的地区，一直要考察到卡松台，这条路线看起来是早已定了的，利温斯敦很可能要沿着这条路线进行考察。

所以威尔顿夫人指望这位伟大的旅行家不久就会到来，因为现在已经是六月初了，离开利温斯敦预定到达班韦乌鲁湖南岸的时间，只有两个多月了。

然而，就在6月13日，也就是尼古鲁要来找威尔顿夫人要那封会给尼古鲁拿来十万美元的信，规定的日期前一天，传来了一个悲惨的消息，这个消息使阿尔菲兹和所有的黑奴贩子都感到十分高兴。

---

① 在卢瓦普拉河东部。

② 见前注(320页)。

③ 在班韦乌卢湖以北卢温古镇。

④ 在富瓦卡和卡奔达西南。

⑤ 在洛马米河和开赛河之间的山区。

1873年5月1日，在早曦微明的时候，大卫·利温斯敦医生逝世了！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4月29日，利温斯敦的旅行队到达了班韦乌鲁湖南岸的村庄齐坦博，他是躺在一副担架上抬着进村子的。30日夜里，他在一阵剧烈的疼痛中，发出这样几声几乎听不出的呻吟："啊！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接着他就昏过去了。

过了一个小时，他喊他的仆人苏齐，给他拿点药来，接着他有气无力地低声说：

"好了！现在，你可以去了。"

在黎明四点钟的时候，苏齐和另外五个护从人员走进了医生的茅屋。

大卫·利温斯敦双手把着床边跪在自己的床前，额头伏在两只手上，样子好象是在祈祷。

苏齐用手轻轻地抚摸一下医生的脸额：已经冰冷了。

大卫·利温斯敦已经逝世了。

九个月之后，他那几位忠实的仆人，经过千辛万苦，才把他的尸体运到桑给巴尔。1874年4月12日，他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①，那里是历代那些跟国王一样受到英国尊崇的伟大人物长眠的国葬墓地。

① 伦敦中心区天主教堂内，国王和伟人的国葬陵墓。

第十五章

一只萤光鞘翅虫能把人引向何处

一个海上遇难的人，不论碰到一块什么样的木板，他都会抓住的！一个注定要被处死的人，不论发现什么样的可以得救的希望，即使是非常渺茫的希望，他也会想尽一切办法促其实现的！

威尔顿夫人当时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人们可以想象，当她从阿尔菲兹口中听到了，利温斯敦医生在班韦乌鲁湖岸边一个小村子里，不久前去世的噩耗，心中是多么痛苦！她感到自已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孤苦伶仃！她感到自己和这位旅行家之间有一种联系，她依靠着这位旅行家，并且通过这位旅行家，依靠着整个文明世界，现在这种联系中断了！她就象一个遇难人抓住的那块救命木板，突然从手里滑掉了；希望的火光突然在眼前熄灭了。汤姆和他的伙伴已经离开卡松台，到大湖区去了。埃尔居尔毫无音信。威尔顿夫人现在是完全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了……这样她只好重新回来考虑尼古鲁提出的建议，想办法讨价还价，争取得到一个可靠的结果。

6月14日，尼古鲁在他预定的这一天，到威尔顿夫人住的茅屋来了。

这个葡萄牙人正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永远是只讲实际利益的，首先他在赎金十万美元这个大数上，是寸步不让的。这一点威尔顿夫人根本就没提要他减价的话，而是和

对方一样表现得非常实际和干脆，她对尼古鲁说：

“如果你真想作成这笔交易，那你就别提出那些别人没法接受的条件，弄得双方没法成交。作为我们三个人得到自由的交换条件，你提出的这笔钱数，我们可以如数给你。但是，我的丈夫不能到这里来，你很清楚，一个白人在这个地方，会遇到多么大的麻烦！所以，不论要我付出任何代价，我也不愿意让他到这里来！”

尼古鲁在犹豫了一下之后，就软下来了，威尔顿夫人终于使对方同意了杰姆斯·卫·威尔顿先生不必冒险到卡松台来。他只要乘船到安哥拉南部海岸的一个小港口，在木萨米迪什上岸就行了，这个小港口平常总有黑奴贩子不断出没，尼古鲁很熟悉那里的情况，由他把威尔顿先生带到木萨米迪什港口，同时在一个约定好的时间，让阿尔菲兹的几个代办把威尔顿夫人、小雅克和表兄贝奈蒂克特也带到那里去。赎款十万美元交给阿尔菲兹的代办，代办交人，可以人钱两清。尼古鲁在杰姆斯·威尔顿先生面前还要扮演一个非常诚实的仆人角色，等客船来到的时候，他再逃开。

威尔顿夫人争得了对方同意自己的丈夫不必到卡松台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排除了杰姆斯·威尔顿到卡松台途中会遇到的各种危险，也不必再担心交了赎金之后，连威尔顿先生也会被扣起来，或者在离开卡松台之后再遇到危险。至于说从卡松台到木萨米迪什这六百英里的长路，照过去威尔顿夫人从宽扎河岸到卡松台那样的旅行条件，她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只是稍微疲劳一点。再说，让威尔顿夫人他们安全到达木萨米迪什，这也是对阿尔菲兹有利

的事，因为那十万美元赎金也有他的份儿。

这笔交易就这样谈妥了，威尔顿夫人就按照讲好的条件给丈夫写了信，暂时就让尼古鲁以忠诚仆人的面目出现，说他是从当地土人手里逃出去的。尼古鲁拿去了这封信，杰姆斯·威尔顿看到这封信后，肯定会毫不迟疑地跟着尼古鲁到木萨米迪什来的。第二天尼古鲁带着二十几个土著士兵出发北上了。他为什么要从北边走呢？尼古鲁是不是打算到刚果河口①搭乘那里的过往船只呢？从那里走他可以躲开葡萄牙检查站，可以不让那些黑奴贩子感化院的人员看见，因为尼古鲁曾经被强迫接受过他们的感化。这可能是他北上的原因，至少这是他对阿尔菲兹说出来的原因。

尼古鲁走了之后，威尔顿夫人当然要重新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在卡松台暂住的这段时间里，尽可能少一点烦恼和痛苦。如果情况顺利的话，大概需要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尼古鲁到美洲往返一趟至少也要这么长时间。

威尔顿夫人一点也不想搬到商行经理处外面去住。她的孩子、表兄贝奈蒂克特和威尔顿夫人自己都觉得住在商行里面比较安全。黑人女仆哈丽玛的关心照顾，也减轻了一些这种被囚禁生活的痛苦。再说，看样子阿尔菲兹好象也不会允许威尔顿夫人离开商行经理处。阿尔菲兹将从威尔顿夫人的十万美元赎金中，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佣金，他当然为了这笔巨款也要严密地看守好威尔顿夫人。阿尔菲

① 指马塔迪·马博等扎伊尔大港口。

兹觉得自己的运气真是不坏，这时候不论是卡桑加或是比耶那两个商行经理处，都没有急需他亲自去料理的事，他可以不用离开卡松台。科因卜拉代替他派遣士兵去各地围剿和抢劫新的黑奴去了，这个醉鬼不在阿尔菲兹眼前，他当然不会想他的。

此外，尼古鲁在动身之前也再三郑重交待，要阿尔菲兹注意威尔顿夫人，必须严密地看好她，这非常重要。他们还不知道埃尔居尔现在到底怎么样了，要是他在这个可怕的卡松台地区还没死，那他就有可能会想法接近威尔顿夫人，并且把她从阿尔菲兹的手上抢走。这个黑奴贩子老板心里非常清楚，眼前这件事，是关系到一大笔美元收入的问题。他对威尔顿夫人负责尽心看管，就象他对自己的钱箱一样。

现在威尔顿夫人又象刚到商行经理处那些日子一样，过着单调刻板的生活。在这个商行大院围墙里面，人们的各种活动，和外面当地人的生产活动完全一模一样。阿尔菲兹完全是按照卡松台本地人的生活习惯过日子的。商行大院里的妇女们就象城里那些为了尽量使她们的丈夫或主人感到高兴，而努力干活的妇女们一模一样。她们用大木槌在石臼里舂稻谷，一直把谷子舂成干干净净的大米；把玉米剥皮去壳和经过各种必要的制作程序，作成碎粒的玉米渣，用来制作当地叫作"麻迪列"的玉米渣粥；她们收割那种穗头特大的高粱，眼前刚举行过庆祝宣告高粱成熟的仪式；她们用那种名叫"麻帕夫"的当地橄榄榨香油，从这种油里，能提炼出当地人非常珍贵的香料；她们纺棉花，把棉卷缠在一

个有一英尺半长的纺锤上，然后很快地旋转棉锤纺成棉线。她们用木槌砸树皮，砸成只剩下纤维的树皮布。她们清除地里的木薯根，准备好土地，播种当地的各种农作物。她们用木薯磨成的木薯粉，还从高达二十英尺，象树一样的蚕豆棵上，摘下长十五英寸的蚕豆夹，这种蚕豆，当地叫作“莫西扎乃”；她们还收获专用于榨油的花生果和一种多年生开浅蓝花的，当地叫作“奇罗贝”的小豆，这种浅蓝色豆花放在高粱米粥中，可以增加香味，她们还种植当地产的咖啡、甘蔗，甘蔗可以作蜜糖水；还有洋葱、番石榴、芝麻、黄瓜，这种黄瓜很大，瓜籽呈棕黄色，可以炒熟吃，味道象小栗子一样；她们用香蕉酿制“马洛夫”甜酒，还有“碰杯”酒，以及其他饮料。她们饲养家畜，给奶牛挤奶，这种奶牛只有看着小牛犊，或者放一个小牛犊标本①在它旁边，才肯让人挤奶。她们同时还要看管这些矮种的小牝牛，小牝牛头上长着短牛角，有的头上刚鼓出两个青疙瘩。她们也喂山羊，这种在当地作为肉食品的山羊，同时又是商品交换的重要媒介，山羊可以说和黑奴一样是可供流通使用的货币。此外，商行经理处的妇女们还养家禽、生猪、绵羊、耕牛等等。上面这一大堆农田、家务操作说明在非洲大陆这些落后地区，妇女承担着多么沉重的劳动！

男人在妇女劳动的时候，吸烟或者吸大麻，他们赶着大象或水牛去给黑奴贩子老板干活赚工钱，去帮着围剿抢劫黑奴和驮东西。不论是收获玉米或是去捕捉黑奴，都同样是

① 小牛皮缝成小牛的样子，里面填上稻草。

在固定的季节进行的一种增加收入的活动。

关于在非洲这个地区，男人和妇女作的这许多事情，威尔顿夫人因为是住在阿尔菲兹的商行大院里，所以只能看到妇女从事的这一部分劳动。有时她停下来看黑人妇女们干活，应当说明，这些妇女每次总是对她作出那种令人不愉快的鬼脸，故意让威尔顿夫人看。一种种族的本能使这些不幸的黑人妇女仇恨一个白种女人，在她们心中对威尔顿夫人确实没有任何一点怜悯的感情。哈丽玛是唯一的例外，威尔顿夫人学会了一些当地土话的词句，没过多久，她就能和这个年轻的女奴隶作一些交谈了。

小雅克经常在他妈妈到院子里散步的时候，陪伴着妈妈。在这个院子里的一棵巨大的猴面包树上，有几架用树棍搭起的鹳鹤[①]鸟窠，和"苏伊芒加"鸟[②]巢，这后一种鸟前胸和喉部都是猩红色，很象美洲那种织巢鸟[③]；还有"非洲寡妇鸟"的鸟窠，这种鸟去茅屋顶衔泥草，修建自己的鸟窠，也有叫声非常优美的"卡劳"鸟[④]；还有一种浅灰色、红尾巴的鹦鹉，在马尼野马部族居住地区叫作"陆司"，这个部族还用这种鸟的名字称呼本部族的酋长。另有一种类似美洲灰色朱顶雀的鸟当地叫作"德鲁果"，是一种专吃昆虫的鸟。此外这里到处还飞着各式各样的蝴蝶，总有好几百种，特别

---

① 一种生长在亚非两洲的大鸟，宽嘴，颈上无毛，缩在翅膀下，长腿象仙鹤。

② 非洲产的一种织巢鸟。

③ 属文鸟科的一种鸟，善于营造巢穴。

④ 非洲鸣禽，深灰色。

是在那几条穿过商行大院的溪水沿岸到处都是。小雅克对蝴蝶虽然也有兴趣，但最有兴趣的人则是表兄贝奈蒂克特。小雅克心里感到最可惜的是自己长得太小太矮，看不见围墙外面的世界。可惜啊！他的朋友狄克·桑特现在在什么地方呢？狄克能带他爬上《流浪者》号那么高的帆架！他跟着狄克，曾经爬上过有一百英尺高的大树枝头！他们两个要是现在在一起，那会玩得多开心啊！

表兄贝奈蒂克特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不缺少昆虫，他总是会觉得日子好过得很。他在商行大院里，虽然没有了眼镜和放大镜，他还是尽力去研究昆虫，他很高兴，自己找到了一种特小的蜜蜂，这种小蜜蜂在虫蛀的小树洞里筑蜂窝；还有一种《泯蜂》①，就象老是去占别的鸟类巢穴的鹌鹑一样，专门在别的蜜蜂窝里产卵。这里蚊子也多得很，在小溪沟边上，表兄贝奈蒂克特已经给这些蚊子咬得不象样子了，都认不出他的样子了。当威尔顿夫人因为看到表兄给这些可恶的蚊子咬成这个样子，责怪他的时候，他回答说：

“哎呀，表妹啊，”他一边搔着蚊子叮的地方，都搔出血来了，一边说，“这是蚊子的本能，这不能怪它们！”

终于有一天，就是6月17日那天，表兄贝奈蒂克特几乎就要成为最幸运的昆虫学家了。但是这个意外事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很值得我们从头到尾仔细地说一说。

时间是在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天气热得要命，弄得商行大院里的人都只好呆在自己的茅草屋里，即使在卡松台街

---

① 泯蜂是非洲产的一种马蜂。

上，这时候也见不到一个当地人。

威尔顿夫人在小雅克旁边打磕睡，小雅克在睡觉。

表兄贝奈蒂克特同样也受到这种热带气候的影响，放弃了他最喜爱的捕捉昆虫的户外活动。但是他心里一直觉得很别扭，因为正是在中午这样的阳光下，他才能听到整个昆虫世界的交响乐。所以他现在带着十分惋惜的心情，躲藏在自己的茅屋里，在屋子里一待下来睡神就来了，把他拖进了他不愿意去的午睡梦乡。

突然间，他的眼睛似闭未闭，听见一阵颤动的响声，这是一种使人无法不予理采的虫子飞动的嗡嗡声，这些声音有时可能是虫子翅膀震动每秒钟高达一万五六千次的响声。

“这是一只六脚虫！”表兄贝奈蒂克特嚷着说，他立即睁大了眼睛，从铺草堆里翻身站了起来。

在他的茅屋里嗡嗡响的是一只六脚虫，这是肯定无疑的了。表兄贝奈蒂克特虽然眼睛很近视，但是至少他的听觉还是很灵的，他的耳朵只要听一下昆虫翅膀振动声音的强度，就能辨别出是什么样的昆虫，他现在觉得眼前这种昆虫的响声，肯定是一种巨型昆虫发出的声音，但是他却听不出是什么样的昆虫。

“这是一只什么样的六脚虫呢？”表兄贝奈蒂克特自言自语地说。

于是他就想办法要去看清这个飞虫，这对于他这样一个没有戴眼镜的近视眼来说，是很难办的。好在他主要只是想从这只昆虫翅膀振动的响声来识别这只虫子所属的

科目。

那种昆虫学家的专业本能，使他心中预感到，这件事还得费一番力气才行。并且这只象是天赐珍宝一样飞进他茅屋来的六脚虫，肯定不是第一个，一定还会有别的昆虫。

表兄贝奈蒂克特站直了身体，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听着。阳光透过屋顶照在他的身上。他的两只眼睛这时发现一个在空中飞舞的大黑点，但是黑点离开他的眼睛总是不那么近，他没法辨别这只昆虫的样子。他屏住呼吸，即使感到自己脸上或手上什么地方给叮了一口，他也决心不作任何动作，以免把他的这个六脚虫吓跑了。

终于，这个嗡嗡响的昆虫在围着他转了半天之后，落在表兄贝奈蒂克特的头上了。他张开嘴，待了一会，好象要高兴地微笑一下，这是多么得意的微笑啊！他感觉到了这个轻巧的小虫子，正在他的头发上奔跑。他很想伸手到头上抓住这个小家伙，在手上玩一会；但是他忍住了没动手，他这样作是很对的。

“不行，不能抓啊！”他心里说，“我一抓，它就飞跑了，或者会更糟，我可能把它弄伤了。还是等它爬到离我的眼睛更近的地方吧！哎呀！这不是它在爬了，下来了。我已经感觉到它的小爪子在我的额骨头上走动了！这一定是一只相当大个的六脚虫。上帝保佑！千万让它往下爬吧！爬到我的鼻子尖上，那我只用两只眼睛往中间一斗，大概就能看见它了，就能确定它是属于哪一个科目或种类的昆虫了！”

表兄贝奈蒂克特这样想着一点也没动，但是从他那突出老高的额头，到他那个相当长的鼻子的尖顶头，这个距离

是够远的。而且这个不受拘束任意游荡的小虫，也可能会往其他地方爬，譬如它可以往左右两只耳朵爬，可以在天灵盖附近爬，这些地方都离开了这位昆虫学家的视野，这还不说它随时都有重新飞跑的可能，它会飞出这间茅屋，飞到它平时生活的太阳光下，一去不返，和那些目前正在发出嗡嗡的响声，招唤着它到院子里去的同类一起欢聚！

表兄贝奈蒂克特心里反复盘算着所有这些情况。在这位昆虫学家一生的经历中，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心情激动的时刻！一只非洲种的六脚虫，至少是和美洲六脚虫不同的一个异种，或者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异种六脚虫，现在就呆在自己的头上，只要这只昆虫敢于再向他的眼睛爬近一英寸，他就能辨认出这是一只什么种类和科目的六脚虫了。

就在这时，表兄贝奈蒂克特的愿望好象要实现了。这只虫子在他那蓬乱的象野生草丛一样的头发顶上，游荡了一会儿之后，开始向表兄贝奈蒂克特前额和头发的边沿爬了下来，他现在总算有希望了，但愿这只小虫能一直爬到自己的鼻梁顶上，一旦到了鼻梁顶上，那它怎么还会不往下爬到他的鼻子尖上呢？

"我要是这个虫子，我就一定会往鼻子尖上爬！"这位有资格的昆虫学家心里说。

要是说真话，换一个人处在表兄贝奈蒂克特的地位，他就会对准自己的额头猛击一掌，打死这只讨厌的虫子，或者至少也得把虫子赶走。一个人清楚地感觉到一只六脚虫在自己脸上乱爬，还不说要担心被虫子叮咬，能够一动也不

动，这就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有点英雄气概的！古代斯巴达人曾经让狐狸咬自己的胸脯[1]；古罗马人用手指夹着红火炭[2]，这两个人并不比表兄贝奈蒂克特更能控制自己，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肯定，他就是上面那两个古代英雄的子孙。

那只小虫兜了二十几个小圈子之后，爬到了他的鼻梁上。它在那里犹豫了一会，这简直使表兄贝奈蒂克特浑身的血液都涌上心头了，这只六脚虫是要朝上爬出自己的视野，还是要往下爬呢？

六脚虫往下爬了！表兄贝奈蒂克特感觉到它那毛茸茸的脚爪，在往自己鼻子尖端移动。小虫既不往左，也不往右，就停在随着呼吸扇动的两块鼻翼之间，微微翘起的昆虫学家的鼻梁下方，这只专为戴眼镜用的鼻子，长得很好。小虫爬过了被可怜的表兄丢失的那副眼镜多年压成的小坑，就停在他鼻尖顶头突出的圆鼻头上了。

六脚虫呆的地方是再好不过的位置了。在这样的距离，表兄贝奈蒂克特正好集中两只眼睛的视线，就象两只透光镜，从两边集中射在昆虫的身上。

“感谢全能的上帝啊！”表兄贝奈蒂克特禁不住叫了一声说，“是一只萤光鞘翅虫[3]！”

---

① 古代一个斯巴达人把一只狐狸藏在上衣里，胸部被咬伤，他还若无其事，谈笑自若。

② 古罗马人用手抓起火炭，表示勇敢。

③ 名虎岬虫（日译班猫类虫），是鞘翅目昆虫中步行虫的同类，农田益虫，以鼻涕虫和农作物害虫的幼虫为食物，生有带黄斑的绿色鞘翅，又名狮身人面虫。

确实他不应该这样大声地喊叫这只昆虫的名字，他应该只在心里叫一声！但是，对于一个十分热情的昆虫学家来说，此时此地不让他叫，这种要求不是太高了吗？

一只长着宽大的鞘翅，昆虫标本中稀有的这种南非特产的萤光鞘翅虫，就在自己的鼻子尖上，却不让他高兴地叫一声，这是任何人也作不到的事！

不幸的是这只萤光鞘翅虫听见了他的叫声，并且紧接着他又打了一个喷嚏，喷嚏振动了鼻子头上那块圆肉球，萤光虫就在这鼻子头上呆着。表兄贝奈蒂克特准备动手去抓这只小虫，他伸出了手，用力一捂，手里只抓到了他自己的鼻子。

"该死！"他叫骂了一声。

但是，这时候他表现出一种超人的冷静。

他知道这只萤光鞘翅虫只是稍微飞开一下，可以说它只是走开一下，而不是飞走。所以他跪坐下来，就看见了这只小虫。萤光虫离开他的眼睛不到十英寸远，象一个小黑点很快地在一道照进来的阳光下走动。

显然这样比刚才更好，小虫自由自在地活动，更有利于对它进行观察研究。但是，必须始终盯住它，别让它跑得看不见了。

"要抓住这只萤光鞘翅虫，那就有可能把它弄坏了！"表兄贝奈蒂克特心里说，"不行，我还是就这样盯住它！好好欣赏欣赏再说，反正我什么时候抓它都成！"

表兄贝奈蒂克特是不是错打了主意呢？不论是对还是错，他现在已经是两手爬在前边，鼻子靠着地面，象一只大

狗在嗅着什么踪迹似的，跟在那只了不起的六脚虫后面，从相距七八英寸的地方向前爬着。过了一会，他已经爬出了自己的茅屋，呆在中午的阳光底下了，又过了几分钟，他已经爬到阿尔菲兹的商行经理处大院围墙的木栅栏脚下了。

在这个地方，这只萤光鞘翅虫会不会一下跳出木栅栏外面，让自己和这位热情追求它的学者之间隔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壁呢？不会的，萤光虫是不会那样作的，表兄贝奈蒂克特很了解小虫不会跳出木栅栏，它一直呆在那里，懒洋洋地向前爬着。要是进行昆虫学方面的观察，这个距离是太远了，其实刚才他已经观察研究过了；但是要一直盯着它这个在地上爬行的活动小黑点，目前这样的距离还是可以的。

这只萤光鞘翅虫爬到了木栅栏围墙跟前，碰到一个田鼠挖的大洞，洞口就在这个围墙底下。萤光虫一到那里，就毫不犹豫地钻进这个田鼠洞里去了，因为萤光虫生性就喜欢到这种阴暗的地方去。表兄贝奈蒂克特觉得自己肯定是再也看不见这只小虫了。但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个田鼠洞的直径至少也有两英尺，这简直是一条地下走廊，象他这样又瘦又长的身材，完全可以爬得进去。于是他怀着一种爱好钻研问题的热情，就跟在萤光虫的后面钻进田鼠洞，他甚至根本就没想到这样钻到地底下，他就会钻出了商行大院的围墙。实际上这个田鼠洞已经成了一条沟通大院内外的通道。表兄贝奈蒂克特爬了半分钟，已经出了商行大院。他对于走出大院这件事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一心要追求的是那只引导他进洞的漂亮虫子。但是萤光虫可能

是已经厌倦了这种长途爬行活动。它展开了自己的鞘翅，扇动翅膀，就要飞走。表兄贝奈蒂克特觉得要出事了！他马上翻过手就捂，他要把这只萤光虫捂在地上，作为小虫子的临时禁闭所，但是“扑楞”一声！……萤光鞘翅虫飞走了。

多么令人失望啊！不过这一只萤光虫是不会飞得太远的，表兄贝奈蒂克特站了起来，四处张望，伸出两手，张开双臂，向前冲去……

萤光虫在他的头顶上飞旋，他只能看见一个大的黑点，看不清虫子的具体身躯。

小虫会不会在表兄贝奈蒂克特那一堆蓬乱的头发顶上，随心所欲地飞上几个圈子，然后重新落在地上呢？看情况它是很有可能会这样的。

这位不走运的昆虫学家真是倒霉，阿尔菲兹的商行大院这一部分，正好是在卡松台城区的最北头，旁边就是一片大森林，这片森林在卡松台地区足足占有好几平方英里的面积。如果这只萤光鞘翅虫飞进了这座森林，如果它在那里从一个树枝飞到另一个树枝，那就根本别再希望能把它放进那个宝贝白铁皮箱制成的标本盒子里了，本来这只虫子应该是标本盒子里最珍贵的一个昆虫标本。

哎呀！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这只萤光虫又落在地上了。表兄贝奈蒂克特得到了这样一个完全出乎意外的，重见萤光虫的好机会，他就马上赶过去爬在地上了。但是萤光虫这时不再用脚爬了，它一点一点地往前跳着走。

表兄贝奈蒂克特可给累坏了，他也跟着萤光虫跳，漆盖和手指甲都磨出血了。他张开两只手臂随着那个到处乱跳

的小黑点，左边一抓，右边一扑。真象是在这块热得烫人的土地上作半自由式①划水练习，和一个游泳的人在水里一样。

力气都白费了！他扑过去的两只手，每次都抓空了。萤光虫好象故意逗他似的逃开了，转眼间萤光虫已经逃到一片绿叶树丛中去了，它先冲着表兄贝奈蒂克特的耳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去，它鼓动自己的鞘翅，发出一阵很大的嗡嗡声，这声音也显得更加具有嘲笑人的味道，然后就向高处飞走了。

“真该死！”表兄贝奈蒂克特第二次叫骂了！“它从我手里逃走了！这个没良心的六脚虫！在我的标本盒子里，我给你保留着一个荣誉的位子！好啊，你要逃走，不行！我不能放掉你，我一定得追着你，一直到把你逮住！……”

这位狼狈不堪的表兄自己也忘了，他那一双近视眼，在这一大片绿叶丛中，根本没法看到这只萤光鞘翅虫。但是他已经没法控制自己了，他怨恨和忿怒得简直要发疯了。这都怪他自己，只能怪他自己弄出这种倒霉的结果。要是一开始他就把萤光虫抓住，不去观察研究“它自由自在的活动”，就绝不会出现后来这些事了，并且他很可能已经得到了这只了不起的非洲萤光鞘翅虫标本了，这只虫的别名和神话中狮身人面怪兽②的名字一样，叫作狮身人面虫。

表兄贝奈蒂克特简直给弄糊涂了。他根本一点也没想到，一连串发生的这些极其意外的情况，竟使他从而获得了

---

① 一种旧式游泳，两手象自由势，两腿作蛙泳。

② 即古埃及传说中的狮身人面兽。

自由。他没想到自己钻进去的那个田鼠洞，给他引向了一个出口，他已经离开了阿尔菲兹的商行大院。眼前这是一片森林，他的萤光鞘翅虫就在这些树下飞来飞去，他不论费多大的力气，也非要重新得到自己的萤光虫不可。

于是他就往这茂密的树林里，一直跑了进去，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在干什么，只是一直幻想着那只宝贝虫子就在眼前，他就象一只特大的盲蜘蛛一样，挥动着自己的长臂，在空中乱打！他要跑到什么地方去？他回头怎么回来？他是不是还要回来？这些问题他连想也不去想。他就这样冒着被当地土人发现或被野兽袭击的危险，向森林深处足足跑了有一英里路。

突然间，当他跑近一片荆棘林丛的时候，跳出来一个大家伙，一下扑到了他的身上。接着，就象表兄贝奈蒂克特对待萤光虫那样，那个大家伙一手抓住他的后脑勺，另一只手托着他的后腰，表兄贝奈蒂克特还没来得及弄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已经被背进大树林里去了。

确实，这一天表兄贝奈蒂克特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他没能以自己的新标本，宣布自己是世界五大洲中最幸福的昆虫学家！

第十六章

大巫师

在6月17日这一天，当威尔顿夫人没有看见表兄贝奈蒂克特在惯常见面的时间出来，她心里感到非常优虑。

她的这个老小孩会出了什么事呢？她真想不出来。要说他竟然能从这个绝对无法逾越的围墙圈起来的商行大院里逃走，这是谁也不会相信的。再说威尔顿夫人很了解自己的表兄，如果有谁要劝这个性格古怪的人逃走，要他丢掉那个装着他收集非洲昆虫标本的白铁皮盒子，他肯定会立即断然拒绝。而现在他的标本盒子还留在茅屋里，完整无损地保存着这位昆虫学家自从到非洲以来能够收集到的全部标本。说他是自愿地丢掉自己的宝贝昆虫标本盒子，这种假定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表兄贝奈蒂克特现在确实已经不在约瑟·安东尼奥·阿尔菲兹的商行大院里了！

威尔顿夫人在整个这一天里，都在不停地找寻表兄。小雅克和女奴隶哈丽玛跟她一起找。一点结果也没有。

这时威尔顿夫人不能不忧心忡忡地怀疑，这是商行老板阿尔菲兹派人把他绑走了，为什么要把这个被他们囚禁在大院的人绑走呢？威尔顿夫人想不出。但是，阿尔菲兹把他弄走干什么呢？是把他关在大广场旁边那种黑奴住的栅栏木房里了吗？为什么在威尔顿夫人和尼古鲁已经谈判达成协议之后，要绑走表兄贝奈蒂克特呢？协议规定的释放人数中，不是包括表兄贝奈蒂克特在内的吗？不是说好了，要阿尔菲兹把威尔顿夫人他们三个人送到木萨米迪什，交到杰姆斯·卫·威尔顿先生的手里，换取十万美元赎金的吗？

如果威尔顿夫人亲眼看见了，当阿尔菲兹听说他囚禁的一个人失踪的时候，那种气急败坏的样子，她就会知道这

不是阿尔菲兹干的了，表兄贝奈蒂克特的失踪，是不符合阿尔菲兹的愿望的。但是，要是说表兄贝奈蒂克特是有意逃跑的，那他为什么不把逃跑的秘密计划事先告诉威尔顿夫人呢？

不过，阿尔菲兹和他的手下人经过非常细心的搜查，终于发现了那个直接使大院和旁边的森林沟通的田鼠洞，阿尔菲兹完全肯定了，这个专门"追逐苍蝇的家伙"是从这个狭窄的田鼠洞里逃走的。当他想到贝奈蒂克特的逃走这一事故的责任，一定会落到自己身上，并且会相应地减少自己在这一笔赎金中应得的佣金时，人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气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笨蛋自己本来值不了几个钱，"他心里说，"但是，没了他，我就少赚多了！嘿！我要是把他给逮回来！……"

但是，虽然经过了在商行大院内部查找和在森林里很大一片地方搜寻，连逃亡者的一点影子也没见到。威尔顿夫人只好承认自己的表兄是真的失踪了；阿尔菲兹也只好随他去了。因为人们断定他不会是预先和外面建立了联系，所以显然他只会是偶然间发现了这个田鼠洞，接着就钻进去逃跑了，根本就没有去想他丢下的表妹和小雅克，好象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似的。

威尔顿夫人不得不承认事情经过大概就是这样的，但是她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埋怨这位可怜的表兄，她相信这位表兄一定是一点也不知道自己这是干了什么事。

"这个可怜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威尔顿夫人心里一直在忧虑。

不用说，那个田鼠洞在当天就被严实合缝地堵起来了，同时对商行经理处大院内外的警卫和监视也更严密了。

因此对于威尔顿夫人和孩子来说，那种单调无味的囚禁生活又重新开始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种在当地每年这个季节里，非常少见的异常气候，从6月19日开始，下起没完没了的大雨，本来这里的雨季在四月底就已经结束了。现在居然天上会布满了乌云，持续不断的大雨，把整个卡松台地区都淹了。

这一场连绵不断的大雨，对于威尔顿夫人来说，只不过是增加了她的烦恼，因为她不能再到商行大院子里散步了；但是对于当地土人群众来说，则是一场涝灾。低洼地里长满了已经成熟的庄稼，全都泡在水里了。当地居民突然被天灾夺去了收成，眼看要大难临头了。收获季节的一切生产活动，都没法进行了。土女王莫阿娜和她的亲信、官员们一样，在这场灾难面前，都不知道该怎么好了。

于是他们就去请巫师帮助，但是不能请那种靠魔法和念咒给人治病的巫师；也不能请那些给当地人算命和占卜的巫师，目前是要解救众生共同的灾难，必须去请那些具有呼风唤雨和躯散风雨法力的大巫师，来解除灾难。

请来的好几个大巫师，都白费力气了。他们空唱了半天单调的巫师咒，空摇了多次手上的双铃和身上的小铜铃，拿出了他们最灵验的救命巫符①，特别是取出了一个装满

① 用贝壳或其他骨头作的，带在身上可以防鬼护身。

粪土和碎树皮的号角，号角尾端有三块骨叉，大巫师们作法，从号角里撒出小粪球[①]或是从嘴里啐出吐沫，不论是粪球、吐沫都要落在土女王左右最高贵的大官脸上。而这一切法术却一点也没有驱走魔鬼和它们带来的乌云。

所以事情眼看是越来越糟了，这时莫阿娜土女王想起了要去请一位有名的大巫师，这位大巫师当时正在安哥拉北部活动，他是第一流的大巫师，他的法术由于他从没有到卡松台来试验过，所以就更受人们称赞。但是唯一的问题是不知道他在大雨中求晴天是否能行。

就在6月25日这一天上午，这位第一次新来的大巫师，随着一阵乱响的铃声，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卡松台。

这位大巫师一直走向大广场，马上成群的当地土人都跑到他跟前来了。天上的乌云显得有点发白了，风向也象有些要转变了。这些将要晴天的预兆，正好就在这时出现，因此人们对这位大巫师就先有了三分敬意。

说实话这位大巫师是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一个最神气的黑人，他身高至少有六英尺，看样子很有力气。就光他这副仪表身材就已经使人群十分敬畏了。

往常那些巫师们走村串镇的时候，总是三个、四个或五个人一起来，另外还有助手或同伙陪着；而这一回来的大巫师却就是他一个人。在他整个前胸上，都用白色粘土画满了乱七八糟的花纹。下身遮着一条宽大的树皮纤维布裙。这一切杂乱的装饰却没有改变大巫师所固有的一种现代的

① 鸟粪或鼠、羊粪球用红土或白粘土染色晒干，作为巫师作法念咒的道具。

英俊气派。他脖子上挂着一副鸟头骨串起的项圈，头上戴着一顶镶着玻璃珠、插着羽毛的皮帽，腰上系着一根皮带，上面挂着足有几百颗小铃铛，走起路来比那种装满銮铃的西班牙骡子[①]的响声还要大，这就是当地作为天使的巫师们典型的漂亮服饰。

大巫师作法用的全部道具就是由一个半截葫芦底作的一只篮子，里面装着贝壳、救命巫符、木刻小神象和其他神物；除此之外还有一大堆小粪球，这是中非一带巫师念咒作法祈天的一种重要道具。

人群很快就发现了这位大巫师有个特点，他是个哑巴。但是这一个缺陷只会更加使周围人群迷信他的法术。他嘴里发出的是一种低沉、沙哑的拖长音，听不出任何含意。这就更加使人群相信巫师法术的神秘了。

大巫师首先围着大广场转了一圈，跳着那种孔雀舞[②]，使他腰里的铃铛一起大响起来，人群一起跟着他，模仿着他的舞步。真象是一大群猴子在跟着一只大熊学舞蹈。接着，突然大巫师走上了卡松台的中央大街，他一直向土女王宫走去。

土女王莫阿娜一听说新的大巫师来了，她立即带着左右的亲信官员出来相见。

大巫师向土女王行礼，一躬到地，然后直起身来，让土女王看着他魁梧的身体。这时他两手伸向天空，只见天上团团乌云正在飞快地滚动，大巫师用手指着这些云团；他模

① 西班牙山区驮运货物的骡子，颈项和身上都挂着许多铃铛。

② 一种十六世纪的舞蹈。

仿着云团滚动的样子，表演着一种十分生动的哑剧动作。大巫师指令云团向西方滚动，但是云团却突然向东方疾驰，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它们的方向。

这时，突然间；完全出乎居民和官员们的意外，大巫师用手抓住了那位相貌威严的卡松台土女王的手，旁边几个土女王左右的亲信，要上去制止他这种完全违反土女王礼仪法规的行动；但是这位力大无比的大巫师，一把抓住第一个到他身旁那个官员的脖子，把他甩出了十五步远，在地上乱滚。

看样子土女王对大巫师这种傲慢的举动，一点也不反对，她向大巫师作了一个鬼脸，大概是表示向他微笑，只见大巫师拉着土女王快步走出人群，人群也立即跟在他们的后面跑起来了。

这一回大巫师是朝着阿尔菲兹的商行经理处去了，他很快就到了商行的大门口，大门里面上了锁。大巫师用肩膀一顶，门就倒到地上了。他拖着顺从自己的土王后，进了商行的大院。

黑奴贩子老板阿尔菲兹和他的士兵，还有他的奴隶，都跑过来了，他们要惩办这种冒失鬼，胆敢不等人开门，就破门而入。但是大家看见连土女王都不责怪他，他们也就全都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了。

这时阿尔菲兹走了过来，大概是想问土女王到商行来，不知道有什么事；但是，大巫师不等他说话，就让人群后退，给自己周围留出一块空场，他立即重新开始，比刚才更加有劲地表演他的哑剧。他用手指着云团，作出威胁的样子，向



大巫师首先围着大广场转了一圈。

云团施展巫术，他先作出命令云团停止动作，然后又命令云团散开。他鼓起了那两个大腮帮子，向天上大堆的云团吹去，好象他有吹散这些乌云的力气似的。接着他又直起身子，好象要截住正在奔驰滚动的云团，人们真会以为他那巨大的身躯，一定会把云团抓住。

非常迷信的土女王莫阿娜，真可以说是被这位了不起的喜剧演员的表演给“抓住了”，她已经完全不由自主了，她发出一阵阵尖叫声，看样子她也要发巫疯了，她已经不自觉地跟着大巫师的脚步舞蹈起来了，土女王的亲信、官员和居民们都跟着土女王的样子动起来了。这位哑巴大巫师发出的沙哑声音，完全被那些在本地语言中占很大比例的尖叫、狂吼和歌唱声淹没了。

东方天边的乌黑云团是否已经停止不再扩展？乌云是否已经不再遮住这热带的阳光？在新来的大巫师通天符咒的威力面前，乌云是否已经开始退散？没有，情况正好相反，就在土女王和她的民众，幻想着制服那些在他们头上没完没了地倾泄暴雨的魔鬼的时候，原来从黎明开始已经显得有些转晴的天气，现在突然变得更加阴森了。一阵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大雨点，噼噼啪啪地打击着地面。

这时，人群的情绪发生了变化，都要责难这个大巫师了，他的巫术并不比其他巫师高明。大家看到土王后的眉头好象皱了一下，就知道这个大巫师至少也会给割掉两个耳朵！人群缩小的圈子，围紧了这个大巫师；向他举起了拳头，要揍他。正在人们要给大巫师一点颜色看看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转变了人群对大巫师的敌对态度。

大巫师昂首俯视着整个这一片向他吼叫着的人群，挥手向着商行大院的一个地方一指。他的手势是如此地庄严有力，所有的人都转身看了他手指的方向。

威尔顿夫人和小雅克听到了大院里人群的喧闹和吼叫声，刚刚走出茅屋。大巫师忿怒挥手所指的，就是他们母子俩，他左手指着威尔顿夫人母子，右手高举，指向天空。

他们俩！就是他们俩！就是这个白女人，就是她这个孩子，我们所有的灾难都是他们带来的！害人的魔怪都是他们派来的！这满天的乌云，是他们从自己国家多雨的地方带来的，他们是故意要淹没我们卡松台农田的！

现在大家都觉得真相大白了。莫阿娜土女王用手指着威尔顿夫人，作出一个威胁的手势。土人群众发出了更加可怕的叫骂声，一起朝着威尔顿夫人扑了过去。

威尔顿夫人心里想一切都完了！她两手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儿子，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象一座雕象一样，面对着这一大片万分激怒的人群。

大巫师走向威尔顿夫人了。人群立即闪开一条路，让这位天使通过。他找到了天灾的祸根，大概也已经有了解除灾难的办法了。

商行老板阿尔菲兹也走过来了，对他来说威尔顿夫人的生命是值很多美元的，他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才好。

大巫师抓住了小雅克，从他妈妈怀里夺了过来，把孩子举向高空。大家都猜想，为了使天神息怒，不再下雨，大巫师一定会往地上一摔，把这个孩子的脑袋砸碎！

威尔顿夫人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倒在地上晕过

去了。

但是，大巫师先向土女王示意，大概是要土女王放心让他处理这两个人，他已经又托起了那个不幸的孩子妈妈，他两手托着这母子二人就走，这时完全被大巫师的威力慑伏的人群，赶快给他让出一条道路。

但是气急败坏的阿尔菲兹，却不愿意让大巫师就这样把人带走。由他负责囚禁的三个人，已经丢掉一个了，现在眼看三个人都没有了，人没了，尼古鲁答应给他的那一大笔佣金也没了，这说什么也不行，宁肯让整个卡松台的土地全都给洪水淹没！他也要反对大巫师把人带走！

这时只见当地的无数人群一哄而起，都来反对阿尔菲兹了。土女王命令卫兵，要把他抓起来。阿尔菲兹知道会吃亏，只好不再说什么，一边嘴里咒骂着这个凶恶的莫阿娜土女王养的这一群土人，专干这些迷信的蠢事！

这些土人真的在等待天上的乌云，和带来乌云的那两个白人母子一起消灭。他们一点也不怀疑，那位大巫师是要用这两个外国人的鲜血，去浇灭这一场使他们受害的暴雨。

这时候，那位大巫师托着他的两个牺牲品，就象一只雄狮大嘴上叼着两只小羊，好象一点重量也没有。小雅克早给吓坏了，威尔顿夫人已经失去了知觉，这时已经忿怒到了极点的人群，用吼叫欢送大巫师；但是大巫师走出人群，穿过卡松台城区，就走进了大森林，一直走了差不多三英里路，他的腿一点也不觉得累。最后，就剩他一个人了，因为那些土人明白了大巫师不要他们跟着再往前走了。这时他

到达了一条由南向北水势迅猛的河流。

就在这里，岸边有一个相当宽的水洞，外面长满了很高的野草丛，草叶下垂，遮住了整个河岸，在草丛后面的这个水洞里，停着一只独木舟，上面用茅草搭了一个船舱棚。

大巫师把他托着的两个人往船上一放，用脚一蹬，小船出了水洞，激流的河水，带着独木舟飞也似地向北方奔去，这时大巫师才用清晰的语言说：

“我的船长，威尔顿夫人和小雅克，我给你送来了！咱们快走，现在让天上所有的乌云都变成大雨，去给卡松台那些傻瓜们洗澡吧！”

第十七章

随水漂流

原来大巫师就是埃尔居尔，是他在那样对狄克·桑特说话，他穿着这身奇形怪状的大巫师服饰，简直认不出是他了。狄克·桑特身体还没有复原，需要表兄贝奈蒂克特在旁边扶着他，大狗丁戈就在他旁边卧着。

威尔顿夫人已经恢复了知觉，她只说出了这几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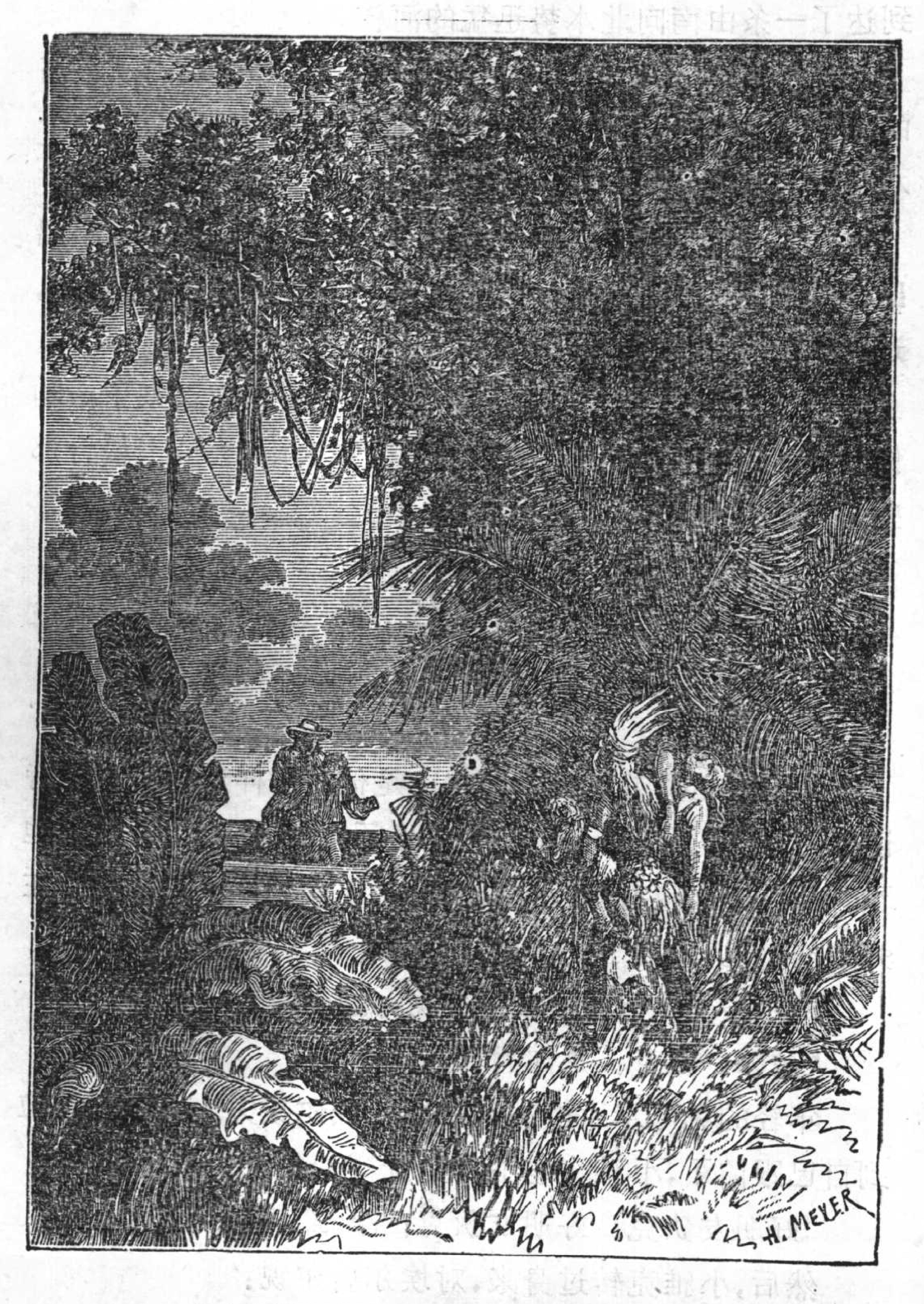
“是你！狄克！是你啊！”

年轻的见习水手刚站起来了，威尔顿夫人已经把他拉到自己跟前了，小雅克也不停地抚摸着狄克·桑特。

“好朋友狄克！好朋友狄克！”小雅克连着说。

然后，小雅克转过身来，对埃尔居尔说：

“我啊，我真没认出来是你！”



"威尔顿夫人和小雅克，我给你送来了！"

"嘿，你看这画的多棒！"埃尔居尔一边擦去他画在胸口的那些花纹，一边回答说。

"你太难看了！"小雅克说。

"那当然罗！我装的是魔鬼，魔鬼会好看吗！"

"埃尔居尔！"威尔顿夫人叫着，同时向这位正直的黑人伸出了友谊的手。

"他把你救出来了，"狄克·桑特接着说，"象他那次救我一样，虽然他一直不愿意承认我是靠他才得救的。"

"得救！得救！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得救呢！"埃尔居尔回答说，"再说，如果没有贝奈蒂克特先生来告诉我们你在什么地方，威尔顿夫人，那我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确实就是埃尔居尔，在五天以前，一下扑到了这个昆虫学家的身上了。表兄贝奈蒂克特当时是为了追他那个宝贝萤光虫，从商行大院钻出来，一路扑打着萤光虫，摸出了两英里多路。没有这件意外遭遇，不论狄克·桑特，还是埃尔居尔，都没法知道威尔顿夫人被窝藏在什么地方，埃尔居尔也没办法穿上大巫师的破衣服，去卡松台冒险了。

当小船在这一段河道狭窄的水流中，疾速向下游漂流的时候，埃尔居尔讲述了他从宽扎河营地逃跑之后的这一段经历；他讲了自己怎样不让别人看见，一直跟着威尔顿夫人和小雅克乘坐的"椅担塌"；他怎样找到了受伤的丁戈，他和丁戈又怎样来到了卡松台的近郊；他又怎样让丁戈带了一个纸条，告诉狄克·桑特，威尔顿夫人当时的情况。在表兄贝奈蒂克特意外地来到之后，他又怎么样去想办法钻进商行经理处，但是他没有得手，因为那里的警卫和监视比过

去任何时候都更严紧了，最后，他又怎么样找到了这样一个好机会，才从那个厉害的约瑟·安东尼奥·阿尔非兹手里，把威尔顿夫人抢了出来。他讲的那个好机会，就是这当天的事情，一个走乡串镇的大巫师，就是卡松台土女王焦急等待的那个有名的大巫师，正好从埃尔居尔所在的那个树林里经过。埃尔居尔天天都在这个树林里巡查、守望、监视着过往行人，随时准备进行一切必要的活动。于是，他就跳过逮住了这个大巫师，夺下了他的巫师道具，剥下了他的巫师服装，用几根藤条把他绑在一棵树底下了，藤条系得结实极了，就是大王波尔兄弟①一起来，也没法解开。然后他就照着那个大巫师的样子，在自己身上画花纹，装扮成这个大巫师的样子，以便去求天止雨。所有这一切准备工作，只用了几个钟头，但是要得到成功，那就一定要有卡松台土人那种荒唐的迷信精神的支持才行。

在埃尔居尔谈的这一段简略经历中，一点也没有提到关于狄克·桑特的事。

“可是，你的事呢，狄克？”威尔顿夫人问。

“我的事呀，威尔顿夫人！”年轻的见习水手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法跟你说，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的是你，是小雅克！……我当时想弄断那根把我绑在木柱子上的绳子，但是我白费了力气……水漫过了我的头顶……我就失去了知觉……当我重新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藏在这条河岸上一个偏僻无人的土洞里，洞外长满了纸莎草，埃尔

① 十九世纪美国有名的魔术家兄弟。

居尔蹲在我旁边，正在用一切办法救护我！”

“那当然了！因为我是巫师医生，”埃尔居尔说，“我会治病，又会祈雨求晴，还会捉鬼请神、算命占卜！……”

“埃尔居尔，”威尔顿夫人问他，“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样把狄克·桑特救出来的？”

“他是我救的吗，威尔顿夫人？”埃尔居尔回答说，“难道河水还不能把那根绑着我们船长的木柱子冲断吗？在半夜里河水又把他和那根柱子一块冲过来了，我把他解下来接到那个洞里，他给淹得半死了。再说，这一点也不难吗，趁着黑夜，爬到那些给土王殉葬的死人中间，就在那个墓坑里，等到那边一决堤放水，马上从两道流水的中间跑过去，费点力气用手一拧，就把那根柱子和被那些混球绑在上面的，我们的船长都拔出来了！这些事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换谁也都会这么干。就让贝奈蒂克特先生，他也会这样干的，就是丁戈也是一样！事实上，为什么说这不是丁戈干的呢？……”

这时大家听到丁戈在高兴地轻声叫唤，原来是小雅克正抱着狗的大头，亲热地在它脸上拍打。听了埃尔居尔说的最后那句话，雅克马上就问大狗：

“丁戈，是你救了我们的好朋友狄克吗？”

雅克一边问着，一边搬着大狗的脑袋左右摇晃。然后他又说：

“丁戈说不是它，埃尔居尔！你看见了，就是不是它。”他又向大狗问，“丁戈，是埃尔居尔救了咱们的船长吧？”

小雅克搬着这个听话的大狗脑袋，叫它上下点了五六

次头。

"它说是你，埃尔居尔！它说是你！"小雅克叫着说，"你看吗，就是你吧？"

"好朋友，丁戈，"埃尔居尔回答说，一边抚摸着大狗，"你这可不对啊！你不是答应了我，替我保守秘密的吗？"

是的！确实是埃尔居尔，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救了狄克·桑特的生命。但是他天生就是这样的人，他那谦逊的美德，使他不肯承认是自己救了狄克·桑特。再说，他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他一再说明，他的伙伴们不论是谁，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毫不犹豫地，象他这样去冒险的。

埃尔居尔这句话引起威尔顿夫人说起了老汤姆、他的儿子巴德、阿克代洪、奥斯丁这几个不幸的同伴了！

他们都被押送到大湖区了。埃尔居尔曾经看着他们跟押送奴隶的"沙漠商队"走过去的。他曾经跟踪他们，走了一段路，但是找不到任何一点可以跟他们联系的机会，他们走远了！他们没有希望了！

刚才埃尔居尔还笑得那么高兴，现在却热泪夺眶而出，他一点也不想强忍住眼泪，掩饰自己悲痛的心情。

"不要哭，朋友，"威尔顿夫人对他说，"现在谁也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可怜我们，让我们将来有一天能重新和他们几个人见面！"

狄克·桑特听了大家这些谈话，完全明白了，威尔顿夫人在阿尔菲兹商行经理处居住的这段时间，各方面出现的情况。

"也许不离开卡松台会更好些……"威尔顿夫人这

时说。

“那我可把事情弄糟了！”埃尔居尔叫着说。

“没有，埃尔居尔，你没弄糟，”狄克·桑特回答说。“这些坏蛋一定会想出办法，骗威尔顿先生上他们的圈套的！咱们大家一起赶快走！我们会在尼古鲁回到木萨米迪什之前，赶到港口！在木萨米迪什港口，葡萄牙殖民当局会帮助和保护我们的，等阿尔菲兹来取那十万美元赎金的时候……”

“十万美元，该在这个老混蛋脑壳上揍十万棍子！”埃尔居尔说，“让我来给他算这笔帐！”

但是，这里有一个麻烦的问题，虽然威尔顿夫人目前显然不能考虑回卡松台。所以关键问题是要赶在尼古鲁前头。狄克·桑特今后所有的计划，都要为这个目标服务。

狄克·桑特现在终于开始实行他很早以前制定的那个计划了，就是利用一条支流或大河向下游流动的水，把他们的船送到海岸。而现在河水是有了，流向正北，大概是通向扎伊尔河。这样一来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同伴们就不会到达罗安达，只是会到达扎伊尔河的一个口岸。但是这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在下几内亚①沿海那些殖民地当局总是会帮助他们的。

狄克·桑特在决定了要顺着这条河漂流出海之后，他的第一个想法是要弄到一条那种象浮动小岛②一样的高草编的草船③，在非洲各地的河面上有很多这样的草船。

---

① 指现在的加蓬、刚果和扎伊尔一带。

② 喀麦隆海军上尉经常谈到这种“浮动小岛”式的平船。——原注

③ 一种高大的草编的筏，船面上象长满一片草丛的小岛。

但是，埃尔居尔在夜里沿河岸来回察看的时候，碰巧找到一条顺水漂流的无主船，这条船比狄克·桑特想弄到的那种草船还要好，这意外的收获真给他们帮了大忙。确实这条船一点也不象本地人最常用的那种船身很窄的渔船。埃尔居尔找到的这条独木舟式的快船，有三十英尺长，四英尺宽，这是那种在大湖区湖面上，由很多人摇桨，象飞一样在水面奔驰的那种快船。所以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同伴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里面，只要一把橹在船尾掌握方向，顺着流水，就能在大河中顺流而下。

最初狄克·桑特希望不要被岸上土人发现，计划在夜里行船。但是，这样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能航行十二个钟头，这条路可能很长，那就要多费一半的时间。非常幸运的是狄克·桑特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用长草在这条船上盖上一个棚子，把长草横搭在从船头到船尾架起的一根长杆子上，长草可以一直下垂到两舷水面，甚至连后面的长橹也都遮盖起来了。看起来就象一堆烂草在那些草船留下的空隙中，顺水漂流。这样用长草搭起的棚子，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象一堆烂草，连那些野鸟也都给骗住了。看到这堆草里有草籽可以吃，那些红嘴水鸥，黑毛的“阿林鸹”①，灰白两色的翠鸟都不断地飞到草棚上来。

除此之外，这个绿色船棚又是一个大凉棚，可以遮蔽炽烈的阳光。乘坐一条这样设备条件的船航行，几乎可以说是一点也不疲劳，但是却不能说没有危险。

---

① 一种非洲水鸟，黑色黄嘴短尾。

看起来路大概确实是很长的，所以必须每天找吃的东西，因此如果钓的鱼不够吃，就必须到岸上去打猎，而狄克·桑特现在全部的武器就是埃尔居尔从白蚁窝被袭击之后，带出来的那一支枪。但是狄克·桑特想，无论如何也不能浪费一粒子弹，也许即使是把枪从草棚顶上伸出去，就象打水鸟的猎人把鸟枪从自己的窝棚里伸出来一样，能够十拿九稳地击中水鸟，狄克·桑特也不肯费这一颗子弹。

当时，狄克·桑特估计船在这种水流冲力的推动下，每小时至少能漂流两英里。所以他希望从早上到第二天日出，能走五十英里。但是，正因为水流这样急湍，就必须始终不断地注意躲避河里的礁石、漂流的大树干和河底的浅滩。此外，让人担心的是怕这急流变得更快，会出现瀑布，这种情况在非洲各地的河道上，是常有的事。

狄克·桑特由于又看到了威尔顿夫人和小雅克而感到愉快，这种愉快心情使他恢复了健康，他现在正在船头上守望，他的两只眼睛透过船棚上耷拉下来的长草，朝着下游河面了望，一面用手势或喊声，向船尾用两只有力的大手握住长橹的埃尔居尔发出命令，告诉他怎样保持正确的航行方向。

威尔顿夫人躺在船中间一片铺着干草的船板上，她在凝神思考着什么问题。表兄贝奈蒂克特一声不吭，皱着眉头望着埃尔居尔，对于埃尔居尔阻碍了自己捉住萤光虫这件事，他一直是耿耿于怀。他想着自己失去的昆虫标本盒子，想着那些关于昆虫的笔记记录，他肯定卡松台的土人是不会珍视和保护他这些东西的。他半躺在那里，直挺着两条

腿，两臂抱在胸前，时而不自觉地用手从鼻梁往上推一下已经丢了的眼镜。至于小雅克，他知道现在不能大声嚷，但是，既然走动走动是可以的，他就学着大狗朋友丁戈的样子，两手伏地，四只脚从船头跑到船尾。

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同伴们头两天吃的东西，都是埃尔居尔在动身之前，想法弄到的食物。狄克·桑特只有在夜里才停船几个钟头，稍微休息一下，但是他并不下船，除非在必须到岸上去猎取或寻找食物的时候，他是不愿意上岸的。

在这一条陌生的，平均宽度约有一百五十英尺的大河上漂流的第一段路上，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河面上有几条"浮动小岛"式的草船，以同样的速度向下游漂流，只要没有什么东西阻碍这些草船，狄克·桑特的船就不用担心会碰到它们。

河岸两边看样子也是荒无人烟的，显然，卡松台管辖的这一带地方，当地土人是很少来的。

河边上，到处繁殖着许多野生植物，五颜六色，非常引人注目。有马利筋[1]、菖蒲花、百合花、仙人草、凤仙花、伞形花、芦荟花、乔木蕨草[2]香树丛，形成一片片十分突出和无比妍丽的花团。有些森林的边沿，也一直延伸到这条水流湍急的河滩上。还有各种生硬树脂的树木，如硬叶金合欢树，硬木蝶形花树，这种树的树干，对着冷风的一面长满

---

① 马利筋属合瓣花类，高二米，开红花，非洲野生，欧洲盆景。

② 乔木蕨草，木本非洲长草，状如芭蕉，高可达五米，生长欧洲为草本高二米。

一层藓苔，象穿着半片棉衣。另有不少大榕树，象印度红树一样一棵棵盘根竖立，象一根根栽起的木桩，以及其他一些非常挺拔的大树，树身微倾俯视着河面。这些大树离地一百英尺的树顶，彼此枝叶交错，形成一片不见天日阳光的冠盖。也常常有一些大树，隔河相望，树顶枝叶蔓藤连成一道绿色的天桥。就在27日这一天，小雅克非常高兴地看着一群猴子爬过这样一座河上天桥，它们彼此拉着尾巴，以防天桥枝叶在身体重量的压力下中断。

这些猴子是属于小黑猩猩一类，在中非当地叫作“索科”，在猿猴种类中是相当难看的一种黑猴，前额低矮，脸色腊黄，两耳接近头顶。它们十几只在一起群居生活，叫声类似猎狗。当地人害怕这种猴子，因为它们有时会把小孩子弄走，把孩子抓伤或咬死。这些猴子在天桥上爬过的时候，一点也不会想到，下面河里漂流的这一堆烂草是一条船，上面正好坐着一个可以给它们抓着玩的小孩子。所以狄克·桑特设计的这种伪装，确实很妙，因为连这些眼光十分敏锐的猴子也受骗了。

当天，又漂流了二十多英里。但是，突然间船停下来了。

“怎么了?”埃尔居尔问，他一直在船尾掌橹。

“一道拦河坝，”狄克·桑特回答说，“不过是一道天然的植物堤坝。”

“必须把它打开啊，狄克先生!”

“是啊，埃尔居尔。得用斧头砍，有几条“浮动小岛”式的草船漂流到这里，跟堤坝长在一起了，很难通过啊!”

“咱们干吧，我的船长！干吧！”埃尔居尔回答说，他走到船头上来了。

这条堤坝是由一种长着发亮的叶子，很结实的草，彼此交织形成的，这些草相互粘连，结成一种十分结实并且富有韧性的拦河坝，当地人叫“堤卡堤卡”，如果不怕在这个堤面上走路，脚会陷进这种亮叶草里一英尺深，就可以沿着这条天然堤坝，光脚步行过河。这条堤坝上长满了非常漂亮的荷花。

天已经黑了。埃尔居尔可以不用冒很大的危险，跳下船头，熟练地挥起大斧，经过两个钟头的砍伐，堤坝断了，河水把两条半截草从堤坝冲着卷向左右两岸，快船又顺着河道向下游漂流了。

必须说明一下，表兄贝奈蒂克特，这个老小孩子刚才那一会儿，曾经希望最好过不了堤坝。他觉得现在这样旅行太没意思了，他很惋惜离开了约瑟·安东尼奥·阿尔菲兹的商行大院，离开了那间茅屋，在那间茅屋里，还放着他那个宝贝昆虫标本盒子呢！他心里确实很烦恼，真的，他这副失魂落魄的可怜样子，谁看了也会感到同情。一个昆虫也没有了！还要加上一个昆虫再也找不到了！

埃尔居尔，这个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跟他学习昆虫学的学生，从堤坝上一根亮叶草尖上捉到的一只样子怕人的昆虫交给表兄贝奈蒂克特，这时表兄那种高兴的样子，就没法说了。没想到的是埃尔居尔这个诚实的黑人，在把这只小虫给表兄贝奈蒂克特的时候，自己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但是，当表兄贝奈蒂克特，把这只昆虫用食指和大拇指

捏起来的时候，他拼命把两只近视眼凑近小虫，因为他现在既没有眼镜又没有放大镜帮助他进行观察，他突然高兴地嚷了起来。

"埃尔居尔！"他大声叫着说，"埃尔居尔！哎呀！这只昆虫消除了我对你的全部不满！表妹啊！狄克！你们看哪，这是一只非洲特产的独一无二种类的六脚虫！至少我可以断定，没有人能拿出第二只这样的昆虫，跟我来比！这个宝贝一辈子也不会再离开我了！"

"这只虫真的那么宝贵吗？"威尔顿夫人问。

"可不是，宝贵极了！"表兄贝奈蒂克特嚷着说，"它既不属于鞘翅目昆虫，也不属于脉翅目，也不属于膜翅目，在昆虫学界公认的十类昆虫科目中，它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科目。有的昆虫学家很想把它归到节足虫类的第二科目，就是算它属于蜘蛛目昆虫，要是它有八只脚，那就很合适，可它是一只六脚虫，因为它就只有六只脚！哎呀！朋友们哪，上天注定要我得到这种快乐！我的姓名终于要和一项科学上的新发现永垂不朽了！这只昆虫的名字今后就要被叫作"贝奈蒂克特六脚虫了！"

这位热情洋溢的昆虫学家，已经忘记了他所经历的那么多苦难，象是重新骑上了他得意的快马，跑了起来。不论是威尔顿夫人或狄克·桑特，都立即一个劲地向他表示热烈祝贺。

这时快船一直在黑夜的河面上飞快地向前漂流。河上一片沉寂，只有岸边河滩上那些鳄鱼鳞甲的撞击声，和大河马熟睡的鼾声，划破这恬静的夜空。

这时透过河岸远处芦苇的尖梢头，只见一轮明月从树顶上升起，柔和的月光一直透过长草照到快船里面。

突然间从大河右岸远处，传来一阵“希里花拉”的响声，接着又是一阵低沉的象许多巨大的消防水龙在一片漆黑不透月光的河滩上，发出的唧水响声。

原来是好几百只大象，白天放开肚子吃饱了野树根，在睡觉之前，到这里喝水消食。人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这么多大象鼻子，象机器一样同时动作，一起插入水中汲水，然后一起扬起，这条河的水很可能会被它们抽干了！

第十八章

层出不穷的意外事件

在这八天的时间里，快船就是在上面所讲的情况下，借着河水的冲力向下游漂流。没有发生什么严重事故，走过了一片长达好几十英里，连接河滩，树身挺拔的大树林；快船继续再往前面漂流，沿岸已经没有这种好看的大树了，只剩下一片广阔无边的大草原。

如果说在这一带地方，当地土人很少，对这一点狄克·桑特没有丝毫想抱怨的意思，但是这里的动物却非常多。在河岸上漫步的是斑马，还有驼鹿①和一种名叫“卡阿马”的体形极其优美的羚羊，它们一到天黑就躲了起来，让位给金钱豹，它们白天在这里到处活动，所以人们经常可以听见

① 和美洲驼鹿相似。

豹子的叫声，甚至还有狮子，它们在高草丛里任意奔窜。直到目前，狄克·桑特船上这几个一路逃难的人，还没有受到任何森林中吃人的野兽和陆地上土人的伤害。

但是，狄克·桑特每天，一般是在下午，总要把船开近左岸或右岸，然后靠岸下船去侦察一下河岸附近的情况。

本来每天也需要补充一些食物给养。而在这一地区，又没有粮食作物，根本不可能找到作为当地土著部族粮食作物的木薯、高粱、玉米和水果。这个地区即使有这些作物，也都是野生的，根本不能食用。所以狄克·桑特没有办法，只好打猎，虽然打猎的枪声很可能会给他招来倒霉的事。

他们要生火，就用步枪上的探条，在一根野生无花果树枝上不停地旋转，照当地土人的办法，或者说照那种猿猴用的办法，钻木取火，因为据考察证实某些猿人，就是用这种办法取火的。有了火就可以烧一些鸵鹿或羚羊肉，作为几天的食物。就在7月4日这一天，狄克·桑特居然只开了一枪，就打死了一只非洲梅花鹿①。这一回使他储存了一大批野味食物。这只梅花鹿身长五英尺，头上长着环形鹿角，全身皮毛棕黄色，上面长着发光的扁圆斑点，白腹，肉味鲜美。

这样，算上几乎每天都要停船和夜里需要休息的时间，到7月8日为止估计一共漂流了不足一百英里。应该说这已经是很长的一段路了，同时狄克·桑特心里早就在盘算，

---

① 当地名"波狗"，角比中国梅花鹿长，全身长有眼状花斑，体格更大。

这条老是到不了头的大河，会把他们漂流到什么地方才算完呢？一路上还只是一些很小的支流汇聚进来，河面并没有明显的加宽，总的流向原来一直是向北，现在好象转向西北方了。

当然，这条河本身也给狄克·桑特他们提供了一部分食物。他们用长的蔓藤作绳子，把上面的长刺当鱼钩，就能钓到几条味道很好的"桑鲫卡"鱼①，在整个这个地区，人们都把这种鱼作成干熏鱼作为随身携带的食品。还有一种当地叫"乌萨卡"②的鱼，也很好吃；另有一种宽头鱼③，它的下牙床软骨可以作梳发刷子的梳齿④，最后还有一种"达加拉"小鱼⑤，这种鱼最喜欢活水，是鲱鱼的同类，样子很象泰晤士河里的鳙白鱼。

7月9日这一天，狄克·桑特经受了一次要求具有惊人的镇静精神的考验。当时他一个人单独在河岸陆地上，正瞄准射击一只驼鹿，鹿的两只长角露在一片矮树丛的上面，狄克·桑特刚开了一枪，就看见从离他三十步远的地方突然跳出来一个追逐这只驼鹿的十分可怕的大家伙！它大概是来抢这只鹿的，态度还非常蛮横。

这是一只巨大的狮子，是那种当地土人叫作"卡拉魔"的雄狮，不是那种颈上不带长毛的《尼阿西狮子》⑥；这种雄

① 淡水鱼，近似白条鱼，多制鱼干。

② 黑色红尾鱼，近似鲤鱼。

③ 头大体短，大嘴下齿为一条软骨。

④ 软骨可作半毛半骨齿梳子。

⑤ 又名非洲白鱼。

⑥ 即雄狮子。

狮身高达五英尺，是一种极其凶猛的野兽。

大雄狮刚才那一跳，已经站在被狄克·桑特击倒的那只驼鹿的身上了，这只驼鹿还完全活着，一直在雄狮的利爪下颤抖，哀号。

狄克·桑特枪膛里已经没有了子弹，来不及把第二颗子弹推上枪膛。

从一开始，狮子就发现了狄克·桑特，但是它现在只是站着不动望着狄克·桑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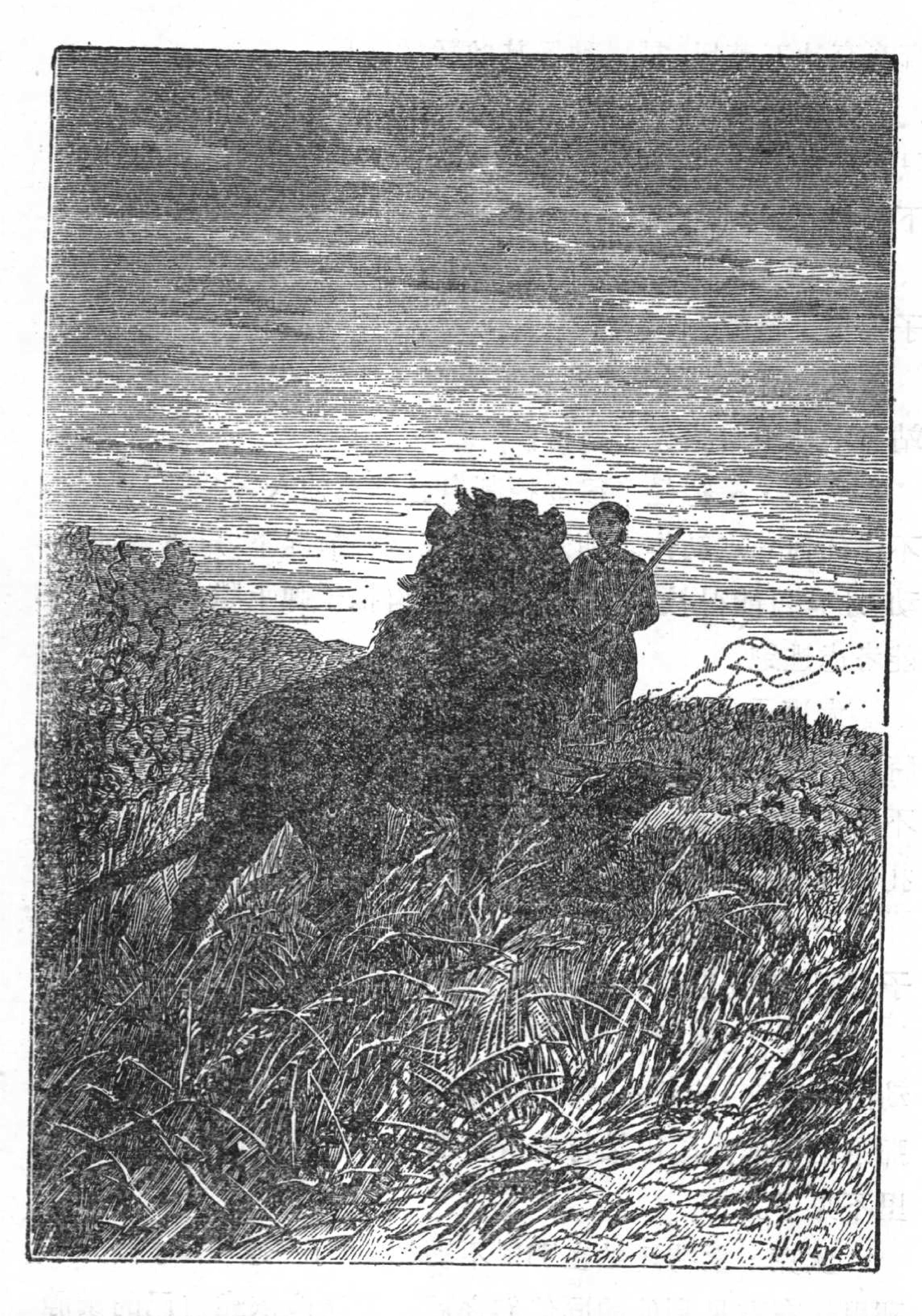
狄克·桑特是个很能控制自己感情的人，他站在那里，不作任何一点动作。他想起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动不动，才有可能得救。他根本不打算再推子弹上膛，他甚至不能考虑逃跑。

大狮子一直用它那两只发光的红色猫眼盯着狄克·桑特，它在犹豫：眼前这两个可以吃的食物，一个在挣扎，一个不动，吃哪个好？如果那只驼鹿在狮子的利爪下，不是在挣扎和抽搐，狄克·桑特肯定就没命了。

就这样大狮子望着狄克·桑特，狄克·桑特望着大狮子，眼睛连眨也没眨一下，双方整整僵持了两分钟。

突然，大狮子把长尾巴用力一甩，一口叼起那只还在抽动的大驼鹿，就象一只大狗叼着一个小兔子似的，一边用它那条钢硬的大尾巴抽打着身旁的矮树丛，窜进高大的树林里不见了。

狄克·桑特还站在那里不动，又过了一会儿，才离开了那里。在重见到他的同伴们之后，关于他依靠自己的镇静才逃掉的这场危险，他一个字也没有告诉大家。但是，如果



大狮子望着狄克·桑特。

他们这几个逃难者，这次不是乘这条船顺水漂流，而是步行去穿过那些经常有这种大野兽出没的森林和平原的话，很可能《流浪者》号上现在剩下的几个逃难者，连一个也没有了。

但是，这一带地方，当时虽然杳无人烟，过去却并非总是如此，在有些低洼的地方，人们不止一次发现从前的村庄遗址。象大卫·利温斯敦那样多次在这些地区进行考察的旅行家就能认得出来，他看到这些高大的大戟草[①]形成的绿篱，中间已经没有了茅屋的痕迹，只剩下孤零零的一棵祭神的无花果老树在围子中间，他于是就肯定这里原来曾经是一个土围子，但是按照土人当地风俗，只要是他们的酋长去世，这就有可能命令围子里的居民全部搬家，到另一个地点定居。

同样很有可能，在这条河经过的这个地区，也象非洲其他地区一样，有些土著部族住在地下挖的穴洞里。这些处在人类最低的地位[②]的土人，只是在夜里才走出他们的洞穴，象日伏夜出的野兽一样，人们遇到这种土人也和碰上野兽一样危险。

说这个地区是有吃人习惯的土人居住的地方，狄克·桑特是可能相信的。有三四次，他曾经在一块林中空地上，在一堆尚有余温的灰烬里，发现一些烧焦一半的人骨，这是一顿可怕的人肉野餐的余迹。所以，很有可能正在狄克·

---

① 非洲大戟多年生草，叶如箭镞有锯齿，开褐色花，有毒，作篱笆围墙种在院子或村庄四周。

② 双关语指住在地底下和社会地位最低的土人。

桑特上岸的地方，一场恶运会把这些卡松台北部吃人肉的土人带到这个河岸。因此，狄克·桑特除非绝对必要，就不再靠岸停泊，他还嘱咐埃尔居尔，只要他在岸上一发出警报，就要他马上把船开走。

这位诚实的黑人埃尔居尔答应了狄克·桑特的要求，但是每当狄克·桑特下船上岸时，他总是很难在威尔顿夫人面前掩饰自己内心的无比忧虑。

7月10日这天傍晚，有必要加倍提高警惕，因为在大河右岸，出现了一个水上居住区。由于河床扩展，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浅湖，湖水中有三十几间茅屋架在凸出水面的木桩上，河水从这些水上茅屋底下流过，狄克·桑特的快船，也得随着河水向这边漂流，因为大河左边有很多石头阻碍着航道，不好通过。

这个水上村庄确实有人居住，茅屋里闪亮着火光，可以听到有一些近似野兽吼叫的说话声音。万一不幸，就象经常发生的那种情况一样，在水上茅屋那些木桩之间拉起一道拦网，一旦狄克·桑特的快船企图强行通过，拦网就会发出响声，惊醒土人。

狄克·桑特站在船头，压低嗓子，发出航行操作指示，避免快船撞上那些茅屋下部被蛀虫腐蚀坏了的木桩。月夜如同白昼，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航路，但是快船也会很清楚地被人看见。

这时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情况。有两个大声讲话的土人，蹲在湖面的两个木桩上，这两个木桩中间是河水要带着快船通过的水道，船要从这里通过这条很窄的木桩河口，根

本没法改变方向。难道土人会看不见狄克·桑特的快船吗？土人要是喊叫起来，能不担心他们会把整个村子的人都叫醒吗？

在距离两个土人只有一百多英尺远的时候，狄克·桑特听见那两个土人彼此喊得更欢了。一个土人指给另一个土人看漂流过来的这个乱草堆，可能会撕坏他们两个现在正在拉着的，这个蔓藤结成的拦网。

这时他们一面赶紧把拦网抬起来，一面大声叫人来帮助他们举网。

立即有五六个黑人从茅屋外面攀着木桩很快下来，站在把两根木桩联接一起的横梁上，一边大声叫喊着，根本没法知道他们喊叫的是什么意思。

在这一堆烂草伪装的快船上，情况完全相反，除了狄克·桑特低声地发出几声命令之外，一点声音也没有；除了埃尔居尔的右手一推一拉摇动长橹的动作外，一点动静也没有，偶尔有一声低沉的狗叫，小雅克正用两只小手，使劲按住大狗丁戈的上下颚；船外面只有呜呜咽咽的河水流动和浪花冲击着木桩的声音；这时在那些木桩上，是一阵吃人肉的土人叫喊声。

这时候，土人正在迅速地用力抬高他们的拦网，如果他们来得及把网举起，快船就可以漂流过去；要是来不及，船就会给拦在网里，那么船里所有的人，也就都完了。至于说现在要停船或者改变航向，由于水流在这狭窄的木桩河口，变得更加迅猛，推着船更快地前进，所以狄克·桑特就更加没有办法了。

快船在半分钟内就闯进了木桩河口，一种空前意外的幸运，使土人用尽了最后力气，把拦网举起来了。

但是，在通过的时候，正如狄克·桑特一直担心的那样，快船右舷上覆盖的一部分长草被揭掉了。

只听见有一个土人大叫了一声。他是否已经看见了长草伪装下面藏着的人？他是否已经把情况告诉了其他的土人？……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伙们已经逃出了危险区，过了一会儿，在这股已经转变为一种激流的河水推动下，他们已经看不见那个水上的村庄了。

“向左岸靠拢！”狄克·桑特为了小心起见，向埃尔居尔发出命令说。

“向左岸靠拢，”埃尔居尔复述说，同时把橹用力向外一推。

狄克·桑特走到船尾，坐在埃克居尔旁边，望着那一片月光照耀下，一尘不染的河面。他没有发现任何使他怀疑的情况，后面根本没有任何船只追逐他们。也许那些土人没有船，当太阳出来的时候，不论在河上或是在两岸，都没有出现一个土人。这时候，主要是为了提高警惕，狄克·桑特一直让快船沿着左岸漂流。

在此后这四天里，即从7月11日到14日，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同伴们都发现了，眼前这一部分地区的自然情况，又有了很大的变化，这里已经不仅仅是杳无人烟的地区，而是完全变成沙漠地带了，简直就和利温斯敦第一次旅行中考察的卡拉哈里沙漠完全一样了。这里土地贫瘠，一点也

不象上游地区那些土地肥沃的乡村。

一直没完没了地在这条河上漂流，人们完全可以把这条河叫作大河，因为它好象是会一直通到大西洋似的！

在这个土地贫瘠的地区，食物的来源变成了很难解决的问题了。以前储备的食物，现在一点也没有了。鱼很少钓到，猎获物一点也没有了，驼鹿、羚羊、非洲梅花鹿和其他野兽，在这个沙漠地区根本看不见它们活动，因为没有这些野兽，那些吃这些野兽的猛兽也不见了。

所以夜里再也听不见那些在非洲习以为常的猛兽吼叫声了。在沉静的黑夜里，唯一的声音就是蛙鸣合奏。喀麦隆海军上尉把这种众蛙齐鸣的声音，比作是一个造船场工地上抹缝工、铆工、钻工一同操作时发出的混合交响声。

大河两岸的原野，一直到东西两边的远山，都是一片光秃秃的土地，连一棵树也没有。唯一的植物就是大戟草，满地到处都是。这种大戟草不是生产象木薯粉那样淀粉的植物，而是一种能从中提炼出非食用油料的大戟草。

但是目前狄克·桑特他们需要的是食物，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正好在这时候埃尔居尔来告诉他，当地土人经常吃羊蕨草苗苗和纸莎草干的软心儿充饥。埃尔居尔自己在跟踪依奔·哈米斯带领的"沙漠商队"，穿过森林的时候，不止一次饿得没法，只好吃这种草苗儿和草干软心儿。非常幸运的是这种羊蕨草苗和纸莎草沿河岸到处都有，而且这种纸莎草干软心儿味道很甜，大家都很爱吃，特别是小雅克比谁都更喜欢这种食物。

但是，这种食物营养成分很少，幸亏第二天表兄贝奈蒂

克特想了个办法，大家才吃到了比较好一些的东西。

自从表兄贝奈蒂克特发现了那只将使他的名字永垂不朽的"贝奈蒂克特六脚虫"之后，他已经恢复了过去的常态，那只宝贝虫子放在一个保险的地方，就是用别针别在他自己的礼帽里了。然后昆虫学家就经常下船去采集昆虫标本，一去就是好几个钟头。就在这一天，表兄贝奈蒂克特正在高草丛里找昆虫，惊飞起一只鸟，这只鸟的羽毛引起了他的注意。

狄克·桑特举起枪就要打这只鸟，表兄贝奈蒂克特叫着制止了他。

"别开枪，狄克，别打！一只鸟五个人怎么吃？"

"不够吃，也够雅克玩了。"狄克·桑特一边回答着，又一次举起枪，瞄准那只并不急着飞跑的小鸟。

"不要打，不要打！"表兄贝奈蒂克特连着说，"这是一只引路鸟，它会引导我们去找到大量的蜂蜜！"

狄克·桑特把枪放下了，他一想，觉得能找到几磅蜂蜜，要比一只鸟好多了。于是他和表兄贝奈蒂克特就跟着引路鸟走，小鸟飞一段路，停一会，停停又飞，象是有意要他们跟着它来似的。

他们没走多远，过了几分钟就看见有几棵老树干，深藏在一片大戟草丛中，周围密密麻麻地飞着一群群嗡嗡叫的蜜蜂。

表兄贝奈蒂克特本来可能是想，不去抢夺这些精明能干的膜翅目昆虫生产的蜂蜜，用他的话说就是"它们的劳动果实"。但是狄克·桑特不让表兄贝奈蒂克特那样作。

他用干草熏跑了蜜蜂，取出了很大一部分蜂蜜，然后把蜂腊块扔给了引路鸟，作为它应得的报酬，接着他就和表兄贝奈蒂克特一起回到船上了。

蜂蜜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是总的来说，东西还是太少了，幸亏12日那天，快船停在临近一个崖下空场的河岸，空场上有无数的蚱蜢，要不然大家真会给饿坏了。蚱蜢总有几千万只，它们分成两三处，盖满了这一片土地和矮树丛。的确，表兄贝奈蒂克特说过，当地人常常拿这些直翅目昆虫当饭吃，这确实是事实。于是大家就拼命抢取这天赐的食物。蚱蜢有的是，就是有十条快船也装不完，这种蚱蜢在文火上一烤，就连不太饿的人，也会觉得好吃极了。表兄贝奈蒂克特本人也吃了很不老少，确实他是一边叹气一边吃的，但是他总归是吃进肚子里了。

不论如何，这一连串漫长的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考验，也该到结束的时候了。虽说在这条水流迅速的河上漂流航行，人并不很累，不象最初在海岸森林里行军那一段时间，但是，白天热得要死，夜晚潮气袭人，还有蚊子不停地围攻，这一切使这次顺水漂流的旅行，依然是非常艰苦的。是应该到达航行终点的时候了，但是，狄克·桑特还是不能肯定这次旅行会到哪一天结束！还需要走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下结论。如果这条河是一直往西流的，那这条船早就该到达安哥拉北部的海岸了；但是河流的总方向一直是偏北，这样在到达海岸之前，就可能还要漂流很远的路。

所以，当7月14日，水流突然改变了方向的时候，狄

克·桑特就感到十分忧虑。

当小雅克站在船头透过长草棚顶，向远处眺望的时候，天边出现了一片汪洋。

"大海！"小雅克叫着说。

狄克·桑特听见小雅克的喊声，兴奋地跳了起来，他走近小雅克身边。

"大海？"他回答说，"不是海，还没到时候呢，不过那至少是一条通向西部海岸的大河，我们这条河只不过是那条大河的一个支流，也许那就是扎伊尔河！"

"愿上帝保佑，能照你说的那样，狄克！"威尔顿夫人回答说。

是的！因为如果眼前这片大水是扎伊尔河，或者说就是几年之后斯坦利发现的这条同时又叫刚果河的扎伊尔河，那就只要沿着它的水道向下漂流，就能到达葡萄牙殖民当局在河口建设的村镇了。狄克·桑特希望会是这样的，他这样想是有一定根据的。

在7月15日、16日、17日和18日这四天里，快船在银色的河面上，向前漂流，沿岸地区，已不象上游那样贫瘠。不过狄克·桑特还是和过去一样留心伪装，从岸上看起来，始终会以为这是一堆烂草，在河水中向下漂流。

大概还要过好几天，«流浪者»号上的幸存者才会看到他们苦难旅程的终点。到了那个时候，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忠诚努力的表现，得到一份报酬，如果年轻的见习水手自己不要求最大的一份报酬，威尔顿夫人也一定会替他提出这种要求的。

但是，七月十八日夜里，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这件事将使大家的生命都受到危险。

在早晨三点钟左右，从西边传来了一阵还听不很清的低沉的声音。狄克·桑特十分担心，想知道这是哪里来的什么声音。这时威尔顿夫人、小雅克和表兄贝奈蒂克特都还在船里面睡着。狄克·桑特把埃尔居尔叫到船头，让他用心仔细听听，是什么声音。

黑夜非常寂静，没有一丝微风吹动这从河面到高空的气流。

“这是大海的声音！”埃尔居尔说，他眼里闪亮着愉快的光芒。

“不是大海的声音。”狄克·桑特摇着头回答说。

“那会是什么呢？”埃尔居尔问。

“等天亮再说吧，但是，我们要特别留心观察。”

听了狄克·桑特这句话，埃尔居尔回到船尾去了。

狄克·桑特待到船头守望，他一直在听。现在声音更大了，转眼之间好象是远处发出一阵持续不断的怒吼声。

太阳出来了，几乎是没有经过黎明，白天就到了。在下游，离开这里半英里左右的河面上空，有一大团云气在空中飘荡。但是，这团云却不是水蒸气，当早晨的阳光，折射穿过云团，一道绚丽惊人的彩虹，横跨在大河两岸时，那一大团云气就显得更加清楚了。

“靠岸！”狄克·桑特大声说。这喊声惊醒了威尔顿夫人。“这里有瀑布！那团云气原来只是瀑布溅出的水花！快靠岸，埃尔居尔！”

狄克·桑特没有弄错，在下游不远处，河床随着地势突然下降，河床落差一百多英尺，河水以极其壮观的气势、但也是不可抗拒的威力，跌落下去。只要再漂流半英里，快船就会被拖下悬崖瀑布冲击的深渊。

第十九章

S. V.

埃尔居尔把长橹用力往怀里一拉，快船立即靠向左岸。其实，河水流动的速度，在这个地方并没有加快，河床的坡度，一直到瀑布崖岸都保持正常，正如人们所说，这里的河道是在瀑布崖岸才突然下降的，只有在距瀑布崖岸上游三四百英尺的地方，才能感觉到水位落差的引力。

左岸长着非常茂密的大树林，任何光线也无法透进这一片枝叶密封的帐幕。狄克·桑特看到这个地方，不禁有些害怕起来，这是下刚果吃人肉的土人居住的地区，现在狄克·桑特和他的同伴必须步行穿过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的船已经不能再顺水漂流了。至于说把船运到瀑布悬崖下边，那更是异想天开的事。这就是这几个多灾多难的人，在眼看快到达河口附近葡萄牙殖民当局设立的村镇时，遇上的一次沉重打击。他们确实是非常团结自助的，那么难道上帝还会不来帮助他们吗[①]？

船很快就到达了大河的左岸。大狗丁戈在船越走近河

① 西谚云："人先自助，而后天助之。"

岸的时候，就越表现出一种奇怪的焦急神态和十分痛苦的样子。

狄克·桑特一直注视着丁戈，因为到处都有危险，他在怀疑，在岸边那片高大的纸莎草丛里，会不会有野兽或土人藏在那里？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丁戈现在的行动表现，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忿怒感情。

“它象是在哭了！”小雅克两手抱着丁戈的脖子，嚷着说。

丁戈从小雅克怀抱中脱出来，跳到水面里了，这时船离岸边只有二十英尺，丁戈游上河岸，钻在草丛里就不见了。

不论是威尔顿夫人、狄克·桑特，或是埃尔居尔，都不知道丁戈是要去干什么。

又过了一会儿，他们就在一片刚毛藻①和其他水生植物形成的绿色泡沫中，靠岸了。几只鱼鹰发出一阵尖叫声，几只雪白的小鹭鸶立即飞向云天。埃尔居尔把船结结实实地绑在一棵大红树根上，然后大家一起爬上了河岸，岸边上斜向大河长着一排大树。

在岸上这座树林中，没有一条小路，但是，地上被踩过的青苔，说明这里最近有当地土人或野兽来过。

狄克·桑特枪里上了子弹，埃尔居尔手里提着大斧，还没有走出十步，就看见了丁戈。大狗，鼻子不停地嗅着土地，沿着一种踪迹，一边不停地叫着。这是丁戈的第一个人们无法解释的预感，促使它来到了河岸的这一个地点；它的

① 一种热带水草。

第二个预感这时正引导它向森林深处走去。这一切大家都看得十分清楚。

“大家注意！”狄克·桑特说，“威尔顿夫人，贝奈蒂克特先生，雅克，都跟紧了我们！埃尔居尔，你留神大家！”

这时只见丁戈扬起头，一路跳着，要大家跟着它走。

过了一会，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同伴们跟着丁戈，来到了隐藏在茂密树林深处的一棵埃及无花果老树底下。

树旁有一座破烂的茅屋，木板墙都已经裂开，丁戈在茅屋前不停地哀号。

“会是谁在这屋子里呢？”狄克·桑特嚷着说。

他走进了茅屋。

威尔顿夫人和其他的人也跟着他进去了。

屋子里地上扔着散乱的人骨头，骨头在空气风化褪色的作用下，已经变成了粉白色。

“这是一个人死在这个屋子里了！”威尔顿夫人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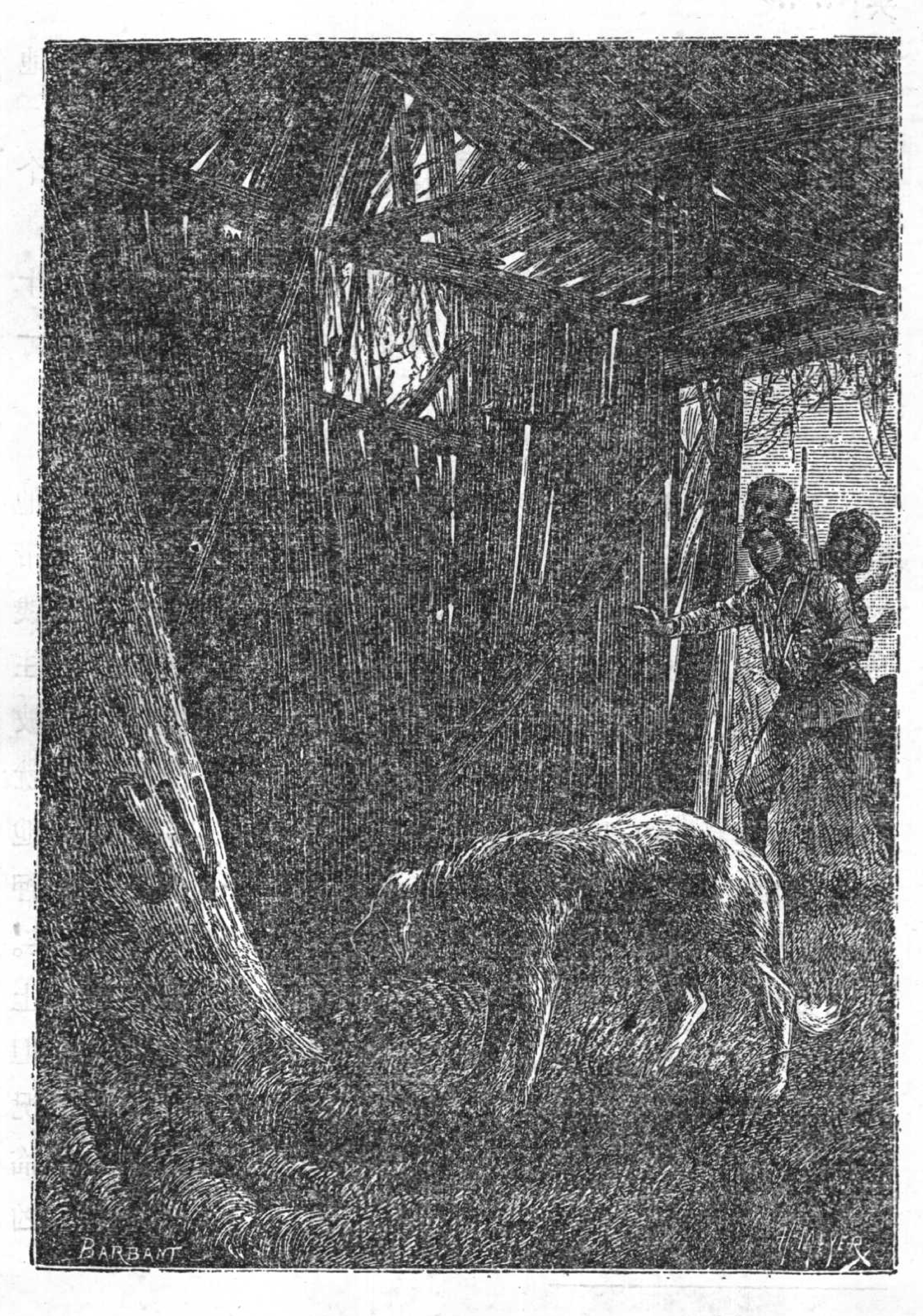
“可是这个人，丁戈认识！”狄克·桑特说，“这个人是……这个人应该是它从前的主人！啊！你们看！”

狄克·桑特指着茅屋深处那棵埃及无花果树干上，一块刮掉树皮的地方。

上面有两个几乎已经看不清的红色大字，但是还是能认得出来。

丁戈已经把一只右爪爬在树干上了，它好象在指给大家看这两个字……

“S.V.！”狄克·桑特嚷着说，“这是丁戈认识的那两个字母！也是它脖子上戴的颈圈上刻的那两个缩写字



“这是一个人死在这个屋子里了。”

头！……”

狄克·桑特话还没说完，他弯下身子，从茅屋的墙角地上捡起一个不大的长满了绿锈的铜盒。

他打开小铜盒一看，里面露出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几个字，狄克·桑特念着：

“1871年12月3日……在这里……离海岸一百二十英里的地方……我的向导尼古鲁杀了我……抢走了我的一切……丁戈！快来救我！……”

“萨·维尔农。”①

这张纸条说明了一切真相。萨缪艾尔·维尔农带着他的狗丁戈去考察非洲中部，尼古鲁给他作向导。他身上带的金钱引起了这个坏蛋的贪心，尼古鲁决心要把他这笔钱抢走。这位法国旅行家到达了刚果河岸的这个地方，就住在这间茅屋里过夜。就在这里，他受到了致命的杀伤，钱被抢走了，人被丢下不管了……尼古鲁杀人之后，大概很快就逃跑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被葡萄牙殖民当局逮捕，他招认了自己是黑奴贩子老板阿尔菲兹的一个代办，就被押到罗安达，判定在殖民地安哥拉的一个感化院终身监禁。我们知道他后来逃跑了，逃到了新西兰，知道他又怎么样上了《流浪者》号和给那些搭乘这条船的人们制造了灾难。但是，尼古鲁在杀人之后，在他行凶的现场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是很难了解的！显然，这个不幸的维尔农在自己临死之前还来得及写这么一张说明凶手的名字、动机和行凶

① 即萨缪艾尔·维尔农，缩写原文为 S.V.

日期的纸条。他把纸条就放在这个盒子里了，大概原来他的钱就是放在这个盒子里，被尼古鲁抢走的。然后他用自己的血染红的手指，使出了最后的力气，象给自己雕刻墓碑一样，写出了自己姓名的缩写字母……丁戈肯定是在这两个字母前面，守了很多日子！它认识了这两个字母！它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两个字母了！后来它又回到海岸，被《瓦尔德克》号的船长收留了，最后到了《流浪者》号船上，并且又碰上了尼古鲁。在这一段时间里，这位旅行家的尸骨，在非洲中部这片人迹罕至的森林里，已经变成粉白色了，他只能在自己这只义犬的记忆里永远活着。是的！事实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的。当狄克·桑特和埃尔居尔正要把萨缪艾尔·维尔农的遗骨按照基督教仪式举行安葬的时候，丁戈突然发出一阵忿怒的狂叫，冲出了茅屋。

几乎是立即从很近的距离传来了可怕的呼叫声，显然这是一个人在和这只勇猛的大狗丁戈拼命了！

埃尔居尔象丁戈一样，也随即冲出了茅屋，狄克·桑特、威尔顿夫人、雅克、贝奈蒂克特也跟着跑了出去，只见丁戈扑到了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正在地上乱滚，他的喉咙一直被丁戈那可怕的牙齿咬住不放。

这个人正是尼古鲁。

这个坏蛋为了要搭船去美国，正在去扎伊尔河的途中，他让护送他的士兵在后面慢慢走，自己一个人先来到那个他曾经杀害了信任他的那位旅行家的地方。

当然他不是无缘无故地到这里来的，当狄克·桑特他们看见在一棵树下一个新挖开的土坑里，有好几大把金法

郎[①]，在闪闪发光的时候，大家都明白了。显然，尼古鲁在杀人之后和被葡萄牙殖民当局逮捕之前，先把他图财害命得来的金钱埋藏在这里了，想在以后再回来取，刚才正在尼古鲁要把这些金法郎全部取走的时候，丁戈追踪扑了过来，上去咬住了他的喉咙。这个坏蛋受到突然袭击，惊慌失措地抽出了尖刀，刺向丁戈，正在这时埃尔居尔一个箭步扑到了尼古鲁身上嘴里骂着：

"啊！这个坏蛋！这一回可该我掐死你了！"

没费多大的劲就完了！这个葡萄牙人已经没气儿了，可以说是被处死了，被上帝在他过去杀人犯罪的现场处死了。但是忠诚的大狗丁戈被捅了一刀，受到了致命的重伤，它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茅屋，来到萨缪艾尔·维尔农死去的地方，倒下去死了。

埃尔居尔把旅行家的遗骨深深地埋葬了，至于大家都为之痛哭的大狗丁戈，也被安葬在和它的主人一起的墓穴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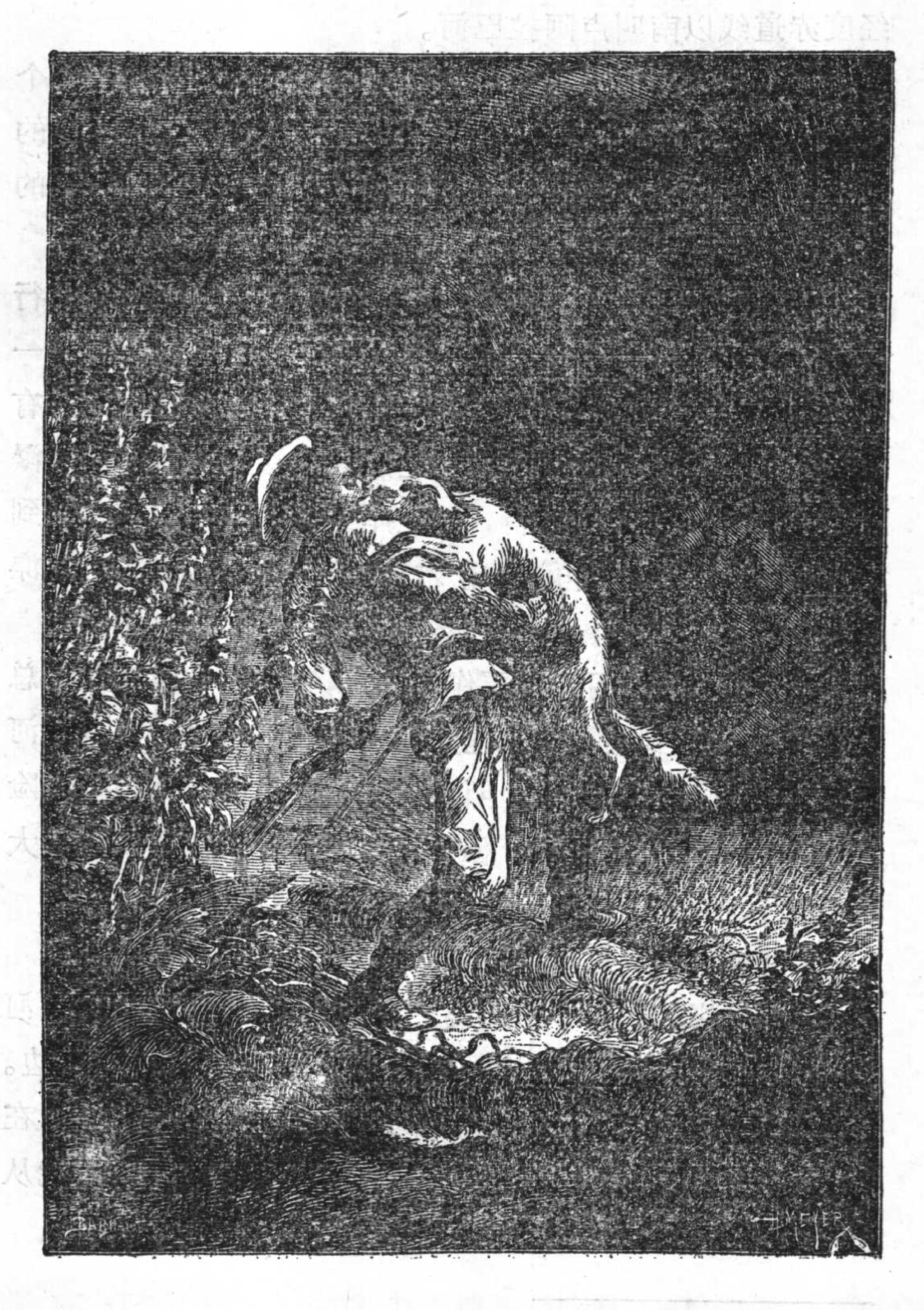
尼古鲁是死了，但是从卡松台护送尼古鲁来的土著士兵离这里也不会太远了。他们看不见尼古鲁，肯定会到河岸上来找，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

狄克·桑特和威尔顿夫人这时就来商量，看看应当怎么办，并且要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现在已经弄清楚了，这条河就是刚果河，当地人叫宽果河或伊库图·亚·刚果，它在经度赤道线以北叫扎伊尔河，

---

① 金币法郎。



丁戈追踪扑了过来，上去咬住了他的喉咙。

经度赤道线以南叫卢阿拉巴河。

这正是英雄的旅行家斯坦利，坚持要拿利温斯敦这个光辉的名字来命名的，那条非洲中部的大河。可是当时的地理学家大概是更倾向于用斯坦利的姓名来代替刚果河的名字。

但是，如果肯定这条河就是刚果河，那么那位法国旅行家在他留下来的纸条上已经说明这条河的口岸离此还有一百二十英里。可惜的是，这一段水路是无法航行的，因为有这么大的瀑布，很有可能这就是船只无法通过的恩塔莫瀑布①。因此现在必须步行，从左岸或右岸下行，一直走到瀑布下游一二英里，再造一个木筏，以便重新顺水往河口漂流。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作出决定，”狄克·桑特最后总结着说，“我们到底是从这里大河左岸往下游去，还是过河从右岸走。威尔顿夫人，照我看来，左右两岸都是很危险的，当地的土人很可怕。但是在这左岸我们可能要冒更大的危险，因为我们担心会碰上护送尼古鲁的士兵。”

“那咱们就到对岸去好了！”威尔顿夫人说。

“走对岸能到得了河口吗？”狄克·桑特问，“到刚果河口去的路更可能是在左岸，因为尼古鲁走的是左岸这边。不管它吧！现在没什么好犹豫的了。不过，威尔顿夫人，在跟你们一起渡过右岸之前，我必须先去看看，我们是否能从右岸走下去，走过大瀑布。”

---

① 在刚果河南岸的一条支流上。

这是比较慎重的办法，狄克·桑特准备立即开始按这个计划行动。

这里的河面宽度不超过三四百英尺，对于擅长用橹划船的年轻见习水手来说，是很容易划过去的。威尔顿夫人、雅克和表兄贝奈蒂克特必须在埃尔居尔的保护下，等待狄克·桑特回来。

决定了这样安排之后，当狄克·桑特就要下船过河的时候，威尔顿夫人对他说：

“狄克，你不怕河水把你冲到瀑布那边去吗？”

“不会！威尔顿夫人，我会从离瀑布四百英尺的上游过去！”

“可是，到了对岸也有危险……”

“只要我一发现有问题，我就不上岸了。”

“带着你的步枪吧！”

“好，你一点也不用替我担心。”

“狄克，也许咱们还是不要分开好。”威尔顿夫人又说，好象她心里有一种什么预感似的。

“别说了……让我一个人过去看看，……”狄克·桑特回答说，“为了大家的安全，必须这样办！用不了一个钟头，我就回来了。埃尔居尔，你要留心啊！”

说完之后，狄克·桑特就被快船带着向扎伊尔河右岸去了。

威尔顿夫人和埃尔居尔蹲在密不透风的纸莎草丛中，目不转睛地盯着过河去的快船。

狄克·桑特很快就到了大河的中间，水流并不太急，只

是由于这里临近瀑布，流速稍有增强而已。在四百英尺远的下游，强大的瀑布冲击声响彻云天，西风吹来，把瀑布溅起的浪花飞沫，一直撒落到年轻见习水手的脸上。他一想到昨天夜里，如果了望稍有疏忽，快船就会跌下瀑布，水上只会剩下几具尸体，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眼前这把长橹被得心应手地掌握着，足以在水面上沿着一条稍向上游倾斜的航向前进。

一刻钟过后，狄克·桑特已经到达了对岸，于是他就准备跳上河岸……

就在这个时候，听到了一阵叫喊声，有十几个土人冲向了这条依然被烂草遮盖着的快船。

这正是那个水上村庄吃人肉的土人。他们沿着右岸跟踪这条快船，已经走了八天了！这条船的草棚，在通过他们村庄那个木桩河口的时候，曾被撕开，他们发现了草棚底下藏着企图逃命的人，也就是已经送到他们嘴边的食物。因为前面有瀑布挡着航道，这些倒霉的逃命者，早晚必须到左岸或右岸上来。

狄克·桑特觉得这一下完了，但是他在考虑，自己的牺牲是否能使威尔顿夫人他们得救。他不动声色，站在船头上，托着步枪，随时准备开火，使土人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候，这些土人已经把船棚上所有的长草都扯下来了，他们以为能从棚子底下抓到其余的人。当他们发现落在他们手里的，就只有这一个年轻见习水手的时候，一阵可怕的呼喊叫骂声说明了他们的失望和忿怒。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怎么够十个人吃！

但是，他们中间有一个土人站起了身子，用手指向左岸，让大家看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同伴，刚才的情况威尔顿夫人他们全都看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们这时正急着刚爬上河岸！

狄克·桑特根本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他在企待上帝给他灵感，使他能够拯救威尔顿夫人他们的生命。

快船被推离了河岸，这些吃人肉的土人要过河了！面对着狄克·桑特举起的步枪，土人不敢走近船头，都站着不动，因为他们知道步枪的威力。但是其中一个土人这时抓起了长橹，摇起来了，居然是一个很会驶船的土人，快船于是迎着水流斜着划向对岸。转眼之间快船离左岸已经不到一百英尺了！

"快逃！"狄克·桑特向威尔顿夫人高喊，"快逃啊！"

不论是威尔顿夫人或是埃尔居尔，都没有动，好象是他们的两只脚都钉在地上了一样。

逃跑吗？其实跑也是白费力气！用不了一个钟头，他们还是得给这些吃人肉的土人逮住！

狄克·桑特也明白他们跑也没用。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祈求上天给他的灵感已经得到了！他发现有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拯救所有这几个自己热爱的亲人！……他毫不迟疑地开始行动了！

"愿上帝保佑他们，"他低声祷告着说，"祈求无限仁慈的上帝怜悯和帮助我！"

就在这一霎间，狄克·桑特把枪口瞄准了那个摇橹划船的土人，开枪了！橹被打断，碎片四分五裂。

吃人肉的土人，发出一阵惊慌的惨叫声。

果然这条快船失去了长橹的支撑，已经顺水漂去。河水拖着快船，越来越快地冲向下游，没一会儿，已经到了离瀑布不足一百英尺的地方了！

威尔顿夫人，埃尔居尔都完全明白了。狄克·桑特是为了要救他们，决心带着这些吃人的土人跌下深渊，同归于尽。小雅克和他妈妈跪在河岸上，遥向狄克·桑特送别永诀。埃尔居尔伸手向着狄克·桑特，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时土人企图泅水到左岸去，抢着从快船上往外逃，把船也弄翻了！

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死亡威胁，狄克·桑特始终完全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这时他脑子里闪现出最后一个思想，就是这条船，正好利用它现在船底朝天漂流的情况，可以拯救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当狄克·桑特一旦被冲进瀑布时，可能有两种令人担心的危险，一种是被水闷死，另一种是被空气稀薄憋死①，所以这条翻扣在水上的船壳，正象个木箱子，他也许可以钻进去，把头露在水面，同时又可以避免受船壳外面空气变化的影响，否则狄克·桑特随着瀑布急剧下跌，肯定会被稀薄的空气憋死。在这样头上顶着空船壳的条件下，一个人即使是从一个象尼亚加拉那样的大瀑布②跌落下去，

---

① 随着瀑布下跌时，由于水的流速太大，周围一定的空间形成相对的真空，足以使人立即憋死。

② 北美与加拿大东南边界、圣劳伦斯河西南安大略湖和伊利湖之间的大瀑布，高47米，设有水电站。

也有可能运气好，不会被水闷死，也不会被稀薄的空气憋死！

狄克·桑特在闪电一样短暂的时间里，已经考虑完了所有这一切情况。出于一种求生的本能，他钻进船壳，两手抓紧连接左右船舷的横板，同时在翻扣着的船壳底下，把头露出了水面，他感觉到那股不可抗拒的激流在带着他飞驰，接着，几乎是垂直地从瀑布悬崖上跌落下去了……

快船跌进了悬崖脚下瀑布冲成的深渊了，只是在钻进水下很深的地方之后，才又重新浮上河面。游水的能手狄克·桑特心里很清楚，现在他的生命安全，全靠自己的臂力如何了……一刻钟之后，他到达了左岸，在岸上找到了威尔顿夫人，小雅克和表兄贝奈蒂克特，他们都是跟着埃尔居尔，从瀑布上游河岸喘着气跑过来的。

这时那些吃人肉的土人，早已在奔腾咆哮的河水中不见了。这些人没有得到扣翻的船壳保护，在跌下瀑布，未到深渊的最深处之前，已经憋死了。他们的尸体在瀑布下游激流冲刷着的那些尖锐的礁石上，早已撞得稀烂了。

第二十章

结　尾

两天以后的7月20日，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同伴们，遇到了一个要往刚果河口博马① 去的“沙漠商队”。这个商队

① 离刚果河口最近的大城市。

完全不是那种黑奴贩子押运奴隶的队伍，而是专作贩运象牙生意的正经商人。对于狄克·桑特他们这几个死里逃生的人，"沙漠商队"非常热情地欢迎他们结伴同行。因此这次中非旅行的最后一部分，是在可以过得去的情况下完成的。能遇到这个"沙漠商队"，确实是天赐的恩惠。狄克·桑特没有办法再乘木筏沿扎伊尔河顺流而下了。从恩塔莫瀑布到咸拉拉瀑布，河流全是一连串的激流和瀑布。斯坦利曾经数过，一共有六十二处激流瀑布，什么船也不能在这一段水道上航行。

四年之后那位大无畏的旅行家斯坦利，就是为了要到刚果河口，曾经坚持打完了跟土人进行的三十二次战斗中的最后一仗。在接近河口的穆贝洛瀑布①，斯坦利能够死里逃生，那简直是一个奇迹。8月11日，威尔顿夫人，狄克·桑特，雅克，埃尔居尔和表兄贝奈蒂克特到达了博马，在当地他们受到莫塔·维加和哈利逊两位先生②非常友好的款待。正好有一条开往巴拿马地峡的轮船，升火待发。威尔顿夫人和她的同伴们搭上了这条船，并且顺利地到达了美洲大陆。

发了一个电报到旧金山，告诉杰姆斯·卫·威尔顿，他的妻子和孩子出乎意外地回来了。杰姆斯·卫·威尔顿为了找寻妻子和孩子的踪迹，曾经查询了一切他认为《流浪者》号可能到达的地方，到处都是杳无音讯。

---

① 在恩塔莫瀑布和咸拉拉瀑布之间。

② 葡萄牙殖民当局当时在博马的官员。

8月25日，火车把他们这四个死里逃生的人，终于送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首府！啊！如果老汤姆和他的伙伴们也跟威尔顿夫人他们一起到达，那该多好啊！……

现在狄克·桑特和埃尔居尔怎么样了呢？狄克已经成了威尔顿夫妇的儿子，埃尔居尔也是这个家庭的好朋友了。杰姆斯·卫·威尔顿非常了解年轻的见习水手和忠诚的埃尔居尔对他全家的好处。

杰姆斯·卫·威尔顿确实非常幸运，尼古鲁没有能到美洲找他，因为如果尼古鲁找到了他，他就要拿出他全部财产，去赎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就要动身去非洲海岸，到了非洲海岸，谁敢说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会遭到什么样的阴谋暗算呢？也得稍微谈两句表兄贝奈蒂克特的情况。

这位确有真才实学的昆虫学家，在他到达的当天，跟杰姆斯·卫·威尔顿握了握手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室，关上房门，又重新开始工作起来了，他好象是想把头一天晚上没写完的一个句子，现在来接着写似的。他心中在计划着写一部填补昆虫学方面一项空白的巨著，论«贝奈蒂克特六脚虫»。

在他这间到处墙上都挂着昆虫标本的工作室里，表兄贝奈蒂克特首先找来一个放大镜和一副近视眼镜……天啊！当他第一次戴着眼镜，用放大镜去研究从非洲昆虫宝藏中得到的，这唯一的昆虫标本的时候，发出了一声多么失望的叫喊啊！

«贝奈蒂克特六脚虫»根本就不是一只六脚虫！只是一个普通的蜘蛛！它所以只有六只脚而没有八只，那是因它

的两只前脚丢掉了！这两只前脚所以会丢掉，那是因为埃尔居尔在抓它的时候，笨手笨脚地把前脚弄断了！所以这两只断脚使这只号称《贝奈蒂克特六脚虫》变成了无用的废物，归入最普通的蜘蛛类了。这都是因为他的眼睛近视，使他没能更早发现这个问题！这使他心里非常难过，幸而他没过多久就好了。

三年过后，小雅克已经八岁了，狄克·桑特教他背诵功课，同时自己也在刻苦学习。确实，他自从回到美洲大陆，深知自己所缺少的是什么，他带着一种悔恨的心情，全心投入学习，这是那种发现自己由于没有学问，无力完成自己任务的人所具有的心情！

"是啊！"他常常这样说，"如果我在《流浪者》号船上的时候，已经学会一个海员应当掌握的全部知识，好多倒霉的事都可以避免！"

狄克·桑特常常这样说，所以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就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了水道测量学，得到特优级文凭，他将去给杰姆斯·卫·威尔顿公司担任船长职务。

这就是一个在沙沟岬上被人拾到的小孤儿，由于他的品行、他的勤劳刻苦所达到的成就。虽然他很年轻，但是周围的人十分器重他，可以说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但是朴实和谦虚简直可以说是他的本性，所以他根本想不到别人会这样器重自己。虽然人们认为他已经作出了可以称为了不起的事业，但是他却根本没有想到在他经历的这些考验中，自己所表现的那种坚定、勇敢和顽强的精神，会使他成

为一位英雄人物。

但是在他的心里常常牵挂着一件事：

每当学习之外稍有空闲的时候，他总是想念老汤姆，巴德，阿克代洪和奥斯丁，他认为这些人今天的不幸遭遇，都应当由他负责。这些曾经共患难的朋友当前的困难处境，也是威尔顿夫人真正放心不下的事！所以杰姆斯·卫·威尔顿，狄克·桑特和埃尔居尔都想尽一切办法，寻找他们的下落。

由于这位有钱的轮船公司主人派驻世界各地的通讯联络人员的努力，他们终于找到了老汤姆他们的下落。原来老汤姆他们几个黑人给卖到位于非洲东南的马达加斯加了，而那个岛上不久也废除了奴隶制度。狄克·桑特要拿自己积存的一点钱，把他们赎卖回来，但是杰姆斯·卫·威尔顿不许他这样作，他的一个通讯联络员负责谈妥和办好了这件事。有一天，就是1877年11月15日，四个黑人来敲杰姆斯·卫·威尔顿住宅的大门了。

这正是老汤姆、巴德、阿克代洪和奥斯丁四个人。这四个善良的黑人，经过了无数危险，死里逃生，这一天在他们的朋友热烈拥抱下，可差一点给挤得吐不出气来！

被《流浪者》号丢弃在那个不吉利的非洲海岸的这些人中间，现在只少了可怜的老娜安，但是现在是没有办法再让这位老年女仆复活了，大狗丁戈也不能复生了。说实在的，在这样多如此惊险的事件中，仅仅牺牲了两条生命，娜安和丁戈，这简直是人间奇迹！

不用说，这一天，在这位加利福尼亚船公司巨商杰姆

斯·卫·威尔顿的住宅里，举行了庆祝重聚的宴会，在宴席上大家一致热烈欢呼的祝酒词，就是威尔顿夫人举起酒杯向狄克·桑特说的"为十五岁船长的健康干杯！"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十五岁的船长　　（１－２部）　　共２本
作者＝（法）儒勒·凡尔纳著徐仲年
页数＝５２２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８８２
出版日期＝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第１版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